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一四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四十七卷（二）

〔明〕張居正撰

私藏明萬曆四十年唐國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岳集四十六卷》提要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謝

召見疏

先該臣以祗役　山陵回還中暑致病具奏請假調
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聞中使傳奉　聖旨宣召臣
入　皇上御平臺　命臣至寶座前　親渙玉音云
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以　國家事重
命臣只在閣調理不必給假臣叩頭承　旨訖復奉
皇上親諭云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且追述　先帝
之言加以忠臣之奬臣感激涕零不能仰視因伏奏

臣叨受　先帝厚恩親承　顧命敢不竭力盡忠以
圖報稱方今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
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
先者伏望　聖明留意蒙　皇上親答云先生說的
是臣又奏目今天氣盛暑者望　皇上在宮中愼起居
節飲食以保養　聖躬茂膺萬福蒙　皇上親答云
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喫隨　須賜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裡內蟒龍斗牛各一疋臣叩頭祗謝而出欽此臣
竊惟　召見輔臣廼　祖宗朝盛事　先帝臨御六
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奏復俱未蒙　賜允天下臣

仁望此舉殆非一日我　皇上甫登寶位方在抄
齡卽慨然發自淵衷修明曠典此誠　上下交泰之
期　宗社萬年之福也而臣愚乃得首逢其盛可不
謂非常大幸哉但念臣起自草茅行能無取當　先
帝踐祚之初卽拔寘　密勿之地及　龍馭上賓之
日又恭承　憑几之言玆遇　皇上紹統凝基更新
理化自揣位高才薄方欲以不能而止而　皇上廼
曲憐舊物俯鑒樸愚　特御內臺　宣臣入見得以
密邇　天光親聆　温獎夫恭閱　山陵臣之分也
而　皇上以　父皇之重過憫其勞俾之在閣調理

代言備問臣之職也而含辛奏對之言皆蒙　優納
而　禁簪駢蕃之錫尤出常規以上異恩有一于此
皆足爲當世希覯而臣悉一旦兼得之其何以仰荅
眷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臣聞古所稱爲輔弼
大臣者在于贊成君德又安海內責任甚鉅固非臣
愚所能稱塞　上意而人臣之道必秉公爲國不恤
其私乃謂之忠臣少受父師之訓于此一字講明甚
熟迨登仕籍以來業業操持未嘗有墜今伏荷　皇
上天語諄諄恩若父子自非木石能不奮勵臣之匪
躬但當矢堅素履罄竭猷爲爲　祖宗謹守成憲不
敢　臆見紛更爲　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
舍此臣　皇上之職分也仍望　皇上思　祖宗締
造之艱念　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
遠姦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兩宮尊號議

今日伏蒙　皇上召臣至　平臺　面諭臣曰　皇
后是朕嫡母　皇貴妃是朕生母　尊號上先生可

多加幾字欽此臣仰見我　皇上大孝根心純切懇
至臣連日方欲以此上請但以　大行皇帝尊謚大
禮尚未告成故未敢先請茲蒙　面諭臣不勝悚仄恭
惟　聖母皇后儷體　先帝表正宮闈　聖母皇貴
妃誕毓　聖躬翊宣坤教　恩隆罔極　德並無疆
誠宜名極其　尊稱乃可仰慰乎　聖孝但係　國
家重大典禮臣之愚昧豈敢擅專伏乞　勑下禮部
會同多官參考前代禮文仰稽　祖宗故事議擬具
奏容臣再加斟酌上請　聖裁庶足以光昭　一代
之盛典仰成　皇上之大孝乎

令

聖旨禮部會同多官議擬來說

謝

賜玉帶疏

今日該文書官尚文口傳 聖旨先生忠心為國
特賜光素玉帶一圍齎捧到閣臣謹叩頭祇領訖伏
念臣猥以虛庸早叅密勿屬 真主龍飛之始首文
僚振鷺之班依乘偶會于風雲遇合深投于魚水
皇上念臣才雖猶眾心實無他嘗恭承 憑几之言
可不孤負扆之託 內臺 賜見兩壓 綸綍之溫

詎 中禁分珍屢拜龍筐之稠疊實期異數存逮微
蹤 奬以忠心已荷隻字袞褒之重 錫之鞶帶更
驚萬釘玉質之輝追琢其章溫潤而栗龍精炳朗
濵須寵踰于緇衣虹彩紛綸祗戴光騰於紫閣顧惟
謭劣質冒此 殊恩感奚啻於九遷懼實深於三褫臣
謹當比德於玉用書諸紳道不下視而自存必匪躬
乃可報 玉帶則有餘而若礪一舉手不敢忘
惟俯殫犬馬之忱庶仰荅 乾坤之造

看詳禮部議

兩宮尊號疏

伏蒙 發下禮部一本內稱會議 兩宮尊號謂前
代禮文典制不同稱謂無據仰稽我 祖宗舊典惟
天順八年 憲宗皇帝尊 嫡母皇后為 慈懿皇
太后 生母皇貴妃為 皇太后則與 今日事體
正為相同但於 嫡母特加二字而於 生母止稱
皇太后則尊尊親親之別也然今 恩德之隆既為
無間則 尊崇之禮豈宜有殊且臣等正恭奉 而
諭欲無隆重其禮各官仰體 孝思亦皆樂為將順
今擬 兩宮尊號於 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並示
尊崇庶於 祖制無悖而於 聖心亦慰又謂 先

朝母后徽稱有加至四字六字八字者皆因 朝廷
有大慶典以漸致隆如大婚禮成 誕生皇子之類
其初則止於二字乃定制也今 聖母福壽無疆
皇上萬年御曆將來吉祥喜慶之事將屢見疊至
尊號徽稱有加無已固不在此時之驟增也臣居正
愚昧仔細看詳各官所議揆之情禮似為允當伏望
聖明裁酌俯從衆議先期奏聞 二聖母並加 尊
稱以成 大孝

禮部奉

聖旨這典禮既經多官會議停當 兩 聖母徽號

依擬於　皇太后之上並加二字以盡朕尊尊親親
至情內閣擬來看
請
諭戒邊臣疏
臣看得北虜連年款塞目前雖若安靖然虜情叵測
戒備宜謹況今　國有大故或啓戎心隆慶元年之
事可爲鑒戒臣愚伏望　特勅兵部令其行文各邊
總督鎮巡等官秋防在邇比常務要倍加儆備庶可
永保無虞亦以見　皇上臨御之初留心邊事蓋鼓
舞振勵之一機也臣謹擬　勅稿上進伏乞　聖明

裁定發下書寫於初六日　早朝發行　皇帝勑諭
兵部　朕荷　皇天眷命嗣承大統內治既定外備
宜嚴目今邊患雖寧未可恃爲無事爾兵部便行文
與各邊總督鎮巡等官秋防伊邇今歲事體比之常
年倍宜謹備選將練兵積餉修守等項事務都要着
實舉行如有因循怠玩沿習舊套以致僨事的都拿
來治以重罪決不輕宥你部裏亦要常差的當人員
偵探邊事虜情從實奏報以俟朝廷處畫如或朦朧
誤事一體重治不饒欽哉故諭
遵
諭自陳不職疏
該吏部都察院節奉　聖諭朕初嗣大位欲簡汰衆
職圖新治理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俱着自
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臣仰惟　皇上渙發德音式
序在位欲剔蠹以新化理意義甚盛然臣愚竊以
爲官有崇卑則稱有難易任有大小則責有重輕今
百司庶府之官所分理者一事耳卽有不稱亦不過
一肢病耳若　閣臣之職上以輔養　君德贊理
萬幾下以表率百僚兼綜庶務一有不稱則化機爲
之壅窒庶事爲之隳墮其爲害豈特一肢之病而已

哉徼時厚幸受　先帝付託之重荷　皇上知遇之
隆非不欲捐糜此身以圖報答柰臣性質闇昧學術
空疎雖不敢逞小智以紊　舊章而綜理劇繁力有
不逮雖不敢昵私交以樹黨與而老成英俊薦拔未
周雖不敢怙權勢以便身圖而水旱盜賊之時聞吏
治民風之未善徒切憂惶一籌罔効是臣奉職無狀
之明驗可見於此矣乃濫竽政府六年于兹品秩驟
躐于孤卿　封廕屢叨於前後則今　閣臣之中冐
倖忝竊者又莫甚於臣也夫易一榱不若得一棟評
衆臣不若簡柄臣今　皇上於百司庶府之官既已

一一而評汰之矣乃政本之地不加精覈非致理之要也伏望 皇上念 內閣爲機衡之地愚臣爲不職之尤 特賜罷免以儆曠瘝別求賢哲以充任使則大小臣工咸知自勵而於 新政亦爲有補

奉

聖旨卿元輔重臣公忠端慎勳望素隆中外具瞻朕茲嗣位方切倚託宜益展謀猷贊成新治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請

戒諭羣臣疏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 朝政始覺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 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臣等謹擬 勅諭一道具稿呈 覽伏乞 聖明裁定 發下寫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早朝 特召吏部官捧出集百官於 午門外宣諭施行

皇帝勅諭文武羣臣 朕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沖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于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閱隙竇巧爲躐取之媒鼓煽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諂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鍔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

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共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翕訿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繇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

守全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懐欽哉
故諭

乞崇 聖學以隆
聖治事

竊惟自古帝王雖具神聖之資尤必以務學爲急我
祖宗列聖加意典學 經筵日講具有成憲用能恢
弘治理坐致昇平仰惟 皇上睿哲天成 英明神
授自昔 毓德春宮令聞已彰於四海玆者 光膺
大寳 臨朝聽政動容出辭無一不中於禮節用人

行政無一不當乎人心中外臣工歡欣仰戴皆以
皇上爲不世出之主若從此再加學問之功以講求
義理開廣聰明則太平之業可計日而待也臣等謬
以菲陋職叨輔弼伏思培養 君德開導 聖學乃
當今第一要務臣居正又親受 先帝顧託追惟
憑几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賢爲囑用敢冒昧上
請今一應 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凉簡編
可近伏望 皇上思 先帝付託之重勤始終典學
之功乘此清秋將 講讀令典 亟賜舉行以慰天
下臣民之望臣等又查得弘治十八年該大學士劉
健等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至次
年二月始開經筵奉 武宗皇帝聖旨依擬行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時已迫
冬 殿庭高曠亦難 臨御合無照弘治十八年例
勅下禮部於八月中旬擇日請 皇上於 文華後
殿先行 日講容臣等參酌 累朝事宜定擬簡便
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經筵俟明春
首舉行庶 聖德日益 聖治日隆而臣等犬馬圖
報之忱亦可少效於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
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八月 擇吉先御日講經筵
候明春舉行禮部知道

請 酌定
朝講日期疏

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之規保護 聖躬尤臣
子愛 君之悃今 開講期近臣等伏念 皇上日
每視朝 朝後又講似於 聖體太勞恐非節宣之
道若論有益於身心有裨於治道則 視朝又不如
勤學之爲實務也臣等愚見欲乞 皇上每月定以

三六九日　視朝其餘日俱　御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凢　視朝之日卽免講　講讀之日卽免朝㬥　聖體不致太勞而　聖德亦爲有益臣等未敢擅便謹擬傳帖上　進伏乞　聖明裁覽　發下禮部遵行

傳帖

聖旨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實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幷朔望陞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宣召大臣諮問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參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

人員遇免朝之日止於午門外行禮畢卽各供職事不必候禰大祥之後還照舊行禮部知道

擬

日講儀注疏

照得　日講期近臣等謹查照　累朝事例酌擬儀注開坐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勑下臣等遵行

計開

一伏覩　皇上在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卽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　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卽　召臣等至　御前將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㬥　皇上睿明日開　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卽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講讀畢或　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卽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　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　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　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傳　旨暫免

辭免

恩命疏
節奉　手勑吏部朕嗣承大統內閣輔臣翊贊効勞
茲特加恩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張居正加授左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還廕一
子尚寶司司丞照新銜給與誥命欽此仰惟　皇上
光纘丕圖　恩隆逮下　覃敷大賚首及弼臣此千
載一時之盛際也臣敢不祗承　休命仰副　聖心
但念臣猥以凡庸受知　先帝早蒙　親簡　擢寘
鼎司官品驟躐于孤卿　封廕累叨於前後逮我
皇上嗣位以來　鑒臣忠實無他被以晉接之榮託

以首輔之重　獎褒　賜賚卓越前聞臣夙夜省循
如夢如覺未知何緣際此　殊寵伏惟　乾坤高厚
雖捐糜此身不足以仰酬其萬一矣乃今特屢　綸
綍禮數愈隆既　錫以加勳進殿之榮又重以廕典
綸章之渥　舊恩未報　新寵荐臨將使微臣何修
何爲可以稱塞何顏何靣可以堪承況左柱係文品
等階而中極乃殿學峻秩在　先朝名德猶不敢居
豈臣之駑愚可容忝竊至若符臺世賞以待有功臣
有何勲庸僥此厚倖夫能薄而位高則易有覆餗之
虞勞微而獲厚則詩有伐檀之刺臣雖極愚自量甚
審若不揣分于止足必將速咎于顛隮此臣所以仰
天蹐地震懼而不寧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福分已
過將至災危　察臣控辭甚真非有矯飾　特回成
命俾守舊官庶　朝廷名器之隆不致濫予而臣子
分義之正亦獲少安

奉
聖旨卿勸講春宮綢贊新政獨秉公忠茂宣勞勩特
加恩數用示眷酬宜承成命不必過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昨奉　手勑以閣臣翊贊効勞加恩臣謬叨輔首蒙
被獨隆該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勸講春宮弼贊
新政獨秉公忠茂宣勞勩特加恩數用示眷酬宜承
成命不必過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　綸音仰悉
皇上體念臣工微勞必録臣即宜遵奉徐圖稱塞但
臣反覆思惟於分甚非所宜於心實不能安用敢不
避煩瀆再申前悃臣惟　朝廷慎重名器必自貴近
始所以示大公也人臣雖竭力效勞不敢言功所以
昭大分也往者　皇上毓德春宮臣備員　內閣提
調講讀乃其常職何功之有焉及　皇上應期撫運

光膺大寶臣受　先帝顧託之重夙夜兢兢惟以不
克稱塞是懼於凢　大禮大政皆遵率　祖宗彝典
祇奉　皇上英斷臣不過翰躬仰成于下而已又何
功之有焉乃昨承　明詔既蒙綢賚之褒茲奉　温
綸又荷公忠之獎　殊榮擬數疊至薦臨　帝眷宸
恩愈隆愈渥力輕於鴻毛而任重於泰山　恩深於
滄溟而報微於涓露臣朝夕省循誠不自知其攸所
矣臣聞賞僭則濫及匪人知足乃免於殆辱然賞疑
惟重在明主不失厚下之仁而履盛忘危在人臣必
致顛躋之咎臣所以跼蹐震慄屢控而不止者非以

辭榮也乃以避咎也伏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垂
愈允收回　成命使限舊官則　皇上知臣之深追
臣於罪九遷不爲榮百朋不爲重而臣居於百僚之
首有地容身亦可以紓誠効力圖報於萬一矣

奉

聖旨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勲膺未足以酬
豈可過爲遜免宜勉承眷命以副朕懷不允所辭吏
部知道

三辭

恩命疏

昨奉　手勑加恩閣臣臣自以勞微　賞重分不自
安再疏辭免奉　聖旨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
功勲膺未足以酬豈可過爲遜免宜勉承眷命以副
朕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詞不宣心莫回
天聽過蒙　眷獎彌切氷兢然臣所以屢控而不止
者非以沽名也竊有欵悃之愚敢終爲　皇上陳之
臣惟明君以禮使臣榮其身不若行其志大臣以身
率物有諸已乃可求諸人臣謬以庸愚荷蒙　皇上
眷遇優隆信任專篤　寵以師臣之禮日承晉接之
榮每事必諮有言必聽是臣之志已行願已遂矣即

使臣職居冗散列在庶僚亦足以震耀一時垂聲千
載況臣官品已極涯分已踰但懼福薄不能承受耳
又何敢過冒非分之　恩以速必然之咎耶此臣自
揣分義如此臣又聞古語云朝廷之上讓而處下民
猶犯禮晉之大夫范宣子讓其下皆讓載之前史以
爲美譚故大臣者民之表也仰惟　皇上臨御之初
將振舉綱維作新化理頃奉　勑諭勉大臣以崇養
德望飭小臣以砥礪廉隅臣忝爲大臣即不能樹德
隆望挽回師濟之風亦宜思砥行矜名恪守廉隅之
節若靦顏濫冒不知止足則溓素之罪臣實尸之貪

進之戒臣先犯之何以率先百僚表正須俗亦非小
皇上所以振勵臣工之意也臣抱此二端日夕悚仄
用敢冒昧屢懇仰瀆 宸嚴伏望 皇上曲察愚誠
特垂俞允則不惟愚臣微分獲以少安其於 聖明
新政亦爲小補
奉
聖旨朕知卿性篤忠貞不因爵賞而勸但勳庸酬功
係 累朝彝典原非過制卿宜以成命爲恭不必固
執謙讓所辭不允還着寫勑獎諭風勵臣工賞銀一
百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裏該衙門知道

四辭
恩命疏
昨該臣三疏辭免勳廕 恩典奉 聖旨朕知卿性
篤忠貞不因爵賞而勸但勳廕酬功係 累朝彝典
原非過制卿宜以承命爲恭不必固執謙讓所辭不
允還着寫勑獎諭風勵臣工賞銀一百兩大紅紵絲
蟒衣一襲彩段四表裏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文書
房官張孝兩次到閣口傳 聖旨欲臣須受臣祇奉
綸音愈增慚悚無地自容念臣素性朴愚恥爲文飾
若徒務厲讓之迹至於瀆擾 君父以欺世盜名則
其罪尤大又臣所不敢爲也但自揣分義萬分不能
自安故屢控 宸嚴冀申愚款前後所奏字字皆出
於肺腸句句直陳其悃愊詎意犬馬之誠不能動天
錫予之隆更出望外既不辭其所已有又復益其所
本無是在愚臣則叨冒之中愈爲叨冒在 朝廷則
加恩之外重復 加恩矣 國家馭臣之柄與人臣
自處之道豈不兩失之乎且 賜勑獎諭蓋以臣爲
廉而獎之以示勸也若使臣既不得遂其辭讓之私
又冒此非分之獲則臣爲貪夫矣貪得之人獎于何
有獎貪以勸廉猶卻行而求前也揆之事理未見其

順參之公論必以爲非此臣所以盜冒煩瀆之罪而
不能靦顏承受者也伏望 皇上鑒臣愚誠 恕臣
萬死將前項 恩數俯容辭免是 皇上知臣之深
信臣之篤九鼎百朋不足以喻其榮重矣粉骨捐軀
不敢忘報
奉
聖旨卿屢辭恩命詞意懇至謙讓之風足勵有位玆
特准辭以成卿勞謙之美勑諭賞賚照前旨行該衙
門知道
謝

賜勑獎賞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遣文書房官內官監太監劉大
用　頒賜獎諭　勑書一道銀一百兩大紅紵絲蟒
衣一襲彩段四表裡齎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
祇領訖草疏冒陳方懼干乎　嚴譴　恩綸賁錫乃
曲荷乎　優嘉精鏐須　御府之珍彩服出　尚衣
之製聲傳里閈光動簪紳臣猥以庸流被茲　殊寵
衮職無一字之補　璽書屢十札之褒感與愧幷懼
將榮至臣謹當祇承　燕訓矢竭愚忠崇讓獎恬倡
百辟和衷之義鞠躬盡瘁賛　一人垂拱之休

山陵禮成奏
慰疏
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命前詣　昭陵恭題　穆宗
莊皇帝神主至卽恭叩　玄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
神造　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及周視山川形勢
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勝誠天地之
奥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辰時奉遷　梓宮入
皇堂行題　主禮畢奉安於　獻殿未時掩　玄宮
是日又喜天氣澄爽人物昭融祇役臣工無不欽忭
仰惟我　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　天
人悅作事事美成可以上慰　兩宮聖母永慕之誠
仰成　皇上愼重大事之孝矣臣伏思數日之間
聖心必爲懸切爲此除候回京之日另行復　命外
謹先具題奉　慰以聞
奉
聖旨覽卿奏　皇考梓宮已入　皇堂大事克襄足
慰我　兩宮聖母哀念朕心深用嘉慰卿爲國忠勤
始終備盡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纂修事宜疏
昨該臣等題　請預定纂修　實錄官員奉　聖旨

是禮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具題外臣等又惟事必專
任乃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查得隆慶元
年六月初一日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經今
六年尚未脫稾雖屢屢　先帝聖問迄無成功任總
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
相推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之饌茫無一字之補
素飡曠職實切兢慚然揆厥所由皆以未嘗專任而
責成之故也蓋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
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
裁官領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　經幃則有

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倏作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 兩朝並纂二館齊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限程則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綬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希烈原係 世宗肅皇帝實錄副總裁官今查各館草藁俱已纂完但未經修飾二臣雖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餘功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申時行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錫爵職任宮坊事務尤簡皆可以專心著作之事合無責令

諸大綬王希烈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申時行王錫爵專管纂修 穆宗莊皇帝實錄日每俱在史館供事仍立爲限程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副總裁看詳月終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 進呈一次十月間又 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累積然後成功可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樹聲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侍 講優閑令其補湊不必責以程限不致兩妨合館纂修官務以職業爲重公家爲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書成之日分別叙錄但以效勞多寡爲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亦得以逭曠職素飡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 國家用人之理綜覈名實之道實寓於斯伏惟
聖明裁斷 勑下臣等遵行再照 皇祖歷世四紀事蹟浩繁編纂之工卒難就緒 皇考臨御六年其功德之實昭然如日中天皆諸臣耳目之所睹記無煩蒐索不假闕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無不拘 朝代次序俟 穆宗莊皇帝實錄纂成之

日容臣等先次 進呈却令兩館各官併力俱纂
世宗肅皇帝實錄則 兩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奉
聖旨這纂修事理都依擬行卿等還宜督率各官上緊用心編纂用成 兩朝大典稱朕光昭前烈之意該衙門知道

謝
賜貂鼠疏

伏蒙 皇上念臣等日侍 講讀時值冬寒 特賜臣居正貂鼠皮六箇臣調陽貂鼠皮二箇臣等謹頓

首祇領訖仰惟　皇上天縱睿資　日新聖學雖値
冱嚴之候尚勤　講習之功臣等但愧經術空疎無
裨啓沃敢以風寒奔走自愛髮膚豈意　聖慈曲垂
軫念珥貂　寵錫　恩尤重於解衣　溫綍傳宣煖
已逾於挾纊。宋祖開彌重武遠須介冑之臣今
明主稽古右文　特賜章縫之侶兹爲　曠典實邁
前聞臣等敢不罄竭悃誠寅恭夙夜數陳仁義之道
必見效於日就而月將簡求侍從之儒期不至於十
寒而一暴

辭免筵宴疏

先該禮部題本月二十六日開館纂修　穆宗莊皇
帝實錄查得　累朝舊例先於本部　欽賜筵宴次
日入館今次監修等官亦合照例筵宴奉　聖旨是
欽此臣等竊照纂修　賜宴固　累朝彝典但今
玄象垂戒伏聞　皇上在宮中齋心露禱減膳徹樂
又　特諭百官肅加修省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
豈敢爲此飲食宴樂之事非唯於禮有不可於心亦
實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資動至數百金省此一事亦
未必非節財之道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愚衷　特
免賜宴只於二十六日照常開館供事以少見臣等
兢惕不敢自寧之誠臣等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奉
聖旨卿等以修省辭宴具見慎畏准辭免辦禮部知
道

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

伏蒙　發下兵部三法司會議原任雲南總兵官黔
國公沐朝弼罪狀一本內稱朝弼罪惡顯著法應處
死臣等看得朝弼稔惡有年　世宗皇帝時卽欲置
問重處但以其元勳後侍未忍卽寘於法止於罰任
祿米隆慶二三年間屢經撫按及科道官論劾　先

帝亦不忍加刑止令革任閒住朝弼乃不知感　恩
省改作惡愈甚謀害親子擅殺無辜揆其情罪處死
不枉但其始祖三世皆有大功於　國家曾賜給鐵
券子孫許免一死非有反逆實跡似應稍從寬宥待
以不死庶爲情法之中夫因其有罪而逮問之旣足
以破奸宄之膽念其先功而寬釋之又足以彰肆赦
之恩　國法　皇仁兩得之矣
兵部法司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沐朝弼屢抗明旨積惡多年擅殺
無辜情罪深重本當依律處死但念元勳世裔姑從

輕着革去冠帶爲民押發南京隨任還着內外守備
衙門羈管何文等傍蔣福等撫按官問擬具奏

謝

御筆大書疏

茲者伏蒙　皇上親灑　宸翰　賜臣居正元輔大
字一幅良臣大字一幅臣調陽輔政大字一幅臣等
恭捧　天章不勝欽戴仰惟　皇上天縱睿資　日
勤聖學至於操觚染翰雖作聖之餘功亦莫不究其
精微窮其墨妙一點一畫動以古人爲法臣等每侍
幃幄輒欣仰欽服不能自已茲者所　賜大至盈尺

運筆尤難乃裁自　聖心不由摹擬比之常日所書
更爲佳妙且筆意遒勁飛動有鸞翔鳳翥之形信所
謂　雲漢之章翰墨之寶也顧臣等淺薄謬蒙　眷
獎恭覩之餘欣愧交至謹各摹臨入梓懸扁居第晨
夕瞻仰如對　天顏其　御書真蹟當什襲珍藏永
爲世寶

再謝

御書疏

伏蒙　皇上親灑　宸翰　賜臣爾惟鹽梅大字一
幅汝作舟楫大字一幅該文書房官王宣恭捧到閣
臣謹叩頭祗領訖仰惟　皇上聖哲夙成　英明天
挺必得名世俊乂之佐乃爲格心啓沃之資臣猥以
虛庸謬膺　簡任雖葵忠自許心恒切於傾陽而奮
力難勝懼每深於殞薄乃蒙　皇上寘諸左右託以
股肱前既承良臣元輔之褒茲復荷舟楫鹽梅之寄
渥恩踵至　眷顧彌隆　寶墨淋漓宛降從於天上
瓊章燦爛忽光動於人間卓然雲漢之昭回矯若鳳
鸞之翔翥　寵榮溶被感愧交并臣敢不景行前修
對揚　休命孜孜納誨罔少懈於夙宵汲汲求賢式
欽承乎　德意期少効濟川調鼎之用庶以答　天

高世厚之恩

進

帝鑑圖說疏

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　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槃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階尺土一民

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酖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內觀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　光膺鴻寶　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　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效啓沃者其道無繇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强等畧倣伊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僭名歷代帝鑑圖說上呈　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媺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

器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像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贊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媲於堯舜治將埒於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主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　丹青守為模範者矣

隆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　見
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圖册留覽還宣
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禮部知道

謝銀幣疏

昨該臣等以所輯　帝鑑圖册　進呈　睿覽面蒙
天語嘉納隨又節奉　聖諭卿等進帝鑑圖册於君
道甚有裨益賜元輔居正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以
示朕嘉獎忠悃之意欽此伏念臣猥以迂疎謬蒙
知遇雖無伊尹致其君必爲堯舜之學實有魏徵勸
其主力行仁義之心故每因事以納忠蓋以責難而

爲敬顧葵藿徒歷於傾觸而涓埃何補於　崇深豈
意　聖明　特垂褒獎　恩綸温綍已踰華衮之褒
彩幣精鏐更拜尚方之錫　寵榮薦被感愧交并屢
厚戴　高知報酬之無地鞠躬盡瘁惟捐殞以爲期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　制
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爲不職
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　誥敕該部題奉　欽依
手本到　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
進呈候　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
書舍人寫軸用　寶此定制也至於　制命之詞實
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　誥敕
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
不過六七十字至於　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
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　賚被爲榮不必詳
其閱歷此　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
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侯　進呈先將文稿傳示
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數百千言或本無
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
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　誥敕者　朝

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
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
等題爲重　誥敕事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所
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
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删去浮
詞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參論　制敕
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
贈官　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　内閣看詳輒便
進呈等因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
看岳梁騁賣浮詞蔑視制辭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

問欽此比時嘉靖初年　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
爲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
體要況　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
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當尊　國家典制之當守
勅下臣等　戒諭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　制誥
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以壞　制體及文字
未經　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市私交如此庶
王言重　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職矣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今後誥勅文字都着刪去浮詞務

崇本實各官撰完送閣卿等還要仔細看詳改定乃
可進覽如有仍前徇情飾辭及不候進呈預行傳示
的照例糸來處治該部知道

請開　經筵疏

去年八月內該臣等題爲乞崇　聖學以隆　聖治
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八月內擇吉先御
日講經筵候明春舉行禮部知道欽此今年正月初
五日奉　聖諭初七日開日講諭卿等知之欽此臣
等恭照　經筵　日講皆所以仰成　聖德講明治
道在我　祖宗列聖自有成規去年臣等因　山陵
未畢歲事將終故請　皇上先御　日講次開　經
筵荷蒙　聖明卽賜允行後值隆冬　講讀不輟茲
於年節假內卽已　諭開日講臣等仰見我　皇上
惕勵之誠法天行健　緝熙之學與日俱新誠　宗
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但　經筵盛典亦宜次第舉
行且在　廷臣工久切快覩之望伏乞　勅下禮部
遵照　前旨於二月內擇日具儀肇舉　令典其合
用知　經筵同知　經筵及侍班講讀執事侍儀等
官容臣等查照舊規議擬上　請仰候　聖裁施行
庶勸講之禮既不廢於　公庭造膝之言又日陳於

左右　聖功已密而益密　聖德日新而又新矣
萬曆元年正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

廣東奏捷辭免　加恩疏

今日早該臣等恭侍　皇上講讀畢伏蒙　面諭以
兵部覆廣東奏捷本謬及臣等運籌効勞欲加陞蔭
臣等自愧無功當卽面奏辭免又蒙　皇上再三獎
諭以　先朝舊典必欲另行擬票臣等仰見　天恩
隆重未敢面違謹承　旨叩頭而出隨具揭懇乞
辭未蒙　俞允茲又蒙　聖諭俏東積寇蕩平皆卿
等贊謀廟堂致無遺策功當首論擬勅來行欽此臣

等祗奉 綸音愈切惶懼竊惟論功行賞者 朝廷之大典視草演綸者儒臣之常職比者嶺寇蕩平實仰仗我 皇上天威遠播及督臣將士協心奮力所致臣等官居 禁近職在代言既無親冒矢石之勞又非典司戎旅之任雖曾叅 帷幄之末議借前箸以効畫皆仰遵 廟謨幸而微中豈敢貪冒 天功覬叨懋賞且人臣有難報之恩無必酬之勞臣等備員輔弼仰戴 高厚即捐糜此身猶不足以報荅其萬一況今陰陽失調旱沴爲虐閭閻叙寞盜賊公行皆臣等叅贊無狀所致方惶恐俟罪之不暇又何敢

僥倖逢之幸以掩不職之尤冒非分之 恩以重忝竊之咎哉 明主馭下施一槩之平亦不宜獨私親近橫于濫及以失遠方將士之心乎 朝廷激勸之義也臣等反覆思惟心悚背汗所有 加恩勑諭爵不敢擬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特停前命俾臣等獲安微分免於罪戾則 聖明體諒之恩雖九遷之榮十世之賞不足以喩其隆赫矣節奉 聖旨卿功在社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朕心甚嘉特賜卿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裡蟒衣一襲稍示酬報之典宜承恩眷愼勿又辭内監給

謝堂樓額名并 賜金疏

昨者臣以恭建樓堂尊藏 宸翰不揣輕微妄以額名上請伏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敬樓名與做捧日堂名純忠工部製扁差官懸安朕知卿素秉廉節特賜御前銀一千兩少給工費卿宜承命勿辭欽此隨又蒙 皇上親灑宸翰 特降手勑諭元輔朕以卿純忠爲 社稷有捧日之功故以爲堂樓名卿其欽承之故諭欽此及又 頒賜御筆大字二幅對句一聯 特遣文書官尚文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首祗領訖璇題昭揭既黏 制墨之新寳棨煥頒復荷

賜金之渥光騰里第榮動朝紳切念臣猥以謭材濫居首輔 龍飛虎變幸逢千載之期 鳳翥鸞迴屢拜十行之劄顧惟蓬蓽慳藏 謨訓以非宜爰就枌榆特建樓堂而祗奉及是經營之始僭求牓額之懸何意 聖明即垂矜允謂臣躬扶 景運頗殫捧日之勤察臣志抱樸愚知慕純忠之節遂紆 神畫肇錫嘉名 瓊翰輝煌焯彼雲章之麗 玉音諄復蔚爲衮字之褒猶曲軫乎小廉乃 特頒乎大賚兼金千鎰出 内庭驥衆之奇廣厦萬間遂寒士懽懷之願昔馬周之遇唐王但承給宅之恩若方平之任宋

朝僅賜文儒之字如臣所際振古未聞茲蓋伏遇我
皇上英資天縱　睿學日新煥乎堯文闡乾坤經緯
之秘康哉舜績追明良喜起之風遂令一介之末蹤
獲沾　九重之麻命美增輪奐江山藉以光華彩溢
圖書珠璧森其布列臣敢不式嚴琰寫瞻　天奉咫
尺之威載謹家藏奕世作雲仍之寶尚當覩名思義
純心奉公就　日雲霄勉罄丹忱于葵藿輸忠　社
稷矢堅素履于冰淵
萬曆元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勲德並茂朕親
撰堂樓額名以賜用示褒嘉未足以盡酬眷之意覽

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臯陶
之論治曰率作興事欽哉屢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
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
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
綜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臯為佐
恐亦難以底績而有成也臣等竊見近年以來章奏
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
尠言官議建一法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
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議覆一
奏　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
不必其奬之果奮否也其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託
之私槩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
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雖
屢奉　明旨不曰着實舉行必曰該科記着顧上之督之
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鄙諺曰姑口頑而
婦耳頑今之從政者殆類於此欲望底績而有成豈
不難哉臣居正當　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
詔令一欵亦嘗亹亹言之隨該吏部題覆欲各衙門

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
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甚者寢格如初
茲遇　皇上躬不世出之資勵精圖治百執事亦皆
兢兢務脩其職業無敢以玩愒弛廢者蓋庶幾乎率
作興事矣獨所謂考言屢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竊恐
致理之道有未盡也查得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六
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
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
送監交收又一欵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
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

者參奏又一欵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
京六科行移勘合塡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
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
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
知稽查章奏自是　祖宗成憲第歲久因循視爲故
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　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
章奏或題奉　明旨或覆奉　欽依轉行各該衙門
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
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開
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議處催督查覈等項

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畧節及原立程限一本送
科註銷一本送　內閣查考該科照冊內前件逐一
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註簿每於上下半年
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遲限未銷如有停閣稽遲
卽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詰問責令對狀次年
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規避重情指
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復挨查必俟
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奏行事理有稽遲延閣者
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容隱欺蔽者科臣舉
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者臣等舉之如此月

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
覈之法嚴卽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
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無踰于此伏惟　聖明裁
斷施行臣等不勝大願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事不
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
係緊要的着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係錢
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
擾

考滿謝　賚銀幣疏

臣以六年考滿伏蒙　聖恩頒賜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裡原封鈔五千貫茶飯卓五卓羊三隻酒三十瓶
又特奉　聖諭先生啓沃朕心平治天下功已在
社稷茲當六年考滿特於例外加賜銀一百兩蟒衣
斗牛各一襲少示優眷不必辭欽此該文書房官劉
東黍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
以庸流膺茲鉅畀致身紫閣荏苒已踰乎七春竊祿
清朝循省蔑聞乎寸補玆者恭遇我　皇上生知作
聖神授當天臣旣慶曠世之奇逢復荷　先皇之重
託每欲敷陳仁義奉　明王於三代之隆振肅紀綱
布　皇風於八區之外而學術啓沃才匪平章心雖

切於爽傾力實慳於奮負茲當再考曾匪一長方虞
汰黜之必加豈意　恩私之横及楷須　內帑錁出
天廚上尊養羊絡繹在道白金綵幣炫爛充庭又屢
聖藻之親裁　特降宸綸而賁奬隆以不名之禮加
之異數之恩倬彼　雲章重寶賁逾于朋百斯皇命
服中錫奚啻于至三臣有何德能膺此榮寵分涯已
過懽顛隕以非逝覆載雖名將报酬之奚以惟當益
堅精白矢竭衷丹放踵摩頂苟利　國家而奚惜銘
心鏤骨惟安　社稷以爲圖臣無任激切感激之至

考滿辭

加恩疏

准吏部咨奉　聖旨元輔居正社稷重臣忠勤茂著
茲六年考績朕心嘉悅着支正一品俸進中極殿大
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欽此臣聞
命仆天措躬無地伏念臣本以凡庸濫司鈞軸自
先朝受任以來謬承　優眷及　皇上嗣服之始更
受　特知而臣上不能以皇王之道啓沃　聖心下
不能紓紓遠之猷平章　國政敝風因循而未振實
效疎潤而罔臻是臣莫副　倚毗之專而遺曠懷
之咎也茲當課績方俟黜幽豈意　聖慈更加　隆
施昨者　宸章賜奬已蒙踰例之　恩今者　綸音
傳溫更荷非常之　寵踢蹐自省夢寐若驚夫無甚
而厚墉則圮傾立至器小而受鉅則覆捐隨因豈惟
輿議之所共譏實亦天道之所必忌故往歲　大賚
加恩臣屢疏辭免幸蒙　俞允乃少即安今敢不避
宸嚴再陳懇悃伏望　皇上察臣素抱朴忠絕無矯
飾特收　成命俾國後功庶　國恩不爲濫施而舉
工亦克用勸矣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奉
聖旨考績加恩朝廷懋典於勳德未足爲酬宜承
命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進講章疏

臣等一歲之間日侍　皇上講讀伏見　聖修益懋
聖志彌堅盛暑隆寒緝熙罔間臣等備員輔導不勝
慶幸但惟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温故而後
知新况今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
加尋繹則其融會悟入又必有出乎肯聞之外者臣
等謹將今歲所進講章重復校閱或有訓解未瑩者
增改數語支蔓不切者即行刪除編成大學一本虞
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　呈伏望　皇上萬幾有
暇　時加温習庶舊聞不至遺忘新知日益開豁其

於　聖躬實爲有補以後仍容臣等接續編輯進呈
御覽仍乞　勑下司禮監鏤板印行用垂永久雖章
句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　聖學精微之奥然行遠
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請定面奬廉能儀注疏

昨該吏部都察院欽奉　聖諭開具各在外廉能官
員請照舊例宴賞該臣等於　文華殿　面奏伏蒙
皇上親發玉音將各官引來朕面加奬諭欽此隨奉
聖旨這廉能官着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
事中掌河南道御史引來會極門朕面加奬賞欽此

臣等竊惟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
於覈吏治前代令主欲興道致治未有不加意於此
者如臣等前所進　帝鑑圖說中褒奬守令召試縣
令諸事載之史冊以爲美譚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
各地方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問民間疾苦雖
縣丞典史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賷　勑奬勵
或封　內帑金幣以賚之迨宣順弘治之間亦間舉
宴賞之典故二百餘年重熙累洽與致太平實由於
此恭遇　皇上天縱聖明勵精圖治茲當考察之初
大明黜陟之典又特蒙　天語諭臣等欲引見廉能
官員破格奬賞仰窺　聖心蓋以深納臣等圖說所
陳而遠追我　聖祖綜覈吏治之軌也　宗社生靈
曷勝慶幸但此係　特典久未舉行且遠方外吏從
來未覩　朝廷之禮若不先示以儀節使之演習恐
一旦震怖　天威倉皇失措又非所以昭　德意光
盛舉也伏乞　欽定行禮日期　勑下禮部略倣
祖宗時御　會極門午朝之儀定擬簡便儀注上
請　聖裁明示各衙門遵行庶臨期不致差誤且
曠典肇舉　懿範昭垂貽之萬世永有烈光矣

奉

聖旨着於十八日行禮部便具儀來看

謝
御筆大書疏

昨者伏蒙　皇上召臣等於　文華殿恭覩　御書
大字　賜臣居正宅揆保衡大書一幅臣調陽同心
夾輔大書一幅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掌
印官九員各正己率屬大書一幅日講官五員各責
難陳善大書一副正字官各敬畏大書一副臣等仝
日　早朝後謹率同諸臣恭詣　會極門該司禮監
太監曹憲恭捧　頒給俱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

睿哲人哉　英明神授不惟　聖修之學已造於精深雖於翰墨之微亦臻夫佳妙臣等前此雖日侍左右恭覩做寫然未嘗見　御筆大書如是之妙筆意飛動若驚鴻矯鳳之飛翻體格莊嚴周鼎商彝之陳列且二十餘紙八十餘字咄嗟之間揮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奇秀天成臣等恭覩仰窺心悚神駭祗深欽忭莫罄揄揚今日　頒給九卿諸臣亦莫不相顧驚嘆歎呼頌仰誠曠世之奇逢間代之鴻寶也謹當與諸臣慶戴　殊恩對揚　休命共竭駑鈍仰佐　熙明臣等無任欣喜踴躍之至

謝

恩賚父母疏

欽蒙　聖諭朕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嘉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　聖母恩賜咸欽承着家僮往賚之外銀錢二十兩是先生的欽此該文書官劉東恭捧到　閣臣謹叩頭祗領訖伏以　綸綍疏榮鼎荷　尚方之特賜庭闈錫類載分　長樂之餘歡　恩出非常感逾稱念臣猥從寒溝夙致台司自惟一介之侗愚寔本二親之訓育晨昏久曠靈忘不寐之懷雲日長瞻適獲俱存之幸稀齡並屆封誥重膺謂已藉　君父之厚榮足以慰人子之至願豈意　宸衷之軫念載承　聖母之推恩數　天語以丁寧覩　奎章而燦爛金錢錯落重須百鎰之珍綺穀方空兼備六珈之飾忽從　天上遥落人間慈光借貫于桑榆　湛露下需于草莽考之前史惟唐元振宋王溥登輔相在雙親偕老之年稽諸　本朝惟原吉毋李賢父蒙存問於二子得　君之日然未有　寵榮烜赫　賚予駢蕃如臣遭際之極盛至隆者也此盖伏遇　皇上　神聖宅中　寬仁逮下

欽　五位康寧之福錫厥庶民推　兩宮尊養之心刑于四海遂令微臣廁荐被　恩施以及怙恃之私並沐　生成之造士而知己許身尚不為難臣之受恩捐軀豈足云報謹當欽承　聖訓戒僮僕以星馳歸奉親歡傳于孫為世寶仰　天顏之咫尺守庭訓以周旋身體髮膚苟利　國家而何惜股肱元首庶希喜起以交孚

謝

宸翰疏

昨該臣等以翰林院所產白燕及　內閣嘉蓮進

獻隨奉　手諭白燕連𦚢供進獻　聖母甚是嘉
悅卻獨產翰林院中先開於密勿之地　上天正假
此以見先生爲　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賴先生啓
沃固不敢顓繼何德之有欽此恭惟　聖母德配坤
元含萬彙而發育　皇上道隆乾運躋四海於昇平
協氣薰蒸　休禎駢集乃猶　垂鴻工於不宰遜大
美而弗居　特渙溫綸謬申　眷奬此誠　聖不自
聖謙而又謙之心也顧臣猥以庸虛叨司鼎鉉燮調
靡效敢貪　天功以自私歌頌難名真忘　帝力於
何有捧誦　綸音不勝感戴愧悚之至

進實錄辭免
加恩疏
准吏部咨節奉　手勅　皇考實錄修完朕心嘉悅
總裁輔臣張居正着兼支尚書俸廕一子做中書舍
人如勅奉行欽此備咨到臣臣聞　命自天揩躬無
地仰惟　皇考穆宗莊皇帝駿德鴻功增光　列祖
睿謨懿行垂範百王臣祗奉　明綸總司紀錄徒愧
淺陋莫罄揄揚不加譴訶已爲榮幸豈敢復萌希覬
之想以重瘝素之尤夫祿以奠食必有兼人之能而
後可以食兼官之祿廕以酬勞必有超世之功而後
可以蒙延世之賞臣謬以淺薄得效編摩載筆操觚
乃詞臣之常職耳有何勤勞可當懋賞且頃者屢蒙
溫旨宴賚駢蕃　恩禮優渥藉曰酬勞不啻厚矣況
本無勞何可踰冒故昨者欽奉　聖諭令臣等擬
勅加恩監修總裁官臣再三退避不敢自擬仰蒙
天語諄諄復差文書官傳　諭同官大學士呂調陽
另擬必欲令臣同需　恩命而其所擬乃又越分超
等反出諸臣之上將使臣益踧踖惶汗而不能自寧
也伏望　皇上鑒臣悃誠素無矯飾收回　成渙
特賜允俞俾臣得少效犬馬之微勤不至速靡顛之

重咎則　皇上遂臣之志保臣之終尤遷百朋不足
以喻其榮重矣　奉
聖旨　皇考功德紀述詳實卿總裁首臣勤勞爲多
加恩已有成命宜即勉承不必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頃以纂修　穆宗莊皇帝實錄告成荷蒙　聖恩曲
軫微勞　勅加封廕隨該臣具本辭免奉　聖旨
皇考功德紀述詳實總裁首臣勤勞爲多加恩已有
成命宜即勉承不必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天聽

莫回氷兢愈至竊以有勞必錄者 明主厚下之仁
敬事後食者人臣奉公之節夫臣之於君事無大小
孰非所當盡心畢力以爲之者爲之而有功分義當
然勞於何有爲之而無功譴責是虞矧敢他覬故人
臣進不敢以其能要利于上退不敢以其事尸功於
已此事使之大分古今之通義也臣以草茅孤介荷
先帝顧託之重蒙 皇上眷遇之隆夙夜皇皇慮無
以報藉使臣有奇勲異能銘之太常勒之鐘卣其於
臣子分義固未能有加秋毫之末也况纂修之役不
過從事於楮墨鈆翰之間又非有執殳荷戈之勞重

鉅艱危之任也而遂以此施勞於已徼寵於 上其
毋乃非人臣自處之義乎且履盛處盈古人所戒臣
叨忝已極涯分已踰若冒竊不止必致殃咎故在諸
臣可受而臣獨不可受也伏望 皇上察臣之愚
曲賜俞允因以明君臣分義于天下使爲人臣者皆
知盡心所事而不敢萌希覬之心則臣節純而 主
道亨矣臣無任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每事有功不居屢辭恩命茲又惓惓以君臣
分義爲言具見忠貞大節特准辭廕以成卿美兼俾
可勉承之稍存舊典吏部知道
遼東大捷辭
恩疏
昨該兵部覆叙遼東功次濫及臣等請加 恩賚已
卽具揭辭免茲奉 聖諭遼東大捷非常皆卿等運
籌之功例宜陞廕還擬勑來行欽此 恩綸寵被敢
不遵承但臣等竊惟慶賞之典激勸攸關必當其功
乃可服衆茲者遼左之捷實仰賴我 皇上聖武昭
布 神威震疊一時文武將吏遵奉 廟筭同心戮
力之所致然論其力戰之功尚當以將士爲首故臣

等昨者擬票 加恩該鎮諸臣首叙總兵 賜賚獨
厚雖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務者亦視之有差
誠以摧鋒陷堅躬冒矢石本諸將士之力固非坐而
指畫者所可同也况如臣等身不出乎 紫闥足不
履乎戎行雖曾借筯效畫演 綸授事不過奉 英
主之睿謨效閣臣之常職耳乃欲緣此遂攘以爲功
冒叨 恩寵則九邊之士聞之必將曰我輩拔堅執
銳千辛萬苦乃得一級之賞而彼乃掠而有之武夫
力而獲諸原書生坐而享其利不惟以功蒙賞者不
知所勸而旁觀逖聽之人亦將憤惋而不平矣非所

以昭大公明激勸也矧昨者　皇上以大捷告　廟
旹引冲年凉德而以成功歸之　祖宗列聖夫以
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爲能必歸之　烈祖臣等
何知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巳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
賞亦自近時有之非我　祖宗朝盛德事也臣等反
覆思惟　加恩一節斷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臣
等愚悃絕無一毫矯飾竟寢其事免令臣等撰　勑
因以明　朝廷大公之典作九邊將士之氣其於
聖政亦爲有補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謹收藏　閣
中以彰　天眷臣等不勝感戴悚慄之至

奉
聖旨卿等所奏誠意懇切准辭免各賜銀一百兩絲
段四表裏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稍示眷酬

謝
御劄獎勵疏

昨該臣等以大捷　加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等
所奏誠意懇切准辭免各賜銀一百兩絲段四表裏
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稍示眷酬欽此臣又特承　御
筆　勑諭元輔張少師　朕以幼冲嗣位賴先生臣
弼啓沃四方治安九邊寧謐我　祖宗列聖亦鑒知

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
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
特賜坐蟒衣一襲銀錢五十兩以示優眷申成先生
美德其欽承之故勑欽此該文書官太監劉東恭捧
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祗領不勝感泣竊念臣山澤之
賤臞也不自意徼時厚幸致身台鼎遭逢　英主龍
飛又謬以章句淺陋爲　帝者師其中倚託之重契
合之深雖在　廷之臣猶有不及知者每自思惟士
爲知己者死古俠客者流急人之難既已存亡生死
矣而猶不以其能不望其報況臣之於君有不可逃

之分受不能報之恩者乎今以臣之遭遇如此而不
思畢忠竭力以圖稱塞或雖忠於所事而有一毫計
功謀利徼寵覬恩之心則爲俠士之弗如故自臣當
事以來夙夜兢兢恒欲使功浮於食事過所受犬馬
之心於是乃安其抗違　恩命冒瀆　宸嚴至於屢
控而不已者實以愚抵此耳仰荷　聖慈特垂俞允
又　親灑宸翰　曲賜褒嘉諒其實心不復相強是
皇上之知臣也以心而不在於爵祿豢廉之厚微臣
之遇　主也以道而非由於要寵竊祿之私此古之
聖賢感倸所爲夢想而不獲一覯者也臣何緣何幸

有此遺際至於坐蟒乃尊貴之服臣下之可僭干
金錢乃玉府之珍非貧士之所宜有 殊恩特賚更
踰分涯臣又將何修何爲可以報稱繼自今惟當益
堅精白矢竭衷丹惟 社稷之是圖何髮膚之可惜
更願 皇上終鑒愚誠曲成微志凡非分之 恩踰
格之 賞勿復濫及以畀臣惓惓圖報之忱苟遂其
愚亦無所憾

進職官書屏疏

竊以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顧人
主尊居九重坐運四海於臣下之姓名貫址尚不能

知又安能一一別其能否而黜陟之乎朝著之間百
司庶府尚不能識又安能旁燭於四方郡國之遠乎
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御座屏風
坐臥觀覽唐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之賢書其名於
殿柱不次擢用我 成祖文皇帝嘗書中外官姓名
於 武英殿南廊 仁宗昭皇帝亦命吏部尚書蹇
義兵部尚書李慶具各都司布政按察司官履歷揭
於 奉天門西序良以輿圖遼廓官府分羅身既難
以遍歷故託之標記以廣其明知既難以周知故操
其要約而運諸掌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人之一心
雖賴股肱耳目以爲之視聽持行而心之精神亦必
常流通於股肱耳目之間然後衆體有所管攝而各
效其用此明君所以總條貫而御人羣之要道也仰
惟 皇上天挺睿明勵精圖治今春朝覲考察 親
奬廉能頃者吏部奏除 躬臨銓選其加意於吏治
人才如此顧今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諸司職務尚未
盡熟雖欲審別其道無由臣等思所以推廣 德意
開發 聖聰者謹屬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
備查 兩京及在外文武職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
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造爲 御屏一座中三扇

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
官職名各爲浮帖以便更換每十日該部將陞遷調
改各官開送 內閣臣等令中書官寫換一遍其屏
即張設於文華殿後 皇上講讀進字之所以便朝
夕 省覽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擧某人即知其
人原係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
見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臣等日侍 左右 皇上
即可 親賜詢問細加商確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
盡其愚以俟 聖斷一指顧間而四方道里險易百
司職務繁簡一時官員賢否擧莫逃於 聖鑒之下

不惟提綱挈要便於觀覽且使居官守職者皆知姓
名常在　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達於　宸聰其
賢者將兢兢焉爭自淬勵以求見知於　上不才者
亦將凜凜焉畏　上之知而不敢爲非　皇上獨運
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臣等謹將所製職
官　御屏一座隨本上　進伏乞　勑下該衙門進
收如法張設恭請
聖明俯覽以少盡臣等因事納忠之誠
奉
聖旨覽卿等奏進職官書屏欲朕周覽輿圖審察衆

職誠知人安民要務具見匡弼之忠朕心深用嘉悅
圖屏着進收設於文華殿後以便朝夕省覽該衙門
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議處史職疏

准禮部手本該本部題覆翰林院編修張位奏爲懇
乞　聖明申飭史職以光　新政事議照裁定史職
係閣臣題請合照本官奏內事理將一應事宜詳行
議擬上　請　奉　欽依到閣臣等謹欽遵議得
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　左右紀錄　言動實古者
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
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
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

之規以致　累朝以來史文闕畧昔　世宗皇帝嘗
論大學士張璁曰日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
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但未見
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曠廢之
由實在臣下卽如邇者纂修　世宗　皇考實錄臣
等祗事總裁凡所編緝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
潤櫽括成編至于伏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
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
者欲事釆錄又恐失真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雖
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

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矧我　皇上聰
明天啓　淵哲性成　踐祚以來　善政鴻猷班班
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闡
盛美垂法無極所據申明史職光復　祖制以備一
代令典在于今日委不可缺臣等祗奉　明命仰稽
成憲參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
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計開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　起居爲重
顧　宮禁邃嚴流傳少實堂廉遠隔聽睹非真則何

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
聞真的又每從閣臣之後出入　便殿即有　密勿
謀議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
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兼錄　聖諭　詔勅
冊文等項及　內閣題稿其　朝廷政事見於諸司
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專管編纂事
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曹俱常
川在館供事不許別求差遣及託故告假等項致妨
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　常朝記事官

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即古螭頭載筆
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　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
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
制除　陞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　常朝　御皇極
門即輪該日記注　起居幷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
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　御座
西稍南專一記注　言動凡　郊祀　耕藉　幸學
大閱諸　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　宣
召及大臣　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
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　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

史館詮次其　經筵　日講則講官即記注　起居
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
除　內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
兩房官錄送　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
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　閣轉發　史館至
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開
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
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倂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祗以備異日之考求

俟後人之删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
有　宣諭直書　天語　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
若諸司奏報一應事體除墳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
加删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
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
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
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聞妄爲襃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係史臣編校之所
密邇　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
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

謄錄人役隨同供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其
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
盖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
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　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
編完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　起居六冊爲六曹事
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　內閣驗訖即
投入小櫃用　文淵閣印封鎖歲終　內閣同各史
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
視

一議謄錄掌管照得　史館紀錄所用謄錄典守官
吏見今纂修　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錄
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
撥善書貼寫辦事吏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
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啟閉館門常川供事滿
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　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覩　聖明踐祚之始即　召見輔
臣於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　面
賜獎諭邇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
銓選皆古帝王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

縷數玆者曠典修復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
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
年以前　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錄其　詔
勅等項　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科照月類抄
一冊送　內閣轉發
萬曆三年二月二十　日奉　聖旨史臣紀錄時政
我　祖宗成憲具存但近年任此職者因循曠廢遂
成闕典今宜及時修舉卿等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
禮部知道

請裁抑外戚疏

伏蒙　發下工部覆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
本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
擬來欽此臣等看得李偉乃　皇家至親與衆不同
皇上仰體　聖母篤念外家之意禮宜從厚但昨工
部尚書郭賓等見臣等言　先朝賜賚外戚　恩典
唯玉田伯蔣輪家爲最厚正與今　聖母家事體相
同故本爵亦遂據蔣輪例以請及查嘉靖二年蔣輪
乞　恩造墳原係差官蓋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
石等料當時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存該部因本
爵自比蔣輪例故卽查蔣輪例題覆其做工班軍及

護墳田土另行撥給原不在此數今奉　聖諭欲令
從厚臣等敢不仰體　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馬之情
亦欲借此少效微悃於　聖母之家但該部查照舊
例止於如此今欲從厚惟在　皇上奏知　聖母發
自　宸衷特加優賚固非臣下所敢擅專也臣等又
惟昔玉田伯乃　世宗皇帝親母家也當時　章聖
皇太后母儀天下　世廟奉事　母后篤厚外家何
所不至而其所給乃僅於此數想以　祖宗以來相
傳恩例如此有難以踰越耳今　皇上孝事　聖母
豈能有加於　世廟而　聖母之篤厚外家亦豈能
有踰於　章聖皇太后乎今以　世宗皇帝之所不
能加　章聖太后之所不可踰而　聖母與　皇上
必欲破例處之此臣等所以悚懼而不敢擅擬者也
夫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
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
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
也臣等待罪輔弼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垂鑒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竊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貞教端範在於督學之臣
我　祖宗以來最重此選非經明行修端厚方正之

士不以輕授如有不稱寧改授別職不以濫充且兩
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爲之則可見居此
官者不獨須學行之優又必能執法持憲正己肅下
者而後能稱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臣等幼時猶及見提學官多海內名流類能以
道自重不苟狥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士習儒風猶
爲近古近年以來視此官稍稍輕矣而人亦罕能有
以自重既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之心則務爲虛
譚賈譽賣法養交甚者公開倖門明招請託又憚于
巡歷苦於校閱高座會城計日待轉以故士習日敝

民僞日滋以馳騖奔趍爲良圖以剽竊漁獵爲捷徑居常則德業無稱從仕則功能鮮效　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幾具員耳去年仰荷　聖明　特勑吏部愼選提學官有不稱者令其奏請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義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體訪各官卒未能改於其故吏部亦未見改黜一人良以積習日久振蠱爲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卽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頹靡者上未必卽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　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

違私門之請託蓋今之從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獨學校一事而已臣等頃因南直隸提學御史褚鈇浙江提學僉事喬因阜赴　闕會　勑因查　先朝以來相傳舊稱所載提學職任本自崇嚴且別項官員勑諭俱不開欵獨提學　勑開欵殆如國學監規之制中間委任責成極其鄭重但居此官者不能着實遵奉自隳職守夫　勑諭者所以命官分職而屬之以事者也彼旣不能遵奉　上命恪蒸乃職而責士子以率從其教不亦難乎臣等查得嘉靖初年　世宗皇帝嘗詔吏部將天下提學官通行考察改黜蓋

僅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過於廩增之數今之士習凋敝已極卽按　先朝故事太加沈滌亦豈爲過但臣等竊以爲積習旣久舉當以漸驟於操急人或不堪且約束不明申令不熟不獨奉行者之罪亦在上者之過也臣等謹將　勑諭舊稿再加酌擬附以近日題　准事例逐欵開坐上請聖裁備載　勑內仍昭示天下使居此官者知　上之所以責之者如此則雖彼怨豪家謗而有所弗恤人之視之知彼之責任如此亦將斂手息喙而莫之敢撓撫按以此覈其能否部院以此定其黜陟使人皆

知敎本尚實而不敢萌僥倖之心則振興人才之一大機也仍乞　勑下吏禮二部以後務要加意此官愼重其選其各見任提學官一體俱換與新　勑以便遵守書曰作新民堯使契掌敎命之以勞來匡直輔翼又從而振德之今臣等所言非敢過爲操切亦不過申明舊章以作新振德之耳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再照提調學校固憲臣之責而羣居敎習又在儒學敎官頃近來考貢之法太疎士之衰老貧困者始告授敎職精力旣倦於鼓舞學行又歉於模範優游苟祿潦倒窮途是　朝廷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

老疾消乏之地冗濫甚矣今後凡　廷試歲貢生員卷
臣等遵照　先朝事例嚴加考試有不堪者盡法黜
落提學官照例提問降調其願就教職者該部先行
考閱有年力衰憊者卽行揀退不准送試　廷試學
業荒疎不堪師表者發下該部驗其年力尚壯送監
肄業以須再試如年已衰不必發監遷授一職回籍
終身應官無冗贓之士有師模十年之後人才當不可
勝用矣謹題請　旨　勅諭提學官事理

計開

一　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

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譚今後
各提學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
着實講求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
羣聚徒黨及號招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因
而啓奔競之門開請託之路違者提學御史聽吏部
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學按察司官聽巡按御史劾奏
遊士人等許各撫按衙門訪拏解發

一　孝弟廉讓乃士子立身大節生員中有敦本尚實
行誼著聞者雖文藝稍劣亦必量加獎進以勵頹俗
若有平日不務學業囑托公事或捏造歌謠興滅詞
訟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體訪得實不必品其文
義卽行革退不許徇情姑息亦不許輕信有司教官
開送致被挾私中傷誤及善類

一我　聖祖設立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
生員不許今後生員務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許
家人抱告有司從公審問倘有冤抑卽爲昭雪其事
不干己輒便出入衙門陳說民情議論官員賢否者
許該管有司申呈提學官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衆
扛幇聚至十人以上罵詈官長肆行無禮爲首者照
例問遣其餘不分人數多少盡行黜退爲民

一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
以典實純正爲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
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
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
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
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
文義以傷雅道

一各省提學官奉勅專督學校不許借事枉道奔趨
撫按官干求薦舉各撫按二司官亦不許侵伊職掌
行事若有不由提學官考取徑自行文給與生儒衣

巾及有革退生員赴各衙門告訴復學者卽將本生問罪革黜若提學官有行止不端怠玩曠職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

一該管地方每年務要巡視考校一遍不許移文代委及於隔別府分調取生儒以致跋涉爲害亦不許令師生俑窩迎送考畢卽於本地方發落明示賞罰不許携帶文卷於別處發案致令吏胥乘間作弊士子無所勸懲亦不許招邀詩朋酒友遊山玩水致啓倖門妨廢公務其水陸夫馬廩給隨帶吏書俱照常行

一提學官巡歷所屬凡貪汚官吏軍民不法重情及教官干犯行止者原係憲司理當拏問但不許接受民詞侵官擅事其生員犯罪或事須對理者聽該管衙門提問不許護短曲庇致令有所倚恃抗拒公法

一廩膳增廣舊有定額迨後增置附學名色冐濫居多今後歲考務要嚴加校閱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養者卽行黜退不許姑息有揑造流言思逞報復者訪實拏問照例問遣童生必擇三場俱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卽四五名亦不爲少若鄉宦勢豪干託不遂暗行中傷者許徑自奏聞處治

一兩京各省廩膳科貢皆有定額近來有等奸徒利他處人才寡少往往詐冐籍貫投充入學及有詭寫兩名隨處告考或假揑士夫子弟希圖進取或原係娼優隸卒之家及曾經犯罪問革變易姓名援納粟納馬等例僥倖出身殊壞士習訪出嚴行拏問革黜若教官納賄容隱生員扶同保結者一體治罪革罷

一府州縣提調官員宜嚴束生徒按季考校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卽辦料量工修理其齋夫膳夫學糧學田等項俱要以時撥給不許遲誤尅減

一生員之家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

一生員考試不諳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爲民

一儒學教官士子觀法所係按臨之日考其學行俱優者禮待獎勵其行履無過但學問疏淺者一次考驗姑行戒飭再考無進送吏部別用老病不堪者准令以禮致仕若卑汚無恥素行不謹者不必試其文學卽拏問革黜

一考貢照近日事例每歲預將次年應貢生員限年六十以下三十以上屢經科舉者六人嚴加考選取其優者充貢定限次年四月到部聽候廷試文理不通者即行停降年老衰憊者姑授與冠帶榮身不許但挨次濫貢其有停廩降廩者必考居一二等方許收復未收復者不許起送應貢如有濫貢及廷試發回五名以上提學官照例降調

一補貢有缺務查人文未經到部果在一年以裏者將原給批咨硃卷追繳方取年力精壯文學優長者一人補貢定限該貢年分次年到部方准收考如有

不遵舊例將年遠貢缺濫補市恩者起送到部即將本生發回革廩肄業提學官參究

一遇鄉試年分應試生儒名數各照近日題准事例每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此外不許過多一名兩京監生亦依解額照數起送有多送一名者各監試官徑行裁革不許入場

一名宦鄉賢孝子節婦及鄉飲禮賓皆國之重典風教所關近來有司忽于教化學校是非不公濫舉失實激勸何有今後提學官宜以綱常為己任遇有呈請務須核真非年久論定者不得舉鄉賢名宦非終始無議者不得舉節婦孝子非鄉里推服者不得舉鄉飲賓僎如有妄舉受人請求者師生人等即以行止有虧論其從前冒濫混雜有玷明典者照近例徑自查革

一所轄境內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有願習舉業者聽社學師生一體考校務求明師責成量免差役其行止有虧及訓詁句讀音韻差訛字畫不端不通文理者即行革退

萬曆三年五月初三日奉　聖旨學校人才所係近

來各提學官不能飭躬端範精勤考閱只虛譚要譽賣法市恩殊失　祖宗專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時弊依擬再行申飭所開條件一一備載勑內着各着實遵行有仍前違怠曠職的吏部都察院務要指實考察奏黜不許徇情禮部知道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厪
聖慮　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為憂比時臣等已即　面奏曰非虜騎[illegible]之時料無大事請究

聖懷今擬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州下正議擊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遂爾倉皇失措至上動　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

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卽日奉　聖諭兵部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久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以聞着從實說來

進郊禮圖考疏

茲者恭遇　皇上肇舉　郊禮大典臣等謹稽　郊禮新舊圖考　進呈　睿覽舊禮者　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　世宗皇帝所定也按　天地之祭

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茲　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　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槩竊附於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　明禋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況　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竭誠悃乃可孚格于　重玄必須收斂精神

乃能成全乎　大禮雖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
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　念慮動止之間尤宜
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　上帝之降臨可也
臣等又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進
郊禮圖冊又導朕以積誠致潔恭承　大祭具見忠
愛朕知道了圖冊留覽禮部知道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方丘於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

皇帝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　天地
壇　大祀殿未成暫于　奉天殿行禮至十一年正
月乃合祀於　大祀殿仍奉　仁祖配享命官分獻
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
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
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壇有事則遣官祭告
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同配享
嘉靖九年初建　圜丘於　大祀殿之南每　冬至
祀　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　方澤
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　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罷
太宗之配共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
祭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啓蟄日行
祈穀禮于　圜丘仍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
秋九月　詔舉　明堂大享禮於　大內之　玄極
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　玄極寶殿卽舊　欽
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尊稱十八年春
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四年拆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　命禮部歲用季秋奉請卜
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暫行于　玄極寶殿

隆慶元年　詔罷　祈穀　大享二祭復　玄極寶
殿仍名　欽安殿而　天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
定云臣等謹按　國初　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
聖祖乃定爲合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
南郊大祀殿　列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
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建　南北郊俱壇而不屋
南郊以冬至　北郊以夏至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
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郊焉隆慶改元
詔從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　祈穀　大享
復合祀　天地于南郊　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義

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議
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葢亦有待云爾夫禮因時宜
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
而竟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爲順故舉以
歲首人之始也亦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
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
莫之或易者豈非以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
以冬至極寒而祼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
於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駕以時以義斯爲戾
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開創配享百餘

年一朝而罷之於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
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　大
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於　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
已窒礙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等愚昧竊以爲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
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於人情爲順
顧　郊禋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
而畧述其槩以俟　聖明從容裁斷焉

被言乞休疏

昨以御史劉臺論列具奏乞休伏奉　聖旨卿亦忠
爲國不獨簡在朕心實　天地　祖宗所共降監卿
讒邪小人已有旨重處卿宜以朕爲念速出輔理勿
介浮言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　恩綸涕泗交集念
臣受　先帝重託既矢以死報矣今　皇上聖學尚
未大成諸凡　嘉禮尚未克舉　朝廷庶事尚未盡
康海內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圖報　先帝者
未罄其萬一也臣豈敢言去古之聖賢豪傑負才德
而不遇時者多矣今幸遇　神聖天縱不世出之主
所謂千載一時也臣又豈可言去　皇上寵臣以賓
師不名之禮待臣以手足腹心之託相親相倚依然

藹然無論分義當盡即其　恩欵之深洽亦自有不
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爲請
者非得已也蓋臣之所處者危地也所理者　皇上
之事也所代者　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爲擅
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　王行政者非威也則福也
自茲以往將使臣易其塗轍勉爲巽順以悅下耶則
無以逭於負　國之罪將使臣守其故轍益竭公忠
以事　上耶則無以逃於專擅之譏况今讒邪之黨
實繁有徒背公行私習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則此輩
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則此輩一年不便若取臣之所

行者卽其近似而議之則事事皆可以爲作威事事皆可以爲作福睊睊之讒日騰於耳雖　皇上聖明萬萬不爲之投杼而使臣常負疑謗于其身亦豈臣節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輾轉反側而不能不惕於衷也伏望　皇上憐臣之志　矜臣之愚　特賜罷歸以解羣議博求郞廟山林之間必有才全德備之士旣有益于　國而又無惡於衆者在　皇上任之而已臣屢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萬曆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精誠可貫天日雖負重處危鬼神猶當護佑讒邪陰計豈能上干

天道朕亦知卿貞心不貳決非衆口所能搖惕已遣司禮監隨堂官往諭朕意卿宜卽出視事勉終　先帝顧託勿復再辭吏部知道

謝　恩疏

昨該臣以被論乞休未蒙　俞允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　御筆諭元輔　先帝以朕幼小付託先生先生盡赤忠以輔佐朕不辭勞不避怨不居功　皇天后土　祖宗必共鑒知獨此畜物爲黨丧心狂悖言動樣　社稷自有　祖宗法度先生不必如此介意只思　先帝顧命朕所倚任保安　社稷爲重卽出輔理朕實惓惓蚤望特賜焼割一分手盒二副長春酒十瓶用示眷懷先生其欽承之愼勿再辭欽此該司禮監太監孫隆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闕叩頭祗領訖念臣賦性愚戇處事乖方雖横被乎惡言實自貽乎伊慼仰厪　聖念遣慰再三載降宸綸匪須稠疊惡彼讒慝直欲爲有北之投鑒此悃誠固止其居東之請捧誦未畢涕淚交零竊念臣矢於報　國本其素心因毀乞骸殊乖本願緣未含詬名礪行之小節忽自忌忍耻成事之大忠茲奉　諭言乃發深省夫事惟求諸理之至當心奚必於人之

盡知況臣欵欵之愚旣特孚於　昭鑒則諸吹嗷之口誠無足爲重輕謹當仰體　聖懷益殫赤悃水霜自保雖嫌怨以奚辭　社稷是圖何髮膚之敢惜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

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辭知卿勉出輔理朕心乃悅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宥言官疏

伏蒙　發下鎭撫司打問御史劉臺一本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劉臺這厮讒言亂政着打一百充軍擬票來行欽此臣謹欽遵與同官二臣商確擬

票問竊伏自惟古之聖賢所最惡者讒言亂政之人
大舜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若不在時侯以明
之撻以記之大學曰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良以讒說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其意不
過欲誣害良善以洩其忿懥很毒之私而其害乃至
於覆人國家故雖以帝舜之仁孔子之聖猶畏而惡
之如此今　皇上之痛惡劉臺欲加重處是卽大舜
之疾頑讒孔子之所謂惟仁人能惡人者也臣又何
敢引嫌自避不爲　皇上除讒去惡以定　國是顧
臣愚之窒言官也前日御史傅應禎虛揑　旨意誣

損　聖德　皇上欲廷杖之臣竊以　皇上一向虛
己受諫今一旦衆辱此人將使居言路者畏懼自保
而不敢正言故再三爲之懇乞荷蒙　聖慈俯從
曲賜寬宥免其箠杖天下莫不稱仁焉今臺之讒很
亂國其罪固不減於應禎然其所誣詆者臣也比之
君父則相懸矣前應禎誣訕　皇上臣以言官之故
猶爲乞免今臺誣害臣臣以被害之故卽欲盡法是
臣以所惡於下者事　上而愛　君父不如愛己身
臣不敢也又臣觀臺疏中尚有垂白父母在家臣實
惻然憐之夫彼之背本反噬忍爲不義固自忘其父

毋度彼父母之心豈不念　其子耶箠楚之下死生難
料萬一被創而死以憂及其父母或致並殞則於
皇上如天之仁或亦有所歉焉而臣之心又大有不
能自安者矣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免其　廷杖謫
戍重罪薄加退斥以警頑讒則　皇上不行浸潤之
哲與　赦過宥罪之仁並行而不悖矣臣非敢違
旨市恩以沽流俗之譽蓋亦事理合當如此伏惟
聖明垂允焉
萬曆四年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等讒很姦人卿
還申救他可謂忠慈之至姑准從寬該衙門知道

奉　諭看詳民本疏

伏蒙　發下山東魚臺縣民屈琛一本奏訐本縣鄉
官僉事隨府違法事情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
這本說隨府曾受業於屈琛是他師長乃敢非理誣
害可擬旨來處治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留心政
務於四方民情靡不周覽又惡其以弟子而犯師長
欲加重治誠振揚法紀矯正頹薄之大機也臣等不
勝欽服但參詳屈琛所奏忿起於劉軫之告訟歸咎
於隨府之唆使遂發其平日不法事情若使其言果
實則隨府之罪誠宜重治但此項民本其中亦多誣

罔不實之辭若徑擬　旨拏問恐因而開告訐之門
長刁訟之風嘉靖年間王聯趙祖鵬等事可鑒也似
宜照常下都察院臣等傳示　聖意令其行與山東
巡按御史從公審鞫所奏果實卽將隨府參提問罪
若有虛捏自宜坐以誣告之條庶四方民隱無不畢
達而無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矣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三十九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四十

請重修

大明會典疏

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題爲　泰道
方守　國家閑暇懇乞　聖明及時修輯　成憲以
垂永圖以光　繼述大孝事要將弘治十五年以後
事例　命官編輯增入　會典等因該本部覆稱大
明會典一書卽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
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且當顧其爲書成於弘治
之末年至今代更　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

損益異同其條貫散見於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
艱於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論議煩滋法令
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
一人心也嘉靖年間　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
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
進呈未蒙刊布隆慶二年都御史孫應鼇亦嘗奏
請纂輯嘉靖事例附入　會典今給事中林景暘等
復申前　請委於政理有裨但今　兩朝實錄尚未
告成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兼修　會典未免顧
此失彼合行翰林院候　實錄進呈畢日另行題

請開館掄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門選
委司屬官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集呈送堂
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　史館以備采擇
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六日奏　聖旨是欽此欽遵
手本到閣臣等恭照　會典一書於　昭代之典章
法度綱目畢舉經　列聖之因革損益美善兼該比
之周官唐典信爲超軼矣顧其書創修於弘治之壬
戌後乃繼如續編於嘉靖之己酉未經頒布又近年
以來好事者喜於紛更建議者尠諳國體條例紛紜
自相牴牾耳目淆惑莫知適從我　祖宗之良法美

意幾於淪失矣今幸　聖明御極百度維新委宜及
今編輯成書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先該
科臣建議該部題覆比時委因　兩朝實錄未成勢
難兼理今　穆宗皇帝實錄　進呈已久　世宗皇
帝實錄編纂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催督繕寫計
歲終可以　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稍暇前項欽
奉　明旨續修　會典一節相應及時舉行合候
命下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　命官纂
緝仍乞　勑下禮部照依先題事理催各該衙門將
見行事例選委司屬官素有文學者分類編緝送館
備錄其一應纂修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陸
續開具奏　聞謹題請　旨　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

進世宗御筆疏

先該臣等　面奏以　皇上聖齡日長乞　留神政
務　省覽章奏暇時間取　皇祖世宗皇帝所親批
舊本　覽閱以爲裁決庶務之法已荷　聖明嘉納
茲臣等恭查　閣中所藏　皇祖親筆　聖諭六十
三道　御製四十四道　聖旨并票帖共七十道又
於纂修館中揀得嘉靖十年起至二十年止　親批

奏題本共六十五本　進上　睿覽恭惟我　世祖
天縱聰明　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
學其　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　特加省閱則致理之方不外於
法　祖而得之矣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竊惟致理之道莫要於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而人心
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
欲安民又必加意於牧民之官方今　聖明在上一

特郡邑長吏固莫不爭自淬勵勉修職業以求無負
於明時但虛文矯飾舊習尚存剝下奉上以希聲譽
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
以逭罪責其實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
弟者實不多見故 皇上雖有安民之心而上澤不
得以下究者職此之故也臣等思得明春又當外官
考察之期一舉一措乃天下觀聽所係伏望 聖明
特勅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覈各有司官賢否惟以
安靜宜民者為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
素隆亦列下考撫按以此覈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

別撫按之品流 朝廷以此觀吏部之藻鑒若撫按
官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為不稱
職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覈而以
舊套了事則吏部為不稱職矣 朝廷宜秉公更置
之庶有司不敢以虛偽蒙上而實惠旁孚元元之大
幸也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 詔書一欵自嘉
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慶元年錢糧
除金花銀不免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
各量免十分之三至於淮安徐州以水患廣東惠潮
二府以兵傷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 恩至

渥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
於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三分而民猶以為苦
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征求過
多以致民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
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
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於降罰遂不分緩
急一槩嚴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槖以致
百姓嗷嗷愁嘆盈閭咸謂 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
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
免者上之恩也於必不可免之中又為之委曲調處

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於上則有
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
益下須賴 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舒又以北虜納
欵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 勅
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
先年拖欠帶徵者除金花銀遵 詔書仍舊帶徵外
其餘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
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於
漕運糧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
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

將萬曆五年漕糧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糧多及
災傷地方徵納夫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
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
待罪輔弼日夜思所以佐　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
本計無便於此者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
萬曆四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諭吏戶二部　朕
奉　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
加意牧養近來各地方官雖頗知守己奉法然虛文
粉飾舊習未除今朝覲考察在邇着吏部悉心訪察
各官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事趨

謁剝下奉上以要浮譽者考語雖優必寘其下等并撫
按官一體論黜近又聞各有司官催徵錢糧不分緩
急一槩嚴併又畏縱富豪奸猾偏累小民致有流離
失所者朕甚憫之今後除見年應納錢糧不免外其
以前拖欠着戶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具奏蠲
免萬曆五年漕運糧米暫行改折十分之三以寬民
力各有實奉行

考滿辭免　恩命疏

茲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朕元
輔受命　皇考匡弼朕躬勳德茂著茲一品九年考績
恩禮宜隆着加特進左柱國陞太傅支伯爵俸兼官
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勑獎勵賜宴禮部廕一子
做尚寶司司丞以稱朕褒答忠勞至意欽此有　命
自天措躬無地伏念臣本以謭陋謬秉　台衡受
先帝顧托之隆荷　皇上倚毗之重禮之以師傅待
之以腹心　異數隆施駢至疊錫亦欲罄其狗馬之
力用以少答　高厚之恩而學術迂疎行能淺薄朝
夕獻納不過口耳章句之虛手足拮据率皆法制品
式之末心力徒竭績效罔聞茲當九載課績之期正
匪二考黜幽之典豈謂既逃於顯斥乃尤濫被乎

殊恩退自省循若臨淵谷臣聞有非常之才然後有
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乃可受非常之賞五等厚祿
三公峻階襲賜大烹廕承延世皆所謂非常之賞也
雖　先朝名臣碩輔耆德元勳膺此數者蓋亦無幾
臣何有功德可以堪承若不揣分義之安必自速顛
隮之咎此所以展轉思惟不敢以爲榮而深以爲懼
也除勳階　勑獎　誥命貤恩不敢瀆辭謹已恭領
其諸　特典萬非所堪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　收
回成命俾臣得安義勉效馳驅則　皇上推心之
愛百朋未足爲榮而愚臣保知足之規九死不敢忘

羣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
佐 皇考親承 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
茂功在 社稷澤被生民茲特循彝典加恩猶未愜
于朕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
道欽此

考滿謝 手勑 加恩疏

茲者臣以一品九年考滿該吏部題奉 聖旨諭例
廕恩臣自揣愚分不安謹已具疏辭免隨 遣中使
頒賜銀五十兩貯絲四表裡內大紅織金胸背斗牛

一表裡羊三隻茶飯卓五卓酒三十瓶新鈔五千貫
臣叠荷 恩施已不勝感戴矣今日又蒙 特遣司
禮監隨堂太監孫秀齎奉 御筆手勑諭元輔先生
親受 先帝遺囑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
實賴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
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祐先生子孫
世世與國咸休也茲歷九年考績特於常典外賜銀
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薦示褒
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欽此又該文書官太監孫得
勝齎 奬勵勑書一道各恭捧到臣私第臣謹焚香
叩頭祇領訖伏念臣謬司鼎鉉歷有歲年親承 先
帝憑几之言特荷 皇上倚衡之寄雖嘗誓捐舜負
勉竭苦心而戴 高厚者有難報之恩肩繁重者無
可底之績日申月飾特 祖宗已試之規夕惕朝乾
乃臣子本然之分論 君德則聰明自天而淺學無
裨語治功則謀猷惟 后而綿力何有恐尤徒積汰
斥為宜豈意 聖明復從甄叙雩階世賞既按功令
以宣麻 宸藻奎章復壓 睿思而 賜札嘉乃丕
績居然虞廷讓美之風惟公德明謂矣周宣毗賢之
命重以賚槖精鏐之貺兼之綺衣赤紱之榮不稼不

耕久已被素飧之刺非勳非戚乃自膺詔祿之恩雖
此斛施灼然異數將控辭而弗獲欲酬報以奚由惟
當益殫疲蹇勉效馳驅知我者 天即違俗而遑恤
許身于 國惟盡瘁以為期臣無任激切感戴 至

再辭 恩命疏

昨以一品九年考滿荷蒙 聖恩諭例陞賞臣自揣
分義不安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以碩德宏才夙佐
皇考親承 顧命輔朕冲年閱歷滋深忠勞獨茂功
在 社稷澤被生民茲特循彝典加恩猶未愜于朕
志卿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

屵 天聽未回氷兢愈切敢陳微悃再控 宸嚴臣
聞人之受享各有分量受過其量鮮不爲灾譬之雨
澤所以生物過多或反有傷甘毳所以養人太飽亦
能致疾臣幸以一介庸竪爲 帝者師紆朱拖紫揖
讓 人主之前當軸秉衡平章軍國之重所謂千載
一時之遇也乃自受任以來 宸綸蕃錫 異數殊
恩所以加于臣者歲無虛月雖雨普潤而臣之被
澤爲獨隆江河同飲而臣之腸腹已先飽矣及玆止
足猶懼滿盈若復浸灌不已貪饕無厭其有不至於
灾患者乎欲貴雖人同情履危良亦可畏與其貪得

以速咎何如自抑以圖存臣雖至愚豈不自審且太
傅之秩古謂三公 本朝文臣無居此者惟嘉靖初
年大學士楊廷和曾奉 命特加旋亦辭免彼定
策元老猶不敢當臣何人斯可以叨冒至於伯祿部
銜孫丞之廕雖 先朝輔臣間有蒙被者然或因一
事而偶加或以積久而漸及固未有不論功閥一朝
而盡畀之者夫以 國典之所未嘗予者而臣獨冒
然以受之昔人之所未曾備者而臣乃兼得而有之
豈惟天道所忌蓋亦公論不平早夜思惟如負芒刺
用是不避煩瀆復陳甘懇伏望 聖慈曲垂矜允俾

臣得以其未盡之力勉效驅馳是 皇上之所以厚
臣而保其終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悚慄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朝廷設立三
公之職用弘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
大勳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進崇階允乎公論至于
增祿宴廕等項亦皆 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
盛滿爲嫌過執謙遜其尚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
知道欽此

三辭 恩命疏

項以拜 恩諭分再疏辭免奉 聖旨朝廷設立三

公之職用弘化理得賢則授自古已然朕以卿精忠
大勳經邦論道厥惟其人特晉崇階允乎公論至于
增祿宴廕等項亦皆 累朝優禮輔臣常典安得以
盛滿爲嫌過執謙遜其尚體朕至意毋復固辭吏部
知道欽此捧誦 溫綸愈深跼蹐欲仰承 恩眷則
分不自安將再瀆 宸嚴又懼貽重譴思惟展轉寢
食靡寧然臣所以屢控而終不能已者非矯也緣臣
前歲以遼東大捷荷蒙 聖恩欲加陞廕臣具疏辭
免中間引古俠士酬報知己之義以及人臣敬事後
食之心每欲事過所受功浮於食犬馬之誠於是乃

安自今凡非分之　恩踰格之賞無復濫及庶大義
克盡微志獲伸等因已荷　聖明俯垂矜允又　特
加綸奬風勵臣工是臣之微誠旣已仰孚於　聖鑒
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許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
以自副其功浮於食之心而非分之　恩踰格之賞
又復濫及則臣向之所以陳辭者不過矯飾之虛言
而　皇上之所以許臣者亦未爲相信之深至矣臣
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　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煩瀆
瀝血陳誠必望　聖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終伸卽通
候之爵未爲榮萬鍾之祿不爲富矣臣屢冐　天威

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萬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有定國安民大功加秩賜祿未足酬賞乃循
固執謙遜至于再三朕覽所奏詞益用懷歎茲重違
卿意特准辭免太傅伯祿成卿忠志用立臣極其餘
常典悉宜勉承以見君臣相體之義愼勿又辭該部
知道欽此

請敘錄日講諸臣疏

臣等伏覩　皇上踐祚以來日　御講筵孜孜問學
隆冬盛暑未嘗少間而侍講諸臣申時行等亦夙夜
在公勤誠匪懈在諸臣以勸講爲職雖竭忠盡瘁分
所當然豈敢有所希覬但臣等竊以爲敬學後食[illegible]
人臣靖共之心有勞必錄者　明主激勸之典況[illegible]
先朝於日講官亦每　特加優禮所以重　聖學也
今　皇上聰明日開聞見日廣雖　天挺英資匪由
學習而諸臣開導啓沃之功亦似有不可泯者伏望
聖慈俯軫諸臣微勞酌其年資量加陞級以示激勸
敕下吏部詮註遵行夫諸臣效勞愈深則　皇上典
學之功愈進諸臣之被　恩愈渥則　朝廷崇儒之
典愈光矣

辭

加恩疏

昨該臣等以講讀諸臣學士申時行等效勞年久乞
恩陞級以示激勸茲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意俯
念臣等提調講讀亦有勤勞欲一體　加恩令臣等
具擬上　請欽此臣等伏奉　綸音不勝感激敢不
欽遵以仰承　恩眷但念臣等猥以淺薄俱蒙　皇
上簡任輔弼輔弼之職上則培養　君德翼贊　廟
謨下則表率羣僚修明庶政其職最爲繁重最難稱
塞若提調講讀不過職分中之一事實與諸臣之專
供一職者不同雖每日趨侍　講筵攷定講義亦不

過總其大綱率領諸臣以供事而已又何功之可言何勞之可錄夫掠人之美以自為功謂之竊無其實而冒其賞謂之忝忝與竊臣等不敢為也伏望 皇上俯鑒微悃免歷 聖念所有 加恩一節萬不敢承止將原本擬票上 請伏乞 聖裁臣等仰蒙恩念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議處就教舉人疏

昨該禮部開送乞 恩就教舉人臣等會同翰林院掌院事學士申時行遵奉 欽依出題考試取中上卷八卷中卷三百三十六卷俱堪授教職已經封卷

進 呈訖臣等又查得先年就教舉人多授以府州縣學訓導之時令其以舉人署教事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乃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蓋以就教舉人皆未經國學作養故使之分署教職資其廩給以進學習事為將來用之之地也近年以來此意寖失舉人乞 恩者槩授以學正教諭絕無除訓導者不及三年即陞知縣又以願就者多學正教諭缺少除授不盡則縱令回籍下科仍以舉人會試之後始從選除甚非政體由是舉人以就教為捷徑不復坐監而 祖宗造士作人之意寖以不存臣愚竊以為今之時欲盡復初制固非人情所堪亦宜酌議量正以敦士習合無 勑下吏部將今次臣等所定上卷八卷及中卷十名以前俱授以州學正中卷二百名以前俱授縣學教諭二百名以後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俱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有才力能治民者始陞授有司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省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得徇情縱令回籍致乖政體以後年分俱照例施行如此則舉人不敢僥倖於徑截之

途而國學由此充實亦作興人才之一端也

請停止內工疏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 慈慶 慈寧兩宮着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欽此臣等再三商確未敢即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為先耗財之原工作為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歲已久敝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於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於其可已而不已謂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 慈慶 慈寧乃 兩宮聖母常御之

所若果規制有未備敉壞所當新則臣等仰體　皇
上竭情盡物之孝不待　聖諭之及已節請　旨修
建矣今查　慈慶　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
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詣閱視伏覩其　巍
崇隆固之規彩絢輝煌之狀竊以爲　天宮月宇不
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
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
之可已者也況昨該部該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
給爲言已奉　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
端又興此役是　明旨不信於人而該部科必且紛

紛執奏徒彰　朝廷之過舉茲臣下之煩言耳方今
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撙節猶恐不足若浪
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灼知　兩宮聖母欲
皇上新　天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爲孝也臣
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豈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已因
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黎民萬口同
聲祝　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　皇上之大孝也伏
望　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
之後稍有敉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干冒　宸嚴無
任悚慄之至

萬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暨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先生忠言已奏上　聖母停止了

領西大捷辭免　加恩疏

昨蒙　發下兵部題覆廣東羅旁大捷請叙錄有功
人員本臣已酌量擬票上請茲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廣東大捷全是先生每運籌都該蔭賞改票來
行欽此臣等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玆者嶺西之役兵
不踰時而俘獲四萬有餘拓地千里之遠誠爲殊常
大捷然此皆　祖宗垂祐　皇上聖武布昭下則將
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叅預　密勿適會成功有何

勞勩敢冒　恩賞況前已奉　旨以後邊功不許叙
及輔臣臣等又豈敢身自犯之伏望　聖明俯鑒臣
等懇衷所有　加恩一節　特賜停寢庶臣等犬馬
微分得以少安謹將原票封　進隨奉　聖諭廣東
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賜元輔銀一百兩蟒衣一襲
彩段四表裡次輔二各銀八十兩四表裡欽此

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

該文書官送下欽天監一本題稱　皇上大婚體擇
於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刱

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　英宗皇帝九歲登
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　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
德元年八月成婚　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
元年九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
十五　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月則過選
婚之期一年有餘於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二月
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
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
禁忌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
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

勢之可爲者即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
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利況　皇上爲　天地百神
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
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旣已愼選賢淑作
配　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
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如該監所言實未
穩便適聞文書官向臣等說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
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禮仰惟　聖母
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
咏見於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旣有合於天地交泰
化醇之意且當　聖齡十六又率遵乎　累朝
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爲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
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於　聖母之一言耳仰
煩　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月春煖之時
或用四月淸和之候　諭下臣等傳示各衙門遵行
其該監本合無姑且　留中以俟　裁定施行隨該
文書官口傳　聖母諭先生說的是今定以明年三
月次日奉　御批欽天監本　朕奉　聖母慈諭着
於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纂修書成辭　恩命疏

昨奉　聖諭以　皇祖實錄書成　命臣等撰勅加
恩監修總裁官臣自以官品已極涯分久踰不敢再
叨謹欽遵將英國公張溶幷同官二臣擬勅上進玆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　皇祖四十五年
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我盡知道
先生恩該首加却怎的不擬這勅着另改擬了纔行
欽此臣恭聞　寵命愧懼交幷追惟在　皇祖世宗
皇帝實錄自　先帝嗣統之初已即降纂修之命一
向因循廢閣竟未脫稾迨臣當事始定爲章程嚴其

朞限然後責成有據端緒可尋其中編摩草創雖皆
出於諸臣之手然實無一字不經臣删潤無一事不
經臣討論既更定其文義復讐校其差訛窮日逮夜
冒暑凌寒蓋五年於茲而今始克就鞭駑策蹇寧靡
寸勞况書成加恩 累朝彝典 皇上按故事錄微
勞臣即循例仰承亦豈得爲溢濫但臣有匹夫微志
硜硜欲以自遂者向已屢控 宸嚴茲敢再陳素悃
臣以羈單寒士致位台鼎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
親握臣手屬以大事及遭遇 聖明 眷倚彌篤寵
以賓師之禮委以心膂之託 渥恩殊錫豈獨 本

朝所無考之前史亦所希覯每自思惟古之節士感
遇知已然諾相許至於抉面碎首而不辭旣已存亡
死生以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况君臣分義有不
可逃于天地之間者乎用是盟心自矢雖才薄力僝
無能樹植鴻鉅以答 殊眷惟於 國家之事不論
大小不擇閑劇凡力所能爲分所當爲者咸願畢智
竭力以圖之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惟務程
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覬 恩謀利之心斯於臣子
分義庶乎少盡云爾故自 皇上臨御以來所加於
臣文武錄廕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領昨以九年
任滿 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給臣以五等之祿
臣亦懇疏陳辭必得 請而後已豈敢異衆爲高以
沽流俗之譽哉蓋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
心故也近年以來君臣之義不明敬事之道不講未
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輙懷觖望若執左契而
責報于 上者臣竊非之每欲以身爲率而未能也
今乃以楮筆供奉之役即叨橫 恩渥澤之施則平
日所以勸勉諸臣者皆屬矯僞人誰信之此臣所以
展轉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聞人臣事君無
隱情無二辭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腸辭理俱竭藉

惟 皇上復申前命臣亦不過再執此辭而章奏屢
騰言語煩瀆非 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義也萬
望 聖慈俯鑒愚衷 特賜停寢俾臣微志獲伸雖
蔬食沒齒有餘榮矣所有改 勅一節萬不敢擬謹
將原稿封 進伏乞 聖裁施行
萬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 社稷大功
不止纂修一事乃屢辭恩命遜美弗居覽奏具忠大
義深激朕衷特允所辭以成卿勞謙之美風激臣工
仍宣付史館昭垂萬世該部知道欽此

論決重囚疏

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　聖旨奉　聖母諭
今歲大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　旨暫免
行刑欽此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
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
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
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
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
玄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
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垂憲之典也
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

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
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
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
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　上天所以立君治
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
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
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刼財殺人者有鬬毆逞兇
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
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
上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廸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
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非則天與我
民之常道將至於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
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　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
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
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
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
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

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
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愁恨冤苦之氣鬱而
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
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
柰何不恐於有罪之兇惡而反恐於無辜之良善乎
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
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
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瘐
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
伸法乎法令不行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

既貫關防又紊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覩 皇
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
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
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
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
固監候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
此關係 朝廷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
惟 聖明裁擇

萬曆五年九月十四日文書官口傳

聖旨先生說的是今年照舊例行刑

新刻太嶽張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聞憂謝

降諭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書知臣父張 以九
月十三日病故臣一聞訃音五內崩裂茲者伏蒙
皇上親灑宸翰 頒賜 御劄朕今覽二輔所奏得
知先生之父棄世十餘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
心當不知何如里然 天降先生非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冲幼 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
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權妥今宜以朕爲念勉

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欽此該司禮監
太監李佑恭捧到臣私第臣不忠不孝禍延臣父乃
蒙 聖慈曲軫哀憐犬馬餘生 慰諭優渥臣哀毀
昏迷不能措詞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勝激切哀
感之至

謝

遣官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今日欽奉 聖旨賜臣
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
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

𡚁該司禮監隨堂太監魏朝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犬馬微生樗蒲賤質事　主不能效匡扶之力事親不得盡菽水之歡以致抱恨終天雖生猶死仰荷　聖慈曲垂憫念昨既奉　慰諭之懃惓茲又拜　錫賚之隆渥顧此　殊恩今昔罕覯臣一家父子歿者啣環結草存者碎首捐軀猶不足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也臣哀苦愚衷昏迷罔措仰天泣血辭不能宣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萬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謝　兩宮太后賜賻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今日欽奉　仁聖皇太后懿旨賜臣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樣碎香二十斤蠟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該　慈慶宮管事太監張仲舉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罪惡深重禍延臣父以致抱恨終天痛苦幾絕仰荷　慈恩垂憐犬馬殘生　諭慰諄切又　特頒厚賻赫奕充庭顧此　殊恩古今罕遇臣一家父子歿者啣環結草存者捐軀殞首猶不足以仰報　慈恩於萬一也臣哀苦愚衷辭不能布誠不勝激切仰戴之至

慈聖皇太后賻禮謝疏同前

謝

卹典疏

臣於本月二十八日該禮部題為卹典事欽奉　聖旨是朕元輔功在　社稷伊父卹恩委宜從厚着照例與祭葬仍加祭五壇各差官前去祭葬以示優眷欽此伏念臣負罪積愆禍延臣父仰荷　聖慈特頒恩卹廑　溫綸之俯賁視彝典而加優犬馬何有微勞烏鳥獲伸私悃古今罕遇存歿均霑臣雖糜骨捐軀莫能仰酬　洪造於萬一也臣哀苦病憊未能躬

詣　闕庭俯伏叩謝不勝激切仰感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二日

乞　恩守制疏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聞父訃音即移咨吏部題請放臣回籍守制隨該吏部題奉　聖旨朕元輔受　皇考付託輔朕幼冲安定　社稷朕深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父制當守君父尤重准過七七不隨朝你部裏即往諭着不必具辭欽此臣在憂苦之中一聞命下驚惶無措臣聞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介草茅忝司政

本十有餘年受　先皇顧託之重荷　聖主倚毗之
專無論平日所承　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卽頃者聞
憂之日　兩宮聖母爲臣惻惻　聖心感動爲臣悽
惋　慰吊之使絡繹道途　賻賵之賚充溢筐篚又
蒙　皇上親灑宸翰　特降寶書中間慰撫之懃懇
勉喻之諄切尚有溢於　聖言之外者臣伏而讀之
一字一淚雖旁觀逖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
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尙則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
傳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亮其
隆禮渥眷辭命誥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

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如　皇上之於臣若是之懇
篤者此所謂非常之恩也臣於此時舉其草芥賤軀
摩頂放踵粉爲微塵猶不足以仰荅於萬一又何暇
顧旁人之非議徇匹夫之小節而拘拘於常理之內
乎且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
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爲不幸而相值難以並盡則宜
權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處君臣父子兩倫相值而
不容並盡之時正宜稱量而審處之者也況奉　聖
諭謂父制當守君父尤重臣又豈敢不思以仰體而
酌其輕重乎顧臣思之臣今犬馬之齒纔五十有三

古人五十始服官政而　本朝服制止於二十七箇
月計臣制滿之日亦五十六歲耳此時自量精神筋
力尙在強健　皇上如不以臣爲不肖外則操戈[illegible]
銳宜力於疆場內則荷橐持籌預議於帷幄遠邇所
劇惟　皇上之所使雖赴湯火亦不敢避是臣以二
十七月報臣父以終身事　皇上昔人所謂報國之
日長報劉之日短者也如此則君臣父子之倫雖不
得以並盡而亦不至於相妨夫古人有斬衰赴官墨
縗從政者有金革之事則可方今賴　皇上威德四
郊無壘九塞清塵故臣欲以其間少盡私情此臣之

所以顧　天泣血哀鳴而不能自已者也伏望　聖
慈垂念烏鳥微情　曲賜允許不惟臣之愚哀獲安
臣父有知亦銜感於九泉矣
萬曆五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卿爲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內乂安
蠻貊率服朕沖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遂
待三年且卿身繫　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
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勿
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

再乞守制疏

頃者以臣父病故奏乞回籍守制伏奉　聖旨卿爲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朕昔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迄今海内乂安蠻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　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比其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勿得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在痛楚困憊之中捧誦　綸音至先帝顧託一節觸地號天肝腸寸裂夫人之相與然諾相許猶能捐軀赴義歿且弗背臣於　國家養士

草芥之臣耳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託臣以大事叮嚀付囑言猶在耳中道而背之雖施於交友然且不可乃敢以此事吾　君父而自蹈於誅夷之罪乎蓋臣今所乞於　皇上者非長往遠引背而去之之謂也痛念臣父別來十有九年雖陟岵之懷時時在念而以　國家事重未敢言私竊常自擬俟　皇上大婚禮成齎乞一假歸省不圖一旦奄至於此使臣抱恨終天今日雖得歸家亦知扳號無及但念臣父生身恩重今縱不得再覩其音容然及其未殯憑棺一慟身負簣土加於丘壟之上猶得少追其違曠之久以慰冥漠之魂比及禫除臣當不俟　宣召馳赴闕庭以聽任使是臣未盡愚忠尚有俟於他日也若此願不獲將負痛終身雖勉強在此而情神沮喪心志昏迷發慮出謀必至乖舛或因而鬱鬱致病喪此殘軀則忠孝　君親兩俱有損此臣所以展轉悽惶而不能已於哀鳴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之於臣欲其生則生欲其死則死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臣豈敢以區區螻蟻微情仰干大義之重所以縷控而不止者亦恃　皇上平日諒臣之深眷臣之篤憑　寵怙　恩而覬幸於一獲耳臣連日

痌切窮苦心蘊結而難紓語荒迷而無次惟　聖慈哀憐臣下情不勝瀝血抆淚懇切祈望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五日奉

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冲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

謝　賜甜食疏

伏蒙　聖母　皇上特遣近侍官孫良尚銘到[illegible]

須賜甜食二盒茶食二盒又傳奉　慈諭
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祗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萬曆五年十月初四日

三乞守制疏

比者臣再疏陳乞伏奉　聖旨覽奏詞益哀懇朕惻然不寧但卿言終是常理今朕冲年國家事重豈常時可同連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遠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卻望卿從朕毋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欽此又聞同官二臣言昨送本官將臣奏本到閣傳奉　聖意

云雖上百本亦不能從嗟乎古語云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亦不能動天臣始不信今乃見之臣前後所奏哀苦迫切之情非不仰觸　聖心也悲鳴號泣之聲非不上徹　天聽也然竟不能徼一二之幸於萬分之中者仰窺　皇上之心不過以數年以來舉天下之重盡屬於臣見臣鞠躬盡瘁頗稱　意指將謂　國家之事有非臣不能辦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　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豈真有卓犖超世之才奔軼絕塵之力惟　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盡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輔臣以至於百執事孰非臣所引薦者觀其器能咸極一時之選若　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諸臣諸臣以臣心之忠而事　皇上將臣平日所稱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此兩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則固可以端委　廟堂而天下咸理是臣雖去猶未去也何必專任一人而使天下賢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歲素嬰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囑臣早歸田野之人不知　朝廷禮法將謂臣父既沒理必奔喪屈指終朝倚閭而望今若知臣求歸未得相見無期鬱鬱懷思因而致病則臣之心益有不能

自安者矣　皇上方以孝養　兩宮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夫人之最難遣者憂思之情也臣本孱弱之軀數日之間上戀　君恩下念父母欲留既不可欲去則未能抱此沉思寢食俱廢若使憂能傷人則臣之身亦有不能自保者矣　皇上誠欲用臣何不生全之以責他日之效乎臣聞獸死不擇音今臣情勢窘急無可奈何蹐地號天誠不自知其詞之過激而有干於嚴譴也惟　聖慈哀其愚而矜許之臣無任拭淚扣血懇切仰干之至　奉
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恐相違拒

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着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　降諭慰留疏

臣三疏陳情未蒙　俞允今日該司禮監太監何進恭捧　御筆　諭元輔朕以冲幼賴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况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

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巳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　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念臣以一縷微情屢瀆　天聽方跧伏苫凷以待譴誅乃荷　聖慈曲垂矜宥既逭其抗違之罪又申之　慰勉之辭念臣情切送終　特遣樞臣而造葬知臣心懸歸省遂將老母以偕來　眷念周詳䘏存懇至實曠古所未聞之盛事皆人臣不當得之　殊恩臣伏地頂　天叩心雪涕　乾坤並育何獨憐於蟲豸之微　雨露隆施乃偏潤於根荄之朽念茲　罔極欲報奚繇苟可藉手於一酬寧惜闔門之千指臣無任仰戴　天恩激切哀感之至

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疏

頃者臣三疏陳情伏奉　聖旨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至情忍相違拒但今日卿實不可離朕左右着司禮監差隨堂官一員同卿子編修嗣修馳驛前去營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來京侍養用全孝思卿宜仰體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辭該衙門知道

欽此又奉　聖諭朕以冲幼賴先生爲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　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况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萬幾尚未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先生何忍巳有旨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遵前旨入閣辦事豈獨爲朕實所以爲　社稷爲蒼生也萬望先生仰體　聖母與朕惓惓懇留至意毋勞又有所陳欽此臣迫於一念微情蠢愚不能自解憑恃　寵眷屢瀆　宸嚴

不加譴訶已爲厚幸乃又仰屋　聖心曲加體䘏施
之以禮之所不當得以伸其追慕之情資之以力之
所不能爲以遂其懷歸之願凡可以安臣之志而慰
臣之私者皆親勞　聖慮屈己下逮爲臣圖之無論
臣心悲感嘶結凡朝士大夫見者聞者無不恫切歎
頌皆以大義責臣謂　殊恩不可以横干　君命不
可以屢抗既以身任　國家之重不宜復顧其私臣
連日忼愧自思且感且懼欲再行陳乞恐重獲罪戾
且　大婚期近　先帝之所付託與　國家之大典
禮莫此爲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

力雖居田里於心寧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
請謹當恪遵　前旨俟七七滿日不隨朝赴閣辦事
日侍　講讀但乞　聖慈俯諒愚衷容令在官守制
所有應支俸薪　准令盡數辭免一應　祭祀吉禮
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衣角帶出
歸私第仍以縗服居喪凡章奏應具銜者仍容加守
制二字使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臣職
子道庶幾少全再惟人子事親送終爲大臣父雖蒙
特恩遣官治葬然窀穸之事必躬必親乃可無悔今
卜地營塋須明年三四月間乃可竣工計此時　大
禮已成　國務稍暇至期仰懇　聖恩仍容臣乞假
一行送父歸窆便迎臣母一同來京臣得了此一
則自此之後皆報　國之日矣臣不識進止敢預乞
俞旨以爲他日請行之地伏惟　聖慈矜許臣不勝
感激祈望之至　奉
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
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

謝　賜點心甜食疏

今日伏蒙　聖母仁聖皇太后特遣司房太監劉彥
保到臣私第　頒賜甜食一盒七品點心一盒又傳

奉　慈諭天氣寒冷着臣節哀自愛臣謹叩首祗領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又

今日伏蒙　聖母慈聖皇太后　皇上特差答應近
侍李忠到臣私第　頒賜上用甜食二盒素點心四
盒卷餐麪筋二盒又傳奉　慈諭天氣寒冷少要煩
惱臣謹叩頭祗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乞恢　聖度宥愚蒙以全國體疏

比因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等疏言臣當[illegible]禮回籍守
制至有詆臣爲忘親貪位者以致上干　宸怒俱獲

重譴又蒙　特降　聖諭宣示百官朕受　天明命
為天下君進退予奪朕實主之豈臣下所敢自擅元
輔張居正受　皇考顧命輔朕幼冲攄忠殫猷弼成
化理以其身任　社稷之重豈容一日去朕左右茲
朕體其至情厚加恩卹凡人子所以榮親送終之典
備極隆異元輔孝思已無不盡亦不在此一行且綱
常人紀君臣為大元輔既受　皇考付託義不得復
顧其私為朕倚任義不得恝然自遂朕為　社稷至
計懇切勉留羣臣都當助朕留賢繼是同心為國叵
奈羣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乃

借綱常之說肆為擠排之計欲使朕孤立於上得以
任意自恣殊為悖逆不道傾危　社稷大傷朕心茲
已薄示處分用懲奸罔凡爾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
義恪共職業共成和衷之治如或黨奸懷邪欺君無
上必罪不宥欽哉故諭欽此該禮部刊布到臣臣傷
痛之餘驚魂未定忽聞　朝廷有此處分心悚神悸
寢食靡寧臣聞非常之元必致惑於衆庶經生之見
每堅守其故常夫惟　聖人在天子之位乃能執義
理之中正建皇極以導民固非經生學士之所能窺
也臣雖不肖夙膺之教習聞之矣束髮修行至於白

首雖一言一動之微猶兢兢如執玉捧盈罔敢失墜
況事關綱常人紀士君子立身大節而可苟焉以自
越於名教乎自從初計以至於今其叩心泣血呼號
於　旻天之下者不啻三四矣乃臣也請之彌哀而
皇上留之愈固留之而不得至於親勞　萬乘之重
為臣圖慮私情　特遣心膂之臣為臣經理家事則
朝廷之恩至於不可復加而臣之苦心殆顛連而無
告矣夫臣所遇之時何時也所居之任何任也所事
之　君何君也所受之　恩何恩也　皇上舉人子
之力不能致者而悉以畀臣臣乃不以人臣之所當

為者而效之於　上是尚得為人類矣乎臣於此時
誠道盡途窮莫知所出故不得已而為辭俸守制之
請又不得已而為預訂歸葬之請意欲暫遵　諭旨
以慰　皇上之心而預陳悃誠徐為乞歸之計誠萬
萬不得已而為之者也既荷　聖慈矜允又許以歸
葬一節候　旨而行臣竊以為　君親二念庶可曲
全而無害矣乃今議者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留臣
之意又不白臣所以委曲順　命之忠徒見三年之
喪古人所重奪情之事治世非宜舉其經文之說紛
紛瀆擾遂致上干　天怒雷霆洊驚杖責編遣曾不

負又　特降宣諭讓諸臣以欺藐　君父忌憚[illegible]
撟則既虧　國體又傷　聖心而臣之微衷尤有惕
然不寧者矣夫域中三大君居其一臣欺其上罪不
容誅諸臣皆素知章句者今方責臣以不能盡子道
乃敢先自蹈於不臣之罪乎況　皇上聰明聖智曠
世間出臣往見大小臣工一瞻　天表輒欣慶累日
毎聞　朝廷行一政出一令輒舉手吐舌謂　明見
萬里方傾心仰戴之不暇而敢萌欺藐之念乎如臣
之愚凡所注措惟知求利　國家不能取諧流俗以
此致恨理或有之若謂欺藐　君父則臣固知其必

無也方今　聖明在上百工濟濟臣每切慶幸以為
雍熙太和之美庶幾復見今被二三狂童無端生此
一變使　君父挾見欺之心以臨臣而臣下蒙欺上
之罪以事　主臣　主之間猜懼互起情悃隔閡議
論滋多則安靜和平之福必不克以終享此臣所為
深惜也今言者已詆臣為不孝矣斥臣為貪位矣詈
臣為禽獸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為恥也夫
聖賢之學有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人臣殺其身有
益於君則為之況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苟有以[illegible]
臣之志而行臣之忠雖被惡名不難受也臣之所[illegible]

[illegible]是而益傷　皇上之心大虧　國體之重鑒
孝萌之竅為將來無窮之害耳今諸臣已被譴
斥臣不敢又救解於事後為欺世盜名之事前已奏
稱遵　諭暫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請乞以自
背其初心但連日觸事驚心憂深慮切故敢陳其縷
縷之愚伏願　皇上恢弘天地之量洞開日月之明
察兆心仰戴之誠憫迂儒拘攣之見卓然自信盡釋
羣疑今後凡有言者諒其無知勿與較計寧使愚臣
受辱毋致有傷　聖心仍乞　鑒臣初請俟　大禮
既成放臣歸葬則紛紛之議不俟禁諭而羣喙自息

矣臣不勝震懼隕越懇切祈望之至　奉
聖旨朕為卿偪加恩卹曲全父子之情卿為朕抑情
順命實盡君臣之義於綱常人紀何有一毫虧損這
廝每明係藐朕冲幼朋興詆毀欲動搖我君臣傾危
社稷卿雖曲為解說於法決是難容所奏朕以具悉
卿亦務勉遵諭旨用成大忠大孝以終　顧託之重
勿以浮言介懷欽此

謝　召見疏

昨該鴻臚寺少卿陳學曾等傳奉　聖諭以臣父喪
七七期滿　召臣於初六日吉期入閣辦事今日又

蒙　特差文書官孫斌　宣臣入見於　平臺臣以
比者臣父不幸仰荷　聖恩賜吊賜賻又　遣官治
葬卹典殊常臣於　國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　隆
恩感洞心膂致詞稱謝伏奉　上諭先生孝情已盡
了朕爲　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　父皇付託的
意思成全始終纔是大忠大孝欽此臣仰聆　玉音
悲感哽塞伏奉　皇上前後　諭旨委曲懇切臣愚
敢不仰體又昔承　先帝執手顧託誓當以死圖報
今日豈敢背違但臣賦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爲
國不能曲狗人情以致叢集怨讎久妨賢路今日若

得　早賜放歸不惟得盡父子微情亦可保全晚節
伏蒙　上諭先生精忠爲國的心　天地　祖宗知
道　聖母與朕心知道那孽奸小人乘機排擠的自
有　祖宗的法度處治他先生不必介懷欽此又蒙
諭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閣辦事欽此隨蒙　頒賜
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與酒飯喫仍　命文書官孫
斌送臣到　閣臣當於　禁門叩謝　兩宮聖母恩
賚飭遵　旨赴　閣辦事記念臣哀苦衷懷難勝重
任摧殘形狀有玷清班揆諸情禮之宜惟以縱歸爲
當乃蒙　聖慈不加厭棄曲賜慰留起諸苫塊之中

絲綸之寄釋其苴杖假以冠裳預涓吉日以
傳宣　特御內臺而接晉　恩光下濟藹然家人父
子之親　顧答頻煩寔止魚水君臣之契旣服　訓
辭之諄切復蒙　殊錫之駢蕃至於　聖念之慇惓
難以名言而頌述臣於此際更復何辭惟當益竭衷
丹矢堅精白令雖暫援而止靖共之念不敢少懈於
斯須儻終得請而歸嚮結之忱尚欲勉圖於異日臣
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　內府供給疏

先該臣奏乞辭俸在京守制已蒙　聖明俞允玆該

內府各衙門傳奉　聖旨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
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着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
卓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
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二十扛炭三十包
服滿日止欽此臣仰荷　恩施愈深惶悚竊惟頃者
辭俸守制之舉正欲別於居官食祿之臣得奉　俞
音始安微分今乃叨此　大賚所入更爲加豐月分
內府之儲日給大官之饌是所辭者少而所受者多
既博虛名而又獲實利貪饕已甚廉節奚存不獲不
耕益重風人之刺繼粟繼肉謬叨賓禮之隆雖　聖

慈不靳於鴻施在微臣實盈於驅腹將聚族而共食豈一飯之敢忘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之至

謝免自陳疏

頃以星變示警仰蒙 聖明俯納言官所陳飭舉考察之典令京堂官皆自陳不職以聽汰黜臣雖已辭俸守制然猶奉 旨入閣辦事日侍 講讀實與事故離任者不同昨該同官二臣為臣題請伏奉 聖旨元輔本朕再四勉留又准辭俸守制着不必自陳吏部知道欽此臣聞三公為大臣之首榮免宜先中書乃政本之司感召為切臣才品最下學術尤踈居

台府已踰十年總樞機又且六載上不能燮調元化佐 明主以察璣衡下不能振舉宏綱率羣僚而修品式諸所注措每見乖違積此釁愆殆非朝夕故玄緯示掃除之象在愚臣實罪戾之尤謂宜亟 賜汰除庶以少懲瘝曠豈意 聖慈曲垂弘庇既追黜幽之典復寬自劾之章俾以墨縗仍忝 密務臣謬蒙 恩有愈切凌兢退自省循若為消弭謹當澡心自勵克己知非洗垢刮瘢雖莫逭於既往拾遺補過期有救於將來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省悔圖報之至

請別 遣大臣以重 大禮疏

今日該文書官送本到 閣見有戶科給事中李淶一本內稱 大婚吉禮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等因伏奉 聖諭昨李淶說大婚禮不宜命先生供事這廝却不知出自 聖母面諭朕說先生盡忠盡不的孝重其事總命上公元輔執事行禮先生豈敢以臣下私情違悞朝廷大事先朝奪情起復的未聞不朝參居官食祿今先生都辭了乃這大禮亦不與可乎看來今小人包藏禍心的還有每遇一事卽借言離間朕今已鑒明了本要重處他因時下喜

事將近姑且記着從容處他先生只遵 聖母慈命要緊明日起暫從吉服勿得因此輒事陳辭欽此臣捧誦 恩綸不勝感激不勝欽仰卽宜遵奉無事晉辭但其事之本末外廷之臣或不及知而以臣為有所踰越以干 大禮臣不得不一言以自明先該禮部題 大婚納采問名請 欽命大臣二員充正副使行禮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傳示 聖母慈諭這大禮還着元輔一行以重其事又說忠孝難以兩盡先生一向青衣角帶辦事固是盡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還宜暫易吉服在閣辦事以應吉典

出到私宅任行服制欽此昨日又節奉　聖諭朕奉
聖母慈諭賜元輔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襲該文書官
丘得用口傳又口傳　聖旨着於十九日起俱吉服
辦事欽此此臣被　命充使奉　諭從吉之由也伏
念臣前者具奏遵　旨暫留原以　大禮期近圖効
犬馬微勞以終　顧命之重然亦自知服色不便不
可與執事辱　大典乃蒙　天語諄諄傳示　聖母
慈諭謂　先朝舊典凡　大婚納采問名發册奉迎
皆用班首勲臣及　內閣首臣將命又委曲　諭臣
暫易吉服從事葢　聖母與　皇上以腹心手足待

臣實與羣臣不同故凡　國家大事皆欲臣爲之管
領而臣亦妄信其愚不敢以羣臣自處凡可以攄忠
效勞者皆不避形迹不拘常禮而冐然以承之且士
民之家其父母有大喜慶事爲之子孫者亦不敢以
巳之私忌而違父母之使命况事關　君父而臣又
臣子之最親信者乎然此實非外臣之所能窺衆人
之所可喻也但聞之古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變服
從吉委爲未妥李㳇所奏其意雖不可知而其言未
爲不是伏望　聖慈俯從所論以禮使臣奏上　聖
母容臣仍以初服在　閣辦事凡一應　典禮所當
行者謹當夙夜匪懈悉心措畫以賛襄　嘉禮之成
不敢辭勞惟是　遺命先使一節懇乞　聖慈別
遣大臣一員將事免令臣與聞　大典不致於溷辱
而臣之初心亦得以少安矣　奉
聖旨卿只遵奉慈命勿以小人之言自阻禮部知道
欽此

謝　皇太后慈諭疏

欽奉　聖母慈聖皇太后慈諭　皇帝大婚禮在邇
我當還本宮不得如前時常常守着看管恐　皇帝不
似前向學勤政有累聖德爲此深慮先生親受　先

帝付託有師保之責比別不同今特申諭交與先生
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　先帝付託重義庶
社稷蒼生永有頼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諭外賜坐蟒
蟒衣各一襲綵段八表裡銀二百兩用示惓惓懇切
至意欽此該司禮監隨堂太監張鯨　慈寧宮管事
牌子太監謹柯恭捧到臣私第臣謹叩頭祇領訖臣
捧誦　恩綸悲感交集追念壬申之夏　先帝不豫
召臣等於　御榻前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　遺
囑以　皇上付託比時臣親聞我　聖母在帷中口
諭云江山　社稷要緊先生每務盡忠爲國臣伏地

慟哭至於失聲自惟才微力小不能勝此重任又念
聖齡方幼　睿質未充臣等外臣雖欲竭駑駘効犬
馬然燕見之時有限開導之益蓋寡　九重天遠高
甲迥隔豈能日侍　左右以調護起居輔養　德性
每念及此心切皇皇仰頼我　聖母　天篤慈仁
躬親教育居則同宮寢則對榻使非禮之言不得一
聞於耳邪媟之事不敢一陳於前凡　面命耳提諄
諄教戒不曰親近賢輔則曰聽納忠言不曰懷保小
民則曰節省浮費益我　聖母之於　皇上恩則慈
母也義則嚴師也至於臣之孤忠直道屢被憸邪誣

詆搖撼亦惟我　聖母　深加鑒亮　曲賜保全故
臣得以益堅自信盡展其愚自　皇上臨御以來於
茲七年以　聖躬則純真未鑿天然完固以　聖學
則精勤靡懈日就光明以內則道泰時清民安物阜
以外則百蠻歸欵九塞塵清揆厥所由緊誰之力歟
仰惟我　聖母陰功至德豈獨慰我　穆考憑几之
託其　二祖　列聖在天之靈實默鑒之今海內臣
民歌誦　聖德推原本始者亦惟祝願我　聖母壽
康福祉等同天地以保子孫黎民於億萬年也茲奉
詰諭以　慈駕還宮慮看管之少疎恐　聖德之有

[illegible]交臣以師保之責勉臣以匡弼之忠　寵錫駢蕃
開喻懇切臣捧讀未竟涕泗橫流念臣昔承　先帝
顧託之重既矢以為　國忘家捐軀殉　主矣其在
今日敢不益攄忠藎圖報　國恩但　內禁外廷地
勢自隔臣謨　毋訓聽納懸殊自茲以後尚冀我
聖母念　祖宗基業之重　天位保守之難凡所以
擁護　聖躬開導　聖學者尤望時加　訓廸勿替
夙恩臣知　皇上純孝性成必能仰承　慈意服膺
罔懈也至於進盡忠言弼成　聖政則臣分義所宜
自盡者雖微　慈諭猶當思勉況奉　教督諄諄敢

不罄竭愚衷對揚　休命臣誠不勝感激祈望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具悉忠愛知道了禮部知道
欽此

乞遵守　慈諭疏

伏蒙　頒示　聖母勸勉　慈諭說與　皇帝知道
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
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爾一身為　天地神人之
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涵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
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袵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遠

簡便可以祈　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欽
承之勿違欽此臣等俯而捧讀仰而嘆曰大哉我
聖母之訓乎龜鑑藥石不足以喻其明切也淵哉我
聖母之德乎明德宣仁不足以爲之比倫也竊聞父
母愛子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乃爲真愛子於父
母必服從其教訓不貽父母之憂乃爲至孝況我
皇上一身承　祖宗基業之重爲　天地神人之主
比之士民之家其所關係啻止萬倍故我　聖母諄
諄教戒皆發於　天性至慈根於心而不容自已者
蓋惟其愛之也深故其訓之也切惟其訓之也切益

見其愛之之深也至於慎起居節飲食毋溺枕席毋
用匪人數語者尤爲緊切帝王所以養德養身之要
舉不外此伏望　皇上仰體　慈心服膺　明訓不
徒聽從於面命尤必允蹈於躬行　大婚禮成之後
視朝講學比前更宜勤敏至於　晏息幸御尤望萬
分保愛萬分撙節心存兢業儼如　聖母之在前身
服　教言恒若　慈音之在耳則　聖壽可等於松
喬　聖德可媲於堯舜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實
在於此此乃　皇上之至孝所以仰承　聖母之真
愛者也臣等不勝欽仰祈望之至

奉
御批
聖母慈訓朕當拳拳服膺尚賴卿等朝夕納誨啓
匡弼庶克有成覽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遼東大捷辭免加恩疏

伏蒙　發下遼東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報捷一本欽
奉　聖諭昨見遼東捷報非常即奏　聞　聖母蒙
面諭朕云賴　天地　祖宗默佑此時正爾行嘉
禮之際有此大捷乃國家之慶我心甚喜元輔運籌
廟謨二輔同心協贊纔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張先生
這是明效朕恭對云　聖母慈諭的是茲恭述以示
先生等知一應敘錄宜從優厚稱朕惓惓仰體　聖

母至意欽此臣等捧讀　恩綸不勝欣躍不勝感激
看得遼東一鎮切鄰虜巢數年以來無歲無警邊民
苦於侵掠官軍疲於戰守邇賴　皇上聖明留神邊
備軫念該鎮將士比諸邊獨苦加賑加賞大霈　殊
恩增餉增兵數破常格以故將士感奮咸思樹立以
圖報稱前擒王杲斬馘一千有餘繼戰平虜獲級二
百之上至於今次建功尤為奇特出邊二百餘里斬
獲四百三十彼之精銳咸就殲夷我之損傷止於一
卒使東胡破膽頓消窺伺之謀西虜奪心益謹款關
之約誠該鎮百餘年間未有之奇勳也且當　嘉禮
舉行之期　慈御移居之日而捷音凱奏千里飛傳
文德武功一朝咸萃臣等列職丞弼恭逢盛事欣
慶踴躍萬倍恒情然此實　上帝申庥　祖宗垂佑
我　皇上天威遠震諸將士戮力用命之所致也臣
等以章句腐儒竊祿禁近曾靡尺寸仰贊廟謨乃尚
宸綸諉加獎鑒又恭述　聖母惓惓倚眷至意尤
踰尋常臣等內自省循誠不知將何為報也夫有非
常之功者宜受非常之賞今該鎮捷報實為非常使
兵部題覆本上臣等謹遵　諭擬賞悉從優厚至於
臣等則先已奉　旨不得侵冒邊功臣居正又屢次

奏辭俱荷　聖慈俞允今次若欲　加恩則萬萬不
敢叨承者也臣等不勝欣忭感切之至

辭上巾恩賞疏

慈者伏蒙　聖恩以今日臣等恭覩　皇上整容上
巾禮成　特賜臣居正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裡臣調
陽臣四維每銀八十兩紵絲四表裡及講官申時行
等正字馬繼文等亦各　賚及臣等被　命之餘愧
汗沾背仰惟　天恩寵賚豈敢抗違奔走效勞乃臣
子常分自舉行　大禮以來臣等節被　恩施不一

而足至於今次所　賚尤爲踰常内自省循實爲忝
竊即講讀諸臣亦每向臣等言無勞叨賞於心不安
伏乞　聖慈俯鑒愚誠容臣等將今次　恩賚辭免
仍送該衙門交收庶　横恩不至於屢濫愚心亦得
以少安臣等不勝愧悚懇切之至
奉
聖旨朕上巾始謂成吉奉　聖母慈命賜賚即内監
咸與况輔相豈可後不獨爲一侍視先生等宜欽承
慈眷并示講讀諸臣勿辭欽此

再辭遼東大捷
加恩疏

伏蒙　發下兵部覆遼東禦虜功次本敘及臣等該
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前有諭先生每運籌有
功該加恩敘錄擬旨來行欽此　天恩下逮綸旨傳
溫臣等不勝感激但央機奮勇執銳披堅本諸將士
之力即該鎮督撫官親總戎行者猶不可與之並論
况臣等官列　禁近職在論思仰賴　皇上威德遠
播屢殲醜虜邊境輯寧臣等因緣遭際霑被　寵榮
巳爲萬幸豈敢又貪冒　天功妄希　恩賚况前巳
有　明旨不許敘及閣臣之功臣等又曾屢辭恩命
今若因此復行叨冒是　明旨不信於人而臣等前
次具辭皆出於矯飾耳内自省循事體欠妥所有
恩命終不敢當謹將兵部本遵奉　前諭俱從厚擬
賞其　加恩臣等一節必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
賜停寢庶功賞不至於混濫愚分亦得以少安臣等
抗違　寵命不勝戰慄惶悚之至
奉
聖旨該鎮大捷實卿等運籌之功陞廕非濫既懇辭
朕勉從賜元輔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次輔二各八
十兩四表裏以示褒嘉該衙門知道欽此

乞歸葬疏

臣於去年九月二十五日聞臣父憂屢疏乞請回籍
守制未蒙　俞允仰荷　聖恩特遣司禮監官爲臣
父造塋　降諭慰留至再至三臣不得巳奏乞暫遵
諭旨辭俸在京守制仍候　大婚禮成再請歸葬奉
聖旨卿爲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塋一
節還候旨行吏部知道欽此比時臣仰沐　恩眷殊
常誠不忍一旦背而遠去又知　聖意堅定若瀆擾
不巳必獲重譴且　大婚期近臣叨承　先帝付託
之重若不於此一効微勞即歸伏草莽心豈能安故

暫留以順　上命預請以訂歸期誠萬萬不得已而
爲之者也既荷　聖慈俞允許以候　旨而行則又
自幸烏鳥微情亦必得遂於今日矣茲遇　皇上嘉
禮備成又值　兩宮聖母大慶臣得以淺陋之識討
論故事贊成　盛典犬馬圖報之忱於是少効乃敢
復申前請令頼　聖明在上中外事體帖然底定儻
蒙　天恩垂憫慨然允臣回籍終制固爲萬幸矣若
皇上必欲留臣驅使俾竭其駑駘之力則願乞數
月之假候尊上　聖母徽號禮成之後星馳回籍送
臣父骨歸土卽依限前來供職以畢臣惓惓圖報之

忠臣得了此一念剖心裂肝死無所恨臣干冒　天
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輔朕沖年殫忠宣勞勳猷茂著
茲朕嘉禮初成復奉　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
德保躬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況前已遣司
禮官營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　諭旨勉留匡
弼用安朕與　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
吏部知道欽此

大婚禮成辭免加恩疏

昨奉　聖諭朕大婚禮成元輔張先生受　先帝付
託殫忠竭力左右朕躬啓迪保護功難名述宜加殊
恩以表眷酬二輔同心協贊勞績茂著並宜敘錄擬
勑來行欽此隨該臣具辭止爲二臣擬　勑加恩今
日該文書官孫斌口傳　聖旨張先生元功恩典當
首加如何通不敘及着二輔另擬來看欽此仰惟
皇上嘉禮備成普天同慶因而覃敷　恩賚首及閣
臣此　明主逮下之仁錄勞彰勸之典也臣敢固爲
抗違以虛　貺施但臣於　國家受恩獨重　皇上

待臣既與諸臣不同則臣之報禮亦當與諸臣有異
人之所不能者而臣爲之人之所可受者而臣辭之
庶於分義少盡耳若　大禮之成臣不過討論故典
贊成　盛事而已是皆衆人之所不能爲而　隆恩
殊錫又豈人臣之所當受者乎況臣暫留於此原欲
一効微勞既已辭俸守制則與見任有異若因此冒
叨　恩典則昔者顧忠之悃適爲希覬之圖而外沽
守制之名實冒見任之體初心既已自違事理亦爲
欠當故在諸臣可受而臣决不可受也伏望　聖慈
鑒臣微悃免令二臣另擬惟使臣愚志得伸雖疏食

殞滋榮幸多矣臣不勝惶悚祈望之至
奉
勑諭吏部朕大婚禮成内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
恩元輔張居正受 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廸
勲猷獨茂宜加殊禮以答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
暫從其請俟制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次輔呂調陽
加支尚書俸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加少保進
兼武英殿大學士兼官俱照舊仍各廕一子做中書
舍人以示酬眷如勑奉行欽此

再乞歸葬疏

茲者以臣父歸窆有日疏乞回籍送葬奉 聖旨卿
受遺 先帝輔朕冲年殫忠宣勞勲猷茂著茲朕嘉
禮初成復奉 聖母慈諭惓惓以朕屬卿養德保躬
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禮官營
葬今又何必親行宜遵先後 諭旨勉留匡弼用安
朕與 聖母之心乃爲大忠至孝所請不允吏部知
道欽此臣伏誦 宸綸涕泗横集念臣雖賦質愚昧
然君臣大義頗知向方况昔承 先帝顧託之重茲
又奉 聖母申命之頒耿耿孤忠寧敢自負但臣今
日所祈非欲長往遠引忍於背違者也痛念先臣生
臣兄弟三人愛臣尤篤自違顔色十有九年一旦訃
聞遂成永訣生不得侍養殁不得視含焉每念及
此五内崩裂一從聞訃籲天號泣恨不能朝被 命
而夕就道也後屢奉 溫諭慰留諄切義不敢抗情
不忍離又念大婚期近欲因此一効犬馬微勞故暫
留以俟後 命預請以訂歸期此臣處 君臣父子
之變不得已而委曲以求通者也然抱此隱痛神往
形留加以孤志不明横遭狂訕内憂外侮擧集於一
身數月以來志意衰沮形容顦顇惟含慟飲泣屈指
計日以俟 大禮之成冀以俯遂其初願耳夫盡忠

所以成孝而死者不可復生臣豈不知今日之歸無
益臣父之死且重荷 殊恩特遣重臣爲之造葬送
終之禮已爲極至臣今雖去亦復何加但區區烏鳥
私情唯欲一見父棺送之歸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
念不遂雖强留於此而心懷蘊結形神愈病必不能
專志一慮以圖 國家之事公義私情豈不兩失之
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擇於四月十六日如蒙
聖慈垂憐 早賜俞允給臣數月之假俟尊上 兩
宫聖母徽號禮成即星馳回籍一視窀穸因而省問
臣母以慰衰顔儻荷 聖母與 皇上洪庇臣母幸

而康健無病臣即扶侍同來臣私念既遂志意獲紓自此以後當一心一慮服勤終身死無所憾是今雖暫曠於數月而後乃畢力於終身 皇上亦何惜此數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終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 天乞憐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謂臣畏流俗之非議忘 顧託之重任孤負 國恩欲求解脫則 九廟神靈鑒臣之罪必加誅殛人亦將不食其餘矣臣情出迫切冒瀆 宸嚴自干斧鉞誠不勝戰慄惶悚之至

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為 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葬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

謝 假歸葬疏

茲者臣再疏懇乞給假歸葬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為 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違准暫回籍葬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屢疏陳情萬非得已瀆擾 天聽方切悚惶乃蒙聖慈不加譴訶 特賜俞允又遣官衛導預定來期臣憂苦之悰一朝頓解抆淚雪涕忽若更生不惟臣父有知對感於地下因以昭示天下使知 君父有兩重之恩忠孝有曲全之道凡為人臣者孰不思委質捐軀以盡莫逃之分為人子者孰不思竭誠致慎以伸難解之情 聖朝懿舉又不獨關係臣一身之

進退而已顧臣昔者急切求歸祇欲遂烏鳥思親之念今者違離有日又不勝犬馬戀 主之心擬候兩宮聖母徽號禮成之後伏乞 特賜召見於 便殿一覲 天顏面陳微悃以少伸瞻戀之忱臣仰荷隆恩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待卿行有定日朕于文華殿召卿面辭禮部知道欽此

請簡用閣臣疏

照得閣臣列在 禁近以備 顧問代 王言其職

務最爲繁重必博求賢哲廣集衆思乃足以仰贊一
皇猷弼成 化理今臣居正以題奉 欽依給假回
籍止臣調陽臣四維二人在閣誠恐聞見有限辦理
不前或致誤事伏乞 聖明俯察在 廷諸臣有心
術端正才識優長者 特賜簡拔一二人與臣等同
辦閣務庶共濟有賴庶事可康臣等又查得 先朝
簡用閣臣多出 特旨間有下部會推者又查得萬
曆三年八月內該臣等以閣臣員缺題請 簡用奉
聖旨卿等舉堪任的來看欽此隨該臣等推舉詹
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等

三員欽蒙 御筆點用臣四維合無今次仍請 聖
明特簡或 勅下吏部會推上請 點用臣等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奉
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

奉 旨 薦舉閣臣疏

昨該臣等題爲 閣務繁重懇乞 聖明博簡才賢
以廣忠益事乞增用閣臣協贊機務請斷自 宸衷
特賜簡用或 勅下吏部會官推舉等因奉 御
卿等推堪是任的來看欽此欽遵查得萬曆三年八
月內臣等題請 簡用閣臣亦奉 御批卿等舉堪
任的來看欽此臣等隨舉得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四維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馬自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掌院事申時行三員堪任奉 御批張四維陞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着隨元輔等在內閣辦事吏
部知道欽此其馬自強等二員隨蒙 聖明簡擢馬
自強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申時行歷陞吏部右
侍郎仍日侍講讀是二臣之才品學識固已簡在
聖心矣今臣等公同評品堪任是職似亦無踰於二

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 聖明再加審酌於二
臣之中或 簡用一員或並用二員令其與臣等同
辦閣務深爲便益再照二臣才品雖同年資稍異馬
自強任禮部尚書已及三年近又恭遇 大婚嘉禮
頗効勤勞如用本官似應量加一品宮銜仍以尚書
兼閣學辦事申時行年資稍淺如用本官似應量轉
左侍兼閣學辦事乃爲相應臣等俱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奉
聖旨馬自強以本官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中書行陛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着隨元輔
等在內閣辦事吏部知道
請給勘合疏
茲者臣仰荷　聖慈俯容給假歸葬違遠有期不勝
瞻戀念臣謬膺　重託頂戴　鴻恩雖身違　闕庭
而　國家之事有不能一刻暫忘於心者竊　朝之
後或於四方事情有所聞見或於　朝廷政務有所
獻替即欲不時奏　聞但途路寫遠未能即達伏乞
敕下兵部給與勘合數道以便差人齎奏臣不勝
惓惓願忠之至

奉
聖旨准給與兵部知道
謝　賜敕諭幷　銀記疏
茲者蒙　准給假辭行有日仰荷　天恩　特降手
諭朕大禮甫成倚毗先生方切豈可一日相離但先
生情詞迫切不得已准暫給假襄事以盡先生孝情
長途保重到家少要過慟以朕爲念方是大孝五月
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萬勿遲延致朕懸望又先
生此行雖非久別然國事尚宜留心今賜先生　帝
賚忠良銀記一顆若聞朝政有闕可即實封奏聞外
奉　聖母慈命賜先生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六表裏
朕賜亦同先生欽承之故諭欽此幷　龍箋敕諭一
道　帝賚忠良銀記一匣銀池鎖鑰全該司禮監太
監王臻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祇領訖又該本官
口傳　聖旨着臣於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欽
此念臣頃以微情上干　高聽仰蒙　矜憫　特賜
允俞犬馬之忠既少伸于朝寧烏鳥之願兼追盡于
家園戴此　恩私已難報答茲復　渙頒睿藻　曲
軫微悰愍其在道之勞令加珍護憂其憑棺之慟俾
順禮經溫然家人父子之親溢於口語文字之外三

薰三復一涕一言且　鳳紵龍箋煇煌映日精鏐彩
幣炫爛充庭至於圖章篆記之頒雖　先朝間有若
乃取義命詞之重則往牒希聞昔傅説之輔商宗是
稱　帝賚若魏徵之對唐帝曾辯忠良豈如一介孤
蹤兼備二臣盛美遭逢若此稱塞謂何臣敢不俯抑
哀思仰紓　慈念望歸途之漸邇瞻　魏闕以長懸
天語春溫時佩　揣心之愛星言夙駕日虔趨
命之恭尚勉圖有謀入告之忠庶以見在遠不忘之
義臣感戴　洪恩無任瞻戀激切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忠愛朕心嘉慰卿未行朕已懸望宜早襄葬事星馳赴京吏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賜路費疏

今日伏蒙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以臣蒙　准給假特賜路費銀五百兩紵絲四表裏差　慈慶宮管事太監李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叩頭祗領訖　慈恩下逮行色增輝　寵錫非常鏤肌切感念欲仰酬夫　高厚唯有俯罄其忠丹一心永肩九死奚惜臣不勝激切仰戴感奮思報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賜路費銀三百兩紵絲六表裏謝疏同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召辭紀事

先是有　旨令臣以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是日　上御　文華殿西室　召臣入致辭云臣仰荷

天恩准假歸葬又　特降手諭賜路費銀兩表裏及銀記一顆臣仰戴　恩眷非常捐軀難報　上云先生近前來些臣至　御座前　上諭云　聖母與朕意原不肯放先生回只因先生情詞懇切恐致傷懷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畢卽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託臣叩頭謝因奏言臣之此行萬非得已然臣身雖暫違犬馬之心實無時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　皇上保愛　聖躬今　大婚之後起居食息尤宜謹慎這一件是第一緊要事臣爲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　聖明萬分撙節保愛又數年以來事無大小　皇上悉以委之於臣不復勞心今後　皇上却須自家留心莫說臣數月之別未必便有差誤古語說一日二日萬幾一事不謹或貽四海之憂自今各衙門章奏望　皇上一一省覽親自裁決有關係者　召內閣諸臣與之商確停當而行

上說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奏臣屢荷　聖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　宮門前叩謝伏望　皇上爲臣轉奏　上又說知道了長途保重到家勿過哀臣仰荷　聖慈惻念不勝感戀伏地哭泣不能致謝

上云先生少要悲痛然　天語未畢亦哽咽流涕臣叩頭而退　上謂左右云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隨着人奏知　聖母

聖母亦感痛差管事牌子李珏賜銀八寶六十兩途中賞人又口傳　慈諭先生既舍不得　皇帝到家事畢早早就來不要待人催取欽此

謝　召見面辭疏

今日伏蒙　召臣於　文華殿西室　面辭仰荷
天語慰諭諄諄臣犬馬之情不勝依戀涕泗横集言
不能宣仰見　聖慈垂憫亦爲臣哽咽隨蒙　特遣
文書官太監孫斌　暖殿牌子李忠賜臣食品八盒
又蒙　聖母差　慈寧宮牌子李旺　賜臣銀八寶
豆葉六十兩爲途中犒賞之需又口傳　慈諭臣行
之後　皇上無所倚託到家事畢即宜早來不必候
人催取臣謹俱叩頭祇領訖臣數年供奉一旦違離
悵望　天顏心焉如割歸家啟事即當仰遵　慈諭

星夜前來用畢臣惓惓圖報之忠不敢迍邅以負
重託臣不勝感戴瞻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官郊餞疏

茲臣蒙　准給假先於十一日詣　文華殿　面辭
今日出城就道伏蒙　聖恩　特遣司禮監太監張
宏餞送於郊外又　賜臣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臣
謹望　闕叩頭祇領即時啟行去訖重臣嘶　命寵
賜頒筵　尚食分珍光生祖道仰　聖情之繾綣荷
帝賚之駢蕃往昔所希冒叨愈甚徂途日遠躬跋
涉以星言　魏闕天高望雲霄而雨涕臣無任感戴
瞻戀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歸葬事畢謝　恩疏

臣前乞　恩給假荷蒙　俞允於三月十三日辭行
一路感　恩含痛倍道遄征至四月初四日抵家拜
臣父柩一慟幾絕孀母見臣歸來猶訝夢中相見臣
因備誦　聖母　皇上　慈恩特許歸葬本末母子

相抱痛哭失聲當是時鄉　老親戚故舊環列柩前
靡不嗟唏感歎仰頌　恩遇者乃以四月十六日率
子弟族人扶臣父柩歸窆於　勅賜太暉山之原其
日　欽遣營葬司禮監太監魏朝工部主事徐應聘
諭祭禮部主事曹誥護送臣回尚寶司少卿鄭欽
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先任湖廣巡撫都御史今
陞刑部右侍郎陳瑞撫治鄖襄等處都御史徐學謨
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塟護已安厝成禮訖臣於
臣父菽水之養雖有曠於生前窀穸之禮幸少盡於
歿後宿心獲遂寘骨用安斯實仰荷我　皇上至仁

徧濩　大孝弘敷故臣得以少釋終天之恨曲全烏
鳥之情臣闔門百口仰戴　隆恩無可報荅惟有竭
誠盡力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庶以少酬　洪造之萬
一耳臣聞　天雖高而聽則卑人有求而願必遂前
者中外臣工見　聖母慈諭倚託之重　皇上溫旨
勉留之懇以爲臣之所請必不得遂矣豈意　聖慈
曲軫惓惓　允俞俾臣宿願獲伸前言終踐于以見
　皇上愛臣之篤不强其心之所弗安于以見微臣
獲　上之深得行其道之所當盡皆有出於羣情意
料之外者誠　聖朝希曠之恩敎孝作忠之典也臣

不勝銘心鏤骨感激嘶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寬限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　恩准假辭行至四月初四日
抵家十六日葬臣父訖除另具奏謝　恩外先該臣
奏乞給假葬父省母伏奉　聖旨朕勉留卿原爲
社稷大計倚毗深至覽卿此奏情詞益迫朕不忍固
違准暫回籍襄事還寫勅差文武官各一員護送葬
畢就着前差太監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來限五
月中旬到京往廻都着馳驛該省撫按官仍將在籍
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該衙門知道欽此今葬事
已竣卽宜遵奉　前旨同臣母星馳赴　闕圖報
國恩但臣母今年七十有三一向多疾去年痛臣父
歿舊疾轉增今年正月間伏枕數日飲食頓減此司
禮監太監魏朝所親見比因臣歸母子相見乃復易
悲爲歡眠食復舊然氣體終是羸弱不勝勞苦臣因
誦　聖母慈諭　皇上恩旨欲令同臣赴京臣母頂
戴　鴻恩卽當力疾就道柰今天氣漸暑道路阻脩
高年多病之軀豈能跋涉二三千里之遠爲此進退

躊躇誠難自强臣欲欽遵　嚴限獨身前來又恐有
違將母同行之　旨不得已再瀝悃誠仰干　天聽
惟祈　聖慈俯賜寬限容臣暫停至八九月間天氣
凉爽扶侍臣母一同赴京其先差司禮監太監魏朝
原以葬臣之父取臣之母今臣父旣葬臣母未行久
稽使命臣心不安合無　俯容先回復　命免令敦
促俾臣得扶侍老母從容赴　闕是命雖暫違數月
之限而私願旣遂母身獲寧內顧無虞志專報　主
自玆以往捐軀碎首死無所憾矣臣怙恃　恩慈屢
行煩瀆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加請寬限着留先差太監魏朝待秋凉伴送卿母出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月終到京以慰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勅差錦衣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道欽此

奉 諭擬遼東賞功疏

臣於三月十三日蒙 恩准假回籍至四月初四日抵家方經營臣父葬事忽於本月十一日該兵部差官齎奉 聖諭內閣昨見遼東塘報大捷比前次更

多朕心深喜今早奏聞 聖母歡悅殊甚朕以沖年踐祚恒念德不足格 天威不能懾虜夙夜惕勵而邊臣奮勇屢立非常奇功誠如 聖母前諭賴 天地 祖宗默佑乃國家之慶元輔平日加意運籌卿等同心協贊之所致也部疏上時卿等一録封此諭內着兵部馬上差人星夜前去與張先生看將一應敘録比前再加優厚用示朕惓惓獎酬之意欽此又該同官大學士呂調陽等録示閣中題稿并該鎮塘報傳奉 聖意欲臣議擬處分等因臣在哀苦之中忽聞該鎮有此奇捷輒復轉戚爲欣抆淚稱慶又惟

慶賞予奪雖 朝廷大政然以我 皇上之明聖俟該部題覆閣臣票擬之日 皇上秉離照以裁之出乾斷以處之自將應機立解遊刃有餘乃不遠數千里而詢及於臣且 俯念微勞沖然讓美誠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之心也臣又曷勝欽仰曷勝感激竊照遼東一鎮歲苦虜患邇賴 聖明加意鼓舞屢奏膚功乃今以裨將偏師出邊遇剿斬馘至四百七十餘級而我軍並無損失功爲尤奇況當 嘉禮美成之會兩月之間捷報踵至而今次所獲比前更多此誠 昊穹純祐 宗社垂庥我 皇上聖武布昭之

所致也所據該鎮文武諸臣協心用命功委可嘉 聖諭欲加厚賞誠不爲過雖其中有投降一節臣未見該鎮覈勘詳悉第據塘報所稱如總兵李成梁素稱忠勇屢立奇勳前次劈山之役該部議加封爵臣欲留此殊典以待後功故未敢擬今次大捷伊雖未嘗親歷戰陣而號令調度實由主將論功行賞仍宜首敘似應量加流爵以勸功能副總兵陶承譽奮勇當先決機取勝副使翟繡裳守備預嚴督察加慎俱宜重加陞級仍行厚賞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屢任雖俱未久威令亦已大行 加陞俸級或量與蔭敘

本兵調度有功尚書方逢時宜加陞敘侍郎曾省吾部光先宜加俸級或特與服色其餘將士及文武臣工與有勞者或陞或賞該部議覆自有舊例臣不能一一敘擬惟　須賞一節本出　特恩今次似在可已伏乞　聖裁再照近年各邊獲功屢蒙　聖恩敘及閣臣欲加陞廕臣自以職在論思不敢攘將士之功具疏辭免不啻四五俱荷　聖明俞允但同官諸臣所處原自不同乃以臣之故竟未得一霑　恩命臣心恒以為歉今臣既不在任而諸臣協贊廟略發蹤指示功自有歸伏乞　聖慈弘敷大賚將大學

士呂調陽張四維　特加武廕馬自強申時行量加文廕以酬其勞至於臣者　寵榮已極涯分久踰茲荷　宸綸追獎已逾華衮之褒決不敢復有叨冒以取覆餗之尤也臣愚昧無知誤蒙　聖明俯詢敢略陳其槩統冀　聖明裁奪施行

奉　諭還朝疏

先該臣以臣父葬畢即宜遵　旨將母赴　闕緣臣母老暑天不能遠涉疏乞寬限奉　聖旨朕日夜望卿至如何却請寬限着留先差太監魏朝待秋凉伴送卿母北來卿宜作速上道務於五月終到京以慰朕懷方是大忠大孝便寫勅差錦衣衛堂上官一員星夜前去催來勿再遲延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六日蒙　差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齎奉　勅諭一道到臣原籍該地方官迎接至臣私第開讀　皇帝勅諭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卿前奏請給假為父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文明營葬朕念卿孝心懇切不忍固違暫准回籍襄事限五月中旬回京實非得已自卿行後朕惓惓注念朝夕計日待旋茲覽來奏復請寬假欲待秋凉奉母同來殊乖朕望茲特命

錦衣衛指揮僉事翟汝敬馳驛星夜前去守催起程卿母既高年畏熱着先差太監魏朝留待秋凉伴送來京卿可即日兼程就道務于五月末旬回閣辦事用副　先帝委託之重以慰朕夙夜倚毗延佇至意欽哉故諭欽此又特奉　宸翰　諭元輔張先生自先生辭行之後朕心日夜懸念朝廷大政俱暫停以待今葬事既完即宜遵旨早來如何又欲寬限茲特遣錦衣衛堂上官齎勅催取勅到即促裝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熱難行還着太監魏朝將先生父墳未盡事宜再行經理便候秋凉護送先生老母同

永先生宜思　皇考付託之重　聖母與朕眷倚之
切早來輔佐以成太平之治萬勿䖃延有孤懸望先
生其欽承之欽此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訖
天使臨閭　雲緘啓札　聖心懸切　眷命重申臣
旣迫大義之難違又念　殊恩之未報雖有私曲遑
復爲圖謹欽遵　諭旨留臣母託之司禮監太監魏
朝俟秋涼徐行臣已於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縗星
馳就道伏念臣違遠　闕庭已踰兩月今恨不能一
蹴便至仰覲　天顏但臣原籍去京師幾三千里加
以道途霖潦每至迍邅哀毀餘生難勝勞頓今計五

月終旬之限已屬稽違私心惶惶不遑寧處除候到
京之日伏葉待　譴外謹先奏　知以仰慰　聖母
皇上懸念尤冀　聖慈曲垂矜憫　特寬斧鉞少假
便宜俾孱弱之軀獲免困仆裂肝碎首死不敢辭臣
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奉
聖旨覽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悅炎　遠道宜慎加
調攝用副眷懷便從容安行不妨吏部知道
謝　遣官郊迎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　召還　朝早夜疾趨以六
月十五日未刻到京城外仰候　天恩特遣司禮監
太監何進　賜宴於眞空寺該何進口傳　天語慰
勞勤倦又傳奉　聖旨若午時分進城便着張先生
在朝房稍候朕卽召見於平臺若未時分進城着先
生逕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見欽此念臣昔者奔
歸已沐賓筵之　遣假今茲趨　命又隆　重使以
勞迎　湛露重濡　需雲偏渥光生俎豆　寵極章
縫顧以卑野微賤之臣辱此　聖朝殊絕之典捫心
自懼粉骨難酬除今日遵奉　恩諭於朝房齋戒沐
浴次早恭詣　文華殿　朝見外臣不勝仰戴　鴻

恩激切感荷之至
奉
聖旨卿冒暑疾馳忠勤茂著朕心嘉悅特遣使郊勞
用示眷酬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遣使郊勞疏
臣於五月二十一日被　召還　朝早夜疾趨以六
月十五日到京仰候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特
遣慈寧宮管事太監李琦於城外眞空寺口傳　慈
諭慰勞勤倦又　特賜銀八寶二十兩金錢川扇十
柄隨又遣管事太監李用頒賜　上用乾點心二盒

熟餚四盒果餅二盒鮮果二盒清酒一罈臣謹俱叩
頭祇領訖伏念臣受　國厚恩矢當捐軀以報聞
君召命豈敢俟駕而行起居不遑分義宜爾乃荷
慈恩曲軫　寵命重申諄諄　慰勞之辭奕奕珍奇
之貺顧以凡庸沐此優眷鏤肌切感隕首奚辭臣不
勝感奮激切之至　仁聖懿安皇太后同
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召見疏
臣於本月十五日邇　召到京十六日仰承　恩諭

賜見於　文華殿西室該臣以前者蒙　恩准假葬
父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　聖恩特留司禮監
太監魏朝候秋涼伴行臣一門存歿仰戴　天恩不
勝感切叩頭稱　謝伏承　天語先生此行忠孝兩
全了臣因奏臣一念爲私情若非　聖慈曲體何
由得遂感　恩圖報之忱言不能宣惟有刻之肺腑
而已蒙　諭云暑天長路先生遠來辛苦臣叩頭
謝因請違限之罪蒙　諭云朕見先生來甚喜　兩
宮聖母亦喜臣奏臣違遠　闕庭倏忽三月然犬馬
之心未嘗一日不在　皇上左右不圖今日重覩
天顏又聞　聖母慈躬萬福臣不勝慶忭蒙　諭云
先生忠愛朕知道了又　問云先生沿途見稼穡何
如臣因備述往來經過畿輔河南地方今春二麥全
收秋禾茂盛實豐登之慶又　問黎民安否臣奏各
處撫按有司官來見臣必仰誦　皇上奉　天保民
至意諄諄告戒令其加意愛養百姓凡事務實勿事
虛文臣見各官兢兢奉法委與先年不同以是黎民
感德皆安生樂業實有太平之象又　問今邊事何
如臣因奏昨在途中見山西及陝西三邊督撫總兵
官俱有密報說虜酋俺荅西行爲挨落達子所敗損

傷甚多俺荅僅以身免此事雖未否虛實然以臣策
之虜酋貪有取敗之道夫戎狄相攻中國之利此皆
皇上威德遠播故邊境又安四夷賓服因叩頭稱
賀蒙　諭云此先生輔佐之功臣又奏虜酋若果喪
敗胡運從此當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敗而輕之
蓋聖王之御戎狄惟論順逆不論彊弱若其順也彼
勢雖弱亦必撫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勢雖彊亦必震
之以武今後仍望　皇上擴并包之量廣覆育之仁
戒諭邊臣益加恩盡彼既敗於西將依中國以爲固
又恐乘其敝而圖之若我撫之不改初意則彼之感

德益深永爲藩籬不敢背叛此數十年之利也仰見
天顏喜甚再三首肯云先生說的是又蒙 諭先生
沿途辛苦今日見後且在家休息十日了進閣臣草
芥微軀仰荷 聖慈垂念叩頭稱 謝隨又蒙 恩
賜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新鈔三千貫羊二隻酒二
瓶茶飯一卓燒割一分臣謹叩頭稱 謝又蒙 遣
司禮監太監張宏引至 慈慶 慈寧朝謁 兩宮
聖母謝 恩而出竊念臣往攄愚悃仰冒 恩私得
暫解於繁機幸克襄乎大事遂荷 聖情之懸注特
屢 勑使之敦催爰望闕以遵途遂脂牽而戒兩頭

星馳夙駕雖啓處之不遑柰水遠山長恨奮飛之莫
逮致稽程限已踰旬朝自知不免於 嚴訶敢望獲
從乎寬政乃蒙我 皇上洪慈宥假優眷駢蕃盤珎
特出於尚方迎勞更煩乎中貴 禁扉宵啓促文席
以清言 天語春溫 宸嚴而俯慰憂民艱而軫
邊事曲 賜咨詢修內治而計外攘謬承 鑒奬禮
隆晝日傛三接以爲榮 澤溥雲天擬百朋而非重
戴 恩罔極圖報奚繇惟誓捐狗馬之餘生庶少答
乾坤之大造臣誠不勝踴躍欣慶激切感戴之至
奉
聖旨朕昨見卿喜甚又聞虜[illegible]民安邊境寧謐益用
欣慰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乞鑒别忠邪以定
國是疏

臣于本月十五日趨
召到京脫閱邸報見戶部浙江司員外郎王用汲一
本爲乞察總憲大臣欺罔以重正氣以彰　國是事
奉　旨切責革職爲民臣不知所言何事其時方急
于赴　命企覲
天顏一切時事俱未暇詮問次日
朝見畢會同官三臣始知用汲以都察院左都御史

陳炌叅論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託病乞休謂其有
所阿附等情妄行誣詆然尚未見其全疏也日來少
暇取其全抄讀之始知用汲之言陽爲論炌實陰以
攻臣也憸邪小人已蒙
聖斷處治臣似可置之無論但其所言有　朝廷政
體所關天下治亂所係者臣若隱忍不言將使忠邪
混淆是非倒植卒致　國是不定政本動揺非細故
也劉向有言讒邪之臣將同心以害正臣正臣進者
治之表也邪臣進者亂之機也方今天下當五陽之
會處極辨之朝一陰潛萌其兆已見羣邪害正積慮
日深臣有　社稷之寄心切憂之故不容已于言也
臣請先析其疏中所借口者二事而後發其機穽所
在惟　聖明鑒察臣看得用汲疏中謂臣前葬父事
畢謝　恩疏無御史趙應元名謂臣有所憾于應元
而炌阿附臣意遂因其稱病而糾之此大誣也臣前
回籍數日卽扶先人柩歸窆比時都御史陳瑞以陞
任赴京道經臣里其餘各官皆奉　差有事及本地
方任劄者適會臣父葬期遂吊祭于丘隴其時應元
差滿正與新任巡按御史郭思極交代于襄陽相去
數百里勢自難及彼何嘗有所失禮于臣而臣憾之

耶夫吊喪送殯人道之常不但臣無所憾于應元卽
應元亦未嘗有持秉風裁不爲私交之意但偶不與
耳彼亦何所畏避而遂以病乞休耶若其稱病之有
無虛詐及憲職之果否修舉在炌爲堂官訪之必真
臣不知也前者屢奉　明旨御史託病偷安及差滿
回道俱着都察院着實糾劾考察然掌院之臣竟未
聞有執法奉行者今獨炌有此舉耳而遂爲人所誣
指脅制則後之居是任者必將以炌爲戒寧背違
明旨而不敢結怨臺臣相與務爲扶同欺蔽以致紀
綱陵替而不可收拾豈　朝廷所以屬任臺臣振揚

乃紀之意耶又謂舊歲以星變考察其所懲非不半
爲不附宰臣之人此又大誣也臣按舊規每遇京官
考察時吏部都察院預行各衙門堂上官開列應黜
官員事蹟送部院會同考察比時兵部尚書方逢時
奉命帶管吏部事一日持各衙門所開及本部司
屬所訪姓名事跡告臣言據所開則應黜者衆柰何
臣即語之曰人才難得況此乃非時考察專起倉卒
恐一時廉訪未真或有虧枉但取其罪狀顯著人所
共知者量行黜降足矣故比時考察人數比之往年
獨少臣何嘗屬意部院私黜一人今逢時見任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今曰某某被黜以某某故則
各衙門堂官所開部官所訪者豈盡皆臣指使之耶
即如禮部主事張程乃今大學士馬自強原任禮部
尚書時所首開者豈自強亦阿附臣意而黜之耶又
如禮部郎中章禮乃臣子業師亦在開中臣亦不敢
以私庇之竟從降調況其餘乎今自強見在
皇上試一問之可知也夫人之善惡各以其類兎死
狐悲情勢自然若被黜者一一求其所以得罪之故
捕風捉影揑造流言以掎齕當事之人則將來司考
察之柄者將緘口斂手而不敢輕動一人祖宗考
察公典幾于廢矣又豈朝廷所以屬任銓衡振刷
吏治之意耶然此二端皆借言也至末後一段謂
皇上當獨攬乾綱不宜委政于衆所阿附之元輔此
則其微意所在乃陷臣之機穽也唐貞觀時有勸太
宗攬權不宜委政房玄齡等者太宗曰此欲離間我
君臣也立命徙之今用汲之意實類于此然此可以
惑庸闇之君不可以欺明哲之主也夫自古惟明王
聖主乃能擇賢而屬任之非庸君闇主之所能也三
五之隆不可殫舉成湯聖君也其于伊尹乃學焉而
後臣之高宗長主也板傅說于胥靡一旦命總百官

而屬之曰汝爲舟楫汝爲霖雨其倚任之重如此然
成湯高宗不以其故貶王而功業之隆照耀史冊垂
憲于古蓋八柱高承而天位始定四時成歲而大造
乃成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賢臣者正
所謂攬權也豈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書剛愎自用
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讒害忠良而後謂之有權耶若
夫庸君闇主則明不足以知賢而信不足以役下雖
奉之以太阿之柄彼亦不能待也以皇上之明聖
用汲乃不以成湯高宗之所以任其臣者而導之爲
秦皇隋帝不亦謬哉夫國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當

論輔臣之賢不賢耳使以臣爲不賢耶則當亟賜罷
黜別求賢者而任之如以臣爲賢也
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視聽翼爲不能獨運不
委之于臣而誰委耶　先帝臨終親執臣手以
皇上見託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誰任
耶覊旅微賤之臣一旦處百僚之上據鼎鉉之任君
不得　明主親信委用又何以能肩鉅負重而得有
所展布耶況今各衙門章奏無一不經　聖覽而後
發票及臣等票擬上　進亦無一不請　聖裁而後
發行間有特出　宸斷出于臣等智慮所不及者今

謂　皇上謾不經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誣
皇上耶臣自受事以來殫赤心以盡忠王室者
神明知之矣賴我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佐下風數
年之間紀綱振舉百司奉職海內之治庶幾小康此
市人田父所共歌頌而欣慶者也今乃曰人人盡私
事事盡私又何顛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
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謀不止于
用汲也緣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
施一槩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
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

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
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慂攛嗾冒險鈞奇以覬幸
于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輙發故向
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
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月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
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
明主左右既無親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後呼朋引類
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
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臣日
夜念之憂心悄悄故敢不避煩瀆一控玆　聖明之

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　顧命大臣義當以
死報　國雖赴蹈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喪之
間　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
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姦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撓三
尺之公險躁之士必不敢引進以壞　國家之事如
有揑造浮言欲以熒惑　上聽紊亂　朝政者必舉
祖宗之法請于　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尤望　皇上大奮乾
斷益普離明大臣之中有執法奉公如陳炌者悉與

主持裁斷俾得以各守其職業而無所畏忌則
國是不移而治安永保矣臣誠不勝懷忠奮義憤發
激切之至奉
聖旨朕踐祚之初方在沖幼賴卿受遺　先帝盡忠
輔佐以至于今紀綱振肅中外乂寧此實　宗
靈所共昭鑒惟是姦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
計假公伺隙肆爲讒譖者累累有之覽奏忠義奮激
朕心深切感動今後如再有訛言譸張撓亂國是的
朕必遵　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
始終輔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已倚毗至懷吏部知道

奉　旨迎母就養謝　遣官郊勞疏

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欽差司禮監太
監魏朝伴護來京就養到京又蒙
聖恩　特命司禮監太監李佑
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寓臣扶侍臣母焚香望
闕叩頭安家訖伏念臣嚴親見背已　風木之悲母
氏幸存亦須桑榆之景每欲就　帝都而侍養庶幾
竊　天祿以延齡抱此綣情悼于懷積詎意區區之
悃上軫　宸衷　蒼蒼之高俯從人願叠荷　恩綸
之存注特屢　勑使以將迎　賜勞郊關送歸里第
望慈容而動喜既以紓瞻雲陟屺之懷奏甘毳以承
歡寧復憶饌鯉飲江之樂候起居于八座欣壓漿之
一家昔李令伯之陳情未登膴仕在潘安仁之奉母
徒賦閒居方之今日所遭詎可同年而語茲蓋恭遇
我　皇上孝隆錫類　愛立因親推孝養　兩宮之
心爲鞠育兆人之惠故烏鳥獲伸其私願螻蟻亦賴
以曲成臣不自知宿世于　國家有何緣分今生一
草芥目此　寵榮仰而戴　天俯焉省已方寸既定
何牽繫之爲憂七尺雖微矢捐糜而罔惜臣誠無任
激切感戴銘心圖報之至奉　聖旨卿母已至京朕

心甚悦覽奏謝知道了　聖母即欲召卿母入見令
既稱高年遠來勞頓且從容就養禮部知道欽此

謝　兩宮聖母疏

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趙氏伏蒙　聖恩差司禮監
太監魏朝伴送來京就養到京仰荷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特遣　慈寧宮管事太監
李用　賜勞于郊外隨送至臣私第臣即扶母焚香
望闕叩頭謝　恩安家訖臣母仰沐　慈恩至隆極
渥即當匍匐入　內仰叩　慈尊以少伸頂戴之誠
奈臣母年高多病加以長途跋涉步履益艱難勉[illegible]

扶行恐不能成禮謹令臣恭 會極門叩頭代
謝臣誠不勝感切悚懼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
后同俱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賜母首飾等物疏

臣母伏蒙 欽取來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恩差司
禮監太監張鯨齎 賜臣母金累絲鑲嵌青紅寶石
珍珠長春花頭面一副銀八寶豆葉一百兩紅紵絲
蟒衣一疋青紵絲蟒衣一疋紅羅蟒衣一疋青羅蟒
衣一疋裡絹四疋甜食二盒又蒙 兩宮 聖母俱
有首飾八寶䙓衣珍食之 賜臣謹于私寓扶侍臣

母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訖瀋與將母方承愛日之
歡 漢闕貺 恩忽拜自 天之貺貴榮光于荆布
粘景色于桑榆寶鬘莊嚴巧出 天宮之樣金精璀
璨寵須玉府之藏珍羞充溢于圓方華綺煒煌于篚
篚驚傳閭巷榮感簪紳實臣子不敢覬之 殊恩亦
載籍所未聞之盛事欲酬 高厚惟當移孝以為忠
苟利 國家敢惜捐軀而碎首臣母子誠不勝頂戴
感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謝

謝 兩宮聖母疏

臣母伏蒙 欽取到京就養今日仰荷 聖母慈聖[illegible]
文皇太后 特賜金累絲鑲嵌青紅寶石珍珠
花頭面一副珍珠寶石環一雙紅羅蟒衣二疋青紵
絲蟒衣一疋紅䌷蟒衣襖兒綠膝襴裙一套青紵絲
蟒衣襖兒綠紵絲暗花裙一套銀八寶豆葉三包每
包二十兩葷素盒八副該 慈寧宮管事太監謹柯
陳相恭捧到臣私第謹叩頭祇領訖 慈光下被
天賚洪敷凡在聰聞舉深忻躍矧身膺 異數獨被
隆施捐糜此軀未足言報臣母子誠不勝頂戴感切
之至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 賜金累絲首飾一

副織金閃色紵絲六表裏葷素盒八副謝疏同俱奉
聖旨覽卿奏謝 聖母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為故大學士高拱乞 恩疏

伏蒙 發下原任大學士已故高拱妻張氏陳乞
卹典一本該文書官田義口傳 聖旨高拱不忠欺
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還來乞恩典不准他欽此臣
等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看得高拱賦性愚戇舉動
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雖不敢蹈欺 主之大惡
然實未有事 君之小心以此誤犯 天威亦有餘
戮但伊昔侍 先 帝于潛邸九年有餘犬馬[illegible]

足以少贖罪戾之萬一　皇上永言孝思凡　先帝
簪履之遺猶不忍棄况係舊臣必垂軫念且當其坐
前既已　寬斧鉞之誅今值殁後豈復念宿昔之冠
其妻冐昧陳乞實亦知　皇仁天覆　聖度海涵故
敢以匹婦不獲之微情仰干鴻造也查得
世宗肅皇帝時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翟鑾俱以得罪
褫職後以　大慶覃恩及其子陳乞俱蒙　賜復原
職給與　郵典今拱之事體實與相同夫保全舊臣
恩禮不替者　國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納記功忘過
者　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愚昧妄爲代請不

獨欲　俯存閣臣之體實冀以仰成　聖德覃布
鴻施又以愧死者勸生者使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知
竭忠盡力以共戴　堯舜之君也仰惟　聖慈裁察
臣等不勝戰慄隕越之至奉
聖旨高拱負　先帝委託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
既說他曾侍　先帝潛邸講讀朕推念舊恩姑准復
原職給與祭葬禮部知道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
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
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　國家典章亦惟[illegible]
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illegible]
然後呈送　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
將各官所纂禮書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
細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
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
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
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

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
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
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
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
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
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
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例而旋行旋止或
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
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郡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
[illegible]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illegible]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
者也又如　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
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
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
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
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
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
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

價槩從停給此恩䘏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
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
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
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
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
者止以本等宮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
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
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
[illegible]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繼

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
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一
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
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
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
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
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
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
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
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

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
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
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
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
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
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子例已不許請名請封
乃至今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
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本藩者悉行裒集分類詳載
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爲憲令以
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
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
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

番夷求貢疏

臣近者接得巡撫甘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侯東萊差人齎到烏思藏僧人番書一紙譯
稱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

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
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　皇上晝夜念經
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爲地方專先與
朝廷進本馬匹物件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
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　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
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
尊氆氌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分付順義王早
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寫等因
并虜酋順義王俺答亦有稟帖爲本僧轉乞通貢具
投到臣臣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　虜酋以

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實
欲西搶瓦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衂
既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可以堅久
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
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答部下番夷悉皆離
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
勸之回巢又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　貢
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
天地　祖宗洪庇　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
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

除求　貢一事已奉　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
所餽臣禮物雖遠人向化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
弼近臣恭預　密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　國
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却而不受
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　高皇帝聞而深喜
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況臣列職　帷幄與詞臣不
同而通　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
略具其事本末仰乞　聖明俯賜裁奪　勅下臣愚
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
之義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勅旨奉

聖旨與輔理勲猷冒播遐邇戎狄咸賓朕得以垂拱
受成深用嘉悅覽奏具見忠慎宜勉納所餽以慰繾
人饗風慕義之誠禮部知道欽此

召見紀事

先是禮部以　聖體大安遵　旨擇于初九日請
皇上視朝已奉　俞允至初八日遣文書官至內閣
諭臣居正朕明日御朝切欲與先生一見柰先生前
有旨不在朝參之列明日求朝之時先于平臺召見
說與先生知之是日黎明臣入見于　平臺致詞云
恭惟　聖躬康豫　福壽無疆臣大馬微衷不勝欣

慶叩頭稱賀　上說朕久未視朝國家事多勞先生
費心臣對言臣久不覩　天顏朝夕仰念今蒙
特賜召見下情無任懽忻但　聖體雖安還宜保重
至于　國家事務臣當盡忠幹理　皇上免勞掛懷
上云先生忠愛朕知道了隨　賜銀五十兩彩幣六
表粟燒割一分酒飯一卓臣叩頭稱謝　上又諭云
先生近前看朕容色臣承　旨孚　御座前跪
上親執臣手仰見　天顏和粹　玉音清亮不勝忻
忭　上又說朕日進膳四次每次俱兩碗但不用葷
臣對云病後加發誠為可喜但元氣初復亦宜節調
過多恐傷脾胃然不但飲食宜節臣前奏彥後[illegible]
風寒與房事尤望　聖明加慎　上云今　聖母
夕視朕起居未嘗暫離三宮俱未宜召先生忠愛朕
悉知　上又說十二日經筵其日講且待五月初旬
行臣謹承　旨叩頭而退始鳴鐘　御門百官致詞
稱賀云

請更定　時享祝文疏

據太常寺手本為祭祀事該本寺卿溫純等開稱
太廟時享原設　九帝后冠服令祝文內稱　五廟
皇祖考妣太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

高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祖妣孝靜毅皇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
祖妣孝潔肅皇后　皇考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
莊皇后職等照得　憲廟而下既備列　六帝后乃
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　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設祭而祝文則多稱　二
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祫東壁下配
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

王于　大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寶應以下七
王爲姪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
王俱爲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
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
帝　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應改稱本爵庶于名義
爲協等因到閣據此臣等恭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自　憲宗而
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上稱
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
世宗新升之主卽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
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
皇高祖憲宗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
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
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未妥臣等竊惟祭莫大于尊
祖禮莫嚴于假　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略
廟祏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歲暮　大祫禮
將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
誠不必更稱　五廟字樣其　大祫祝文壽春等王
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
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　御覽發下該寺并壽
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施行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看詳戶部進呈　揭帖疏

伏蒙　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　御覽揭帖
一本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
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

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
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
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
貪犯贓之人嚴倂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
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羨餘然閭
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　國用
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
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
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
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

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賦人犯財產已經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

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今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偉着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廕授官事例傳示　臣等恭照　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聯姻　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胙土剖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弘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實非　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

八年　世宗皇帝嘗詔廷臣會議外戚封拜事理該府部等衙門議稱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府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貽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　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illegible]官即時舉劾寘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

等因奉　聖旨卿等旣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占未有
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經定二國公雖爲戚里當有
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微
功居半都着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
器旣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
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
此我　世祖超世之見同符　二祖非近代帝王所
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雖曾垂澤安平許傳再世則
以　孝烈皇后有翊逆保駕之功　特旨酬賞非援
例進封者也臣等竊以爲我　皇上富英妙之齡事

事皆祇遹　先猷憲章　烈祖則　太祖定制與
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但旣有正德以後事
例王偉係　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　傳帖
上請　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　皇親子男輩姑且
從容俟後再有　大喜慶事然後　加恩未晚也臣
等謹查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會議二
本進呈　御覽用見　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
聖明垂覽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　聖旨內庫缺錢賞用着臣
等擬　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四
年二月奉　聖旨萬曆通寶制錢着鑄二萬錠與嘉
靖隆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
工部題鑄造事宜節奉　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
金背一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着以一千萬文進內
庫應用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
又奉　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
內庫應用一半收貯大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
二萬錠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
半取之太倉銀庫此奉　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

得　先朝鑄造制錢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
鑄成之後量進少許呈樣非以進供　上用者也萬
曆二年鑄造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
半進用已非通幣便民之本意今若以　賞用缺錢
徑行鑄造進用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　內庫大失
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曆制錢
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
小民甚以爲苦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今若
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于小
民甚爲不便又與原奉

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度事體似爲未便伏望 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之 旨待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爲晚仍乞 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任愚之言敦尚儉德[illegible]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省庶 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輔導 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亮察

萬曆七年四月十九日上次日奉

諭停鑄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四十四

請罷織造內臣對

工部覆禮科左給事中顧九思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疏請罷蘇松及應天織造取回原差內臣遣文書官傳諭云 御用袍服緊急織造且未可罷若如部議取回內臣改屬撫按有司則織造不精誰任其責且見有錢糧不必加派先生每擬票來臣與同官二臣持工部疏入見 上於便殿奏云近日蘇松等處水災重大據撫按官奏報及臣等所聞百姓困苦流離朝不謀夕有舉張刼奪者地方錢糧委難

措處且自前年星變時親奉 明旨停止織造着孫隆回京至今尚未完報是 詔令不信而 德澤不宣也臣等謂宜從該部所請以彰 皇上敬 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願少加 聖心 上曰朕未嘗不愛惜百姓但彼處織造不久當完遣不過來春爾臣對言 皇上德意臣民無不欣仰即孫隆在彼亦能仰體 聖心安靜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今彼中織完十未四五物料錢糧尚有未盡徵完者災地疲民不堪催督願皇上且取回孫隆其應天被災稍輕許坤仍舊可也

上乃許之曰近降去花樣皆御前發出銀兩並不加
派擾民此一件還着織完回京其餘則皆停罷可也
臣等頓首曰幸甚盡是時宮中自　大婚以來應賞
賜者皆籍記以待又當供奉　慈寧歲幣益不足盡
仰東南織造　上心亦難之乃從中發銀五千兩畀
孫隆約用盡更請一不以煩百姓外廷莫得知也故
上指此爲言因以部疏授臣云先生將去票來又
顧臣等云君臣一體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
惠臣對言誠如　聖諭臣等今日亦無非推廣　皇
上德意而已願　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則百萬

生靈仰戴　至仁實　社稷靈長之慶因叩頭出次
日奉　聖旨蘇松地方災傷重大孫隆着查近降花
樣御前發去銀兩應織袍服上緊湊織完日卽便回
京其以前織完的照數解進未完的都着停止物料
等項准作歲造段疋支用撫按官還查數明白具奏
許坤且着照舊

請酌減增造段疋疏

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減織造
段疋一本臣等查得先該承運庫太監孔成等以
賞賜[illegible]段疋缺乏題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
織於內又將　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共該七萬
三千疋奉　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
東南地方災傷重大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
奏臣等看得歲造段疋原有定額　祖宗朝計一歲
所造賞賚諸費尚有贏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時乃
稱缺乏乃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段疋然亦
間一行之非可爲常例者也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
稱缺乏之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　大
婚禮重　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　明旨設法
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

織完而添織之　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
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
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
皆有水災頃蒙　特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
罷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復加派子惠之恩未洽
誅求之令卽施非　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
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
諱者科臣所奏宜俯　聖心臣等看得該庫偶因三
衛夷人賞賜段疋缺少而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
俺荅欵貢歲增　賞賚溢於舊數故題　請添織以

上二項委不可已至於上供　御用等項則近年南
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　御前者已自足
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伏乞　聖明再
諭該庫査比房俺荅一宗　賞賜一歲約該幾何及
三衛夷人廂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地方派
即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復　俯從科臣之
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　勑下戶工二部酌
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　蠲恤之　旨不爲虛文罷
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蒙　皇上心膂
之寄豈不知　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

言以沽違拂之譽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爲深長之慮
伏望　聖慈有其愚昧　裁酌施行

奉
聖旨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這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
其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欽此

服闋謝降
勑召見賜衣帶金器疏

先准吏部咨欽奉　聖諭問臣服制幾時滿着吏部
上本起復該部回稱臣服制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期滿禮當從吉等因備咨到臣遵候開至
本月二十三日仰荷　天恩特降　手勑諭元輔
少師先生在京守制忠孝兩全今當服滿朕心忻慰
特賜玉帶一條大紅坐蟒蟒衣各一襲金執壺一把
金臺盞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見朝畢候朕御平臺
召見以後朝參經筵俱照舊行先生欽承之故諭該
文書官太監孫斌恭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望　闕
叩手捧讀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庸虛特蒙　眷
遇曩遭家嚴之變將匍匐以言奔顧惟　慰勉之堅
屢籲號而莫遂繼荷　聖慈之曲軫敢煩　睿思以
折衷許臣謝常祿以在公容臣襄大事而歸里自違

丘隴趨覲　闕廷入則荷橐持籌遵墨縗之往制出
乃寢苫枕塊守苴絰之常經既獲承　聖主之倚毗
兼克盡匹夫之懇悃斯蓋我　皇上乾坤幬載父母
愛憐酌權宜於禮典之中垂體恤於使令之外鏤鑄
識感豈結難酬惟茲隙駟之易馳倏爾祥琴之在御
先王之制不敢踰雖勉循禫祔之文人子之心不能
忘實倍切居諸之感乃荷　宸衷俯記降　清問於
銓曹復蒙　綸札傳宣接　威顏於　中禁祇佩
褒辭之諄郁重承　朋錫之駢番爸出壺觴驚濡袞
黃金之質衣加犨帶美紅光白壁之珍更令旣毀之

殘軀還被斯皇之寵飾捧而心醉服以魂提昔名臣
若榮溥攷賢之華際盛世在未宜順化之間固常變
禮從時並荷　先朝之知遇未聞　殊恩異數有如
今日之遭逢者也臣敢不益攄丹悃仰荅　隆施倘
筋力之未衰遠道盡忘於驅策如髮膚之可效微生
何愛於捐糜謹欽遵　聖諭於二十五日　廷見後
即趨詣　平臺恭候　召見誠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召見

平臺記事

欽奉　勑諭召見於平臺致詞云臣前奉　欽依在

京守制服滿朝見奉　面諭先生全忠全孝萬古留
名臣奏臣蒙　皇上天恩委曲體悉故得以少盡臣
子之情不勝感戴叩頭稱謝又奏昨蒙　聖恩特降
手勑恩賚殊常尤不勝感戴叩頭謝畢又奏昨奉
勑諭着臣以後照舊朝參臣即當欽遵但年前數日
尚在三年之內餘哀未忘仍望　皇上俯容再寬數
日免令朝參陪祀候元旦慶賀後照舊朝參供職
上說先生元旦出來也罷臣叩頭承　旨　上又說
與先生酒飯喫臣叩頭謝又奏臣在制中屢荷　兩
宮聖母慈恩賜賚稠疊今服滿欲詣各宮門外叩頭

稱謝未敢擅便請　旨　上說是着張宏引進臣叩
頭退隨詣　慈慶宮外叩頭蒙　仁聖皇太后遣[illegible]
使傳　諭云先生忠孝兩全了宜益盡心輔佐賜[illegible]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隨詣　慈寧宮門外叩頭蒙
慈聖皇太后着引伴太監張宏傳　諭云　皇帝冲
年凡事多賴先生輔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滿忠孝
都全了宜益盡心處置國事　特賜膳九品金執壺
一把金臺盞一副金鑲牙筯一雙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葷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　命太監張宏
遞酒三盃管待

辭免

恩命疏

准吏部咨爲欽奉　聖諭事查得節奉　勑諭朕大
婚禮成內閣輔臣忠勞茂著宜加特恩元輔張居正
受　先帝付託盡忠輔導保護啓迪勲猷獨茂宜加
殊禮以荅元功但元輔以守制懇辭暫從其請俟制
滿之日該部奏請加恩如勑奉行今本官服制已滿
謹遵　勑諭題請加恩等因奉　聖旨朕元輔　社
稷重臣受　先帝顧託翊戴朕躬以及大婚禮成治
理勲績隆茂着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原廕武職

伊男陞一級世襲着南鎮撫司僉書管事用副朕酬
與元功至意欽遵備咨到臣臣聞 命驚惶拊躬◆
促仰惟 皇上鴻仁下逮駿惠旁敷往因嘉禮之成
肆舉叙勞之典以臣叨居首領加惠獨先念臣方在
宅憂懸賞以待茲允部臣之請涣須追錄之恩 三
錫殊榮一朝並至既已奉有 成命詎宜仰瀆 宸
嚴但臣自揣疎庸謬承 眷遇一從受事以至于今
每自省循諸所蒙被豈獨近代臣人之所稀覯抑亦
在昔載記之所罕聞即如頃者服制未除預垂 清
問迄于祥禫甫届遄降 溫綸 褒辭壓十札之褒

珍既踰百朋之重黃金白璧炫耀門庭錦綺華章充
溢筐篚臣伏思惟盈盎之器不啻盈矣羸鼠之腹亦
既飽矣及今克自抑畏庶幾獲免傾危而浹旬之間
疊施荐及越歲之後 異命重申注之已盈而不虞
其將覆啜之過飽而不慮其難容在輿論爲未平尤
天道之所忌此臣所以夙夜匪寧凌兢罔措者也伏
望 聖慈鑒臣素悃俾仍舊貫 特寢新恩庶愚分
獲安幸逭顛隮之咎微軀未隕得紓啣結之忠臣誠
不勝戰兢跼蹐懇切俟 命之至
奉
聖旨卿保翊朕躬夙夜匪懈輔宣化理茂著成功眷
德酬勲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至情今次所須恩數
欲卿安受覩 先朝施及元臣故事已自不同朕心
方以爲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勉遵成命以慰朕懷
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昨臣以蒙 恩殊常具奏辭免該文書官姚秀送本
到閣口傳 天語着同官二臣擬票 溫旨勉臣遵
奉不必再辭隨奉 聖旨卿保翊朕躬夙夜匪懈輔

宣化理茂著成功眷德酬勲宜從優典朕體卿謙讓
至情今次所須恩數欲卿安受覩 先朝施及元臣
故事已自不同朕心方以爲歉卿豈可復行遜避宜
勉遵成命以慰朕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仰惟
聖眷優崇 褒綸藹郁敢不祇若用彰二寵榮但臣
自以蒙被過隆難於報荅涯分久溢恐致顛危故屢
次瀆陳非敢矯飾誠省躬撫分有萬萬不能自安者
也今奉 聖諭諄切又該同官二臣咸導臣以將順
誠臣以抗違言臣 竊伏思惟俯自斟酌因憶前年恭
侍 皇上日講曾奉 面諭先生功大朕無可爲酬

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臣每念及此輒爲涕零之
施及於已身者其恩猶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恩爲深
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
今蒙 聖恩憐念臣男擢之衛司延以世賞藐焉弱
息荷此 殊榮斯蓋 前諭所謂看顧臣子孫惓惓
之意也臣不勝感激不勝頂戴謹拜手祇領仍囑臣
後嗣世效犬馬仰報 生成惟是三公崇階以待耆
碩在 本朝文職咸不敢居萬鍾厚祿以賜勳親臣
昔已蒙 恩豈宜重冒惟此二項 殊典攝已終不
敢當伏望 聖慈俯鑒臣愚准臣量受臣男陞廕其

太傅祿米之加 俯容辭免庶 横恩不致於濫及
微分亦得以少安履厚戴 高不敢忘報臣 冐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卿功在 社稷不惟朕所眷知亦中外臣民所
共聞見進秩加恩於禮匪過乃又固辭不已朕心益
用弗寧今諒卿悃誠特准辭免太傅以成卿勞謙廉
讓之美其餘宜勉遵成命愼毋再辭吏部知道

辭考滿加恩疏

准吏部咨題請稽考績以優輔臣事內稱臣於萬曆
五年九月內聞臣父憂奏乞回籍守制荷蒙 皇上
諭留准假歸葬旋 詔還內閣至萬曆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服滿起復通計前後歷任年分除給假回
籍不計外其餘月日皆實在 內閣輔政扣至萬曆
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止一品九年滿後又歷三年例
應考滿給由等因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爲朕
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匪懈實與見任供職者不殊你
部裏便查考滿恩例從厚開擬來看備咨到臣臣伏
誦 綸音不勝惶悚竊惟該部所奏乃課功常典臣
之所處則值事之變而酌禮之中非可以常典槩論

者也今且無論臣功之有無與課之殿最但以事理
言之追憶前年先臣不祿臣聞訃之初五內崩裂瀝
血陳情惟乞一去而已乃奉 聖諭懇留至於三四
比時臣雖在昏迷中猶念 先帝之顧託未終 聖
母 皇上之深恩未報犬馬戀主實切依依而烏鳥
私情又有不能自釋者乃不得已而爲在京守制之
請仰荷 聖慈俯從又 特允歸葬旋卽 召還免
其 朝叅停止支俸令以素服在閣辦事臣出則綜
理 國事盡在公之義入則守其苴絰執居喪之禮
是臣之不去者報 君恩也守制者報親恩也士大

夫有識者咸謂　皇上之所以處臣與臣之所以自
處於君臣父子之情旣幾兩全而無害矣然身雖處
於公家事實殊於見任今乃又計筭前後月日通作
實歷積日累勞循例考滿則事同見任禮曠居喪君
臣之義雖全父子之情則缺矣　皇上昔日之所以
處臣與臣之所以自處者豈不兩失之乎臣又查得
前代典禮與　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
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溥李賢等皆從服
中陞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
皇上原夫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

臣事體原自不同况前年荷蒙　聖恩以　大婚禮
成叙錄　內閣諸臣晉秩廕子獨臣以服制未滿
特勑該部俟制滿而後題請是　皇上亦諒臣在服
制之中不可以加恩故也夫旣不可以加恩又獨可
以考滿乎盖事必揆諸天理之當即乎人心之安乃
無歉恨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審於理欠當於
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　聖明冀申情款惟求恊夫
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議已而故為是喋喋也伏
望　聖慈俯鑒愚誠　特停恩命　勑下吏部免臣
給由俾臣得以安心供職而　皇上曲全之仁與微
臣自處之義終為完善無所虧缺矣臣於此理〻所
已詳　皇上聖明必垂洞鑒萬望即　賜俞允免致
再三陳控煩瀆　宸嚴臣不勝惶恐戰慄懇切祈望
之至

奉

聖旨卿昔爲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彌篤殊勲茂績
中外所知該部題請考滿加恩委係彝典兹覽卿奏
辭俸守制與奪情起復不同朕心更覺洞然卿之所
處實為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特允所辭以全忠
孝大節至於卿之勲勞朕心當別有酬眷吏部

知道

歸政乞休疏

臣一介草茅行能淺薄不自意遭際　先皇拔之侍
從之班畀以論思之任壬申之事又　親揚末命以
皇上爲託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懼恒恐付託不效有
累　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　聖慈眷禮優崇信
任專篤臣亦遂忘其愚陋畢智竭力圖報　國恩嫌
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盖九年於兹矣每自思
惟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然不可遽爾
乞身者以時未可爾今賴　天地　祖宗洪佑中外

安盛　大禮　大婚　耕耤　陵祀鴻儀鉅典一一修舉　聖志已定　聖德日新　朝廷之上忠賢濟濟以　皇上之明聖令諸臣得佐下風以致昇平保鴻業無難也臣於是乃敢拜手稽首而歸政焉且臣稟賦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血氣早衰踰五之齡鬚髮變白自茲以往聰明智慮當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陳力以致折足覆餗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　皇上特出睿斷　親綜萬幾　博簡忠賢俾叅化理　賜臣骸骨生還故鄉庶臣節得以終全駑力免於中蹶

臣未竭丹衷當令後之子孫世世為大馬以圖報效也

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為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為請使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為重永圖襄賛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

再乞休致疏

昨臣以　大禮畢成具疏乞休伏奉　聖旨卿受遺

先帝為朕元輔忠勤匪懈勳績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歸政乞休為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丁寧顧託之意以社稷為重永圖襄賛用慰朕懷慎無再辭吏部知道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悚念臣發跡寒單賦才譾劣仰承　先帝顧託之重祗荷　皇上眷遇之隆分當捐身糜以仰酬　高厚之萬一豈敢輙求引退圖遂私懷但臣葵藿之志雖殷而犬馬之力已竭一自壬申受事以至於今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中遭家難南北奔馳神敝於思慮之煩力疲於擔負之重

以致心血耗損筋力疲憊外若勉強支持中實衰憊已甚殘荼茹堇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顛仆有負　重託欲乞身於　聖明之前非一日矣獨念　國事未定　大禮未完口嚅嚅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賴　皇上神聖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乂安　國家無事諸　大典禮皆已完就　乃敢一言其私蓋亦度其時可以去而後去耳昔顏回有言東野畢之馬將敗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無何而東野畢之馬果敗故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

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爲決計長往也但乞數年
間暫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卽塡溝壑 國家或有
大事 皇上幸而召臣朝聞命而夕就道雖執殳荷
戈效死疆場亦所弗避是臣之愛身亦所以愛 國
也伏惟 聖慈矜允臣無任悚懼俟 命之至

奉

聖旨連日不見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
今諸大典禮雖已舉行不過禮文之事機務繁重賴
卿輔理更切未便是卿閒逸之時古之元老大臣耄
耋之年在朝輔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豈得便自稱

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卽出來有一德用成始終
大忠着鴻臚寺官往諭朕意吏部知道

謝

聖諭疏

昨該臣再疏乞休未蒙 俞允今日欽奉 龍箋手
勑一道 諭元輔少師張先生 朕面奉 聖母慈
諭云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
務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爲緊要張先生親受 先
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
先生今後再不必興此念朕恭錄以示先生務仰體
聖母與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終 先帝憑几顧命方
全臣節大義先生其欽承之故諭該司禮監太監孫
秀文書房官丘得用恭捧到臣私寓臣叩頭捧讀感
切涕零念臣受 國厚恩未能圖報況身膺 重託
敢遂私圖但自審體力向衰兼之寵祿踰分萬不獲
已仰控 宸嚴玆蒙 聖恩親灑瓊翰恭述 聖母
慈諭責臣以付託之未效勉臣以臣節之當終臣莊
誦之餘感懼兼抱仰惟 慈訓諄切 聖眷優隆誠
所謂義重身輕 威尊命賤臣於此時若復固求私
便是爲自冒 詭詐但臣願忠之心無窮而任事之

力難強仍乞 皇上朝夕於 聖母前達臣微悃
曲賜矜湣庶稅駕之祈雖未遂於今日首丘之願猶
有冀於將來又該鴻臚寺官奉 旨諭臣早出臣卽
宜欽遵赴 闕辦事但臣前以 山陵扈 駕觸冒
風寒近又聞親弟訃音感傷致病伏乞 聖慈垂憫
俯容調理數日少可卽出供職臣不勝惶悚感激之
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調理數日卽出輔理以慰朕
心禮部知道

請專官纂修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勑
諭會典一書我　祖宗列聖典章法度綱目具存第
簡編浩穰精覈實難我　皇祖世宗肅皇帝嘗見其
一二舛誤申命儒臣重加較輯比及進覽迄未頒行
似於　聖心猶有未當今特命卿等校訂差訛補輯缺
漏督率各官悉心考究務令諸司一體前後相貫用
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欽此欽遵已經開館纂修去
後近該副總裁等官將所編草稿呈送臣等刪潤止
將舊會典幷嘉靖二十九年續修進呈未奉　欽依

舊稿謄寫一遍稍續以近年事例中間體例尚有未
當紀載頗多缺漏良由副總裁諸臣各有部事相妨
無暇討論講究臣等欲另爲修削苦　閣務浩繁力
有弗給欲因仍舊貫聊取完事則於愚心實有未妥
者竊以會典所載乃　昭代致治之大經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美善兼該綱目畢舉　列聖
相承間有損益歷世滋久經畫愈詳今既彙爲一書
固當深究本原備詳因革酌古準今以定　一代之
章程垂萬年之典則況欽承　勑諭令臣等校訂差
訛補輯缺漏是於舊本或有未當者亦許以愚瞽之

見上請　聖裁矣今若止將舊本謄寫附以新例則
不過重錄續編而已豈　聖明所以屬託臣等之意
乎顧事必專任乃可責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緒往者
纂修　兩朝實錄亦皆專屬副總裁二員臣等又月
有程督歲有稽考乃克有成今會典事理又與　實
錄不同考索講求尤費心力非有專責決難奏功臣
等看得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詹
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文學素優年力
方富屬以此事似可責成如蒙　聖明俯允將余有
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許國協管府事

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令其專在史館遵照　勑
諭事理將會典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草稿送臣
等刪潤其原題副總裁官惟於部務有暇相與討論
不必限以章程致令兩誤庶幾事有專責而汗青可
期也

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請處治邪倖內臣疏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
無所不爲着降作小火者發去　孝陵種菜爾等司

禮監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
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
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
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
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　宣
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
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
慈誨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
罪在不赦　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
燭奸之明等於日月　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

等查得舊例　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犯既發令
着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爲正法臣等謹
擬票上請　聖裁施行

奉

聖旨乾清宮管事牌子太監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
所不爲降黜未盡其辜着充淨軍發去南京　孝陵
種菜該衙門知道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
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廝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
者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
躬　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
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
堯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迸去奸
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
捧到閣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　幼而聰穎自　臨御以來　講學
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自慶幸以爲親逢　堯舜
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
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　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

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内事即有所聞未敢輕
信而　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
者恭侍　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意省覽蓋
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臣聞
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
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
敢復言連日因覩　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
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　皇上變間遊
宴引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

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　上心希圖寵幸
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　天生聖王波
這幾個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　日講
時　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
皇上惕然改悔逬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宣諭臣等
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
心形之譴責陰佑我　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
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兹以往　皇上
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
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
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
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
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此二
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
宜姑容在内以爲　聖德之累伏望　皇上大奮乾
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
監管事牌子等宮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　聖鑒
合無俱令自陳請自　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
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星掃
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
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illegible]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
輔弼　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　先帝
遺命輔保　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内
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　皇上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
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
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宮壼内
事但有所聞卽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

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法奏
請處治仍望　俯允施行　皇上亦宜仰遵　聖母
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　起居專精神以廣
胤嗣節　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　親萬
幾以明庶政　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令日之悔過不
爲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爲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
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
奉
御批覽卿所奏具見忠愛依擬行　又奉
聖旨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著

降三級育外私家閒住永不敘用其司禮監及
牌子等都着自陳該衙門知道
請敎陳　謨烈以稗
聖學疏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
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
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
講解　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
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
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聰即恭侍　講讀須臾

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
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　面請奏
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
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
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
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
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以唐憲
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
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
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

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
洪業　列聖纂紹丕圖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訓
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區
畫周愼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
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
所踐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所撫
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
今日之保泰持盈與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哉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
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

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
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
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愼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
敎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
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
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愼賞賚曰
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
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
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

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　講以後每　晨講既
畢臣等恭詣　文華後殿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
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卽望　面賜諮詢或臣等
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卽
於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
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　聰明亦因以練習
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
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
有常緝熙無間卽　燕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
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

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奉
御批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請停止工程疏

該文書官田義傳奉　聖諭欲修理武英殿欽此臣
等看得　祖宗宮殿如有損壞自合修理豈宜惜費
但查　本殿自宣德正統以後久不　臨御迨　世
宗皇帝踐祚之初卽將　文華殿鼎新修建易以黃
瓦凡　齋居　經筵及　召見大臣等項俱　臨御
於此今　九五齋　恭默室皆　世宗皇帝親題其
額輪奐巍然堂構具在蓋以東方發生青神所向故
齋居　聽政　講學　冠讀皆恒處于斯其取義未
矣今　武英殿乃　祖宗久不臨御之所卽加[illegible]
聖駕未必常到而徒費十餘萬之貲經營於不常到
之地似爲無益且臣等亦曾至　本殿觀其藻飾顏
色雖稍有剝落而棟宇規制未常少損似亦無煩於
改作也臣等愚見伏望　皇上繹思　世宗皇帝臨
御東朝之意姑仍舊貫暫停工作以省勞費或待
皇儲誕降之後仍以　文華爲　東宮講讀之所却
請　聖駕臨幸　武英彼時鼎新修理未爲晚也臣

等淺陋無識仰蒙　俯諭不敢不盡其愚伏望
聖明曲垂鑒納臣等不勝懇切願忠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朕知道了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臣等伏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并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

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荅或應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拔其英儁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啓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　皆文學優贍臣等愼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祗候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面賜質問令其發揮藴抱各見所長因以覘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不勝惓惓願忠之誠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昨該文書房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欲將　皇親永年伯王偉弟男　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　傳帖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各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帶俸隨又該丘得用傳示　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以臣等所擬爲薄臣等不勝惶悚仰惟皇上篤眷　中宮　加恩外戚此乃情禮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查正德二年雖有此例至　世宗皇帝

懋之後悉已釐革凡　皇親授官無論大小皆不
行世襲故泰和伯陳萬言係　元配孝潔皇后之父
伊男陳紹祖原係監生出身亦止授尚寶司丞文官
未嘗世襲也又査得隆慶年間今　仁聖懿安皇太
后之父固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
衛千戶至　皇上登極因恭上　兩宮尊號方　降
敕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
陳嘉言授錦衣衛副千戶　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
偉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
李文貴授錦衣衛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臣等恭照

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
紊亂至　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　大統將以
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復我　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
遵守者當　先帝龍飛之日與　皇上嗣統之初
加恩陳李二家例止於如此今　皇上雖欲優厚外
戚詎可踰於　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
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爲裁抑也今奉　聖諭令臣
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王偉男王棟授
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
兩宮皇太后之家實爲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　祖
宗舊制決不敢違越也臣等又惟　皇上與　中宮
聖壽萬年將來　皇儲兆慶繩繩振振推恩戚里固
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
愚誠　特賜俞允不勝幸甚
奉
聖旨皇親永年伯王偉男王棟與做錦衣衛指揮僉
事弟王俊錦衣衛正千戶俱帶俸兵部知道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訖頃臣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
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臣因奏云今

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
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
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
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
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
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
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　聖心　上曰依先生每
議處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
傷　皇上即惻然興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　概然
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　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爲

心安民為事四十八奏乞蠲貸擬　旨乞行者無月無
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囿　上非惟不
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
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
坐視民瘼痌瘝不相關如作冊疏云報災則曰不敢
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此何不
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何嘗有憂民
之心即如偵殺一事屢奉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
有自理贓贖未嘗佐公家之急則將為往臣等不勝

憤懣竊以為此輩君過　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上
怒形於色曰有司為民害者當着實重處臣對云令
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臣復奏云近年以來正賦不
的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
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
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
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樽節如　宮中
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
福利孰若施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代大
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
無所增加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
今年暫行明年即援為例非　祖宗舊例也臣不暇
遠引如嘉靖中　世宗皇帝用度最為浩繁然內庫
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
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毋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
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為
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患病謝
遣醫并乞假調理疏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冒盛暑以
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為下部熱症又多服凉藥反令
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
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　聖心未
敢具奏調理乃蒙　宸衷曲軫　特遣御醫胗視傳
奉　溫綸飲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慎以上
貽　君父之憂沐此　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
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
仍乞　聖慈垂憫　特賜旬月假限再解　閣務俾
得專意調理倘獲就痊臣即勉赴供職不敢久曠臣

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奉
聖旨覽卿謝朕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
痊可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謝
賜粥米食品疏
昨蒙　聖恩以臣患病　遣醫胗視該臣具奏陳謝
并請暫解閣務　賜假調理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
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即出副朕
眷懷該部知道欽此今日又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

太監孫斌到臣私寓臨視臣疾　頒賜鮮猪一口鮮
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力疾
扶掖叩頭祗領訖念臣柳質易摧駑才既竭遘此疾
疢益覺支離方療曠之是虞懼　譴訶之莫逭乃荷
乾坤覆幬　父母愛憐　綸旨溫存遣上醫而視胗
寵頒稠疊屢中使以光臨切感難名沉痾頓釋　九
恩未報敢退託以求安一息尚存矢捐糜而罔惜臣
誠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聖諭存問并　賜銀兩等物疏
頃該臣以患病不能供職具奏請假調理仰戴　天
恩特賜允俞又　遣醫胗視　頒賜粥米食品等物
臣方銜感遵奉間今日又蒙　聖諭張少師　朕數
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玆賜銀八十兩紵衣一
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凉可進閣矣欽
此外又　頒賜甜食二盒點心二盒該司禮監太
監張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祗領訖
仰惟　天光薦被　宸眷郅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

報答亦非敉楮揮毫所能宣謝惟有鏤之肺腑傳之
子孫期世爲犬馬圖效驅馳而已臣自奉　俞音得
從休沐屏居謝事息慮澄心數月以來始覺少減顧
患所由來已久今祛之使去甚難玆蒙　溫諭示以
仲月之初遂爲趋　朝之候　帝星垂照人間災祟
當不禳而自除　天語定期凉入秋中必勿藥而有
喜矣臣誠不勝感泣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中使趣召并　賜銀八寶等物疏

臣以患病乞假調理屢蒙　聖慈軫念　賜賚駢沓今日又蒙　欽遣文書官太監任得用到臣私寓口傳　天語視臣病痊之狀趣其進　見之期又　特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一盒乾點心一盒臣謹叩頭祇領訖臣養痾旅邸倏已再旬雖違遠　天顏曠離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　皇上左右數日以來始覺痊可再假五六日俟氣體漸復即當欽遵

聖諭趨赴　闕庭臣仰荷　殊錫頻繁

宸心汪念雖父母之於愛子有不能得者臣誠不勝感涕罔報之忱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謝

手勅　賜賚疏

臣以一品歷俸十二年考滿欽承　聖恩着臣復職隨　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捧　手勅賜臣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欽此又蒙遣文書官吳忠　頒例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內大紅坐蟒一表裡蟒衣一表裡原封鈔一萬貫茶飯卓五卓羊十隻酒五十瓶各齎奉到臣私第臣謹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猥以凡庸濫司鈞軸夙荷

先皇之末命遂蒙　聖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圖稱塞顧涓流徒頻於汪海而寸石何望於補　天雖夜寐而夙興自謂心力之已殫朝日省而月試終爲廉餘之虛糜碌碌瘝官又踰一紀兢兢在事尚抱百憂吏職有一之未修皆臣表率之無狀民生有一之弗遂皆臣調燮之多乖爾茲考課之辰宜正黜幽之典詎意復從　寬政因而復用　殊恩謂臣備職有年寵褒臣翊贊臣秉心不二謬許精忠　雲漢章天枉賁臣而守播誥臣載道拜　珍貺之駢蕃撫歲月以懷慙戴　榮光而增懼敢不堅持晚節益勵初忱苟

刋　國家何褒屑之足惜戴銘肺腑終啣結以爲則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謝

恩命疏

臣以一品十二年考滿該吏禮二部欽奉　聖諭議擬　恩例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受　先帝遺命輔朕十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茲實歷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數委當優異着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勑獎勵賜宴禮部擔一

子與做尚寶司司丞用見朕崇奬元勳至意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念臣學術迂踈行能謭劣夙荷　先皇顧託之重謬蒙　聖主倚任之專待罪首揆于茲十年荏苒歲時絲毫無補今計歷俸一品雖十有二年自知無績可書不敢妄干功令特以三考黜陟乃　國家彝典若有幽當黜亦不得避故不得已循例給由以應明典伏荷　聖慈優容准令復職尋　親灑宸翰　降勑褒嘉增祿　賜金迥出常數寵賚醲絡繹道途臣頂戴　鴻恩已不啻踰涯逾分矣乃又　特勑吏禮二部將臣守制之年仍作實歷月日寄階勲祿一朝并加　隆禮殊榮冠絶前後臣捫心自愧何功何勞可以堪此夫人道所最忌者非望之福明主所深惜者無功之賞臣以駑下謬當艱鉅日夕兢兢救過之不給雖十年以來四海乂安百蠻賓服皆　皇上神威廣運　聖化旁敷臣安敢貪天之工以爲已力而一旦獲此非望之福冒此無功之賞豈惟自速蹶顛之咎抑恐有累　日月之明此臣所以跼蹐惶悚而不能已於辭也除　誥命籍榮先世　勑獎風勵臣工謹已祗領其餘非分所安者萬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下誠　收回成命

俾仍舊次圖報將來庶臣獲少安於陋劣亦幸免於顛越矣

奉

聖旨朕沖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蠻夷率服勳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酬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恪遵成命副朕眷倚無復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頃蒙　皇上以臣一品十二年考滿　特加異恩該

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朕冲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
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纘𢌿率服勳績顯著
簡在朕心玆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時雍之典
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恭誦　宸綸愈增惶悚臣聞古卓犖
奇偉之士抱經綸匡濟之才者恒以不逢明主無所
建立爲恨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君不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
市蓋感遇合之難也臣閭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
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　英主在上臣得

以譾劣佐下風效啓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
從　主德昭宣　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
見之其所愧恥者臣幸無之卽千萬世而下須我
皇上聖德神功爲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
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鍾之享百朋之錫豈足以擬
之哉故臣向者每被　恩命輒控辭而不已者良以
所慶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若　詔祿詔爵
雖　朝廷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
足爲勸三公寥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勳在　先朝名
德威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畀之於臣所謂溢恩濫

賞也至於特卽世賞部寔大烹臣前九年考滿已
冒叨玆又豈可重領反覆思惟如墜淵谷故不避煩
瀆再控於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諒臣之衷素無
矯飾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隕軀不敢忘報

奉

聖旨卿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朕所深信
然豐功偉績　社稷利賴朝廷自當有崇報之典卿
乃因執謙遜控辭益切朕心殊有未安重違卿意特
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寔用成卿勞謙之美其餘遜
宜勉承乃見我君臣相體爲誼愼勿又辭吏部知道

奉

諭整肅朝儀疏

伏奉　聖諭朕近來每覩朝見百官穿褋色衣服繫
褋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孰爲敬
也孰爲不敬與先生等說傳與鴻臚寺傳示百官今
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糾鴻臚寺指名參奏欽此臣
等嘗卽傳示該寺訖看得禮莫大於君臣之交分莫
嚴於上下之辨況　朝參之際　天顏咫尺尤臣子
所當致敬而不可忽者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
也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見君之時自入門以至於

升堂敬謹之心不敢以一時少懈人見其鞠躬斂跼
屏氣欽容議其爲諂而不知事君之禮當如是也
日以來　朝參之禮委覺少懈百官衣帶多有僭越
入班之時吐唾在地進退行走舒徐擺擺謝　恩見
辭致詞不恪禮官不行申明御史不行糾奏臣等亦
屢加戒諭而人情玩狎積習難改安知背非後議不
有以臣等爲諂者乎今蒙　天語申嚴衆心始知所
儆後有犯者着鴻臚寺及侍班御史指名參奏必罪
不宥庶　朝廷之禮尊而上下之分明也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
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䘏查
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項又　特下明詔清丈
田糧查革冒免海內忻忻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
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
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
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
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
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
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
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
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
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襍徵票四出呼
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
指交納以欺滿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
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朘其
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
而使其特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
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
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

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
豪右奸猾持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
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
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祜具奏
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
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
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
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
金花銀兩係供　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
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

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
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臨
開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
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於
國賦初無所損而令
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
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
者伏乞
聖裁施行

奉
聖諭朕閔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
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

之數責令完納還備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進大閱圖頌卷疏

茲者恭遇 皇上修舉曠儀 躬行大閱益弘 祖
烈丕振 皇威誠修內攘外之鴻猷致治保邦之長
策也臣濫叨首輔獲奉 鑾車快覩之餘不勝慶忭
謹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 獻雖思淺詞
蕪未足鋪張 盛美然述真紀實庶以傳示將來伏
乞 聖慈俯垂睿覽臣無任鼓舞欣躍之至謹具大
閱圖詠一卷隨本恭進以
聞

給假治疾疏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 聖慈垂憫賜假調理
雖標疽少減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效近訪
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
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
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 講讀 皇上見臣肌
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蓋未嘗不
仰廑 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治療竊冀痊復
有日足以仰慰 君父惓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
祈 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 朝恭侍 講

至於閣中事務票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
其出入趨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効可覬痊可之
日即趨赴闕庭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怙恃恩眷仰
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請乞 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

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款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
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
舊例也至于輔弼重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
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

十以上毛紀賈詠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
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
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
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
制以裕邦儲扶植公論奬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
常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
藩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於　先帝命檢　成祖之
於　仁宗故事階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
則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
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

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
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勳庸抑又過
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　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爲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敕該部
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敕前來去存
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
褒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履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
皆太平之盛事也

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徐階輔佐　皇祖翼戴　先帝忠
勤端亮茂著勳勞今年及八旬足稱衆壽准卿等奏
寫敕差官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綵段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禮部知道欽此

皇帝敕諭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徐階　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
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
之典矧言耆碩著有勳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
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魁啓于清華歷試功
于盤錯簡知　皇祖晉陟台司矢忠順以事一人持
廉靖而先自律當險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

墨而仕路肅清奬忠直而眞才彙進申明典制多安
遐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
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　先皇嗣基圖
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
扉遽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賫其典刑終始完
名寰寓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品年八旬欽
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祇遹
先猷追惟舊德粤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塗
時相賫敕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彩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年歲儆不

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家臣不
殊前哲其茂綏畨祉愼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
蒼生之望欽哉

給假謝

恩疏

臣以患病給假調治今日伏蒙　天恩賜銀一百兩
蟒衣一襲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　特遣
司禮監太監張鯨臨寓　賜問臣方用藥敷揉患處
不能行動謹伏枕叩頭令男臣翰林院編修張嗣修
修撰張懋修錦衣衛指揮僉事張簡修望闕叩頭代

領訖臣久嬰疾病仰荷　聖慈賜假治療數日以來
試用醫人委覺有效從此專意靜攝庶幾痊可有期
但以狗馬微軀屢動　聖懷注念　慰問纏綿錫予
駢蕃感極涕零不知所報

恭謝

賜問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吳忠　頒賜銀八寶
四十兩銀錢二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
分臨臣私寓俯賜存問臣以病尚不能起謹伏枕望
闕叩頭祗領訖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
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艱於[illegible][illegible]
二十餘日息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親見非
敢託故也

乞骸歸里疏

臣自患病以來靜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
愈覺虛弱臥起皆賴人扶肌體羸殘僅存皮骨倚人
見之亦皆爲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
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居三
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彗出於西方日食
午陽之旦　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

伏望　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
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卽塡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
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
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
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

恭謝

手勑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手勑　諭太師張太嶽朕自

冲齡登極稹先生啓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
四海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眞足以光 先帝顧命
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忍離朕耶朕知先生
竭力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
綱着次輔等辦理先生專一養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
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 欽賜元輔銀八寶四十兩
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該司禮監太監魏
朝齎捧到臣私寓臣謹伏枕叩頭祗領訖臣病用之
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悰言不能悉

再懇生還疏

昨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
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准仍
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
吏部知道欽此縷縷之衷未回 天聽憂愁抑鬱病
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
精力已竭強留於此不過行尸走肉耳將焉用之有
如一旦溘先朝露將使臣有客死之痛而 皇上亦
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
也伏望 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 早賜骸
骨生還鄕里如不卽死將來效用尚有日也

奉
聖旨卿受
皇考顧命夙夜勤勞弼成治理朕方虛已仰承眷倚
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又有此奏覽之動心宜
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可出輔理慎勿再有所陳
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

先太師諱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其先廬州合肥人也始祖福以壯士從　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荊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公鎮皆積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誥在太保桂林呂公令少傳蒲坂張公大司空承天曾公所爲碑碣若狀中由懷葛公而下俱贈如太師官曾祖妣蕭祖妣李俱贈一品夫人

母趙封一品夫人始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上照天頂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以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三日生太師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公夢有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紈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曳有頃太師生因名太師白圭應月精之瑞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歲能言有殊異狀即見者亡不人人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太師曰兒母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誠奇耳然曰龍湫公方坐讀書而會乳媪抱太師至龍湫公抱至膝上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問太師太師識如前若素所誦習國中以此皆稱太師神童所長老先生有識者皆以公輔期太師矣五歲始授句讀輒授輒記十歲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攡辭聞郡中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翱爲郡太守先一夕夢　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

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　帝者師余得聞命天皇上帝矣顧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頊行部至郡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不及也田公謝曰雖頊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太師博士弟子高等適搴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讀未竟讀即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明年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傾公者故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

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授卽令蚤在 朝廷宜亦
無不可然余以爲與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
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留之於是太師棘中所射
策業爲觀察使陳君求所稱陳君以爲請而馮公竟
用顧公言置勿第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
事于 獻皇帝陵園太師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
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
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竊見解承旨奇才 高皇
帝遣歸受學德念甚厚卽令謹待十年亦晚而承旨
曾不少下卒以此爲世所悲歎我所爲語馮侍御者

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材獨喜自負也久之別
去顧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爲贄曰此非子
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二十六年丁未太師舉進士
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二十八年己酉授翰林院編修
時少師華亭徐公在政府見太師沉毅淵重所爲文
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
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卽藎臣重 國矣
然太師體故孱弱又倦遊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
告既得 請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鋤土編茅
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

啓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洒掃煮茶洗藥
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視返觀久之旣神氣日益
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
徒以爲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儵然無
當世意矣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卧不起
常邑邑不樂前問大人所爲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
行若不頷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
父心遂出三十九年庚申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
監司業事太師至則勸學興禮建首善爲天下先諸
生弟子卽有秀才異等咸爲選首天下士願得若丘

文莊在成均十年令學士靡然向風而會 世宗
皇帝 詔文學侍從纂述 興都肇基事爲 承天
大誌再閱歲儀弗就四十一年壬戌少師徐公上言
太師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蓋異數
也旣受 命甫八閱月而手自脫稿爲十二紀以獻
書旣上 世宗心知太師他日能以經術輔朕 皇
太子與理太平之業遂令以右春坊右諭德侍 皇
考講讀太師儀容峻整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
諭詞極剴切以故 皇考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四
十五年丙寅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隆慶元年

丁　皇考錄用舊學進太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未幾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叅贊機
務永樂大典成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年
戊辰加少保太子太保賜衣一襲時太師條上六事省
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皆　朝
廷大政又以嘉靖之季虜數犯塞請舉　祖宗大閱
禮以飭戎事而振士氣　皇考嘉納遂以明年秋九
月大閱于北郊是日　天子躬擐甲冑太師戎服扈
從選卒十二萬戈鋋連雲旌旗耀日　天子坐武帳
中觀諸將士為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

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驩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
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四年庚午用考績恩加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元孽小王
子裔孫阿着故崛彊而俺答者又最彊大有控弦之
衆十餘萬馬四十萬槖駝牛羊百萬駐雲中上谷伯
兄吉囊蚤死有男子四有衆數萬而俺荅弟昆都力
哈部落亦復三萬與吉能埒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
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後我叛人趙全
與其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亡抵俺荅居板升而最
後中國無賴亡命若趙宗山穆教清之屬又悉往從

虜　虜熟知險隘阨塞為虜鄉導日夜教虜候利害
處以故二十九年俺荅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
慶元年陷石州當石州失守時趙全謂俺荅曰那顏
春秋高矣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
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此五霸之伐也謀
未定會俺荅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于襖兒都司
那吉怒以為俺荅善淫無卑尊禮乃與其妻比吉亦
公阿力哥等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
而入督府少司馬蒲阪王公御史中丞嘉魚方公上
狀朝議紛紛皆以為不宜納叛人徒啓釁或云殺之

太師獨勸　上納那吉降授以官職厚給賜飲食衣
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荅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
平虜城求索廷臣恇懼咸謂宜與之太師獨不許令
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故令那吉衣其所賜緋衣金
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款虜曰爾能縛我叛
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
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秉老酋
得孫急而因與為市者王公以為不可太師報書王
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體彼即欲得孫謂宜先縛
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然後謹

那吉而歸之耳、乃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
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吐蕃劫盟之舉、詡　朝廷何夫
全等至彼猾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
泄、彼得以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　朝廷、而我
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
老酋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即假爵封王通貢市、無不
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紿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
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　國家威重、則雖得全
等數十百輩、何爲乎、願公熟計之於是王公遣鮑崇
德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俺荅仰天笑曰、吾何愛數

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
致境上　上用太師計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奉
表請稱臣內屬通貢市歲歲勿絕時大司寇棨全等
反狀悉具　上令禮官爲文祠告　郊廟、戮之東市、
支解以徇、傳其首於邊、旣厭快衆憤矣、　上嘉太師
殊勳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而
部集朝臣詣　闕下、議封貢可否、一時衆議籍籍有
謂便者、有謂不便者、太師復以書抵王公曰今之議
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啓釁此殆不然、僕獨以爲有
五利焉、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

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
二也俺荅旣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
旣禽、即板升十萬之衆、可馴而致也、四也胡驕天亡
其兆已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即不死必有冒頓呼韓
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書嘆息曰、
張公可謂知　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庭猶欲
伺釁而動、太師不得已、乃詣　文華殿與　成祖封
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　上、　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隆慶五年辛未、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
十匹、　上御　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册封俺荅

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
帛有差、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
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繫獄如
趙全等刑、已而套虜亦願修貢、　天皇帝請得市易
中國財物如宣大例、　上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
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
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東自四海
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
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
已徹去、所省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

至數十萬匹蓋居庸以西、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
一意備東虜矣是年春當會試天下士、上命太師
典試太師崇雅黜浮、思得眞才以裨實用、故所擧士
皆才行高秀、號稱得人、六年壬申 上念太師運籌
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錦衣正千戶
令世其官、一日 先帝視朝忽起走、語且嗆、太師偕
司禮監太監馮公扶持還 宮、坐稍定、先帝召太
師榻前執太師手、囑託甚至、太師飲泣不能止、既出
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 今上既嗣 皇帝位、念 山
陵大事、詔太師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太師當煩暑

以身暴烈日中、歷險乘危、上下山谷與二三堪輿選
賜玄討、得 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奠偶、風雨呵
靈、足綿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矣、途歸觸暑且病、將
請休沐、而 上亟欲訪落、太師亟召見 平臺、慰勞
懇至、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已追述
先帝憑几末命、稱先生忠臣、太師感激悲咽不能仰
視、倉皇數語、皆保王躬、補王缺要道、 上悉嘉納賜
大官酒饌、白金綵幣、先是 上在 東宮、嘗晝寢夢
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 上寤異之以問
內侍、內侍對曰 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

及見太師平臺、長身玉立、髭鬚脩美、 上記憶夢中
事、語內侍曰此即朕夢中所見者乎、因賜太師玉帶、
太師以爲 上神靈明聖、必得虞九官十二牧、周四
友多士在廷、乃可以稱任使、以故疏請 大誥文武
羣臣示 上意所嚮、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
天子設銳意滅胡、念非以此時令匈奴有所震疊、不
可、故請 勑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是時薄
海內外、知 上意指、既瞿然改意、太師乃按劉文靖
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得以寒暑小故
廢罷會 皇考將掩 玄宮、太師奉 上命奔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 山陵禮成、用翊贊
功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累
疏辭免、 上不許益降勑奬諭曰卿受遺輔政、有安
定社稷之功、勳䕃未足以酬太師辭益力 上不得
已許之、已復 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
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太師頓首
曰 上幸嚮意文字、即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
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屬
講官略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
戒者三十六事、衍爲 帝鑑圖說以獻、 上敬起受、

降　溫旨獎勞、令宣付史館、昭示君臣交修之義、特
錦衣衛逮沐黔國朝弼至京師、廷鞫之、榜笞備至、太
師爲請寬其罪、得減死、安置于南京、萬曆元年癸酉
正月、時有大辟王傳上刑其罪人業有所指、一時人
情洶洶、皆以爲禍且不測、設非廉得其狀、從中持之、
且連涉無辜數千百人大獄矣、太師心知其事大繆
不然、爲解說於　上、請以百口保其無他、　上意始
解、竟以罪當其人、他無所波及、外庭未有知者、益覩
天王明聖矣、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灂馬公
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

關、萬夫莫闢、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蠶食東
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冒頓、殆天厚其毒耳、
皇考時、藍一清、賴元爵至爲魁傑、而曾廷鳳、江漢王
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暴、所從來
遠矣、太師乃計移督府殷公言、嶺東故多盜、往歲當
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報　上、虛
往虛返、即名殺賊耳、僕以爲非大舉、將爲東南憂、且
此屬皆閩越人、非若强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
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僕以爲自非望風解散、已
列爲編氓者、不待言撫、公獨不見曾廷鳳之事乎、於

是殷公用太師言、大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藍
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
溺死者不可悉數、　上謂太師等贊謀廟堂、算無遺
策、將首論太師功、太師謝不受、　上以太師功在社
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特賜金綺酬之、七月、上言
臣嘗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願　上幸綜覈
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
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記籍、與爲約期、而月令科
臣稽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

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
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上報可、十一月、以
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不獲辭、萬曆二年甲戌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
巴作開僰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
之、然亦弗靖、至數千年而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
襄城至煩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
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故僰人屯聚其中、人莫能
摧其堅、而彼得以時出沒爲寇鈔、比年以來所殺掠
我人民以萬數、至陸梁矣、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以

都蠻上變時趙文肅嘆曰都蠻不滅吾敘瀘赤子且爲魚類安得畀一巡撫往任之太師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公問曰何太師以曾公對已乃卒請於 上 詔曾公往討之曾公故有偉略約滅此後朝食而太師又數移書曾公其大指謂宜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岷洮皆用此道耳蓋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太師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幷閫事逮治之於是言者意始解而顯以此懼且感竟奮不顧身受曾公方略以平蠻自効

凡越六月而凌霄都都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七月 皇考實錄成詔太師兼俸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太師累辭謝不受十一月初東虜見俺答已得封而獨已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耻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鐵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太師患虜悖慢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機宜甚備而虜曾不悔禍轉益鈔暴然每入犯輒大創而去虜以此太恨計邀建州屬夷以二年冬十月入犯清河逆酋王杲遂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時督府張公大將軍李公聞狀用太師策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虜一千一百有奇馬牛羊無算
上聞謂遼東大捷皆太師等運籌功乃 手詔太師勑諭云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四方治安九邊寧靜我 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亦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強狩賜坐蟒衣一襲銀五十兩以示優眷用成美德其欽承之十二月太師

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公大司馬譚公約置爲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 上令設於 文華後殿省覽萬曆三年乙亥二月太師請修復 祖宗故事令日講官記注 起居兼錄 詔諭制勑凡郊祀 耕籍 幸學 大閱皆令侍從又選擇史官供奉文字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五月請勑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

務在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買譽計日待遷使人得
干以私宜以時徧歷所部郡邑所至與廉舉孝謹之
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衆士即令主
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賤
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
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
及以突梯脂韋事人輒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冊士
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毋得剿襲異端游大
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
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萬曆四年丙子六

月請重修　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刑五月太師以
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
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
郡國守相奉　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
賊多有太師乃與執政呂公張公上疏請　詔有司
加意牧養令王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
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
儲足支八年獨大將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
勤動不得休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賦

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帑藏下以寬恤民力此王
利之道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年
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　璽書獎
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已遣中貴賜太師手
勅諭元輔先生親受　先帝遺囑輔朕沖年今四海
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勳朕言不能
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
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九年考績于常典外賜銀
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
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太師累疏辭謝　上重違其

意　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
信之義太師遂不敢辭萬曆五年丁丑五月有詔修
慈慶　慈寧宮太師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
麗足以娛　太后萬壽不宜時詣舉贏令羣臣嘖有
煩言此徒以彰　朝廷過舉耳　上心知太師等忠
言即入言　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
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鬱江急峽飛巖斷壑不
知其幾百里諸猺竄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
聞其藩者　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僅能定之其後
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殛吳平事〻論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
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殘掠
逐至今日不可復撲滅蓋其處萬山蔽虧之中嘗負
固自喜以爲天兵無足憂非可單車片言指計而糜
也前督府殷公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
者謂粵軍旅數與不無事矣自古征蠻未有大得意
者劉安諫伐閩越書可念也太師曰不然會殷公入
爲大司農乃推轂少司馬凌公請賜　璽書屬凌去
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太
師語凌公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五指北三八

寨諸獞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公既至
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分道並進一切方略悉如
太師指刊木夷山摧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
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以其地置郡縣事聞
上賜太師金錢謂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云是
時臺官卜　上大婚期得冬十有二月吉太師度
上春秋未可即上書　聖母言　皇上爲　天地神
明主發動興事百神皆將受職非陰陽小數所能許
且　累朝列聖無以十五齡納　后者臣愚以爲明
年便　聖母許之八月太師以所撰加恩張英國等

勑上進　上遣中謁者諭太師謂　皇祖四十五年
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趣令擬勑
加異恩太師上書極言君臣分義欲必得請乃
上爲感動特允其請令宜付史館昭垂萬世云九月
大父以疾卒於江陵先是念大父趙夫人春秋高私
心願得　陛下賜臣一月之便一日馳二百里歸爲
二人壽又念　皇考顧托臣至重非所宜言故居平
常緬然長思寢廝多有涕泣處　上察太師貌日癯
顧問左右曰張先生連日貌若有大憂國憂勤　國
家者得云有二人念乎左右叩頭對曰良然於是

聖母　上出內帑綺幣金錢馳賜大父趙夫人而
手書諭太師其爲朕致先生父母大父驚悉感泣再
拜曰臣文明死無以報願藉手臣子以報　陛下當
是時太師念　上恩禮隆異益不敢言咨覲事然心
不能一日罷也乃書移叔父居王居謙謀迎養大父
闕下大父不許輒報書太師亹亹數百言其詞嚴正
剴切大要謂肩鉅任者不可以圭撮計功受大恩者
不可以尋常論報老人幸未即衰兒無多設不然之
慮爲老人過計徒令奉國不專耳然大父心知太師
內顧則故令家僮日昇一輿攜一巵酒與二三老叟

游行山水間有時躡蹻登崇岡絕巘無異壯夫蓋大
父故徤而又欲故爲趫捷以示無恙故往往有人自
江陵來輒言大父善飯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粲樓蒙
犯霜露震疾十有一日遂卒大父訃既聞中使奉
聖母 上所賜內饌出問勞太師者歸言元輔毀甚
幾絕 上大震悼即 手諭太師曰 天降先生非
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
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權妥今
宜以朕爲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是時朝野相念者皆言太師親承 皇考顧託義不

得復顧其私恐 上遂納太師請皆欷歔嘆息而會
訃聞之夕即彗出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臺
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女牛主大臣
務從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 上益慴悸有
詔詔吏部諭 上意勉留太師太師聞命計未知所
出即哀號上疏言臣幸未死報 國之日長且 國
家非有金革之事而令臣墨經在闕廷非盛世所當
有 上泫然流涕曰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
朕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
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illegible]

安[illegible] 遂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
比其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太師聞詔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叩心雪涕上疏曰 先帝不
知臣不肖臨終屬臣以大事臣何敢中道棄去但念
臣生離臣父十有九年即死不及辭攀號莫及願賜
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丘隴之上過此以往
死生惟 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窮苦心
鬱結而難舒惟 陛下哀憐 上覽奏焦然不寧復
手諭太師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
時可同連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

遠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却望卿從又
諭執政曰元輔必不可離朕即百疏不允於是呂公
張公以 上意聞太師太師遂擗踊痛哭號天曰臣
聞鹿死不擇音臣誠不勝烏鳥私情臣不知死所矣
遂上章極言曰臣既不孝背棄死者臣有老母今年
七十有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設令知臣被留恐不
復相見長思勞望鬱悒難聊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
方以孝養 兩宮奈何不推心置臣腹中顧念臣母
乎且臣上顧 君父下念父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
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矣假設令臣終不得所請負痛

社稷無論精神沮喪不能復爲國家發慮出謀臣則
哀苦傷人即臣犬馬軀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々
愛臣何不生活臣責他日後効臣誠過激願詮伏
由候何誅死　上曰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
至情心相違拒乃再遣中使賜太師　手諭朕以沖
幼賴先生爲師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萬機尚未
請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
先生何忍已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
完便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
遵前旨仰體　聖母朕惓惓至意毋又有所陳于時

太子太保新昌潘公等與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
等山東道監察御史曾君士楚等南京戶科給事中
于君蔚等先後交章懇留諸侯卿相大小百執事皆
詣太師所備極寬譬責以君臣大義曰　上固謂父
喪當守君命尤重夫人臣既以髮膚屬　上惟
上所生死勢安得自便已乎且相君何能去即章百
上無當於事徒傷　君父心在禮奔喪記奔喪之禮
凡一而不得奔喪之禮凡四此言何謂也於是太師迸涕交揮
謝言者曰臣父至陳賤今其即世而　聖母上賜臣賻千金他
楮幣稱是既　詔儀部往　諭祭尚書工部郎往營
葬事爲加祭五壇已又令宫禁賞臣經紀其喪即令
以臣母來蓋天恩加隆千載今臣益道遄途躬殆願
連無告矣夫　上所以隆施臣父之謂何度臣父地
下且以已所不能報塞責望臣臣何可旣負吾　君
重違臣父初　上大婚期且近而臣殊死求去非
先帝意臣不若以此時畢纘贊　上機務侍講讀有
如　上祭臣所爲京痛狀　上終當幸聽臣去耳不
然臣請益力而　上有如震怒即　嘉禮成而臣父
春秋寖衰之事臣不敢以請矣於是上疏言狀且請
後歸葬事　上大慰悅許太師得謝常祿令大官日

給酒饌在廷諸臣月致芻米旣逾月　上遣中使召
見　平臺　上悲感涕泣慰勞太師曰朕爲　社稷
屈留先生先生想　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終始纔
是大忠大孝太師叩頭謝遂出視事萬曆六年戊寅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太師充納采問名使是月
慈聖皇太后將還　慈寧　中諭太師朝夕納誨終
先帝付託重義太師頓首上書　聖母言臣在外廷
所不能及伏惟　聖母調護　聖躬開導　聖學幸
甚已又上書請　上服膺　慈訓　上拱手謝曰當
爲卿等戒之二月　上方行嘉禮頼　天地　宗廟

會督府張公奏土蠻擁衆萬騎犯遼河勞山我兵出
邊二百餘里斬首捕虜四百三十五級 聖母大喜
以爲此勉留張先生明效 上恭述示太師賜以金
幣盖先是黃台吉握重兵養家奴寨强委禽王台王
台涕泣以女女黃台吉子一蔣言者遂謂王台陰陽
中國情僞不可知太師獨令邊將善遇王台萬曆二
年王台卒將致王杲獻 闕下大將軍斬馘虜千人
故天威益震蕩平虜之役斬首虜二百虜日以益弱
矣三月 大婚禮成 上旣恭上 兩宮聖母徽號
將論太師元功太師以持服故謝不受即再疏請乞

歸葬 上不得已敕尚寶司卿鄭君欽錦衣衛指揮
同知史君繼書奉太師歸襄大事約既葬即令所遣
司禮監太監魏公朝與楚當事者趣令上道期以夏
五月還朝又特頒 帝賚忠良銀記一凡軍國大事
或有闕失令具實以聞瀕行召入辭 便殿 上曰
先生前乃趣而前蒲伏 上曰 聖母朕不能一日
去先生重違先生意耳然微先生朕奚頼焉朕今且
暮望先生矣太師再拜頓首曰臣即行令 陛下新
納 后出入起居臣不能一日照顧 陛下善自愛
上曰諾先生行矣其務强飯勉抑哀情以稱朕意乃
伏地悲泣不能起 上爲嗚咽流涕入言 聖母
聖母亦感痛遣中使賜以金錢明日 聖母 上又
遣中使祖道國門外曰先生旣念 上幸趣來毋勤
天子召也旣行乃要絰素冠乘布車日行百里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旣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
馮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太
師焦毀過禮皆大悅遂以四月十六日葬大父青陽
山之原是時會大司馬梁公新至遼戮力安攘三軍
踊躍養善木屯之戰我兵斬首虜八百八十二級
上念太師推轂梁公知人 詔本兵以督府所上功

馳報太師令太師議所以論功狀來聞太師旣報
上因上疏言趙夫人病請乞假臣數月得扶持臣母
蓋太師意在行服墓次特以此覘 上即 上不許
而得屬茨倚廬不即去固雖加一日愈於已意也乃
上得書大驚而會太宰王公等與太常寺卿王公友
畧等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福建道監察御史
ク君希孟等又皆先後上書請趣召元輔 上是諸
公言即趣令錦衣衛指揮僉事翟君汝敬亟乘傳造
太師廬賜璽書令促裝就道太師聞命猶趑趄涕淚
恐不能決使者曰 當宁倚重相君凡軍國重務悉

侍處裁設不即往臣朝臣汝敬且得罪太師乃叩太
父墓下慘愴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梁楚守臣奉
詔飛騎聞 上 上聞先生來即入言 聖母 文華殿
上遣中常侍具天廚禁臠郊勞明日召見
太師頓首謝具以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狀上對
上大慰悅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乃叩頭趨出
九月趙夫人至京師 聖母 上郊勞賞賚趙夫人
備至恨趙夫人老又善病不能趨入宮頁 聖母
上寵命耳十二月前少師新鄭高公卒公夫人張請
覓卹恩闕下 上怒太師與張公申公念高公無他

大罪徒以伉直得過君父為婉言于 上得復其官
予祭葬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
可訓太師與張公申公念 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
令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
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羣臣議著為憲令昭
示 諸侯王令大宗伯潘公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
定宗藩要例 諸侯王既感泣益親 上而薄厚親
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萬曆七年己
卯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僅一

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
[illegible]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
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為巨浸河
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潁河十郡
[illegible]促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
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
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漕臣吳公請開
草灣夫水以海為歸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
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津而獨令雲梯關當水
衝此勢所不得為者也當是時有請濬海者有請開

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或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
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
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圈浦導射陽諸水入海
者紛紛 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為 天子日有事
河而河且不可為矣 上一日以問執政太師與張
公申公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
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
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
餘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共
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部劾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

入惴恐建宫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盡踰年而
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減水
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
水衡令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蟺綿
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黄河以歸仁堤勢
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既塞淮
不能奔黄淮皆盡趨清口會黄河由安東雲梯關入
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費
稍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二月烏思藏僧鎖南堅
錯奉書太師詞甚哀懇獻四臂觀世音一氆氌二金

剛結子一堅錯者郎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稱活
佛以傳經説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
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黄台吉約俺
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术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
人徒以奉堅錯教無肯淫殺者其教化可知矣太師
曰德滯不加君子不饗其贄且吾　天子股肱臣義
不得與外夷私交遂歸之於　上　上謂太師勲猷
宣播遐邇令納之三月太師念宫中賞賚無算度不
可得已一日因戸部進　御覽揭帖遂上言臣等伏
見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

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
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
昔此不可不知也願　陛下以手計所上疏張便坐
時　上方詔王計鑄大錢爲賞賚資太師持不可曰
愚細小人譁於道路方忠苦所積嘉靖緡錢無所用
而　上又取外府以益左藏令新鑄[illegible]是使民訛
言而奔也　上詔罷之蓋先是宫[illegible]　大婚以來
故事當得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illegible]供奉　慈寧歲
幣益不足盡仰給東南織造　上不得已乃從中出
五千金畀孫太監隆令得次第更請外庭莫得知也

至是大司空請罷蘇松應天織造　上不可太師與
張公申公亟持工部疏入見　上便殿言近者松蘇
大水民救死扶傷不暇且　陛下嘗有詔詔孫隆還
今既兩年矣而隆織造東南如故非所以信　詔令
也臣等以爲部議良是　上曰近降去花樣皆出自
内帑不以煩民間此須奉部其他未織者悉罷不取
則惟卿等言耳時承運庫以歲用不足給屬吏緡絮
請於歲造外加織數萬大師念東南民力已困度所
費非得四五十萬金不可遽復入言　上得減織造
之半令出大帑水衡錢爲之　八年庚辰正月太師服

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予錦衣正
千戶世指揮僉事太師辭太傅時王爵言太師當以
九年考績加恩太師言臣當畢經筵既謝常祿即名
有父喪臣服官之日淺耳不宜以九年考績　上已
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埀範萬世遂許之三
月太師以　鴻典畢成　聖德日茂乃拜手稽首疏
屢上將告歸　上大驚愕曰卿豈得一日離朕如何
遽以乞休爲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顧托
之意以　社稷爲重永圖贊襄用慰朕懷慎勿再辭
是時交章懇留者滿朝廷蓋九卿則太宰王公國光

等列卿則太常寺卿陰公武卿等臺省則吏科都給
事中秦君燿等山西道監察御史郎君科等皆上言
元輔不可一日去　上　上賜太師龍箋手敕曰自
今以往三十年願先生無復出口矣太師遂不得辭
十一月　上有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
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
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
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挪虛曰過
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
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

收什一倉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
派蓋自浮根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
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
今讀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
國家又受其病矣太師日夜憂勞念欲爲　君國子
民計非清丈不可然其意懷未發也會御史中丞勞公
奉　詔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太師遂與張公申公
大司徒張公議請以其意　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
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

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
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
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
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
得以減科民賦率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與幸有田
以爲世業足利賴萬世矣十二月太師以　上春秋
鼎盛宵省覽章奏裁決萬幾又以　祖宗奎章睿謨
神功駿烈具載　寶訓　實錄懿義精深規模宏遠
足垂億萬統緒卽　上欲潤色鴻業不必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其道惟在鑒　祖宗成憲耳乃屬儒臣出

累朝　寶訓　實錄取其大者分類編摩爲　謨訓
類編以進每　文華進講太師必粗述大指隨事獻
納　上皆默識之九年辛巳正月太師請令翰林院
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燕質問經義
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上從之四月　上御便殿
太師與張公申公持南科給事中傅君作舟所上封
事入見　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
首事者皆穎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
萬往賑之　上旣許諾則太師又言今天下至困竭
矣即　上幸履蹈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

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　宮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
所謂常例豈盡出　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
年偶一爲之明年即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
遠引如　世宗朝上木頻興服御無度可謂多事矣
然其後晚年私府所積尚百有餘萬今大司農旣歲
輸金花銀百二十萬奉　上而　陛下又欲取外府
益之且　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與愛養
百姓彌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乎
上爲感動九月太師在告　上數遣醫問病蓋太師
病未瘉月而　上心如有所失遣中貴奉　手勅趣

召者數四矣太師遂力疾彊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
秩滿　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
加上柱國太傅降　勅獎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尚寶
司丞太師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　上亦知太
師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不復強之云二
月太師疾　上勤念不置時時下　手詔問先生安
否及疾久不起　上益憂之爲涕泣不食常賜內廚
饍饌食太師黄門使者相望道路都人有感嘆泣下
者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
以南太師念病在不褰遂上書請賜骸骨　上覽之

感痛益使人覘太師顧愼加輔助醫藥厚自愛十二
日　上諭遼東奮渠魁速把亥功加太師令官進前
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太師病已
益革不知所辭惟涕泣數行下言萬死不敢拜命已
而　天子聞太師不粥遣中使問太師天下大計太
師迷惑昏瞶且數語報　上使者旣去明日太師欲
還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卒之日爲萬曆壬
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日享年
五十八歲計聞　上大震悼輟朝數日　兩宮聖母
上　潞王賜䘏千餘金他楮幣等無算贈上柱國謚

文忠子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
祭五壇已樓車將發　上從張公申公余公請　詔
太僕少卿于君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君應奎護太
師而遣司禮監太監陳君政將趙夫人嗟乎大父趙
夫人太師所蒙於　兩朝若白金坐蟒蟒斗牛五壽
五絲艾葉纏身蟒衣紵絲絲幣金寶珠長春花飾寶
珠鍒玉花墜金艾葉符金篆字金簪銀錢銀八寶豆
葉羊豕酒饌多不可悉數又　上念太師純忠有捧
日之功取以名其所恭建堂　御書大字對句其上
賜內帑千金佐之此皆非近代所有孤等不敢稱述

孤等獨謁見　上平臺　上至召先生近　御座看
朕容色執太師手相問勞　上朝夕居起飲食狀悉
以示太師一日昧旦侍經帷日中尚未食偶病腹
上卽手調所進　御羹饌令近侍捧至太師拜手食
之　上始解顏嗚呼　無論孤等卽百世後未死者讀
之猶令人溉然失涕　主恩未報太師誠未可死太
師何遽以死為哉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壯
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
子房鄴侯之為人貴在實造不為文言虛辭自登仕
籍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

私門戒閽者無敢通一刺為人造請已諸公咸亮其
特介不為私謁門外寂不見長者車及　上在亮陰
太師湛靜沉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
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及長孺不可招麾去來
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
百司庶府罪於吏議者卽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著
復振之襟度汪夷不意苛察不以一眚掩大節有人
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勤記存不忘推獎恐
後諸司建白惟艮是採若欽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
見其姓名卽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提銓者或難

其人必指某某優為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
策士謂水亟魚驚令滋民擾　國家自有制度何紛
更之為以故獨申飭　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
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頹靡久則壅壅則弗行不得不
稍稍改絃輒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寄命令厚風
俗興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乾文教為指苟利
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為
衆諱沮紬憂勞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
飢至深念廢寢食必計安之乃已居官歷歟　二朝光輔
二帝俱以精誠結于　明主　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　官

中府中事無纖鉅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　國秉肯
重矣於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
誠體　國至抉精弊神憂瘁忘劬人或勸其省思慮
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且也疆宇
未寧羣生寡遂即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
中夜振衣即金門未啓或先往以待日總統庶務斷
錯解紛出自　秘閤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推政理
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憊
爲解竟用勞瘁病脾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俻
力疾蚤作夜思不怠於勤比病困篤尚伏枕擘畫天

下大事絶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
聰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纊之時既瞑復張目視大言
主恩未報未能辭大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呼若太
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未進不知　國
家大務然伏見　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
才官職至耗亂也今　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
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于廷陛
上親慰勞之賜　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尚書郎積有
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
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

部吏與簡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
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爲令長行
大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
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人尤寓意遠方人
材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曩時京
朝官不得通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
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累官墨吏下所司論
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詿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
該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二有賞罰疑誤
者許覲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

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
使事修　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敎養實政
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即虞廷師
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
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輒以武
弁営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
今　上審定　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時
時出　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已數破虜者即
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每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
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　上意下至偏裨亦皆

假里事權爲之罷監軍使者令文吏毋得推沮又賜
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
者多意見不作往往　詔建議者即經略其事大將
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每
勅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閑暇毋得張皇
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
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審畫禁兵入衛兵
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
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胡
無不願居前得一當匈奴先死且往者禁網疎濶吏

民無所請事多塡委簿領書不肯奏報　天子令詢
事考言以覈事以事覈功非歲久不可卒舉者皆
校量繁簡難易多寡新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
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以米鹽
瑣屑之務苟塞　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陷端咸
廪廪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
軺傳縣次不得續食勞所在候望省賦吏[illegible]馬之費
歲若干日久官屬既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尠今汰
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絕人覬望之私[illegible]省稍食若
干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illegible]賦得民宿

逋歲若干郡縣貝邑人皆鈎校其數姦人無所逃罪
得吏胥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減客兵
淸糧糗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
百萬即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
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保河濼
薊寧夏兵餉已至數十餘萬即大較可知以故嘉靖
之季太倉所儲無一年之畜今公府庾廪委粟紅貫
朽足支九年猶得以其羸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
治漕可請至饒給矣往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圜
墻爲滿殘入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　上詔理官修

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貰獄毋深文巧詆傳致人罪無
輕人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逸囚無縱逋逃
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即以縣諸藁街以故叛逆妖
妄如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周元張彥文張永寶張
天福張崇庫王道李一鎮王志學喬濟時龔志向黃
崙劉守業賈邪奇楊時貢等皆駢首就戮赤眉綠林
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徼幸
三尺矣異時有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匿不以聞今
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沈命之
條厲窩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末得之期薄既獲之

罰則吏務詰奸人懷逸賊以故幅幀萬里皆重垣寄
樹如長虵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盜巡徼江海凡山
川治橇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
之風矣初　上新嗣位之時　因用大誥　上不得
已念　國家恵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
旨蠲賦然萬曆丙子業　賜民田租輯寧邦本未可
謂刻急也且　上曠蕩之恩寬大之　詔孤等雅得
而志志其大者則是年太師偕呂公張公請蠲賦二
百三十四萬有奇今年太師偕張公申公請蠲賦一
百三萬有奇本色米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絹布

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二百有奇顏料蠟茶三十三萬
七千一百有奇其他如已卯所減泗州寶應鹽城等
郡邑賦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河南賦錢一十
三萬一百有奇所在有之多甚不記且　上在位十
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
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不可謂非省憂鰥寡孤
獨窮困矣況外餘如馬船料價糧料馬價班糧工價
名糧均徭公費驛遞稅契等皆歲有寬政　上又明
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罷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
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輒

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　上德念深矣豈無忝民
不識不知即從古已然乎夫俺荅至崛彊矣自
先帝甲胄臨戎何奴豕息謂將彼有　成祖犂庭之
舉故明年俺荅吉能遂請內屬大彊者先臣弱者焉
往以故名王解辮元戎獻馘交趾南荒慴棲東越在
閩粵則朱良寶林道乾林鳳在粵則惠潮藍一清賴
元爵文昌李茂鄭大濱龍川鮑時秀東山石牛青水
草公慎覃世活合浦黃章弟古田韋銀豹懷遠韋朝
義右江韋明甫昭平黎福莊荔浦韋公海北三韋千
里河池韋宋武蠻林黃邦緣木頭峒覃扶王在蜀則

九絲阿大凌霄阿苟建昌阿怒都都方三傀厦葵哨
岬在陝則偕文孟登河州且戎卜同官李宗鶚在滇
則臨安記來王曾寨易克鐵索箐羅革金齒藍自黑
在貴竹則安順者念繼王黎平汪約石應斗貴陽阿
利普安光見王播州楊貴在楚則五開胡國瑞及羅
旁府江北五㟃咳龍哈十寨宜山都亮涤烏兒多浪
里松里嬰田來賓松潘威茂風村白草諸賊或僞上
帝號或代襲王稱莫不頓顙伏辜獻圖請吏獨東虜
若太師謂外寧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爲外懼
然速把亥既禽哈夕帖阿都赤明安之事虜已褫氣

胥息設　上欲滅胡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
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奔噠喇皆近古不賓之
國茲平天漂亞寨阿斗皆上世難馴之民今皆喣沫
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泰寧之一會哉夫天下有
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
袤萬里崇墉峻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躝入又南
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崒嵂屹爲
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
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
主上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熈帝載諸所

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藎臣石畫賴　天地　宗廟
社稷以故玄化滂流浸淫衍溢功倍往初兼並神明
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
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
以咈爲順者子產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儆官邪
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諝周少密則
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綱維不得不
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
然後恢闊禁罔削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其後臺
省皆言茲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衷非　聖世事

太師深然之遂請　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
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
可識矣比年猶崇惇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
年下世可勝嘆哉昔子產爲政鄭人厭有惡言居有
頃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
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荅安國亨等即
爲太師置像旦暮尸祝公令其無祿即世鴻生鉅儒
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下
至武夫健卒田畯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

遊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破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
大義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溢爲文不屑屑程度不
喜誦悠然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柔澹春融得天
然之致每屬草輙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筐篋中雖
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雝肅大寶丹扆諸
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眞經學士大夫類能道
之資由天授警敏疏徹博聞強識尤明習　累朝故
實筆至輙口誦某時著爲律某歲摯爲令不煩討核
繙閱日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晰機宜遠至南北箐竹
之夷北徼氈裘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向背較若列

眉若懸寓用能以樽俎折衝機務紛拏人或憂其叢
脞太師殊閒適自公退則游情藝圃旁通稗官小記
及諸省賢書督學試義悉手自品隲示諸子弟其擨
豫如此家居馴行孝謹以處　君父骨肉之間交直
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邑何已　上凡所
賜鮮新不上大父盡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
備極色養每昕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
行甫歸即之覲舍從容宴語怡乎猶孺慕也于兄弟
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敬蚤世娓娓于其
孤姪嗣敏拊而長之尋以巳所授廕與之所敎與孤

姪垿爲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疏請
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踰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
葢天植云教子獨用嚴毅慕萬石君之風每丙夜肅
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侍居恒所面命自
砥飭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
子稍長業登仕籍向所其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
擬巳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審不使聞僉同乃可決
爾吾安能知設或乘間問其事後當如何即艴然大
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輙引昔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
惠使者曹窋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
天下相國怒窋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
當言也夫窋爲中大夫而亦旣長矣又奉帝命乃相
國怒笞之二百兒曹獨不畏曹窋事乎于是諸子重
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輙艮久侍立不
敢出一語而退匪邸報即除一令丞蔑由知葢不言
垣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于　國
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爲　國家之心與其訓
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如寒素性好施與大官
之腩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絪
孃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僅有田若干畝

粮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縣非分所當
復者孤等不敢脫一踐更卒有豪猾賄里胥冒名太
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
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復毋得過制
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陳篋僅得
上所賜幣金文綺亦大都煩費矣　上聞而悼之賜
錢布新米各有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
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敬修禮
部儀制淸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嵩女次嗣修
丁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叅將

賀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修撰娶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高公尚志女次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尚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府諸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幼淑女次靜修尚幼聘工部尚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輝敬修出重登重元懋修出重潤重僴簡修出皆幼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公篆子懋修二女未聘皆幼唯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楚卜吉而藏泣血刑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壚俱掩是

懼私心願得長老先生揭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明公道高肾飽文蔽班揚單言廸邁崇褒半詞允爲信史用是藐焉諸孤敢徼福先靈縗絰叩閽人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先太師謀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故自木彊不問外事瞶瞶靡所睹記特按跳草藳令聊攟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實嘉惠九原流精誠於窀穸貽休百世耀華衮於縑緗豈惟孤等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矣敬修等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終

張文忠公詩䟦

此鄉先達相國張文忠公詩草也季子殿撰公捜而集之庶無失世業者也相國以功名顯詞章非其所好然出語渾灝其文與殷盤周誥西漢制冊相表裏

其詩固騷選初唐之音咸有顓門名家所未易至者葢其天授負隽故事事兼詣所著奏對稿已久行世茲輯諸裁荅書牘詩文若干卷行之[illegible]圖生相後高山仰止殿撰公遂以校詩之役

見委已卒業因憶相國甫悉髫即受知顧東橋先生而長老又言相國居約時恂恂似不能言乃介節凜然此其意固已遠矣迨入翰林不屑意爲文墨獨亟慕與新鄭高公究悉國家之務

相得甚驩也葢相國非常人故諸所注措咸非常要能尊主庇民一切身家毀譽在所不顧所謂古豪傑大過人者今其詩草不足盡相國之奇即殿撰公所行裁荅諸書亦云顯而可見者

耳至其魁柄潛運上格
君心下肅臣紀中綏戎萌外懾四
夷者尚不盡于尺幅穆叔有云
三不朽相國實兼之彼世俗吠
聲筆一無能窺相國之深二弇
洲之稱相國曰業惟戡亂勳表

救時在唐贊皇後為元之夫姚
李固相國所不遜而贊皇以平
泉自愚相國辭三召亭一書一
意為公家遠觀曠覽又非贊皇
所敢望相國師心不蘄人知人
曷可不知相國也啟圖少頗以

功名自負獨束制舉義忽忽及
壯尚不知稅駕所相國精神雷
行宇宙間今茲獲厠校讐得無
徼靈之思乎故撫相國之卷無
任慨然

南郡後學馬啟圖敬跋

太師張文忠公集跋

瀟湘夢人以僉俗石首曾太史可前校役將殘舊史氏嗣修楙修全吾簡修文學允中輩以書來謂校畢宜惠一言簡端夢人曰太史役也曾唯唯無何太史書來可前病矣牧仲宜有以復唯時先生伯仲者慎無膺辭千是以僉拜手稽首而言曰予小子何敢言無已舉所知先宗二之言一二就仁人君子證馬庚子夏楚臬使盱貽馮公索觀江陵相業本末貽書鄉紳其略曰會閒譚楚中文献精華正觀風者所樂茹也獨江陵末年蒙謗微獨不知者群然譁之即當時蒙其澤者諱而不言於今慕其高者湮而無考不肖感今追昔張公一段苦心脉脉在臆而欲備聞其平臺煖閣之數陳金馬玉堂之謀議了不可得辟日沈于海終當麗天而不肖望明念切直欲上太山以求見光景倘諒微忱代為搜攬採其輔治之原而併及其得禍之狀庶幾公論不失其平而後生有觀

法馬他日
朝廷求遺稿未必不基之乎此以陰
莊誦其言輒為嘆服因記甲申五
月三十日許相國移丘司寇書曰
明旨無罪及云云頗推罪人不拏之
義以成

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令後世議今日
輕人而重貨也上累
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
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吳門相公
亦云
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

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
冀始終留神以仰承
上德俯慰人心先是東阿于公一書
纍纍千言播在穀城山館甚著不
具論論其疏
陛下者楊冢宰稱其為

顧命輔臣事
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
或亦有之今云云上干陰陽之氣
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為大臣受
恩深重惟願
皇上存天地之心為堯舜之主使四

海臣民仰頌
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
不悖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
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當時
大司寇有疏臺省有疏政府有疏
乃蒙

恩賚田宅
聖主所以報功念功之意淵乎懿哉
踰月貝錦再織中貂迓飾稽天之
浸濫不可為矣善乎徐大宗伯叔
明之言曰
主上寬仁從旁無一人持正論以定
國是傷哉語及閹獄云數年間事
朝士已夢夢無知者則老成典刑
又何所仰藉以攄讜論而明國是
又王洗馬同東粵蔡侍御疏請亟
致書政府亦累千言曰天下有公
是非感恩而欲刎頸者不能私報
仇而欲剸腹者不能誣也詞意慨

切讀之涕下以及馮慕岡先生實
用編丁未會程庚戌錢探花進呈
策語可以對相國九京可以答惟
時伯仲矣予小子何敢言可前曰
諾吾病不能搦管子復虛赫蹄乎

雖然以僉誦法鄒魯之言有日矣敢晉而質之有道孔子曰衆好必察衆惡必察故於陵矯矯難爲巨擘匡章落落孟子賞其設心此能好人惡人之權惟仁人操之若夫以我不以人可以逞一時而不可

以信萬世可以閑死者于既往而不可以閑世道于將來是自爲好惡已耳承學攷古信今洞晰本末若太師張文忠公者勲在旂常書

瘞報

主於兹集竊一班焉公自

禮廟龍飛以舊學簡在密勿懲

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力以振紀

綱覈名實爲第一義其說在六事疏中而辛未三策及編修時規華亭相國一書識者知其爲救時宰相萬曆初元受

顧命輔

沖聖秉國十年乃舉其生平析肝吐膽獻之天子長我丕基雖周成漢昭不啻矣懲邊事之弊也籌邊累千百言明若觀火指顧抵寧懲漕河之哽也選授名臣經理工費愛

惜民力懲粤治之敝也先清吏治
後靖叛夷遐不遺策括蜀地捕闖
寇撫鎮一心無有中撓彼時宮府祇
協中外禔爾五氣順布四夷來王悉
主上之福也亦勞臣之致哉其修文
治也以身體力踐為學崇尚實

不務空談啓羅近溪周友山屠平
石胡廬山諸公書可證其非惡道
學也惡夫賊道學者也又有太嶽
而逾制檢者乃申明
臥碑嚴飭學政遂為急進取者蒙以
沙汰而不知寓旌於別嚴師於保

非薄學校也去其害學校者也以
至清驛傳本為節筭省民膏髓而
或者以此招尤冠紳清田畝本以
復舊額便征納俾糧平無虛耳而
柢恨深積於豪右其與楊二山耿
天臺宋陽山勞開府之書可證其

以身殉國不以一毫己私與焉若
忠介海公之評司工於謀國拙於
謀身者是也嗚呼彼以為令基此
以為怨府彼為功之首此為咎之
叢論定蓋棺詼生校杼甲申之事
所難言矣掩覆逾世抑獨何哉雷

太史何思謂相國生平不喜著作曾太史長石稱為古今第一流人物評騭大業觀其遺集未嘗不掩卷太息繼之以泣也除帝鑑圖說奏對稿久行於世茲從惟時伯仲所索公遺集讀之不勝仰止之思

云以倫常從耿司馬學司馬云太師嚴毅端重才美天授當其降名王而折盈庭則遑恤寧謚者無四十年論知己而以蕭之于韓不保其往尤發千古英賢為國之忠其它肝膽披示者不可殫述容勿數宣者無得而稱焉嗚呼乾坤誰執仲尼衡司世道者寧無興慨于斯言夫荊軻聶政俠士之雄耳受知一旦無難七尺毅然斷而行之況歷事三朝感恩

聖主君臣逢魚水之懽國勢當振作

之會而乃猶取容容後福自愛其身名者乎由此觀之隱衷揭日月而貞明大業留天壤而不毀蕩蕩

上帝臨汝不貳則請以竢夫知言復起之聖人矣

庚戌天中谷旦南郡後學高以儉跋

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後毁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爲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至文章本非所長集中奏疏啟劄最多皆在廟堂時論事之作往往縱筆而成未嘗有所鍛鍊也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七卷補遺一卷

〔明〕王時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三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友慶堂合稿七卷》提要

友慶堂合稿序

友慶堂稿侍御桐栢顧公彰教鷺渚日序塘南王先生門人賀汝

定武錫也侍御公曰先生一代耆儒語錄諸文宜梓後者宜刪汝定尊命惟謹而公

剞於盱江致書鄒子
曰先生手本體未嘗
不質引而未學妄謬
雲譚流異諄〻誠確

不少徧貸似今日操世
良劑子一言序諸簡
端予憶先生語錄及
集序及盥再其河以

後惟是公語王先生
痛懲妄謬雲譚者
言為有當此真衛道
盛心元標語此俱無

之憂者昔有私挾田
父務子之楚者田父數
年歸而之楚冒他人
子歸面目相肖也語

言相似也歸而情若
楚越河者天親不可
人爲也老農果腹嘯
遊山澗羽宮向之譚

天饌仙廚甚具猶其
腹榜猶文雅淺農家
詩錄世之妄誕雲譚
何以異此人心至神也

耳目至衆也三尺豎兒
晶之甚之欺人者祗以
自欺無論雲譚與冒
誕者耶身都講席賓

之學子纖毫疑情未徹
後之人洞若肺肝剖此
義之者乎使道而可偽
借也宗至今數百年何

猶濂洛關閩我明二
百餘年又何獨薛陳
胡王諸君子以道鳴也
元標謂無足憂者此

也道非一人之道也千
聖之所總萃也天地
日月之所照鑒也鬼
神之所呵靈也考三

王俟百世一以真精神
爲之流貫千古在前千
古在後非人所得與
子不得默之文匯不

得默之君弟子不得
默之師以誠而基以
靜與無欲而入世儒
紀不諱生之矣不知

天地大德生於春長
於夏秘於秋冬卦至
十月剥落極矣復其
見天地之心所以轆環

濟世為夫子家法口
譚生之身落世間行
言與人俱盡王先生
學從誠靜與系羽入

王十掛冠八十四而化
精凝神一何深不極何
幾不研讀先生集者
貴知所源本焉先生

同時有衡庵胡先師
及盱江羅先生文潔
鄧先生消側身幽巖
穴澤之風塵之表用

能通微致大九原可
作吾將誰依予曰先
生又思及諸先生乘
真儒豫章若酌水

於河鑽火於燧有能
師矣數以爲畢侍郎
公澄清斯道乘章前
哲盛心而於王先生

語錄不敢下一語勝或
者曰至道易簡王先
生語未免令未學望
洋而返不知直下承

當廓除蕩盡塞之
有幾王先生所語風
急天寒儒門空腳者
也

萬曆庚戌仲冬月晷

晚生吉水鄒元標

頓首拜撰

友慶堂合稿卷之首 新增

明史王時槐列傳 儒林

王時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禮部郎中福建僉事累官大僕少卿降光祿少卿隆慶末出爲陝西參政張居正柄國以京察罷歸萬歷中南贛巡撫張岳疏薦之吏部言六年京察祖制也若執政有所驅除非時一舉謂之閏察時槐在閏察中聲情不服請召時槐且永停閏察報可久之陸光祖掌銓起貴州參政旋擢南京鴻臚卿進大常皆不赴時槐師同縣劉文敏及仕徧質四方學者自謂終無所得年五十罷官反身實證始悟造化生生之機不隨念慮起滅學者欲識真機當從慎獨入其論性曰孟子性善之說決不可易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更何從生且人應事接物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非善而何又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而言謂之窮理卽考索討論亦居敬中之一事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年八十四卒廬陵陳嘉謨字世顯與時槐同年進士爲給事中不附嚴嵩出之外歷湖廣參政乞休歸尋用力於學凡及其門者告之曰有塘南在可往師之塘南時槐別號也年八十三卒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總目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一目錄

門人　賀沚　校

書

與郭華南　癸酉

向所請教者兄謂何如夫天地萬物生於寂寂者天下之大本也此體廣大無際六合一滙萬古一息宇宙生生起滅千狀而寂自若也然見寂即非真寂何也寂與己對故也當體自寂復誰見哉此理在探原反本極深而自得之但實透真原反身而誠便作天壤間了事人矣

答友人　甲戌

夫人生天地間所謂靈於萬物者果何在哉吾皆具足本與堯舜無異而甘自棄之淪於污下而不返不亦可哀之甚耶來翰謂終必罷廢此則非所敢聞夫人性本善日用之間種種呈露見父則孝心自生見長則弟心自生如其不然則此心便自愧怍必改之而後快此在衆人皆然蓋天降之衷非由強作雖欲罷之烏得而罷之雖欲廢之烏得而廢之使其可罷可廢則孔孟既遠聖教日湮斯人宜爲魑魅魍魎久矣今執事試反之自心果能不孝不弟而不愧怍耶如其欲以不孝弟爲恥則可見此心之良與堯舜無異也且此心豈是因人講說被人逼迫而後生哉此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與生俱生萬古如一日者也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今人視聖賢爲不可及而自甘污下者所謂家有儋石之積棄而不顧乃行乞於市以爲饜足之道也亦良可憫矣顏子曰欲罷不能蓋真見此性之不容已學者果知自性之良則知雖在愚夫愚婦同具此性者皆欲罷而不能非獨顏子爲然也執事所謂終必罷廢者是自窒其混混之源而力障其放海之勢生之不敢聞命者此也

答族生永卿　乙亥

金牛數月遠勞賢者乃鄙人未能少効切磋以助進修愧歉多矣學無多說只在志真若孳孳善也甚於求生而畏不善也甚於避死何患學之不明而所到之不遠乎今學者之病在於猶疑偷度之日多而困心衡慮之功少是以空騰詞說無裨實事耳願時時與族中同志奮迅勇决研究此理勿作宇宙間凡夫至禱

答族生永卿　乙亥

所論去念守心四字俱未佳念不可去心不可守眞
念本無念也何去之有眞心本無相也何守之有惟
寂而常照卽是本體卽是工夫原無許多歧路費講
說也何如何如

答族弟登之　乙亥

所論以內變抱鬱此因情之不容已者但天理之發
七情自有當然之則若過當而不能融化卽爲眞體
之累此處須識其病而節宜之不然非惟累心且將
累身不惟累身且將貽憂於父母君子達觀順變不
當如是也但於此能調停適中便是實學矣又云下

手無實功夫此是不誑語既知無實工夫便須求實
功夫更無別商量也譬如喫飯覺饑便喫何商量之
有若對飯不喫只管講求喫飯之方又稱歎飯之當
喫又自悔己之未喫如此不已總屬空談竟何益於
飽哉願言努力流光易邁也

答蕭兌嵎　乙亥

夜來趨候請教未悉弟愚鈍之資從事此學者幾三
十年而未有所得蓋往往執意見分門戶起爐作竈
自立主張恃此以爲究竟而不知本性未徹縱饒展
轉扭捏出奇入正終非原來舊物宜其用力愈勞而
愈無湊泊處也歸田以來一切刊落全身擔荷此事
久之漸覺有省今雖未敢謂爲大徹然似於舊時種
種同異學術盡皆不取不捨此體廓然充塞宇宙形
形色色條理脈絡不匱不紊非由造作道固如是然
非有直還天地之志非有洞視萬古之識徒欲將此
身與世上凡夫較量得失爭論同異護持門戶則藐
乎其小矣似不足以語於大道之域也佛老孔子誠
當有辨但近世談者以管窺天總成戲論欲恃此以
撐持宇宙恐難矣弟雖妄意及此然年來愈覺了事
之難蓋既識程途方知遙遠今更無他念惟誓用全

力畢此生耳

答朱易菴　丁丑

遙瞻道席未能頻侍懸念如何伏承尊翰指示先後
天之眞面目且云不可離且混於合孔門脈絡皆至
教也弟謹服膺矣弟邇來於此處鑽研亦稍稍窺得
其近似今蒙明示亦朗然信之不疑矣夫知者先天
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雖屬後天而形
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隳
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末世學者往往以隳於
形氣之靈識爲知此聖學之所以滋晦也此理難言

言之亦難逼眞翻成語病惟高明俯察於言語之外
一批教之以爲不甚悖謬否

答友人　戊寅

所云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非有他也是志之不立也是無愧悔痛晳之心而偷安於流俗庸衆之儔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冶豔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故曰欲根起滅不斷是志之未立者此也學問一事須是在宇宙間眞修實踐做古今大丈夫不是隨羣逐隊口講便了願及時

勉旃不在空談也

答周守甫　己卯

來喻謂兢兢於禮動皆勉强非出自然夫學成而性復者順以出之皆自然矣學未成性未復勉强循理久久馴習亦漸近自然此古人所以貴困勉之功也夫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眞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眞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

捨隨處盡倫隨處盡分總與蒲團上工夫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而逢原之所以後於居安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今人不知學但見向裏尋求稍稍習靜者便詆以爲禪吾見避禪之名而受俗之實者多矣以趨俗爲學聖此學之所以不明而世儒之所以迷昧而可哀也濂溪象山宋人詆之爲禪白沙陽明近世詆之爲禪皆世儒之贅談也何足計哉

答鄧元中　己卯

辱遠翰覽悉學問一事生切己研修輾轉疑悟不知

其幾誠苦心殫力數十年迄今乃僅有一斑之見非沒然道聽塗說者比執事若必欲明此大事須齋心肅志胸中洒洒不掛世俗塵念直欲畢此生擔荷千古宇宙道脈乃可從容虛懷相扣未可草草漫淡也來翰所稱孔子及知行云云亦未爲不是但吾輩今日希聖當下時時刻刻身心用功要有切實不放過處不然孔子自是往聖知行自是套語與吾有何干涉也所云今之言心法者以私意客氣是去見解物蔽是除恐體小用枯非中庸盡性之學生意以爲若果去私意客氣除見解物蔽此與中庸之所謂愼獨

內省者亦似不畏又執事自云孔子心如太虛舉天
下之物無以翳之然則吾輩之有物以翳其心者恐
亦不出私意客氣見解物欲也由去且除之之功以
希孔子之太虛亦未爲不可執事何是古非今之太
過乎且欲溥萬物而不遺者必廓然太公心溥萬物
而無心者能之也若捨己而逐物則與中庸所謂致
中和以位育篤恭不顯以平天下者異矣執事豈以
存心爲小且枯而營營於事物者乃爲光大乎是徒
知粧枝綴葉之爲樂而不知培根護本之爲要也執
事抑豈以心爲在內專於內則必遺外是以謂之枯

小乎是不識心也心不可以內外言也此理未易談
聊爲執事發其端耳吾心不蔽謂之眞知吾心不牿
謂之眞行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心不可以內
外言知行亦不可以內外言也幸深思之勿忽學者
但切己反求自明其心則百家衆說是非邪正皆莫
能逃吾鑑若自不反求自心不明乃欲以昏昏之鏡
而辨世人之姸媸其可得乎執事所謂莫能辨其正
宗以爲的從者職此之由也執事果有必爲聖人之
志請勿悠悠漫談須發憤猛省此生不常虛度勿甘
爲庸下便忘寢忘食務求全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如

有未明宜親炙大賢君子洞明斯道者以請質正勿
聽庸人之言以自惑其聰明歲月如流轉眄白首勿
謂少壯可因循也

答李見羅　庚辰

學問一事大抵有志者所從以入各有方便之門固
難以一律齊然深造遠詣至所會歸處必合轍於孔
門乃爲諦當弟向所入手誠出入於傍歧蕭輾轉參
尋端緒頗多已而於傍歧中見其極致之理不越孔
門之旨乃知孔子之道誠大中至正萬古不可易非
强爲也道固本然如是也惟世儒判有無分寂感離

體用卽未論孔門彼二氏亦且排斥以爲二見若混
有無寂感體用以爲一者又彼家所謂顢頇佛性其
不足語孔門之旨均也近見老丈所刻道性善兼其
義至精可謂不墮二邊而直顯中道矣此意弟似能
佩服一二俟買舟東下面證茲未易以楮墨畢陳也

答李潛菴　庚辰

承諭虛之一字足占體認之切惟此體充塞天地至
虛而常生者也虛而生故不沉寂生而虛故不滯跡
二邊不倚寘於中道此孔門之旨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曾忠甫　庚辰

又不相對亦頗聞有督理營構之勞既不能辭避只可就此擾擾勞役中默察此理如何勿以躁心厭之勿以俗心馳之象山先生所謂館庫踰年其學大進者此也若起心動念認此是俗事有妨於學必待何時了此然後屏跡入山方可為學則障道矣至如見人一味貪逐外事目與之馳肩認即事即理之云以自誤其平生者則又其最下焉者矣惟高明其勉之

答李潛菴　辛巳

讀來論知亟念此生欲了此大事足占志趣之正也吾儕為學若於全生全歸一著未穩則終身討論切

磨只在俗人眼目中做得箇無破綻之人而止耳豈是講道也以老丈精敏之力更信得古人果有此全歸一段事業決志欲了吾道大幸矣

答萬思默　辛巳

所語性本離念一語且云不得以即念即空為解知兄苦心但弟意此件到親切處無可著念無可措心只在當人自參自徹自信而已若徒執即念即空奪語而不悟正恐迷入生死浪中若必欲於念外覓性又恐墮斷見坑內且如日中避影愈避而愈不可得況將謂以遠此也願與兄各各勉旃俟他日面會可

不言而默識耳何如何如

答林穎泉　辛巳

辱手翰論及病中覺前此浮泛惟一靈光是真宰云云兄透悟至此深為可賀捧誦不勝欣幸吾輩學不加進正為不識真宰是以雖曰為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箇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平日未透真根若到劫數成壞時知其抵敵不過也古人性命之學直是萬古不朽兄所謂真宰者是也但靈光二字不知兄認取如何此處倘未親切則雖號為靈光而實非真宰願更以見示庶弟得以奉至

教而續請益也

答劉抑亭　壬午

所云以心制事似屬二乘即事即心猶如認賊為子生則謂離事求心乃為二乘以心制事初學則然非二乘也即事即心誠為大乘但所謂即事者豈即世俗一種裝點矯飾之事哉其必有道矣又學者每認心內事外則未免牽己從物若謂心事不二則未免認物為己此處若非一切拚下畢力自證徒以言語文字解說縱令明白終非實得何如何如

答黃弘任　癸未

所舉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友朋自不肯痛下苦功眞修實證而徒剩掠禪家現成語句正所謂拾人餘唾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有爲而發彼因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却不許其靜坐卽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眞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也禪家云上品醍醐遇此等人翻爲毒藥正謂此也何也禪家貴悟然悟非一蹴可致必數

十年深研力究剝落之極庶幾善極而通如夢忽覺一覺之後夢境都盡乃得稱悟如果眞悟則開眼閉眼總是此體成佛不成佛亦爲剩語禪家向所云云蓋指此也然禪家到此亦別有修持別有精進但此凡人之修作用不同耳非謂悟後無修也譬如明眼人行路比之盲人行路不同耳非謂眼明後卽不行也且今人果能深研力究剝落之極一覺而夢境都盡否耶如未能然却不許人用功而欲立地成佛眞所謂凡民自稱帝王矣且凡爲此語者必學不通方未能隨機接引之人也如程門專提主敬陽明先生專提致良知則皆徹上徹下顚跌不破之語乃知至人立敎終不令人因之走作上根固不俟言下根亦可循之以入塗轍吾輩只可以此與朋友砥切共學何必玄談哉學必以孔孟爲宗今人不知正學往往喜借禪語徒長虛見恣誕說其自誤誤人亦多矣學無多說若眞有志者但自覺此中擾擾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鍊習此處原無定方總其要同歸於主敬而已同歸於致良知而已如此精進勿躐步步踏實地卽是步步超一界也故曰下學

而上達其學愈下則其達愈上矣每念未得與賢友共相研磨以明此理古人有言提耳而命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何時可共圖之

答郭以濟 癸未

所云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廢一要之居敬二字盡之矣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處而言卽謂之窮理非有二事也縱使考索古今討論經史亦是居敬中之一條件耳敬無所不該敬外更無餘事也故曰居敬二字盡之矣認得只是居敬一件則工夫更無歇手時若認作二事便有換手便有斷續非致一之道也所

云居敬只是提撕而非把持亘亦近之大抵學問工夫惟在還此心本來面目而已此之謂敬也豈把持之謂哉若敬是心體上功夫若捨心體而求抑妄念則是棄本逐末宜其愈抑而愈紛擾也卽此便是大不敬矣但能於心體上做則妄念不待抑而自無矣

與蕭兌隅　甲申

弟自歸田以來一紀有餘更無他念獨於此理實殫志研摩今雖未能大徹然絕非守昔年舊見聊安一隅已也蓋弟昔年實自探本窮原起手誠不無執戀枯寂然孰之之極眞機自生所謂與萬物同體者亦

自然出之有不容已者此非由承接唇吻而得之亦非學有轉換殆如臘盡陽回不自知其然也兄之學本從與物同體入手固爲聖門正脈但此中最宜精研若未能入微則亦不無儱侗殺過隨俗流轉之病終未得透底純淨以達肫肫皜皜之境界知兄於此深詣必有非弟所能臆窺者矣何時畧示倏緒以開固陋是禱

答蕭敬之　甲申

所云動中覺無紛紜而靜中往來不勝兄見體念所及也夫心體本虛生生者虛之用也惟學致虛則其生也無妄靜亦如是動亦如是惟不能致虛卽離本而逐末始流入於憧憧往來而不知所底止矣動中非無紛紜也心交於物而不自覺也靜不與物交乃僅見之今但當惕省外緣專力凝斂久而後得之非筆舌可傳授也

答郭以濟　甲申

所云居敬非把敬做一件事看惟心常惺惺云云甚是蓋此心湛然至虛廓然無物是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卽謂之敬陽明先生所謂合得本體是工夫也若以心起敬則心是一物敬又是一物反似於心體上添此一項贅疣是有所恐懼而不得其正

非敬也

答許敬菴　甲申

伏承翰教具荷不遺惟吾丈實學實政本諸躬行心得以化俗阜民足明儒者之實效矣生歸田一紀有餘既釋世紛遂於此學得竭其綿力端居聚友竟年惟究心此件更無他務雖甚愚頑鈍然亦稍有路逕可期深入不致茫無津畔矣大抵此學貴有亘萬古蓋宇宙之志其功在探本尋源必到水窮山盡之處庶爲得之雖此處無可措心然學不遠此似終未盡

不得不黽勉從事耳遙隔敎席無由請正妄陳其概以見溷承之私倘艮絲未艾尤所續奉提耳之誨也

答夏雲屏　甲申

學譬如射必知立的之所在而後凝神定志以射之初焉雖不中的然向之專習之久則必中的不中則必不已也今學者不知的之所在但漫焉曰學而已彼以爲學者不過外面稍稍整飾無大虧缺使人稱之曰好人而已若然則在自己分上固不能全生全歸在孔門道脈亦不能少承其嫡續也豈足以爲學哉侯背原會倘當面叩終請益耳

答錢啓新邑侯二首

承示此心常定爲不遷常一爲不貳至言也夫怒雖聖人不能無若怒可無則喜哀樂皆可無矣但其本體澄然不爲血氣遷動遷之云者捨其本位而移徙於彼之謂也不遷則其怒如風動雷行不礙不留而太虛自若矣孔子辭疾於孺悲以杖叩於原壤則皆默寓矜而誨之之意故凡聖人之怒皆所以成物非絕物也卽怒可以覩仁矣顏子之不遷視孔子境界當稍有辨然非後學之所可易言也過與惡不同常人意念邪妄皆謂之惡不得謂之過過者意念無纇然之邪妄惟習氣渣滓未盡瑩化之謂也故過惟大賢乃有之此之謂有不善雖有不善而未嘗不知嘗知則不貳矣貳之云者叛其本主而攜貳於彼之謂也不貳則與性湛然習氣不復用事亦必以漸而融化矣孔子大聖固是無過然其自言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則聖人之自以爲過者甚微亦非後學之所可易言也大抵吾人自性原如太虛本無一物會得此體而敬以存之則不遷不貳境界皆可幾及乃知聖非絕德在有志者自勉而已

又

承示毋意毋我之說敬領敎矣所諭欲根盤結則更有說蓋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竟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此是學問大關鍵處不可不明辨也智之一字措專言之卽明德是也仁義禮在其中矣原無四者之別故致知卽是明明德所謂求仁集義復禮皆在其中矣亦無四項工夫也

答錢啓新邑侯六首　丁亥

承諭心性之辨甚精當大率性者先天之理也心則兼屬後天之氣而言理在氣中故性非在心外亦非截然二物性無邊際而心亦無限量也若强而言之則性體而心用也性無爲而心有覺也心可致力而性則存乎悟也故盡心則性可知矣存心則性得其養矣率術奉復倘俟而請悉之

其二

一性之靈充塞宇宙所謂乾知大始也是眞知也一涉形氣則此知爲形氣所局而不能無蔽是之謂形靈也形靈亦眞知之流注也四肢之痛癢吾能知之

是形靈也若果悟此形靈亦是眞知之流注則雖謂知痛癢爲眞知亦可也眞知乃可言仁若局於形靈未可以言仁也形體有痛癢而能知痛癢之眞知則超於痛癢之外故眞知不受痛癢者也形體有病而眞知無病也眞知無病故常不動常廓然其有動與不廓然者是牿於形氣而眞知不能首出者也眞知首出則痛癢不足爲病是卽眞知之治病非謂眞知只是徒知更於此知之外別起一心以治病也眞知爲形氣所局故一膜之外遂分爾我安能通天下爲一身而視天下之人之痛癢惻然痾瘝之切己也視

天下痛癢惻然切己者是眞知也故學者惟眞知之爲務捨此更無學矣

其三

承諭透徹本體云云竊謂透徹本體一語必聖人而後足以當之豈可易言哉凡聰明穎悟聞見測識皆本體之障今後學以障爲悟者多矣若欲到聖人透徹境界必一切剝落淨盡不掛絲毫庶幾得之甚矣透徹之難也承示誠意講章敬領容細覽大抵解釋經傳卽人各有見不必盡同惟是好惡二字自誠意貫至修齊治平更無他說乃知無作好無作惡則天

德王道一齊俱了故程子特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八字則一部大學盡在是矣此處眞實體認兢兢業業務使好惡中節是謂約情以復性辨如是則習氣漸不用事乃可漸次望入透徹本體之境界也愚昧之見敢以求正

其四

承諭消融習氣卽透徹本體之工夫又曰情欲意見之私皆習氣潛注之所爲此數語足以盡爲學之旨槩矣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旣能時時刻

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盡凡可睹聞者皆
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粗者也此在切己深體
久乃信之絕不在講說間且先儒講說亦未見有人
說到此者槐蓋以困心衡慮之久乃稍見此原非從
師友口吻中傳授得來茲敢敬以請正乞指教至幸

其五

學誠貴於能疑但日間點點滴滴只在心體上用力
則其疑亦只在一處疑一處疑者疑之極必自豁然
矣若不在心體上用力而泛然測度道理則其疑未
免離根離根之疑則愈疑而愈增多歧之惑矣此孔

門所以貴於近思也

其六

心體本來潔淨無可洗者只爲染著世情故所洗者
只洗世情而已豈能於心體上加得一毫潔淨乎譬
如白衣原來潔淨只爲染著垢污故所洗者只洗垢
污而已豈能於白衣上加得一毫潔淨乎此是識認
心體最緊要處潔淨即是精微不精微則亦潔淨之
未至也全放下則湊泊矣不能湊泊則亦放下之未
至也學問到歸一處眞是一言可了所謂愈眞切則
愈簡易矣

答劉以剛　戊子

所云求之方寸則涉相離乎方寸則落空今欲不涉
相不落空常見其大而又常見過未能也兄知苦心
矣但此等處皆緣未識心體而以安排布置爲功夫
是以於無事中起事無風浪中自起風浪雖云力學
而實自生障蔽也夫此心之良知不由學慮而明覺
自然本無視聞者也何相之有本非斷滅者也何落
空之有本無狹小而大無邊際然亦無大小之形可
視也何見其大之有夫非相非空而常大不可見此
之謂心體天之所與我者本如是不爲堯存不爲桀

亡也聖人但能不蔽此體而已非聖人能特地起爐
作竈以安排布置而杜撰之也既不蔽此體則此體
常明覺自然不離方寸而徧滿宇宙即有纖芥習氣
未融自不爲習氣所惑此之謂見過亦非起心動念
別做一段見過功夫也靜中默識當自得之但潛心
體認綿綿密密勿言認勿造作久當有悟也

答錢啓新邑侯八條　戊子

率性而行則謂之道若不能率性者只是任情而行
於是有不中節者矣道雖不視不聞而又莫見莫顯
孔子言天下之達道五即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而言未嘗以杳冥昏默為道也五倫之道安保無過不及此道之所以貴於修也戒懼慎獨者修道之功也修道者不能率性而必欲其率性之謂也謂之目莫見莫顯則此心常發矣發而中節則未發之體在是矣若捨發而別求未發恐無是理既曰戒懼曰慎非發而何子思亦未嘗於戒懼慎獨之外別說一段未發工夫也但今人將發字看得粗了故以澄然無念時為未發不知澄然無念正是發也

其二

盈宇宙一心也一氣也安有天地與我之分哉發育

峻極博厚高明云云正以心一氣一故吾能自位則盈宇宙皆位矣吾能自育則盈宇宙皆育矣何也一體故也若謂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我自我則彼自乖隔非一體矣既非一體則推之必不準強之必不合吾安得而位育之

其三

生稟之異而失其中朱子之說也子思未嘗言此固不必深辨賢知之過如佛老之類未發之中固是性然天下無性外之物則視聽言動百行萬事皆性矣皆中矣若謂中只是性性無過不及則此性反為枯寂之物只可謂之偏不可謂之中也如佛老自謂悟性而遺棄倫理自孔門觀之正是不知性故曰不知味也

其四

凡悟道未盡者執下則遺上執精則遺粗是未能執兩端而用中也惟舜之大智精粗本末融貫無二是謂執兩端而用中

其五

朱子以素隱為索隱不以同於易之探賾索隱為嫌似亦無害如堯舜但言執中孟子又言子莫執中無

權若泥其言則堯舜之執中亦須添一權字而後備也又如大學正心而孟子言勿正心如此之類皆語同而意自別耳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必佛老莊列之流乃足以當之朱註欺世盜名四字則未免貶詞之過也若以素字與素位之素例看亦可但於義理無大關繫亦不必疲神於此

其六

鳶魚上下察朱子以察為昭著蓋此理充塞宇宙種種色色皆其呈露顯現處不必以我察彼而後為道也道體無為而自昭著人何與焉此意味更深長可

玩張橫渠言帝則必察似與此同何如

其七

天地之間只是屈伸往來而已即此是道此外更無道也屈伸往來便是鬼神便是生生之易凡意念之闔闢視聽云爲之動靜一語一默一瞬一寐皆屈伸往來皆鬼神也舍鬼神無道矣然則子思之言乃常談未足爲異也何如

其八

言足與默足容與不變塞至死不變詐雖異而理固相通也孔子言邦無道危行言孫然則以默爲偷生

全軀殆未可也比干言而微箕不言固不害其爲仁惟眞能修德凝道之君子則語默自能合道不然則默者爲偸生言者爲沽直無一可者也

八條皆本來敎所及粗陳其說耳大抵書上言語譬如寫影傳神若狀像以辨其人之姸媸不若捨像而親面其人之爲眞也故求道者須自求其心不當留一字於胸中庶幾得之若必欲字字句句講求的確勒成一家之言則是訓詁家之事鄭玄孔頴達之學也非孔門之正宗矣何如

答錢啓新邑侯 戊子

承示可謂深思矣此理難言然以虛懷下問不敢不盡其愚也夫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也此正所謂生生之眞幾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幾更無一息之停正所謂發也若至於念頭斷續轉換不亡則又是發之標末矣此澄然無念譬之澄潭之水也非不流也乃流之至平至細者也若至於急灘迅波則又是流之奔放者矣惟此眞機隨動隨靜更無增減常發而常微故曰今人將發字看得粗故以澄然無念爲未發不知澄然無念正是發也然則所謂未發者安在哉此尤難言矣

澄潭之水固發也山下源泉亦發也水之性乃未發也離水而求水性曰支即水以爲性曰混以水與性爲二物曰歧難言哉難言哉是在默契未可筆宣亦未可以力索惟高明匆起知見當自得之但旣悟此理切忌頻頻拈出以添談說惟時時冥會研精入微固道之所存也

答郭墨池 戊子

所云未接物時此心炯然不昧及接物時是非照察不爽云云足見實致力處又云若終日不接物只照察此心則學問思辨篤行工夫全無用處不免於空

寂之感此則又是自生妄疑不信自己眞心且分心與事內與外爲兩截矣夫獨居靜坐目必有視視卽物也耳必有聞聞卽物也心必有思思卽物也一瞬一息皆不離物豈有不接物之時乎終日視無妄視聽無妄聽思無妄思卽此便是學問思辨篤行工夫不論動靜總是此件工夫何得爲工夫全無用處而墮於空寂乎故事之體强名曰心心之用强名曰事其實只是一件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未有有心而無事者未有有事而無心者故曰必有事焉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故充塞宇宙皆心也充塞宇宙皆事也

皆物也故大學不曰經綸宰制於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蓋經綸宰制總是明吾之明德非明明德之外別有一段應事工夫也吾心之大包羅天地貫徹古今故但言盡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今學者誤認區區之心眇焉在胸臆之間而紛紛之事雜焉在形骸之外故逐外事內兩不相入祇見其支離乖隔而終不足以入道矣執事篤實之資過失自少但振作奮發決志希聖一著似尚欠也旣欠此志恐未免便以賢於流俗自安反以僅僅自守不慕遠到爲老成持重脚步似穩但在孔門則謂之自畫自小昔人所謂多病於人未足羞偏身無病是吾憂者願執事更以自省自勵可也何如何如

答鄭子予　戊子

所云本體工夫只可語於成學若初學之士不於念慮事爲著力而止於本體用工恐不能無遺漏處此未然也夫所謂本體者念慮事爲之體也念慮事爲者本體之用也體外無用用外無體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能於念慮事爲著力者果爲誰之著力乎能著力者卽本體也故學者以本體爲主而照察於念慮事爲不少欠缺則卽念慮事爲之致力而本體於

是乎全矣若謂只存本體而念慮事爲任其遺漏則豈有懸空之本體若謂只於念慮事爲著力而本體可緩則所謂念慮事爲者又從何處流出是皆自作二見而不知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理矣且本體存乎悟者也念慮事爲存乎修者也故本體上著用工二字不得舍念慮事爲亦無用工處矣原憲未悟本體而强制於念慮誠爲未盡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正悟本體而能消意念之習氣者也何也知之一字本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則是以本體之眞知而消意念之習氣也此顏子克復之學

而吾儕希聖者之所當從事也此學路逕本甚明但願立必為聖人之志用己千己百之功勿悠悠作輟恐蹉過光陰終為庸眾人是可懼也

答祝七虞　己丑

來翰云識得太虛本體更當於發用處加省察克治之功然亦非待既著而後省克惟在幾之初動而致力焉此之謂慎獨自少至老無一息可懈此一段發明精切具見實用其力故能見到此也甚幸願執事只如此用功生亦無庸別為贅語矣但所謂幾之初動四字更要深體蓋此幾之動無初無終白沙先生

所謂至無有至動所謂靜中端倪此幾生生無一刻停豈有初終易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微者無聲臭之謂惟常生而常微不涉聲臭故有吉而無凶學庸所謂慎獨者此也獨者無對之謂此幾內不著空外不著相有無之間不可名狀故曰獨也慎獨者盡性之功不慎獨則性雖人人具足而吾不能實有諸己故至道必以德而凝待人而弘也

答東池宗丈　己丑

向聞道體少有違和正為懸念盛使至詢已漸安惟靜養中只宜萬念俱灰身世盡忘此是第一上妙良劑也終日渾渾然勿認此身是病勿計何日得安勿慮不得安時是何境象凡此皆妄念也但一味任運兀兀騰騰視此身如虛舟隨波蕩漾不必更作一毫意思支撑主宰如是則一切不繫與造物游不知何者是身何者是病身不屬我病將自離即此是道更有何道又奚必俟病愈之後別求究竟而後為道耶

答鄧子亨　己丑

來別楮所云具占嚮往之志但似未有專功惟意想測度而已此恐未足語學也夫學貴盡卻塵緣一味收斂歸靜務令此心澄然無一物將世上一切可喜可嗔平生利鈍順逆之境盡皆拚捨於我了不干涉

如此久之然後真性漸露以此應事如太虛之涵萬象明鏡之鑑眾形觸之即通物各付物更無阻礙又安有先事籌度及事過生悔之失乎所謂讀定性書云云亦是書冊上陳言未可倚靠若并定性書都掃卻只於靜中自體本心務見親切乃真功也

答曾用震　己丑

所云數息之功亦斂念之一法但當知息從虛無中生惟此心廓然太虛則息不待數而自調由此入微息本無息是謂真息何如

答錢啓新道長　庚寅

頃辱賜翰仰見志切於學孜孜未懈不以順境奪心深爲敬服及見所與蒙山丈書致問於易義者甚詳生素不知易未能窺心得於萬分之一但鄙意易者聖人明道之書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始於一奇一偶而已不知此一奇一偶者在吾身中果何物乎說者每以理欲分奇偶然奇乾而偶坤坤果尊陽人欲乎必以坤爲欲而去之則乾爲獨陽其可乎若奇偶並立則吾儕之學於此當作何致力即今致力之實不知於乾坤二卦果何所當也此似是學易第

一義必先明此切身而實體之則易不在書而在我矣至於詞指訓釋似可稍緩何如何如

與萬思默　庚寅

邇來檢身之功不敢不密侯專請正近見海內高明之士談學者往往以修證爲落階級以倫物爲非上乘甚者於繩趨步尺之士嫉之如讐孔孟正學其將衰乎老丈爲世道宗盟何以救之

答錢啓新道長　庚寅

伏奉翰教感謝所云以寂感分奇偶及以理欲分奇偶二說以硃責則各有攸當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一陰一陽自其著者而言之則寂感理欲皆是也自其微者而言之則一息之呼吸一念之起伏以至於浮塵野馬之眇忽皆是也豈截然爲奇爲偶眞若兩物之相爲對待者哉孔子川上之歎蓋如此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即所謂其爲物不貳也舍陰陽之外而世之欲超陰陽離奇偶以求性者其外誤可知矣此理至近至約而充塞宇宙更無餘事見此謂之見易存此謂之學易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萬思默　庚寅

近偶患瘡衰年覺不能勝病迄今稍平然尚未敢出戶也惟病中更無他念一意此件無頃刻馳散似於此理漸有親切處大率此理充塞宇宙而其機在我能握其機道乃可凝不然虛見玄悟終非己有惟握機最未易言從人口授不得要自潛心至極庶幾近之耳漫呈其似請正兄以爲何如頃聞海內高明之士談禪太甚使人懸想於恍忽孤絕不可揣心之地而天地一脈生生眞種子殘於隳滅人倫度物不明不察彼其視孔子之道何啻土苴往往鄙爲下乘以弟之愚誠懼正學從茲大壞而亂階浸長將不可復

歟也奈何奈何

答劉暢子　庚寅

承諭用功未有所入瞑目不能脫內境開眼則種種外象足見眞實致力乃出此眞實之言非漫然剽掠套語及猜想測度者比可𢾾也來諭自以鈍根未能超悟雖出過謙之詞然郤意謂參也竟以魯得曾見朋輩中以鈍而實修遂底於大成以敏而自恃竟蕩而無歸者多矣且學貴實修不貴玄悟今之所謂悟者皆脫空懸想脚不點地口口談玄念念從慾者不少此等最爲害道可戒也吾輩只當遵孔子人一己

百人十己千之訓刻苦精研樸實踐履何患不到古人佳處哉所云瞑目則見內境開眼則見外象夫見內境者吾心之虛明也見外象者亦吾心之虛明也然則內境外象雖殊而吾心之虛明無二境象雖分內外而吾心之虛明原無內外即此能見之心便是眞體何必求他哉

與賀汝定　庚寅

得遠翰所論新功皆體驗眞實所得足徵近裏著己之功深爲可喜大率學貴步步踏實進所謂登塔未即見頂而去頂漸近者也彼特虛見而無實功者如

對塔頂而遙贊其妙然去塔頂甚遠也惟生幾者天地萬物之所從出不屬有無不分體用此幾以前更無未發此幾以後更無已發若謂生幾以前更有無生之本體便落二見又以知屬體意屬用皆自生分別且以知而照意即是以一心照一心心心相持如鷸蚌然大爲造作非自然也陽明先生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知者意之體非意之外有知也物者意之用非意之外有物也但舉意之一字則寂感體用悉具矣意非念慮起滅之謂也是生幾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獨即意之入

微非有二也以其無對謂之獨故程子云其要只在愼獨意本生生惟造化之機不克則不能生故學貴從收斂入收斂即爲愼獨此凝道之樞要也孔子繫易發明咸之九四所云同歸一致尺蠖屈龍蛇蟄者正以示收斂入微之義其旨精矣此孔門心學之傳也孟子言不學不慮乃指孩提愛敬而言今人以孩提愛敬便屬後天而擴充四端皆爲下乘只欲人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爲不學不慮之體此正邪說淫詞誘人以入於敗倫傷教之歸者不可不察其微而愼之也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

氣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銷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眞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通乎此則知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而孔子大中至正之矩誠爲世不可易也惟潛心入微自得於言語之外是幸

答王夢峰

小巷重勞道駕枉臨靜對何餘竊窺老丈清瑩朗徹而精進不懈眞後學所莫能仰企萬一者生幸獲聆承領益無量辱手翰云識得生幾自火然泉達自穩

當自顯著安用人爲誠至言也但鄙意謂眞識生幾者則必兢兢業業故孔子所謂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方爲實學蓋聖人眞識生幾則常有不敢之心今後學亦有自謂能識生幾者往往玩弄光景以爲了悟蕩無檢束則涉於無忌憚之中庸矣故穩當顯著雖非人爲正聖門所謂爲之不厭也敢以請正

答賀汝定 辛卯

得手書詢來使具知道履清勝且實學所孚上下交信使世之學者知吾道之果可見諸實用有補於世而非空談何其幸也所云於生幾處斂識歛之以人於至微至寂之地甚是甚是但從此日精日密必可直接孔門求仁一脈而高不墮虛無卑不落枝節矣生近於此理似愈見分曉的當無可疑惑蓋宇宙萬古不息只此生生之理本無體用可分眞所謂可一言而盡也惟此生生之理無聲臭可即亦非可以彊探力索而得之故後學往往到此無可捉摸處便謂此理只是空寂原無生幾而以念頭動轉爲生幾謂是第二義遂使體用爲二空有頓分本末不貫而孔門求仁眞脈遂不明於天下矣執事既信得及願言珍重此是萬古斯文仗賴一大事吾輩非聊以敘其

一身而已不可不敬懼而爲萬古勉圖之也

與李一吾 辛卯

求復求仁二會幸屈道駕臨之俾後學咸知實踐而恥虛談有功於吾道誠大矣近時學者略看數卷佛書便自認了悟以懲忿窒慾爲下乘孝弟忠信爲末節且謂此皆障道必破除之而後爲大徹生則以爲此夷狄亂華之漸生民將淪於塗炭矣可哀也恨綿力無能少救之聊爲老丈漫談之而已

寄賀汝定 辛卯

聞篤志眞修一介不苟倡導正學士類悅從而當路

感拼重知眘特涯凡此皆足以微執事踐履之明驗又以見人心之同然者未嘗不可以誠感也孰謂吾道果不可行於今世哉冏不但爲執事欣聞樂道而已生邇來學力益專所見似更穩實不似往年揺兀轉換日用間點點滴滴頗有歸著不至滲漏千里同心不敢負知己相期至意也初冬偶沾瘧疾伏枕旬日今已全安矣病中亦自覺安泰無一毫別念底幾不爲病境所遷耳乃知吾輩學問只貴當下密實得其樞要踐履眞確一一慊心俯仰宇宙不致愧怍則浩然獨立更無留礙復何生死之足言彼異學往往

以生死恐動人甚至造妖揑怪使人狂走冥趨而愈騖愈遠孰知吾孔子之道眞自足而不必他求也海內高明之士談禪者浸盛生近來眞見得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脈絕不相侔豈容混論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此說非也心跡猶形影影分由在則形之敬正可知豈有本同而末異之理哉孔門眞見盈天地間只一生生之理是之謂性學者默識而敬存之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何也此性原自生生由本之末萬古生生孰能遏之故明物察倫非强爲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爲性以生生爲

幻妄則自其萌芽處便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故釋氏之異於孔子正以其原初見性便入偏枯惟其本原處所見毫釐有差是以至於作用大相背馳遂成千里之謬也或者猶謂生生是第二義生生之上更有無生一著此乃最不知道者若如其說則生生與無生遂成兩截此等葢說全屬亢談何足與議於孔子之道哉雖然此聊爲執事略言之耳孔子之道昭如日星豈彼詖淫之說所能終害吾輩但守孟子反經之說實修實詣實有諸己亦不患正學之不大明於世何必嘵嘵然與彼捕風捉影之徒費

齒頰哉生衰頽日甚不知何年再得與高賢促席究竟此件否

答賀汝定二首　壬辰

使至得手翰所述近來新功皆切實明瑩平正而邃密深爲喜慰別紙六條皆無可疑者惟第五條所問其中有精之說大抵鄙意所指精者即中涵眞幾之謂非氣凝有質之云也葢眞幾不可以有無言若氣凝成質則涉於渣滓矣昨歲避入仰慈山中偶據所見筆之謂之仰慈膚見一小帙奉覽此即可以代面談也

又

來問第一條言生幾不可識不可爲則存乎悟甚是甚是第二條言不逐物不著空庶幾中矣不然徒知一意向裏而不知中其不至於沈空守靜厭棄倫物墮昏塞而趨偏枯者幾希皆是也餘所問者語未甚瑩然自是執事用功所得今姑未暇詳論惟鄙人近來自覺此心之生理本無聲臭而非枯槁實爲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所謂性也生理之呈露脈脈不息亦本無聲臭所謂意也凡有聲臭可覩聞皆形氣也形氣云者非血肉粗質之謂凡一切光景閃爍變換

不常滯礙不化者皆可覩聞即形氣也形氣無時無之不可著亦不可厭也不著不厭亦無能不著不厭之體若外不著不厭而內更有能不著不厭之體則此體亦屬聲臭亦爲形氣矣於此有契則終日無分動靜皆眞性用事不隨境轉而習氣自銷亦不見有眞性之可執不言收歛自得其本然之眞收歛矣此意未嘗漫以語人今以聞於執事試體驗之如何風便再希翰示交修之益也

答郭墨池　壬辰

來翰云吾心渾是生幾善感而善應惡感而惡應此說殆未然也夫生幾者性也性本至善豈有惡乎惟性善故發生無不善其有不善者乃自離其性而染於外物耳故善由性生惡自外染若曰惡生於性其害道也甚矣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猶言清固水濁亦不可不謂之水耳然水之本性豈有濁乎其流之濁乃染於外物耳程子之言其旨甚精而執事引之以證惡生於性之說則誤也幸愼思之

答賀弘任　壬辰

所云懲時弊固是但吾輩既有志爲學必洞明此道

以纘承孔門正脈乃爲不負此生不負宇宙使孔門正脈大明則虛見玄談自熄若自家道眼不明只區區點檢末節以爲學止於此而思以此救時俗玄談之失恐自家反落枝節反爲彼玄談者所笑也先正謂世儒之陋見反出二氏之下正謂此耳今玄談既難頓挽而吾黨號爲向學者又往往立志不高徒粗守繩墨賢於庸衆人而止耳則孔門正脈竟將誰託良可深歎也此不獨爲友朋泛說亦願吾弘任大闡心胸直採正學於千古之上勿僅僅作鄉邑謹守之人而已乃所切望隔遠會稀莫效切磋之益因附此

致曷惟勉旃

答劉澹濂　壬辰

向承示嘉刻細覽之具見心得之邃領教多矣中間不無一二欲有請者但須得面對從容侍坐數日乃可深相質正若恃筆劄往復終恐詞不達意反似騰口說也諒長條可待必償此願耳吾輩為學必期大徹而與後學言最貴謹嚴觀孔孟之言可見矣吾輩此身直當扶持宇宙嘗見先輩有立論稍失中正者後學竟為宗旨遂不勝其弊乃知孔孟言言密實宜其萬古擴不破也何如何如

答周時卿　壬辰

所云點檢于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辭受取予比之空談者不同第恐零碎煩瑣有遺本領云云此蓋未識本心故分心與事為二是以致疑於此也夫本心常生者也自其生生而言即謂之事事即心也故心無一刻不生即無一刻無事事即本心故視聽言動子臣弟友辭受取予皆心也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豈有零碎本領之分哉學者終日乾乾只是默識此心之生理而已時時默識此心之生理內不落空外不逐物一了百了豈有零碎本領之分哉執事試於此密密體認久之當有契合處也

答曾省伯五條　壬辰

承問第一條私意潛伏者指少間而言此語亦未盡蓋習氣亦無聲臭即工夫無間其潛伏者亦未頓拔也觀明道先生見門子後十二年獵心復萌可見矣然要習氣盡拔亦無別法只在工夫無間愈密愈微久之漸能淨矣

第二條不能盡分者軀殼累之此未然也人倫物理為其所得為即一舉趾一出言皆塞乎天地何分之不能盡乎又何軀殼之為累乎惟所云不以軀殼起念一語自佳

第三條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夫中常惺惺即思也思即窮理之謂也即融會貫通之謂也思愈入微則性天朗徹旁燭無疆謂之有思亦得謂之無思亦得蓋此思乃極深研幾之思是謂近思是謂思不出位非馳神外索之思也

第四條大概亦是陽明先生言只以必有事焉為主幾著重便屬助幾放輕便屬忘終日不落助忘只是必有事焉而已明道先生言必有事焉而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第五條持志無暴氣之說乃是孟子以告子分心分氣外氣求心故對補言之以救其失要之此心眞宰即是志此眞宰生生不息即是氣非有二也若云於持志之外別有調習以養氣之功則未然

答賀汝定　癸巳

來諭所云收斂非爲也藏乎無朕入於至寂絕其妄生之端而眞生之幾盎然順流矣此幾萬古不息無起無滅又何晝夜死生之別乎此言甚契我心但於此愈微愈密體用本末一齊俱了終日乾乾只是此件而已此孔門愼獨之正脈也孔顏之學惟程伯子

直接其傳每見遺書中往往發明此旨近代白沙先生云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縕藏極淵源正與程伯子垂訓之旨不異吾輩所當服膺何如何如

答王養卿　甲午

承手諭具見留心體驗甚慰所云千條萬緒總出一竅此語最爲近之惟此一竅乃大虛中生生之靈竅也一切念慮知識萬事萬物皆從此一竅流出此是天然自有不學不慮而人人具足者也但此靈竅至微至密本無聲臭日用間惟打併精神心思一意體

根於此透入無聲臭之原此是聖門極深研幾之實學求仁之要訣也若離此靈竅而外求則學不歸根去道遠矣執事既有眞志願從此透入勿懈至囑

答王肯齋　甲午

盛使至詢知靜養山寺甚慰屢讀來諭又知密修內省之功尤爲欣仰所云前此皆意氣近名所爲不足以語學足見精察此亦鄙人所願獻忠告於門下者今老丈已一語道盡生無容於贅詞矣何幸何幸大抵吾人爲學須以直透眞性亘萬古而無生滅者此是千聖相傳正宗若不透此總非究竟故有志之士

終日終身綿綿密密闇然自體不求人知盡其眞精神眞血脈點點滴滴務在歸根復命不暇向外誠恐一念向外便是墮落枉過一生也此事全不在言語講論上不在門面格套上縱是世間盡稱我爲賢聖原與我一毫無干故學以爲己本非爲名幾萌一念爲名之心便自墮落枉過一生也所云孝親弟長不敢爲惡可質鬼神此是老丈實自信處凡在善類亦皆相信但不可以此自恃蓋以聖學論則此等亦是枝葉更有透骨透髓眞學問所宜究心也辱在知厚敢進此言以爲百尺竿頭之助此事固在自己奮發

然必賴有道賢者爲之夾持爲之開導譬如遠涉遐
方得一慣識路程者與之同行庶不誤入旁歧大省
力也何如何如獨學無友則勤苦難成高明裁之

答郭青螺方伯　甲午

承問心性命三者淺陋何足以知之惟數十年竭其
愚鈍覿體研求似有一班之見敢以請正夫盈宇宙
亘古今一性而已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
也以其爲天地萬物之所從出寂無聲臭不可名狀
強名曰性然性非枯寂也蓋於穆常運以其常運故
有命之名焉然命非形氣也蓋廓然太虛以其太虛

故有心之名焉三者一之三也惟性無善惡是謂至
善涉於命則化機潛萌可以清濁純駁言涉於心則
毫釐漸闢可以操舍存亡言惟善學者存其心以完
受中之命而性徹萬古彌六合以不毀矣中庸言天
命之謂性蓋懼學者離命以求性則性爲有外而不
知命卽性也孟子言仁人心蓋懼學者離心以求仁
則道爲遠人而不知心卽仁也蓋自道之統體言之
則性命與心如空中鳥跡不可得而異也自道之稟
受言之則性命與心如鏡之金爲質明爲體而照爲
用鏡一而名三不可得而混也至如忍性之說先儒

釋爲嗜欲之性然卽謂堅忍其本性似亦可通性也
有命之說則鄙見以爲與莫非命也得之有命之命
同蓋主氣數而言如仁於父子而舜遇瞽瞍義於君
臣而文王遇紂禮於賓主而穆生不醴於王戊智於
賢者而孔子見尼於晏嬰聖人於天道而堯湯適遭
於水旱是皆氣數之厄所謂命也君子不以數厄而
違性故曰不謂命也色聲臭味安佚亨受各有分限
亦氣數也不可以性之所有而過求故曰不謂性也
蓋命字雖同然立言各有攸當似不當概以天命字
概律之何如何如又謂性以心爲舍則是宋儒心大

性小之說恐未然蓋性無邊際心亦無邊際但謂性
體而心用則可謂心大而性小不可也凡此皆就明
問所及謬以管見稍爲分疏不知台裁以爲然否

答陳紫山年丈　乙未

易者變易也此體常運謂之生運而無迹謂之無生
無生卽眞生眞生之運甚微無變易之迹而實涵變
易之眞機故名之曰易也孔子言生生之謂易一陰
一陽之謂道至明切矣若指其呈露徧滿者而言則
自一息一念一舉動一語默一刻一時一日一月一
年一祀以至元會運世之始終皆生生也皆變易也

故舉易之一字而道無餘蘊矣此理不但吾聖人爲然雖二氏亦然佛氏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初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老氏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皆與生生之易旨異而指同也學者必識透此理然後可以爲學然後可以論易矣

與歐克敬　乙未

此體虛而常生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也只此謂之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卽謂之學此理至大而至

約惟虛而生三字盡之矣原不必費許多纏繞說話愈猜想愈不親切矣幸於此密體之如何

答歐克敬　乙未

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非善非不善原無應感與不應感之分何也識得此理則時時應感雖瞑目獨坐亦應感也何有分爲兩截之患乎時時是應感卽時時是動也常動卽常靜也一切有相卽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眞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卽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强名之曰本心透悟到此則本心猶是强名習氣何所棲泊中節與不中節總爲剩語矣

答賀弘任　乙未

來翰所云聞謗一事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不知彼人告以過者果子路眞有過乎抑亦彼人未諒而生謗乎然子路不疑彼人所言之當否惟喜而受之此所以爲百世之師也若使聞人謗復自討曰我何嘗有是彼言謬矣又或曰彼言雖以直諒然有傷厚道則是未免有不喜聞過之心潛伏胸中不可不自省察也昔人謂道吾惡者是吾師今道吾過無非欲勉我以進於善耳安得不喜而受之乎旣喜而受

之便可默默警惕再勿形之詞色裝點受善門面只一味自省自改所謂不言而躬行乃爲眞修凡人言亦未必全非蓋或我所爲未能甚當以致人言但彼或言之過甚則容有之然在我不宜少萌怨尤若外貌姑示領納而中心實拒之則太不可也

答曾德卿　乙未

來翰云合心事而兼修之此言近是但心與事非二也心包宇宙而統萬物事者心之變化也事非在心之外心實貫於事之中事者心之散殊也心者事之主宰也非有二也故但舉心之一字而學無餘蘊矣

非以事與心對立而兼修之也惟心體本無聲臭而日見之行事乃其實踐之地舍實踐之地安有所謂心者哉且非特外而應酬之迹乃謂之事也即靜中念念不息此不息之念即事也即靜中無一念此無念即是本念亦即事也知此則知此心更無無念時即更無無事時然則全心是事全事是心安有心與事之分哉故學者時時兢兢業業即是必有事焉即是存心之實功時而應外務必求協于天則固是實踐時而靜中無應酬凝然寂然太虛無物亦是實踐總之皆事也皆心也非有二也顧執事只依此體認

依此用功久之自有見處勉旃勉旃近世號為高明之士或謂一悟便了行證上不必點檢此是不識心體乃舍事而認心若如此則事是誰做且事不點檢則此心乃是頑空全不管事之物矣彼蓋不知心即事事即心歧而二之彼所謂悟但得其影響耳豈真悟哉又謂靜中不可著操字則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果為妄語乎彼蓋不知操者非以此操彼之謂也此心兢兢業業即是心之本體即是操也故陽明先生曰戒慎恐懼是本體正謂是耳若此心不操則反為放其心而不知求矣而可乎惟操即是本體純一不

雜即是靜也非以蕩然無所用心為靜也何思何慮言思慮一出於正所謂心之官則思思睿而作聖非妄想雜念之思慮也豈可以不操冒認為何思何慮乎此等議論乃是近世海內一種虛談似是而非大壞學術大惑後進其弊必至於決隄防縱人欲而滅天理其說似高出於孔孟之上而其弊實誘人入於放僻邪侈之歸不可不深畏而謹避之也

答陳蒙山　乙未

弟微窺此理雖廣大無邊然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故吾輩安身立命穩實之地須知凝道之方也昨獲

面悟謬陳淺見辱兄不鄙幸甚先聖謂知崇禮卑知崇存乎悟禮卑存乎修會得此意則後天有為功課皆是先天無為妙理未可歧而二之也

答許敬菴少司馬　乙未

頃四月間承以嘉刻寄賜展誦再四具見深造自得之功受益多矣近世學者率務玄談而弗實修得老先生真切確實之訓以救之吾道仗藉匡扶不至淪晦誠距邪反經之大業也曷任欽服惟格物之說尊教以格去物累為言固甚簡明令人易入但陽明先生云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功又曰意之所在謂之物此數語最精生綱謂千古之論大學者其揣寫此心之秘密蘊奧莫有過於陽明先生之旨矣此義無由面質楮墨亦難盡吐聊陳其概以請幸裁示之生衰落已甚自念餘光有限日夜畢力此學不敢有頃刻之懈山中上友亦頗萃聚僅賴夾持之力誓當竭神砥策無負此生以辜夙教也

答劉以剛　丙申

來輸云功夫合本體爲難夫本體者卽能做功夫之本人也日間能做功夫者卽是本體則本體自在矣

何必更求本體乎何必更疑其不合本體乎且卽此求合者亦本體也能作疑者亦本體也若舍此他求便是騎驢覓驢矣日間知覺運動種種事爲皆本體之流行時時認得皆是本體流行只還他本色順以達之強名曰功夫耳若更起心動念造作把持以爲功夫便是無風起浪此是做病非做功夫矣卽白於本體上添此一障宜其愈做功夫而愈不合本體也來輸云夢中得知止而後有定一語此語眞聖學要訣惟白性徵密本來自止亦非作意以止之也若作意以止之又是自添一病矣大凡學者有兩種病一種是以情慾爲天機肎認本體全不用眞修之功者一種是以意見障本體自謂能做功夫而實自作疑難者總之皆不識自心原一毫散漫不得亦一毫把捉不得故或縱或執兩病而俱失之也如執事者未免落在後一種病中頗姑捨造作而直認不學不慮之本心當有洒然契入處矣何如何如

答陳蒙山　丙申

承諭心量欲廣而不妨時刻銷鎔習氣良是蓋旣悟心量之廣而後知習氣之當銷眞銷習氣而後心量之廣不爲虛見矣但銷鎔習氣之功有要約者有繁

難者此則當有辨矣

答謝居敬　丙申

來劄所疑靈知近於惡覺虛寂近於著空若以動處能遂通便是不動又未免發用時失當因思須是精神自強做得主起云云凡此展轉調停未得穩帖此是未能識透本心之故也夫心量廣大包六合以無邊而眞機微密爲萬有之元宰可以神會而不可以力持本虛也然執虛則爲著空本靈也然執靈則爲惡覺本卽動卽靜而非動非靜也然執遂通與做主則爲二見總之皆測度想像扭捏造作雖云用功而

實自超風波反成障礙矣惟來翰云塵心奔逸莫如正定爲對症之藥此一語最爲近之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是謂知所先而近道夫性彌宇宙聲臭俱泯無可措手而眞機爲萬行之宰則至微至密而實知覺思慮視聽言動萬事萬物之所從出也眞機非動非靜非體非用非寂非感至一而不二者也以其無對故曰獨知止卽愼獨也孔子於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蓋言止也夫止之云者眞機之凝然隱於無朕而非空也躍然妙乎萬有而非作也止之云者非把捉束縛以爲止也亦非寘頑絕物以爲止也眞

機本妙應而常止吾惟還其本然之止也大道茫茫何處下手止之一字是凝道盡性之方也非但爲塵心奔逸之對症而已也自朋居獨處以至酬酢萬變只一知止爲盡之無二功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此知止之說也惟執事善體之

答曾德卿 丙申

靜坐從調息入此是王龍溪先生語也但龍溪先生所指息字亦甚微若只以呼吸出入爲息則恐未盡蓋眞息原無呼吸出入之相故曰眞息本無息所謂無息者非頑空斷滅之謂也乃息之至微至細不可以象求而可以神會者也若呼吸出入之息乃是眞息之末流耳龍溪先生所謂調者亦欲人由粗而入細耳眞息卽是眞心得此機括入手則萬事萬化之原時時在吾掌握動亦定靜亦定卽此是本體卽此是工夫時時入微而非把捉也時時默運而非忘弛也卽此便是戒愼恐懼卽此便是不睹不聞所謂得一而萬事畢矣

答郭墨池 丙申

承手翰云學之次第有入門升堂入室而門外更有許多關子要打過此言固是但未可看得層數太多

反生疑阻古人有言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孔子亦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似又無許多層數也譬如熟睡之人一覺便不作夢昔賢但時時提醒此心常下能不蔽昧卽此便是聖基卽此便是斬關眞力量卽此便是入室第一步卽此便是先聖之所深許者此處須當自信未可過疑反自作障礙也何如何如

與劉文光工部 丙申

頃辱手翰具悉道況且以斂名齋卽此一字便是聖學切要處先聖所示退藏于密尙絅闇然之功皆此

欲也執事復云下手工夫猶無湊泊但以斂爲功不
患其不湊泊矣願深體之昨劉友士振歸極道執事
譽望隆起蓋以英邁不羣之氣正直磊落之度見於
世用自足卓偉誠足爲吾黨增色矣鄒子有詩云施
爲欲似千鈞弩磨礪須如百鍊金所謂千鈞弩者不
輕發之謂也鄒子又云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其亦
斂之意乎故斂之一字乃高賢用世之秘訣也何如
何如

答郭以濟　丁酉

前書已覽但學問一事須於靜中切己體認將古人
言語及近時先覺種種話頭皆掃除不用直要自己
認得此心本來是何面目郤將此自己認得者拈出
與明眼人商量乃是眞實磨礱得手之物若不如此
郤只將耳中聞得他人口吻聊且揣擬測量略覺有
近似處便以爲是殊不知此是剽竊得來非眞有也
既非眞有安得不歇手乎願執事自今起家勿任他
人脚跟下湊泊是囑

答曾德卿　丁酉

所云日間不免有閑思雜想夫此心常生者也默默
運行生而無生此所謂思之睿也此思不著於有不

落於無是生生之本然也日間只默默體認乎此卽
是聖人研幾之學若不知此則中無定主精神未免
紛蕩閑雜思慮難收攝矣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百
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夫惟知同歸一致之學則
殊塗百慮總謂之何思何慮矣何也所存者神則所
過者化故惟存神爲要也若不知此而惟閑雜思慮
之掃除必不能矣所云學聖易學賢難此是昔人一
時權宜之說不必泥此事難則俱難易則俱易在人
志有大小功有疎密而已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蓋
謂中行之難其人也天不變道亦不變豈無後顏子
而自得之者乎

答蕭勿菴　丁酉

辱翰示捧誦再四竊窺深造之學似是性命交致其
力矣但性之一字本不容言無可致力知覺意念總
是性之呈露皆命也似不可以知爲性而意爲命也
若強而言之只云悟性修命可也蓋性不假修只可
云悟而已命則性之呈露不無習氣隱伏其中此則
有可修矣修命者盡性之功似不當以性命對舉而
並修之也性者先天也知屬發竅是先天之子後天
之母也惟知爲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則此知正在體

用之間若知前求體則著空知後求用則逐物知前更無未發知後更無已發合下一齊俱了更無二功故曰獨獨者無對也無對則一故曰不貳也意者知之默運非與知對立而爲二也致知者非以知照意之謂也若以知照意則能所爲二矣則彼此爲二矣此是見之未徹自生障礙自生窒滯恐未然也

再答蕭勿菴　丁酉

承諭教具見虛懷不遺蒭菲敬服敬服夫充塞宇宙了無聲臭不可名言所謂先天也思慮運用萬象呈露所謂後天也混沌之中一靈卓爾既非頑空亦非

情識是謂良知此即先天若於此知之外求先天便是著空此即後天若於此知之外求後天即是著相故不得已而強言之曰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也非謂此上有先天此下有後天此良知又爲先後天之間則是裂一而爲三殊不可也良知者不學不慮之知即乾以易知孔子之所謂無知也非起照以爲知也致此知者知止而定靜安慮之謂中庸所以貴於闇然不顯以造於無聲臭而後爲至也性命雙修是先輩苦心之說但以主宰流行分性命則是二見以精與一爲雙修則是二功恐非聖門爲物不貳之宗旨也勿畔云者乃是專以後天爲主而寓先天於其中未免偏而不中矣若直透卓爾靈根性命合下俱了乃爲致一不二之學非勿畔之比也此是毫釐千里之辨亦難言矣

答夏雲屏　丁酉

伏承諭教以默識時少持守時多云云竊意此是用心未到微細純熟處也蓋默識者只在一處默識持守者只在一處持守原非有兩路也默識此件事法凝定即是持守持守入微不涉造作即是默識雖兩名之實無二功也何如何如

答周岷泉　丁酉

承示明明德於天下即出世經世一時俱了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此心不離一切不染一切本來如是非強爲也惟不離故人倫必察庶物必明惟不染故有天下而不與出世經世一心具足原無等待亦無二功此舜之所以允執其中而爲萬世聖學之宗也彼以逐物爲經世以絕倫爲出世謬矣

答萬思默　丁酉

弟年來於此學亦漸歸一日間無瞬息懈散所密密自信處實自苦心磨礱之久僅見一斑非承襲前人

口吻者亦未敢向人舉似第潛心默證向期從此更
遠詣耳竊謂先輩大賢所見道之本原固無不同至
其所入各有方便之門所得各有親切之處似亦不
能盡同然不害其爲同吾輩正不必執見爭辨要在
自己大徹愈親切卽愈光顯矣何如何如

答陳棠山　丁酉

此理與後進言只貴簡明使人易曉若分別細碎雖
未嘗不是但恐欲求精詳轉益沉晦耳故談學只於
緊要處揭示其端使上中下根皆可悟入至其層叠
條件在眞實研摩者當自得之或乘機而指似可也

何如何如

與劉文光　丁酉

劉用平至得手翰知學術趨向之正甚幸大率聖門
之學在精研於心術之微實踐於事爲之著不容毫
髮少差今人動稱本性自然不假修習殊不知性雖
本善而習氣潛伏不能無蔽故必剗而後復且習氣
不惟難克亦且難知所謂習氣者亦無聲臭但根株
未拔則當其未萌時無可蹤跡及觸境而露則突然
忽然不可撲滅矣此非透體精一之功時時戒愼恐
懼徹底入微直到水窮山盡之處恐習氣終未有澄

淸之期也若漫云吾性自然吾旣見性更無習氣此
正粗心習認旣功不透體豈識眞性反誤以習氣爲
性認賊作子者多矣若眞實學者知畏天命則戒愼
之功自不能已更不敢恣口虛談此君子時中所以
異於無忌憚也生近來於此亦志專精不敢疎惰似
頗有可循持不甚迷謬處鄕中眞實之士亦不多得
聖門正脈須得人肩荷願執事勉之

答李發端　丁酉

辱手翰足占留心正學甚幸但所謂知者天所與我
本然之靈時時現在時時具足非必著意强作以爲

出頭也惟明覺自然卽是天理情欲自無所容少有
牽引一覺便銷亦非强提此知出頭以與物爲敵也
且此靈體遍滿宇宙豈有出頭不出頭之說今强作
之卽非本然之知矣宜其愈苦而愈不得力也此事
須有希聖眞志又須親炙明師良友朝夕勿離庶自
己旣有專功又得明眼者印證乃可漸入執事若眞
有志何不出親師友以求入手之路徒抱疑守暗虛
度此歲月也

答劉任之內翰　丁酉

承手翰於此學惓惓甚慰生以鈍根拙修不能爲高

論第私衷誠懼以虛見勝實事動稱不假修爲一悟便了彼凡爲此語者豈誠眞悟哉果能眞悟則宜肫肫皜皜不磷不緇旣已成金不遐爲礦倘遇俗紛在前不無微生塵念則恐雖悟亦迷卽省察克治之力未可盡廢也且今後學豈盡中人以上者是故以生拙訐莫若直提戒愼恐懼以示後學尤爲顚撲不破之穩著耳何如何如

答鄒子尹　戊戌

性命雖云不二而亦不容混稱蓋自其眞常不變之理而言曰性自其默運不息之機而言曰命命者性之命也性者命之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命又有以氣數言者如死生有命得之不得曰有命得之有命莫非命也亡之命矣夫之類是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正恐人於命外求性則離體用而二之故特發此一言於篇首其意深矣若執此語遂謂性命果無分辨則言性便剩一命字言命便剩一性字而盡性至命等語皆贅矣故曰性命雖不二而亦不容混稱也盡性者完吾本來眞常不變之體至命者極吾純一不息之用而造化在我神變無方此神聖之極致也下此則養性者陽明先生以爲學知利行之事立

命與俟命同陽明先生以爲困知勉行之事是矣性也有命命也有性章此命字亦指氣數而言命之爲字一也而或以於穆言或以氣數言蓋字同而指別言各有攸當何必牽合以爲一律反揑扭而不倫矣何如何如承問欲知性命以無負聖賢將何爲要此問甚切愚謂吾心眞常而不變者其體默運而不息者其用本來如是人人具足刻刻圓成無待增補無待湊合但凡人心思終日逐外不知反求故敝而不覺耳學者果有眞志須時時默識此心必眞見此性包乎六合之外而無聲臭而命在其中此命徹乎萬有之內而無停機而性在其中則眞悟中有修眞修中有悟而性命在我矣此學之大概也惟高見裁示之

答楊復所大司成　戊戌

瞻企有年摳趨覓阻蓋草野衰頹之身莫由望京國而近光儀其勢然也第精義微言則友朋中時有攜尊刻而垂示者亦幸莊誦而私淑其萬一矣惟老先生卓見道體洞徹先天信手拈來盡情透露使後學一聞指誨果信得及則宿障頓開一種拯提纏縛舊習當下解脫眞可謂太陽銷冰金篦刮翳之神力矣

顧鄙劣尤有慮者以人性雖善而宿生垢染誰則無之且畏難樂徑亦常情然也倘其間閱教不善領會或未免掠虛爲悟動以準繩爲桎梏修證爲下乘此在高明之士乃有此失甚至毁戒濟防妄稱妙用即於世道不無可憂不識老先生亦可以上乘兼修中下之說預塞其流弊否伏辱台翰兼賜大刻已悉心卒業輒不敢自外謹此請正鴻便續望提撕是禱

與族弟　戊戌

近勞遠顧不能攀留歉歉凡人讀書習舉業者則名爲士矣謂之士則宜異於凡民矣今凡民倘有敦行

孝友者何況士乎昨聞賢弟之言句句皆歸咎於父則賢弟乃天地間不孝之人也先儒言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蓋人賴父母方有此身則此身非我所得私也此身即父母所與之物也此身既不偏我而偏於父母則父母雖將我此身斬刈之割截之摧折之皆任其所爲我不當畧萌怨尤之念也況不至於斬刈割截摧折之甚而但愛之或不周待之或稍過則正所謂父母惡之勞而無怨可矣又況愛之無不周待之無少過而爲子者妄生怨尤每見父母之不是豈非天地間大不孝之人乎即如瞽瞍欲殺舜而舜負

罪引慝如窮人無所歸卒之至誠純孝克諧感格瞽瞍亦底豫今父縱或性情稍未平和決不至如瞽瞍有殺子之事即使父如瞽瞍爲子者亦當自責未能純孝以感格之豈可見父之不是而怨尤之乎夫見父不是而怨尤者是舜之罪人也以舜之罪人而讀書希望做秀才豈不爲學校之玷乎吾恐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身爲不孝必難受福而蒙祐也夫父母之恩雖聖人不能報何也凡人惠我一物我亦酬以一物是之謂報今父母生我身而我不能生父母之身故曰父母之恩雖聖人不能報也蓋父母之恩至大

如此即如大舜亦徒能塞人子之責而已豈遂謂能盡報瞽瞍之恩乎君子有見於此故兢兢業業起敬起孝決不敢見父不是以自陷於不孝之罪也夫父即天也天有水旱之不明然天豈有不是若人生嗟怨則逆天之罪大矣父即君也君有形責之相加然君豈有不是若臣不安受則逆君之罪大矣故湯遇七年之旱猶以身爲犧牲六事自責而文王見囚於紂猶自謂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以此推之則知爲子者決不當見父不是而稍萌怨尤之念也賢弟急宜自省起敬起孝方不忝爲讀書之人愧昔年承尊

堂老孺人垂愛幼㒳此恩未報正欲扶持賢弟做好人發達前進儻能致力庶幾少報尊堂之恩以慰其英靈於地下故愧於賢弟情誼相關至深至切不得已苦口言此所謂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願鑒我亮我自勉自修從此爲孝愧大有餘光焉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二目錄

書　六十四首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二

門人　賀沚　校

書

答王養卿五條

第一條太極者性也天地人物本同一原者也謂之發竅則屬於氣人與物始有異矣性爲先天不假脩也氣爲後天則純駁昏明萬有不齊故聖學貴脩以還吾本純本明之體而致一於先天也性本生生謂生生屬氣可也謂生生卽性亦可也何也性者生生之眞體生生者性之妙用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非判爲兩歧亦非混而無別也若謂全靠後天而先天全靠不著則是識釥鋓而不識金矣

第二條所云心知意俱無生滅而念有生滅此亦常情之見云耳若直透眞源則逝者如斯總無生滅之相卽動靜寂感有無皆不足以名之若硬作幾層分看則障道矣

第三條知生知死者非謂硬作主張固守靈識以俟去路不迷之謂也蓋直透眞性本非生死乃爲眞解脫耳不然則我相未忘便落陰界非通晝夜之知也

第四條凡所謂學者非有加於性也但銷習氣不使

障性而已見過入微甚善
第五條心不着境念念歸根此中庸尙絅之功惡其文之著而闇然內省以入於不顯之域也大學釋致知格物惓惓於知止知本亦同此指此是聖門簡易直捷正路學者只從此密密退原庶乎其不差矣

答賀弘任　戊戌

來諭屢讀領悉惟所云當如此不當如此恐未免有我之心橫於胸中不能隨時審幾禮行而遜出是以每事未免拂人情而取怨尤卽此便是不合天則處不可不細察也昔賢謂斷斷必必自離自失此理微

矣天下事有當如此然以執心硬主張則反爲非理矣天下事有不當如此然以虛圓不滯之心處之則反爲當理矣所謂學者當於此精研之不然只是執見非學也所論遵遺命固是然處家庭骨肉至戚凡事苟不至於大害自可委曲融通勿致傷情豈可徒執必信必果以爲孝乎其中詳悉僕不能知未敢妄爲剖判但以學當去執心爲執事言之庶可通於順應時中之理爲宜家宜族之權衡也敬此少效忠告惟深亮勿以逆耳而終拒之是幸

答徐德茂　戊戌

承諭昕夕檢察矯偏歸正彝倫日用隨分自盡此正學也惟念念底于純一事事協於天則要非可倖致所貴精神默默收斂歸根庶爲入門之基耳士習日潟未易轉移惟在我切己潛脩以希聖爲志立之標準可也

答羅伯愚　戊戌

辱手諭問及生死之說皆切要語但所云聞道者生死隨我所欲造化在手夫常情所指生死特以形骸言耳眞性原無生死眞性卽造化也若聞道者豈有惟我所欲之心哉一有惟我所欲之心卽執事所謂

銅墻鐵壁千萬重也所云未聞道之善人生死任造化固然矣若聞道者亦豈有任之之心哉一有任之之心亦銅墻鐵壁千萬重也夫旣無欲心亦無任心而眞性原無生死又非頑然枯寂之物此理微密不容擬議未可以凡情測量也顧執事只於自性透底精研久當自得之

答謝居敬　五條　戊戌

承手諭所云諸根不有本來無我一段恐落虛見夫先天之性本來無可名狀謂之無根無境可矣一到形生神發便屬後天後天雖是性之呈露然陰氣已

潛伏其中是故銷磨剝落以俟翠陰盡淨還復先天純陽之性是則所謂學也豈可易言哉若不知此漫將現成陰滓之浮靈誤認以爲眞性謂是靈光顯見任運騰騰不無認賊爲子矣

所云草木無情無妄不得言蔽若依此說則草木反高於人類矣夫性塞宇宙而發竅於人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故參贊位育惟屬於人而鳥獸不與焉況草木乎草木之在天地猶毛髮之在人身也毛髮雖亦是性中之物然冥頑不靈故孟子辨小體大體又謂耳目不思而蔽心則能思

豈可以形質冥頑之物同於發竅之眞靈乎

所云外四大之說正與前論草木無異知草木之爲冥頑則知外四大矣惟充塞宇宙而物以羣分理一分殊種種各別于此而同之誤矣

所云木石枯槁山川流峙造化自有靈也何待人以盡其性乎此一段亦與前論草木無異總之不見人者天地之心與聖人成能之旨故自作見解如此欲希聖者必銷盡滓陰以完先天眞性下手工夫貴收歛退藏于密到得靜久漸入自然了無安排而身心盡忘宇宙渾成一片庶幾可以言復性矣

答周時卿

所云隨一氣呼吸權且用之以收攝妄念此亦是方便法門未爲不可也蓋此心本無形象極而言之亦只是一息而已古人有眞息之說蓋天地一元默運不容已之機不可以呼吸言而實爲呼吸之根也由呼吸而漸細漸微漸入無聲臭之原是謂眞息卽此眞息便是吾心本來眞面目今姑從呼吸而入勿助勿忘若有若無綿綿若存漸入佳境則庶幾近之矣然非靜久功專恐未可以粗疎率易之功而倖得之也幸默體之

答鄒南皋

承示大篇展讀再四議論平正而博大典實而精微眞足以發聖門正學而救末世之空談矣所云理一而分殊體圓而用方此至言也此義聖人於易具言之矣惟後學不能深造而洞見是以談一而圓者或蕩而無歸談殊而方者或滯於多歧其有見及此者又或以爲兩者當並詣而兼修則又不免於二之也所指後儒無礙流弊深切世戒末云識本心三字識入道要約語夫所謂識本心者識其理一分殊體圓用方之本心也眞能識此則敦化川流顯微無間乃

知舍子臣弟友之外別無學矣面質無期尙祈裁教

答蕭存忠　戊戌

所云覺體無倚靠若還大虛又似有所住此疑良是但從覺體無倚靠處悟入到得眞悟處則無倚靠中眞住乃是眞無倚靠也不然則成頑空矣還大虛三字亦未妙弟密密自參自證他日當自得之

答友人　戊戌

承問靜時或有一團黑境或糊塗無分曉或全無著落愚意此心之知雖見黑境而此知不黑也雖見糊塗而此知不糊塗也雖見無著落而此知卽著落也

今不認自心之知而妄認外境可謂誤矣若不認外境而直認自心則當下靈覺更無改換何樂如之

答大參靜峰汪公　戊戌

承示以歸并爲難以承當爲歉而不見可疑其占望道未見之懷竊窺高明超邁得於天成於斯道已見其大者故能於涉世之中而脩然得出世之味惟此理一見便了似未爲難然必徹底精純使萬刼微細之惑淨盡無餘庶得爲法界中了事人倘於此未能實際直須一疑疑到至處則信到至處更無歸并承當之可言矣忝在風教之末敢以請正伏祈裁示某

根鈍力綿年已耄矣始發憤自力不敢時刻少懈歷同志稀少獨往甚艱惟人生只此一大事不得不勇猛必前庶於全歸一著有少分相應耳密邇道塤尤冀時賜提撕之至禱

答王球石　己亥

所云知苦落照竊謂此是分知與照爲二故有知有照宜其用力而愈苦也何也執知以離照則知爲妄知非大虛本寂之體也照爲起照非明覺自然之用也若虛寂之明覺如止水之鑑物不慮之知妍媸自別性本如是非由造作無知亦無照也知照本無二

也如此則吾性充塞天地非內非外非彼非此豈有落與不落之說

答王球石三條　己亥

知非識之謂也以識爲性宜其靜坐而念愈多又以識去念則愈去而愈煩難矣莫若敬以直內收歛歸根則不必去念而自澄然無事矣用識則晝惺而夜昧不用識則晝夜皆寂是之謂乾知大始之知晝夜不二者也

天地萬物與吾之身同一物也天地萬物與吾之眞宰同一性也不必以我察彼以我備彼强而合之也

所謂鳥之鳴即鳥之性靈自且露也吾之聽亦吾之性靈自呈露也但吾人知學則此性充塞無邊際鳥獸不知學則頑然蠢動而已耳

所論向裏正收斂歸根之謂思入于無思念入于無念知入于無知此全在忘情契性非懸想也果能歸根則一眞凝然如有卓爾何落空之有

答羅止菴　己亥

今世衰學晦即高明之士往往剽竊禪家之影響更飾以奇詭之談致背孔孟而棄倫常以為是最上不涉理路之宗乘其卑下者持名念咒希望往生以為

捷徑豈聖學遂將泯熄乎丈著作一出於正惟其中亦有一二未能頓悉其最願請益者如云心屬形氣必反歸于性自然是道此語誠無可疑但不知反歸于性當作何攻力此是吾儕學問最切要處不識可便賜一言以開蔽鈍否此外欲請者尚多然歸性之旨一明則其餘可迎刃而解今姑未敢瑣瀆也

答曾德卿　己亥

手翰所問亥子中間即所謂坤復之間晦朔之間一動一靜之間之說也舉要言之正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吾心之眞幾聖門所謂獨也象山先生曰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是蓋本心即聖若起念要作聖即是以已合彼未免於二之也月窟天根之說邵子自謂乾遇巽為月窟是姤也地逢雷為天根是復也復為陽生而升姤為陰生而降一姤一復閑往閑來即所謂一動一靜之間無二說也蓋通天地古今言之如一元一歲一月一日一時皆姤復之往來即吾人一息亦姤復之往來此至理也凡應事必圓融周旋亦聖門禮行遜出之意但以眞實之心行之即道之所存矣

答李養端　己亥

別楮所問數條足見留心此學不致虛棄光陰惟宇宙間此理渾然充塞無間人人具足不待安排但不學者逐於物慾初學者障於意見總於本來渾成者不相當矣今既信得眞機原自不息日間不必起心動念自生扭捏只萬緣放下收斂歸根無思無為亦無善惡分別之想復還渾然不鑿之體庶幾近之矣果能如是到得純熟時自有契悟來問種種之疑自渙然冰釋也

答劉以剛　己亥

所云洗心退藏于密以還無聲臭之本然誠知之而

無知之相誠養之而無養之相極是大抵學離根而逐末則有善惡有是非有明晴有得失有寂感分別揀擇之心紛然而起矣若能退藏歸根則無善惡是非明暗得失寂感之可言如鴻濛未判之初然此退藏歸根亦本來如是絶非以人力扭揑造作而爲之到此則生幾二字亦是强名退藏二字亦爲剩語矣執事以篤實之資用功皆脚踏實地故磨礱之久所見端的如此願言珍重益邃養勿輕談

答王養卿　三條　己亥

性體從無生有工夫必從有入無亦是

神氣精之說蓋天地間一神而已自其運行而言謂之氣自其凝聚而言謂之精總之一神也老子言谷神不死則精氣在其中矣神出入由我亦自由凡入聖者而言耳若上聖則宇宙即吾身亦無由我不由我之見也

眞息之說在初學入手於此歸根亦方便法佛家亦有反息循空之說到得大透則息即性性即息亦無二也

答錢啟新道長　己亥

所諭與管東溟丈書似與衛道之見不同遂疑其爲藏頭露足云者未敢爾也夫學誠貴正矣然不欲執見之固也亦誠貴辨矣然不欲取善之隘也夫性無邊際無古今性該萬行而執一矩步一事功以爲性專在是未可也性徹萬徼而守一意見一徑路以爲性專在是未可也夫宇宙萬古無窮而聖人盡性亦萬古無窮此豈可以區區持守見解而能然乎其必有洞觀徹覽絶於言議而眞得之者矣果到此然後可以論儒釋之取捨融百家之異同今尚未可草草立說以自成一家恐立說似確而實於自己無干涉也夫道有似反而相成跡有似睽而互發者此非達

觀宇宙古今者孰能知之夫眞知道者然後能衛道某雖非眞知道者然今日所見與往年捌刻所云總之皆以衛道在明者一決擇之庶知其言之各有所指而均非謾語也某等知辱教至深今奉別多年亦不無更有一斑之窺第恨無由面悉所見以請裁割今姑陳其梗概以復尊諭倘繼此不靳垂示以開蔽謬不勝渴願

答許甸南　己亥

承諭門言興起言過則留滯於中習見多榮生機未暢杜揣兀坐悶悶焉如自失見之行事輙嗁嚬戾何

過自謙抑乃爾今世學者人稱有悟了無罣礙咸自以爲知道者不少也而來教不自滿假乃若一無知見然者以此知執事眞任道大器孔門所謂好學者其人也曷勝欽服生誠自愧貧鈍功疎弱冠從師旣耄尚無寸得何以復明問哉惟平生一念志學不敢少懈揣摩測度所趨多途旁蹊小徑亦皆涉歷始爲每以嚴謹操持爲事僅免大戾然久之終覺造作扭捏之力多而於天然自性反成障塞乃知程子所謂識得此體不須防檢窮索眞至言也緣此體本自圓成原無缺欠卽在困勉之人亦不過自完其生而安者而已豈能於本來眞性更起爐作竈添助而張皇之耶但識此體亦非易易者先哲云此學不求日增只貴日減故不若大休大歇放下一切伎倆栖心虛濟無爲之地之爲近也白沙先生所謂千休千處得又謂從前欲洗安排障又謂素學本無絃者殆謂此也念菴先生云將精一還堯舜將求仁還孔子將主敬還程子將致良知還陽明云云亦是欲人不襲舊聞不執見解一絲不掛直認本心之旨也倘以此漸次優游厭飫默而識之當有冰消凍釋灑然融徹之期不審高明以爲不謬否

與劉公霽　庚子

邇來學力精詣未審有可相聞者否惟學貴眞修應於性分日造實際且以補治匡時於世有裨今人喜談出世而薄於人道之修不知當下性分果盡豈更有世出世之可言也禪家亦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又謂了得世間出世無餘乃知薄孔孟而談者亦彼教中之所不取也何如

答高覲我　庚子

承諭本心平平因之而已具見精詣甚任佩服惟本心平平非由學慮天然純粹第凡人蔽於物誘學人涉於造作是以失其平平耳誠能外無物誘內無造作眞得其天然平平者是聖人盡性境界未易言也不審何以終教

答曾德卿　庚子

所諭簿書期會之冗頁朋疎闊無共學者大惑不解云云皆眞實語也惟學以求仁爲宗故治邑臨民一以推此仁心使境內庶民均沾樂利此其大指也惟念念在安民卽是求仁之學學與政豈二事哉一邑民沾樂利是爲一邑造福卽是爲己身及子孫造無窮之福也比之不恤民而粉飾文具以倖徼一時榮

過者其究竟得失不亦懸絕哉但以仁民存心則事雖繁境雖逆自肯耐煩委曲善處不至憤惱反有慊心自得處泰然在宇宙間矣此之謂眞聖學也

答楊晉山　辛丑

承諭格致之說顧淺陋何足以知之竊謂朱子窮至物理之說蓋本諸程子以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性之原必窮此理然後能見性能見性然後能人道也此義甚精但朱子恐初學未易入手故敎以姑從讀書而入耳至陽明先生恐後學徒以博文多識爲事乃云知者吾心之良知也致此良知以措於人倫事

物之間格其不正以歸于正然後吾德可明此說甚正其與朱子之說似稍異而理實相通也生近年復見石經大學蠹表章始于鄭端簡公而耿天臺先生見而悅之稍有發明見于集中敝邑鄉聚所憲僉則以白文刊布鄉四山內翰劉瀘瀟禮部皆註釋之粵中唐曙臺吏部亦註釋且聞于　朝矣生讀石經大學見其以物有本末一段接致知在格物之下而繼以知止知本云云似是發明格致本旨觀此則朱子之補傳誠爲贅疣而陽明先生之說恐亦未爲作書者之本旨也今抄錄一冊奉覽愚意謂學不知止則

意必不能誠何謂知止蓋意心身家國天下總爲一物也而有本末焉何謂本意之所從出者是也意之所從出者性也是至善也知止於至善之性則意心身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矣是謂物格而知至何謂格格者通徹之謂也謬意窺測如此不知是否敢以請正乞裁示之

答徐魯源　辛丑

承致翰及展讀嘉刻別遠之久忽若面對感佩無量生自己亥歲抱病復遭弱子夭折之痛病益滋甚淹延牀褥者兩年自分必不起矣近雖殘喘僅存然精

氣頹敗一味杜門謝客未能踰閾也病中世緣已不在念因自覺舊時雖銳意爲學未免在精魄激作處承當於道倘遠自此息機澄慮一切休歇始覺稍有契悟此未死之年因病幸得寸益者敢以奉聞風便希指敎之

答王做所　七條　辛丑

心有體有用虞廷所謂道心者以體言也所謂人心者以用言也以體言則慈湖所謂心體本正文成公所謂屬未發邊者是也此處誠無可著力惟在默悟而已若心之用則有可致力孔子所謂操則存者是

也操存則屬脩矣於用處操存乃所以完其無可致
力之體也大學言正心只有心不在焉一句其忿懥
好樂之類則云身有所云云蓋身即心之用也
大學一書鄙意亦以石經大學爲正其詞義渾成原
無錯簡無缺文不必更定而補綴也明德爲體親民
爲用而至善又明德之體也是性也學以復性爲宗
故止至善其要矣石經大學以物有本末一段緊接
致知在格物之下此其爲發明格物致知本旨甚明
蓋自平天下逆推至於誠意然苟不知性之至善而
止之則意必不能誠蓋本性貫徹於意心身家國天

下渾然總爲一物也而有本末焉性之至善其本也
知性之至善爲本時時歸根復命而止之是謂知本
是謂知之至則意心身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無餘矣
格者通徹之謂也蓋知止於至善則意無其意心無
其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得一而萬事畢矣到此則即
末即本何本末之可言即用即體何體用之可言然
在初學則當以攝末歸本攝用歸體爲下手處也
中和與寂感無異所云未發無可著力即生所謂心
體無可著力也中庸言不睹聞可謂隱微矣而實莫
見莫顯故不睹聞隱微非無也見顯非有也有無不
可名狀故强名之曰獨獨者無對之謂也離獨而言
寂則爲倘空離獨而言感則爲著相故學惟在愼獨
愼之一字則戒愼恐懼四字也獨者用之原而體之
呈露處也惟此爲可致力於此時時入微是謂愼獨
是謂攝末歸本攝用歸體即大學知止之功無二學
也
吾儒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佛氏之學則欲超乎
天地萬物之外吾儒既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雖究
極於不睹聞無聲臭而必以親親仁民愛物安懐位
育爲盡性之極功佛氏既欲超天地萬物之外則雖

云慈悲普度而必以出三界證無生爲盡性之極功
蓋端緒毫釐而門庭自别象山先生言之盡明晰請
參看之
告子只知性體無可致力而不知當於性之用處致
力故謂杞柳本無桮棬湍水本無東西性之生本無
分於犬牛與人性之食色本無分於義與不義性之
體本無善與不善故直以義爲外以勿求於心爲妙
悟蓋其見似甚高而實甚偏也彼直以孟子仁義之
說爲造作爲多事而不知孟子之學正所謂攝末歸
本攝用歸體之實功也何也人之本性雖云至善無

可若力然自形生神發之後不能無習氣之蔽故必於性之用處克治懲窒以復其至善之體故聖學不專主悟而必貴修也近世剿竊告子之緒餘參入禪宗之影響者往往以無修無證爲言視聖門規矩準繩一切以爲未悟而排斥之遂至於恣情敗行大壞名教蕩然無所底止此眞以學術殺天下者乃知孟子之言誠爲閑先聖之道其有功於萬世甚大矣時習者時時知至善爲本而止之約情以復性云耳大學止至善即中庸愼獨之功無二事也舍此更有何學

來教精神歸根一語甚佳勳業節義亦因時盡職合當如此則不得不然總之皆盡性之條件耳文章直寫其心得貴在明道若以雕刻爲工則爲玩物喪志大害道也眞爲性命者惟時時歸根以愼獨而止至善而已親親仁民愛物自子臣弟友以推極於安懷位育乃盡性之極功此實學也至若升沉遭際毀譽得失之關誠當透底勘破蓋人生不滿百年此身竟非我有一切外物貪戀不捨眞癡心矣此處不勘破則道眼不開即開至道無由而入蓋必超凡乃能入聖也

答族姪蘊卿 辛丑

所云大成者未有不以靜專爲主誠然誠然蓋此理雖不分動靜然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古人每以敬字爲千聖傳心之要蓋敬則動靜皆主於收斂是動亦靜也靜亦靜也但初學不免以著意爲收斂是以動靜亦未能合一若到矜持渾化之日則應酬與打坐無二矣收斂到渾化之日則此理凝然在宇宙間獨立而不改來翰所謂不可磨滅之精神者此也

答楊晉山 辛丑

承諭朱子之格物與陽明先生之見稍有內外之不同某於此究心久矣蓋朱子之說本於程子程子以窮至物理爲格物性即理也性無內外理無內外即吾之知識念慮與天地日月山河草木鳥獸皆物也皆物則皆性也皆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理外之物故窮此理至於物物皆一理之貫徹則充塞宇宙綿亘古今總之一理而已矣此之謂窮理盡性之學此其義不亦甚精乎此與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旨又何異乎蓋自此理之昭明而言謂之良知良知非情識之謂即程門所謂理也性也良知貫徹於天地萬

物不可以內外言也通乎此則朱子之格物非逐外
而陽明先生之說非專內明矣故曰朱子與陽明先
生之說實相通貫者此也但朱子之說欲人究徹彌
宇宙亘古今之一理在初學遽難下手故教以姑從
讀書而入即事察理以漸而融會之後學不悟遂不
免尋枝摘葉零碎支離多歧亡羊而不知止則是徒
逐物而不達理其失程朱之本旨遠矣故陽明先生
以學爲求諸心而救正之可謂有大功於世而後學
又不悟也復以心爲在內而物爲在外且謂理只在
心不在物殊不知心無內外物無內外徒執內而遺

外又失陽明先生之本旨也程伯子謂與後學言如
扶醉人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信矣來翰又謂性無動
靜性中本無一念之意意則有動靜矣意非從性而
出也其則謂盈宇宙間萬事萬物無一不從性中流
出何獨謂意而不從性出乎孔子謂太極生兩儀兩
儀者動靜之謂也是動靜從太極而出也太極非性
而何且性固不可動靜言而性亦非頑然在動靜之
外也若性在動靜之外則體用本末遂成兩截矣程
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又何說乎且意亦不
可以動靜言也動靜者念也非意也意者生生之宥

幾有性則常生而爲意有意則漸著而爲念如有水
而後有波然謂波在水之外不可也謂波有動靜而
水無動靜亦未可爲至論也天下未有性而不意者
性而不意則爲頑空亦未有意而不念者意而不念
則爲滯機惟學者眞能透性則性能生一切而不可
以意言不可以念言故欲意之誠必知性之爲至善
爲大本而止之而後可也能知止則意無其意是謂
意誠心無其心是謂心正而身家國天下一以貫之
無餘矣故鄙意謂果如石經大學知止知本之旨則
不必更言窮物理致良知而物理良知悉包括於知

止之中矣愚意如是惟敎之

寄錢啓新道長　辛丑

自奉別後私忖學未大明年已及耄日夜精研眞無
一刻少懈年復一年愈深愈切展轉根究誠亦困心
衡慮矣久之漸有省發處回視往昔侍敎之時塗轍
不異而眞脈似更分曉也恨無由促席以求印證耳
大率虞廷曰中孔門曰獨舂陵曰幾程門主一白沙
端倪會稽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
眞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更復何說然
非畢力深詣亦恐落在道理見解一邊終未親切此

亦世儒之通病也必覿體徹透勿墮情識直到水窮
山盡處庶幾得之千里懸隔且衰極之年計此生面
對無期惟耿耿之懷不得不呈其梗概以請裁示惟
新功有得乞賜示一言以慰翹渴是禱

答劉以剛　辛丑

承手翰皆真實體認得來良爲喜慰此學只在真志
真功時刻勿懈至於隨時調停緩急輕重之宜及識
透本來非一非異之理全在自己緜緜密密日久功
深自有渙然冰釋處非可以言語彼此商量而定也
從古聖賢未有以一定格式塗轍講定而行者只是

彼此密密用心到會面時機有可投試一拈出相與
印證心心相契而已其有一定格式塗轍可講定而
行者則小德川流之事道之標末處也今執事所言
皆是謬人亦別無著語處願言密詣俟他日面晤促
席相正當有彼此交成之益矣

答徐魯源　辛丑

來翰以濯暴務專污雜必盡二語垂示具占實修之
學惟近世談者或謂本性無可濯暴污雜原自不染
故有一悟便了之說然往往腳跟不踏實地當下滲
漏總成虛見其有真實濯暴以去污雜者又未免執

念著物硜硜窮年未有廓清之期雖不失爲君子然
恐未得謂之聞道也此中不無向有握機守約真消
息乃能不涉儱侗不墮形氣而庶幾於道乎無由請
質願賜開示何如

答周時卿　辛丑

所云研幾者或於未發時徵用覺照或于發動時拔
去一切人爲之私此二說皆未盡夫所謂幾者蓋此
體空寂之中脉脉呈露處乃無中生有自然不容已
無一刻間斷非謂念頭發動時亦非謂泯然不發也
若於此用覺照及拔去人爲之私即涉于造作反害

其自然呈露之幾矣惟是收斂沉潛退藏于密則研
幾底于極深所謂淵淵其淵立天下之大本也日用
應酬無分動靜一以退藏爲主此堯舜周孔主敬立
極之實學大學所謂知止中庸所謂戒懼篤恭者此
也願誠體之有得更示爲幸

答劉公霽　壬寅

承翰諭緣心本心之說具見精造惟此事必面對印
可親證于言語之外若徒以楮墨酬答恐終落言詮
也雖然學之大端則有可得而言者孔子言知崇禮
卑崇效天卑法地是也惟知貴崇故必透自心源真

得其本來不可名言者而後大本以立體貴卑故必積習消盡一瞬一息一念一事皆天則運行動不踰矩而後大用以行此道明則無論世出世間了無餘事此堯舜周孔所以為聖而不可知之神也豈必舍吾道而他慕哉世人執名物度數以為聖學因為未盡其不然者乃欲破除一切忠孝不本於君親仁澤不加於百姓人倫不明職分不脩而直欲恃其空暎之見以出生死竊恐釋氏之旨亦或不如是也抑又有告者天生先覺本以拯羣生而扶世道非使自有餘而已也然世間上根甚少而中下根多偷非其器

而謾語之將使中下人掠虛失實蕩焉恣放而吾道益衰故振鐸鳴道者貴以中道為的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如大學首揭知止而喫緊於孝弟慈中庸特示未發而致重於言行之相顧蓋其見道明而憂世切故立教慎密謹嚴常若引其端而不竟其說學示人以可踐之途而不欲開其恣誕之漸庶使上智者可俯就下根者可企及世教賴以久存所謂良工心獨苦也今世談禪者紛紛然或自認見性而實則恣情隄防潰決世教浸頹其弊亦居然可見矣執事今位且益進此身責任甚重昔孟子以為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不如舜為己憂願於此深加之意也必能匡扶世道乃可慊於本心本心既慊庶幾于生死境界無礙矣何如

答陳紫山年丈　壬寅

弟以病臥三年自分不起覺往年見解多係扭捏全靠不著乃一味休歇不但世緣盡棄即道理思索一切放下久之似覺神氣歸根身心漸忘病亦隨愈自以為於道稍近然猶未免在形氣上收攝於真性究竟處尚有毫釐千里之差今當密密自破宿障以證真常之理庶不枉此一生耳兄手翰所云似有憑藉

却難描寫似有欛柄却難撈摸且探索無從蹊徑似不相干此數語足見兄用心精細處弟平日疑處極多蓋如迷路之人但見一岐一徑可以措足即往趨之及行到有礙處乃又別趨一路是以屢生疑屢換手友朋中常謂弟不當如是然弟正欲尋康莊大路而不得是以不得不出於此此殊可憫非得已也世無先覺吾輩亦不可自棄諺云皇天不負苦心人今雖老尤當誓竭綿力從事或可不至終迷耳得兄誠切如此願密領指誨務期究竟不敢少怠也

答憲使脩默龔公

伏承垂問具見體認深切顧惟淺陋何能酬對然不敢仰負虛懷謹以平日苦學少有管窺敬請質焉夫性者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是純粹至善之理本無聲臭不可得而名狀者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此也及天開地闢人物化生此理各各具足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夫乾元資始之初本無父子夫婦長幼等名則所謂親義序別信云云亦寂然不可得而見矣雖寂然不可見而此理非本無也及有父子夫婦長幼等五倫乃其至善之性自發之爲親義序別信不容自已雖發之不容已而此理非始有

也惟其資始之初純粹至善而天眞具足及其各正之後形生神發而人僞以滋則有志於學者惟當默識乾元之本性純乎天而勿雜以人斯可矣然本性未易識亦未易存中庸特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示人以識性而存之之方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卽親義序別信之未形也雖未形而本性渾然無聲臭而不可名狀卽此是究其乾元資始之理是聖人同天之學也聖人生知安行自能如此吾輩雖未能亦當以此爲標的日用間一味剝落枝葉近裏著己則性乃漸明日可見之行庶幾其近道矣中庸未發極言尙絅闇然淡簡溫潛伏不可見以至於不動不言不賞勸而篤恭以復於無聲臭此其指示下學復性之功至詳切矣審能如此則性體可復而發皆中節遇親而孝遇長而敬以達於百行之間是所謂本性以之情非襲取於外也孔子言天下之達道五而行之在知仁勇又必本之於一蓋一者復性之謂也此其旨不亦深切而著明哉或者謂孝親只在奉養定省以至於顯揚事長只在徐行隅坐以至於恭順皆實事也何必言性亦何必尙絅篤恭無聲臭之云若然則與孔子言達道而必本之於一者殆不侔矣或

者又謂離親義序別信之外無性故不必識性於未發之先只貴就事而循之則性在是矣此言似是而實未盡也且如一人獨坐之時親不在前何以盡孝將懸想孝之事乎卽使想孝又當於義序別信一一想之而後可乎若云不必一一如此懸想只時時存此心純乎天理則卽所謂復性之說也信乎得一而萬事畢矣伏祈更指示之

再答憲使脩默龔公　壬寅

夫盈宇宙間惟此性而已天地萬物皆此性之流形也凡流形者有成毀也人在宇宙間亦惟此性而已

七情百行皆此性之流形也流形者有轉換而性無轉換也易曰乾知大始此知即天之明命是謂性體非以此知彼之謂也易曰坤作成物此作即明命之流形是謂性之用非造作強為之謂也故知者體行者用善學者常完此太始之知即所謂明得盡便與天地同體故即知便是行即體便是用是之謂知行一體用一也故大學特揭明明德即齊治均平總謂之明明德於天下更無他道也承諭喜怒哀樂當其未發何處用識夫性不在天地萬物之外然不隨天地萬物為成毀是萬古常未發也在人則此性不在

喜怒哀樂之外然不隨喜怒哀樂為轉換是亦萬古常未發也孔子曰默而識之若不默識此未發則日用間但知有喜怒哀樂而不知有性即使七情不甚差忒猶未免為日用而不知也惟不明善者必不能誠身竊恐情不中節者多矣然則默識之功豈可少哉程子曰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知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觀此則性為孝弟之本不可執孝弟而不明性也可知矣承諭思慮兩忘又將何心以存天理夫未發之性即是天理貴在默識不可以強思力索而得之故曰何思何慮非絕心屏智頑然如木石也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通者默識之謂也無思即謂之近思亦謂之慎思亦謂之思不出位此義微矣程子曰兩忘則澄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本周子無思而通之旨也大率學者之通病在心思擾擾適足以蔽其本心之明若當下澄然即本性自在至於七情之發皆從太虛中流出其不中節者亦鮮矣則當其未應事時渾然沖漠固未發也及其應事時過化不留亦未發也是之謂復性復性之外無餘學矣夫以此知彼揣摩測度則謂之空知若乾知太

始之知即是本性即是實事不可以空知言也以此想彼如射覆然則謂之懸想若默而識之即是自性自識親體無二不可以懸想言也性本無聲臭故學者從無思為而入則近性矣此全在默契非可以言語講解而入也惟時時體認此未發之性則成性存存固不謂之無時時體認此未發之性則廓然太虛亦不謂之有心性本無二若強言之則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者是矣周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故學者必從主靜無欲而入奈何役役於五行陰陽而不會太極之原且既會

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之用程子曰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此太學所以貴於知本末先後也淺學甫見惟直抹平日所自致力似不甚謬於先聖先賢之訓者如此尤恐鈍資竟迷至理萬祈省照俯賜指誨以開其錮塞至禱

答劉心遠　壬寅

承手翰知於此學未懈良慰惟學貴純一眞無纖瑕乃庶幾於至道也不但檢點目前僅免悖戾而已人生難得光陰易邁亦勿謂此道大高未易企及本心本性人人具足惟不學則昔愈學則愈快樂矣先儒

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一語亦入道方便門也今姑依此語涵養久之則身心安和到發用時自然中節且涵養之久則不分動靜此心常開應事常如無事不必更說事上磨鍊反似分動分靜認作兩項功夫不歸一也凡瑣細俗事亦宜擺脫不必累心程子所謂且省外事者此也涵養之久不分動靜渾成一片又何內外不融通之有靜中涵養勿思前慮後但澄然若忘常如游於洪濛未判之初此樂當自得之則眞機躍如其進自不能已矣此事非提起放下半明半暗之所可成須要立必爲聖人之志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虜中間更無不王不虜可安身之處也

寄劉公霽　壬寅

此理天然人人具足不假修習然須脩以盡性非造作也本無轍跡然物矩卽帝則非外襲也故信誰爲見龍之實際而至德爲凝道之眞訣何則性本不二探奇逐物總屬二見若未免見有妙性超於物外猶爲法塵影事何如何如學者果能透到水窮山盡最上之上更無去處然後肯信當下小心翼翼動不踰矩便爲究竟耳知執事之高明已於宗下久留心緘

謂更將宗下一齊刊落庶爲平等特以此再求商訂幸有以開我之不逮也

答文人　壬寅

大率此道非炫露者可能惟靜退者可入倘能透骨徹髓立志必爲聖賢則一切外物勿入於心一切俗情勿起於念忠信篤敬常如履薄臨深孔子所謂質直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然後行之家邦而必達此言不可不拳拳服膺也慨世風日薄吾輩號爲讀書者不免放倒身心塵情俗態人人皆是故凡居鄉不得受眞正有道師友相與切磋鮮有不外粉飾

而內顧敗者然怫斯之視莫掩十手之指難逃良可悲矣孟子言人過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而後作且論國過敵國外患而後不亡憂患爲生人之資德慧由疢疾而得觀此則足下遭此一蹶正天之所以玉成者甚厚也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愧老矣於道未聞第管窺如此雖老不敢自棄尤日夕兢兢於此自勗焉願與足下共勉之

答王儆所 壬寅

學以孔孟爲宗必正心修身徵諸實踐居官盡職上輔 國家下福生民庶此道有裨宇宙若徒事虛談

以詭異之見爲高竊恐所謂淸談盛而晉室衰憂世者固當過爲之慮也今海內生民困苦所賴眞心實行愛 國愛民者宜力其間以濟世艱而扶泰運豈可視職事如傳舍漠然不與世同休戚而妄意世外之說以爲奇乎某老於山林日與農樵爲伍目擊民窮望治之切是以過計如此誠爲杞憂不足爲應仕者道也

答劉用平 壬寅

得手翰知久寓京師學力未懈但以友朋鮮少爲歎然此事全在自求就如吾鄉歲月舉會友朋頻聚乃

其間作輟在人亦非同堂共席者所能與力也所云道本平常無容造作只緣習業深重卽難消除誠然誠然竊謂中庸首揭未發之中此是聖門直指本原性宗之旨至末章以尙絅闇然潛伏不顯爲言其示人所由以透性之要至深切矣大學之知止易之乾初曰潛龍勿用皆此義也蓋眞性本止本潛故學者當由此入若不知此而徒以見解測度以意氣造作總是逐末則習業愈難銷除而平常之道反增障蔽矣今談學者紛紛不無以多言淆亂本朝白沙先生以致虛立本爲教最爲近之執事可取白沙集細心

一閱亦入悟之梯航也何如

答唐凝菴 壬寅

承示入德三關謂學非悟無由入必定靜安慮戒愼恐懼積有歲時忖度念斷情識路絕而後有悟悟後必一念之動直而遂之不參以人爲計較之私惺惺不昧綿綿若存無動無靜不得絲毫走漏則斯者可常然猶未是收功處也必於可好可惡之事一觸卽發更無思勉雖好惡而未嘗有所雖喜怒哀樂而未嘗有偏倚以此通於家國天下以盡人物之性以此全我生機始爲神聖功化之極某展覽再四洗心誠

承知尊教乃自精專自得中來非近世高明之士以穎敏照了而承當者比不任佩服竊謂學必由悟入必定靜安慮而後有悟此不易之論也若徒以潔潔淨淨為自了而好惡不能通於天下則是者空離物之見人我未融是即謂之未悟也豈曰已悟後又必好惡通天下而後全得無于悟後更須加制補之力乎蓋悟之一字最未易承當中庸首揭未發之中此是聖門直指性宗之語既曰未發則非可以意見測度力量擬摸而得是以貴於悟也大學言知止即中庸之慎獨皆入悟之方也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即

中庸之位育以言乎吾儒最初志願之有在也惟志願在于通天下為一身故必由知止以入悟以直透吾萬物一體之真性果能真悟此性則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此是萬物一體之實事總之不越乎真悟也蓋未發之性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無內外彼此人我之可言性萬古未發故萬古能通天下為一身若一落枝節便有不周不徧之處矣彼只以潔潔淨淨為自了則與本性之充塞貫徹者不相似此正是未悟既以未悟為悟又防其少偏更欲好惡通於天下以助益之恐未免少有湊泊牽合非所謂得一而萬事畢者何如何如釋氏所以與吾儒異者以其最初志願在於出世即與吾儒之志在明明德於天下者分塗轍矣故悟性之說似同而最初志願之向往實異最初之志願既異則悟處因之不同悟處不同則作用自別非謂釋氏之悟性如宗門止於潔潔淨淨而已吾儒則既能悟性而又能通好惡於天下也故愚意於三關只是一關想尊教本旨亦是如此其分而為三者亦是救時之論不審鄙見亦可少發尊教言外之意否其老於丘壑不能遠出就正有道恐此生竟無瞻望之期惟此理在宇宙原無間隔倘風

便再新一言終誨之

答胡濬洛　壬寅

夫誠寂然不動即誠無為之謂發微充周之神即感而遂通之神之謂尊教以為無二者是也幾微故幽則指本然之幾而言幾善惡則以善惡雖因發而後可見然其原皆出於本然之幾正如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之說也不執其末而深悟其本豈有精粗之異哉周子謂誠神幾曰聖人蓋指聖人能會體用之全而言孟子以大而化為聖以聖不可知為神分而為二雖先儒謂非聖人之上有神人然孔子聖域優

人與夷惠之聖不同則孟子分而爲二亦可也但孟
子言神字又與周子言神自別蓋周子指心之用而
言孟子指造之極而言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吳安節公三書 癸卯

敝郡白鷺之會久湮不舉幸賴台臺特振起之九邑
士紳祇奉德意咸惕然知所嚮往莫春聯聚五日同
志畢集各出所見互相砥切平時少有窺測者既長
一格其未進步者亦自恥不逮善端自生皆臺下大
造於敝郡其功德將由敝郡以及四方是大有裨於
世教也第愧時槐等闇於至道無以仰副盛心則爲

悚惕耳會語已錄出送廬陵縣轉呈必已上達矣承
示躬行未得之說此實孔門精語象山先生嘗論懲
忿窒慾曰知道者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
只是就事就末觀此則知聖人躬行與常人躬行不
同常人躬行只是就事就末故曰躬行未得乃孔門
之精語也得者得其本心之謂也本心不可以形象
擬議得即中庸無聲臭之旨非禪家話頭也善學者
惟即躬行之可睹聞者深探其不可睹聞者則精粗
本末洞徹無二矣本心徧滿宇宙貫徹古今而不可
以形求不可以意測在潛心默體當自得之孔子未

得之旨正示人以未可自認未節爲極致也蓋知崇
者必禮卑若視一切倫常爲幻迹而妄意世外則謬
矣敬陳管見以請裁教伏祈終賜指誨是禱

又

伏承台翰謂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正恐落一善
字便覺涉于形象故提出心體令人知本心普亦著
不得也第宗其說者致有流弊不若無聲無臭字義
直截穩當尊教及此可謂既自悟心體而又慎於立
言具占衛道憂世意至切矣大率聖學失傳自紫陽
以後爲學者往往守定一箇天理在方寸之間以爲

功夫雖亦可爲天地間賢人君子但於聖門無聲無
臭之旨不相契則聖脈幾絕故陽明先生憂之特揭
無善無惡亦苦心之言也今則復因藥發病遂有藉
口無善而縱恣無忌者明道先生曰與學者言如扶
醉人扶得一邊倒了一邊信矣臺下乃深信無聲臭
之旨而直示藉口無善惡之弊以救之此則大有功
於陽明先生實吾道之大幸也拙葉蒙賜大序深愧
淺陋過辱鼎言之重光寵無涯祇自惟學無精詣忝
爲臺下知言之累敢不益自鞭策卑此餘生求所未
至以承渥愛敬此附謝不盡

答蕭仲先　癸卯

承手翰有疑於研幾之説夫幾之爲言微也是道心惟微之旨也足下顧以幾與深分言之誤矣周子謂動而未形夫未形者仰未發之旨也未發而曰動此義微矣足下又謂幾有根則有生滅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然則太極亦爲生滅之根乎足下豈以太極無根而動處乃爲生滅之根乎然則太極自太極而動自動太極與動固截然爲二乎若謂太極畢竟不動則太極無乃爲頑空乎彼生滅者又從何處出乎足下固信佛者然得無反落佛家所斥斷常二邊之見乎願更將體之此是聖學致一不二之宗未可漫談也草草附復俟他日面盡

答按院吳安節公　甲辰

屢沐教指受益弘多彬鄉幸蒙留念特拔白鷺之會士類興起此其德教施及悠遠匪直時攸一人之銘戴已也承諭羅近溪不學不慮之説以此言性則是也在上智固能默契之第中下根人不無習氣之蔽若一切冒認習氣以爲不學不慮之性正是認賊作子後學遂至於蕩恣而叛道者多矣近溪自是高賢但立教貴有準繩不可不愼如近溪之説亦在善學者愼之乃無流弊耳學不透體卽往往冒認習氣爲本性然透體豈易能哉必兢兢業業操鍊研摩刊落渣滓以入精實如剝筍然枝葉落盡根始見故鄙意竊謂未有不修而能悟者兢兢業業操鍊研摩刊落渣滓以入精實正所謂修也修者入悟之方也不識台意以爲何如

答王球石三條　甲辰

未發之中性也非以時言亦無可用功夫處此理存乎默悟也惟形生神發之後不能無習氣之雜故必戒懼以復其性此學之不容已也

此心生生之端是吾自己眞宰所謂己也非己私之謂也克己猶言修也非克去之謂也學者誠能切己修治不受攻取之累則生理渾全是謂修己以復乎禮也己與人對故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不必舍自己而他求也

孟子不言求心只言求放心耳虞廷有道心人心之辨道心者未發之中也本無出入無可求者人心者指形生神發之後而言則有出入故必操而存所謂求放心也此必密密認本心得其眞而目乃可若不識心體談求與不求總無干涉

答錢啟新道長 甲辰

辱台翰似有疑於顏子沒而聖學亡一語然觀孔子自謂天喪予則亦可見矣蓋聖學塗轍儒先罔能傳之至其優入境界未必能齊於聖則於究極難言處不無尚有絲毫未過眞者在此絲毫雖非懸絕然聖脈遂不盡傳則雖謂聖學亡非過也此是陽明先生獨悟所到故有是言非漫說也周子太極圖自無極而下至陰陽五行以及萬物此正孔子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說蓋太極之全體本貫古今彌宇宙一切該括無欠無餘安得謂之落下數層乎豈太極

圓亢然在上而下層獨於太極無干涉乎西銘蓋言人道非止言坤道也知人道則乾坤盡在是矣內外兩忘之語正孔子無意必固我境界有未易言者非高禪話頭也後儒雖不逮聖人然濂溪明道二先生則爲聖門正派無疑此生幸遭遇同時得沾教木乃彼此暌隔未盡傾吐可勝恨望尤冀風便一一剖示之

答鄒子予 甲辰

承手翰云一點靈明自作主張所云主人公也但又疑此是識神乃無量劫來生死根本執事見及此又疑及此足見體認之切矣良可喜也夫本性真覺原無靈明一點之相此性徧滿十方貫徹古今蓋覺本無覺是謂無生既云無生安有死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乃能順帝之則故無知乃眞知也若有一點靈明不化卽是識神今勸執事放下正謂放下此識神耳識神既不用事則渾然先天境界非思議所及也果能悟此則形骸本非有無沉痾自脫然矣卽今果能大休歇一絲不掛復歸混沌之初亦無天地萬物亦無世界亦無形骸亦無古今其庶幾乎知執事詢問之意甚切遂不復隱晦縱言至此惟忘情而默會之是幸

答族姪思靖 甲辰

承手翰具見愛厚之情感感賤體日益衰頹惟自念學未大成故汲汲於求友庶幾有助我之益又念同志者少恐正學漸湮故汲汲於接引庶幾廣勸善之風尤恐力微無補但不得不盡此心耳然應酬雖不廢而終日默默退藏於歸根復命之理未敢少違謬意謂養德養身其要總在此且執事以爲何如

答周宗濂 甲辰

賜問所云博文約禮之說大率先聖先賢暨諸大儒及先輩言雖似異理實一揆貴在善學者眞識自已

心體則紛紛之說自可會通不必執其詞而疑矛盾也夫文者禮之散殊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一切應酬皆是也以其散殊故曰博禮者文之根柢如孔子言所以行之者一是也以其至一故曰約學者時時修實行謂之博文事事協天則謂之約禮卽事是理而非滯迹卽理是事而非落空此博約合一之學也但實致力於此久之純熟則性命諸說可會通於言外不待辨而明矣敢敬以此請正乞裁誨之是禱

答嶺北道龔脩默公　甲辰

展讀翰敎具見臺下汲汲聞道之心眞踰饑渴及細

閱三冊中間如槐之愚昧或一時率爾應對之語不足仰承過聽者而臺下一一採納之不遺槐則倍深愧汗矣崇論洗心退藏于密似與無思爲之說異者若鄙意則謂此語似異總之只直透本性而已非有二也蓋本性卽密也卽無思爲也豈有上下詳略之殊哉本性不容言若强而言之則虞廷曰道心惟微孔子曰未發之中曰所以行之者一曰形而上曰不睹聞周子曰無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皆卽所謂密也無思爲也總之一性之別名也學者眞能透悟此體則橫說竪說只是此理一切文字語言俱屬揣摩不必執泥若執言之不一而遂疑性有多名則如不識其人而執其姓氏名諱別號以辨同異則愈遠矣性之體本廣大高明性之用自精微中庸今只患不能直透本性勿疑透性者或墮於外道他岐而預立一法以防之也此理非猜想講說可明直須精神心思打併歸一凡經書言語一字勿留于胸中必密密體認父母未生以前畢竟是如何透到水窮山盡處當有豁然大徹時然後知此理徧滿宇宙渾淪充塞卽用卽體卽末卽本卽洒掃應對便是盡性至命一了百了更無精粗隱顯內外大小之可言矣槐謂

眞透性者此外更有遺理哉蓋宇宙間只一性可了原無許多名目但學者必須先立乎其大而後小者不能奪大學所以貴於知所先也若復疑此以爲只以透性爲學卽恐落空流於佛老之歸故每以尋枝逐節爲實學以爲如此乃可自別於二氏不知二氏之異處到透性後自能辨之今未透性而强以猜想立說終是隔靴爬癢有何干涉反使自己眞性不明到頭只做得箇講說道理過了一生安得謂之聞道也承垂問生近用何功有何注念百年作何究竟及欛柄在手造化生身云云蓋如上所陳於臺下者卽

思所用功注念處也百年究竟欛柄在手造化生身
總之只靠此件而已此是人生在世一大事須有眞
造詣乃可大了手乃爲不虛生若只作尋常講道理
之儒說得行得不甚差謬而眞性未徹便自以爲可
直接孔孟仰世人稱我爲聖賢之徒只是浮名何益
又如有等最僥倖得從祀孔廟者若性地朦朧即於
自己眞受用萬古不毀之事業亦總無相干茲特臺
下眞實爲道一念最切故敢以究竟一大事之說奉
告想蒙台察不以爲妄誕也何如

答徐辭源

承示天然不變之旨此至理也此理必深造實得乃
能眞契蓋自性本出天成非由矯揉所致然學者倘
不專精竭力密密研求直到水窮山盡無可措心之
處朗然自信徒以浮慧測度而冒認之則遠之遠矣
即眞悟後尤當有無修證中之眞修證者不識高明
以爲何如也細閱尊刻皆莫逆於心第莫由面對未
免在言句上承領尤增懸仰耳近來後學聰敏者不
無而眞志實修者甚少在主盟立教者指引後學最
難著語蓋語脈稍疎便啓後學流弊此在老丈今日
登壇振鐸必有提宗示的而隨機曲成者在也何如

答朱守約　甲辰

夙企粹養竟缺請益忽辱翰下展讀如對不任感慰
承示學貴修德可謂一言以徹之至謂德本固有非
由外鑠修之云者只是完其天性之本然者而已非
有所增也敬領教矣又謂或疑德必由人爲而後有
云云夫此理若非性具則即加人爲豈能頓有譬如
蒸砂豈能成飯故以德非固有必由人爲者誠不然
也第德既本具今欲修之當何如致力此處更望指
示其方庶後學知所從入也風便幸終誨之

答鄒南皐　甲辰

宛陵王君至得領手諭具見沖虛之懷篤切之學乃
以自封自徹今當洗心求進爲言此非眞有千古之
志誰能爲此言生則領教深矣承示佳刻四冊命之
細閱裁訂愧生非知道者何能贊一詞然不敢負謙
受之誠即已肅對詳覽悉心以紬繹之一字不敢漫
然看過大抵四刻指點當下日用即是性天密義此
聖學正宗也果能了此宇宙間更有何事生於此理
亦苦心有年矣惟海內高明之士亦有見及此者即
謂見性第此理終未易言倘得其似而未徹其眞恐
於透底根宗未免尚隔絲毫遂使後學承虛接響盡

道卽事卽理卽粗卽妙非有非無任情而動緣物而轉皆謂妙用在賢者但見未逼眞耳在不賢者勦襲此說遂至恣放者有之佛家謂之儱侗眞如顢頇佛性又謂之自然外道近儒蹈此病者不少也何則彼特見其彷彿而未窮其際以爲道止於是遂入玩弄發揚之境意氣因之滔熾知解因之增長儘似得力而竟難深造矣今海內豪傑見似超而德不遂者似坐此病此無他以其自謂見性者實非見性所謂第二月非眞月也今老丈旣用力之久而有卓見乃尤歛然自以爲不足俯垂下問若以生爲或有可助高深

之一二者此眞肩荷宇宙力追千古不以世間豪傑自安乃能若是生之敬服者此耳惟此理逼眞處生向來苦於難入只得謝絕一切掩戶息機將聖賢書冊言語道理盡皆拋捨不留一字密密識取自己有到水窮山盡之處畢竟父母未生前是何物久之稍有透入乃信天地萬物總是此件千聖萬賢偶留一影三教微言猶是强名亦無庸苦作今日兩添箋註尤恐著句便差所謂識法者懼也此理貴珍重亦難輕與人言但隨機接人雖方便多門而根宗有在要之立教最是難事貴使後學不因吾言而生流弊不得已而言似當示以直透眞原令其苦心深造庶幾狂慧者不得恣逞冒認者不得張皇自當切己反求步步穩實謹倫愼行不失孔門家法卽於世道有補者其上根者竭才密證則尤當別論耳此事全憑自己眞精神與後學作榜樣不貴言說果有眞精神在宇宙間自耿耿不磨可以俟後聖垂無窮吾輩不可不密密自勉耳緣面贅未期不忖淺陋薄述鄙見如此以請裁敎

答王事心　甲辰

辱翰示心了則神氣精皆住此誠不易之論但欲了

心必貴靜養一切世緣俱置度外絲毫勿掛於中令此心空無一物覷眼前浮境與吾性命總無干涉何則諸境皆是假緣此心乃爲眞理人生在世全靠此心此理爲不朽外境俱不足靠也

答王儆所十條　甲辰

第一條性徧滿宇宙無方體者也神易者性之用亦徧滿宇宙不可以方體言所謂密與位者指性言蓋性卽任用中善學者時時不馳逐於用而一歸於性是時時藏密而不出位也豈捨性之外別有歸宿哉

第二條盡性者是生知安行之事致曲者是學利困

勉之事程子言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
地同體此盡性之說也又言其次則莊敬以持養之
此致曲之說也鄙意謂曲非一偏也詩曰亂我心曲
曲者此心隱微之地也學者時時反諸心源存養於
不睹不聞之地是謂致曲此下學思誠之功也故曰
曲能有誠
第三條太極無極之說蓋太極本無聲臭故曰無極
非別有無極在太極之先也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
太焉孔顏之樂即反身而誠之樂也此樂不在光景
不可名狀亦非有樂可尋亦非有樂可受白沙曰至

樂應難說者此也
第四條性命一也自其一定不易之理而言謂之性
自其默運不息之幾而言謂之命故通天地萬物莫
非命也莫非性也子思恐人求性於命之外則有無
隱顯截然為二道斯裂矣故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
逝者如斯又言維之者善大學言天之明命中庸言
於穆不已皆性命合一之旨也
第五條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此性本自偏滿宇宙無
論聖人即愚夫愚婦之性亦各各徧滿宇宙所謂明
明德於天下不過全此性之本來分量而已今人不
識自心自性是我固有遂以為明明德於天下別是
最高遠難行之事如人身在水中却怨枯渴以此甘
於無志深可歎也
第六條人皆可為堯舜何堯舜宇宙寥寥只是前段
無志之說也若真識自性則凡夫皆是天縱不必推
遜堯舜
第七條學者真識自性然後知盡性之難即無自足
自是之病若不務盡性只要在世間做箇無破綻之
人即不免自足自是且有躁與惑之病矣
第八條全歸者盡性之極功也不以盡性為學即是

不知自愛生死一浮漚耳又不但如浮漚也恐業路
茫茫苦境萬狀雖欲如一浮漚而不可得學者宜深
省之
第九條時時以盡性為學即能不逐於境蓋盡性二
字是無上妙丹萬病向此處消也
第十條持勝心者退怯者皆病也此理本無窮堯舜
以上善無盡何勝之有此理本具足人皆可為堯舜
何怯之有
與王儆所　甲辰
頃辱翰教於此學惓惓焉既深欣仰復蒙垂問皆切

要語已粗陳鄙見以請裁割愧衰病莫由面承尤耿
耿也大抵此學須密密切己深求果有一路可入得
其眞趣則如食者既知滋味則嗜好愈篤自不肯歇
手不然則如嚼木札相似久而無味不免頹廢矣學
者自朝至暮只此一念更無第二念陽明先生所謂
如猫捕鼠如雞伏卵此眞口訣也悵遡永朋輩多以
會講爲文具求其眞有志用專功者殊少良可念也

答蔡竹隣　乙巳

別違不記其年忽承教諭深慰懸馳伏讀所刻其占
爲學遼請領益多矣竊窺教指喫緊在於誠意可謂

得希聖之要矣惟意者此心之眞幾動而未形所謂
獨也意與念當有辨誠者天道意果能誠卽與孔子
無意之旨同非但眞切向善而已敢以請質不審裁
照以爲何如

答唐凝菴　乙巳

伏承台諭展讀具領闢別之教所示潛龍之旨此眞
入道之至要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蓋言性體也
性體本寂萬古不變然性非頑空故密運而常生惟
幾萌知發不學以反其本則情馳而性蔽矣故曰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潛者反之之功也然潛非以人力

按伏之謂也天地之化不克則不能生理固然也性
者先天也先天本寂何必言潛幾萌知發便屬後天
則必貴潛所謂陰必從陽後天而奉天時也承示南
游記以一時酬應之語一一不遺如此具見沖虛容
納之衷中間所啟諸公商訂之語皆精切謹密領至
教矣大學首章發明詳悉惟鄙意竊謂大學當以石
經爲正近日亦誤以鄙見於石經大學白文之末畧
綴數語尚未成刻俟少遲當寄上以請裁削也

答周寄江　乙巳

西原承枉教感感所論性體空虛誠是日間只常復

空虛之體便是工夫空虛卽是無妄更有何妄可去
空虛卽是本正更有何正可歸空虛則自能隨事順
應然亦實無一事不必更瑣瑣逐事而外求是反於
空虛中自添擾擾也卽此謂之躬行蓋眞能空虛便
是眞躬行也何如請默體之

答胡季昌　乙巳

心體本虛非作意以爲虛也一切應感皆虛中之變
化但時時不著於變化而直信心體之虛此虛原無
增減雖欲實之而不可得此是當下天然之心非高
非遠但宜切己體認親切勿以見解承當恐未到親

切處漫然承當反成儱侗久之便不得力矣愼之

答豐城太尹陸仰峯　乙巳

承諭事感紛紜尙苦荒雜靜坐獨居念頭忽去千里即旋覺旋收終苦習病牽纏云云足占體驗所及但心體本寂念者心之用也眞識心體則時時常寂非假人力其體本如是也此體常寂雖欲擾之而不可得念之應感自然中節而心體之寂自若也如尊諭所云似是以情識爲本心而於自心眞體之本寂者尙未深透其親切處也心體之寂萬古不變此正所謂未發之中捨此則學不歸根未免逐末將涉於憧

憧往來而於道遠矣恃在虛懷乃敢僭陳鄙見以請裁割希指誨之

答郭存甫　乙巳

執事此番旣有見於性體之空寂本無一物而能生天地人物本無生死可言此一見良是今云獨者性之萌芽處又云獨者對人之稱此亦甚是也大抵佛家主於出世故一悟便了更不言愼獨吾儒主於經世學問正在人倫事物中實修故喫緊於愼獨但獨處一愼則人倫事物無不中節矣何也以獨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出無入有之樞機莫要於此也若只云見性不言愼獨恐後學略見性體而非眞悟者便謂性中本無人倫事物一切離有而趨無則體用分而事理判甚至行檢不修反云與性無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聖門所以喫緊於愼獨其爲萬世慮至深遠也惟善學者亦非一途有徹悟本性而愼獨即在其中者有精研愼獨而悟性即在其中者總之於此理洞然眞透旣非截然執爲二見亦非混然儱侗無別此在自得者默契而已執事留心眞切鄙人深爲喜幸茲聊布其梗概以相助發但至理難言願得之於言外可也

答族姪吉卿　乙巳

承手翰以獨學無助又慮舉業誤人此言殊過矣蓋聖賢之學只是教人存心正而行事端即此是學不必他求雖鄉中友朋難得亦可自己默默省察收斂必可免尤悔不然即終日擇友日講亦是空談耳至於舉業係是吾儒本等事日觀聖賢之書心體聖賢之意發而爲文即是日代聖賢之言如此則終日與聖賢相對即此便是收放心何可謂之誤人也願賢姪安心隨分只自做好人勿求人知而求天知則處處可學勿以外境不遂意爲嫌反添一番煩惱其於

道愈進矣

友慶堂合稿　二卷　書

坤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三目錄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三

門人　賀沚　校

序

刻小學句讀後序

昔舜命契爲司徒以人倫爲教而孔子言天下達道不越乎五倫然則五倫之教蓋上下千百年列聖作人致治之成法不可易也至孔子復原三達德推極於一誠以貫徹於五倫之間可謂盡洩人道之秘而昭揭千聖心學之宗矣是道也本無小大之分惟童而習之以端其始則曰小學壯而修之以詣其極則

曰大學其操履由疎以至密其涵養由粗以入精則有可言乃其學之爲五倫則童壯至老不得而異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則知童習卽以端希聖之始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而以孩提愛敬可達之天下則知壯脩實以終養正之極功是故弟子之職著於魯論與文王之止列於大學者皆篤倫也學豈有二乎哉大哉五倫之道乎其充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引之而徹乎古今極之而深於性命之奧者乎紫陽朱子懼後學惑以大學一書非童年之所宜聞也而徒事於浮詞末技無以豫養其秉彝之良以爲作聖之基本又懼其他日稍長而有識解思以自立乃於先聖五倫之教夙未有聞則往往爲異端空虛誕漫杳冥荒忽之說所惑以爲妙道高出於五倫之外於是以忠孝廉節皆爲幻相不屑爲而遂踰大閑破亂階乃特輯經傳有關於五倫者迺立教而統於敬身以爲小學一書使學者童而習之壯而益精進之以詣其極其開來之志誠切而衛道之功至大矣我

朝成化中天台陳先生尊信是書爲之註釋名曰句讀旨義昭晰歲久罕傳督學使虞對朱公持憲蒞吾

江省首崇風教表節義不侈言說而務實脩所至發先哲之幽光禮遺賢於淪晦黜淫比之敗羣於是列郡諸士始知有所謂聖賢身心之學非專於詞藝之末者今春再按螺川見枉敝廬尤以士習未端爲慮時槐因以小學句讀請公曰是吾志也盍以善本遺我必廣傳之旣梓成復命綴一言於其後竊惟天下將治未有不由五倫之敘者也將亂未有不由五倫之斁者也故舍五倫無聖學舍聖學無治功彼高談玄解而薄視五倫爲末節其說浸侈使學者孩提愛敬之良心已漸斲於童冠之日且膠序之間沿襲虛

談感以妙道有出於五倫之外者則安望其果行育
德以害
國家三物掄材之實用哉今公心紫陽之心特梓是
書以爲篤倫之勸其作人扶世之意至厚將下之可
光照洙泗達道之訓上之可仰神
聖明敬敷之化乎其爽矣尤願樂觀鄉邑諸英彥誦
習服行譬豐焉齊愛於庭闈抑抑焉致讓於里社風
移而俗歸用異時出爲世用靖共祗肅畢力以獻忠
處居爲貞儒出爲藎臣則是刻之所造就也而不負
公督勸之勤也已

刻文山先生文集序

昔孔子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說者曰仁之成者謂其忠義之名垂百世而不朽
耳予則竊有惑焉夫名者上智之所不屑而身者常
情之所共愛也聖人者將責人棄其所愛之身而徇
不屑之名則立教者無乃涉之誣而徇名者不亦近
於愚耶自聖學不明仁之旨晦而徒以名勸然世之
人固有薄於徼名者則名之教有時而窮名之教窮
則忠義死難之臣宜不多見於天下矣故孔門成仁
之旨不明是則可爲世道懼也夫成仁者非成名之
謂也害仁者非害名之謂也仁者何吾之本心是已
古之人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蓋不知形骸之有無名
譽之得失而有欲自全其本心已也死於所當死則
本心浩然其獨存安得謂之死當死而偷生則本心
薾然其淪喪安得謂之生此比干之剖伯夷之餓所
謂直養塞天地而長生新室之楊雄五季之馮道所
謂滅絕生理而槁死者也夫身有所必毀名有所必
盡而本心之仁萬古其常新然則人臣之臨難捐軀
有死無二固可以決志於斯矣宋信國文山先生精
忠大烈自有天地以來所僅見者也其孫阨權奸貶

逐擯斥不足以渝其直躬之操崎嶇兵間顛沛囚執
不足以搖其衛國之義元主憐材慰諭優禮不足以
奪其秉節之重方外傳法密示勞生不足以易其畢
命之誠其不愛於形骸之死世所共知也其不計於
名譽之不朽而直以自全其本心之仁世或未之知
也不息之對正氣之歌無愧之贊先生求仁得仁之
蘊庶其少見於斯是宜其尚折不回從容赴義而本
心之浩然將徹宵壤渺三光而莫究其極者蓋先生
萬古之心固有不依形而獨存者在也今世之稱先
生者則必曰忠義之名垂百世而不朽耳嗟夫是烏

足以知先生哉予同郡盧陵胡君相生先生之鄉雅志嚮往比節推閩之邵武特校刻先生文集以傳迺移書屬予序於簡端夫先生爲萬古大忠人孰不得而言之予惟懼世之以名求先生而未窺先生之心則孔門成仁之旨荒而後之人臣願忠者莫勸也敬著其肩說俾讀先生集知所考焉

三五劉先生文集序　癸巳

吾吉當嘉隆間先輩相與講聖學者甚盛予皆得摳衣侍隅而請益焉然篤修實踐不愧屋漏而可質神明貞白瑩潔無纖芥玷缺者在先輩亦交相嚮以爲

未易能也若三五劉先生則眞所謂躬行而有得焉者矣是以當其時學士大夫莫不欽企金玉之輝村童巷豎莫不感慕慈厚之德嗟夫此豈聲音笑貌之可及哉先生既親受業王文成公之門志大而識遠然深患後學談空玄而遺倫物言有餘而行不副每聞士人馳說於窈冥而染情於世味輒爲蹙額疾首歎惋而不已故其言曰今世學者尊言不覩不聞似密矣然於可覩可聞者顧疎脫而不檢其可乎且喜言著察似精矣然於行與習者竟恣肆而踰閑其可乎是以先生力崇身範而不襲浮談爲令而惠澤旁

流立　朝而奉身勇退　特召而堅臥不起居鄉而挽俗還淳至辭受嚴於一　介嚬笑謹於細微言訥若不出諸口守正而不懈於獨使後學望之肅然生敬就之翕然誠服咸知學在眞修而無敢弛焉自潰其防者則先生衛道之功甚大矣先生未嘗留意著述惟其酬應之筆劄記之語題詠之什皆足以占其學之所詣與志之所存者同邑周穀似中丞特爲摘其精切者捐金助梓以廣其傳先生令子啓獻啓兆以予沐教於先生也蓋久宜有言弁諸集端予竊慨先覺日遠横議滋繁所謂談空玄而遺物者益昌熾

而未知底止正學豈將淪墜乎先生不可作矣予故具論先生飭躬砥行之大端俾讀是集者嘗有省焉若徒以文詞聲律泛觀之則非先生立言載道之本旨而亦非今日同志校刻之夙心也

穀似先生集序　癸巳

世恒以詩文爲希奇珍怪譎異非常之事必探玄搴古稱物引類雕章琢句疲精劚慮而後僅能之故凡學爲詩文者必顓顓焉忘寢食摧胃腸睥睨古人之近似剽掠百家之糵餘曼衍於荒忽謬悠掩襲於艱澁險異自以爲工詩文矣然其述作竟湮墜以不傳

何哉彼其中誠未之有也予嘗讀孔子所刪三百篇往往出於閨房貞女巖竇幽人之手而濯纓本孺子之吟設科爲俳人之語乃皆附七篇以傳至如方外之徒甯能不識一字及吐詞爲偈雖近俚俗而垂世不刊彼固未嘗顓顓焉苦心握管爲也顧能傳若是何哉彼其中誠有之也蓋詩文者言之寄而心之影也心有所未至而強飭於言以爲至人將即其言之似至者而測其中之所未至固昭昭乎不可掩也童年而老態燕産而越談知其難矣信筆札自足以傳神而論篤殆未可襲取也歟予同邑周少宰毅剏先

生蚤登巍第治邑而奏殊績持憲而秉風裁開府而外靖海氛內裨國計天下爭延頸企慕謂爲通材先是謝病家居則掩關讀易於百里之外衣布素茹脫粟蕭然一室如孤寒窮阨之士然者時出徒步山蹊人莫辨其爲貴顯也家近復眞書社數從鄉之先生長者攜衾炊黍而問學焉持澹泊淸遐之資勵靜專邃密之功故涵養日深而造詣益遠至家範尤肅門庭冷寂不異田舍蓋其心實欲躬修默證以進於聖賢之域即事功且其標末豈徒以詩文名世哉然意有所到機有所觸時伸紙濡墨而一發之其興致之

軼塵風格之殊調率然出之而自協聲律盎然融液而不滯色相不拘拘焉古人之步趨而鑿鑿焉有關於世教是誠有悟於言語文字之外良由其獨發於力學邃養之餘而然也先生評詩有曰道充氣盛詩出而不知爲我是之謂神深入實際直造無始乃爲到家其論文曰士貴於識識生於養而先於辨志志定養盛而識自充由是而之藝文若蠶之絲若泉之流豈可僞爲哉嗚呼吾是以知先生之詩文發於力學邃養之餘所謂其中誠有之也將必傳於世無疑矣先生沒其令子吉先開先裒集鋟梓以予辱交久

而知契深宜綴一言遂不辭而僭序之

刻時雨樓講義序　癸巳

時雨樓講義者廬陵邑侯啓新錢先生手著以示諸生者也侯以粹資邃學精思默契能因六經四書之言以深悟聖賢心得之蘊嘗病學者徒知勦陳詞掠蔓說以飾末技干進取曾不能以聖賢之言實體諸心而眞見斯道之果不可離者於是每政暇必臨學宮集諸士展籍敘講講畢侯爲剖析此理非高非遠即吾人身心所本具者諸士聞之洒然若撤宿障而開天聰也已復手著講義授之乃諸士咸欲鋟梓以

廣其傳邑博艾君龍君董君欣然是之謁予一言繫於篇端予不敏竊惟在昔上世未有文字自聖賢出會道於心目寓於筆以貽來學故六經四書者是聖賢所以描寫乎自心也逮我　國家欲得士如古聖賢者以輔治理遂定　制必讀四書六經使其窺聖賢之心與自明其心而進於聖賢因試以文庶觀其果能眞契此理與否故時文者是　國家欲諸士自描寫其心而望其皆爲聖賢也嗟夫　國家以經術課我實以聖賢期我也豈曰徒勦陳詞掠蔓說即科第之榮祿之則與夫伶人賤工以淫聲豔曲徼寵倖

者何異哉吾郡自正嘉以來先覺如鄒文莊羅文恭諸公一時以聖賢正學倡于鄉士類多所興起海內至評吾郡爲東南鄒魯可謂盛矣先覺日遠正學漸湮識慮人材風俗浸以靡敝足爲隱憂今賴我侯復即聖賢立言之本旨以揭示吾人固有之自心刊落枝葩而披露根源將使諸士因經以悟道而勃然趣希聖之塗吾郡鄒魯之風其復有興乎予承邑博諸君之委不得辭輒爲推我侯授講之惓惓惟在冀諸士自明其心以聖賢爲必可學以　國家期待之厚爲不可負者如此若夫侯之紬繹敷宣深切洞明則講義具在覽者當自得之

論學緒言序　癸巳

孔門之學主於求仁然仁之難言久矣自韓退之以博愛言後之儒者遂專以徇情逐物爲仁其失彌遠程子蓋嘗闢之雖然豈直退之未識仁哉如子貢稱博濟宰我問從井則皆博愛之說也是在孔門之徒固亦有然者矣論語中所載孔子言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言訒之類皆求仁之方也未嘗專以愛言至答顏子之問直曰克己復禮致力於視聽言動四勿而已夫禮也者理也是心之體也而愛特其用也惟不

克己則本原汨於習氣而禮不復禮不復而徒以徇情逐物託之乎萬物一體之說祗見其蔽世態染俗紛而卒爲膠擾流蕩之歸矣故求仁莫要於克己此孔門明訓而萬世求仁者所當知也吾同郡友兌嵎蕭公夙稟醕厚弘大其資固近於仁自少志學一以求仁爲宗蒞官所至推誠澤物救焚拯溺惟恐不及事必周于慮人必悉其情即法令所拘能默施德意於劑量之餘艱危所遘能畢致全力於焦勞之際隨分自效惠利旁流而浙陝之政洗冤賑孚厥功尤著如公者可謂能究博愛之用矣然未嘗狥情以逐物

嘗攷其論學之言曰吾人學問先須打破習見洗蕩習心將一副倚靠支撐習氣徹底放下不然拖泥帶水無救手之期又曰本原處非倒巢剷穴蕩然一洗非意根見解徹底一空不可言大翻身終不能結正果也又曰此學非徹底一空只從口吻上承接世界上轉換意念道理上安排必無了手時又曰學問既見大端惟日精日純意氣不妨剝落駸駸不已自有全體脫化時矣嗟夫茲非孔門克己復禮之微旨乎吾是以知公之善求仁也予竊者侍公席末以學相砥切滋久所沾益甚深於公之卒既悵然傷斯道之

失所依託且懼後學徒見公宏偉充溢盎然與物之度而未察其克己之功之密也輒因其令子中行以公論學緒言徵予序乃備著其說以見公志于仁而必於探本澄原致力庶覽者將有省於斯焉

歐陽南野先生年譜序　甲午

蓋孔門特揭求仁爲聖學之宗而先儒復以萬物一體之說申繹其旨世之君子明於一體之仁然後可措於經世以達吾道於天下誠以聖學非孑然獨善之爲而必以通志成務爲大也雖然仁之難成也久矣夫仁者能一體於物以其忘己而不以己異物也故至誠孚而機事融物我之藩垣盡撤然後能羣於物而德不孤德不孤然後動不括而行自裕則天下之事吾得以默運其扶危保泰之微權乃至功存宗社而不見其跡此聖人善用其仁以措於經世之至道也彼不能一體於物者以其不能忘己內焉不忘其自賢之心外焉不忘其逃世之跡故欲市己直譽忤其君而不知納約之方欲揚己善則獨立於峻而不知協恭之義乃竟於國事成敗不克共濟而惟孑然孤特之爲特嗚呼是好修者自爲名高則得矣抑孰知其出於有我之私而大戾乎一體之仁安足以

語於君子通志成務之學哉予故曰明於一體之仁然後可措於經世以達吾道於天下也是道也吾獨於歐陽南野先生見之先生立朝當

世廟端拱玄默崇軒黃之秘嚴祀祠之典外朝罕御而英明操縱恩威莫測睿哲果斷臣下奉令祇役揉適不暇一時執政又非有秉義格心之賢徒巽懦委隨以持祿自全爲事先生自留都召入諸大僚以先生宿望隆重或未能平心抑氣以和於朝而先生一本至誠與人共事洞見衷曲畢集衆思不與以己至大義所關必難徇世者則亦不露聲色正而不劇有

而不居於是公卿以下莫不傾信知先生能融物我
於形骸之外也及丁內艱服闋特召爲大宗伯時儲
宮未建中外危疑上意所嚮莫敢瀆請先生焦心勞
慮任爲己責其忠勤懇切之誠見於議 禁中成婚
之疏府僚不概設之疏請醮戒詞之疏 太廟代祀
之疏皆以微婉之詞明經常之禮因將順之機寓匡
弼之實是以 上鑒其悃款察其樸直雖 降旨出
於勉從亦終不以爲抗激而加怒也最後議 康妃
葬禮之疏請丞正 東宮之疏則披瀝罄竭以悟
上心而先生遘疾不起矣當疾亟時 上遣中使齎

賜問疾訃聞 上震悼遣中使覛歛 手諭內閣問
故下所司議䘏而公卿以下咸臨喪盡哀曰人之云
亡邦其殄瘁矣此豈非先生至誠一念上契 宸衷
下孚有位以致然哉蓋先生立朝先後僅七閱歲乃
其調劑於事勢乖隔之 融釋於人情崎嶮之際折
衷於羣口紛拏之論銷弭於兆端未萌之先者不知
其幾而 聖明倚毗方圖登立雖天奪之年未究所
施然 國本不移 宗社所賴於先生以默扶潛翊
於人所不及見者可勝言哉以予所窺先生惟能忘
己以一體於物故能措於經世以達其道於天下是

眞有得於聖門求仁之學非世之所稱道學子然孤
守無稱於世者之爲也先生年譜成其孫詹錄君宗
翰持以示予予以爲聖學將於是焉攸繫欲使後之
覽者知先生經世大業本於求仁故僭爲論述其近
似如此庶志學之士得有考而擇焉

池舍易訓序

易者何此心之生理也凡物之枯槁窒塞者則不生
不生則頑然滯礙不得謂之易矣惟此理藏徹融通
故常生常生者密運不息是之謂易自吾心之一念
微幾眞動眞靜而不可以動靜言以至於作止語默

進退行藏皆易也自天地之一闢初動以至於晝夜
寒暑元會運世混闢無窮皆易也故易貫古今彌宇
宙易之外無餘理矣君子體之終日乾乾以研幾入
微充之於念念事事必協天則是之謂學易易之外
無餘學矣或謂易爲變易變易之外更有不變易者
存是謂二見非知易者也師泉先生談易本諸苦心
磨煉中得來非徒以文字傳者讀其言僃而與行切
而義遠予友松嵓朱君服膺而備錄之可謂篤信師
傳而欲公斯道於人人者矣君之孫世賓持以示予
因索一言予乃粗陳學易之槩俾覽者知反求而自

得焉

能仁會志序

夫會何爲者也以勸學也學何爲者也以正心脩身盡人道而參天地也夫欲盡人道而不務學是猶農者之舍耒耜也欲務學而不會友是猶習者之失相也是故務學要矣會友急焉古昔聖君賢相問道於朝無論已若大舜耕稼陶漁樂取諸人以至成聚成都天下之士就之其會之權輿乎孔子識大識小學無常師以至三千及門誨人不倦其會之標準乎自是而降有宋周程朱陸諸賢我

明白沙陽明兩先生皆倡道一時講席甚盛以發明虞廷執中孔門求仁之旨蓋先聖後賢以會爲學其揆一也或者謂但宜躬行何必會友殊不知百工技藝且有共事之朋訓詁詞章亦以孤陋爲愧世豈有絕師棄友不由教而知不求[illegible]而能有成者乎彼特憚於會友聊以躬行藉口耳假令毅然立志真欲躬行以盡人道而參天地則其汲汲求友殆如饑之問食病之問藥固自不能已也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

已至哉言乎時槐此生多幸深沭明師良友之益既獲厠能仁嘉會之末有年矣兹承諸君子委命執筆撰次會志旅敬以務學爲要而會友至急者爲吾同志瀆告焉

廣仁類編序

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仁者天地生生之理而吾人得之以爲性者也是性也存之則渾然凝沖粹之體達之則盎然成溥博之用善學者養其渾然於根荄以達其盎然於倫物是以居家則爲孝友藹睦出仕則爲愷悌循良處衆則施及於孤窮與物則澤流於

蠢動蓋親親也愛人也澤物也君子修此三者而仁之爲用始全也予閒居稽閱典籍往往見先聖大賢敦誼之士以孝弟慈厚殊德偉行流芳垂美於篇帙間者多矣惟散出而未比次或無以便觀省也敬仰前躅爰據所閱掇述而纂輯之爲卷者四一曰篤倫二曰德政三曰惠濟四曰活物各分條類人紀其事一展目之而親親愛人澤物之實則備矣合而名之曰廣仁類編夫先聖大賢敦誼之士與其孝悌慈厚之行不盡列于是編者尚多也惟即是編而識之將本心生生之理油然其不容已擴之於火然泉達以

充溢乎宇宙之大而紹續乎孔門求仁之宗則是編匪資多識固為藎性之階梯矣予序而存之以俟好仁之君子尚覽擇之焉

玉陽會紀序

孔門之學主於求仁然孔子罕言之何也仁之體殆不容言孔子嘗不得已而有言則皆求仁之方也若仁之體則竟不可得而言也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可謂喫緊以狀仁之根苗矣其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惟生之一字其言仁之至切者乎然後儒或以情愛或以靈識言之雖皆不外於生生之呈露倘遂執之以為仁之體在是殆猶未得為精詣而深契之者歟周子特發動而未形之幾蓋即孔門以生言仁之旨也顧末學又或以意念初萌之端為幾則亦涉於形氣而於生之真體且漸離之甚矣仁之難言也夫為宇宙一生理而已統名曰心然生無聲臭而非枯槁也生必融溢而非情昵也學者默識真體而充之以篤倫周物立人極於宇宙之間庶於研幾求仁之學日契其真而不至於違畔者歟盧陵賀友泚汝定甫篤志於求仁之學有年矣其資粹雅而不雜於世紛其趣端凝而不惑於他歧束躬飭行動循矩

矱非以口耳為學者乃為瓊之文昌令既以所學修其實政復聯邑之諸生以正學督誨之一時英賢多所興起爰闢書院於玉陽之麓崇祀白沙先生以示學之典刑乎著會條及備錄鍾文陸公體仁圖說皆發明研幾求仁之旨可謂詳盡矣萃為一編題曰玉陽會紀屬予一言為序予既喜賀子能推所學以同善於人而其著于是編者庶幾能究仁之原而不悖於孔門之旨吾知瓊海之濱正學將繼江門而益光顯於世也敬以膚見所及漫述其似于簡端尚因之以質正于有道者云

白鷺書院志序

白鷺之有書院舊矣至嘉靖丙午始有志迄今四十餘年志湮廢莫有存者書院且再遷復增飭祠事即舊志存未足備故實也於是郡侯京口楊公邑侯毘陵錢公以新志屬時棣辭弗獲既採摭論述釐為十篇志之則復僭為之言曰夫書院之設以明學也學之謂何以正心修身相砥切共期盡人道以進於聖賢而下挽頹風上佐 國家昭明之治也今郡邑有庠序以造士書院之設視庠序造士之意則一乃其所以為造士之實則尤大有補裨者爲何者蓋不專

以詞藝爲常課而直迪之以存天理去人欲束躬勵
行而踐之人倫事物之間此其敎以勸德爲宗一也
不專以位分稱師弟而鄉之賢大夫先生長者與四
方之名儒碩彥皆得集焉環聽及於童孺訓告閭於
里社此其善以廣益爲大二也不專以科第爲得士
而貴育氣才續道脈以垂來世若鄒魯之後振鐸而
繼響者則洛之龍門信之應天粤之江門浙之天眞
皆鳴道覺人千古絕緒賴以不墜此其道以開來爲
至三也夫惟先覺倡正學必於書院焉而善類遂以
興起後之學者承先覺以私淑而書院因之永傳復

以俟來哲紹隆正學於未艾然則書院實以輔成庠
序之敎而仰裨
國家造士之效豈淺鮮哉夫惟知士篤行於家不壞
於天子之庭必本於正心修身非專以詞藝也而後
知學道之爲急知學道爲急而後知書院之設所繫
甚重矣今創制加宏倡導彌切是有位崇風敎者所
以重書院也多士入聚于茲盍亦思所以自重乎哉
敬書以俟之

念菴羅先生文要序　壬寅

昔孔門示未發之中蓋言性也而以戒慎恐懼爲復
性之功此萬世言性學者之彀率也或疑以性爲未
發得無偏於寂乎不知性體物不遺物可睹聞而性
不可以睹聞言故曰未發也是名爲中安得謂之偏
或疑性無爲者也而戒懼得無涉於有作乎不知性
不可致思存焉可也戒懼者性自存存而人力不與
安得謂之作或又謂性常生者也曷不任其生機之
活潑乎不知形生神發物誘而情蕩性斯鑿矣戒懼
者本乾元以資始是謂眞生不然離性而外馳是妄
生矣王文成公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戒愼恐懼
是本體可謂言約而盡矣慨先聖既往正學不傳異

學者流紛紛談性浸入於詖淫邪遁而聖脈幾絕後
千餘年周程繼出其指道之本原曰無極曰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其言學曰主靜曰主敬孔門之旨賴
以復明嗣是而降世儒失於聞見支離王公有憂之
特揭致知以救其弊曾未數十年而襲其說者誤以
情識爲良知以虛見懸解爲了悟以員轉逐物爲妙
用以踰矩潰防爲超脫談愈高而行愈敝念菴先生
憂之乃曰知之良者以未發也收攝斂聚以全吾未
發是致之之功也聞者乍疑且駭已而見先生充養
完粹操履純密如金精玉潤表裏無疵始尊信其言

先生沒而道彌光蓋由其竭才術契而自得之故其言足符往聖之緒發會稽之蘊以扶世敎之衰其功甚大矣直指安節吳公按涖吾吉篤崇正學追慕先生亟欲表章其遺言以端士習爰取先生舊刻全集語時槐曰先生非以詩文傳貴以學傳也子盍服膺先生之訓有年矣盍振其切要語梓之俾海內志學之士有考焉予敬諾乃檢閱得其十之三錄之題曰文要復綴鄙言于末簡以見先生繫斯道之重如此夫士患無志志有在矣貴在擇術先生之言誠入道之指南也學者由其言以入庶不惑他岐而可望於孔氏之堂奧也夫

白鷺洲贍田冊序　癸卯

吉郡白鷺洲書院始於宋淳祐辛丑郡守江公萬里建於洲上理宗賜白鷺洲書院五大字置田租八百石設山長一員以主敎事歷元至　國初洲嚙于水書院頹廢嘉靖壬寅郡守何公其高移建于城南仁壽山尋改爲邑學萬歷癸巳郡守汪公可受復建于洲上規制大備歲時集九邑諸英彥治經肄文于其中而兩院巡道郡守邑令先後置田以資給之合鄉紳義民所捐助共田地山塘六頃九十餘畝歲壬寅直指安節吳公按涖吉郡謁茲書院比于鹿洞宜以明善誠身之學督勵諸生庶得眞儒以需　國家任使以佐治平淑風化不宜徒以綺章琢句訓習爲也於是歲集九邑諸英彥倣古六德六行六藝之敎以勸迪之而茲書院庶幾哉可望鹿洞之遺風而不徒爲詞藝之場矣廬陵陳侯主謂書院固藉贍田以資給而贍田必稽畝以覈其實稽佃以時其輸計費以程其用而又必勒成一籍使來者得有據以杜姦小侵沒逋負之漸乃可以存當路作人之盛心而貽後學之永賴也於是一一周察而綜理之產有完壞佃有專貲租有常供費有經制投梓成冊覽者一披閱而瞭然指掌矣蓋侯智能遐燭而慮斯幽微故不下庭除而若躬歷於荒僻之野其爲郡邑人士造就曲成之至計不啻如家之父老私紀其室廬丘壟以遺子孫惟恐其疎漏者此其意良勤而功滋大矣刻成示時槐命以一言予惟士遇　明時旣群列于庠序復專業于書院而且於明經課文之中申之以考德砥行之實學更豐餼而優禮之上之人所屬望於諸士何其厚也爲諸士者其尚務正學以立言毋飾浮詞以倖進居則束躬仕則濟世俾後來者指而稱之

日是書院得人之盛若此也則諸士庶無怍於敎登之素而且爲茲籍之光重也夫

吳安節先生日省編序　甲辰

蓋士之言學者人執悟修之說舊矣予竊謂學明本心必絲密體認研精入微久之而後有得夫體認入微即謂眞修是悟由修得也旣云有悟豈遂廢修哉必兢業保任造次顚沛不違以至於子臣弟友慥慥相顧是修之無盡即謂悟之無盡也彼以影響之見爲有悟且以切己之修爲下乘遂未免獎奇僻而越準繩將導人於後焉無忌憚之歸其流弊可勝言哉

直指安節吳公按涖吾省矯志正學旣下令郡邑師儒居肄講業必戒浮誕而崇踐履諸士翕然興起而公所明法愼獄洗冤澤物憫災救患靡紊綜而剔積蠹表先哲而彰幽又者鑿鑿皆以所學見諸施措蓋肫肫誠懇之具周而勤勤纖鉅之畢照也公旣得代出境乃吉水南皋鄒君以一冊示予曰此安節公自記日省之功也是可以訓末學盍謀梓以傳之予展誦終篇見公之篤修於家居之日時息惕勵動靜察識眞一念不少忽一事不謾應者則公之按涖吾省諸所施措與其興起於多士者信出其日省之緒餘也於是廬陵令陳君圭見之曰是誠宜廣示後學以勸眞修遂敬錄入刻刻成屬時槐一言發述學必眞修而後爲實悟者于篇端庶好學之士將有擇於斯焉

鄒氏學脈序　乙巳

夫先聖設敎以勸學而淑世其道必本於秉彝之良徵於人倫踐履之實不越跬步以談幽渺故當其時家無奇說而士無詭行未有身蒙垢疵而妄意於世外之玄踪動踰準繩而蔑視典常爲不屑者此周孔濂洛諸聖賢所以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我

明自白沙陽明兩先生崛起其敎一遵周孔濂洛之軌轍海內翕然宗之兩先生沒士或剽掠異說以豢聖門之綱緒至有決防毀戒而以爲起凡情貪肆淫放而以爲證上乘鄙端士爲陋儒斥眞修爲未悟將驅後學於蕩無忌憚之歸有可憂者惟吾吉鄒文莊公親受學於會稽之門退而以開示從游之士一遵師說終其身無異詞諄諄乎戒愼恐懼致力於子臣弟友以底于全歸其道至大而其學至近如此嗣君潁泉太常孫聚所憲僉纘承家學一遵文莊公之旨蓋三世一揆所謂本於秉彝之良徵於人倫踐履之

實者如出一口至剽掠二氏決隄防而談世外在海
內容有之而郛鄒氏家學粹然一出於正愚竊謂會
稽之學得傳於後世者誠以一脈之眞賴鄒氏一門
以存其功甚鉅也若文莊公暨太常憲僉所自東躬
飭行羽儀於
朝而矜式於鄉背翛然冰玉而秩然矩矱則當代有
識者皆見且聞而尊信之益足以知鄒氏之學眞所
謂匪徒言之實允蹈之者矣公之曾孫庠生袞予予
氏夙稟英資而志纘世德徼衘祖父三世敎語蒐爲
一編題曰鄒氏學脈予得受讀之予予嘗及予門問

學予嘉其不襲海內奇詭之談而直信家學之得其
宗也因僭以肩見綴序于編端以俟知言者擇焉

記

道心堂記

昔堯之授舜特發允執其中之一言遂爲萬世聖學
之淵源至於舜尤懼萬世之下莫達其旨也復發三
言以明之夫心猶宇宙者也而有所謂道與人者何
哉道心者性也性先天而統萬物非有我之得私故
強名之曰道道則沖乎寂乎莫知其端倪可謂微矣
人心者情也性動爲情形生神發乃屬於人故直名
之曰人人則涉形氣而純駁分由蓋習而理欲判可
謂危矣精一者攝情復性之功也研幾以造於極深

洗心以入於藏密是謂惟精精則垢盡天全情歸性
初致一不二是謂惟一一則中矣凡分寂感歧內外
見生滅皆二也二則有對而爲偏不二則無寂感內
外生滅之相一也一則無對而爲中執之云者亦夫
一之謂執而曰允言非造作矜持以爲執而適得其
性之本然也夫堯約之以一言而斯道之統以明舜
詳之以三言而進道之功益備萬世之下欲盡性以
凝道者其孰能外於此哉自聖遠而學日漓高之爲
異端則墮於空卑之爲功利則滯於有精一之旨旣
湮危微之機愈淆而中庸之鮮能孔子於是乎有遺

歎矣吾郡侯靜峰汪公澁吉篤志造士重建書院于郡東之白鷺洲萃九邑諸生肄其中躬臨程督日課月試激勵誘迪寒暑不輟卽父兄之勸誨子弟殷殷然冀其必成而憂其或墜不是過也公高明超邁有睥睨人寰棲神物外之氣於道洞徹本原不爲壁綱所縛時時出其廓大幽玄之見以示諸生其意造矣先是朱吉心江先生來守郡建是院題其堂曰道心公乃復大書而高揭之命時槐申繹其義時槐蓋於堯舜一脈之傳竊嚮往焉久矣而資鈍功疎未足以涉其藩垣誠愧且懼焉姑據平日管窺之近似以質于公夫聖人言近指遠通於上下故傳之萬世而無弊後世君子採奇失實其言有高出於精一之上者而究其所成不能於道心者或罕矣吾郡人士沐我公陶冶之深其尚愼守於精一之訓必兢業如堯舜敦典敍倫如堯舜以庶幾不悖於執中之塗轍而無負我公揭示道心名堂之至意也哉敬書爲記以俟

文昌塔記

吾吉人文自宋天聖以來始浸起至我　朝洪永之間號爲甚盛如庚辰甲申兩榜及第三人皆出吾郡至三人中得二則近於成弘之際猶然正嘉以後時得其一特不數數然耳蓋自　國初抵今二百餘年及第第一人十有一第二三人各十有一會試第一人九進士八百四十五官至內閣者十鄉試第一人四十有二可謂盛矣議者以今科第名位固未嘗乏然大較不逮往昔豈山川風氣升降之數使然宜有以維植之乃堪輿家謂郡城東北石屋之山突出臨跨江流之中與東岸小洲拱揖對立若爲吾郡碑障然者盍謀樹塔于石屋之上足以壯一郡之雄勝而培未艾之風氣是不可緩於是鄉大夫暨諸鄉薦士請于郡守曉山余公公欣然曰吾固當任之亟捐俸首倡其役已復白于分巡憲使雷門沈公命佐以贖鍰而郡丞敬持孫公復措給之諸鄉大夫士民咸出貲協助爰召匠建治經始于萬歷甲申十月畢工于乙酉六月而塔巋然成矣爲級者九中通磴道曲折登之憑牖可遠眺計塔址廣五丈四尺高至頂九丈總費金二百緡有奇余公題其額曰文昌之塔諸士人委時槐爲記俾郡人永無忘公鳩材興運之至意夫以公守吾吉三年平刑省賦御屬肅下剔蠹而導利勸課而勵俗振圮而舉墜其誠心仁政未易殫述

而是塔之建主於昌人文者則所繫尤重宜諸士人之欲有述以昭示遺愛於無窮也時槐不敏嘗憶蚤侍鄒文莊公講學於東山禪院文莊公指塔示諸生曰若曹知彼建塔何意乎蓋取義於頂天立地云爾彼異教且然矧爲吾儒明正學盡人道以參兩間可不以頂天立地爲志乎諸生聞者皆惕然有省且夫今欲昌吾儒之文而建茲塔謂非有取於斯義焉未可也自

國初以來吾郡科第名位其盛與否誠不無今昔之感矣然所貴頂天立地則豈直以科第名位言哉夫

鉅人不藉科名以爲重惟科名而得鉅人以當之然後科名因藉以重也夫學參兩間者吾難言之矣其在吾郡稱鉅人重科名者則有之若前代六一文山諸賢無容論已入 國朝試舉其最著者如以羅文毅公羅文恭公魁天下而後狀元始重以鄒文莊公魁禮闈而後會元始重以羅文莊公魁省闈而後解元始重非三元之足重四公也得四公而後三元始重也是四公者貞心碩行追踪千古庶幾哉頂天立地其人也其他以及第魁元進士鄉薦出爲世用或勵名檢或仗忠節或樹事功各卓然表見於所樹立立之義殆亦無愧焉夫科名以得人而重故所重於郡者亦不曰科名直曰得人焉耳其或不然徒以科名炫赫於一時夸詡於流俗詭遇而鮮特起之操恣橫而遺身後之誚是不免爲冠裳之鄉人已耳既乖於頂立之義將反貽科名之辱又烏足爲吾郡之重哉重吾郡一鉅人而有餘不重吾郡累百十鄉人而不足愚則以爲科名盛否之評蓋決于此矣然則我郡公以毓材興運之至意特允建塔之請而是塔屹然聳拔於中流填若障頹波而力挽之者繼自今將必有不徒恃科名之榮階而能益著其頂天立地之

偉行由所謂名檢忠節事功而更進之以媲美於四公者而益造極於參兩間之學使海內之士稱之曰吉郡科名之盛如此而得鉅人以當之俾科名與郡並藉以重又如此夫然後信吾郡人文之果賴是塔且若增之而愈高而真不負我郡公今日毓材興運之至勤也已敬書以俟之

惜陰會館記

予往以學未聞道欲遠市紛靜僻地畢力精研之擇郡城近郊得金牛禪院背郛而面江不出入寰而境疑世外遺塵極目列岫如屏二水橫帶孤洲延亘[illegible]

而覽者足以廓塵心而起幽思江岸故善崩一徑險甚非孳孳顛頓不可至故冠蓋罕所涉歷而僧舍且敝陋頹圮敗壁無丹堊之飾結搆之巧是以冶遊酒博之徒往往棄而不顧予獨愛其荒落閒寂有窮山香谷之氣大樸不斲之味以予之拙而喜靜莫此爲宜遂寓棲於其間自嘉靖己未迄今既二十年矣邇先聖之遺言體與學之元化察性情之密機晝夜殫精未敢少惰今且老於道尚未有聞惟顯然尤悔粗免一二不可謂非萃山之助也邇年以來郡中英賢好修之士辱不鄙夷時過而論學謂宜稍加整葺以

爲會講之地予乃召匠闢門通徑增築而補治之名其軒曰內省堂曰崇正廳曰高明光大門曰惜陰會館願得吾黨之溥辯利析理性卓然以聖賢自期者日萃於斯共從事於正心誠意之學庶以進予之不逮焉是舉也友人承豐謝君經適至欣然協贊而僧綱榮濟塞旁岐繕環堵實佐成其役事云

重修復古書院記　癸卯

吾邑自鄒文莊公親受學於王文成公之門歸而以其學開示後進邑之人士獲聞治心修身以希聖賢之旨翕然信服適承康松谿程公來令茲邑以爲邑之不治由於禮義之不興而禮義之興由於正學之未倡也今倡正學以激人心使人知謹於一念之微以達於五倫之實將移風易俗挽澆漓而還渟厚此其爲邑人造福亦大矣是吾爲令者之責也顧師友觀摩必有居業之地善類介而聚志專庶可期於學成而所被者廣乃於嘉靖丙申特建書院于城東題曰復古歲聚諸士質疑請益於其中久之英賢輩出鄉四郊之民知違教習非之爲恥鬭訟漸稀邑以無事於以信正學之興果足以勸德而善俗蓋文莊公之功於是爲大而松谿公以禮教代刑罰宜邑人之

永慕而勿諼矣迄今六十餘年書院漸圮巡按察院安節吳公檄下捐金修葺增祀濂溪周先生於其中邑侯澄源潘公加意振作首出俸資助給貳尹徐君俊亦協力多方贊成文莊公之孫侍御濾水孫彈精督理撤舊易腐起堂基之卑溼廣褺室之未備經始于萬歷癸卯某月落成于甲辰某月計費金二百緡而書院煥然改觀矣潘侯特馳使以書幣命時槐一言以紀其事予惟書院一也有上之人所爲修者有諸士所爲自修者夫措費鳩材集工而役事以壯其棟宇是上之人所爲修以示作人崇善勸垂化導之

盛心也居肆而篤功繕性而飭行以恥爲鄉人必希
聖賢爲期是諸士之自修以身任求志達道之實學
也今按䑓邑侯皆惓惓嘉勵斯文不徒以攻詞藝徼
聚進爲教而惟書院是葺豈不謂書院以復古爲名
必願諸士爲古人爲己之學居則爲良士敦孝友忠
信之行以淑于鄉出則爲良臣懋宣力濟世之業以
輔于　國而後無負於茲院且爲不愧復古之名之
眞儒哉蓋予昔嘗侍文莊公竊聆其緒說而側窺其
躬範矣其言以戒懼於本體爲心法以致力於子臣
弟友爲實功以全生全歸爲究竟此外二氏奇僻之

談不出於口而居身之戒嚴然不染聲利俗好一切
遠絕推仁及物恩周煢獨迄今村夫野豎猶憶誦其
德不衰凡我後賢來遊來歌於茲院者其尚追踪於
文莊公以上遡孔顏之正學而奚必他有所慕哉乃
昔籍口於超世荒唐之說而毀飭踰閑染聲利而傷
名教吾不知其可也茲院舊有膳田以江陵禁學而
廢前邑侯今爲侍御淇園楊公請復之今潘侯復以
新墾餘糧若干抵其額賦其優䘏茲院意甚渥矣院
中諸務往歲浸弛乃僉議舉彭生德立李生汝禎經
理三年不殫勞費綜覈至悉而鄉生遵督視修葺之

役智慮精審區畫有方皆效勤於茲院法得併書

貞裕祠記　癸卯

夫立身宇宙屹然獨完其降衷而不毀者豈不以節
義哉蓋節義必窮而後見窮之所遭拂殘悲苦至不
可堪處者惟孤臣嫠婦而已孤臣嫠婦一失所天矢
死持節而不二者誠天地之常經萬古之道義也雖
然士也嘗沿詩書聞法訓足以束心而大節且將垂
國史以傳不泯若託質深閨不嬰前聞不斷後譽無
所勸而堅所持豈不尤難哉抑又有難者婦以一身
秉全節而不二已足稱希有矣乃復能以宗祧爲重

俟時立後勤瘁而字翼之以底于成竟以永祚佩慰
泉壤而顯聞於當世嗚呼此豈非女中奇丈夫所謂
節義屹然獨完其降衷而不毀者哉若陽羨吳節婦
是已節婦姓屠氏歸于吳諱顯之配乃其夫丞卒節
婦年纔二十有六未有子其父憫之諷以他適節婦
截髮見志而夫弟俱年少尚未舉子莫爲繼者節婦
曰吾其俟之踰十年玄圃公驂始舉仲男節婦欣然
請于姑襁而育之爲嗣即今侍御安節公也嗣既立
復值外侮節婦明達而周慮毅然當之鬩端竟息督
童婢力耕績而躬自織紝以先之家遂殷實教其子

就外傅肄儒業端兼養一出于正節婦既奉　詔旌
其閭復以子貴膺　勅贈終始大節炳朗昭烱海內
名公侈爲篇什以彰其事侍御公乃以貞裕祠屬記
於予予惟節以貞一爲節人所共願也顧年方少則
憂歲月之難支子未育則懼伶仃之無倚嗣既立則
疑鼎樹之未期外侮加則虞銷弭之力薄家指繁則
計統御之爲艱是數者有一于玆皆足以奪志而移
節而節婦兼有之乃能不搖於羣議不怵於危機卓
然其定于由衷而不渝也悽然其甘于荼毒而不恤
也劬然其力于拮据而有條也剏其義方之訓式穀

之貽允能畫荻勞愛備至是以侍御公不獨洊躐巍
第丕隆遠業而且倡鳴道術恢張正學爲世鉅儒孰
非節婦篤貞垂裕之所致哉是其節匪直止於一身
而亢宗昌後嘘吳氏之遺焰而光大之比於忠烈英
傑之臣扶社稷而開泰運者等豈傲以一節稱者所
可望哉夫節義根於性也節義一失是謂自戕其性
聖門立敎以盡性爲宗倘爲士者進不委身於報
主甚且變塞於蹇躬間貞裕之志宜惕然有餘愧矣
敬爲之記且以風吾黨之爲士者

道東書院記　甲辰

吾邑東鄉之有道東書院也始于萬歷癸巳大尹淞
沖劉君偕鄉之士紳耆舊文學諸同志協議捐貲共
成之嵗集邑之先達英賢畢聚相與砥切於正心修
身篤倫厚俗之正學彬彬然盛也迄今且有十餘年
矣顧其地密邇比鄰莫可闢治於冠蓋之騈臨童冠
之游息疑未甚稱節以事在創始兼慮力詘暫阻改
圖蓋有待也歲甲辰侍御鵠峋周君以讀禮家居乃
躬歷近地縱覽其勝越半里許得爽塏之壤名曰沙
園前之形家賢之士友皆以爲吉乃謀之養沖君欣
然有當於衷也其地負東陽而嚮三台左翠盤而右

龜嶺既攬東方之全勝且地濱江滸朋來自遠者捨
舟即登一時羣集者游衍甚適僉議咸稱艮便乃徧
告鄉大夫長者曁諸人士各出橐助金邑侯南海潘
公陶之倡貳尹會稽徐君皆捐俸給工移舊院於玆
地鼎建而增築焉中爲講堂後爲會饌堂前爲門廡
左右協廳各五規制宏備經始於是年某月落成于
某月而玆院煥然峙立矣鵠峋君貽書謂時槐曰道
院幸成願一言記其始末且與諸同志共訂爲學之
方予自愧衰落于道無聞未可僭言惟樂覩道東人
文之益昌隆將遡承孔孟之正學以造士成德下襲

民風上扶　國祚而無蹈於詖淫之慼也則敬輿吾黨之士效切偲焉可乎竊聞聖人之學主於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人人之所同具者也性不容言而生生之德粹然中涵命之曰仁仁具於中聖凡不異善學者養而無害順以達之於人倫庶物之間命之曰孝弟慈是三者近在庸行而施及四海以成身而淑世堯舜之道胥此矣不學者自戕其仁則倫物不明性窒而施悖牿之反覆而不遠於禽獸者此也夫盡性則齊上聖戕性則至下淪學與不學之辨也吾黨之士將安所擇哉世衰道微人趨聲利飾詞藝

以博榮肥任情慾以恣侮奪於學既背馳矣乃復有叢觀民彝而謬爲荒忽詭異之談動踰大閑而待其遺倫超世之敎聽其說似高出孔孟之上稽其行實釀成亂賊之階此尤後學易溺之深阱而衛道者固當重爲之防也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知之崇也在於達性天之原禮之卑也貴於踐倫物之矩果能此道由之以出而仕則爲國霖雨退而處則爲世儀刑此堯舜孔孟正學之彀率終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吾知道東諸君子於此日孜孜焉而於養沖鵠的二君先後建置之盛心必能以同德相成由一鄉以風寰宇昭聖緒以垂百世之光者矣敬書爲記以竢

東山會田記　甲辰

昔鄒文莊公親受學於越中王先生之門歸而以所聞示邑之仕紳者暨諸文學後進咸翕然興起者發蔀啓扃而人覩日月之重輝也於是聯諸同志會集於東山塔院已而門人於塔院之後特建講堂月舉二會輪直具膳以爲常公沒令子若孫太常憲僉范今太史待御世遵行之弗替也蓋肇自嘉靖壬寅旣歷六十有餘年矣顧嘉會頻舉而供餼未備非可垂

遠乃公之曾孫郡庠廩生袞子予氏曰我文莊公倡道覺人最切振鐸于茲以貽我祖父偕邑中英彥修盟滋謹惟置田給膳先人夙有志焉而未竟者袞也敢不敬成之於是特割己田租四百桶入東山以供會事議以歲推二友司其出納更延四鄉七友輩聚以彰同仁廣益之誼焉雲屏夏君乃貽書時槐曰文莊公之首善以開我羣蒙也至矣乃今曾孫子予氏捐田供會是能作求世德而績起斯文於未艾也願一言以記之陳生剛等復以請乃僭爲之言曰予曩幸侍文莊公講席之側竊聞其謦欬之餘久矣公之

學以求仁爲宗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顧爲實地以戒
愼恐懼爲密功以全生全歸爲究竟此其大指也公
學承越中而直遡濂洛以發明孔孟之精蘊萬世不
可易者也慨先哲日遠異學紛紜以奇僻爲妙悟而
茂視倫理爲不足修以恣肆爲曠達而動踰大閑爲
不足恥其談也愈高其行也愈倣此今日憂道君子
所當急挽其頹波而拯斯人於橫流胥溺之中者也
孔子曰仁者人也故求仁之學以立人極也人者天
地之心人極立而宇宙爲一聖學之究竟在是矣彼
藐視人道而妄意世外以爲奇悟正聖門所謂迷復

之凶也凡我同志集於東山者其尙早辨於此哉昔
孟子以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而後謂之
有功而得食今東山既有會田矣凡我同志其勿蹈
無功而食之誚必遵文莊公之訓惕躬敦倫以宜家
導俗居爲碩儒出爲良臣使後之人指而稱之曰是
東山造就之賢誠足徵正學之有裨於世而詖淫邪
慝之說果不足以亂吾眞也則吾黨不愧爲孔孟之
徒而東山於是爲增勝也夫

明學書院記　乙巳

夫天命之性厥賦惟均故人皆可學宜不擇地不易
人而可同歸於道也然孔子言剛毅木訥乃近於仁
而詩稱嵩嶽降申甫之賢岐周多思皇之士然則地
鍾奇氣而人稟殊資者尤爲近道誠得先覺以正學
倡導而造就之將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詎不
然哉吾吉郡廬陵泰和二邑之交爲仁善淳化儒行
三鄉歷稱往哲産於茲地者若胡忠簡文信國顏沛
縣諸公皆精忠大節昭揭宇宙而羅洞晦胡比部王
參知張水部並秉德蹈義爲後進儀刑予嘗一涉其
境山川融結而鍾秀有凝然卓拔之氣接其人高明
者率果毅勁直或持身堅確而不可撓或負材壯銳

而將有爲謹愿者則又顓樸敦龐不越矩矱足知地
氣孕靈以有先哲之挺生迄今人稟英資亦所謂剛
毅近仁者歟惟吾吉自鄒聶歐羅四先生得聞會稽
之學皆闢書院于其邑集諸士相與講明而三鄉距
城特遠雖時一赴會不數數然也頃歲是鄉郡守曾
見廣君以請告南還復奉　詔起固辭不出而胡龍
溪曾虛所劉斗墟王從吾諸君一時皆謝事家居遂
偕諸耆碩文學協議曰吾三鄉先哲屹然足風百世
矣今欲繼美於萬一宜莫如學其必在書院乎是宜
亟建書院聯集勸學以砥德而與行見廣君之言曰

學以學爲人也講學以講爲人之學也在先哲雖云緣性而得要必待學而成不學何以盡道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故學不可一日不明人不可一日不學旨哉其言乎乃諸君首倡三鄉咸踴躍從事家捐貲而人合志爰卜吉地于新安得張水部遺址度材鼎建中爲大堂題曰敬德奉安先聖孔子位于堂中後爲名賢祠東西各列房舍外爲大門規制宏敞庖湢器物悉具繚以周垣門外樹坊題曰明學書院輒先正格言大明通禮律令文公小學諸書于院中以備檢閱遵行經始于甲辰某月落成於某月

遂以乙巳季春涓吉邀予偕賀汝定暨諸士友舉會者五日比至則三鄉縉紳父老子弟畢集欣豫而靜肅揖讓坐起詠歌雍雍然秩秩然莫不欸三代威儀予今幸見也諸彥士出所見質疑請益互相酬答則又暢懷聽納莫逆于心於是信三鄉果爲勝地宜多士之英資近道而見虞諸君倡建之功滋大矣會罷諸君貽書屬予一言以記其創置之本意予惟書院以明學學以盡爲人之道而莫先於彝倫見虞君之言無以加矣自今伊始惟三鄉人士必尊親而敬長必睦族而和鄉儒者必束躬而循矩仕者必潔己而澤民富者必施惠以恤孤煢貴者必斂勢以下卑賤薄利而崇義守柔而不爭一惟孝弟慈是訓是行此之謂實學而吾黨聚講於茲院者必宗孔孟之正脈勿襲奇詭之浮談必重天常勿論典則庶有裨民彝永光聖緒益增山川之勝而丕紹先哲之芳矣顧予耄矣而一念同善之情願由三鄉以明此學於海宇固殷殷然若有迫於衷也敬書以俟之

西原敬止堂記　乙巳

萬歷丁亥西原體仁堂既成每歲集同志士友講學於堂中月必三日而季秋之月必集九邑及門者爲

會五日顧朋來漸衆一堂猶覺其隘也歲癸卯賀子汝定謀於諸同志卜體仁之西北當能仁寺普法堂之後有地一片高爽而平衍壤接體仁而境益幽邃形家咸以爲吉乃問之寺僧願受價遂斂金付之得其地構材增置一堂左右環列房舍堂前左階下有石蒼然屹立高及肩掘之深不可拔僉曰此砥柱之象也宜仍留勿他徙經始于是年某月訖工於甲辰某月而堂宇煥然鼎峙矣予因題其堂曰敬止諸同志謁一言以發其義予惟書有之曰欽厥止曰安汝止大學曰止至善而孔子以艮止爲萬物之成始成

終不獨周詩以敬止歸之文王而已也夫止之云者蓋指本性之寂然貞一為天地萬物之根抵歷萬古而不渝者也敬者戒慎專凝以完吾本性而無少外馳之謂也惟此性人人具足聖不加豐凡不加嗇第形生神發之後不知學以專凝之則情漸馳而性始瀉矣性瀉則天君不立而外誘交奪推之事為必至違武人倫因以斁庶物咸失其理斯世之所以日趨於亂也聖人有憂之特揭性之本止以示斯道之宗而學必居敬以為復性之方蓋自虞廷而下曰道心惟微曰未發之中曰不睹聞曰隱微不顯曰無聲

臭曰人生而靜皆言性之本止也曰允執曰退藏于密曰尙絅闇然曰主靜曰主一皆言敬也惟知性之本止而學必居敬以完其止之本然則性復而心正身修達之為喜怒哀樂之中節以馴至于齊治均平之功用此聖門之實學萬世所當遵習服行而不可易者也或者曰敬止之於體仁抑有二乎曰孔子以仁為達德而必曰所以行之者一惟止至善則德協于一矣斯仁之底于純而學之極致矣乎不然學未詣極即力行近仁尤未得為止於仁也是在善學者精一而深造之焉爾是堂之建也自邑侯而次暨薦同志大夫士捐助者並勒記以垂不泯而督生珮哲理勤勞厥功滋茂法得併書

近溪羅先生傳

萬歷戊子秋九月近溪羅先生卒後九年丙申冬其
孫國學生懷智伯愚甫謁予于螺川予延之三益山
房相與靜對臘盡春回兩越月而後別予因得先生
會語庭訓榮哀遺編卒業焉予初以伯愚習聞先生
緒談意其或襲口吻而無暇受新益也乃與默坐不
漫出一語既踰旬試叩焉伯愚則若一無所聞者虛
中密究務期自得予乃大快以為先生真有後可以
續衍先生道脈於方來也伯愚以先生傳屬予顧予

淺陋曷足以模寫測量於萬一哉先生諱汝芳字惟
德世為建昌南城人始年十七因有悟於薛文清公
萬起萬滅亂心之說即閉關置水鏡于几上對坐澄
心久之成疾及讀王文成公傳習錄大喜疾遂痊已
而為郡庠諸生入省城見顏山農公聞體仁之說有
悟師事之年二十九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不赴廷
試歸學益勵一夕忽悟大學格物之說年三十有九
始赴廷試成進士授太湖令以教化代刑辟期月訟
息民和政聲籍甚擢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政
如太湖丁外艱歸後七年奉　穆宗遺詔始起復補
東昌陞雲南按察副使年六十有二陞參政得請致
仕還從姑闢講來學徧涉撫吉洪饒楚粵閩浙留都
徽寧諸郡大會同志東南之學丕振蓋歸休凡十有
二年享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先生云先生
平生學以孔孟為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
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為大
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
孥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
眾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
得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為政也其作人化民

風動遐邇詳具太史復所楊公誌侍御養貞啓公碣
大學士瀫陽趙公表郡司理鳳岑萬君狀中予故不
具論憶嘉靖乙卯予以南主客郎出僉閩臬道經太
湖先生時為令留止信宿邀至演武場觀兵壯射先
生語予曰吾茲校射中一矢以上者賞有差不中者
罰蓋不中者不得受募金即以增給中者是移罰為
賞也官不費而兵壯自勸矣又曰吾此心每日在百
姓身上周迴不暫釋也予聞其言悚然謹識之及入
閩祗服未敢忘復倣其校射賞罰之法行于漳南久
之以靖山海寇警幸獲成効壬戌予以內艱服闋入

京先生時爲刑郎邀予夜對亹亹劇談已而語人曰吾與王子劇談誠祝天願其有契於吾言也其切偲懇至如此乙丑予爲符卿先生以寧國守入覲旣見政府存齋徐公出語予曰吾適見公首言公當勸主上以務學爲急然必於其左右贊御焉先之公誠能使諸大閣知嚮學卽啓沃上心一大機括也公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公大以吾言爲然因歎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學道寔守受其福矣一夕先生招予過其邸舍聯榻而寢比四鼓先生問予曰近日何如予曰吾惟直

透本心耳先生詰問本心予請示先生曰難言也譬如蒸飯必去蓋乃知甑中有飯去甑乃知釜中有水去釜乃知竈中有火信未易言哉予曰豈無方便可指似處先生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萬歷戊寅予歸田旣久先生亦謝事還予買舟訪先生予從姑山房請益先生曰學必有定向庶可洪成予請示先生直以一語酬答予恍然有省予留從姑踰旬見先生天眞粹朗彼己盡忘入荒洞然了無畛域語笑動靜食息寢處神機自運不涉人力朝夕盂蔬與客共食客至盈座亦無增味熙恬竟日諸生不問則默無

繁言蓋先生以精神感人有出於言詮之外者矣予見先生博大渾涵普愛同人略無揀擇覺隨部開不生取捨乃自愧予之淺夾局量就僻厭煩誓當頓捨宿障庶可通於大方也時有士人以專持佛號求往生爲學者予問曰若此者何如先生曰得無全棄彼乎予曰學者攝心方便之門不一亦均之爲有益矣先生曰此當有辨臨别先生送予舟行以勿復致疑爲囑甲申先生過螺川訪予白鷺院中予試問玄門之學先生曰豈嘗有所聞乎盡言之予漫述艮背之說先生曰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名爲鬼窟因極

口贊中庸二字曰平常是道何事旁求蓋自是别後五年而先生棄人間矣先生旣沒海內咸望風追仰然予竊謂後學眞知先生者蓋寡彼徒見先生之標末而未窺先生之底蘊或妄意以爲襲先生之學而未免失其矩步以蹈于縱蕩之歸也先生脫略蹊徑渾無朕跡人所共知而不知其中貞白無瑕一切外物嗜好都絕芥視千金僴然不滓舉以與人若拂輕塵實出性成非由强作嘗太湖離任邑吏以公費餘七金請受爲路資竟斥置官庫而行其介如此乇鬻產貸金以急師友之難傾囊倒囷以應餓之之求

即人以爲饒隨手散施洒然其忘情也先生之薄利
殆罕其儔而昧者以有慾之心精曰於先生之脫略
豁徑遂蕩然潰防敗節以儕附於狂簡者不亦遠哉
先生蚤歲於釋典支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
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迺有定裁今會語
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
伯懋嘗私閱中峯語錄先生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愼
勿觀此禪家之說最能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
穽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戒之哉惟
潛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先生之立教一出於正

而昧者以浮詭之心精曰於先生之採討延納遂寘
然蔑倫叛聖只沉溺於詖淫者不亦遠哉抑予讀先
生會語嘗引何思何慮而曰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
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又曰感通其
用雖千變萬化而貞窮然不動其體則亘古亘今而
無變遷也又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捧盈
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嗟
夫先生之學可謂大而有本中凝一而外融暢者矣
彼徒見標末而未窺其底裡輒號於人曰吾爲近谿
先生之學而竟以恣情爲率性墮於無忌憚以反中

庸者予故謂後學眞知先生者寡也夫不知先生於
先生何病予特懼夫萬古學術毫釐千里所關繫者
至大敬著其說以俟知言者擇焉

袁烈婦傳

萬曆癸酉秋七月既望之五日袁烈婦死其夫弟以
道以遵禮葬之是日大風怒號拔木鄉之少長女婦
夾河聚觀者數百人莫不欷歔泣下嘖嘖歎烈矣烈
矣烈婦姓蕭氏諱賢英出廬陵湖陂鍾族始父廣伯
最憐愛曰是不可與凡兒而母袁雅知外姪以達秀
朗可壻遂歸以達爲袁氏婦云以達早孤蕭爲冢婦

理家政事其祖父母無違志已而以達遘疾隆慶庚
午蕭年二十有七而以達卒未有子遺一女曰外珠
蕭撫我踊慟屢絕復甦開語外珠曰吾不與汝父同
死者惟汝累耳服且除又時時語外珠汝能死乎家
人莫省所謂意蓋居憤懟時一激耳久之有自母家
來者云婦服三年釋且無子宜爲終焉計母業已許
某氏蕭默不應言者去蕭持短櫛奉祖姑祖姑曰汝
服也何遽我蕭曰高年服此宜耳彊暮復與其娣姒
款款坐語別就寢夜乃啟門戶出外珠隨之出則趨
河側蕭投焉外珠亦隨投蕭時年三十外珠十歲明

旦蕭屍止水涯不流外朔浮下數里止焉嗟夫蕭之死非必在沉河之夕彼其聞毋家來者之言則已別其祖姑姒姒特未以語之人也亦非必舉念於聞言之頃彼其數問外珠能死耶否耶則獨矢諸心已久而言者適以成之也蕭之夫叔彦生袁子某弟蕭子某姪某及其姻家彦生劉子某敢以其事語予予聞已惻惻隕涕夫綱常之於天地至大矣蕭以藐然女婦全歸之宜張其事以愧吾黨之爲丈夫者

論曰世恆言死者從容視慷慨尤難即婦之於夫殺絕於牀第間計於迫遽不忍其[illegible]以從之雖非易能猶可以一時痛憤爲也乃服除哀遠歷寒暑三四而其願不變其志以死而其死又不爲憤迭之詞無幾微見顏面竟安意密跡死視死如遊旅之得返合然者蓋所素定者審矣嗚呼若蕭者可不謂甚難哉而女隨以溺亦其節孝之相感也夫臣死忠子死孝婦死貞性也蕭非能異也失性者異蕭也乃性則人人具也豈獨蕭哉豈獨蕭哉

志銘

雨峯劉先生志銘

先生諱文敏字宜充姓劉氏吉之安福三舍人三舍之劉在邑爲鉅姓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學者俛瞻望先生素養之高不可及以兩山之秀而特起也足以配先生之德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先生自幼凝重端稱不妄言笑飲食出入必稟命於父母比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惰既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勵實天植之歲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師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盍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illegible]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中見王公執贄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可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

於穆生生化化協天則雲錦日月垢盡鑑明天全而世復突其敎人大指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親痛而哀懇及門之士敬畏誠服已在未言之先蓋其眞誠直方可渝金石儀刑之矩素定而濟予之機有在也同郡東廓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共論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先生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念菴公極論盡洩底裏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既別公貽以詩曰歎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諧

目擊中存存意會言無乖歲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上壽思先生退居一室稱微疾一日忽語其孫弘儒曰吾了當而歸矣遂明日逝先生早遊邑庠已擅文章之譽廩食需貢有期矣一聞正學即棄去不復應試布袍疏食韜光晦景沒齒不求人知滁陽朱遜泉先生致學州乃具薦於學憲存齋徐公曰劉某養深學粹見大志遠孝友刑家身任斯道安於躬耕無慕世用乞賜錄拔必有補於當時徐公嘉之然公檄聘已先下且欲召之貢先生竟辭焉先生雖投跡林壑遯世不悔而實修潛著撫院學臺部使邑長往往引重知其不可招致則降牒遣祿問老褒賢以寓其傾企之誠蓋數數然也卒之踰月郡侯欲吾雷公未之知也猶移文稱劉某祿躬篤行敦尙古誼下邑延訪已而郡邑諸士合詞請祀先生於賢祠公嗟悼許之未及行而學憲枬廠鄒公下郡曰劉某力探聖域倡明正學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諸博士弟子其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以上吾將俎豆之以風末進嗟夫先生學不求知而聲光自溢所謂誠不可揜者非歟時槐與盧陵陳子嘉謨弱冠時師事先生獲執酒掃之役者迄今二十有九年而賀子涇王子

育仁已登仕並委贄受學蓋嘗竊窺先生其峻特而不可正視也有嵩華壁立之氣其敎樸而不少絢飾也有大羹不和之味其光明瑩潔則日星炯炯之昭垂其精進勇詣則江河浩浩之排決其敎旨直截則燭安驪貝而振纓於如砥之周行也其推誠無隱則啓扃授鑰而洞闢乎九陛之堂奧也其言訥行庸則菽粟布帛之無以異於人而屋漏不愧童孺皆孚則水寒火燥之必信於世也先生之學晰幽昭邃蓋於夫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乃其敎人惓惓焉一術其本然之知以省克於念慮而實踐於倫物不爲奇詭

險頗之語歲己巳先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巔靜坐百餘日已而語時槐曰夫道亦自不離非力挽之使不離也先生未卒之先春日蚤時槐方自關西謝病歸先生命舟來訪同西原之閒時槐偕賀子陳子侍左右者何日別之夕先生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毋途轍不一愼勿違吾宗可耳夫先生豈預知其永訣乃喫緊見囑俾二三子不終墜其緒耶嗚呼悲夫先生不喜著述所遺論學稿一二僅存其孤將梓之以傳于世於是持師泉三五二先生所撰狀傳示時槐委之銘乃齋沐爲之銘銘曰

道乖末季嗟其式微拘攣幽眇匪誕則離先生之學越中正脈禮卑智崇中道而立赫赫明命湛一以虛物不踰則乃慊其知先生之敎于聖道炬精純光大厥施斯普木壞山頹予將疇依西原夕語顯示眞機一炬破昏羣矇得睹敬勒貞珉以詔終古

斗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四目錄

語錄七目

門人　賀沚　校

語錄

三益軒會語一百四十八條　甲申

太極者性也天地萬物皆從性中流出一切人畜草木瓦石均稟受焉者也故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

性一也橫無邊際竪無古今不可得而分合不可得而增減焉者也故在聖非有餘在凡非不足至於禽獸草木瓦石皆然非偏全之謂也但明則爲聖蔽則爲凡甚則爲禽獸草木耳性本無蔽蔽者氣昏質濁之累也氣昏質濁有厚薄故蔽有淺深惟君子不梏於氣與質而直透其本然之明是之謂盡性

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爲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萬古而炳然獨存者也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知亦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惟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

識察照了分別者意與形之靈也亦性之末流也性靈之眞知非動作計慮以知故無生滅意與形之靈必動作計慮以緣外境則有生滅性靈之眞知無欲意與形之靈則有欲矣今人以識察照了分別爲性靈之眞知是以奴爲主也善學者最宜早辨

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各具而此性無欠也統體而此性無剩也月映千江而未嘗分也千江一月而未嘗合也雖各具不得執爲已有也雖統體不得離爲外物也一父而十子子皆稱父而非一子之所得私也子異而父同父無偏屬而非一子之能自外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友人問性與心有辨乎曰道心性也性無聲臭故微人心情也情有善惡故危惟精者治其情也惟一者復於性也情與性一則體用隱顯融鎔無二故曰中

道心體也故無改易人心用也故有去來孔子所謂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是指人心而言若道心爲萬古天地人物之根豈有存亡出入之可言

問性情體用截然二乎曰非然也性譬則金也情譬則以金爲盤盂釵釧之類也金與盤盂釵釧非一也非二也或以爲盤盂或以爲釵釧故曰有去來金則一也故曰無改易

問程子言理在物陽明先生言理在心是有異乎曰泥其詞則似異悟其旨則無異也程子之言物不獨指山川品彙爲物卽方寸之情識思慮皆物也故物無內外理無內外其言何嘗不是惟後學不悟乃誤認理在心外必以內心而格外物之理所謂以己合彼自作二見而聖學幾乎絕矣陽明先生憂之乃曰理在心夫陽明先生所謂心者非指方寸之情識思慮而言也是虛延所謂道心彌宇宙亘古今常爲天地萬物之根者也故心無內外理亦無內外其視程子之言詞若反而義實不相悖矣而後學又不悟也

乃復執方寸之情識思慮以爲心而曰理專在是此外一切山川品彙皆爲外物則皆無理之可言若然則此心甚小此理甚隘不知天地萬物又安從生蓋學之難明也如此

問情識思慮果非心乎曰是心之末流也如草木之枝葉而非其根也情識思慮必從心體而生然執情識思慮以爲心體則不可

問情識思慮可去乎曰悟心體者則情識思慮皆其運行之用何可去也且此心廓然充塞宇宙只此一心更無餘事亦不見有情識思慮之可言如水常流而無波如日常照而無翳性情體用皆爲剩語

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此是形容意知物最親切之語

記言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似與格物致知誠意之說頗相發明

親民者明德之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道問學者尊德性之功惟精者惟一之功博文者約禮之功非體徹者不能爲此言後學於此每忽爲常談者多矣

道通天地有形外言心體之大也與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意同若執方寸之內以爲心則天地大而此

心眇乎其小矣

問性與知有辨乎曰岐而二之固不可雖然性不容言若以知名性亦未可也

性不容擬議不容湊泊無可揣心處顏子却合下便欲探此性而有之於已宜其仰鑽瞻忽而無得也夫子乃教以博文約禮於用上致力而性卽在是矣若曾子入手却先從隨事精察處着力又未悟其本也夫子乃以一貫教之顏曾所從入不同夫子之點化亦異如此

至善者性也明德之體也親民者情也明德之用也

後世能仁敬孝慈信者有矣而不得謂之止於仁敬孝慈信何也以其非自本性之至善者出之也
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又莫見莫顯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故曰獨謂其無對也此是子思描畫此心以示人處
此心之獨無間於動靜晝夜死生故學惟在愼獨更無餘事
千聖諸學皆指中道不落二邊如言中言仁言知言獨言誠是也若言寂則必言感而後全言無則必言有而後備以其涉於偏也

及其至也之至與中庸其至矣之至同言其極致也
此處不容擬議不容蹊洎雖聖人何所用其知能
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爲酬酢萬事皆太虛之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而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亡之害乘之矣
事者心之影也如空中華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不可厭亦不可執也知此則能不撓於應迹而行其所無事
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程伯子實悟心體故能爲此言
聖人心彌宇宙故欲與天下之人同歸於善心貫古今故欲與萬世之人同歸於善蓋本心一體之眞慈自不容已如此
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爲欲矣善學者探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已
太極者性也動而生陽幾動即屬氣矣動之一字乃天地萬物之所從出也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一呼一吸一屈一伸息息如是無始無終無少間斷所謂生

生之易也固未有太極而不生者亦非先有太極而後有生故理氣更無先後但謂理爲氣根則可耳
心本寂而常生其寂也即覓乎生之中其生也不離乎寂之外寂無體也故不可得執爲己有生無迹也故不可厭爲外物寂而生故非無生而寂故非有
本心寂然不動非强制之使不動也本自不動雖欲動之而不可得也惟其亘萬古而不動故能爲萬有之根也日用云爲變化千狀而不動者自若也學者不悟此體乃欲槁心灰念以求不動其爲動也甚矣
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動也而曰有不動者豈其不

與四時偕行不隨百物以生乎曰非然也所謂不動者非境然一物出於四時百物之外也能行四時而不可以寒暑代謝言能生百物而不可以榮悴枯落言故曰不動也此理不即不離學者要須識取

問知一也今謂心體之知與情識之知不同者何居曰心體之知譬則石中之火也擊而出之爲焚燎則爲情識矣心體之知譬則銅中之明也磨而出之爲鑑照則爲情識矣焚燎之火有起滅而蘊在石中者無起滅也鑑照之明有開蔽而含在銅中者無開蔽也致知者致其心體之知非情識之謂也

心體之知非作意而覺以爲知亦非頑空而無知也是謂天德之良知致者極也還其本然而無虧欠之謂也

情識卽意也意安從生從本心虛明中生也故誠意在致知知者意之體也若又以情識爲知則誠意竟爲無體之學而聖門盡性之一脈絕矣

問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者也此是陽明先生徹上徹下語

問致知爲盡矣何必格物曰知無體不可執也物者知之顯迹也舍物則何以達此知之用如窒水之流非所以盡水之性也故致知必在格物

一念之動卽物也凡事爲之著皆一念之形見也故格物之功無內外

陽明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此義最精蓋一念未萌則萬境俱寂念之所涉境則隨生且如念不注於目前則雖泰山覿面而不覩念苟注於世外則雖蓬壺遙隔而成象矣故意之所在爲物此物非內非外是本心之影也

盈天地間皆物也何以格之惟以意之所在爲物則

格物之功非逐物亦非離物也至博而至約矣

問一念未萌卽爲空境亦是物也何如曰意在於空境則空境亦物也知此則知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

太極者性也先天也動而生陽以下卽屬氣後天也性能生氣而性非在氣外然不悟性則無以融化形氣之渣滓故必悟先天以修後天是之謂聖學

道卽心也心卽道也今人以道爲心外之理必以心合道而後可則是吾心本有欠缺必外求以增益之也聖學之晦甚矣

問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夫

矩與仁者理也而以心不踰不逾是以心合理也非二而何曰孔子曰仁者人也是仁與人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是心與仁一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卽矩也若矩在心外是有物無則也而可乎夫不踰不逾蓋自得其本心而言非以此合彼之謂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今人言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之言性善是也此程子談性最精當之語

性不可言故孟子言性善只於情上見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於此見孟子眞悟性者

顔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陽明先生獨見之語至當不可易也孔子自言天喪予其意亦可想矣

孔子之道卽人倫物理而造天載之神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至遠而近至高而卑至虛而實道其至矣乎彼役其識於是道之下者俗學也恣其見於是道之上者異學也均之不可以語孔子中庸之道

問宋儒言物物有理旣未爲不是則隨物而窮其理亦可矣陽明先生乃力辨之者何曰物物有理卽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在潛心默會而自得之惟實悟良知則此理自明矣不然隨事隨物一一窮索則正所謂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徧物之知也假令能之亦祇以誇多鬭靡焉耳何益於道哉此是實學與虛見之所由分陽明先生安得不辨

朱子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之氣仁義禮智爲形而上之理以此闢佛氏旣未可爲定論整菴羅公遂援此以闢良知之說不知所謂良知者正指仁義禮智之知而非知覺運動之知是性靈而非情識也故良知卽是天理原無二也

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夫手足痿痺是不知也而

曰不仁蓋仁知非二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痛癢相關俱立俱達是謂致知亦謂任仁

禮者本心生生之條理也心之條理必達於視聽言動舉視聽言動則萬事萬物盡於是矣

問執念則障性若掃念歸空其近於性乎曰非然也性無分於念不念也且掃念歸空是亦念也念起念滅皆謂之念故人心更無無念時性不離念如水不離波也但執念爲實有則滯於物而性蔽矣

孔子墮三都不克則己之請討陳恒不可則已之欲不見陽貨而遇諸塗則見之聖人之無成心如此

聖門未嘗諱空如孔子空空顏子屢空是也鄒山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意正如此朱子恐其近於禪故以空空歸鄙夫屢空爲空乏蓋諱言空也子貢不潛心於天命之性而徒以多識聞見爲事如商賈然故曰不受命而貨殖

孔子每以回賜並言蓋顏子爲道日損子貢爲學日益務內務外不同然子貢資最穎敏夫子深屬望焉故屢舉顏子以警發之及其歎性與天道不可聞而稱夫子如天如日月夫子既沒獨廬墓者六年觀此則子貢晚年所造已極高遠有未易測知者矣

吾與汝弗如也言汝自以聞見不及於回則正吾之所與者聖人所以曉子貢亦明甚矣天地之太德曰生聖人則之故以萬物爲一體必俱立俱達而後吾生生之心始無遺憾在大明斯道以淑萬世尤其一體之不容已者若區區修飭以獨善爲心則非孔子之道矣

生生之德主愛賞人以嘉其善固愛也刑人以驅之從善亦愛也以愛行刑則刑出於不得已故無過民亦感吾之出於不得已也故革心而無怨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者

處家固貴以正然不可因責善以傷恩此便是最難處陽明先生謂大舜蒸蒸以善自治而不格瞽瞍與象之姦有味乎其言之也

大學一書誠意爲盡之故修齊治平章皆以好惡爲言夫無作好無作惡是天德王道之要也彼不從事於學兢兢焉以端其性情惟任其好惡之私而曰我能以材智爲治世運之日下也固宜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是形容本心生生眞面目彼偏於空寂者急於事功者皆不足以語此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孔子

學脈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朱子解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此說極是蓋聖人一體之本心實是如此

問晝則寤而明夜則寐而昏欲令晝夜不二其道何由曰寤明而寐昏者情識也性則不可以晝夜昏明言也欲得晝夜不二惟在悟性

人生而得聞至道此是蓋世大福緣也彼醉心於世間俗福而於斯道雖歷耳根無異聾者之於鐘鼓也雖在目則無異瞽者之於日月也亦可悲其大不幸

矣
哀莫大於心死此言良可念

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彼戚戚憂其所遇之不順而憤世之不我知皆由內不足而徒汲汲於外之獲也多見其識之陋矣

見其大則心泰必眞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既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念乎

德莫大於一念之好生惡莫大於一念之好殺一念好生未有不獲福者也一念好殺未有不召殃者也

可不愼哉

念菴先生言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氏至言也今學者往往承襲前人口吻曾無覗體自證處雖有志者未能免此正所謂理障耳

性一也材能則屬氣稟人各不齊者也即如虞廷稷專播種夔專典樂夷專典禮皋陶專明刑亦各擅所長彼此不相兼能者不以自矜不能者不以自愧也何則惟以盡性爲宗而不以材能論也又如孔門由能治兵求能足食亦能應賓客孔丁亦各因其材而達之未嘗責其必相兼也可以觀古人之學矣且如濂洛之賢若責以用兵必不能如韓信草書必不能如王右軍詩詞必不能如杜工部然濂洛竟不以此自愧今學者不務盡性而惟重材華必求多能以爲勝聖學之不明久矣記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陽明先生善用兵亦是氣稟偏長於此即使於此不能擅長於道亦何損哉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聖門惟貴不驕吝而不貴才能也如此

問今仕者假使不能是事而授以是職則當如何曰於道有得者於事雖有短長與否然盡其材力所及行之以正亦豈至冥行而僨尺哉且任人者有器使之常法而受職者亦有自審之微權推賢讓能則非自用之小度德量力則無尸位之嫌君子處此因自有道也若必欲多材廣藝以干進即此一念於道已背馳矣

仁者必愛然專以愛言仁則不可仁者必與物同然專以同物爲仁則不可仁者必能委曲以濟時然專以委曲爲仁則不可學者非有眞志實功於此察之

稍不精則又將藉仁之名而漸流於狥情阿世者多矣

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機可以言意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性則不容言矣

如目不自視如指不自觸如刀不自割善學者於此悟入水中鹽味撥水而求鹽不可即水而爲鹽亦未可也理與事非一非異蓋如此

人自有生以來一向逐外今欲其不著於境不著於念不著於生生之根而直透其性彼將茫然無所倚

靠大以落空爲懼也不知此無倚靠處乃是萬古穩坐之道場大安樂之鄉也此須困心衡慮深探其本積久而後得之若漫然以虛見承當則又遠之遠矣

問不爲君相者何以位天地育萬物曰孔子明道覺人開萬世之太平是其位育之功與天壤而俱敝也次之如濂洛諸賢繼承聖緒使後學有所矜式何莫非位育乎又次之如卓行高節之士儀刑於一家一鄉及于邦國雖大小不齊亦莫不有位育之功存焉譬之火也必有受其燥者矣水也必有獲其寒者矣

問若然則中和雖未致亦可稱位育乎曰此道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致之云者自其大者言之也

正心以應事本末分焉如草木之根爲本枝葉爲末欲枝葉之茂必先培其根此先後之序也今人語及心性便以爲過高反以存心養性爲躐等不知捨培根而求枝葉茂正躐等也其與大學知先後則近道之旨悖矣又有謂只論心正不妨事邪者則是形直而影曲也此尤害道之說

先儒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愚則謂性無爲者也其彌六合而藏於密本來如是不可得而放不可得而卷也先儒此言學者亦須善會

陽明先生見處極高若直吐其所見世人必大駭將望塵而卻退者多矣乃傳習錄所言皆俯就下學所及貶詞以喻之足知其苦心也及至晚年始發致良知一語又於大學古本序中特示以存乎心悟此則蓋淺底蘊以俟後學者也

致良知一語是陽明先生直示心髓惜先生發此語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先生沒後學者大率以情識爲良知是以見諸行事殊不得力念菴先生乃舉未發以究其弊然似未免於頭上安頭矣所謂良知者即本性不慮之眞明原自寂然不屬分別者

也此外豈更有未發耶

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眞明即知也本心之眞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即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爲二也

問情識既非良知而孟子所言孩提之愛敬見孺子入井之怵惕平旦之好惡嘑蹴之不受不屑皆指情上言之何也曰性不容言姑即情以驗性譬之即烟以驗火即苗以驗種此正孟子巧於言性也後學不達此旨遂認定愛敬怵惕好惡等以爲眞性在是則未免執情而障性矣

事親必孝事長必悌事君必忠蒞官必仁臨財必介與人必恕出處進退必以禮作止語默必不苟此皆爲學者必不可缺之常道也若於此有缺乃曰吾爲心學世豈有堯心而跖行者哉指桃實而曰是梅根也誰則信之矣

近世有謂悟道之士雖終身被惡名埋沒不得出頭亦所不恤此言最害道使人藉口玄悟以自文其貪慾之實將爲小人而無忌憚也且未有眞悟而不修者修而未純未免於過則有之何至被惡名埋沒不得出頭乎此說行而吾道之防潰所謂甚於洪水猛獸之災者

陳白沙先生謂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存者薛中離先生謂有家必有藩籬但謂藩籬爲家則非也謂家不用藩籬亦非也此皆名言學者當服膺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是

下學立心之始不如是即非入道胚胎

能違世獨立而後可以入道彼卑卑焉隨俗襲非務爲圓融惟恐少露廉隅不諧流俗是謂凡骨非超世之器也

吾吉郡先輩人品雖不齊大概其性質拙而不能巧方而不能圓樸而不能華徑而不能婉實而不能浮者居多有不然者則士論譏斥之固其風氣近正亦先輩以名檢相尚而然也是以其卓然出爲名臣立忠諫死難之節者甲於海內可謂盛矣抑又以見仗節死義惟拙僻者能之彼滑稽便佞者不能也此是

吾郡相傳舊家法後來者當思倣慕不可失此意

宰我問短喪蓋自以能致哀於朞年者夫子且以不仁斥之末世喪禮大廢所謂汝安則爲之者未及朞而已然矣可重慨也

於汝安乎一語最痛切蓋良心之存亡於其安否焉決之矣志於仁者可不深警於斯

楊忠襄公少處郡庠目不視非禮同舍欲驟其守閒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妓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妓出公愕然疾趨還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正氣素養如此及其罵賊建康刺血書裙而死蓋以彼平

生不肯失身宜其寧死而不屈也士於未仕時喪其所守則他日所樹立可知矣

羅一峯先生客長至不能具飯之旁舍乞米比舉火日近午矣亦曠然不以爲意前輩孤風高節如此

羅念菴先生言某及第謁見莊渠魏公公曰達夫有志必不以一第爲榮默坐終日絕口不言利達事私心爲之悚然念菴先生固眞能不以一第爲榮者而莊渠公復警策之如此前輩以道相期視科第眞不足爲有無卓識高標可想也

念菴先生曰自古聖賢未有不由嗜好淡泊用度節

行而能有成者濂溪攝洪州時偶病危衆視其篋中無一長物無欲之學固如此今欲師聖賢而又雜以世俗之見豈容兩得哉先生此言吾儕當書之座右以自觀省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伊尹佐湯事業乃自一介不取千駟不視中得之今或斥廉介爲小節不足爲而曰吾將建功業於天下恐無是理卽使違道而能建功業如五伯焉止矣聖門且羞稱之況其未必能乎

程子餓死事極小一語吾儕志於道者切宜服膺

治舉業者出仕者理家務者皆云吾因此有妨於學姑俟他日此等事畢始可爲學此是無志者之常談也其將至老死而竟不能學也決矣

人有患危病者其肯姑俟他日事畢而後延醫救治乎使其懼心死與身死同其迫切則將不暇寢食而急於聞道也孰禦

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又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爲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於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

悟心體者於行事必盡善但不區區爲以善事留滯於胸中耳所謂夫焉有所倚也豈曰事無善惡遂不屑砥節勵行而反甘爲寡廉鮮恥之事而恬不爲愧乎若然則是無善而有惡也安得謂事無善惡乎

世有言悟道之士能化臭腐爲神奇故雖貪財黷貨趨權附勢操術飾詐毀節踰閑皆爲妙用於此自信不疑乃爲得手爲此語者其賊人良心而滅人慧命也甚矣猛虎毒蛇不足以喻其害可畏也哉

宋儒之學雖未大明而皆卓然足以名世且傳遠而人信者以其踐履端方不少玷缺也踐履之所繫誠

重矣爲道者安可自開經竇以瀆聖學之防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浮薄而輕淺非載道之器也

白沙先生出處之際不拂時不近名而自合於道可以占所養矣

乾知大始乾以是知是太極之靈不慮之知也即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乃眞知也陽明先生所指良知蓋如此彼以情識爲良知者遠矣

知乾元也意坤元也坤必從乾故誠意必先致知

陽先陰後故坤先則迷後則從陽而得矣西南得陰朋則與類行東北喪陰朋而從陽則有慶矣易之扶陽抑陰如此

乾元稱大坤元稱至乾稱易知坤稱簡能聖人形容道體一字不苟如此學者欲識乾坤眞面目於此宜潛心

淪於陰則漸滯於形質矣反於陽則漸近於超化矣眞陽出現則積陰自消此變化氣質之道也

吾心廓然之體曰乾生生之用曰坤夫子極贊乾坤而心學無餘蘊矣

周子太極圖說發明此理自本而之末最爲完備而

精密學者所當尊信

夫乾靜專動直吾心之知體寂然一也故曰靜專知發爲照有直達而無委曲故曰動直大坤靜翕動闢吾心之意根凝然定也故曰靜翕意發爲念則開張而成變化故曰動闢知包羅宇宙以統體言故曰大意裁成萬務以應用言故曰廣

問知發爲照則屬意矣然則乾之動直即屬坤乎曰不然知之照無分別者也意則有分別者也安得以照爲意非精義者不足以語此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此君天下之道

也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此相天下之道也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此爲天下師之道也陽中得陰則光輝發越而成離然陰往而不返則燥戾生焉故必抑陰以從陽是化離而成乾也此古人變化氣質之道所謂性涵其情者也

孔子旣沒而百家並出後學惑於横議莫知所從孟子特尊孔子而排異端揭日月於重光謂功不在禹下誠然

告子但知本性無善惡無修證一切任其自然而已纔涉修爲便目爲義外而拒之大偏見也故孟子以

知言養氣救之在告子則必以孟子爲支離而不知孟子得中道之全而告子終不免耶內之偏也

宋儒窮物理與告子義外大不同宋儒汲汲以求於外告子則外之而不求者也

告子之助長非强制之謂也彼直任本性之無修證當下便了故能先不動心蓋無涵養漸次之功而預造者是以謂之助長

告子以杞柳原無杯棬湍水原無分於東西生性原無分於人與犬牛原無善無不善先後所言總是一箇意見朱子乃謂屢變其說恐未然

告子居之不疑故能不動心若屢變其說則其動也甚矣

告子生之謂性言但任其生生本無善惡即是性矣若更於生生處加以矯揉之功使合於義便是於性上添了一層故曰義外也非內也孟子以爲若如此則人與禽獸何別然告子自是過高終不肯以孟子之言爲然故置之不答非不能答也要之告子乃分內外爲二落在偏空一邊如佛家所謂二乘斷見也孟子洞悟中道原無內外其與告子言皆就用上一邊指摘以救告子之所不足良工心獨苦也

濂溪至精明道至醇象山至正濂溪超然物表者也明道渾然與物同者也象山毅然正己以正物者也本朝白沙陽明兩先生學脉雖稍不同然於道皆卓然獨悟挽末學之支離而扶乾坤於再造可謂有大功於聖門矣

問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何也曰學無分於動靜惟始學之士本心未明平時精神逐外紛擾已久且不識何者謂之本心故必藉靜坐暫遠塵俗離外境而後本心漸可識也旣識本心則隨動隨靜皆致力之地矣問事上磨鍊何如曰此語甚善但當知

所磨鍊者何物若只要世情上行得通融周匝則去道遠矣

問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曰中庸所謂未發者是人生而靜之眞性所謂爲天地萬物之根亙萬古而常不發者也不離乎聳動而體常靜者也此性本無聲臭何有氣象有氣象則發矣時時發者其用也時時未發者其體也若謂有未發之時恐未然延平之言姑借此令學者稍定心氣則可要之亦非究竟法也若以此爲中庸未發之本旨則遠矣

問楊慈湖教人不起意何如曰是慈湖悟後語也但凡人習氣障重何由遽能不起意譬如人已溺水曾無救援方便之術而在岸者極談岸上之樂雖其言皆是而於曲成之方未善矣乃知周子主靜程子主敬陽明先生致知之說皆未談岸上之樂而急施手援之力眞善誘人者也

周子主靜與人生而靜之靜同無欲與性之欲也之欲同無欲即未發之謂

孔顏眞樂乃是得其本心自無纖芥之累强名曰樂此樂非可以氣魄情興得也後儒有以樂爲學者致其流弊猖狂縱恣大壞名教乃知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眞至言也

朱子晚年定論一編陽明先生但摭朱子全集中摘其議論近裏者爲此編耳要之實非盡出於晚年也及整菴公舉何叔京爲問先生乃言知我者謂我心憂是已蓋其覺人之心太切以致如此然以愚臆見吾道果是則以俟後聖可矣是編可無刻也

傳習續錄言心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此語未善夫事者心之影也心固無聲臭而事則心之變化豈有實體也如水與波然全波皆水全水皆波也

在善悟者自得之若謂水無體以波爲體其可乎爲此語者蓋欲破執心之失而不知復啓執事之病故曰立言之未善也大抵傳習續錄一編乃陽明先生沒後學者自以己意著述原未經先生覽訂其言時有出入未可盡遵也

未發之中性也有謂必收斂凝聚以歸未發之體者恐未然夫未發之性不容擬議不容湊泊可以默會而不可以强執者也在情識則可收斂可凝聚若本性無可措手何以施收斂凝聚之功收斂凝聚以爲未發恐未免執見爲障其去未發也益遠

問研幾之說何如伭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爲幾蓋本心常生常寂不可以有無言强而名之曰幾幾者微也言其無聲臭而非斷滅也今人以念頭初起爲幾卽未免落第二義非聖門之所謂幾矣

問有謂性無可致力惟於念上操存事上修飭則性自在何如曰似也而未盡也悟性矣而操存於念修飭於事可矣性之未悟而徒念與事之致力所謂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始條理者智也巧也悟也終條理者聖也力也修也三子力至而巧未至故不及孔子孔子悟修兼到者

也

陽明先生之學悟性以御氣者也白沙先生之學養氣以契性者也此二先生學所從入之辨也

先王制喪禮疾革遷居正寢不死於婦人之手屬纊升屋而號召魂於帛而設筵以奉之及其葬也治木主而告以舍舊從新是憑是依乃徹魂帛而奉主以歸水火災變必先護主而四時祭奠三齋七戒求諸陰陽若或見之闔戶而侑食祝嘏而致福聖人制此禮豈其僞爲耶無亦深達鬼神之情狀而然耶學者貴明理於此固宜究心

同心一而已彼條分縷析於情識無乃多事乎曰不然也譬之一室然自外觀之一室也然必入其室於凡門階廊廡堂寢庖湢奧窔藩墉之處一一洞然於心目而後爲眞見此室之全也不然將指門而誤認以爲堂可乎故學貴悟統同之本一而又當知辨異之散殊

悟性則情識爲智矣不悟性則情識爲障矣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眞者性也精則屬氣性能生氣非以二物而合也然氣生而性未嘗離又未嘗混也離則性氣爲兩矣混則性化爲物矣非離非混强名之曰妙合而凝

後儒誤以情識爲心體於情識上安排布置欲求其安定純淨而竟不能也假使能之亦不過守一意見執一光景强作主張以爲有所得矣而終非此心本色到底不能廓徹疑情而朗然大醒也亦可謂勞而鮮功矣

聖人不離人道而應世務其養生及制用之具有必需於物者故佃漁豢畜而殺之亦不得已也然先王之制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民七十始食肉仁亦至矣成湯解網孔子不

綱不射宿而孟子有遠庖廚之訓其意可想也釋氏去室遺世而入山故得遂其不殺之志今或因排釋氏而遂以恣殺爲當然其亦未得聖人之本心而陷於不仁者多矣

瑞華剩語十二條　甲午

甲午初秋靜息瑞華道院友人見枉劇談竟日將別索書漫筆十二條仰祈裁正

性本寂而無外神徧照而無滯靜無而動有也靈幾中涵動靜有無不可致詰其乾坤合德之奧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不有聲臭泯而非頑空故命

之曰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幾微故幽又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

聖學以研幾爲宗蓋中道也幾未易言故必極深乃爲實際

學庸喫緊致力處皆言愼獨獨者無對也此必眞幾不涉空有二邊爲物不貳故曰獨先正謂幾前無未發幾後無已發亦至言也

白沙先生謂亥子中間得最眞其即邵子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之旨乎復之初爻惟顏子足以當之故孔子稱其庶幾聖門秘要其在斯歟

大學貴知止而易象之言止曰君子思不出位惟思不出位則入微而得其本然之止非强爲也思不出位其極深以研幾之指訣乎此心眞幾其混沌初闢之靈竅而萬有肇端之根柢乎潛心退藏于密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君子所以闇然而日章也

易之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夫一陽潛萌於至靜之中吾心眞幾本來如是不分時刻皆至也學者識此而敬養之篤恭不顯而大本立矣故閉關非墮空也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故

能成天下之務閉關之義大矣哉

知生死之理則世累必輕而學力自勇矣知報應之說則忿怨必平而慈心自生矣此直爲始學者淺言之耳究其極也其聖人至命之事乎

大易示吉凶悔吝教人趨避非以利誘也理有固然不容誣也悖理則心死形存凶莫大焉順理則性全不朽吉莫大焉故欲超凡入聖非明於趨避不可

從世間毀譽利害起念者學必僞從本心生死起念者學必眞此聖人所以汲汲於朝聞而不悔於遯世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聖人至誠無息之能事亦聖人最初發心之本願也學者有此大願方可謂之立志此志萬古無盡乃吾性分內事性無盡故志無盡孔子之學不厭敎不倦者以此

靜中偶書四條　辛丑

朝而興夕而寢朝朝如是夕夕如是吾興也惺惺然吾寢也洽洽然何羨於興何惡於寢亦不必捨寢興而別求不寢興者通乎此則知萬古一旦蕣俄然無事矣

心生則萬境紛然有垢有淨有苦有樂心忘則一眞澄寂何垢何淨何苦何樂故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取捨爲愚人此君子所以素位而不願外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吾之靈智天也吾之形質地也存神踐形則天地位於清寧忘形泯智則天地歸於混沌混沌先天而非無淸寧後天而非有有無不二不可得而名强名曰道

一塵卽無邊法界一息卽萬劫古今孰大孰小孰延孰促故達延促之因者能以萬劫爲須臾微大小之見者能攝法界於指掌此至人所以身無際量數越終古而不可思議也

潛思劄記五十一條　甲辰

未發之中性也性本空寂故曰未發性能生天生地生萬物而空寂固自若也天地有成毀萬物有生滅而空寂固自若也此空寂之性彌宇宙貫古今無一處不徧無一物不具無一息不然無邊際無方所無始終常爲天地萬物之根柢而了無聲臭不可睹聞以其不可得而名故强名之曰未發而已

未發之性以爲有乎則非色相以爲無乎則非頑空

不墮有無二邊故直名之曰中

大學言知止蓋未發之性萬古常止也常止而能生天地萬物故止爲天地萬物之本學貴知止而後定靜安而能慮故大學以知止知本釋格致之義此聖門喫緊最切要之旨也

周子言無極言一者無欲言主靜又言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程伯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皆發明未發之旨

未發者性也性非頑空故常生其在於人一竅初闢而靈覺焉而意萌焉而念動焉而出之爲萬事蓋自

一竅既闢之後人不知有未發之本原而一馳於外任其靈識意念所之奔放而不返於是性迷而情熾萬事舛錯而人世日趨於亂矣故必致中而和出焉乃可以臻位育之效此聖學所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開萬世之太平也

未發之性先天也此理本自圓成非假人爲一涉擬議湊泊卽與性隔矣其惟貴悟乎眞悟者則靈識意念自融習氣盡銷渾然一先天矣此惟聖人能之自大賢以下雖云有悟而後天靈識意念或未頓融習氣未能盡銷必時時收歛歸根退藏于密所謂無修

證中眞修證也卽後天以還先天在學利困勉者當如此中間有自誠明自明誠之分盡性致曲之辨程伯子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陽明先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皆至言也

佛氏言本來無一物與吾儒言空空何異而卒不同何也象山先生闢佛氏主於出世儒者主於經世此語似分別而實得之蓋性本無二佛氏所悟豈容有異但立教則有辨矣彼主於出世故以性超於天地萬物之外聖人主於經世故以性貫於天地萬物之中此其所以異也然要其極致超者未嘗不貫貫者未嘗不超此在學者深造自得庶能知之若學無自得徒以淺見測量儒佛之異同皆未免爲譽談也

乾用九見羣龍無首吉坤用六利永貞盡乾元者性也首出庶物者也然首不可見若見有首則非矣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坤者乾之用也坤必從乾貞者收歛歸根以從乎乾也故曰利永貞

一竅之靈脈脈常生而無生相凝然在無邊空寂之中獨立而無侶故曰如有所立卓爾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白沙先生所謂亥子中間得最眞殆謂是

歟

一靈初闢而非起照一意微萌而非有著一念密運而非鼓浪此三者同出而異名總爲眞性之妙用是謂生而無生萬古常然無有生滅垢淨增滅之相見此者謂之見易

窮目之原無視矣窮耳之原無聽矣窮心之原無思矣窮身之原無覺矣故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非斷滅之謂是寂然未發之實理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性無邊際故發之爲目視爲耳聽爲心思爲身覺一

一皆無邊際性萬古不息故視聽思覺亦萬古不息
故曰得其一萬事畢矣
先天之性無方所也性之發爲後天則有方所觀圖
書及八卦方位可見聖學法之故智欲圓而行欲方
彼妄稱悟性而動則踰矩者謬矣
陽明先生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蓋言性也性之發爲
意意之微萌動而未形善惡未分所謂獨也聖學喫
緊在誠意誠意之功只在愼獨能愼獨則意無其意
所謂脈脈常生而無生相周子云妄復則無妄矣則
誠矣誠非著意迫切之謂

敬即愼獨之別名謝上蔡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
敬最爲得之
終日密密切己體認剝落枝葉務徹本原即所謂修
也故修非從點檢末節之謂也切己體認之修眞積
力久而豁然通乃爲眞悟未有不修而能眞悟者也
眞悟後一瞬一息皆歸本原發必中節事事皆協天
則所謂順性以動即修是性天行之健寧有停歇之
期若謂悟後無修則必非眞悟總屬虛見又或謂悟
性者任情恣行不由矩矱皆是妙用何必言修此大
邪見入魔道矣

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事長必悌與衆必慈臨財必廉
牧民必仁一言一行必蹈準繩此是盡性之條件豈
容躐等所謂一以貫之若有不貫則性爲有外不得
謂之一矣
執一節一行以爲修而不悟性者有之未有悟性而
毀節踰閑棄彝利而傷名教者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故庸言信庸行謹以善
世乃爲龍德之中正彼奇僻之談詭異之行是謂索
隱行怪非可法可傳者君子所不由也
知者性之用也易曰乾知大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無知之知是大始之眞知也陽明先生謂知
善知惡是良知亦姑就初學所及而言之若於此徹
悟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若未徹悟徒執知善知惡分
別照了爲究竟即恐落於情識其去眞性何啻千里
孟子以孩提之愛爲良知亦與陽明先生所指知善
知惡略同蓋皆指乾知大始之末照而言之使學者
從此透入有志希聖者必透到水窮山盡處乃可
孔子言仁學者往往以愛言仁試觀克己復禮一語
則非專以愛言者又以仁爲達德而必曰所以行之
者一又曰力行近乎仁又曰巧言令色鮮仁學者於

此嘗深思而自得之知真性之不毀者可以知萬古
之常一矣知化機之不已者可以知萬古之常生矣
故古今一晝夜也晝夜一呼吸也息息不停息息常
一學者深達乎此亦何疑於幽明生死之故哉
陽明先生言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蓋性中本無惡即
善亦無聲臭不得以有善名之也善不可名乃爲至
善先儒謂孟子性善之說不與惡對是矣性善而曰
無善即太極本無極之旨
孟子道性善及門人致問只告以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而已蓋性善不容言姑即情以驗性以此見孟

子真徹悟性者
言有似同而旨異者告子之說與陽明先生之旨自
別蓋告子執偏空非真悟性者也
言空則有空相言覺則有覺相言無邊際則有無邊
際之相蓋意識之爲也故有想則有無想則無足知
其非真也惟真性不緣想而得不緣無想而失此意
識所不能到故貴默會而深契之
吉凶悔吝生乎動此心微動之幾出無入有之端也
學必敬慎於此則吉矣震一陽初動於下帝出乎震
爲後天之主宰此心初動萬事之所從出有長子之

象焉故不喪匕鬯乃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主而
象傳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此義精矣
中庸有致曲之說詩曰亂我心曲朱子以心中委曲
之處釋之然則所謂致曲者亦收斂入微之義歟
慕佛者不屑於用世而超物之意常多慕老者不輕
於涉世而自全之意常多豈二氏之教使然哉抑末
學之流弊耶惟聖學不遺世亦不有己故曰時中然
非世儒之所及也詎往往逐物而失己又遠出於學
二氏者之下矣
陽明先生言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此語最精又

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皆
至言也
氣者性之用也性無生滅故常一氣有屈伸故常二
然氣在性中雖有屈伸亦不可以生滅言故盡性則
至命矣學者深達此則無疑於生死之說
性無爲者也性之用爲神神密密常生謂之意意一
也以其靈謂之識以其動謂之念靈識意念名三而
實一總謂之神也神貴凝收斂歸根以凝神也神凝
之極於穆不已而一於性則潛見躍飛無方無迹是
謂聖不可知之神非思議所及也

意者性之用也性徧滿宇宙意亦徧滿宇宙坎者意之根柢離者意之發見學必歸根以立天下之大本故意貫乎濟矣

致知主悟誠意主修能知止則悟於性也徹矣能愼獨則修於意也徹矣

先哲云罷之一處無事不辦又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又云但從一門深入又云譬如學射習久則巧又有承蜩懸蝨之喻陽明先生曰如猫捕鼠如雞伏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皆切至之訓也學者果能如是可以進於道矣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此理人人具足必於此灼見分明不離不混非由安排本來如是乃爲見道則於學也高之不涉於儱侗卑之不落於枝節矣

天地萬物一切色相其體本寂寂非斷滅之謂蓋至真無妄之理也故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是知宇宙間一誠焉盡矣更有何事真性本止非以人力按伏之而止也若涉人力則非真止矣此理微哉故學貴不言而自得

學未徹性者則內執心外執境兩俱礙矣於性徹者心境雙忘廓然無際

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程子言朋友講習莫若相觀而善功夫多學者味此兩言可以知求友取益之道

天道必下濟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滋潤皆下濟也乾下於坤爲泰不然亢然乖隔則造化之生理薄矣

佛家有智生身意生身之說不若玩乾坤二卦盡之又有不觸不背之說不若玩孔子乃順承天一語盡之

或謂性無爲者也安所事修至於意而善惡分於是乎有修予謂意自性生則即謂性之意可也意之修

孰能使之修哉則即謂性之修可也故即性即修若謂修無關於性便落二見

一念之善此心快然一念之不善此心觖然是孰使之然哉性也故事事協天則乃盡性之功彼妄談悟性而敗行踰節者大邪見也末世學者往往陷此坑穽吾儕切宜省戒

言性至於無聲臭似極微妙矣然愚夫愚婦日用間無一瞬一息不由此無聲臭之性而流出者則此性真平常至切近之理非高遠也

執形氣以言性者固爲未徹若謂性在形氣之外於

一切了無干涉則性如太上皇帝以體用類絕作此
見者將馳空而棄倫遺物於世教爲害不小
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夫執一而偏言則不備不明歧二而並言則不
是惟孔子逝者如斯夫一語括盡
天道氣機之密運日月星辰之躔度四時晷刻之遷
移品彙微生之榮謝一一皆有節次毫髮不爽其則
故君子大德不踰細行必謹無敢疎漏法天之學當
如是
蘇東坡言詩到平淡處乃炫爛之極也尹謂學到未

嘗致纖毫之力乃真修之極也白沙先生言戒愼恐
懼素契本無欲亦此意
偶書所見十四條　甲辰夏
乾元統天聖學之宗旨也宇宙間一性而已性萬古
不毁至健也故名之曰乾性之至健能生天地萬物
以其爲一切萬有之資始故名之曰元元者首也所
謂善之長也聖門言仁言一蓋指此也故曰天下歸
仁又曰一以貫之夫天下之歸在仁而貫在一正乾
元統天之謂故曰是聖學之宗旨也
宇宙生生之理涵於性中而無聲臭故曰元由微而

著乃爲亨利貞總之一元之貫徹而已故但言乾元
則天地萬物古今之變化皆舉之矣故聖學莫要於
體元
潛見惕躍飛亢以時位言皆乾元之用也因其時位
而各當其可即孔子仕止久速皆不踰矩之謂總之
一乾元之爲也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首出庶物而又曰見羣龍无首吉蓋乾元爲天
地萬物之資始故曰首出乾元能潛見惕躍飛亢而
不涉於迹莫測其變化云爲之所以然故曰无首若
有首可睹則亦一物而已安能時乘六龍以御天

耶
坤者乾之用也乾元無對深達乾元之理則坤在其
中蓋一切皆乾道之變化也彼以乾坤歧而爲二以
爲學當並致其力如車輪鳥翼然非聖門一貫之宗
矣
程子曰以性言謂之乾以形體言謂之天張子曰日
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蓋乾爲天地
之祖天亦乾中之一物若執天之象以爲乾則是以
氣言而不達性矣中庸言天之所以爲天正謂此
乾之性不容言孔子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七字形容

六此七字非聖人不能言剛則不屈撓健則不止息中則非有無二偏正則非邪曲純則不雜粹則不染精者言剛健中正純粹皆無聲臭也此性人人具足聖非有餘凡非不足但凡人不知學以全之乃自蔽其性而與聖人異矣

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反求諸己復還其生生之理則天下皆歸即孟子言反身而誠萬物皆備之旨也視聽言動一於禮即一以貫之理者天則也即乾元用九見天則也先儒言克己復禮為乾道信哉

仁者乾元也是生生之性涵於無朕而不可睹聞所謂未發之中也彼以覺為仁是但見仁之萌芽而猶未徹仁之根柢故愚謂必達乾元統天之宗乃可以言孔門求仁之學

或謂性無可致力必也攝用以歸體乎愚謂是固有然者矣是中庸所謂其次致曲程子所謂其次則莊敬持養之說也若中庸所謂盡性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者則又當別論孟子謂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夫曰天與我則乾元之性我固有之但學者貞志篤誥久之能默契而深信實見其大本在我原自具足不假外求則一

即一切瞬息作止日可見之行由原泉而盈科放海即所謂致力處也非必以性為一物執捉把持而後謂之致力也夫學無定方其要在深契乾元之理是在真有志於希聖者自力而已

乾元之理充塞宇宙萬古常生而無生相一切群有賴其胎育顯現而此理無成壞無始終無欠剩程子所謂識仁體者此也此理可默會而不可以力求識得此理惟敬以存之小心翼翼而了無安排順萬事而無情渾然同物而不留物我之見造次顛沛一於是直養無害塞乎天地至於至誠無息浩浩其天之境惟聖者能之學者當以此為標的而自勉也

學者終日專心致志體認乾元之理勿作天想勿作地想勿作人物想惟見此理彌滿宇宙貫徹古今大廓於無外細入於無間無一處不該無一息不運身心世界渾成一片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本來如是非思之也於此真契而深信實有諸己宇宙間更有何事又何內外始終成壞生死之可言到此乃為道眼豁開庶幾乎可與達天德矣

學者體認乾元之理果有真契當從停涵潛修適當必習氣盡消底于純一如良賈深藏無少炫露此實

得也若乍有少見便驚詫張皇玩弄吟哦誇示於人即爲罔念作狂將流人無忌憚小人之歸此徒特虛見之爲害也吁可戒哉

文言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又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然則用九之道必本於乾元而天下之治背此矣大易示聖學之宗不亦深切而著明哉

病筆十二條　甲辰仲冬

性先天也無可狀無可名存乎悟而已性之生生爲氣後天也氣邇而物形則有無狀之狀無名之名故可得而修焉

性亦生而後有氣有形則直悟其性足矣何必後天之修乎曰非然也夫徹古今彌宇宙皆後天也先天無體捨後天亦無所謂先天矣故必修於後天正所以完先天之性也

性無爲而後天有修然則性乃爲兀然無用之物乎曰非然也性無體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遁乎此則謂一塵一毛皆先天可也一切皆性性之外豈更有天地萬物哉

性貴悟而後天貴修然則二者當並致其力乎曰非然也是分性相判有無岐隱顯自作二見非知道者

也善學者自生身立命之初逆遡於天地一氣之始窮之至於無可措心處庶其有悟矣則信一切皆性戒愼於一瞬一息以極於經綸事業皆盡性之實學也故全修是性全性是修豈有二者並致力之說所謂修者非念念而隄防之事事而安排之之謂也蓋性本寂然充塞宇宙渾然至善者也性之用爲神神動而不知返於是乎有惡矣善學者息息歸寂以還吾至善之本性是之謂眞修

易曰潛龍勿用曰退藏于密大學曰止至善論語曰克己復禮中庸曰未發之中尙絅篤恭以至無聲臭孟子曰反身而誠周子曰主靜程子曰艱辟近裏邵子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白沙先生曰藏而後發陽明先生曰收斂爲主念菴先生曰收攝保聚皆復性之旨也

或曰性本寂也故一悟便了若云歸寂是以此合彼終爲二之曰非然也夫性生萬物則物物皆性物物歸寂即是自性自寂何二之有

昔人有背觸皆非之說蓋謂遺一切而執性者是觸也如臣子之觸犯君父也徇一切而遺性者是背也如臣子之叛棄君父也此誠微言未可以爲異說而

擬之
乾始潛龍惟潛而後能見惕躍飛故潛龍爲天地萬物之根柢也中庸特引潛伏以証篤恭不顯之學聖門之秘洩於此矣
圖書一皆在下圖爲體書爲用而書則逆行而主克伏羲八卦孔子以爲逆數文王八卦孔子以艮爲成始而成終蓋一者止之歸宿之地也止於一者逆數也造化之理不克則不能生逆行主克以歸於一其聖學之宗乎孔子以克己示顏淵其以是歟
一氣必貞而後元必剝而後復一歲必冬而後春一

月必晦而後朔一日必亥而後子一息必吸而後呼此理非一非二迎之無首隨之無尾而常以至一爲萬有之根也於乎微矣
念念歸根謂之格物念念外馳謂之逐物克念之與罔念集義之與義襲也亦然
又七條
性徧滿宇宙無有邊際發而爲念則念念徧滿宇宙無有邊際見而爲事則事事徧滿宇宙無有邊際故吾人揚眉瞬目啟齒容聲呼吸迎爲舉手投足無論纖細一一皆徧滿宇宙無有邊際性本如是不可得

而剤量也
天地之性即吾性非有二也天地之性徧宇宙無有邊際故一草一木一蟲一魚一塵一毛無論纖細一一皆徧宇宙無有邊際性本如是不可得而剤量也
性本至大故吾人志願不得不大性無窮盡故吾人志願亦無窮盡此孔子所以學不厭誨不倦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二不息彼以一身自了爲學者幾乎其小矣
盈宇宙間一性也凡形形色色皆無聲無臭不可思議皆性也性且不可以善名安得有惡惟衆人失於

愛憎取捨學人失於播揉造作於不可思議中自生風浪於是性始蔽而不明耳是以聖人設教欲人徹悟本原而稱性以修之所以完復其現成圓滿之自性非有所加也
性不可名言不容擬議纔擬心向傍即是自生風浪若云一切任他自然亦是自生風浪甚矣學之難言也
性無我故聖人舍己以利物性無瑕故聖人護戒以絕非性無嗔故聖人冲粹而致柔性無意故聖人純一而不已性不亂故聖人知止而安定性不迷故聖

人緝熙而濬明性無外故聖人曲成而不遺性無隱故聖人善世而博化性不毀故聖人貞固於悠久性至神故聖人微妙而不測希聖者思以盡性於此宜精詣焉

聖人以大慈濟世爲心故欲立欲達並生並育仁周六合教垂萬古志願無盡行業無盡大學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蓋如此性本如是不如是非盡性之學也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五目錄

門人　賀沚　校

說

仰慈膚見三十四條　辛卯

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萬古此宇宙萬古此生理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測之於上下四方而不知其邊際無聲臭絕睹聞而非枯槁也神變化兹萬物而非絛慮也是之謂性是性也天地人物所公共之理非有我之得私也

宇宙此生理以其萬古不息謂之命以其爲天地人物所從出謂之性以其不可以有無言謂之中以其純粹精至極而不可名狀謂之至善以其無對謂之獨以其不二謂之一以其天則自然非假人力謂之天理以其生生謂之易以其爲天地人物之胚胎如菓核之含生謂之仁

會得此生理充滿宇宙天地人物本同一體非有我之得私庶可默契孔門求仁之學彼俗學之役於物者固非也異學之欲超於物者亦非也

此理浩然無涯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一也非有二也時時體認乎此便時時俱立俱達時時發育峻

極此之謂學

即一身而言目之視耳之聽鼻之嗅口之嘗四肢之動心之思一生理之充塞以爲視爲聽爲嗅爲嘗爲動爲思也即宇宙而言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明草木之萌鳥獸之育一生理之充塞以爲覆爲載爲明爲萌爲育也此理非動非靜而常動常靜非體非用而即體即用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若分動靜歧體用則不識生理真而目是二見矣

張子言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降升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又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張子此言蓋深明此體原無理氣之分亦苦心之言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猶言一屈一伸之謂道也息息屈伸密運無跡綿綿續續於穆不已動而未形是謂吉先故曰繼之者善變化成形各正性命故曰成之者性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孔門言生理之密旨也程子發明之益親切嗚呼千聖心法之秘洩於此矣

生理之前無寂也生理之後無感也生理之前無無

也生理之後無有也生理亦無前也亦無後也寂感不二有無不分前後無際故曰獨聖學之要愼獨焉盡矣

談異學者喜談父母未生前言思路絕爲最上第一諦殊不知萬古此生理充塞宇宙徹表徹裏徹始徹終豈離一切別有未生前可容駐脚若云卽於一切中要悟未生前乃爲見性亦未免落空有二見非致一不二之學也

思慮知識皆生理之發見不可執思慮知識爲生理思慮知識可斂可放而生理不可得而斂故也思慮

知識有起滅有明暗有晝夜生死而生理則無起滅明暗晝夜生死之可言也

詩言上天之載無聲臭不言無天載易言神無方易無體不言無神易故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又曰聖人作易但言知幽明之故不言知有無之故此皆張子見道之言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道體也於穆則無聲臭不已則無前後邊際此理人人具足物物同成原無彼此無剩欠此之謂本心有志於聖學者必先黙識此體乃爲得其門而入不然非卑之爲俗學必高之爲異端何哉以其不識道之本原遂趨小徑惑異說而孔門正學竟迷焉而不悟也矣

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至哉言乎惟識此體故雖必韜光晦智滌心一慮眞積力久密契冥符從容涵泳庶其得之納以聞見想像測度揣量狂馳躁率妄自承當總於此體了無干涉

聖門言一貫一無體也以貫爲體貫於視聽言貌思則爲聖哲謀肅乂貫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則爲親義序別信貫於家國天下則爲齊治平彼談一

而謂能超於身世倫物之外遂視一切爲幻相於本性漠不相關是一而不貫也安得謂本原之一與聖人同乎何則使果與聖人同其一則必與聖人同其貫以其不貫知其所見之一視聖人之所謂一必有差千里於毫釐者矣

異端云者謂其最初所見之端緒是聖人有毫髮之異耳然末流遂成千里之謬故君子愼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豈不是道只見處稍偏便差了故君子之道鮮

此體萬古常運而不可以思慮言也萬古常寂而不

可以知識言也以非槁塞曰逝以非頑空曰靈亦強
名之耳
天地之生理無不貫故草木鳥獸一塵一毛莫不受
氣而呈形聖人之生理無不貫故人倫庶物一暍一
息莫不中節而盡分是以聖門教人大閑勿踰細行
必矜非矯飾也實以全吾生理是盡性之實功也故
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盈宇宙一生理而已本無空也亦無相也若云內不
著空外不著相得無未達生理猶少存空相之二見
乎惟達生理則空相二字總為剩語

程伯子曰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但窮得理即盡性
至命一時俱了窮理者於此生理濟會默契洞見真
體無毫髮之疑蔽也即此是知天命即此是知天地
之化育即此是盡性至命故曰一時俱了善學者終
日乾乾欲得本心真面目正是窮理工夫更無餘事
後儒乃以無用之辨不急之察許多鬬靡求知聖人
之所不必知以為窮理失之遠矣
程伯子曰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未嘗致
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彼揣摩扭捏縱任玩弄認
定享用纔涉纖毫便屬意見即與此體不相似

程伯子言廓然大公此語最精彼欲離世間超萬物
便是從軀殼起念要占便宜乃自私自利之心也孔
子之志只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逼宇宙
為一體更無纖毫我相此之謂廓然大公
儒釋之辨譬之一人志在適燕一人志在適粤其最
初發念此卿便分南北此所謂毫釐之辨也若論其
在途之舟車旅次之資斧隨行之僕從晝夜之急程
則兩者不得而盡異也然要其究竟適燕者愈馳則
愈北矣適粤者愈馳則愈南矣此所謂千里之謬也
惟發念既殊究竟復異則凡其途次之舟車資斧隨

從急程雖云似同總之皆所以成其異也安得謂之
同哉故程子曰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以日任地
雖有同處但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時時默識此生理勿著纖毫人力勿起纖毫意見乃
為善學久之自融徹矣程子曰默而識之即所謂學
也惟顏子能之
生理浩乎無窮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端倪執不可
以邊際窺彼以一念初萌為生理者殊未然
孔門言仁先儒有桃仁杏仁之譬蓋桃仁杏仁生理
完具固非枯槁而朕兆未露亦非色相吾人本心原

是如此此之謂仁體
談異學者每以孝弟爲粗節別有性命爲最上乘此大誤也愚竊謂孝弟卽聖門之秘傳何則聖學主於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實事上懇惻以盡其分當其真切於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不能自已則仁體卽此可默會矣故曰孝弟便是秘傳中庸所謂致曲可以入誠孟子以強恕爲求仁莫近於此意也

親親仁民愛物乃是爲仁之實證驗處亦是爲仁之實致力處彼馳空見遺倫類是痿痺不知痛癢之人

生理幾乎熄矣

心體廓然無際乾也意從中發坤也乾坤法象人人具足不特人耳鳥獸昆蟲皆然邵子所謂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是已惟乾大生坤廣生總之一生理之充塞流貫非有二也中庸所謂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殆謂是歟

性本至善自受形之後情爲物引漸與性遠習入內熏脈脈灌注如揷投地難以遽拔是謂習氣夫習氣云者謂由積習而得非性本有也此在大賢以下皆不能無但纖鉅之與重輕則有辨矣如大賢學已深造粗垢俱脫惟善微有迹見未與融卽其德猶可名亦爲習未盡化下此則學力各有淺深習垢不無厚薄未易具論其又下焉者則學力既疎宿染濃厚種種忿慾積成內蘊雖沸波暫已停歇而潛症終未滌除此則隱慝在中特甚者矣夫隱慝在中爾時始露而當其未露寂焉若無自非洞察致精往往習認無過此見過內訟之人孔子所以有已矣乎未見之嘆也學貴銷慝於未萌故必內省於潛伏若一涉浮漫則習氣乘之猶不自覺竟至認妄爲真可不謹歟惟既云習氣本由外染實無根株而自性貞明原未壞

滅有志者深信真信之可恃卽此貞明徹照便如烈日銷冰所貴果確無難未可自生退屈矣蓋銷磨習氣正盡性之實功陰盡陽純乃臻聖境故周子言君子不息於誠然必懲窒遷改而後至也或有謂但識本性卽習氣總成妙用何必滌除此則所謂邪說詖詞戕人慧命甚於洪水猛獸之災者

學必優入聖域習氣乃盡如孔子之江漢濯秋陽暴而皜皜莫尚是已顏子有不善是微細習氣未盡化也惟未嘗不知乃其真功是以未嘗復行易曰復以自知知者此心貞明之本體原不受蔽者也故常知

則習氣不行是謂不遠之復蓋亦幾於化矣故孔子以庶幾稱之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大學皆無間於動靜然始焉立基終焉入微必由靜得雖有志爲學不久靜恐以意氣承當以影響爲究竟於眞體親切處未能徹底故貴靜也至一切應感中識取此體洵決鍛煉修省對治打併歸一總與靜功無別此在學者果有決定希聖之至自能因症投劑亦無定方可執也

中庸言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孟子言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到此境界安有生死之可言夫無生死可言非斷滅之謂也不斷滅非精魂留住之謂也亦非泛論此理常存而於人無與之謂也此未易言惟深造者自知之

屈伸往來之理備於易屈伸往來非兩物以其能屈伸往來者本一也一而能屈伸往來故謂之易聖學一爲要萬古此一能屈伸往來而不息易之所爲不毀也是謂生生之易知易則知生死之說彼舍聖學而別談了生死惑滋甚矣

辛卯夏掩關仰慈山中晝夜默坐密體自心凡再閱月外慮都絕久之若有迫於中而不能自已者因筆存之以求正

支谿漫語　壬辰

予顧病伏枕者旬日客有扣扉而問學者予支谿而起率爾酬答客退因筆記之

太虛無際吾心體也太虛無際而非空寂蓋生生之理彌滿周匝無一息不運無一處不徧無聲臭絕睹聞而實爲生天生地生人物之根也是之謂性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已

性者天地人物同體非有我之得私也其在於人此

心太虛無際而中含眞機息息不停有無難名善惡未分恍惚杳冥其中有精孔門曰獨曰禮曰幾孟曰幾希周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程曰天理白沙曰端倪皆指此也此蓋性之呈露亘萬古而常然通晝夜而不二善學者默識乎此勿涉纖毫安排惟敬以存之而已

先儒論敬者多矣愚謂惟收斂二字近之易所謂退藏於密所謂思不出位大學所謂止中庸所謂篤恭不顯周子所謂幾故幽程子所謂在腔子裏邵子所謂沉珠於深淵白沙所謂藏極淵泉皆收斂之義

也是之謂敬此心真機常生者也然不克則涉於妄
生故克己乃能復禮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
之蟄以存身也故收斂非墮於空也蓋藏其用而其
爲用也大矣

此性充塞宇宙然測之愈離惟一切放下當體自在
故收斂者廼絕馳求息萬緣藏神於淵以凝道之功
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白沙曰藏而後發明
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又曰吾能握其幾何必
窺陳編收斂歸根是握幾凝道之方也

收斂歸根親切處難以口授惟潛心至極大休大歇

久自得之乃天然真止非造作也若著意把捏執方
安頓則遠之遠矣

靜攝緒言二十條 乙未

學者率喜談悟予竊謂自古未有不修而能悟者修
之云者切己砥策操持精研以求透性之功也修之
之極究到水窮山盡處智所不能入力所不能加無
可湊泊恍然自信始有悟焉悟後更無他爲只一味
黙黙稱性而修而已故修之一字自始學至入聖徹
始徹終無有止息之期故曰學而不厭也

未悟之先非冥行而漫作也第所見未徹姑就其見
之所及操持而力詣之蓋始也見一路可入遵而行
之既久自覺隔礙則不得已更尋方便密參顯證於
無路處覓路質問師友復自己切實鑽研一以透性
爲宗尤未能頓徹則不得不屢離住場一切刋落以
求實際此正古人擇善之功必如是堅志苦修決不
退轉出萬死之力必期自得其本性而後已從昔豪
傑諸者步趨到得智窮力竭之日必有悟矣若自己
不致力真參實證只向古人公案及隨先輩口吻以
意識卜度依傍和會纔見影響便謂有悟此是無志
者所爲非學也

或謂學者只由一路頓入便可透脫何至艱苦費力
曰生知上聖非吾儕所及其次真有志實用力者卽
一路之中更有歧路焉則未免疑而求通窒而思豁
困心衡慮而後漸入亦不得不然耳先儒謂學貴善
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蓋未能頓徹而志愈勵
不以一蹊一徑聊且自安而更期造到乃不得已乘
舊卽新必前無却精進罔如是也孔子所謂學問思
辨弗明弗措以至己百己千者殆謂是歟

或謂學者直透本性合下了無一事豈有多歧之疑
彼屢疑者舍本逐末之失也曰學以透性爲宗此誠

學之華的也然性可易言哉彼得其似性而誤以爲真性後然自足而意蕩無所歸者或不少矣未逢真處更求真志於入聖者固如是

或謂性本天成非由人造何俟於修夫性無體也以無邊法界爲體是故有無隱顯致一不二迥乎此可以言修可以契性矣噫難言哉

由真修而悟者實際也由見解而悟者影響也此誠僞之辨也

夢覺之後更不作夢此悟之說也倘此中尚有縴毫未能割舍即是夢境安可云悟哉

今學者自恃高明不屑於下學者多矣明吾苦修之說大似可笑譬如膏粱子弟享用現成驕貴自恣孰知寒門下士忍饑受凍辛苦勤劬以自表見者如此其難哉雖然現錢易使自在不成人俗諺亦未可忽也

悟後無奇特相惟得其平常本性人人具足者而已

悟後却一味稱性而修稱言稱行兢兢不懈以此終其身不敢有毫髮縱恣侈泰之意如執玉如捧盈此所謂保任之功也

或謂必修而悟然則頓悟之說非歟曰頓悟者非不修而悟也如伐木者斤斧交加竟以一斧而斷絕如登山者攀躋累及竟以一步而陟巔徒指其已陟巳絕成功之際而言則謂之頓可也倘不由斤斧攀躋之勤而徒頓之羨其不至於對塔說相輪者鮮矣

或謂古有始生而頓悟有備賤不識字乍聞一言而頓悟者皆不假修而入何歟曰是有宿因乘願力而來者非凡流也彼宿因之修已入聖境故乘願而來現跡如是知此則知予所謂自古未有不修而悟者真非誑語矣修極而悟真悟也真悟難與人言所謂啞子吃苦瓜是已凡可與後學言者惟指其入悟之

方非能直吐其所悟也惟善學者真實自求自參到得自有省處却親炙明眼人密密請質當有不言而契非以影響承當者孔子所謂不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是爲好學者此也

或謂修極人悟既悟之後則向者之修皆妄也得無枉用其力乎曰非然也砂石盡排真金始露排砂之力甚繁得金之效至約約于收効非由繁于致力不能也修之多方正聖門所謂博學者厥功大矣

有悟後儵然無寄惟平懷應物以爲保任者有悟後默默存養不著纖毫人力而必有事焉者有悟後益

見習氣隱微密密銷融者有悟後益謹言動愼倫理細行必矜者皆所謂稱性而修也孔子所貴從心而能不踰矩正謂此耳彼曾認有悟遂猖狂自恣者此人正在迷中良可悲夫

學未得道者其日用修爲不免有滞迹有英氣有執心得道者日用修爲如水不涙而通流如鑑無情而普照此未易能盖養盛而自致耳若於道未得倚焉自放曰我能忘機自然此正色取仁而行違者非入道真功也

學問到源頭處只是自得其本心而已非於本來添

得一毫精采也故學到至處愈平淡愈帖帖就實地兀然如愚是謂見素而抱朴也若意氣夸張纔涉一毫炫露便是的然日亡適足以占其爲義襲而取者矣

真覺本無起覺之相學者或執精明爲覺反於自性上妄增一障所謂猶如太虛生閃電也

性廓然無際生幾者性之呈露處也性無可致力善學者惟研幾入於極深其庶矣乎

研幾者非於念頭萌動辨別邪正之謂也此幾生而無生至微至密非有非無惟緜緜若存退藏于密庶其近之矣白沙先生云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旨哉言乎

堯舜言執中孔子言求仁言約禮言愼獨程門言主敬言存天理白沙先生言靜中養出端倪立言似別指歸則同學到致一處直是質諸千聖若合符節

警學說　四條　癸巳

先儒謂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蓋吾性本塞天地貫古今至大也能全此性是爲聖人若學者志非希聖則是性本大而吾自甘於小也譬則明堂清廟之鉅材庸匠顧斲而小之其不可與共學明矣

性本至善聖凡同具者也惟形生神發不能無習氣之染汚故必加省察克治之功而後吾性可完矣學非有添於性也能去其所以害性者而已或謂吾性自然何必修治是知苗而不知莠也鮮不害道矣

儒者律身行己自有法度一念不敢妄萌一言不敢妄出一事不敢妄爲子臣弟友必盡其分務期俯仰無愧此躬行實際也彼恣高談蔑踐履甚者斁倫傷教且謂妙道在形迹之外此說倡人欲橫流矣可可戒哉

仁爲萬善之本不仁爲衆惡之原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故君子體之愛以天下敬以天下盎然與萬物爲一體貫徹融洽無少乖隔此吾道正宗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求仁之學蓋如此

朝聞臆說 六條 乙未

或問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不朝聞者顧不可以死乎子曰然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朝聞者卽知生之謂也曰然則孔門亦重生死乎子曰知生而可夕死是聖人盡性至命之事安得而不重曰宋代大儒以孔門盡性至命之學爲宗其於朝聞之旨亦

有相發明者乎子曰周子著太極圖說末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張子著西銘亦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終焉是孔門知生之旨先儒皆申述以示人意獨至矣

問人之生也氣聚死也形銷有生必死理固常然矣逝大化何必留情乎曰聖門之論生死非以形氣言也先哲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又謂必有不依形而立不待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斯言皆未可忽也

問何謂知生乎曰陽明先生言之矣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死生先生此言卽孔子知生之道言也

問人之死也形旣朽滅神亦飄散故舜跖同歸於必朽所僅存者惟留善惡之名於後世耳子曰不然又問君子之修身力學義當然也非爲生死而爲也倘爲生死而爲善則是有所爲而爲矣子亦曰不然矣

學以全生全歸爲準的旣云全歸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疆也孰謂舜跖之同朽乎以全歸爲學安得謂有爲而爲乎處死之惠逆丹書之敬怠大易之繼述皆以吉凶示人豈亦有爲而爲乎

問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悠久無疆特言其理耳豈真有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是反爲沉滯不化之物矣子曰理果有乎有卽沉滯矣理果無乎無卽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其理殆難言哉惟此等見解一切透過乃

可以語知生之學

問學而全歸則必超生死之外乎予曰昧性者受役於生死是反覆牿亡之流也執性者厭離乎生死是偏空絕物之見也盡性者不役不離而生死與無生死皆不足以名之是至誠無息之域也夫學者不以至誠無息爲準的安在其爲善學哉是故學必優入聖域乃爲全歸乃爲知生乃爲朝聞矣

求仁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盈宇宙間一生理而已生理源成無聲臭絕睹聞而非枯槁空寂實天地人物所從出

之原也故命之曰生理人人具足物物均稟是之謂性孔門所謂仁者此也仁非外鑠本吾固有聖非有餘愚非不足惟學非求仁則生理漸槁是謂自賊其性善學者默識此體敬以存之則生理呈露火然泉達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融貫不二不息充塞宇宙總歸生理之中故曰天下歸仁是謂盡性孔門求仁之學蓋如此彼以空爲性而幻視倫物一切欲捨離之其賊性也甚矣歐陽康甫聯同志講摩聖學名其堂曰求仁予嘉其志趣之正也特著求仁說俾揭于會堂與諸君子共勉焉

仁智說十條 甲辰

中庸言仁智皆性之德也蓋自本性之中涵生理曰仁自本性之中涵靈通曰知此仁知皆無聲臭故曰性之德也若惻隱是非乃仁知之端倪發用於外者是情也所謂性之用也後儒以愛言仁以照言知遂執此以爲學是徒認情之流行而不達性之蘊奧矣

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而後生色見面盎背施四體先儒亦謂性中只有仁義禮知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觀此則情固性之發用而不可執情以言性也明甚

性者未發之中也故仁義禮知皆指未發而言未發本無聲臭也至發爲四端則顯現而爲之情矣學者能常存未發之中則發自中節不然昧性而任情失其本矣

孔子云乾元資始蓋言性之仁也又曰乾知大始蓋言性之知也性之仁非曠寂也故亦即謂之知性之知非枯槁也故亦即謂之仁故仁知一也非二也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夫手足痿痺是不知也而即謂之不仁學者體此可以達仁知合一之理矣

孟子言孩提愛敬蓋指仁之發端言之陽明先生言知善知惡是良知亦指知之發端言之皆以性不容言姑指其發端處示人使學者卽情以驗性而深悟其本耳孟子未嘗形容仁之面目但曰惻隱於求仁爲近陽明先生未嘗形容知之面目但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可見孟子陽明先生皆深於悟性者孔子言仁者人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是孔子形容仁知最親切之語然亦罕言之其與門弟子言仁但示求仁之方而已與門弟子言知但示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爲知之次而已學者深達孔子罕言之旨而眞信仁知之爲性德爲未發之中庶可以言希聖之學

孔子立教以求仁爲宗此萬世不可易矣而陽明先生特揭致知何哉蓋當其時世儒皆以博聞廣見求知於外爲學故先生特揭知之根於性而本良者以救之觀其言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則先生立言之本旨可見矣既云未發之中仁知豈有二哉今末學往往以分別照了爲良知固昧其本矣又或疑陽明先生爲未啟性而以良知之說爲不足信均非知言者也

後學或謂只將一念之愛擴而充之至於無不愛便是仁不必深探性體之仁此與執知善知惡爲良知而不深探性體之知者無異處性學之晦也久矣

未發之中仁知渾成不可睹聞本無愛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愛本無照之可言而能發之爲無不照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愛不涉於比照不逐於枝節大公而順應過化而不留一切行所無事總之一未發之時出而已此之謂盡性之學

鐘在懸叩之而和聲出焉聲非待叩而後有也石在山擊之而火光見焉火非待擊而後有也仁知之在

性中也亦然

劉生如晦字說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夫天之理不可名蓋至晦也而日月之明生焉是以聖人藏密以爲神知之原藏用以立顯仁之本潛龍以豫見龍之基而詩稱文王不顯以純德不識知以順帝則夫孰非用晦而明之旨哉且夫一陽之復生於坤一日之子起於亥一月之朔胎於晦一氣之元孫於貞大哉晦乎其萬化之肇端而資始者乎夫坎正北方之位由是帝出而漸進以見乎離卽坤以養之而其極必歸於坎故曰

坎者萬物之所歸也易之以晦示人也至矣哉大學明德必先於止中庸日章必歸於闇然皆此義也先儒言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學者求端用力必凝神斂睟然成於晦焉夫冬過燠則年不豐華過艷則果不實故精元大洩則物生不遂在化工且然而況於人乎是聖學之微言而學者所宜洗心也廣陵滕橋劉生繼光字如晦請聞其說予以生資恬雅而志勤於學其必可進於斯道也特著其說以勉之

譚生二南字說

茶陵譚生大雅字二南謁予問學因請爲字說以爲朝夕展對自勗之資生天質穎敏其所嚮往在於高遠奇妙之鄉而予輙以庸常踐履之至近者誘之生亦唯然聽受不逆於衷也予乃爲之說曰夫二南者周文王修身正家之實學以爲化其經世之根本而底于位育參贊之極功則此道也凡修身正家必自關雎鵲巢始其言微矣其義遠矣舜之玄德已聞於堯而堯猶以二女試之故文王之宜兄弟御家邦必本於刑于蓋居室之內吾之密意細行有可以掩天下之耳目而不能逃於嫗婦賤妾之洞鑒者即高妙之談超奇之見能於大庭廣衆之中以夸示於人而斂於暗室屋漏成格心之化則毫髮不可以僞爲而襲取也故必如文王之小心翼翼緝熙敬止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而後可此聖學之所爲至近而至遠至庸常而至精妙也歟善學者惟瞬存息養兢兢焉如執玉奉盈而不敢失惴惴焉如臨淵集木而不少怠庶其近於道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又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夫瞬存息養以完其反身之實而一言一行必蹈準繩無少滲漏此二南之吉也孔子云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道有

加於此者乎不謹言行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其於二南之道悖矣不爲二南則猶正牆面而立可不愼乎彼妄意於物外之超而脫略於人道之矩亦何異於欲北適而南轅哉

湯生君斂字說

夫性不可以斂散言而其用不得不斂散者也散之則天地日月山河大地庶物齊生斂之則藏於無朕泯於無跡此屈伸闔闢之常理也然不屈則不能伸不闔則不能闢故斂者常爲造化之根矣夫斂常爲造之根者何也以性本未發也性惟未發故性之發

用仲者必屈闢者必闔蓋萬化必歸其根亦不得不然矣大易首示潛龍中庸終於不顯而孔子特揭退藏于密之一言其有旨乎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義微矣湯生邢會以君斂爲字請予一言敬書斂之說以勉之

跋

初刻大學古本後跋

大學古本刻成有疑者曰大學自平治逆推之至於致知皆由末而反本也學至於致知盡矣而又云在格物陽明先生訓格其事之不正以歸于正則是復求之於外矣不亦支離瑣碎而失其歸一之旨乎時槐曰此正見孔門大中至正之學所以異於二氏也假令推本極於致知而不言格物則其弊將有遺物而淪空者矣夫物者何即意心身家國天下是也格者何即誠正修齊治平是也故曰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本末之物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誠正以修身格其物之本也自修身達之齊治平格其物之末也故曰修身爲本本亂末治者否知本是謂知至言致知在格物者如此下文詳釋誠正修齊治平正詳言格物之事也夫舍誠正修齊治平則知無可致之實矣舍致知則誠正修齊治平無從出之原矣物無內外者也格之之功無內外者也知則爲物亦無內外者也舉要言之猶曰古之欲平治齊修正誠者先致其知而致知即在於誠正修齊治平云耳此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聖學復何疑焉曰然則陽明先生

獨重致知者何曰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不言先格其物則八條目之統於知也甚明矣夫知者吾性之真明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知格物則可以物先知則不可謂知不遺物則可謂外知以格物則不可物有本末知者貫本末而一之者也易稱乾知大始乾以易知蓋天之明命肖出庶物而能發育萬物者此孔門法天之學之本旨宜陽明先生獨重而專揭之也彼二氏遺物而論空固不能達知之用俗學眛本而逐末又不能全知之體惟致吾良知而實踐於事物是之謂聖學曰近世儒者深闢宋儒在物爲理

之說而曰理在心不在物是果陽明先生之本旨歟曰爲此說者既未悟陽明先生之旨且不達宋儒之說矣夫宋儒之所謂物者非但指山川草木鳥獸而言即吾人之意念思慮情物皆物無內外理無內外則謂理在物可也陽明先生之所謂心者亦非專指方寸之情識而言蓋虞廷所謂道心大學所謂天之明命此心彌宇宙貫古今通天地萬物爲一者也心無內外理無內外則謂理在心亦可也要之心體而物用可言體用不可言內外而謂理在此不在彼過矣惟陽明先生病宋學末流之弊稍辨正之而後學不悟遂執內爲心外爲物理在內不在外於是有棄倫物苟言動毀名檢而自以爲知道者其或不然則以內心應外物終未免歧而二之而聖門體用致一之學盖晦陽明先生發明格致虛遠說詳學者能深悟此理始可以付大學心法於言語之外矣疑者退因僭附其說於卷末求正於四方有道者

刻大學古本跋

大學一書本出於戴記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傳之千百年未有疑其缺誤者也至宋程明道先生取諸戴記中而表章之稍疑錯誤乃移淇澳至沒世不忘

于絜矩之道之下伊川先生因之猶以爲未盡也復以此謂之本爲衍文移聽訟一條于末之有也之下而結以此謂知之至也一語繼之以康誥克明德至止於信以加於誠意章之上朱子又以爲未定也乃分經文十傳更置之且疑其缺文復補綴之則今儒生所誦習之章句是也格物之說鄭玄訓格爲來物爲事明道先生云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伊川先生以格爲窮至物爲物理司馬温公云捍禦外物而知至道孔周翰云捍去外誘而本然之善自明江德功以格爲執法度以齊物朱深

之以格爲及己及人李孝述以格爲探磨此心而出其明朱子獨宗伊川之說則今章句之所詿者是也陽明先生云古本未嘗缺誤也當依其舊格之訓正物之訓非本非隱語也不必他釋然世之學者蔽於誦習之久信今文而疑古文信以物爲理而疑以物爲事無亦爲先入之言堅主於中者之過也夫文義固不暇論且身家國天下之本有不在於吾心者乎謂之曰心有何形狀非以其虛靈之知乎此知之良根諸秉彝萬古不能易卽千經萬典皆從此知流出家國天下皆從此知運用縱使先儒以大學之文先

後更置不一乃吾心之良知決不因文字之更置而有改異凡爲學者安得捨吾心之良知以爲學乎世儒執議論之異而不自信此心之必不皆異者則尤惑之甚者矣陽明先生大學古本有自序有傍註近世刻者附以先生大學問及鄒文莊公後語跋二篇廬陵錢侯欲重刻以惠諸生竊時櫬校閱乃復摘先生集中數條及鄒文莊羅文恭二公集中語有足發明者併刻入之讀者誠毋泥於先入惟切己反求虛心以繹其肯當自信其秉彝之良而契孔門心法於千載之上矣

安福鄉約從先錄跋 癸巳

夫所貴於善治者非徒以法制懲於違犯之後而懃懃於微曖之情也必也勸善使恥於蹈邪崇讓使恥於構訟明分使恥於逞亂其可乎是故莫善於鄉約之行矣夫鄉約所爲裨於治者以孝弟仁義耳提於里社之閒使人得習聞而知邪之未可蹈也以平氣修睦面釋於釁隙之初使人得息忿而知訟之未可構也以什伍聯盟預訂於暇豫之日使人思循分而知亂之未可逞也且訟有可飾詞於公庭而不能逃於村曲之公議盜有可詭指於胥吏而不能掩於

宗戚之真知故善治者嚴整鄉約而力行之則耳目以集衆而益明詞牒藉鄉評而漸息奸究無所潛踪盜賊於焉衰止愚故曰莫善於鄉約之行也吾邑當嘉靖間永康松谿程公來爲令特行鄉約民俗丕變迄今五十年民追誦之不衰邇歲復得新安懷溪吳侯以慈惻醇誠視民如子救災恤阜痌瘝乃躬焦勞拊摩不遺餘力民咸依戴如嬰受乳侯復以民俗日漓教不孚而盛治未可望也乃請于太府卜公公曰其惟鄉約乎於是吳侯按程公舊籍參取雲亭吉水條規兼附保甲之法編梓下之四郊題曰鄉約從先

鄉侯復單騎躬歷而勸諭之於是鄉大夫暨諸父老子弟咸涓期結社旅集而齒讓環列而肅聽欣欣然如作覲威儀於曠代而新沐教詔於希聞也吾邑之民其自茲勸善崇讓明分以祗承我郡邑侯須行之德意而風淳俗厚庶幾其可望乎吳侯以錄示時楸且命之言竊惟爲治不徒恃法制攄斷而以鄉約是在上者以三代之道直待吾邑人也吾邑人有不以三代之民自待而甘爲末世隔險之歸者乎抑吾邑人誠願如約矣儻爲約長副者不身先奉法顧憑私狥利於其間復爲茲約之梗侯將復以治亂民之法繩之殆不可逭是則可重戒也已思頹廢林樊罔當勉自振策與諸父老子弟共宜德意而遵行之俾勿壞敬書以爲跋

鷺洲會語後跋 癸卯

予與羅公邴鄉汝光別久幸值茲會每日促席密論諸生不得盡聞一日汝光謂予曰學有微言有顯言今吾輩促席皆微言也諸生在坐可無顯言以開導之乎予乃僭言曰諸賢亦知學之不容已乎夫學非徒以文藝干聲利之謂也凡六經四書之言皆先聖示人以做人之方也夫旣生而爲人便當盡人道堯舜周孔不過能盡人道耳不能盡人道則與鳥獸何異且如孔子言學而時習正示人學做人之謂也豈是出此一言使千載而下將我此言做文字博聲利乎今

朝廷欲安百姓致太平故急於用賢然賢者未易識故以經書教之使諸士讀此書明此理發之爲文果過暢則以爲必能知聖賢之理必做好人矣故登之科目以用之而付之以安百姓之任豈意讀書者口誦而心違飾綺語以欺主司而竟不以做好人爲志乎卽當其幼時父兄教以讀書不過曰他日可以得

官榮身肥家而已此朱文公所謂只讀上大人時已錯了也故士人自幼不知做人爲何事只望得遂榮肥之計耳如此則身雖爲士而其心與市井兢刀錐者無異故倖得一科目卽思囑託官府侵虐鄉閭以取利出而仕卽思剝民苟得以取利自以爲千載一時若不得厚利則與不仕者何異至於百姓困苦

朝廷利病視之漠然此正所謂讀書不識字卽登甫第陟崇階適以滋世之害也嗟乎海內民生之不遂禍亂所由生者職此之由矣且士而藉科目得厚利以肥家豈是好消息吾恐天地神明必陰殛之然則

爲士者欲若做好人之爲得哉欲好人者當何如必正心修身未仕則孝弟篤於親長仁讓孚於宗黨而仕則忠直輔於　朝廷德澤加於百姓此之謂聖賢之學所謂講學者講此者也講此學者欲人人從事於此以真做好人近則福家鄉遠則福邦國以不負　朝廷求賢之至意以不失聖賢垂訓之本心以自求多福於無疆也豈曰教者漫爲空談聽者聊應故事而謂之講學則何益哉吾吉舊稱多賢之地今來赴會必皆有志者也願諸士從此自勵以希聖爲期內而存心外而制行無一念一刻不循乎天理無

一言一動不違乎邪僻在庠序則爲良士登科目則爲賢臣爲天下造福退而不仕則與人共勉於善以維世風此則自孔孟濂洛以至今日所以講明正學之本指而凡爲士者均當從事實體而力行必不容已者也敢敬爲諸賢願之

仁友會約後跋

文江鄒君南皐既訂仁文會約成以示時槐敬受讀之其曰先悟曰重修曰貴證蓋聖學之入門與其實踐以底於究極者則備矣而君復屬余一言以余淺陋抑安能於三言之外復贅一詞哉竊惟天性在人與生俱生各各具足無俟外求而俗士凡夫甘棄其自性以墮於庸流則以其無志故也志苟不甘於庸流奮然欲全吾自性以成位于天地之中是之謂有志此志一立如寐欲醒乃可漸入始悟之門若無此志遽以浮識稱悟是猶丐而談王侯之貴也由是戒懼惕勵省察克治念念勿懈如會約所謂盡分於子臣弟友復禮於視聽言動持介於辭受取予步步躬行勿少滲漏久之足跡既到夷險自知是以實修漸入正悟之境若無此修而自認已悟是顛頤而誇升騰之樂也由是愈精愈一不息不貳食充腹而飽不

容言藥奏功而疾乃頓失自性自成肫肫皜皜以完天德是修極而悟乃徹以證於實際不然猶爲九仞而虧一簣也嗟夫學可易言哉世降道衰往往頑鈍之士自謂有悟然徐察其實行或缺真志尙搖者不少得無以迷爲悟乎孔子曰人皆曰予知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是誠可懼也哉故敢以真志實修之說申繹南皐君三言之旨以請質于諸同志期共勉焉

老子或問跋

昔孔子稱老子曰猶龍夫龍乾道也在易乾龍六位初曰潛龍蓋惟潛而後能見惕躍飛故得爲乾道變

化之根柢也老子致虛守靜專氣致柔知白守黑歸根復命不爲天下先皆濟也大易之退藏于密中庸之尙絅篤恭非濟而何孔子以猶龍稱其以是歟憲使修默龔公于著老子或問發明詳悉覽者當知學必本於濟也庶可以幾於能德矣

書在三悟跋

了心經清淨經世何以爲出於老子思嘗論而釋之其視道德五千言微義邃旨似當有辨意後之慕老子者所爲耳然卽其所謂清虛不爭之理詞淺而易見足以警世之憒憒者偷學者由之以入而後深探

五千言之奧其於道也亦何異江河之必趨於海也憲使修默龔公集諸說而自爲評以發明之其有裨於世也大矣

莊子日錄跋

莊子之學宗老子其於性命之原有洞見焉所著書汪洋宏肆縱談宇宙古今幽明死生之故朗然徹矣不但如三一稽士所稱神氣翛求任督之作用而已昔孔子思狂者而不可得若莊子蓋聖門所謂狂者歟孔子嘗歎狂者不知所裁使莊子而遇孔子不知當何以裁之也惟讓王以下諸篇蘇子瞻謂非出於莊子信知言哉憲使修默龔公於政務繁劇之餘而於此書獨留神焉其所自得者深矣

書劉忠愍公事蹟冊後

劉忠愍公進直言而蒙慘害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無庸贊矣予讀瀘濱劉君所言徇名而求教非本其中心之不容已者皆不得謂之忠誠至論也予有敢言於朝而敗行於鄉者尤爲士論之所共訴況得溢名於忠乎雖然世又有愛身貪位坐視國事之日非而置之度外竟不出一言相可否乃託詞於明哲飾情於渾厚此其爲忠失而偷生忘君而妨國尤巧宦

者之常態而世亦莫有能燭其奸而正其不忠之罪者也蓋孔子論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嗚呼盡之矣彼狥名束教非本其中心之不容已者是犯而欺者也愛身貪位而託之乎明哲渾厚者是不犯而欺者也不欺之謂忠必於欺則害於忠矣事君者必明乎此而後可望於忠愍公之未塵也哉

重修企谿總譜後語

總譜旣成有語時棵者曰惟茲族歷年八百歷世二十有七可謂遠矣食指千餘可謂繁矣科第名位後先迭出可謂顯矣族不已大乎予曰非然也先儒有

言子孫才族將大蓋以賢而大非以世遠人衆位顯而大也嘗考歐蘇之譜世近而人且寡許魯齋公之譜自祖以上闕焉李空同公之譜自功緦之外闕焉尤至近而寡矣且顯者特鮮然彼其族則以四公重也往予過浙浙之泰姓無祖禰者誠恥之也及入閩閩之滸南陳氏裔孫來謁曰我布衣剩夫之後也夫宰相為泰恥而布衣乃為陳重然則稱族大者豈在貴顯哉吾先世以理學忠節勳業卓然自樹者固有其人殆足為吾族重者非徒以世遠人衆位顯而大也豈惟是哉藉令先世有賢聖而後之人弗克肖焉

是族本大而人顧自小之也如管蔡安得襲美於文考孔光安得借譽於尼父哉信乎人能大族族不能大乎人也惟吾族後人儦僮焉倚華閥為侈談席先緒為夸說則陋矣倘思所以自修自成居則秉仁踐義為高士為真儒出則翊運濟時為名臣使人指而稱之曰是砥行宣猷純白之賢也則能自以其身炳然耀前閥而貽後範吾族遂因若人而益大而茲譜之流芳將垂億禩未艾矣談者退爰次第其說以附于末簡

西方億跋

右西方億予同年陳蒙山丈優聖學之不明而作也友人賀君泚汝定甫一見以為當廣傳亟付梓屬予綴一言于末簡予不知聖學且未諳西方之說固辭之不獲則竊為之言曰竊聞吾黨之士捨聖學而求西方者蓋有四疑焉何謂四疑其一疑聖學未離苦鏡安望極樂予謂疏水曲肱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則孔顏當下已生極樂矣豈待往西哉其二疑聖學是世間法難超三界予謂聖域優入者高則曰首出遠則曰不禦彼非世間非不世間且無三界之相又何超與不超之足言特凡夫心量淺局未測

聖境耳其三疑聖學業勞非為捷徑予謂聖在自心欲仁得仁其道甚近充此仁心以親吾親以長吾長以慈吾衆其事甚易不離日用直透先天其機甚速可謂至捷矣其四疑聖學全憑自修不如西方蒙佛接引予謂聖人欲立欲達汲汲皇皇苟以心至無不攝受如互鄉闕黨公山南子有願見心皆蒙俯就孔子雖往惟此一念常在宇宙以孔子萬古接引後學故後學萬古崇祀孔子感應之理於此足徵但吾儕希聖心切則神明若或啟之帝堯可見於羹牆周公可見於夢寐如陽燧取火磁石吸鐵蒙聖接引不爾

縣毫矣且自心是聖自心是佛自信自心是真念佛
非口念也若心垢未消徒以口念六祖所謂心中十
惡不除何佛即來迎請良可思矣夫四疑兼釋正信
自生其進於聖學也孰禦吾於豪傑之士有厚望焉
汝定謂予言可書爰書爲跋庶以質正于四方有道
者

石經大學畧義　除經十七條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
曰大學至善者明德之體親民者明德之用至善
者性也性不容言以其爲天地萬物所從出之原
極純無雜而了無聲臭可得強而名之曰至善大
學以復性爲宗故止至善焉盡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大學以復性爲宗格物致知者悟性之功也天地
萬物皆物也而物有本末焉性之至善是天地萬
物之本也格者通徹之謂也即天地萬物而窮其
原真能悟此性之爲本洞然通徹無纖芥之疑是
謂物格而知至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又曰性即理也理
無不善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張子曰性者萬物之
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孟子道性善及其答門人
之問曾無一言以形容性善之狀而但以情[illegible]

言此可見孟子真悟性者楊龜山言孟子之言性
善不與惡對其知言哉
性之至善彌宇宙貫古今了無聲臭可得然非頑
空也性本生生意乃生生之微幾動而未形所謂
獨也獨者無對之稱蓋有無不足以名之故曰獨
也意與念有辨至於念則純駁分焉獨幾常生而
無可睹聞之相於此慎之則此意常微即孔子無
意之謂誠者天之道也意而無意則人而天矣是
謂誠意
程子曰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格物致知者識得

此體也誠意者以誠敬存之也格致存乎悟誠意
存乎修大學之要盡於此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緡蠻
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
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段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先儒以爲格致傳
闕誤矣天地萬物其本在於至善之性故格物而
知本知止則於性微矣性者意之所從出不悟性
之爲本而常止則意不可得而誠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性無可致力意之獨者性之微而修身之最要惟
在於此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意至於誠則習氣
盡銷其不染也如惡惡臭天真極純其根喪也如
好好色此誠意之極功必如是而後可以自慊然

誠之致力當如何惟在慎獨而已獨者一性之呈
露而萬有之根柢所謂坤復之間此幾默默常運
了無朕迹不可以有無言者也於此慎之是謂不
遠復之學不知慎獨者高之或陷空見下之或落
枝節於道也遠矣故程子曰其要只在慎獨
獨固難識而慎亦未易言邵子言子之半一陽初
動而萬物未生吾心之真幾息息常生而無生相
其獨之謂乎獨爲生之端於此不慎則意馳而淪
其本故貴於慎也慎者研幾入微精以一之之功
也

易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退藏于密周子曰主靜曰寂然不動者誠曰幾微故幽程門言敬曰主一無適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邵子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曰沉珠於深淵白沙先生示靜中端倪而曰緘藏極淵泉陽明先生曰性情道德言動皆以收斂爲主曰爲學須從心髓入微處致力念菴先生喫緊於未發而以收攝保聚爲言觀大易先聖先儒惓惓垂示之旨則知愼獨之功當如是矣

或曰大學但言至善未嘗指其爲性但言獨未嘗描寫其爲動而未形但言愼未嘗極示其爲潛藏

收斂今何所徵而知其然乎曰吾徵於中庸而知其然矣中庸首揭天命之性而謂未發爲天下之大本篇中言明善擇善正指性之至善爲本之說也其言獨曰不睹聞隱微而即曰莫見莫顯正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其描寫獨之而目可謂親切矣既言戒愼恐懼而末章詳言尙絅闇然由微自以入德潛伏於人所不見敬信於不動不言篤恭於不顯不大於聲色之末而歸極於無聲臭之至正潛藏收斂研幾入微之旨也大學擧其畧中庸示其詳也賈逵謂大學爲經中庸爲緯皆出於子思之筆其信然哉

易以此性之生生取象於龍然必首於潛而勿用蓋惟潛而後能見惕躍飛動合天則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書曰安汝止欽厥止孔子以思不出位爲止而謂艮止爲萬物之成始成終孟子言集義集亦止也不止而徒飾於外則爲義襲矣

或曰性本自止非假人力而後止也學惟一悟便了何必愼獨曰性先天也獨幾一萌便屬後天後天不能無習氣之隱伏習氣不盡終爲性之障故

必愼之至於習氣銷盡而後爲悟之實際故其修乃所以成其悟亦非二事也即上聖且有罔念之戒況中下根之人乎彼自恃爲有悟而愼獨之功疎鮮不涉于曠蕩自矜將爲無忌憚之中庸矣

性無爲者也意爲形氣之原故習氣隱伏其中習氣極微當其未萌亦無聲臭惟根株未拔一觸復萌矣程伯子見濂溪先生後自言已無獵心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一年見獵復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於此可見習氣之難於自知且未易銷如此孔子有已

矣乎未見能見其過之歎正謂此也今人冒認有悟而遂謂無習氣可銷誤矣昔人謂學必優入聖域習氣乃盡亞聖以下皆不能無習氣真至言也性貴悟而已無可措心處纔一拈動卽屬染汚矣獨爲性之用藏用則形氣不用事以復其初所謂陰必從陽坤必東北喪朋而後有慶後天而奉天時也

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白沙先生曰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奇語了

心人素琴本無弦學者會得此旨乃可以言愼獨正心章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修身章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齊家治國章言孝弟慈平天下章言好惡絜矩總之皆意之用也故一誠意而正修齊治均平皆舉之矣大學在格知天地萬物本於吾性之至善而於此性生生之微幾所謂獨者愼之以止於至善而復吾性之本然則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此悟修兼到之功孟子所謂始終條理聖智大成之學也

不悟性而徹其本原則雖以學自命將不免於逐末而滯於形器甚者重增障蔽而反謗心法爲無稽不誠意以達于修齊治平則雖少知窺性將不免於掠虛而流於狂慧甚者蔑視人物而遂毀大閑於無忌孔子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道其至矣乎

右石經大學出於賈逵而表章於鄭端簡嘉靖間耿天臺唐仁卿皆尊信之近歲劉調甫鄒汝光爲之疏釋時楓得受讀深有契於衷焉竊以爲朱文公大學章句有補傳更定似涉於割裂裝綴而王文成公大學古本一依註疏之舊然

味其文字旨趣亦未甚瑩似不無錯簡也惟賈逵石經大學則詞義融暢理致昭晰渾成一篇絕無罅隙可疑此必爲孔門原書本無舛錯者讀此則格致不必補傳亦不必別爲訓釋而此學朗然昭如指掌矣惟大學之切要在格致以徹性誠意以復性此聖門傳心之正宗不當以異說淆之者楓不忖愚陋畧述其義以質於有道君子云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六之七目錄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六

門人　賀沚　編校

雜著　四十四

書西原惜陰會籍

予夙生多幸於弱冠時得師事兩峰劉先生側聞陽明王先生指受聖學之餘緒已而辱通仕籍以學力未堅遠涉塵境深惟墜佚前聞是憮然此喪爾切沉思密體未敢少懈而請質於四方名賢搉趣於郡邑先覺考證於先儒異同不遺餘力反求諸心則垢障之蔽積意見之横生歧迷之疑似其乍開而旋翳晉

通而屢滯展轉焦勞不知其幾盤根鈍器劣故力苦而機窒如此徒以志不中阻悲憤自激誓竟此生必前無郤故垂老而儻有窺然未由大徹追憶師訓莫克光昭於萬一焉邇年以來郡邑英彦不我鄙夷先後過予委贄問學予誠願藉朋來匡我不逮輒不辭讓爲述舊聞據臆見以共切偲期道到今且一紀餘矣是歲廬陵賀子汝定劉子文光偕泰和伍子德卿謀合同門諸友訂爲每歲季秋能仁之會叙賢會籍首揭條規以明義聚次列姓名齒序以重心盟每會紀其來赴以稽勤篤乃謁予一言繫于籍端夫學以

正心修身盡人道而參天地故學則自成而日進於聖賢不學則自棄而不遠於鳥獸可不勉哉夫學貴志貴躬悖倫飭行是必諸己者也夾持引翼救過長善相觀而受益是資諸友者也能循切己之志則自不容已於求友能受良友之益則於切己之志愈有助而失成矣故學者輔志明道莫善於會願諸賢毋以旅進泛交視斯會也惟奮志責躬悖倫飭行以必明孔門之正學盡人道而參天地毋憚道遠毋疑力弱毋始銳而終怠毋安小而忘大毋伐已而拒善毋護過而吝改毋近利毋干譽毋瀆天常毋忽名檢務

繩趨尺步踐形復性是期予且藉手諸賢以光昭師訓俾後來者將以吾黨爲眞能實修力任不墜絶緒有裨宇宙可俟來哲於百代斯會亦永有令聞願與羣賢共勉之

書南臯卷後

予友劉子述學既書論學語以質于鄒子南臯子請之則深嘆劉子之言之爲切至也或有疑者曰學貴悟最上第一義今劉子以一竅之難化而必加治病之功得無落階級而非究竟義乎予曰劉子則既言之矣是竅也其體本無聲臭其用乃有知識夫內執無聲臭是謂沉空外倚有知識是謂著相體用之間不落有無强名曰竅是聖門所謂不睹聞而顯見之獨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幾也故孔子以克己爲求仁之功而程伯子惓惓以其要只在愼獨爲言劉子之說殆謂是歟曰此竅既不屬有無則不可以善惡言矣何病之有予曰是難言也夫性本無病惟混沌一開此竅立焉則業習之氣有潛注其中者矣習氣之潛注其來無端莫知所由始也其隱無跡莫測其由伏也習氣蓋甚微矣哉故孔子及嘆見過之難其人而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獨許顏子若云此竅無病

不必致力則人人皆聖人人皆天學可盡廢矣曰治病之說特接引中下根可耳若上上根人一悟而徹何事治病乎况病本虛幻豈有實體也予曰是則然矣獨不聞業力不可思議乎惟業力不可思議故習氣未易頓消予以爲必眞悟性乃能見病譬之日出能見陵虛之塵目明能察秋毫之末彼不見病者如痿痺而不識痛癢不悟孰甚焉曰然則悟後猶云有病亦何貴於悟乎予曰不悟者性爲病蔽故衆人無病病斯病矣眞悟者性與病離故至人識病病斯化矣夫一絲未盡猶難語化學者愼毋以病病之身而

胃認大化之境哉於是僭附其說于簡末請正於南皐君以爲何如焉

泰和瞎合唐侯家書漫呈六條

古人之學以正心修身達於行事一歸於至善而已彼藉口心學而不檢察於事爲者固非也若惟事爲之檢察語及心學則以爲虛誕又未免懲噎而廢食矣

古人有所謂不朽者夫身外之物固必朽文章勳業名譽皆必朽也精氣體魄靈識亦必朽也然則不朽者何事非深於道者孰能知之

宇宙古今只有一理原無二理但諸儒見理或未盡微隨其所見各自立言特有同異耳若後學執一而廢百非博取而互融之道也故知道者無常師受益無方而不自據蹊徑以爲高

整菴先生著困知記大指謂知覺爲心形而下者也仁義禮智之理爲性形而上者也故以心存理則得之若但言心是徒得形下之粗而遺形上之精矣此整菴先生苦心語也若學者執其說而不得其言外之微旨恐其蔽亦復不小此意難言欲請質於有道者

學不貴多言然貴用力決志欲明此道者則審問明辨自不容已若一向以講學爲諱恐此中不無隱微之病此病在賢者愈難自覺非全勘破於道終有防也

象山先生云與嗜慾之人言易與有意見之人言難夫意見惟賢者有之彼既修名檢慎廉隅足以自安自信其自處已高則其取善必獲儻語以至道有加於名檢廉隅之上者彼將拒而不信也故大舜之舍己從人顏子之若無若虛非實見斯道之無窮而自視欿然者不能也

贈劉文光北上三條

天下事非才不濟非氣不振故持英特果毅之資以用於世則無堅不摧無礙不舉何哉以其才擅長而氣足以充之也雖然有道焉鋒有鈍而愈斂明有晦而不曜此古者高世之賢所以善藏其用也用愈藏則心愈細而氣愈沉其爲才也始大矣留侯狀貌乃如婦人女子而諸葛獨稱才須學學須靜古人涉世之道固如此哉

儉爲美德古聖人且然稽諸傳記可知也夫儉亦多端矣不泛焉以與人交是謂儉於應接不侈焉以遊

僩問是謂儉於儀文不强其力之所不及以濟人是謂儉於市恩不急其情之所可緩以矜能是謂儉於取譽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謂儉於酬物其理也出於溫其辨也成於訥其幹旋彝量以挽頹波也默運於滂樸以無爲是謂儉於經世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而老氏謂治人事天莫如嗇殆謂是歟

性本靜而意則易馳知道者以性爲宗故雖日萬應變而常靜不知道者爲意所役故雖獨處一室而常馳靜則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尸其勞馳則不無可喜之功而終戾於道何哉性君而意臣也君失御而臣躁動可乎學者知性本靜而不失其宗斯善矣

劉友文光才力壯毅而意氣崢嶸眞足以有爲任職一方必能爲生民造福無疑予辱知契之久尤欲進之於道也特書三條以致交勗之情詞或不達文光尙自得於言語之外可也

贈別曾中甫會試北上

維天之元氣渾淪磅礴無所不貫故日月山川草木鳥獸以至一塵一毛物物各賦形委命無少遺焉維聖人之本心彌滿充塞無所不貫故五常百行三千三百以至一瞬一息事事各中節協矩無少忒焉是以聖門言仁必喫緊於是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非故屑屑於枝節也性本體物而不遺故學之爲體物不遺乃所以盡吾性也蓋聖門所謂一貫者如此儒徒知性無聲臭不可思議而謂人倫物理爲末節不必其盡分與否則是徒一而不必於貫得無性爲有外而倘有不周不徧之處乎或者曰吾但悟性性自能貫吾何容心予竊以爲不然夫性本一也而千古學術毫釐之際不能無辨有學之爲一而貫者孔子是也有學之爲一而超者二氏是也一而貫則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自不容已一而超則離天地萬物而無情亦所必至者也學者其當愼所趨哉予與曾中甫以正學相勗有年矣念中甫北上且爲世用而予衰老矣後會未期將何以訂久要之義於其別也書此以贈之儻與貫汝定晤對於都下試出此共切磋以爲何如

贈貴州吳心淮會試北上二條

孔子言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夫一貫徹於五達道之間而非虛也五達道皆一之貫徹而非支也聖門之學一以貫之者如此今學者或以一爲杳冥超絶逈出於倫物之外而以倫物爲粗節不屑爲得無叛

於孔子之學乎此世道治亂攸關憂世君子宜救其弊矣

孔子以人皆曰予知擇中庸不能期月守則與納諸罟阱者同是聖門必以實踐爲真知也今或極談妙悟而薄視躬行子臣弟友不盡其分出處辭受不揆諸義甚則謂徹悟者能於異類中行卽貪戾淫酗皆爲妙用率天下而罟阱之所謂甚於洪水猛獸之災者

書劉明之扇

明道程子有言某作字時甚敬非欲字好卽此是學且程子既非欲字好而又云卽此是學然則果何學耶豈所謂敬者出於作字之外耶是字與敬爲二也若云卽字卽敬則與欲字好何異學者逼乎此則知一切應事接物皆當主敬然非外飾要人道好而卽此是學也劉明之善書宜深體此意勿徒以筆札稱一藝之工可矣

書族生承卿扇

大易首著潛龍中庸極贊尚絅故學者必刊落浮華收斂精神戒表暴而絕外馳謙卑韜晦不敢少露賢智以先人凝志下氣欲爲常不自足此下學立心之始深培厚養之功大易中庸所爲惓惓喫緊者也冬大燠則陽氣泄來歲必不登矣花大艷則繁郁盛菓實必不結矣此屈伸合散之理不獨在聖學當然卽世人欲享俗福亦必靜樸退藏而後能悠久故收斂爲學問第一義此予所自警者因書此願與承卿共勉之

禾川金覺王將有新安之行過予索言漫書六條

聖人之道人道也道之精洩於天地天地之精鍾於人故兼天地而握道樞惟人爲然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孔子之學以立人極爲宗今或恣談天地之外而不屑人道之常甚者以孔子爲鈍根未悟真書談矣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誠無可措心處然性無邊際種種色像亦無邊際性萬古不滅種種色像亦萬古無盡則何物非性何性非物會得此則上達只在下學裏所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智貴崇禮貴卑卑到極處卽是崇到極處若離卑以求崇恐落二見

道充塞宇宙本無凡聖之可言然非實得實證只成儱侗顢頇之見究竟到生死關頭全不濟事此中不

無有至約至近眞消息必研精入微體觀證以持
造化之柄者先哲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旨哉其
言之也
開眼人行路必不陷荊棘墮坑塹瞎眼人必不作夢
此悟之說也今學者倘過纖塵乍漏不免絲毫雜念
即是迷情況錯謬尤甚乎既到此修行無力却又虛
見抹過云大悟人能行於非道不受世法束縛得無
以大迷爲大悟乎
聖人以中道立極故說異奇僻之行不近人情者無
取焉而必以庸言庸行之信謹爲訓蓋吾之一身乃

天下萬世之矩也我失其矩使天則民彝自我而潰
其防以誤天下萬世之人是自作無邊罪業聖人之
所懼也吾儕以希聖爲學要當致慎於此

衰年求益 丁酉

孔子言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愚嘗聞先輩云得非貪
得也蓋言老者自謂學有所得不能受人之善更求
進爾孟子言舍己從人程伯子云此最爲難事己者
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愚因思凡人舍己受善誠難事而在老者尤甚一則
老者自肯受善爲難一則年少友朋肯以善告於老
者亦難也何則彼老者自不知其淺陋妄謂有得而
不受善孔子已深戒之無庸論也不特此也蓋有老
爲人師擁皐比而據法席已久後稍覺其見之未徹
但以下問爲恥而不受善者不無矣復有平日主張
一說爲宿旨以久後稍覺其理之未然但以改絃爲
恥曲護舊說而不受善者不無矣復有壯無猛力老
難遽詣雖自覺深造未能聊且狃於小成而不受善
者不無矣故曰老者自肯受善難也友朋年少者或
聞道先乎吾然以我齒長則寧秘其說不以告我一
者過自謙退而不言一者尤慮逆耳而不言故曰年

少友朋肯以善告於老者亦難也夫始之以恥問恥
改狃小成之蔽吝重之以不聞良友之切偲是猶草
木內戕根荄而外阻雨露之潤也其終老而頹墮淪
胥罔生而莫可救復何疑哉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
猶箴儆于國曰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
以交誡我老而汲汲受善眞可爲百世法者愚今七
十有六耄矣於道未聞艮切悚汗誠不敢自謂有得
亦不敢恥問恥改狃於錮陋尤懼同志君子棄我而
秘其善不以垂告也敬書自警且以披露願求切偲
之至意云

書卷贈王林二生還瑣州三條 戊戌八月

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此是描寫本心最親切處夫心一也寂其體感其用幾者體用不二之端倪也當知幾前無別體幾後無別用只幾之一守盡之故希聖者終日乾乾惟研幾爲要矣周子言幾微故幽則幾無不善矣而又曰幾善惡何哉蓋學者研幾入於幽微則善矣不然則性雖本善而靈竅一開漸涉形氣則外染得以乘之將習氣浸漬潛伏於意識之根而不自覺乃知聖凡之介於幾焉辨之而已是故談悟非難而克己爲

切研幾者克己入微之功古之君子所以沒齒而不敢懈者也談性者云一悟便了何必修爲然或懸虛見蕩然恣放而以習氣爲天機則於道也斯悖矣談修者云念念隄防事事檢束然或執名相局焉拘跡而昧天真之本然則於道也未徹矣夫性修非二也真性之修至約而不煩真修之性至密而不漏故無不修之性無不性之修善學者當自得之舉要而言其惟研幾而底于極深乎白沙先生所謂玄子中間得最真殆謂是與

予友賀汝定爲瑣之文昌令倡明正學諸士多所興起乃王生爽胤林生汝御不遠數千里謁予螺川請益二生皆質馴雅而志專篤津津焉嚮往也予甚嘉之且厚望之於其別也特書三條以致相勗之義

書生無宗卷 癸巳

自曹溪派下分爲五宗門庭險峻不涉蹊徑使人神契於言思之外彼其所自證悟者蓋皆從竭精畢智辛苦萬狀而後得之非偶然者世遠而佛法衰於是緇林有所謂傳宗者以千七百則公案遞相指授不必竭精畢智辛苦參究而謂能得於唇吻之餘若然

則亦教焉耳矣何宗之足云自是以後世之學士大夫英敏高明者能讀四家評唱更叩一二雄杰之僧沿聲襲響歷入耳根便以意識卜度摶量遂亦自謂能於第一義諦徹悟頓了不由階梯立躋佛地甚者且以孔子比於鈍根下乘姑存世法未爲究竟此說滋倡予甚懼焉於是談宗者競玄解而忽實踐緇林既破毀戒律儒流亦不修名檢云是有爲有漏之因未悟無修無證之理予竊以爲世法既壞而高談上乘即佛門亦且以爲大妄語人安在其能出世也至其潰大防釀禍亂尤難言之矣豫章之蓮華山院僧

來謁自號曰無宗持卷乞予言予謂今世方尙談宗而是僧以無宗爲號何耶豈亦以破戒談宗者爲未然歟予無力不能發明孔子之正學以挽觧流無宗僧儻能勉其徒以竭精畢智眞參實究勿逐唇吻而毁戒律庶無以邪解而冒正悟以自敗其宗而反增佛門之一厄也哉因漫書其說于卷以貽之

西原會規十七條

一學以求仁爲宗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吾人得之以爲心者也學之爲仁則此心常生如其不仁則此身徒以血肉頑冥之物而心已死矣仁則生生之德

由之以親親仁民愛物自不容已不仁則一膜之外卽爲胡越如手足痿痺雖體同而氣不貫矣仁則德旣合於大生故能參天立極不仁則戕心敗常人道淪喪違禽獸非遠矣是故學莫大於求仁也然仁未易言必從事克己復禮之功庶幾可入何者凡吾人之心未仁則以有我之私爲累也己克而禮復如壅决而泉始達矣終日乾乾勿使有一刻一念之懈蔽吝去而生理完所謂剝盡而後復也

一克己以求仁當知所致力不然徒𢯱念去私先儒譬之破屋禦寇將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孔子曰修己以敬程子特揭主敬之訓惟敬則本心爲主而外誘無由入先立其大而小者不能奪矣

一所謂心者非有形狀惟一生生之理而已生生者非念頭起滅之謂也是吾性之生理無朕兆可睹無端緖可執不睹聞而常顯見亘萬古而不息者也孔子川上之嘆蓋深明此理而程子以道體贊之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此心覔之無從測之愈遠惟由敬悟入久當自契

一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程子曰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

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甚矣此心之生理可充而不可遏也程子嘗言其要只在謹獨獨者謂此心生理其爲物不貳故曰獨也敬以存此生生之德是謂主一是謂謹獨無二功也

一敬者此心廓然太虛遐吾不慮之本體非造作非任縱不執意念不認光景不依習氣惟得其本心是之謂敬此未易言在有志者自勗諸

一大學言致知魯論言求仁非有二也如手足痿痺是謂不知亦卽謂之不仁蓋此理充塞宇宙更無別體惟一生生而已生則爲知不生則頑然枯朽矣生

則爲仁不生則悍然隔礙矣故致知求仁非有二也彼言知則起精靈超脫之想而不切於倫物言仁則起愛眠聚戀之情而益遠於性眞其失均也易稱乾知大始則知非精靈超脫之謂而先儒有桃仁杏仁之喻則愛眠聚戀不足以語仁也明矣

一世儒之必邈釋氏者無他彼以爲釋氏能超生死而孔子不能也夫此心謂之曰生猶爲强名生且不可得則何者爲死生死之說殆贅論也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矣

一道若大路豈不易簡豈爲難知特患無希聖之志

耳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後可與共學又曰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他人便是自暴自棄夫志如射之的也射不期於中的以何爲準志之立者必一切世味富貴貧賤毁譽得喪以至生死之際皆不足以動其心而後此志始立自初學至成德一此志之不息者爲之彼世味奪心則志不立而猶剽掠新奇曠蕩空玄之說曰吾能悟道此末世學者之痼疾吾儕所當共戒

一學必見於躬行事親必孝事長必悌處族必睦與人必信守官必廉謀國必忠牧民必仁出處進退辭

受取于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必濟世居必範俗必兢兢焉尺步繩趨如處女律身勿致纖玷此之謂實學彼高談悟道而謂節行可不必拘是所謂入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也

一孔門絶學至程門始大明朱末漸晦陽明先生思救其支離之弊稍辨正之實則非有異於程門也後學或因之鶩空慕奇甚則棄禮犯教言動不檢於身孝弟不修於家廉仁或騐於官箴節義每虧於素履反以飭躬謹節者爲未達性宗是陽明先生衛道之苦心適以藉寇兵齎盜糧憂世者固當共維其敝矣

一學貴潛心勿恃言說凡同志共聚一堂務在凝神習靜切己體認果有所見或疑而未明欲質問者從容呈吐以請裁正若問答之際彼此意見不同姑默而再思以俟功深之後自將融釋不必競相執辨徒滋口耳且長勝心

一會時宜肅容斂氣毋欹側毋褻侮毋戲謔毋諠譁毋忿詞遽色毋談鄉邑是非及一切浮泛之事毋身在席間而心馳宮牆之外毋以赴會爲姑應故事而雖聞理義竟無悅心之味大抵此會只以靜肅受益爲主每歲僅八會每會僅三日光陰有幾愼勿虛度

可也

一會中同志或有過失不必對衆面斥在我旣失忠厚在彼亦或難堪君子忠告善道相愛相成不當如是也惟婉詞勸諷或於僻處密相規戒庶爲得之其聞人規勸者則當虛心聽受不宜色拒子路聞過則喜吾儕所當師也

一在會者自十其人則志行之純駁過失之有無自不能齊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子張述所聞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學者所當知也若專以指斥他人過失爲事或至忿嫉則其自治者必疎矣

先儒有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豈有功夫檢點他人耶

一程朱教人皆以敬爲入門後學遵之故宋世儒者立身行己皆有法度傳數百年雖悟道者有淺深而踐履篤實皆不愧孔孟家法近世學者漸襲虛見驟實行有足慮者又海內高明之士有以樂爲教者一切破除禮法於言動威儀全不檢束以此爲天眞自然其流之弊遂使後輩庸劣者縱欲敗度憸狠者干紀犯憲如是者蓋不少矣賴吾郡諸先覺力排其說故昔年郡中有爲此狂談者能鼓動異省而吾郡士人竟未受惑此先覺之功而吾儕所當恪守也孔子言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居處恭執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程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又謂敬則自然和樂陽明先生謂灑落生於敬畏之常存千古聖學端緒尙可尋也學者宜愼擇之

一禮以範俗而士者民之望也吾黨欲以正學挽回澆風當相率敦禮以先之近世四禮不行而喪禮尤廢不但蔬食外寢廬墓罕見其人甚至有墨衰晉謁上官出賀親友及赴宴聽樂酬歌淫狎者昔孔子以

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今若此其心之仁否何如耶可歎也又有平居服御交游一慕江左吳越華靡之風務爲侈艷且漸習爲圓轉流動放達不羈以爲高致遂使吾吉先輩澹樸淳龐動直之古意浸以蕩失竊見郡中高賢亦往往悵惜於此先進之從固當共圖之矣

一舉業一事

朝廷以此求賢而士以此應　朝廷之求賢聖學中之一事也今人或以舉業理學二者相妨誤矣夫舉業命題綴文本諸四書六經但以四書六經爲干進之空言則雖工文詞取科第而其身心之塵俗垢汚

頁常人之覰刀錐者等耳是謂儒名而市心豈是副
國家求賢之至意哉今誠能讀四書六經卽以四書
六經之義理體之於心措之於躬凡聖賢之所是者
必行之聖賢之所非者必戒之則卽舉業而可希聖
賢由是以吾端靜純一之心而紬繹聖賢之旨筆之
爲文必理明而詞暢在庠序則爲眞儒登　朝廷則
爲碩輔任一方則爲良牧是始焉卽舉業爲常課而
實以理學修其身終焉由舉業發科目而實以理學
措於政則舉業理學本爲一事何相妨之有哉有志
者可以省矣

螺川別語四條 并引

安成鳳寰閔侯晉秩南水部且行廬陵敬新錢侯馳
一軸命予手書以爲別他日侯在數千里外懸座隅
常如驚院之晤對庶不負今日相成至念遂不獲辭
爲述四條曰期大成徵實行遠聲利勵永貞奉請裁
教

夫所謂期大成者蓋言志也夫志如室之基如木之
根基不固則室頹根不深則木拔程子曰有必爲聖
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性至善本與天地爲一自
形生神發染欲遂眞而性始蔽聖人者完其本性合
德天地者也夫言天地聖人則莫不憚其高遠然性
吾性也何高遠之有故學必期大成此爲第一義夫
所謂徵實行者蓋言修也夫說空談詭奇見而遺考
其行每不逮言可恥孰甚焉周子曰君子修之吉夫
修之云者自暗室屋漏之中幾微念慮之始達之爲
視聽言動著之爲倫物應酬繁之爲經綸宰制一一
揆理盡分務協天則事無纖鉅境無靜鬧履薄臨深
惟恐爽忒必爲宇宙完人勿致微纇貽損庶無畔於
道乎故學必徵實行此爲至切之功

夫所謂遠聲利者凡人志欲樹而中奪行欲飭而竟

撓者則以聲利之爲惑也夫不惑於聲則贊毀不足
干其直不惑於利則亨屯不足渝其堅故能志御於
萬物之上行比於二曜之輝彼內不重而役於外者
徒垂涎於塵世之聲利耳能遠聲利於世何求吾乃
泰然進道孰禦故遠聲利者以衛吾道也

夫所謂勵永貞者事誠貴於虞始功必要於厚終夫
人或脫卑秩而躋顯仕則砥礪之意浸疎或蒙特知
而涉順軌則侈大之氣漸露又或操履峻潔而世不
我與則沮焉而思改轍以通方或推挽爭趨而獨處
睽孤則慼焉而欲迎機以遷合夫始學自力而末路

不符者其緒多端未易一二數也惟兢惕矢畢此生敵氷霜而銷金石乃無餘疵乎故勵永貞者以稱全德也

閔係以扇索言手書二條

目遇色則視必有能視者耳遇聲則聽必有能聽者聲色者境也耳目者形也視聽者識也以形遇境而識生不知能生是識者果孰爲之此理貴深思久當悟入不然徒貿貿焉視且聽而已是未免爲行不著習不察

凡可視聞者爲物不可視聞者爲性性者物之體物

者性之用悟其體則能宰物而有餘不悟其體則反爲物役而不足是以孔子推達道達德九經之本而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啟新錢係　丙召送別四條

古之學者志在爲己不求聲譽不希利達闇然自修於內惟所遇通塞不入其心故志專而力定也蓋以此理天地全而與我我當全而歸之汲汲皇皇惟期了此一大事舍此何外慕焉此之謂爲己若不以爲己爲志稍涉門面世態以爲學則謂之僞學也亦宜

學貴收斂剝落之極然後可入大易復生於剝者以此不冬則不能春不夜則不能晝不晦則不能朔天道則然也木凋而後能榮蠖屈而後能伸羽戢而後能舒物理則然也陽明先生曰性情道德言動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至哉言乎

學非可以書册得也凡聖人立言原是形容此心真面目若學者不反求自己真面目只憑書册窺測參考辨同異談高說妙其見似融其說似徹而自心益蔽不復可入道矣欲反求自己真面目者當何如曰自收斂剝落始

古人言用世者曰誠與材合夫材係於資者也誠係

於學者也儻天賦之奇獨擅長材則足以肩鴻任鉅信爲美矣若學非存誠則材美如周公孔子猶有遺議焉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贈劉公䎗進士北上五條

聖門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仕則廣福澤以庇羣生不仕則明正學以扶世教此其本志也然必在己實用希聖之功於道真有所得然後庶幾能之不然真修未遠頓欲矜功能飾詞藝以競取榮華於外終不免爲凡俗流輩而已

天地萬物之理具於吾心心體之不紮也強宇宙不

毀也貫古今不可以智慮求不可以形色取而自一念以及於視聽言動舉而措之事業皆心之用也吾學者謹於一念之微以全吾心之眞體由是以達於酬應一一務協於天則以盡吾心之大用庶可以弗畔矣乎一念之微是謂眞幾不二不息有無不足以名之於此謹之曰研幾亦曰愼獨聖學舍此別無致力處矣

心之眞機曰仁於此致力則親親仁民愛物其機自不容已不於此致力內之必沉空外之必逐末故孔門揭仁之一字蓋合大人徹體用而一言盡之萬古

心法眞脈其在是歟仕者以愛人爲上卽防奸禁弊飭强遏暴誅殺討捕無非驅民而之善總之以行吾愛人之心也虞書所謂期無刑欽並生而又切切以宥過無大罪疑惟輕寧失不經爲言聖人之以愛行刑也如此此義果明則雖執法而不涉於苛雖緩獄而非流於縱惟末世急功利者往往以深文過察爲强明風力易以受知遂於愛人一念不暇容后而謹護焉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且不爲況以博一官乎是所當致愼也

人生天地間進不能濟時退不能成德者無他則以利爲之徒也身欲通顯家欲肥潤更欲厚殖以貽子孫於是不得不違本心悖古道而浸淫於玷穢之歸矣誠於世澹然無欲則德業安得不光明而俊偉也故潔己爲君子立身第一義縱使守道致貧在先儒且有餓死事極小之言況未必至此極乎孟子以美宮室奉妻妾與窮乏得我而受非禮義爲失其本心有志者宜深省於斯言

吳心淮問學手書四條酬之

天地萬物一性之委形者耳離天地萬物以覓性者非也執天地萬物以爲性者亦非也不執不離以盡

其性是之謂聖學

吾人受生形氣具焉學者誤認形氣爲性者多矣夫湛然虛靜朗然靈照凝然主宰與夫活潑流轉息息不停皆形氣也形氣則可睹聞惟著於睹聞而性始障矣於諸睹聞不生取捨是謂不著不著亦無復有能不著者於此證入入之情忘機釋法界一如則性與形氣總爲剩語道其庶矣乎

孔子於五道三德而推原行之者一然何者爲一則未嘗言於儀象八卦而推原易有太極然何者爲太極則未嘗言夫一也太極也終不啓言而五道三德

儀象八卦則諄諄言之此孔門教學之密旨吾黨所當知也

學貴實修修之云者非安排造作之謂也吾性眞徹於人倫事物之間念念無滲漏事事無疎脫行必條心動不踰矩是謂實修實修之極乃爲眞悟彼任情妄動步步蹈迷而口口談悟此末世學者自誑誑人之坑穽所當痛戒

書示友人

今學者喜談無思爲無修證則其流將至於蕩而不檢或以必思爲必修證爲學則又未免於粧揑造作而違其本眞予謂此兩家之說執之則落二邊總之皆離性以談學也性者何仁是已學莫先於識仁以識仁爲主則自其透體之難於入微與習氣之未能頓淨者謂之有思爲修證可也自其性體之不容著纖毫者謂之無思爲修證亦可也不以識仁爲主而徒執二邊之說是猶不識眞陽而漫談火候恐終無結胎冲舉之期矣

書族弟應斗扇

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見過自訟而孔子發已矣乎未見之嘆則是舉世無此等人也然則孰謂見過爲易能哉夫過者何是微細習氣潛滋暗滋而未易見者也見之且難而況於訟乎訟者如怨敵求勝不肯姑容甚眞知習氣之爲賊而決欲克去之也今人每諱疾忌醫即名爲講學亦未免以虛見冒認爲心體者多矣學者眞有志於道必時時內省常見己過而自訟之庶使隱隱無所竄藏搗巢廓清而此心廣大高明之體始復矣

書周時卿扇

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語自程伯子發之今學者往往視爲常談漫不加省者多矣夫學惟不識仁則雖有志者就精幽眇馳志滑虛非不自以爲妙悟而去道愈遠然仁最難識惟渾然與物同體一語乃描寫仁體至爲親切學者所宜潛心此固非沉空寂者境界亦非任情識者所可冒認也爲此謂之知性存此謂之養性入此途轍庶可稱爲孔孟之徒而不爲異端似是之說所惑矣周友時卿請對小卷者何曰志以聖學爲宗予願其從入之不謬也敬書此以爲擇守之助

書宋螺浦扇

先聖稱顏子庶幾以其有不善而知之而未嘗復行

也今談者往往謂一悟便了更無不善者有不善而知之而不行便落第二義然則顏子豈未悟而落第二義者耶何以能庶幾也嘗聞先覺言顏子惟悟故能知不善然則今之談者恐未免於迷矣以迷而冒認爲悟其可懼也哉

書鄒子予扇

學以實修爲急程子著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夫誠於思者愼修於一念初萌之始守於爲者愼修於行事可見之地故念念皆善事事無缺乃爲實修彼高譚悟性乃以縱情妄動皆爲妙用是以鴆毒爲珍饌矣

書受所册

所貴於受者謂能虛也以受天下之善也雖然必有所不受而後能受夫吾性之眞於聲色貨利原自無染故善學者即凡極極世味必一切不受不受乃虛虛故能嗜義如饑渴聞言若決江河無不受者矣甚矣君子當擇所受也

書觀物册

夫以我觀物則物固物也以道觀我則我亦物也故惟深於道者而後能觀物能觀物則超然自立於天地萬物之外而天地萬物且不足以滿吾之一瞬此易之所謂首出庶物蓋聖人之能事而吾人有志於希聖者之所當勉也不然徒以花鳥蟲魚山石溪壑怡情悅目爲雅興亦未免徇象逐外之俗樂耳君子奚貴焉

書輔仁會簿

昔成周造士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夫先之以德行以端正心修身之本游之以藝以爲達材適用之具以此學即以此仕故

學非飾空言仕非逐素尙此古之士所由以躋于賢聖而國家賴之以臻于治理者也後世造士之制屢變惟我 國朝以四書六經課士試義豈非以三物之教備見於四書六經欲諸士潛心往訓以修德行之實而用之以資于治理者乎自洪永迄于嘉隆海内崇聖學者不雜佛老之談攻詞藝者一宗程朱之旨是以人無異志家無殊行邇年以來高明貴顯者登壇而倡道一本二氏之餘緒以亂吾孔孟之正宗甚者藉口妙悟而以踰閑敗檢爲曠達冒認自然而以忠孝廉愼爲桎梏謂一悟之後貪鬻淫慾無非眞

怪屈身干進總屬貝神其談愈高其行愈難言矣且
復以異說而釋經書遂使先聖切近精實之言皆化
為捕風捉影之語拂常惑世良可悼傷乃諸士之未
遇者或慕傚之於是視六德六行皆若贅疣無庸論
已至所攻詞藝不惟近叛程朱抑且上違孔孟剽掠
西竺南華之糟粕以衒其新奇杜撰艱怪險澁之字
句以益其淺陋夫上焉倡道下焉稱藝者其於古人
三物之學率皆背戾如此吾誠懼士習之日漓而國
家安望得真才以共理也今吾邑廣川彭南之王
宗周諸文學士聯同志為輔仁會以身心之學交相

砥礪以詞藝之課兼為揣習且必擇人而後締盟不
泛與以防敗類共訂規條矣為肅守是真有意於古
人三物之實學而期他日必為匡時佐治之名賢者
矣乃不予鄙持會籍索一言予故為述先進之淳風
近代之流弊願諸君預養其心必智仁聖義中和而
內以直實踐其事必孝友睦婣任恤而外以方毋踵
超悟之浮誕以遺人倫日用之矩則也為文必守程
朱以遵國制必契孔孟以明正宗根至理而蹈大方
毋襲二氏之影響以害三極大中之典訓也則諸君
於會與不愧輔仁之名充而極之必以希聖為準的

切猶小成於一得而中止宇宙將藉以重光矣惟諸
君其勉之哉

書振雅會籍

吉水謝友于壯偕其鄉諸同志舉振雅之會蓋以學
交相勸也行之數年矣乃持會籍請予一言題其
端予既爲借閱則見其綮綮也切切然足起惰矣其
閒陳也秩秩然足章典矣其戒浮誕也殷殷然足淑
術矣其周詳盡也井井然足垂久矣予則復何言哉
予竊謂搆巨室者必始于定基登泰山者必由於循
麓得其基循其麓吾猶懼搆室之功未竟而陟巔之

程倘阻也儻荒度不先而跬步未涉則安望輪奐之
坐成而升躋之驟及也哉夫聖域譬則巨室與泰山
也而搆之陟之亦必有其與麓矣予則謂必先於貞
行之修焉夫學者自行乎居尊而父兄吾愛敬得無
未盡乎近而妻子吾儀刑得無未正乎廣而鄉族吾
仁讓得無未孚乎下而臧獲吾撫馭得無少忒乎意
氣得無亢溢而未斂乎忿慾得無陵熾而未遏乎臨
財得無妄取甚者侵人而不恤乎己過得無私護甚
者習非而不恥乎念念而省之事事而慎之兢兢乎
如白璧之懼瑕也惴惴乎如處子之避玷也是謂貫

修其行是入道之基與麓也由是卽庸行而味至理
擴日履而契性原不二不息必造其極而後已希聖
者之眞切當如是矣不然膠流俗者旣委身於不檢
特立解者亦任意以踰閑而尤或以操存爲矜持孝
弟爲贅疣游談無根而實德日疵矜則重爲世道憂
之予旣樂聞振雅之會方興未艾誠願拭目諸賢之
以身踐道庶由一鄉風乎郡邑將人將準繩而無禁
空論以信吾儒之實學於斯世也敬書以致愛助之
衷云

永樂會言

永新六十六都舊有鄉約歲舉于永樂禪寺萬曆丁
酉季冬洲尾尹氏國子生裳予及門士也特迓予至
其鄉尹氏之長者偕諸後進文學咸請予曰吾鄉族
知有約耳未聞聖學也願一言開示庶吾鄉其有興
乎則邀予過永樂少長畢集隣都者彥亦來聽會環
坐一堂者百餘人衣冠序列氣態雍和觀聽專而情
志洽足占此鄉淳龐樸雅之風矣予乃敬告于在會
者曰諸君豈以聖學有越於鄉約之外乎夫我
高皇帝諭民六言卽孔子大學一書之旨也大學一
書其要在孝弟慈而已今
聖諭所示孝父母而敬長上和鄉里而教子孫安生
理而毋非爲以言乎孝弟慈則備矣予故曰鄉約卽
聖學也夫孝弟慈者仁也是千聖傳心之精而人人
可與知與能者也實踐乎此而居畎畝爲良民實踐
乎此而游庠校爲眞儒實踐乎此而膺職任爲名臣
無二道也惟諸君深信鄉約卽聖學之理以倡導一鄉篤
厚存心平恕待物尊卑而視親宜家族而諧閭井富
者捐施以濟貧貴者推愛以扶弱人有相聯相恤之
心里有讓畔讓路之俗爭訟永息和藹中融是謂一
鄉興於仁上奉皇言遠符孔訓安得謂鄉約非聖學

乎夫天地以生物爲德人得之以爲仁仁者博愛兼
體故一體於親而能孝一體於長而能敬一體於衆
而能慈是謂上契天地生生之德則神明必佑身安
家隆而後嗣昌矣不仁者反是故遺親犯長損人以
自利厚蓄而嗇施恃強以侮寡弱飾詐以窘善良以
使氣求勝爲人豪以乘危助暴爲得計是謂上逆天
地生生之德則神明降咎身危家敗而後嗣衰矣以
此鄉之淳龐樸雅家詩書而戶禮樂其興於仁也孰
禦予非知聖學者卽辱下詢固不能於　聖諭六言
之外更端以爲諸君瀆告也於是諸君咸欣然時別

[illegible]學孔庠生中卿國子生紹宸皆嘗及予門者合請書以爲茲約勸遂筆授之異日覩此鄉仁讓成風並受和平之福且信予言爲有徵云

書常德册

夫有志希聖者但知究極性眞以完吾生身立命之初以底于萬古不朽之實際故一瞬一息孳孳在是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彼奚暇知外境何者爲順何者爲逆哉倘猶知有順逆在前則此志便分非造次顛沛不違之學矣一吾丈云人知所遇之險而不知一身之間舉心動念無非險者旨哉

其言之也立岡姚君手錄平生所遭之險于册以示予予試問君過去之境已如昨夢現在之境由後視今亦復如是畢竟當下有與夢境無干者直須猛省便登覺岸矣不然即順境快樂總未離夢予非知道者方砥礪於斯願與君共勉之

書淡江會簿

聖學以求仁爲宗仁者本心之生理也默識此理瞬養息存綿綿勿懈造微藏密聲臭俱泯身境渾忘不涉思爲廓然無際本來如是成性存存乃還眞源發之爲意念爲靈照達之爲視聽言動措之爲親義序

別信允之以參于天地之間一生理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是之謂聖學此理至簡而至幽至約而至大在善學者自得之然非有參天兩地繼往開來之大志非有發憤竭才專凝沉密之眞功非有謹言慎行明物察倫之實事則高之或涉虛見卑之或染塵緣其於仁也遠矣廬陵淡江蕭生叔姪及予門有志者議聯一會靜對切磋務期有得益深以旅進泛聚迄無實功爲恥可謂卓然以希聖爲標的畢力而趨者矣予甚嘉之特書此簿以爲精進之勸宇宙一脈直須肩荷吾性具足原非外求千古豪傑當仁不讓

予於諸君有厚望焉

贈別陳文藻　庚子

天下之物無所因而生者天也聖人成能則有裁成之道焉亦因其自然而裁成之非強爲也則雖人亦天也今夫五穀非因后稷而始有今夫材木非因般輸而後產豈非天哉然不樹穫不耘耔則無以盡穀之性不斧斤不繩墨則無以盡木之性徒知任天而人不與焉是亦自棄其天而已今夫人性本善豈非天哉然不懲窒不修治則無以盡人之性乃徒曰任天而人不與焉可乎今世談性本現成無俟修證者

紛紛矣此說艮是然惟上根徹悟真得者可以語此顧主盟者不辨根器漫然語之以凡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即與聖無異不必更言修治遂以縱恣狂肆不循矩法者爲有悟一涉省躬滌慮則云是於性上加添矣是從知識之現成而以種蒔芸炊爲多事徒知木之現成而以斧斤繩墨爲贅疣也遂使後學承襲口吻蕩焉無所檢束高者陷於無忌憚之中庸陋者甘於佚大防而不止口稱性與聖同而實行與道背自誤誤人將無底極變世衛道之君子得不重爲扼腕而思一救其流弊乎予懷此慮久矣適新安文

臺陳丈過顧螺川予以病不出戶乃枉教數四學博而見道予莫能測其涯涘且虛衷下察邇言尤拳拳未已也授簡索言輒爲布其夙心之耿耿者請正倘可出之以與四方好學君子覽而擇焉

偶述　庚子

水盈必涸日中必昃木枝必枯帛練必裂春至冰銷新盡燼滅萬有非堅數窮斯畢哉爾幻軀虛空聚沫暫有還無百何與力一任化工何欣何戚前億萬年後億萬劫逍遙自然惟變所適逝者如斯綿綿一息

漫筆　庚子

暇後花妍霜前木落陰霾夕昏日光晨旭快覩祥雲愁聞災眚往復平陂空勞欣慘入夏乍寒近冬驟熱頃刻變幻誰能逆測幾年[illegible]非轉盼鬢皤浮名寂寞荒塚嵯峨萬古如斯何足詫異嗒然忘我庶幾真際

自題小影　辛丑

鈍根困學而未聞道日月遷流忽已云耄耿耿有懷聖學是宗學之伊何禮卑知崇不襲奇談不忻詭跡潛心息機韜光藏密道大無邊凝之在德是予蓋從事焉而淵乎無所用吾力也

書鄧司訓冊　壬寅

文南鄧君爲吾邑司訓六年于茲矣予寓跡螺川距邑中特遠而君時過邸必枉顧焉君嘗受學於見羅李先生之門淳靜而真恪趨向專而操履正是以吾邑士人交稱其賢無異詞者間語予曰子之精研於道也久矣盍直吐一言吾將日置座右展而繹之乃不殊而對之益乎予曰君既有聞於李先生矣復何言無已則請即李先生之教者一共商之李先生之雅言曰止修予竊謂學以全吾性而已性一也以言其體寂無一物強名曰止非作意而止也以言其用動循天則強名曰修非作意而修也體用不二

故真止是修真修是止名似二而性一無二功也李先生之旨其在是乎彼或謂止修如車輪鳥翼並詣不容偏廢則恐墮於二見非明宗之學矣君其密體於身心更以愚見請質於李先生還以示我庶有以進予之不逮乎

友人索書二條　壬寅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爲人二字孔子獨以自許及以許顏子而已孟子曰仁人心義人路然則學爲人者必居仁由義而後可乎不然則無以立兩間而參三才豈人道之重如此有志者當知勉矣

宇宙至大吾性彌宇宙而無外古今至遠吾性徹古今而無盡此不但聖人爲然即凡民莫不皆然何則性無分於凡聖也特聖能全之凡民自悖之耳至寶在我安忍失墜君子之自强不息者以此

書劉明之扇　壬寅

性彌宇宙絕名言不可得而措心者也性之用爲神神浮散而性不存是故學道者悟性至矣凝神其要焉神凝而性一矣昔賢云先天無一字後天方可著功後天之功以還先天之性非有加也凝神者極深入微不涉絲毫人力庶其近之

寄叔虛歸衡陽手書言別　壬寅

未發之中性也渾然至善不可得而睹聞者也混沌開而聚散闔神漸馳而性始鑿矣是以聖門教人戒愼恐懼退藏于密此心常生而常一不離日用而直造先天情順萬事而無情以完吾未發之性是謂反身而誠入聖之功其在茲乎

四聖測言爲葉友君衆作

羲畫測言

鴻濛未判大始無名冲漠寂寥萬有斯存淸寧乍分道非初顯無倚焉圖徧界炳現羲皇俯仰洞然昭晰設象無文以立民極末學支離孰識畫前冥心密契

希言自然

文演測言

易不在畫剟緝以辭所嗟羣蒙罔念狂馳聖心斯惻示我周行愼哉趨避以保天常翼翼昭事純亦不已聖躬即易非徒文字玩辭燭理宇宙充塞學之伊何敬止無斁

周爻測言

易非空言以前民用頃刻違之咎不旋踵吉凶悔吝在瞬息間君子慎之觀變玩占卦經爻緯易義斯備

語默動靜天則攸具仰思坐待其道在易願希聖者於茲默識

孔巽測言

三聖開人世遠旨詳民共由之莫揆其方道窮天地近在肩膊反身切己絲毫不隔孔絕韋編抉幽發秘爰述十翼以昭萬世仕止久速允蹈之如日行天易道丕炳

題族弟東池亦樂軒四條

孔樂伊何非蔬非水發憤忘食純亦不已樂爲聖域顏爲樂基欲尋眞樂孔學是師

顏樂伊何非簞非瓢吾才旣竭鑽仰堅高樂之不改實由苦卓欲尋眞樂顏學是易

孟稱大樂反身而誠不愧不怍浩然斯存樂非外鑠誠乃根心欲尋眞樂孟學是承

程言主敬自然和樂必有事焉鳶飛魚躍靜如泥塑人坐春風欲尋眞樂程學是宗

諭族四條

孝報親恩友篤同氣勤戒業荒儉防志肆謹言勿悖愼行若畏六德具敎是謂良士身安家和神明錫祉

貪噬招奪忿怒構怨險毒自害淫酗人賤恃強必折逞訶必僨六惡犯之是爲禍本身辱家危神明降譴

崇德曰恭多仁曰富陰騭曰福流芳曰壽廣推慈心普施宇宙澤已利人彼蒼垂祐不愧兩間慶延爾後

親賢擇芳如蘭斯佩狎邪蒙臭如投管穢耳聽正言目見正事身習正行中存正意夕惕日乾庶免淪墜

書勉族姪杳卿　甲辰

昔孔門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蓋溫則不暴良則不刻恭則不慢儉則不矜讓則不競此五者皆聖心慈柔和順春生之德之發見於外也春生之德謂之仁惟此心純於仁是以粹然盎然融液胚胎者如春

風披拂欣欣向榮乃有此氣象則凡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萬善旁流自不容禦此夫子之德所謂太和元氣充溢於宇宙間也有志希聖者當取法乎此慈以宅心謙以東躬於人無不愛無不敬寧卑己以尊人寧損己以益人設有橫逆之加必宜反己自責勿以一言逞辯勿以一念生嗔惟平氣守默渾涵退遜以全吾春生之仁學者能此庶不隨於流俗而可望聖賢之門墻矣由此以充其極此心廓然如太虛之無不覆也如大海之無不納也則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亦可企及斯爲善學矣不然悖聖而棄學徒以鄕人

自安禍心以待人盛氣以凌物甚雖未徹而暴戾日滋是自戕賊其仁心而終爲惟下之歸可懼矣予族姪吉卿問學於予予嘉其有志深爲助喜但其資頗壯銳予願其慈柔和厚謙抑退避以進於仁則不但爲吾族之賢將孔門之正學吾於吉卿有望焉特書此以勉之

題慈祥軒二條　甲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法之故天地絪縕訢合而品彙咸亨聖人博大沖和而發情行協聖門主求仁而大學繫於慈有以也豈惟聖學則然卽二氏曰大

慈曰慈爲寶彼設教雖異而歸宗於慈則一蓋天地生德必不能遂如此故慈之一字足以盡道矣

吾心卽神明也神明喜慈而惡刻故慈則此心常慊不慈則此心常歉心慊則百福自臻心歉則災咎必至人惟能慈則宜家宜族宜鄉達之天下無所不宜是謂神明康豫吉祥莫大焉

族姪君獻有悟於慈祥二字特以名軒予甚嘉之爲書二條以贊其美且以致勸德之忱

續白鷺洲書院開學會條三條　乙巳

一學者所以學爲聖賢必貴躬行非徒口耳也凡燕會正坐宜自思平日此心放逸何以收攝此心昏昧何以開明素行有缺何以修飭事親事長宜家處鄉何以盡分忿慾情慾何以懲窒氣質乖僻何以變化境有順逆何以平懷默默內省卽隅自勉務期俯仰無怍勿負此生是謂有志之士真實之學也

一會日以靜坐澄心操存涵養爲主勿身在會堂心馳會外勿閑談俗事虛費光陰勿浸爾隨衆視爲故事不加體認勿偏執己見雖聞善言非而不受俯平日於學有得可請印證於學有疑可請裁決不妨從容質問卽酬答不契姑默而靜思勿忿浮辨以在會

友人或不能無過君子與人爲善但當以道義薰陶或於密地忠告庶彼此有益慎勿傷於訐露適以阻其自新之機可也

一會罷或居家或在館皆當養性束躬一如在會之時但以心爲嚴師一念必謹一言一動必照準繩勿愧屋漏庶能如是不患其不爲聖賢矣

塘南王先生友慶堂合稿卷之七

門人　賀沚　編校

古詩二十八首

示方相士　己巳

一真法界妄有身譬彼浮漚於大海漚聚與散等非實誰能於中起悦愛世人役役間梁枯棄海認漚非惑乎有物廓然超色相不受人間贊毀誑虛空可縛影可捉許汝以形而求我

歸興二首　辛未

盛夏來關西菴菲三閱月西土何淳龐獰領且希潤訟牒罕造庭邊塵況銷歇強宗異昔聞逡巡蹈繩尺穴居太古民亦復安寻拙秋風雁南翔感此歸思迫乞身義有在去國情偏惻我行不可留忍與涇民別吾儒出處間譬之飲水者冷煖頁自知非取亦非捨

結髮奉明時丹衷願愉寫驅馳三十年力屈功何寡短髮已蕭蕭握之不盈把老嫗還嫁人豈堪學艶冶去去金牛山山幽泉灑灑瑶琴月下鳴孤音振大雅

漫筆　辛未

即看浩劫無窮年六合一息幾成壞我來偶爾寄一跡彈指之間竟何在愚者于利智者名名高利足空烟塵弄丸別有真消息縱淚乾坤無古今

盆畜小魚金碧二色傷其失所放之大川　辛未

爾本江湖物誤爲漁者收盆水薦華堂鯨波辭舊游搖金吹浪細沉碧依苔柔坐客時娛目倚欄情悠悠寧知滄海心偶爾翻成愁山童忍見欺鼎鑊相與謀嗟爾罹危機縱之返長流南溟淼深逝綸餌將安投

謁太華山　丙子

三峰天之上仙蹤不可攀捫蘿絕危磴飛躡青雲端飄颻忽已造俯視隘人寰山雨乍明霽世外是奇觀層巒象緯通幽壑風煙閑乃知棲真宅塵心非所干丹砂自可問無為凋素顏

示黃星士　乙酉

吾志固有在榮名非所期君言稱奇中未足寬吾私跡遠自崎嶇心冥迴軒義於吾計得矣去此將安之願君勿復言吾樂頁無涯

有持扇索書者率爾成句　丁亥

爲善必獲福如影自隨形幽室人莫睹天光能照臨假令一念起鬼神燭其情是以古賢聖戒懼如履冰莫疑善報遲臘盡必回春爲善莫問天天近在膺

仰慈山中二首　辛卯

梵宇依空山殘僧何閒寂我來愛幽勝掩關學面壁
機息了無緣宿垢淨如滌似超形氣外孤明真歷歷
始信本來人著相詎能覓吾今知所歸多歧徒辨析
識法循生體保護踰金錫昂哉此老年乾乾竟夕惕
真性本澄圓起心成大錯所嗟無始來習氣障虛廓
習氣甚微細積陰疑冲漠誤認以爲心遂受群魔縛
云何名習氣纖翳在隱約驅除轉煩悶覺即無染著
亦無能覺者陰魔自銷落心境頓忘情翛然本無作
此理悟晚聞遲暮將安託鞭策矢餘年前修覩洪澳

口占答友問二首　甲午

此心湛虛明常運名爲事乃知心即事事外別無心
如水即爲瀾瀾外別無水覓心不可得事亦非色像
誰能分內外渾淪本不二綿綿徹古今浩浩無際畔
至動亦至靜攝之在一息逝者如斯夫一言露玄旨

右融心偈

此心本常生生亦不可見不見故常微强名曰無生
天地及萬物生生本無跡一息浩無窮吾心固如是
寄語善學者默識此生幾無論靜與闢綿綿其若存
握之不盈掬廓然周法界　右真生偈

贈別謝居敬還寧都　甲午

真性號先天大覺開元始寥廓杳無邊萬古永不毀
聖凡本同具豐嗇無彼此智者達根原覿然悟茲理
是謂明得盡六合爲一體其次莊敬持致曲誠可擬
頓漸雖稍殊造極亦等耳謝友來虔南嗜學能憤悱
予衰幸過之縱談傾底裏聞言心不逆如決通渠水
歲寒發歸棹臨歧復何語願言奮全力鵬摶九萬里

書扇示衡兒　丙申

學貴先立志志必師聖賢聖賢亦人耳而獨全其天
身心淨無垢不爲塵所牽性真萬古存金石非同堅

是謂超諸有亦云象帝先吾性本如是實理非幽玄
學以完吾初孰云若其難下流甘暴棄身心隨俗遷
目色而耳聲慾火相熬煎形骸且銷鑠德義何有焉
鳥獸將同儔悲哉誰手援小子初向學宜早辨媸妍
出門避康莊愼勿蹈荊榛譬如適燕都北嚮毋南轅
跬步一有差末路嗟險艱勗哉在身心守正戒欹偏
此箴頻顧諟庶以代韋弦

贈沈完宇堪輿　丁酉

吉地神所司善人天必祐先哲垂此言遵誰能信受
愼終成大事吉兆世所珍勤求竟難獲將無善力輕

試觀世顯者先世多仁厚因之召地靈此理應非謬
沈君挾奇術山川游歷徧願爲善者謀庶於世有勸

贈熊楚陽日者　丁酉

大易謹避趨所貴識時位丹書重吉從惟在敬與義
人事倘合宜天時詎不悖舉世所亨通卜吉防咎悔
皇皇問日家拘忌非無謂寧知達家邦貴直爲真諦
禨祥能考祥休徵自符契我愛君平占生往依孝弟
因占而勸善世風良有裨楚陽挾奇術叩詣門如市
願君采予言向人頻舉似

周生日暖別歸致勉　庚子

宇宙一大事所嗟知者希誰能舉一念於此問路蹊
鈍根吾自愧況復年已衰徒以平生力豹影聊管窺
未遇同心人開口難竟詞周生忽遣至青年負英資
靜探徵雅志切問占潛思天稟幸清淑願言慎所之
及時當惕勵勿爲塵所欺中庸尚綱領示我入道基

贈王明宇二首　庚子

天地本至仁生人資並育萬靈佐化工寧忍恣淫虐
云何日者言多忌防犯觸諸神秉殺機遂之立傾覆
倘以加善人造物何其酷豈宜不善者巧避逞衆禍
敢以問王君此理誰能燭

王君蚤治經儒學夙通徹已乃讀父書五行精所擇
據理推家緒自是超凡術吾嘗叩其言審諦極詳密
願君普勸諭爲善可獲吉勿徼非分福造物無差忒
以此道陰陽庶幾符大易

歐大初以形家術遊郡別歸安成　甲辰

形家選勝偏難遇對老無心獲吉藏信知徼福非人
力直緣種德自鍾祥莫訝山川深秘惜神寶司之寧
可測何如念念積陰功地靈應援儲真宅歐君挾術
獨稱奇名公倒屣爭迎之好勸人存方寸地密移造
化此其機

題泰和劉孝子春魁冊　甲辰

先聖稱至德必以孝爲先舜孝其至矣竟以精一傳
精一孝乃純此理還誰識希舜如有志視此爲標的
劉生信賢哉卓行足風世但充希舜心至孝塞天地

病中口占三首　乙巳

孟子悟性善其功在養氣千古作聖訣於此發其秘
性善存乎悟養氣存乎修不修而談性庶見終悠悠
獨爲形氣原慎獨性乃復慎獨極深密混沌歸太樸
是謂養氣訣身境都忘却白沙指端倪緘藏道乃足
潛龍貴勿用此爲下學基研幾到極深絕非人力爲

靜人自契入揣度徒滋疑希聖如有志願無他歧馳

又三首

息息無停機息息即生死息息無初終生死强名耳
大化密密移誰能溟憂喜逝者其如斯智人會兹理
一息復一息非生亦非滅生生無生相萬古一瞬畢
愚者昧兹理妄意生死外生死了無蹤機忘自神會
聖人立人極終古開太平無論萬萬劫立教在明倫
時現亦時隱此理無故新朗然大了徹至樂浩無垠

又

病骨支離久行吟獨倚笻極目誰爲伴顧影漫遺蹤

一息深深住羣機脈脈融萬古復萬古此理將安窮

律詩十四首

漳南署中偶念年光易邁學道無聞願脫塵羈
以究遠業悵然有作 乙卯

驟東去去定何如浪跡人間三十餘凡界苦隨塵業
盡仙源遙隔水雲居豈堪腐晁垂涎久會看冥鴻振
翮初萬里長風吹海月飄然寥訣切清虛

次韻呈萬台溪年丈論格物二首 乙丑

乾坤萬物體原微感應無端何所依須識鳶魚非色
象由來靈覺即潛飛此知本自塞天地逐物翻令家
化機若道致知休離物物知成對尙疑非

太虛一氣化工神同體何分天與人肯信此心即萬
物始知大地露全身下手格之無別法微幾萌處識
其真千古聖功惟愼獨柱枝綴葉總浮塵

次韻答萬思默丈 丙寅

無聞四十獨傷神夢寐空思見古人天末逢君悲已
晚歲寒結伴語偏親背於物外馳心久欲向寰中用
力頻萬里東溟期共挽衰殘莫負百年身

中夜省躬耿耿不寐秉燭成句呈入峰兄兼示
周姪二首 戊辰

浮生四十在人間努過無能祇厚顏長憶壯心雄涉
宇忍將衰鬢墮塵寰展書千古思仍遠伏枕三更涕
欲潸椽萼有情如憫我願施靈藥起冥頑

半生章句慚儒者六尺形骸豈丈夫悲哉何以還天
地已矣空憐等蟪蛄逍遙誰許鯤鵬化潦倒從教生
馬呼衰病但看猶子在肯能扶我一笻無

將發涇州三首 辛未

塞上孤臣何足數亡身今日已爲遲未堪 闕下追
彝彥忍向山中負傳知雪滿蓮峰迷道騎春歸塵[illegible]
足幽期投閒別有經綸業此義悠悠舉似誰

泰陽州雪飄零早楚客南冠歸去遲涇汭雙流應送別岱華遙挹似相知浮名已逐野煙盡短鬢空將古道期但得蘡龍消朝宁滄江休憶病夫誰

心將世遠身垂老學到時過意轉遲槁木象形因懸寂精魂弄影爲誰知情多未許仁同體機熟寧誇聖可期一脉乾坤自真訣病樵歸去更輸誰

與涇民別二首　辛未

西來五月便南歸志在憂民恨力微未覺孫曾眞缺缺可堪父老尚依依迎新送舊憐多梁訟簡人淳忍重違揮涕山亭深囑汝殷勤驅犢趁春畊

山腰穿穴即爲家山頂開荒麥壠斜土脉全磽嫌大旱邊城急餉賦頻加商帆不到津市絶驛使交馳供億賒八郡凉州獨疲苦傷心回首重悲嗟

過丁家塔刱存谷上合譜寺東距三里許爲孔子自楚返蔡迴車處緬懷聖跡池尙存因出聖跡紀示

尋索詩來爾次韻

莫將聖跡問荒岑須信吾儕尼父心那堪學術委塵土漫指江山憶古今迴車徑轉樵人識揮聖池空草樹侵不知千載來遊者誰叩宮牆得最深　壬申

西原會志撰成附以小詩　甲申

誰云代起西原會千聖由來一脉傳須信實修能證性莫將虛見說探玄盡孝盡忠爲大節忘名忘利即眞詮願期正學開螺水洩吐微衷附此編

次韻答陳蒙山年丈　丁酉

弱冠投師初問道忽忽于今已耄年休嗟暮景愁綿力未許當仁讓昔賢七人誓辦彌天志諾見明與蒙山諸丈聯七老會千古惟看正脉全赤日高懸螢燐熄不須更斥異端偏

絶句十二首

乞休候　旨不至二首　辛未

山中麋鹿應相待客夢中宵繞故鄉何事一封天上去孤蹤猶自滯遐方

明光淸切五雲邊　上帝高居碧漢懸中夜似聞天語下病臣應許早歸田

巷中與客靜對漫呈六首　辛卯

一片太虛彌宇宙中涵不息自眞幾綿綿密密無終始萬化根源此入微

眞幾非有亦非空凡聖由來等是同此理潛心須識取莫教犯手妄加功

云無修證常行健云有思爲本自然存與不存都剩

訴宣尼川上示真詮
幾前說寂爲空縛幾後談修逐境移若問此中親證
處清宵靈籟獨聞時
果能親證非虛見三百三千必謹持若成玩弄遺倫
物影響無端總自欺
天地生生爲大德陽生陰極見天心此是求仁真學
脈閉關至日契其深
書葉魚山卷三絕一　乙未
衰年學道未嫌遲力猛還應得妙奇世上幻緣都歷
盡急須回首更何疑

從來聖學說全歸試問歸程識者稀老去合詩真樂
地萍蹤飄泊事全非
境無好醜由心起心既澄空一事無便向塵寰了人
道門名山世是真儒
病筆　乙巳
此番衰病懶閑拈終日昏昏彷恍眠四大都忘無一
念郤疑身世在雲煙
辭一首
和歸去來辭　辛未陝中作
歸去來兮煙霞有待須早歸已於世外得真境忍論

匿而懷悲俯人寰之代謝迅石火以難追豈玄髮之
可恃驚陵谷之疊非恨垂老之未悟紛靡士以沾衣
襄涂湏於行潦何喪鉅而得微山雪新齊夙駕南邦冉
冉秦塞迢迢楚門繁華永落靈根固存林風撒峽山
月移樽鐙含聲而與點樂在巷以希顏恍昨夢之初
寤欣積疴之乍安及春光之入戶聽禽語之關關遣
埃壒以如脫恣寥廓之達觀證無生於上乘鍊金液
以大還已忘辨乎姬孔寧擴儕于武桓歸去來兮將
造物而與遊悵東隅其莫挽庶桑榆之可求迥獨立
於天地銷浩劫之沉憂逝予周覽於斯世傷榛杞於

荒疇既張羿弧亦溺浣舟彼肆發乎虺蜴仍借樊于
索丘誰揮戈於倒景廻義馭之西流胡滅頂以過涉
抱吾真而退休可嗟乎人生一念自千古焉能齷齪
空淹留飄颻乎吾將安之蒼梧朔結微海岱夕爲
期扶赤輪而照夜擷嘉穉以勸耔契乾始於贊易振
大雅而鳴詩赫明命以昭揭中天杲杲祛羣疑

塘南居士自撰墓誌銘

予姓王氏名時槐字子植其先山唐吉州刺史諱順之後世居吉之安福南鄉金田下南坡嘉靖間始徙吉郡城然不敢忘所自出也故自號塘南居士云父諱一善邑庠生初贈南禮部主客郎加贈光祿少卿嫡母劉氏封太安人贈宜人生母姜氏贈宜人姜爲楚湘陰著族先大夫晚寓湘姜宜人來歸生予於湘陰之界市自幼先大夫親授句讀解經義漸習制舉文字教以孝弟忠信端身正行之大節十歲始自楚携歸吉郡劉宜人鞠之如己

出十六遊郡庠十九爲廩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嘉靖丁未歲也初除南兵部車駕主事而先大夫捐世服闋例得補北予以南請復補前秩陞本部職方員外郎南禮部主客郎任滿得請封陞福建漳南兵巡僉事以勦倭有微勞陞俸一級在漳五年願殫心力竟爲言者所中歸丁姜宜人憂服闋補蜀之下川南分巡僉事陞尚寶少卿晉本司卿太僕少卿復爲言者所中改光祿少卿丁劉宜人憂歸服闋仍補光祿

穆皇登極覃恩得請封陞陝西參政分守關西抵任甫三月遂引疾乞休奉

旨准致仕隆慶辛未冬十月也時予年五十矣萬曆辛卯九月

詔起貴州參政陞南鴻臚卿俱未赴任尋陞南太常卿具疏懇辭奉

旨有清修恬尚之褒准以新銜致仕壬辰春三月也

時年七十一矣自弱冠師事兩峰劉先生請事聖學已而入仕雖以其鈍功所及求質于一時諸先覺切磋于四方良友精神所注未敢荒昧顧迹涉塵鞅迄無專力以是五十而未有聞焉及退休大

懼齒衰惕然慚悚則悉屏絶外紛反躬密體瞬息自勵如是者三年若有見于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于生幾微密不涉有無之宗以爲孔門求仁之旨誠在于此蓋始者由釋氏以入浸漬躭嗜如醒初醒已乃稍稍疑之試歸究六經實證於心則如倘嘗海錯而後知稻粱之不可以易以自迷自反屢疑屢悟僅僅漸逼非襲人脣吻而得故卒之真若慨然有窺于孔子之道之爲大中遵信而不忍少悖因嘆世儒膠訓詁牿形器雖名尊孔子實則未知之乃至尊釋氏者則叛孔子亦安得爲智也

始者竊喜釋氏生死之說至是若有信於晝夜通知之理無足驚詫者而後學定而無餘惑嗟夫誠資下錮深而覺之大晚矣予既老無他營惟以孔孟正學與郡邑諸同志時時聚於西原青原復真元陽之間每自苦意見造作之爲障而居安達順之未易能也故汲汲求友冀交助而相成誠沒齒未少懈焉初娶盧陵東門陳氏早卒贈宜人繼娶水東鄒氏年六十七而卒封宜人生子一曰景明郡庠生年二十三而夭遣所生女一適盧陵邑庠生葉日燦側室陳氏生子一曰景懋年三十二而

夭鄒宜人重慮艱嗣後爲置側室螺湖黃氏生子一曰景衡郡庠生娶吉水毛氏少保大司馬東塘公之孫女上林丞諱楠之女衡之生也鄒宜人育之篤愛不啻己出人多其賢衡年二十一毛氏年二十三俱卒所生男一曰允方聘盧陵賀氏予同年憲副少龍公之孫女鴻臚序班諱一楔之女予初未有著述年六十三偶出三益軒會語七十以後出仰慈膚見瑞華剩語靜攝寤言朝聞臆說及存稿續稿誤爲同志相知者梓行之生嘉靖壬午七月二日卒某年月日享年若干葬在某地某山其向自以德薄不可以辱大賢名筆乃手書生平履歷之概虛其卒葬以俟補填付孤孫俾刻石納于壙中銘曰

孰成毀乎孰初終乎孰抱一以遊無窮乎渾渾爾緜緜爾無界也莫知邊畔歷劫也莫知底止惟大化以爲徒庶允契於斯語

此志銘撰于萬曆十六年戊子季夏九日時先生年六十有七也後乙未迄癸卯歲有改訂甲辰以後不復經筆矣先生卒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月初八日卯時享年八十有四三十八年

正月內中丞衛公侍御顧公會題

請謚尚俟部覆屬門人盧陵賀沚綴補

世德堂紀序

世德堂紀者吾族之欽村柳川石泉二公追繹其先世祖妣劉孺人之節與其父賚洲公之遺行及所得海內名公所為誌傳表誄哀挽篇什彙而成帙者也賚洲公曾孫二水應禮為漢川令懼其久而散逸爰付梓以傳貽書屬時槐序曰吾族之在金谿肇跡唐季以迄於今支派衍分繁踰千指科第頻仍金紫輝映可謂盛矣然求世有令德後先濟美如欽村者誠傑然於吾族中稱最著者也蓋自刺史公傳十六世

曰貞粹以運稅卒於外配劉氏年二十有五守節撫其二孤歸櫬卜葬欽村廬於墓側因定居焉此其以天常人紀屹然秉持式開丕緒以垂來祚比於凡情擇勝而徙卜者則遠矣三傳而為賚洲公蹈義踐方篤倫薄利勁直而宏博衷剛而範端可謂韋布之真修而逸民之流亞也此其以典則儀型彰軌而錫類培先慶而裕後昆比於席成業而僅竊尤者抑又遠矣夫始以慈節造基繼以篤祜貽燕誠足稱世德不容湮滅矣然以予觀於賚洲公之後其以世德作求而亹亹焉崇善繩芳者尚未艾也若賚洲公之子柳川潛軒石泉三公聞道於陽明東廓二先生銳情舉力必以希聖為學予髫年時嘗及見石泉公及幸登一第歸則見柳川公惓惓以聖學勉予若以予為可以進於道者時時隆顏欵語意勤切不倦也予既棄官歸二公已謝世則潛軒公復偕予率族人講學於元陽且舉行鄉約曰學明則士習正約行則民風淳是吾儕與族人同歸於善之要務也嗟夫以賚洲公之後復得三君子皆以聖賢學術自勵而勵人此其世德豈直為吾族重將以稱於海內可也引繼三君子而益世其德者尤有其人非予所能具論者矣夫

族非科第官秩之為貴予嘗過浙浙之秦氏以祖檜為恥及入閩之樟南陳氏子弟謁予曰我布衣之後也夫布衣可為陳重而宰相反為秦恥然則論鉅族者可不稱世德哉故觀於世德堂紀豈直可以示吾族人抑亦可以風世矣

友慶堂合稿七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王時槐撰時槐有廣仁類編已著錄是集凡書二卷序記傳墓誌一卷語錄一卷說跋及石經大學畧義一卷襍著詩詞一卷詩詞不多作亦非所長文皆講學之語而兼出入於老莊之間明季所謂心學者也其石經大學畧義自云出於賈逵而表章於鄭曉且稱王守仁大學古本一依註疏之舊味其文字旨趣亦未甚瑩似不無錯簡云云不知鄭曉所傳乃豐坊之僞本諸儒考證已明誣妄畢露時槐更噓其殘燼誤之甚矣

周叔夜先生集十一卷

〔明〕周思兼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叔夜集十一卷》提要

周叔夜先生集序

友人瑯琊王世貞譔

叔夜為諸生即以文義見推部使者而余不佞與偕歌鹿鳴又四歲所而偕聘公車曹閑相聯接甚洽也當是時余壯好從容豪飲叔夜獨不飲而性善病骨立所乘羸馬亦骨立三日一趨省瘦影淩兢日中而與之語時時及節俠則鼓然有三軍不可奪之色間從褱出所作小詞若詩以黄庭结法書之或弄筆戲

草咸嫵媚蕭踈令人自親余嘗
戲之以賢者不可測如此我而
叔夜出守平度州人謂叔夜病
不任守尋病良已益自勵冰蘖
東方諸侯翕然以龔渤海王滕
東不啻過也當入覲諸令長爲

同年醵直例三鐶而叔夜僅一
鐶又嘗偕之座主相臣所度諸
門生出贄帛已不能當十之一
逡巡從後匿跡已而過余言狀
余戲謂守歲奉不以腧令長耶
叔夜謝曰吾奉尚寄之民不忍

賦也自是叔夜以治行爲天下
最遷工部員外郎督清源陶其
署治素號沃饒易染而叔夜持
之益潔顧其貧與病益甚會余
以使事過之得稍稍讀其所著書
而自是别去終叔夜身不相值

夫叔夜與余後先憂居僅衣帶
水地余嘗投以不腆之札一而得
叔夜報札亾一當是時余困飢
意不能無望叔夜自今觀之叔
夜方蟬蛻汙濁獨立霄表而余
卷蛤蜊而食之誰能若士我即

叔夜不我棄我何以得當且其時縣官急叔夜材爲田間起拜二官授之以文柬而叔夜猶豫不及應以死乃余之落魄自放晚而見收再彊爲大吏竟不効而老於人齒頬間叔夜不死其

尚以余非夫哉叔夜後十餘年余識其子紹元紹節因獲盡讀其所著書凡詩四卷文七卷其文吾不知所裒大較有三變爲家食以還出入眉山父子氣溢而材横飈馳電擊使人不能正

視東秦淸源忽歛而撫左史葉玉縷蟲與造物爭巧楚及歸田舒而孟堅又舒而昌黎固不盡盡孟堅昌黎然悠乎其味也森乎其攫也詩不盡盡盛唐以錯得之颯颯乎參李遺响於二子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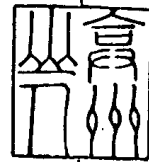
出其所別撰曰學道紀言續之則見其多識蓄德虛心從人然幾乎老子之所謂貴其師愛其資者又時時出獨至之見以參伍之豈唯一家言而已或謂人不可以無年藉令叔夜不果死

進而先秦鄴中何間哉或又曰不然竊叔夜指其睨節將欲盡汰人間之有而歸於太上所謂人且以為拙吾且以為超而何先秦鄴中之足辱予乃謂之曰所不如子言而余跌宕於三寸

管以比於劉勰鍾嶸者於叔夜尚有當也如子言而余所搆撰卮語若投石於崇丘而欲益其高滴瀝於秋潦之陂而欲益其廣者乎以為奚若或者退而紹元兄華意未已也掇而弁其集之首學道紀言別有叙旹

萬曆壬午季春日

王元美氏

阜埥先生小像

周叔夜先生小像

自贊

人孰不瘦汝瘦最耶人孰不老汝老速耶戚然有憂汝憂至耶渺然有思汝思妄耶嗚呼目雖明不見其形汝何人斯吾之鑒耶

周叔夜先生集目錄

未至廣濟四十里阻水同李梅臺少
參作
雜題二首
贈陳巖山别駕謝病還劒南
李梅臺少參惠蟹
雜詩十一首
贈浮丘山人盧次楩還河北
貧女吟
賀門人朱南孺得子

無題
聽無瑕和尚彈琴
贈方鳳林
贈吳貞石司理赴邵武二首
題禾江圖
贈門人朱南孺
讀魏莊渠先生遺書有感
送胡力菴少府還荆州
送王靜泉文學歸苕溪

七言古詩一十五首
月溪
贈張谿山邑丞赴封丘
送崔谿東進士上成均
琴鶴堂歌贈呂文川縣侯
新婦曲寄贈孫觀泉袁屺南孟湖亭
諸年丈
從軍行諭太原逃將十餘騎
藺相如歌上楊水田太守
遊李生山亭

採桑曲
豪士歌
贈祝復齋都閫赴貴州
題滇海壯遊圖贈章鄧山憲副入
賀
贈姜石澤司諭赴淮南
和陳黃潭承 恩東歸
送戈小泉司諭赴宜興

二卷

焦元龍僉憲枉示佳句奉答
贈張麓川
送任冶山民部自潭州稍遷臨洮司
馬
三哀詩于蕭郎中宅同李員外作
奉慰吳兩室督學扶母櫬歸洛陽
送沈古林少叅赴嶺南
和襄陽李少府武漢秋遊二首
無題

贈李醒樂封君
寄贈汪思川勳部
寄李檢菴年丈壽尊人左泉七十
過南陽戈蒲泉祖道留別
宿陽邏蓬萊寺次雷少郭大叅韻二
首
送李羅村大叅擢河南憲長二首
送陳雨泉少叅擢河南憲副四首
醒樂

大荆驛聞報
贈常礪山將軍
雪江送别圖贈萬楓潭憲長
蘄陽
同方雙江憲副郝西野部使宴濂溪
書院
潯陽
月明千里故人來二首
陽邏宴李梅臺少叅舟中

紀異
早春再經龍潭寺
賀周玉川受封
寄贈朱月琴仙官
送孫亨夫歸吳
善爲寶應 制
三卷
七言律詩四十三首
題畫

七卷

序二十首

八卷

碑文

墓表

行狀

傳四首

祭文十首

九卷

跋二十五首

周叔夜先生集目録終

周叔夜先生集一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徐益孫孟孺
為大受戢甫校

賦

清源稿

中流砥柱賦

中流砥柱賦者美特操也鳳巖莫子監清源闢圖中流砥柱于壁獨持淸操不與世浮沉焉

嗟黃河之滔滔兮歷萬里而來茲朝發軔于崑崙兮夕與龍門而相期胡波流之風靡兮羣逝而不可追昔靈源之出于天潢兮信澄泓其何疑乃歲月之既久兮遂泥滓之能移清者化而溷濁兮高者降而陵夷蛟龍晝號兮鯨鯢夜悲何昔日之皓皓兮至於今而忸怩嗟黃河之西來兮日夜以驟馳既往而不返兮舉世其誰維茲石之不然兮中流以安居抗衝波而不仆兮守貞靜以自持衆紛紛以奔走兮嘆休息之無期念此道之不廢兮雖獨立其何危彼衆流之膠擾兮兢赴利以趨時將一日而瀉千里兮猶湯湯以未衰納汚穢而沈濁兮曾不知其非也視伊人之得志兮余不忍此爲也仰觀三門兮險巇俯視濁河兮喧豗斯道難明兮人莫我知謂余塊然以孤立兮顧左右以何依獨臬兀以矯異

兮夫孰慕而脩之維吾心之耿耿兮聞斯言而歔欷愛惡固有不同兮又安能以皆齊余中情其獨好此兮因衆口之所咍苟所見之旣眞兮縱搖撼以奚爲已矣哉天地兮未嘗日月兮如斯願與心兮相矢終吾生兮無違

樂府

家食稿

題楊妃捧硯

學士召入含玄樓宮糚落硯硯光浮清平調

罷妃子羞君不見馬嵬坡上啼聲愁采石江頭江月流

膠東稿

白溝河

白溝河白溝河昔年曾血戰此地今如何天寒河水斷不流行人兩兩長經過長經過亦何言但言百年前翰林方學士頸血今猶鮮

五言古詩

家食稿

挽陸宮詹儼山先生

文章久無傳遺聲亂人耳大雅生曠代四垂冰時而高吟五岳撼長嘯清風起餘輝貫長虹燦燦列衆綺截然激頽波萬衆皆披靡我來金玉堂浩蕩春風裡嗟哉義宅篇示我以規矩哲人竟云徂潸然泣知已

竹峯

吾愛王子猷長嘯來清風吾愛柴桑翁三徑何從容竹生滿山隈白雲翳長空君子覽之化結廬隱其中山中絕塵想悠然曠心胷節卓不羣此君將無同

湛溪

瑤塘水初綠湛湛澄無波朱華爛長坂蔓草被丹阿君子覽眞趣嘯咏任行歌富貴非吾願趙孟不足多此心皎以白泥滓其如何

清源稿

淮南大水

我行淮之南道路險且艱洪水正滔天睇之徒悲酸草樹立中流蕭蕭隱頽垣行人已斷絕居者方掩關如何木蘭舟反繫枯樹端老稚炊寒火懸釜戶牖間生死不可知誰能得歡顏相語欲流移行行復盤桓痛哭戀故里異日倘能還

經龍溪

龍山既夭矯溪水亦縈紆而有池畔石儼然當軒除繽紛花與竹寧須事耘鋤蕩子隔天涯高情復何如長嗟事行役未得以為娛

潞河稿

無題

去年濟上遊灼灼桃與李今年復來思前花忽已萎寒暑苦不常西風中夜起淸霜落繁英白露折芳莖朝為掌上珠暮作溝中鬼人事多代謝盛衰聊復爾周公大聖人蒙面斬妲己

湘中稿

擬古贈劉我松郭麓池赴　召

荆山有玄璧棄置江之湄榛莽旣薈翳瓦礫相蔽虧惜哉廟廊器寂寞空山陬一朝　璽書下共赴青雲期意氣重嵩岳聲名滿寰區朝遊閶闔門暮入承明廬忠言與直節四海皆揚眉丈夫四方志所貴在及時無令王與魏千載芳名垂

送雷少郭大叅入　賀三首

南山有紫芝北山有崇蘭芳馨被幽林同心自交歡良會豈云晚相知亦誠難君今遠行邁言將去長安一去將不返留滯青雲端悠哉千里別使我淚潺湲

亭亭山上松枝葉華且滋離離山下草紛然亦相依松柏有餘蔭蓁葭亦芳菲芳菲雖云樂所恨無幾時高風已以遠後會未可期願言惠金玉庶以慰吾私

驅車渡漢水日夕涼風來楚山旣紆鬱汴水亦縈廻皆君舊遊地延望空徘徊行矣展雍肅都門九城開殷勤謁　聖主何以效涓埃願言祝　萬壽　元首長康哉

送劉中峯叅戎赴銅仁

征馬悲長嘶蕭蕭漢水間問君去何所南征五溪蠻高堂有白髮堂前有芝蘭君今遠離別何以娛親顏人生多聚散贈君青琅玕琅玕貞且茂植之君前軒貞以比親節茂以奉親歡

雜詩

越羅不須輕蜀錦不用長汝有羅與錦莫贈

尚書郎由來青雲第羅綺盈千箱賓客日塡戸厚積那可量一朝授工人累月縫衣裳卷舒苦煩促手足轉倉皇鏗然忽墜地黄白滿高堂工人黙不語赧然中自傷

未至廣濟四十里阻水同李梅臺少參作

大溪患無楫小溪患無梁水深不可測何以能褰裳徘徊欲何之相望空徬皇行人指我徑在彼南山陽道路險且久尚可通車箱聞

之長嘆息信美非吾鄉頗言坐終夕兀然任風霜

雜題二首

傅說隱巖下此志甘沈淪一朝感帝夢千古稱良臣從來草澤間豈無賢達人所貴在相遇夢寐何足論

南陽有臥龍自許本不羣終身不復仕其如三顧頻拂衣出隆中天下因三分哀哉出師表千載傷遺文

贈陳巖山別駕謝病還劒南

冉冉芳桂枝不能供朝薪亭亭高松樹不可以爲輪萬物各成性矯強非其眞君本氷玉姿不受滓與塵公門自多事請謁無晨昏人生貴適意安能長苦辛趁江下木葉嶺上生秋雲翩然拂衣去終與鸞鶴羣

李梅臺少參惠蠏

故人惠蝤蛑云是秋江來殷勤命庖人芳樽爲君開悠然對孤燭良夜有好懷左手執蠏

螯右手持酒杯風流本自足何必嵇生才飲罷忽長嘯庭除獨徘徊秋風在疎樹落月滿城隈明日欲何事去登江上臺

山居稿

雜詩十一首

茆屋但數椽寂寂依涯山山下溪水流春來轉潺湲道人無外事柴扉常不關目與飛鳥倶心與浮雲閑徑上人跡稀巉崖不可攀雖有催租吏寧能至其間東鄰誰家叟日夕門

與還所樂在優游豈問伊與顏
江上何所有草木相蔽虧涉江採喬木斧斤
將何施灼灼桃李花不如松柏姿
玄璧生藍田棄置草莽間三獻不得遇壯士
無歡顏所以賞音人聲名重丘山
牽牛飲溪水林花春正繁溪流自湯湯林花
終不言花飛墜湍水水急花空翻物理有固
然何況行路難對此荷鋤立日暮歸山樊
天末涼風生佳樹鬱清陰終朝把竿坐愛此

山溪深涼風吹我衣溪水滌我襟我情良有
適苟得非所欽
歲晚多寒風飛花傍簾隙手把黃庭經玩之
時有獲玄理易相契不復知朝夕起來視前
庭雪深已三尺
落日滿平川負薪行歌還所負不求多但計
供晨餐詰朝入山林歸來亦復然淡然無所
營寧有憂患牽
逍遙嘉樹林情意彌繾綣手持邛竹杖獨行
不顧返囊中惟道書所攜不盈卷至理怡人
心詎覺嚴色晚囂塵日以斷道心日以遠澹
泊無所爲無乃成偃蹇
山下多小溪溪流清西涯愛此不能去維舟
高樹陰江上白髮翁伊來相招尋共言羲皇
時曠然諧素心淹留把竿坐不計浮與沈
素雪積未散寒江凝不流危橋路更仄客子
方遠遊何如東郭叟蕭然臥林丘
幽亭日欲暮遠山何蒼蒼安坐不歸去相對

言羲皇忽見遠行客江上歌滄浪

贈浮丘山人盧次楩還河北

客從遠方至云是浮丘生左持綠玉杖右把
黃庭經托意在忘言不道姓與名閉心既遐
曠世網不足嬰拂衣凌紫煙飄然陟蓬瀛吾
方坐圜室兀然無所營至道貴玄默何以贈
遠行柴門靜自掩春風滿前楹江南雨新霽
千山多鳥聲願言長相憶永以固交情

貧女吟

貞女生賤貧窮年治絲枲札札機杼間不知鉛與綺笄來已十年形容廿自毀碧草覆庭階衆芳何靡靡念此蘭蕙姿愧彼桃與李東鄰誰家女調笑朱樓裏晨昏厭歌舞出入垂玉珥余心尚高節富貴匪所齒

朱南孺得子

亭亭誰家樹庭中雙碧梧上有鳳與凰日夕相追呼爾來三十年一朝生鵷雛文采雖未備已與凡禽殊鳳凰鳴啾啾相哺復相娛殷

勤寄書札爲我致區區開緘讀未竟撫手與歡愉何爲海上蚌遂生明月珠

無題

詰朝讀丹經與客談神仙刀圭未易識議論兩悠然相對各終日此理非言宣浮遊日月側想像崑崙巔好道苦無得幸爲達者憐

聽無瑕和尚彈琴

山寺人迹絶四花春正妍獨行入深山所求貴眞詮忽聞絃上聲使我心悠然此聲不指彼聲不在絃琴聲詎無因不在絃指間思之若有悟惟與靜者傳

贈方鳳林

古人重風鑑往往乖遺編遺編自糟粕妙理終靡宣所以千載下神術良無傳方生好人倫謂我花宮前所言自奇中車馬爭喧闐問君學何術欲荅翻悠然造化貴默契言語非眞詮

贈吳貞石司理赴邵武二首

君行度閩越山高不可攀長風吹林薄栖鳥無寧翰所以明哲士常苦行路難簿書日塡委期會方更煩歲月易推移況復奔走間貞女敦靜好艶女多冶顔青蠅何營營白璧固難完毀譽良易生世事同波瀾智者復何爲所貴合自然

曲木多下垂枝葉繁以密一朝尋斧柯相將贈炊室赤子亦何知囹圄無皎日舉世好逢迎輕重時出入逕斜豈不捷道路多險側

滔不知返使我常惻惻羨彼張釋之芳名未
無極

題禾江圖

倚仗來田園惟彼禾黍好禾黍日離離江水
日浩浩悠然起遐思遊子在遠道雙鴻暮南
征塞上秋色早遺我一札書忠誠日杲杲上
言誓三軍下言絕海島呼童相顧笑沽酒且
傾倒有子狥國家庶以怡吾老

贈門人朱南孺

遊子別離久一朝歸故林來時正深夜相對
徒清吟吟罷復長嘆爲訴平生心慷慨有餘
思寂寥無賞音惟餘鍾期叟流涕沾衣襟
余友南孺有李杜之才而抱丘明之厄年
來多事轗軻尤甚毎讀其詩未嘗不悲其
窮也執手涕零因有此贈

讀魏莊渠先生遺書有感

我生苦不早不得侍門墻出入塵網中怛然
恒自傷豈不欲止沸其如日揚湯晚讀遺
書凜然嚴冰霜中夜發浩歎負之無能償願
願繞指柔化爲百鍊鋼

送胡力菴少府還荊州

道傍楊柳絲依依多下郵亭亭山上松直木
無曲枝上摩青雲端下陰百畝芝一朝被斧
斤將從秋草萎人皆發浩歎君子獨解頤
君何解頤直道固如茲不逢霜與霰不知歲
寒姿

力菴扁舟歸去忻然若有得者道不須送
求即此是矣

送王靜泉文學歸苕溪

誰將巖下芝置君之高堂誰將林中蘭置之
之幽房朝夕與人俱令人生馨香馨香不常
聞與之遂相忘良友不易得勝會不可常
何水上萍化作浮雲颺送君江浦上相勸
盡觴此觴易爲盡此情歲月長

七言古詩

家食稿

月溪

詎月溪頭放釣船滿船明月溪水寒月光入水水如練江心攤出珊瑚盤微波不動萬山寂平鋪江水光連天有時木末清風起搖亂金光千萬縷山人把酒夕對月羅盡餘輝酒杯裏溪心有月不足奇杯中有月當何如醉來便臥溪頭石一片松陰下月溪

膠東稿

贈張谿山邑丞赴封丘

昨日秋風滿庭樹送君新向長安路今日雪花滿 帝畿送君又向封丘去余來客邸愁正新客途又作送君人往來蹤跡何時定身世真同水上萍古來佐理稱最難每云吟對兩松間少年豪傑多同輿奮髯攘臂無歡顏紛紛世論君莫移此中妙理君未知君不見高峯突兀聳霄漢餘峯拱立如相向又不見大樹扶踈高入天小樹鬱鬱籠寒煙吁嗟木石猶如此人間名分還當爾治民事上非二途下須撫字上須和君家長吏今奚在試謂吾言是否何

送崔谿東進士上成均

春風浩蕩春日遲明日與君相別離坐君堂上共君語令人竟日能忘疲君家梅翁善談論君今議事尤新奇有似黃河倒注九天上龍門一瀉來須臾愛君議論漸前席謝君慷慨開襟期與君相逢非一日此心今日彌相知君今欲向長安去日日思君臨別時

琴鶴堂歌贈呂文川縣侯

我從東來入君門滿門松柏堆雲陰堂中寂寂無人聲但聞鳥雀簷下相喧爭堂前石臺雕玉池池中養得雙金魚秋水無痕清見底君侯心事同秋水何人曾到君侯傍大書琴鶴顏君堂筆勢崢嶸夜有光待與劍戟爭寒芒趙公趙公世所多與君胷次眞如何趙公尚有琴鶴餘君今琴鶴也應無

新婦曲寄贈孫觀泉袁屺南孟[illegible]

諸年丈
東家高樓列羅綺中有美人嬌莫比今年十五年又少嫁與長安貴游子流蘇寶帳圍春風暖閣珠簾十二重嬌歌一曲燈花落閨夢年年此夜逢願君寄語東家女嫁得貴游君莫喜堂上舅姑愛難圖堂下小郎與小姑門外尚多珠履客庭前况有平頭奴桃李園中花正吐日日俱來聘新婦願君莫恃如花姿願君莫戀貴游兒而今不似閨中時

從軍行諭太原逃將十餘騎

長安少年好任俠自言欲建封侯業漢殿承恩出征虜飲血邊廷幾年月今歲匈奴異往時兵家勝負那可期疾風吹沙白日暗大半横尸不得歸身被重創面帶矢猶畏天誅欲逃死孤林日落寒鴉啼野水無舟暮煙起天涯走盡日悠悠四海難逢一知己男兒窮[illegible]猶顧名不願生降作李陵一朝　天子忽[illegible]赦還向沙場立戰勲

藺相如歌上楊水田太守

藺相如手扶趙王會澠池目視秦王如小兒席上書生一叱咤營中武士皆披靡歸來拜相功最多不畏秦王畏廉頗廉頗一夫何足畏獨念爭功更堪媿眼底浮雲任有無耳畔流鶯自來去大臣所貴不在功所貴却在能相容引車趨避未爲辱芳名千載何時窮君不見四十萬卒坑長平當時猶薦廉將軍

遊李生山亭

驅車出郭門郭門之外多山亭山亭無慮且數十李生山亭更幽僻兩行踈柳含朝煙入門便似非人間緣徑西來景尤勝昨夜雨多花又妍臺前開畦種新菊新菊成行色偏緑牡丹已謝花半殘芍藥含葩待相續蜂蝶紛紛繞樹飛枝上黃鸝却向啼園中誰築山人居清陰滿屋蔵琴書念余本自漁樵侶那堪奔走風塵裏邇來憔悴無暇時何幸得與山人語有如千里遠行勞且疲道畔番場無木

怨茶煙已盡日向午吏人催呼不歸去

採桑曲

五月日日南風狂半陰半晴麥未黃誰家新婦去採桑新婦嫁來未久月出門四顧空徬徨桑間忽遇西家女停佇道傍笑不語綠樹紅粧照清渚採桑採桑筐未盈躑躅日落殘霞明

豪士歌

膠東梁生節最苦宦生苦節亦無伍銀章紫綬舊盈門一旦揮金似揮土平生志氣橫秋旻少年已擅文章聲興來宕逸如濤湧洶洶疑從三峽傾黃公壚頭日飲酒脫巾露頂呌且走獨與羲皇共去來不隨世俗同妍醜遲來妻子常號飢人或問生生不知但脊鷄向雲霄上寧顧家無擔石儲有時盡日煙火絕獨步中庭對秋月茆屋空留處士雲柴門深鎖袁安雪君不見東園紅紫曾芳菲春歸紛有零落時山中小桂無顏色寧知亦有紛榮日常云倚伏不可料人生富貴那自保古來惟有原憲貧千載之下垂芳名

湘中稿

贈祝復齋都閫赴貴州

武攸八月風怒號千村萬落俱蕭條今年武攸燦如綺朱簷碧瓦連雲起將軍意氣秋旻高剪除荆棘同燎毛至今百姓感入髓豐碑十丈干青霄余亦當時幸同事賴君忠謀仗君義惆悵送君漢水頭極目孤雲嶺南去

題滇海壯遊圖贈章鄧山憲副入賀

使君高義絕代無聲名曾滿西南隅扁舟一葉去東海槖中惟有滇南圖滇南小景君舊物蒼山嵯峨水紆鬱吳中文士多風流手執丹青自榮拂南方寶玉不足珍使君愛此長隨身臺中無事出示客恍然使我清心神鳳凰山上浮雲白鸚武洲前芳草碧晝船蕭楚江頭頻勸金杯不能擧爲君更繪瀟湘圖

贈君特向長安陌

山居稿

贈姜石澤司諭赴淮南

憶昔東遊膠水邊曾接風儀華屋前君家蘭玉兢森秀輝光四座生雲煙於中一鳳異凡鳥入門意氣尤昂然爾時鵷雛始成翼九苞顏色方新鮮別來踪跡總無定天涯覊夢空相牽我家阿戍學未就蒙君一見深相憐歡然握手道故舊諄諄教語皆眞詮絳帳晨開露華濕西園桃李俱爭妍栽培未久忽棄去春風回首知何年問君鵷雛在何許三年舊起今冲天遇來嘶詔欲南下綵衣五色何蹁躚願君停車且莫前我欲攜酒登君筵

和陳黃潭承　恩東歸

西風八月巴陵道白蘋紅蓼秋江好晝船蕭鼓沸中流白雲飛盡千山曉歸來三逕荒緑苔山鳥迎人互呈巧深林麋鹿可爲隣　也黃花向人老

送戈小泉司諭赴宜興

北風川上來涼雨沾輕塵郊門一杯酒送君陽羨行陽羨遙臨太湖側星橋下映垂楊陌湖中山色總堪娛詞賦應知滿青壁桃李花開紅燁然春風浩蕩泮林邊城南古洞蒼苔濕日日遊人去復還洞口荒涼白雲起云是張公栖隱處石床丹竈眞有無我欲因尋赤松去

雜體

家食稿

西湖四首

西湖之水何悠悠西湖仙客誰同流高標直上數千丈獨與西湖之鷗鳥相浮遊湖光搖落半天影白蘋紅蓼閒芳洲秋色蒼然入幽想數聲漁笛煙波愁晚來雨過碧連岱空山流破楚江秋山人移棹玉鏡潭歸鴻飛度夕陽邊清風滿棹碧湖淨長歌聲歇星河懸興來欲入武陵去落花深處尋桃源願得長

直劈捕漁路醉臥白雲天際乘風還
湖水遶碧山湖光閑白雲白雲暢幽賞石激
寒泉鳴山色翠欲滴碧樹搖空雯波翻五湖
水月落千松陰山人拘奇軌心遠跡自分何
必乘扁舟此中有蓬瀛
咄哉西湖水潺潺花底流河平鳧自飛渚淺
灘聲留浮萍碎山影白蘋亂芳洲山人飫清
賞時隨白鷗遊晚風送漁歌驚破滄波愁

西湖有佳景坐談秋水篇白雲浮太空茫然
失江山白蘋滿東岸湖色太可憐漁歌何處
來鴈度夕陽邊

送王司教氷壺師二首

天恐吳下無文章先使夫子東下摧狂瀾夫
子來時大樸剜江聲盡沸黿鼉喧夫子曰嗟
爾江東之文至此乎吾將為爾掃秕蕪砥頑
斵璞白璧完神馳思泣虬螭蟠靡然景從色
一變低昂倏忽雲錦爛芳菲桃李閑春岸氣
吞河漢丹雲斷　天子曰嘻東南之文章其
有成誰其使之爾之功乃命夫子張淳風以
爾江東之教掃彼南越之秋蓬五馬將駕聲
隆隆陽春欲去飛長虹二三子相與告曰噫
夫子莫去去使人心凄去使瑤琴悲噫夫子
無去去將不復飫我雲山姿鳳凰西來浮雲
舒狂瀾東走萬馬馳南有大埜環吾裾北有
清漣碧渚長澌澌夫子且緩行馬綏飽我雲
壑飲我醑嗟爾雲山為我攬夫子之衣夫子
之衣不可攬夫子之意不可回柴門文闕飛

山雉長林夜半秋猿啼野烏呼公聲咿咿寒
蛩寂寞愁空帷夫子兮夫子兮何不可挽乘
飛旗西江之水何瀰瀰遙望不見涕交頤安
得駕車七十有二乘盡遊天下長相隨
採蘭江水曲對酒閑清風請看杯中酒盡此
長恨悰流水遠悠悠白雲還復東相別日千
里何處仍相逢好鳥懷我音東壁悲寒蛩商
飈一夕至攜手秋夢中覺來日已西天際飛
高鴻

賦得龍山三首

吁咄哉熊耳之墟翕靈氣天植華山怒相踞黃河咆哮來萬里衝出諸峯相對起左有鳳翼回翔之飛軒右有龍頭硉矹之高轅二峯斜立凡幾年迺生玄元先生之裔夫子於其間夫子欲飫雲山姿築幽居兮山之維長松剥落寒萬壑蒼苔積石孤雲飛流泉橫噴灑絕壁亦有洛水長澌澌凌風軒軒何高芙蓉削出天之標高霞臺臺何渺丹芝凝露春風

早興來高臥望北極氣吞長虹射白日捫蘿時上摩穹蒼手闢雲關杖藜立目盡長空天地寬一聲鶴唳雲無跡憑崖眺罷忽長嘯下呼鳳雛爾惟肖傍峯突起恍若鷩月明滿麓松風清龍翔鳳翥相從飛松陵江水秋瀰瀰九龍之峯何壯哉芙蓉削出倚天開石泉橫飛灑絕巘松陰搖落寒蒼苔枕流高臥白雲淨攀崖長嘯清風來如此閒情亦良足何必更上蓬瀛臺

龍山一河高高峯邈難匹竹陰閒白雲青崖倚天立松風入我襟石泉灑我琴羨此雲壑美高臥無喧塵願乘凌風軒上攀丹雲根丹雲不可攀洛水流潺潺

周叔夜先生集二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 徐益孫孟孺 馮大受咸甫 校

五言律詩

家食稿

南洲

羡爾高蹤客平洲狎遁棲幽蘭依石逕䟧柳冒廻堤早露丹崖潤晴煙翠嶂迷居然招隱地遐想武陵谿

明妃

晨粧遠行邁立馬擁征裘漢月承恩夜胡笳出塞秋曲中鄉夢杳隴首亂雲愁遙想宮中草時隨玉輦遊

山樓獨眺

兀坐幽襟積層樓接翠微秋風一葉下征鴻幾行歸野色迷寒樹煙光襲晚扉憑闌任所眺心與碧雲飛

江樓

碧漲澄秋景江樓帶夕暉亂雲凝海樹獨鳥下漁磯平渚波光渺穴林露氣微臨風暢幽抱憑檻寄清徽

燕中稿

病中

長日抱新痾幽懷積愈多偕來兼患藥門靜任張羅竹几殘書編松窻夜月過還知江上客微雨一漁蓑

周叔夜集二卷

河邊垂柳

夏日高堤柳依依覆淺墻綠煙晴後散翠蔭晚來涼細雨江南夢浮雲遠客腸思歸不可得愁對欲相忘

贈同年龔子和

阮籍才何逸嵇生氣亦疎風雲慚附汝蕭瑟喜同予事業期周士詞章陋漢儒他年酬[illegible]志歸去月窻虛

有懷

遙憶吳江上江花雨後開鷗飛渾自得魚樂
總忘猜明月多圓缺閒雲幾去廻風塵羈
帝里畫角曉生哀

病中

羈臥南軒下幽懷積未療未爲登第喜還憶
倚門愁冀北孤雲斷江南遠樹秋何當返鄉
國聊以慰吾憂

聽琴

琴聲清以泂坐聽賞幽襟音向絃中得情從
物外尋龍吟流水遠猿嘯暮山深鼓罷携琴
去空庭綠樹陰

淵明漉酒圖

達人任眞性心與跡相忘春至醪初熟秋深
菊自芳形骸元不累簪紱亦何常壯心存晉
室淸夢到羲皇

吹簫

盈盈花下女坐弄紫牙簫塞上行雲遏

彩鳳遙風歸聲暫歇曲竟怨難消猶有餘音
在寒蛩助寂寥

秋林

楓林淡秋日茆屋倚江干岸隔孤邨遠泉分
宿草殘金塘帆影亂玉枲雁聲寒更羨東籬
菊微吟獨倚欄

吳烈婦

玉樹先凋日幽蘭獨秀年鏡鸞塵不染江石
淚仍懸宿草棲殘露長楸慘暮煙淸風誰得

似明月照窮泉

雞鳴

月落曙光浮雞聲促旅愁夢安驚復寢心靜
起還留困谷雲猶擁湘江霧欲收飭裝行十
里林外鳥聲稠

畫扇

古樹帶疎煙斜陽落釣船僧巒同霧隱遠水
共天連興逸閒停棹詩成獨扣舷幽情良可
有江月共年年

紅葉

別殿煙初暝椒樓月正微金溝流處咽玉[illegible]過時稀征鴈數行遠秋風一葉飛愁來漫題句應得幾時歸

水閣

小閣傍清溪跡楊覆石堤浮雲垂檻近返照入簷低遠渚新鳧沒平沙旅鴈棲扁舟誰載酒江闊晚煙迷

白馬

白鍊吳門遠紅塵北磧遥銀鞍晴日耀玉轡夜霜凋遼海氷初合天山雪未消會須橫絕漠長組繫天驕

秋興

塞北寒風早江南夜氣澄空山孤鳥度幽谷寄雲蒸葉墮金塘冷蘭凋玉露凝高城雙杵急離恨轉難勝

延平道

孤峯遥聳翠絕頂上連雲樹影高低映[illegible]

遠近聞峯廻迂水道灘激擁沙文遥望溪[illegible]碓星河夜欲分

和駱賓王送宋五之問韻

飭裝遵上國鼓枻泛之衢章曲向離時慘愁從醉裏忘晚山含落日睛樹帶微涼鴈去關河遠風煙憶故鄉

秋日送別次賓王韻

草濕荒臺久苔[illegible]古洞秋絃歌因別慘風景爲人留長夜低河影空山落月愁丈夫應有志萬里取封侯

膠東稿

王鳳洲年丈見招不能赴

羈旅值殘年聞君列綺筵宴追金谷會人聚竹林賢詞賦幽房積丹青素[illegible]懸長卿雖有召欲赴苦無緣

楊建崗二尹將[illegible]予招余夜飲賦詩奉別

手酒夜招尋相看[illegible]月明欲分袂何[illegible]

復開襟湔急風初入杯殘月正臨江闊幾千
里誰慰別離心

送何秀溪

春光行已半柳色始將 舒長岸離筵繞斜陽
去馬徐越南遊賞日葬北旅樓餘明日相思
夕清陰淡綺疏

遺吳海亭憲副

早歲開芳宴清宵接羽觴勝情留緑翰華影
發蘭釭此夕無多吝相逢盡故鄉唯餘消渴
者不得侍餘光

送吳竺源二首

天家發使臣言往視河津江國高蹤舊形庭
寵命新野花叢欲發堤柳弱含春二月征人
路輝光繞去輪

行行遙送君今去向河 濵土郭數家聚黃河
萬里分客舟乘月泊漁笛隔溪聞昔歲行經
此新譙對夕曛

挽張賓山宗伯二首

列位齊三事承 恩僅十年譽專青瑣內齡
洒紫 宸前蘭渚花初合秋風事已捐歸舟
何處所新壠舊江邊

萬里還丹旐三江返穸 臺龍門不可望鶴轡
幾時回遙望青山路聊除白玉杯傷心不忍
送日暮起塵埃

贈沈岑田

山中採芝客何事欻來遊長夜時彈鋏清風
日倚樓樂囊香霧擁丹竈曉雲浮傳得長生
訣須為 聖主留

為劉司農娶婦解嘲二首

妾昔嫁來時蒙君日畫眉但令憐舊葉何須
折新枝妾貌未云改君心良不移為君廣栽
植爛熳此庭陲

妾本高山桂天香別有眞不同桃李樹相恆
艷陽春月色微明夜鐘聲漸隱辰雞鳴門口
詠不吝為君陳

西洲

言有西洲好晴光四望通中流一鳥白隔岸
數花紅堤柳含斜照漁舟繫晚風更携餘興
往時過小橋東

碧山卷

碧山何鬱鬱俯瞰大江流丹闕雲中並高帆
天際浮城臨淮水月樹接漢陽秋暇日時登
眺冥心付白鷗

侍彭草亭總憲登演武臺

山甫徂齊日從登演武臺雲隨旗色卷濤逐
鼓聲來東望三山近西臨五岳開斜陽人影
亂惟動北城隈

題張谷子壁

日暮下荒岑驅車入梵林偶觀真境別因識
定時心古殿丹青蝕頹垣草木深斷碑不可
讀獨坐欲傷神

題灰阜驛時送李雙峪督學

旌旆蔽郵亭荒坡積雪明輕車銀作蓋壯士
玉為纓不辨千山色徒聞衆屐聲隨行於

子潦倒舊書生

哭蕭章丘年丈三首

昔余來歷下慷慨共襟期今日章丘道淒涼
草樹悲南亭花自墮北渚月空移猶有琴聲
在清風慰所思

與爾共絃歌長亭此再過音容不可見歎息
當如何人泣路傍樹馬嘶郊外沙荒原千載
後新月照藤蘿

冀北才名仗齊東德望遙風聲猶未下玉樹
已先凋雲外青山渺林端白旆飄送君何處
所揮淚滿靈軺

送諸生赴秋闈

海國文章彥相携自遠來文翁雖有志稷下
本多才長路雲千里離亭酒一杯送君何以
贈日暮獨登臺

慰張朝道秀才

張生不得意徒步自東來媿我何能薦憐君
最有才野花當晝發叢桂向秋開他日雲霄

上從容駟馬回

贈梁萬斛

梁鴻有高致結宇傍中林花徑無人掃千旌此日臨衡門春雨細孤翁暮煙深不有同心者誰能知予心

清源稿

贈李乾齋二首

容從濟水至驅馬渡清源遂渚寒迷鴈空山暮嘯猿青雲元禮樽黃葉孟嘗門幾向林亭下倏然對晚樽

三秋羇旅客千里赴徵人細雨留行旆輕霞遠去輪雲煙燕嶺戍川樹潞河津共羨丹山下翩躚鳳羽新

贈蕭雪亭參軍考績赴京便道還家

逆旅相逢處孤舟悵別衣故園千里外宦跡九年餘泰畤煙霞隔神京雨露舒承 恩已不遠無久滯鄉閭

耘亭

泰地多佳勝幽亭倚容林如何一峯秀能下滿庭陰山與清溪遠雲含綠樹深耘鋤何所事倘可滌塵心

贈高東山人

東山高不極此復有高山所以泰中勝多于齊魯間長空飛鳥絕古洞片雲還余亦耽遊賞思君不可攀

贈上谷黃龍嶋

葉落歲云暮淹留此杖藜陶君相問日沈約獨愁時蒲柳風前弱松苓雨後滋懸無瑱玖贈猶恨識君遲

題畫

兩江與衡山皆以翰墨擅名南北衡山此圖似爲兩江作也千里神交詎謂偶然爰賦五言題其上方

茆齋倚江曲江勢遠相縈二水楚天闊一洲燕樹横凱之猶未老王粲已知名千里遥相贈居然意氣傾

和青蓮山樵暮春同孫遂初集范中

山水亭二首

暮春登水榭雨後滿庭[illegible]獨立池邊樹如乘
海上槎畫深棲乳燕石鼎沸新茶坐覺丹丘
近浮生信有涯

幽亭泗水邊誰賦白雲篇雨深花自落林曙
鳥相憐定水知無證眞詮恨莫傳道心何所
寄吟望轉悠然

亂後移居城南次董子元韻二首

歸客仍爲客逃名益近名白雲依浦樹斜日
下江城欲奏長楊賦還聞上苑鶯無爲坐惆
悵空抱故園情

茂先江海士何事歎離居芳草無行迹名山
有著書臨流思海若閒[illegible]識眞如長日誰相
送時逢長者車

題南洲卷改舊作

北山人跡稀南洲芳草迷二水春漲急數[illegible]

茆屋低人尋高士傳路入武陵溪猶有門前
柳年來綠滿堤

若谷

抱朴榮能辱逃虛色亦[illegible]不逢河上老誰信
谷神同性印澄潭月情爲止水風無生亦有
悟寧復競雌雄

贈門人侯掖川太守

辛酉春得掖川江西憲副之報甚
以爲慰掖川以書報曰吾無緣于
内無求于人何以得此傳者妄耳
非眞也旣而踰夏及秋此信寂然
今且歲暮矣掖川眞能植天者某
予有感焉情見乎辭

名藩吳越近訊後歲將殘驛路花俱盡山城
桂獨寒能牖三載外[illegible]五雲端此日文園
叟高樓正倚闌

題松石圖壽高年伯

磵溪多秀石歲月養長松産抱連城玉名[illegible]

避雨封巖危躋虎豹臺靜偃虯龍晚節同三友高標擅九峯

七言律詩

清源稿

贈方雨江

湘江江北漢江南秋水分明浸蔚藍巴蜀樓船天際下荊吳煙樹鏡中涵馮夷並舞鳴鼉鼓神女雙飛駕玉驂爲語長安春色道可容詞客老江潭

長安遇南川濤卿話舊并呈李白泉

使君

使君池館近瀛洲草樹葱龍佳氣浮石壁晴含春雨潤野泉寒帶曉雲流行隨粉蝶穿松徑坐傍琪花照玉甌憶昔曾陪孟嘗宴年來還並季方遊

潞河稿

白下贈顧仲方 善丹青

憶君雅意在蓬壺高步長裾客帝都[illegible]

遠尋青雀舫入門還贈輞川圖江城煙樹東連海楚地雲山北入吳時向窗前閑點綴近來名手似君無

呂梁王水部見惠方書

別君已是六年餘河上忻逢長者車楚地何須留賈誼漢宮應自憶相如白雲猶護山中殺青鳥遙傳肘後書岐路不堪重悵別天涯音信莫教踈

送徐東山赴高州

河上風煙半是秋喜聞銅虎向高州十年留滯鷓班客萬里蒼茫嶺外遊堤畔傳呼新使節沙邊閑繫故人舟他時會面知何地渡口斜陽滿驛樓

焦元龍僉憲枉示佳句奉答

三河爲客動經秋南望刪總自憂豈有涓埃能自効謾勞珠玉遠相投故園楊柳渾依舊瀕海鯨鯢未盡收多少[illegible]屯檇李年來世事不勝愁

贈張龐川

長林逶浦接風煙野色春光淨遠天江上布帆紅葉裏山中茅屋白雲邊百年湖海夢何處十畝琅玕青可憐萬[illegible]卷空看不極願聞新羽早飛騫

送任氏部治山自潭州稍遷臨洮司馬

自從遷客至長沙雲白山青幾歲華鴻鴈北來秋思遠樓船西下片帆斜筵臨湘水花仍合馬度秦關路正賒別後音書應不少好憑信使到天涯

三哀詩于蕭郎中宅同李員外作

高堂清夜對芳樽語久青衫濕淚痕千載何人留直筆三秋有客賦招魂坐來江水聲[illegible]咽愁外寒鴉晚共喧湍[illegible]丁令歸葬未傷心無路可攀轅

湘中稿

奉慰吳兩室督學扶母櫬歸洛陽

雕軒千里迓慈闈今日逢君侍櫬歸舉目愁雲秋漠漠滿堤衰柳晚依依月明湘水猿啼急路遠郢城客去稀風木從來無限恨誰將微祿報春暉

送沈古林少參赴嶺南

高館張筵夜已分金杯頻勸惜離羣百年悵別蘄陽路千里追隨楚澤雲桂嶺樹深何處是驪歌聲促不堪聞嶺頭楊柳俱搖落獨有甘棠可贈君

和襄陽李少府武漢秋遊二首

黃鶴樓

別後相思倍黯然扁舟誰繫楚江邊樽前金馬門中客樓上華陽洞裏仙帆影遠從巴峽盡江光遙接斗牛躔洞庭風水秋來闊北望孤雲白晝眠

金口驛

日落風微蘆葉秋萬家煙火傍江頭故園寬夢隨芳草遠客閑心近白鷗滿目蕭條川上

樹孤燈明滅渚前舟年來奔走湘中路未得
登臨古驛樓

無題

曉來聞報淚潸然草色　麦風瀟船遠道難
知生死信空名猶冀古今傳冤隨縹緲孤雲
外家在蒼茫極浦邊最是陶潛見機早門前
五柳正含煙

贈李醒樂封君

聞君雅意在東山爲讀離騷日掩關沉醉風
前何處客醒來江上幾人還數聲漁笛斜陽
裏一榻茶煙午夢閒何用金貂頻換酒人生
無似隱居閒

寄贈汪思川勳部

清源別後客愁縈千里相思遠樹橫叢桂開
時頻入夢片雲飛處動　倘浮溪花暖啼鶯
合湘水風和乳燕輕春信近來應有報君才
知不負平生

寄李檢菴年丈壽尊人左泉七十

清淮佳氣曉氤氳遙捧霞觴對白雲蓬島壁
歌天外合瑤池樓閣望中分青毡舊附鵷鴻
列紫綬今隨鸞鶴羣七十蒙　恩誰不羨暮
年松竹滿江濆

過南陽戈滿泉祖道留別

晨開祖帳梵王宮寶刹珊筵拂曙紅客夢久
隨鴻鴈杳離情但惜酒杯空荆門驛路秋雲
外洛下山川曉樹中邂逅那堪重悵別年來
蹤跡總飄蓬

宿陽邏蓬萊寺次雷少郭大条韻二
首

野寺淹留漢使旗昔年曾奏數行書千山月
落聞砧杵萬里風來下舳艫古戍角聲催驛
騎遠村燈火映郊墟雪堂風景應依舊明日
還陪長者車

歲晏江南柿葉黄征夫何處授衣裳山中茆
屋千家月江上楓林滿路霜南去浮雲應不
斷東來遠客未須防憑高欲望匡廬勝自古

潯陽勝洛陽

送李羅村大叅擢河南憲長二首

春風斗酒邵陵西新柳依依綠滿堤征馬不
須催客去暮猿何事向[illegible]　[illegible]道經湘水花初
發夢繞漳河路欲迷故舊那堪頻送別愁看
芳草轉萋萋
昔年曾宴習家池日日樽前倒接䍦歷下已
驚成遠夢湖南何幸更追隨笙歌良夜將闌
後風雨山城欲曙時無奈明朝又分袂角聲
凄切使人悲

送陳雨泉少叅擢河南憲副四首

聞君曾客潞河津屏障猶存翰墨新冀北自
憐隨驥足湖南還幸接芳塵春城攬轡追陪
久夕浦移舟笑語頻同志如今能有幾不堪
門外促征輪
雙清亭子遠霏微有客登[illegible]盞醉歸仙樂獨
聞王子晉青山長對謝玄暉花邊不厭山[illegible]
舞雨後曾憐石燕飛此地甘棠原有渡[illegible]
清蔭轉依依
愁對離亭思黯然道傍楊柳正含煙南來桃
李花無數北去雲山路幾千何日同攜桑落
酒與君重泛木蘭船[illegible]　[illegible]日古多遺刻願得
留題野寺邊
江城分袂曉風輕瀟灑樓船下洞庭楚地雲
山淹使節洛陽煙樹待行旌良宵孤館三秋
淚細雨征帆萬里情已厭樽前絃管促况聞
江上暮猿聲

醒樂

讀罷離騷晝掩扉閒心眞與世相違欲尋王
屋山中去不向華胥夢裏歸幾處風塵還蔽
日誰家霜露已沾衣黃公舊肆何須戀聞道
鴟夷早見幾

大荊驛聞報

郵亭日暮强淹留閑檻[illegible]與最幽花竹滿
庭春雨細煙霞擁樹[illegible]連岡阜苔侵
戶寺近林泉月映[illegible]城新有報友

涿吟望轉悠悠

贈常磯山將軍

太阿長劍發硎新開府湖門作虎臣麾下控
絃三楚客幕中彈鋏五 入甲光夜映江城
月寶炁晴浮漢水春 聖代只今求柱石頗
聞廊廟畫麒麟

雪江送別闕贈萬楓潭憲長

江門雪霽曙光微極目寒雲客去稀閣外梅
花飄祖帳陌頭柳絮點征衣城連野戍人將
別山接晴空鳥獨飛誰為陽春歌古調風流
何似謝玄暉

蘄陽

春風江上錦帆懸望斷衡陽何處邊孤鳥南
飛雲漠漠夕陽西下草芊芊林花零落春光
晚故國蕭條客夢牽 東山舊蘭若清池
白石自年年

同方雙江憲副郝西野部使宴濂溪
書院

濂溪亭館接天池春日登臨有所思芳草
來蓮社沒青山別後鴈書遲筵前斗酒寒凝
綠江上孤舟晚更移誰結 向廬阜白雲
南望使人悲

潯陽

高亭日暮共淹留急管繁絃促酒籌樓上誰
家吹鐵笛澤中有客戀羊裘空山寂歷聞猿
鶴極浦依稀辨馬牛故國可憐搖落盡那堪
風雨滯江頭

月明千里故人來二首 孫宗伯命題

千里相思訪舊盟薜蘿山月映高城九天
露坐來濕半夜星河看欲橫春樹莫雲曾
夢高山流水為誰情相逢吟嘯須乘興毋
南樓獨擅名

清宵步月思徘徊誰向 陰道上來千里雲
山他日淚百年懷抱此時 跡星半落金
底銀漢斜懸綠樹隈曾記清輝照顏色對
疑是夢中回

陽邏宴李梅臺少參舟中

樓船張燕玉笙和更有輕橈載酒過仙樂依稀天外合奇峯突兀晚來人 山中落日明秋景天末涼風起夕波亩 蓮塘渾在望隔江誰唱采蓮歌

紀異

杏花爛熳曲江頭爭似梅花臺上遊百尺銀樓香霧合萬枝瓊樹月華浮霜成欲變旌旗色劍氣還依獬豸裘二十年前曾夢裏分明節鉞到蘇州

黄州公署李梅臺少參謂昔微時夢一老人云君號杏齋不若梅臺他日撫循姑蘇此其兆也余感其事賦此

早春再經龍潭寺

新年頻向武攸來路入 山石逕迴十曲清溪環野寺萬竿脩竹傍香亭 洞邊芳草憑誰綠樓外諸峯相對開更欲題詩今瀟壁風 難繼子雲才

賀周玉川受封

聖主恩波被上林皇州春色曉沉沉六年書省風霜久兩世鵷班雨露深 其樹遠依宮柳綠彩衣晴映禁城陰仙 封處多遺澤尚有甘棠可慰心

寄贈柴月琴仙官

梧桐月上映虛堂一曲瑤琴夜未央黄鶴數聲清入夢白雲滿戶獨焚香心隨流水明河遠目送歸鴻紫塞長莫謂鐘期書斷絕幾憑清夢到華陽

送孫亨夫歸吳

故人遥泛木蘭舟江上寒雲暝未收春水乍生人擊楫青山相向客登樓鄉關何處陽臺暮樽酒相逢郢樹浮誰念遠游歌白雪曲中時有亂離愁

亨夫入楚時故鄉諸友作詩贈之余則自楚中送之歸吳也賦此爲別

善爲實應 制

聖主旁求席上珎古來利器在干城欲從和氏尋玄璞不向王孫問白珩虞璧空懸千里照隋珠虛負五都名自慚[illegible]石蒙題品猶冀輝光滿玉京

周叔夜先生集三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 徐益孫孟孺 校

馮大受咸甫

七言律詩

山居稿

題畫

高齋紫氣曉氤氳四壁圖開日對君綠筆縱橫千障出輕綃咫尺萬山分寒煙古樹吳江水極浦荒城楚澤雲乘興欲尋難徑去不妨麋鹿共爲羣

柘林城成贈尚仰山侍御

扶桑新築受降城海上烽煙萬里淸天作重關鮫鱷靜戍臨三島雉樓明旌旗曉拂霜臺月鼓角宵傳漢將營聞道廟廊今有議籌邊還欲仗威名

贈性菴和尚

曲房深閉演三車古洞凝寒竹徑斜塵外

緣多不染定中雙樹欲生花恒河已悟無生盡苦海寧愁彼岸賒試問空門何色相天香月色滿僧家

南田

終南別墅傍清川晚歲新開負郭田晨帶白雲耕隴上暮邀明月醉花前蒹葭古渡孤舟泊風雨衡門一榻懸最是南州招隱地年來松菊轉依然

懷鶴

江湖落魄侶伴稀長日攜琴坐釣磯千載同流黃鶴遠百年兎夢白雲飛芒鞋野服滄岳芳草閑門對落暉海上不須鷗鳥伴從來身世久忘機

和董子元避寇苕溪客夜

逆旅悲歌酒復闌孤城月落角聲寒十年烽火有時定一曲陽春公和難水國樓臺秋氣入故園花竹夢魂殘歸來三徑渾依舊浮雲浦上看

柳溪

楊柳踈踈溪水平柴門寂寂野煙生江潮帶雨進林去山鳥引雛出戶鳴短笛數聲黃葉下孤舟閑繫綠陰橫汀洲芳草無人問甲第歌鐘自滿城

贈史鶴峯太守

青年郎署擅聲華玉樹成行識世家共羡旌旄馳陝右那堪踪跡滯長沙氷霜不改臺中舊雨露偏沾海上花寄語 廟堂須借寇春風早晚到天涯

送姚江門山人還越

鶴城煙月幾徘徊今日重遊鬢未衰滄海十年淹客夢清歌五夜共新醅嶧山碑在蒼苔古岳麓風高野寺開他歲相逢問奇字知君不讓李氷才

壽侯復吾春二尊人白村夫婦七十

澄江如練抱村流有客閑心近白鷗犬吠雲中雞徑遠花當洞口石門幽敞堂琴瑟

樂小院瑯玕接鳳樓待得明年曲江燕杏花
春雨滿皇州

贈別

西風吹雨暗江城立馬看山別淚新豈謂漢
宮題柱客翻爲梁獄上書人雲橫燕塞偏聞
鴈雪滿障河獨問津莫嘆歲寒搖落盡歸途
隨處是陽春

馮鍾山移家天馬山

問君何事戀丘園數畝清陰花竹繁片帆來
去浦雲濕孤嶼微茫江月翻春深幾時共携
酒山靜有人頻叩關林泉風物總堪隱豈未
朝市爭喧

送吳少峯歸霅溪

馬融高第最知名絳帳凝雲早識荆幾日門
牆淹客夢百年風雅共金鯱離亭堪折堤
柳歸棹偏聞谷口鶯戀故鄉桑梓地好
詞賦謁神京

送隱南上人入越

空山入定幾經年一杖錫南遊鴈影聯春水紫
紆雙樹遠禪關寂寞西花然欲贍名岳參玄
境先向吳山結靜緣他日紫衣應賜對願
從朝宁授眞詮

贈馮鍾山

東山別墅傍江濆翠竹黃花對夕曛十畝園
林春爛熳半窗煙雨晚氤氳閑携綠酒邀明
月醉倚青崖掃白雲寒夜苦吟蕭瑟甚招提
清梵轉堪聞

鍾山山人訪余青溪草堂予因賦詩投贈
山人已翩然歸山中矣留冊數日更賦一
首山人如未來此興尚未已也

送范中方督學兩浙

洞庭何處鎖晴嵐萬里相思總不堪五馬幾
年淹冀北雙旌今日向江南蛟龍並起珠宮
濕風雨時聞白戰酣[illegible]暮長亭春草綠獨
新柳送征驂

贈黎漢門太守擢雲南憲副

使君軒馬來何時溁山處處回春姿三年海
島皷鼙絶萬里瀛南鴻鴈避郊外晴花爛成
綺陌頭新柳青毿絲父老泣相問他日
思君那可期

江南感事次朱太學邦憲韻二首

漢家嫖姚多奇勳捷書夜半遙相聞一朝歡
聲滿寰宇三軍戰氣凌秋雲夷來攻夷豈良
策日復一日徒虛文何如委用嚴穴士東南
佳氣長絪緼

昔年紛紛不足嗟鞬門奏捷今非賒皷鼙爭
喧海波急旌旗欲動春風斜共言醜虜機上
肉那堪猛將常山蛇爲君談笑出餘技一戰
便可清胡沙

贈傅近山中丞

武夷仙館接雲平四面峯巒列繡屏巖色偏
依朱幔入泉聲翻傍砌階鳴百年自許山中
老萬里遙傳塞外名　聖代由來重艮弼[illegible]
爲霖雨慰蒼生

雪窻

山窻延望思依依西嶺千秋雪未晞風撼寒
林花亂落浪翻滄海鳥爭飛殊方羈客心偏
遠異國新聲和自稀此日袁安尚高臥覺來
疑有叩柴扉

題畫寄贈傅近山中丞

林杪高樓近碧山白雲長自護柴關四圍樹
色簾櫳裡百道泉聲枕簟間東海已看鯨浪
靜上台應見法星還膠淯故吏滄江外遙對
孤峯未可攀

題芸閣校書圖

謝家樓閣倚層霄春日毿簾紫篆消萬卷圖
書淹夜月十年風雨聽江潮欲趨　丹陛窺
中秘時共青藜照寂寥聞道三山蓬島上凭
闌東望海雲遙

使館夜話

邂逅都亭夜已闌桐陰滿地客衣寒挑燈各
問昔年事對酒莫嗟行路難天上使星臨[illegible]

國北來春雨遍江干空庭此夕同回首逢憶
鄉關共倚欄

巳未七月張野津以顧篠漁之命屬予賦
使館夜話詩予雖敬諾然不知當時所使
何地所遇何客所值何時所宿何驛漫爾
成章殊覺草率政如士子射策所對非所
問也

八月望和孫遂初馬見田李中條折
桂相贈

誰携斗酒醉芳辰手把瓊枝笑語眞此日雲
泥千里隔他年風雅一時新天邊威鳳堪求
侶海上閑鷗欲近人無奈舊時花下客也將
詞賦和陽春

近村園

浣花村路自逶迤新結茆廬映水湄日繞園
林春爛熳燕穿簾幙參差池常扶筇竹晴相
望閑弄漁舟晚更移聞道青城應不遠此心
還與白雲期

贈李華林將軍

北平太守世稱賢縱酒高歌不記年朝散千
金求俠客暮隨征馬出胡天雲橫秋草蕭關
外日落孤城瀚海邊　聖主恩深何以報提
書須奏未央前

送孫亨夫入留都

津亭二月柳絲斜水國春寒道路賒同泛仙
舟天際客獨憐長鋏奏中家絃歌夜對鐘山
月桃李晴依紫禁花誰似子長遊覽興年來
蹤跡半天涯

送朱約山參軍赴遼東行省

遼陽遙接隴頭雲羨爾能令冀北羣萬里征
帆林杪出五湖煙樹望中分紫溪舊府他年
夢郢國新聲幾處聞最是渥洼多異產好歌
天馬獻　明君

寄壽戴瀛江司訓

曾向風塵幾着鞭晚將經術遠相傳城臨退
楚山川別路接鮮湖雨露偏泮水魚龍春

奮丹山鸞鳳羽初騫慚余久事長生訣遥寄
飛鴻到綺筵

壽張石杠六十

誰家庭院擁笙歌門對星橋緑樹多朝市無
心騎鶴去林泉有客抱琴過春風滿戸催蘭
玉明月當筵照綺羅爲問赤松何處是將尋
仙路訪煙蘿

中山園贈范六丈

中山遥接朱垣長路遠高平見故鄉春到池

塘偏入夢雨餘蘭玉待成行採芝自許遊名
岳抱璧終存侍聖王雙鳳于今千仞上巖
居猶有白眉長

春日讌徐南湖侍御林亭

雨後園林滿郭青共攜尊酒坐軒楹却從竹
經穿花徑便下山亭向水亭錦席頻移春鳥
換漁舟閑弄晚風腥佗來溪畔憑闌立獨對
峯巒看畫屏

贈范中吳祠部

錦衣新賜曲江遊玉節進傳泗水頭滿讌有
時邀夜月春城無地起高樓蜀關復見相如
檄魏闕常懸范老憂聞道尚書期已近莫憐
桑梓重淹留

壽高溪沈隱君七十

日長門巷淨蒼苔七十年華鬢未衰溪近不
妨沿月釣山深非是避秦來蘭生幽谷春堪
佩菊傍東籬晚自開聞道仙郎能獻賦休文
應有不凡才

柳溪爲唐章宅侍御尊人追賦

溪頭楊柳故依依樹色還侵漢使衣秋影舊
隨遼鶴遠緑陰新待畫船歸霜寒柳弱烏初
集劔合延津龍欲飛早晚漢廷馳鳳詔併將
霖雨荅春暉

贈徐雲巖銀卿

卿雲長自繞銀臺鸑鷟爲峯高接上台家傍扶
桑宵漢丁身隨霖雨傅巖來凌虛最愛相如
賦出岫曾憐靖節才渭北江南俱極目故人

門巷久蒿萊

題畫贈別

漢廷新命重專城遷入蒙恩近玉京三輔並題循吏傳九重猶記講官名皇州將相停雲遠吳地山川入望平暇日臥遊圖畫裏江南煙樹總含情

賀胡梅林中丞進大司馬

尚書專閫漢階崇 聖上酬勞錫命隆地盡東南銅柱遠天兼將相虎符雄旌旗夜捲千山月號令朝馳萬里風早晚 廟堂虛席待未妨麟閣讓元功

送翁見海中丞還朝

江亭駐馬勸金杯慷慨論兵畫角催劍氣幾年橫萬里使星今夕逼三台營邊畫柳秋光到海上輕陰晚未開淮蔡莫淹裴度節 廟堂須仗謝安才

聽竹樓

曾向黃岡憩竹樓樓前風雨滿汀洲風颸篁千江咽雨過瀟湘萬里秋刻玉堪題王粲賦登脒還憶庾公游此君靜對渾忘暑惟有青鸞入夢幽

風蘭

劍外奇花別有神托身隨處易逢春莫嫌幼質同羈旅自信靈根不受塵瀟灑渾疑巢樹客虛空長住御風人猗蘭一曲難爲繼怪有清香入夢頻

送杜仁山南遊謁盧將軍幕府

問君何處樹奇勳仗劍飄然萬里行信有神方留故國却將奇計請長纓虎臣門下三千客俠士胸中十萬兵料得閫關推轂地相逢攜手話平生

五言排律

燕中稿

懷友

寂寞三秋客微茫萬里心雲凝苔砌淨月落草堂深門掩松陰積窗虛露氣侵舊山

槩何日恣登臨昔爾初成賦唯余獨賞音時逸擒新藻愁來憶故林城高秋杵急山寂暮猿吟　帝里風塵暗江南煙霧沉良朋渺何際南望淚沾襟

遊趵突泉

言觀趵泉水泉水何湯湯源發天津遠流分濟水長雨餘雷未徹月下練生光濺沫驚飛鳥跳流潤野芳濤傾巫峽壯潮出海門狂似有蒼龍臥還疑白鷺翔沙閒猶浣錦水曲孰流觴列樹緣堤上孤亭倚道傍梁多飛燕迹壁有故人章三窟多知避一杯聊自嘗我遊多勝寄日暮獨徜徉

謝傅近山侍御

南國文章彥明廷獻納臣直聲嘗避馬大業此埋輪風動蓬壺島霜飛濟水濱門墻高入漢桃李近逢春感美之前軌餘輝接後塵巴音鐘子羨下乘樂生親揣分知多媿懷恩益自珍心將氷玉並迹與蕙蘭新秪以空函討

懸知好德眞清風振千古不負賞心人

題春山贈高理問

春山春色好佳樹擁江崗春鳥鳴枝上春花合道傍亭斜留䰟影池靜映巖光蕙葉春霞淺松膺紫蔓長地憐藩屏重人近鳳麟祥況乃風流客時遊翰墨場棘園忻共入蘭宴庠相將我去蓬萊境思君倚夕陽

清源稿

思川卷

巴峽岮天涯悠悠有所思秋風凋樹日春草望輝時情與瀟湘遠心將海嶽期花開梁苑瞑鴈去楚天遲蘭泚芳洲隔蒹葭白露滋江聲孤枕聽流水綺琴知牢落山川意沈冥長在玆

五言絕句

膠東稿

題畫

煙光含柳碧鴈影入江寒坐對千山暮秋風

落葉殘

清源稿

南湖

六月湖光好水風當戶來孤帆何處客遊子帝鄉廻

贈李乾齋

斜日孤邨遠西風旅鴈橫故人今得意無復厭承明

送竇秀才

故人遠相過情抱尚依然悵望西橋別平陽何處邊

西嶺圖

春山猶有雪春樹正含煙西望層霄外青城縹渺邊

葛泉圖

聞道南陽水澄泓似昔時幽人結茆屋千古共襟期

題畫二十首

輕煙橫近渚斜日下踈林坐對清溪水彌彌塵外心

佳樹結重陰溪流清又深惟應白鷗鳥可與共言心

凌亂雲中樹微茫江上村子雲何所事寂寞掩柴門

長亭近江渚輕棹艤峯陰悵望溪橋別清霜正滿林

江上暮雲起微茫見遠山獨行扶短杖吟賞不知還

佳樹滿滄洲清陰覆小樓遥憐江上楫不逐水中鷗

樹杪山泉落遥聞風雨聲小樓閒眺望江上一帆輕

江外孤村遠山中雜樹春晚來煙水闊獨坐四無隣

卉木皆零落蕭蕭滿故林惟應江上老不改歲寒心

維舟江樹下延望浦雲生八月秋風勁千山
無鳥聲

靈雨隨春至風雷正可聽望中千樹暝江上
萬峯寒

積雨初收日孤村欲暮時城南讀書處燈火
正相催

秋雨晚來霽煙雲尚渺茫還須明月上相與
共清光

平渚蒹葭滿孤邨風雨多明朝江上路誰載
酒船過

山雨新晴後江樓眺望初遥林何處所雲樹
暗郊墟

子眞多雅興家近武夷山小閣時登眺千峯
落枕間

瞿塘春水急巫峽夏雲多月夜聞猿嘯其如
别思何

山中黄葉盡江上凍雲深惟有徂徠柏青
出遠林

江南秋已半草木尚陰陰回首孤鴻遠徒令
客思深

人皆尚濃麗吾獨淡丁容疎樹秋風裏孤亭
落照中

寄門人侯掖川侍御

相思不可見忽惠一函書喜對南來鴈相從
問起居

寄鄭少崇二首

自入淮南路彌與山藪情高帆林杪出輕霧
渚邊横

我行亦良苦此心翛自怡野棠初蔓日新柳
欲垂時

湘中稿

雪中贈扇

孤村風雪夜紈扇映寒輝不見綈袍贈空懷
明月歸

山居稿

二峯圖

見山不見我見我不見山此中有至理丹梯眞可攀

畫扇

危巖接霄漢下蔽疎樹林堤上緑髮翁逍遙步清陰

贈白雲上人

洞口原無徑湖中别有山黄塵麾不盡羨爾白雲閒

七言絶句

膠東稿

賀宋南亭用夢中句續成

長安陌上柳條青三五郎君作隊行花發上林鶯自語雪消春渚水還生

送林雙池

故鄉故人今别離春風春草各天涯樽前相對唯今日去後相逢知幾時

送林古泉

山下桃花紅尚稀陌頭楊柳緑初肥不堪

色今年晩無奈行人此日歸

胡人出獵圖二首

天門彷彿響金鈴聽得胡兒拍手聲遼水邊頭無限骨至今猶恨海東青

毳裘馳馬萬山軍玉翮搏風一影横漢家衛霍親提旅莫近燕然山下行

泖塔

梵宇微茫色界幽一堤煙樹滿江流平鋪錦簟天邊盡倒挂青蓮鏡裏浮

美人圖二首

積雪消殘玉露濃梅花庭院月溶溶懷人遙隔三千里偏入東萊旅夢中

玉殿秋風拂鬢來梧桐一葉下粧臺君王但愛迎仙引誰念班娘最有才

章丘道中有感二首

輕煙繚繞野中草細雨淒涼郊外塵去年何日行經此今日重來愁殺人

觀瀾亭子向津開日日溪頭送客迴送客

人何處所萋萋芳草滿城隈

清源稿

題畫二首

米老當年最好奇畫中元氣自淋漓我亦贈
君煙雨景春風春草各天涯

江上水深三尺强隔江江水更茫茫君今自
負才如許試問江流誰短長

題文衡山畫

記得吳門乞畫時江南草木正華滋而今冀
北重回首落葉紛紛又滿堤

甲寅三月余與張石杠求得文老此圖跋
九月石杠至京復持此索題墨色猶新胜
序已變用賦一絕以志感嘆

贈方兩江

昔年曾泛木蘭舟秋草江花正滿洲君貌君
才誰得似明年須醉此江頭

題蘭菴像

都護名高萬仞峯昔年風範幾相逢遼陽[illegible]

帳三千里海上銅城十二重

贈瑞峯上人

寶刹稜嶒倚碧峯雲[illegible]擁出玉芙蓉將軍幾
共山僧話日下寒巖滿寺鐘

潞河稿

界首

風動新蒲水面浮捲簾終日對芳洲行人艤
棹不能去將吏高歌上驛樓

題扇二首

吳江風雨晝冥冥萬里扁舟正遠行海上烽
煙渾未息楚天回首不勝情

江村風雨正蕭蕭茆屋雞聲總寂寥記得往
時楊柳岸幾家絲管入雲霄

途中聞儆二首

聞道雲間已破圍黃龍江上野梟飛無人可
問東南事惟有離魂夢裡歸

傳聞兵火入江關歌管樓臺一餉間我亦[illegible]
爲兒女態朝來徒倚淚闌干

湘中稿

張村和襄陽李少府韻

煙樹蒼茫江上村朱[illegible][illegible]應得幾家存道邊故宅埋秋草野老猶傳是義門

武攸泛舟至崇陽宿民家二首

晚來何事到山家門對青山一逕斜隔岸園林春色好滿塒開遍小桃花

日暮登樓野興多數椽茆屋傍山阿灘聲漸遠銀塘淨古樹巔崖掛薜蘿

喜見雷少郭大祭子三首

綵袖翩翩綠鬢濃仙郎意氣已如虹滿堂賔客皆回首盡道他年勝阿翁

竹裏鵷雛翮未成九苞顏色映花明勸君切莫輕年少個是關門棄繻生

綵雲飛墜映高居晚得明珠四十餘爲語紫微仙客道郎君能讀二車書

有客自河中來言報贈慰陳兩泉副二首

閶道封章　帝里回汴城車馬起塵埃秋江鱸鱠今何似願學陶潛歸去來

王謝風流擅昔年千[illegible]此義有誰憐江間波浪何須訝自有東陵數畝田

題扇二首

秋來溪水尚潺湲茆屋深山八月寒日暮白雲飛不斷孤舟寂寂倚江干

長空澹澹草離離寂寞江山搖落時遙向[illegible]峯望蒼翠懸知獨有歲寒姿

周叔夜先生集四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 徐益孫孟孺
馮大受咸甫 校

七言絕句

山居稿

董子元舊居賓珠山茶白繡毬相繼凋謝感而有作二首

故園煙樹鎖清秋門對寒溪水自流記得名花最奇絕滿庭衰草不勝愁

江城綠樹映紅霞半掩柴門日未斜昨夜西齋春夢裡東風依舊滿庭花

咏梨花贈盧次梗山人

欲折梨花寄所思向來花下共襟期江城一別三千里腸斷樽前花落時

題蒼潤軒卷後

高臥青山欲避秦蒼松無數繞江津可憐

坐招提境不識牟尼面目真

贈史鶴峯太守二首

海内誰憐賈誼才十年猶未返霜臺江山萬里何須訝贏得甘棠到處栽

仙蹤何事下蓬萊海上曾經兩度來莫道春風漫無意山花還欲待君開

再賦次舟二首

棠棣花枝映水栽畫船簫鼓遞相催一舟撑出柳陰去喚汝約開蓮葉來

春風颯颯江上來大舟小舟相繼開槳聲咿軋亂流去云向磻溪垂釣回

孫亨夫既賦次舟詩余從而和之然于次舟之義終未盡也戲作二絕以備蛇足

省齋

曉來雨過千山靜無數浮雲度高嶺落花滿徑無人知獨坐茆齋〻深省

李隱山贈芍藥賦謝

沉香亭北牡丹花爛熳春風幾歲華最是

園偏寂寞爲分國色到山家

題畫三首

寂寞柴扉長緑苔道人日暮未歸來山中尚有菩提樹都是牟尼手自栽

誰向山中學坐禪山中茆屋緑陰邊何人解得西來意一片秋泉映遠天

春風細雨暗江隈雨後寒雲尚未開欲向山中覓芳杜野橋隨處長蒼苔

題扇四首

御苑花飛欲暮春含情不語獨傷神河邊細柳年年緑不似長門宮裏人

武陵溪上暮煙收十里青山水面浮洞口秋來不知處白蘋紅蓼滿江洲

山中茆屋俯澄潭花落鶯啼午夢酣睡起不知春已暮蕭蕭風雨望江南

誰家茆屋白雲邊翠壁丹崖俯碧川自是淮南招隱地二山風景尚依然

大野園景十一首

槐楠挺秀

緑野棠成春色妍山中喬木不知年清陰滿地茶煙碧閑對行雲到底眠

桂子秋香

庭院秋深日欲斜滿枝金粟照紅霞門前剥啄誰家叟攜酒相呼來賞花

杏林春色

曾入名山度歲華仙人攜我共雲霞有時長跪求丹訣指點林中董奉花

篔簹凝碧

誰向瑶臺奏玉笙蕭蕭脩竹暮煙生高齋獨宿千山曉窻外空聞風雨聲

橘柚垂金

木奴花下碧雲閒石上彈碁日暮還誰散黃金洞庭北風吹一夜滿商山

蟬噪桐陰

百尺梧桐覆井欄碧雲無數映琅玕蟬聲斷續秋來急簾幕風生枕簟寒

魚翻沼荇

楊柳風吹紫荇牽偶來垂釣綠陰邊水清沙
白斜陽裏時聽漁歌一復還

薔薇金馥

朱闌月色上薔薇沉醉風前露未晞欲藉金
莖慰消渴滿庭花氣逐人衣

蒲萄珠綴

美人贈我青珊瑚何以問之明月珠明珠應
有千萬斛上有驪龍相與俱

柳陌吟風

三月東風動地回陌頭初見柳花開青絲白
馬遊人倦芳草萋萋歸去來

羣峯疊翠

堂上酒酣傳玉杯堂前簫鼓互相催香風不
動珠簾捲十二雲屏當戶開

擣砧圖

橐砧聲斷月輪低欲寄魚書更懶題鴻鴈不
來秋寂寞秪憑魂夢至遼西

一川景二首

風雨蕭蕭江路迴參差樓閣傍山開四圍山
色霧中出百道泉聲樹杪來

楊柳堤邊蘆荻洲一川風雨度江樓遠村迷
亂不知處惟見數峯江上浮

鷗江

千峯雨霽落花稀獨坐茆齋對夕暉世事悠
悠何足問此心時與白鷗飛

題諸東樓畫

青山無數夕陽殘獨對幽亭自紉蘭聞道南
陽臥龍起夜來風雨滿江干

贈鄒西橋

新向叢林結靜緣日從方外學神仙君今莫
詑通玄相須待周郎耳順年

題顧仲方晴林曖翠圖

江南春水接天回江上春風動地來獨向山
窗閒點易滿林啼鳥似相催

贈何五山

五老峯頭雲正深薜蘿山徑繞松陰池邊碧
草春來夢籬下黃花歲晚心

題扇

武陵川路水縈廻幾樹桃花爛熳開洞口春
深無客到天邊黃鶴晚歸來

贈凌錦江

錦江春色太可憐江光曜日相新鮮乘風長
笑度江去欲訪青城山上仙

凌君以夏圭雨景小幅見惠次日復示米
顛筆意賞翫彌久似有所入因賦

柳塘

門前五柳漸成行花落鶯啼日正長嶺上白
雲飛不斷晚風吹雨過橫塘

可松

閑憑闌檻日徘徊靜掩柴扉午不開莫道山
深知已少滿庭松影一蒼苔

題竹贈顧仲寅

東風吹雨過瀟湘新長龍孫似竹長秀[illegible]

進昆[illegible]道年來春夢繞池塘

題竹贈李別駕

高節移栽渭水涯蕭[illegible]偏傍冷官衙此君莫
恨無知已長對棠谿一樹花

題扇

信手糊塗水墨新米家山水漫稱神而今山
水自山水更不糊塗寫贈人

文與可善畫竹索者絹素塡委常曰吾將
以爲襪盖厭苦之也畫本適興至於厭苦
何耶余因其意戲作一絕

憶愚

爲學愚公住碧山滿庭花竹綺窻寒焚香宴
坐心如水一任浮雲去復還

榆溪二首

榆柳成行水滿溪柴門寂寂鳥雙啼春來盡
日無人到閑步芳洲[illegible]杖藜
二月春晴榆莢飛溪頭生色照人衣故人何
處閑相過共問羲皇坐釣磯

贈一菴上人

獨坐蒲團淨碧苔不留塵慮擾靈臺茆菴丈宇三千藏盡是祇園一味來

題畫

年來思慮苦營營忽悟眞詮到處明百疊春雲山寺遠一簑新雨釣舟横

龍池

江上煙霞鎖萬峯綺窓芸草正丰茸曉來風急雨聲驟人道深山起臥龍

鑑堂

莫道心如明鏡臺滿空陰靄未全開憑誰乞與寒山手淨掃丹崗日幾廻

鶴村以扇索米畫走筆奉贈三首

葉翁自號酒中仙老去新詩更可傳無奈近來兒態發向人遙問米家船

渡口桃花迷舊津江村日夕欣風塵山中野老誰爲侶惟有煙波把釣人

夜半傳呼賈客船輕帆千里下江煙山中迷

閣林端起日照紗窗僧尚眠

憶素遺孤三首

城陰滿目盡桑田茆屋人家近碧川虛室獨懸高士榻講堂曾廢蓼莪篇

散步城隈向夕曛欲携樽酒細論文庭前有竹棲丹鳳門外無人掃白雲

雲西欲別歲將秋湖上初歸淚未收三徑蒿萊何足訝祇緣桑梓動新愁

贈見雲上人

獨坐虛堂習閉關自憐塵世脫離難偶然徐步深山去却見浮雲白滿山

見泉

一派山泉下翠微道人於此識天機捲簾兀坐心無事獨見雲端匹練飛

靜菴

新築茆齋結靜緣隔江遙見米家船相逢莫問塵中事共對青山理舊編

贈別

年來嘗願識荆州不道相逢動別愁塞上秋
風催落葉鴈聲何日過南樓

題扇

微風遥送芰荷香古樹廻塘翠蔭涼記得昔
年塵土夢畫船簫鼓渡三湘

送胡力菴少府還荆州二首

江城欲暮驛書馳獨倚庭柯有所思莫道故
園揺落盡山深隨處可棲遲

江亭倚棹聽驪歌把袂臨風笑語多遥問五
湖何處是欲尋漁父共煙簑

跋畫

曾聞杜甫詩最苦不道鄭虔神更閒吾人翰
墨總遊戲天上浮雲隨去還

唐人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又云
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詩與畫之勞逸
略可見矣馮鍾山〻僕之作畫爲忙僕〻
以鍾山之苦吟爲太忙耳

題畫十六首

柴桑一臥絕招尋洞口年來草木深潇地黄
花秋色早江干誰遣白衣臨

山前山後共甘雨舍北舍南皆密雲朝來桔
槔置高閣惟有蠅聲遠近聞

有客乘舸下中流雲樹蒼蒼連荻洲荻洲盡
處更東折別有風帆天際頭

天將作雨山色迷舉目不見山南陂滿空純
黑俄頃變疾風吹過平原西

日暮江村雨木晴汾湖新長柳堤平漁翁何
事不歸去坐臥煙波待月明

波間一楫近沙汀獨坐垂竿短棹停江岸依
依千樹影山村寂寂數峯青

風生洲渚棹歌停雨後微涼酒欲醒樹影依
稀江路晚遠村燈火照孤汀

行吟江上獨高歌秋水孤舟雨一簑世事近
來微有悟不妨門巷〻土萊多

古木蕭蕭落葉殘數竿脩竹映朱欄年來我
得山中趣却厭塵緣欲掛冠

秋來無事掩林扃獨校遺編手未停落葉[illegible]
蕭庭樹晚惟餘脩竹尚青青
空山木落暮煙浮徙[illegible]衡門發浪謳負郭秉
田蕪穢久那堪潦倒爲人愁
凝塵滿座不堪揮自覺巖居與世違忽見幽
庭脩竹影却令清夢轉依依
山中石屋已千年百尺藤蘿樹杪懸偶出郊
原閒訪舊空閑芳杜滿晴川
秋來園木盡凋零樹底蟬聲更可聽榮瘁從
來那有定且看松影上虛欞

歲暮山中風露繞田家斗酒夜相邀昔年塵
土非無夢秪是踈慵不可招
秋盡庭柯玉露侵坐來隨處見吾心山中鳥
語俱堪證不用諸方聽梵音

雜詩

潞河稿

自箴

怪汝何多言流浪不可當悔恨非不深明日
尤汪洋悔之今何如願與汝詳量與汝節一
言真得省咎殃無議人之短無夸己之長議
人世所忌自夸寧非[illegible]二者苦不多願爾加
隄防逢人恣高談旁觀徒慘傷

山居稿

病中雜言二首

但願吾兒會讀書不妨貧苦一錢無頭顱有
肉元難厚項頸生筋自合粗暗裏乘除皆造
化分中操守是良圖年來識盡榮枯理却笑

蘇張見趣迂
直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真光景百
年都是我華夷千載亦皆人凝陰冷墮雲[illegible]
雪和氣幽生地底春此意若教真會得也[illegible]
顏巷樂吾貧

絕句十七首

偶入叢林聽講經此[illegible]玄妙未分明日來重
向高僧問却道無生無不生
真中執着真還假假處圓融假即真不是[illegible]

師親授記此生何自出迷津
儒釋從來道不同毋嫌禪理落頑空聞君[illegible]
得儒家語總在源頭一水中
他生端為此生牽莫道宣尼亦各傳若得心
中無染着也甘寂寞自年年
早春閒步入叢林默倚繩牀聽梵音情盡即
知無異法見忘偏得甚深心
滿空雲霧滿中疑欲望清明未有期近日靜
來如有悟考亭夫子不吾欺

平生學問寡栽培妄意天機一旦開遙對浮
圖空注想幾曾親見相輪來
疑團無數到於今內外原來共此心淺近功
夫憑爾笑不同曲學事高深
仙人授我指玄篇要訣從來未易傳人道清
心惟有酒酒中那得破塵緣
妙道原來只要休清淡淡泊我無憂勸君莫
起些些須念恐惹人家萬斛愁
年來曾次儘教閒莫使無端起別緣曾記一亡

城生死訣分明此理是眞詮
偶聞眞理便惺然萬事如山盡棄捐但向井
泉相問訊此生波浪總無緣
一官且喜出塵緣毋過浮生半是仙莫把樊
籠輕自紲只應笑傲老林泉
縛雞何事為雞肥雞欲逃生繞屋飛畢竟有
誰逃得去但宜束手莫相違
狗子從來認主人主人於汝卻無眞萬般分
別緣何事只為當初有識神

登山遊覽不知疲與盡思之卻是癡不若從
前先退步得便宜是實便宜
許多筭計別無因只慮忘情有禍臻不道忘
情翻有益眼中長短十分眞

詞

膠東稿

滿江紅　寒亭小感

何處桃花開如錦妖淫顏色遍長林小苑抹
紅塗白僥倖東風猶未惡無端便笑春無少

自開時輕薄到如今能多日。茆屋下誰人識踈籬外誰人摘嘆梅花冷落暗香流溢寄語今朝霜與雪憑君人壓何須責月黃昏開却兩三枝清無敵

滿庭芳 贈馬後齋北川兄弟二進士

花萼樓前欄干十二雙桂同日新栽秋風八月金粟滿枝開天上清香奇絕層雲外幾陣飄來珠簾捲月光如練素影疊瑤臺 皇都春又早杏花叢裏攜手徘徊喜金鑣玉勒遊遍城闉且是塤篪並奏曲江宴對引新醅相逢處吾生何幸亦與賞花杯

燭影搖紅

曲岸持觴長亭繫馬紅塵驟西風凄切紛紛煙靄木蕭蕭正別離時候忽遇高明攜手問行人客囊何有行人回道孤鶴依然素琴如舊 記得長安昔年朋友皆豪右南樓寂寞鴈孤飛每不堪回首惆悵故人別後傳尺素殷勤情厚中間猶問于肅愍詩君還記否

巳酉之秋故人王鳳洲以書來曰于肅愍詩君還記否寻感焉北行之日出以示客因歌一曲以作別紛紛

念奴嬌 北行

流芳千古想從來惟有清風高節每道當年琴鶴伴也是一生豪傑麥飯初成藜羹乍熟滋味還須別蕭然行李人人都笑迂拙 遙想劉寵當年更誰人不道氷清玉潔但願風流太守名常在不恨吞霞嚙雪料得長安許多賢儁是處紛紛謁此中無媿何須親友歡悅

賀新郎 蘇村遇雪

四野彤雲轃亂紛紛梨花柳絮入衣穿袖遙望千山塗粉素玉殿瓊臺初搆更不論狐裘深厚路上行人寒欲仆想歌樓絃管重重奏嘗美炙引新酒 前村忽遇騎驢叟問誰家酒旗高揭飄搖山後欲換金貂無解處笑清貧太守又只恐斷迷山口日暮歸家門已

拚看千花亂綴庭前柳官舍冷鎮如舊

鳳凰臺上憶吹簫 詠破衣

藍縷青袍寒風飄拂曾遊覽瀛洲倩誰人補綴巳度三秋爭奈千鍼百線牽强處慣掣簾鈎有時節客來倒屣欲去還留　無求這般袍服恁一向因循也自輕柔想范丹百結還更風流又念昔時王猛捫虱處須費爬搜凄凉夜神淸骨冷暫當衾裯

金菊對芙蓉 阜城道中

萬疊寒雲兩行衰柳行人畢袂成帷正南來北去馬驟車馳鸞聲亂處紅塵起遍九陌霧擁煙迷斜陽逆旅上林盤礴意困神疲　屈指猶恨濡遲念人生百年休息無時嘆營營何事忽起遐思故鄉遙在千山外彷彿記茅舍疎籬有時溪畔垂綸有時石上彈棊

慶春宮 賀朱翰林象玄

丹桂庭前紫薇軒下當年曾結新盟春月良宵遨遊唱和那時搖撼滄溟酒酣氣擁便

把黃河倒傾掀翻箇許李杜摩肩屈宋持衡　舊時冤夢地驚春林秋殿曾記同征仙禁森嚴玉堂清切故人已成名孤鴻海上傳書素宵來影橫開緘撫掌豪傑今朝不負平生

漁家傲 京邸自嘲

數日厭厭藏逆旅閑門不敢高聲語笑殺人間大丈夫皆如許何如二八閨中女　更有一般堪笑處裙兒都在眉前繫宛似新人初嫁去無意趣可憐年少英雄氣

畫堂春 詠牡丹花

美人醉倚碧欄干垂鬟鎖日無言香風微動露華鮮衣袖翩翩　此日誰家開宴畫堂珠履三千洛中名苑夕陽邊萬里風煙

阮郎歸 詠芙蓉花

西風江上水悠悠芙蓉花正秋一枝艷影墜江流盈盈水面浮　紅袖冶綠衫柔嬌羞不自由夜深漁父釣綸收月斜花滿洲

蝶戀花 詠秋葵

欄外日移花影動一點丹心向日情偏重此意人間誰與共未教許高岡鳳　黃蕚半含秋露擁不與榴花舊日曾同夢笑殺騷人空嘯詠幾廻錯認葵花種

賣花聲 夜聞琴聲

寒夜夢魂清誰弄瑤琴似將恩怨訴平生訴到流泉幽咽處不盡餘音　數語不聞聲別調還生披衣起坐月三更墻外樓高人不見

燈火熒熒

綺羅香 贈張石窗

玉檢初開牙籤乍撥那時節目光先眩錦繡濃鋪誰把快刀新剪春水漫蘋藻爭妍秋濤怒魚龍交現無奈他妙麗無雙讀來便覺香津咽　除非玄圃積玉被仙工巧匠幾番瓏礙鐵馬金戈眼底紛紛盈卷較將略孫武須慚泄兵機子房應怨試教你裝束登壇還冠吳中彥

水龍吟 題雙鶴卷

空山竹木芳妍有仙禽偏伴煙霄侶柴門晝掩草堂人靜數聲嘹天外歸來絳霞一點白雲千里每長舒玉翮清風徐引滿地落花俱起　此際幽人何在縞衣鮮玄裳飄曳芝田晝暖杏林春早半簾疎雨丹竈香流藥囊霧擁無窮佳趣興來時便待乘風飛向蓬瀛深處

小重山 贈劉東平續成夢中句

積翠千章繞帝臺玉堦鳴劍佩幾趨陪曉籌傳徹曙光開春風早先已到宮梅　紫陌擁塵埃雲中朱頂鶴久徘徊皇州花信幾時來日邊杏終向五雲栽

綺羅香 詠梅塹

淡月初升濕雲半渡軒外一枝花影風送清香吹透水晶簾冷春晚蝶使猶稀午夢短蜂媒還靜別無些一點塵埃風流天賦孤標迥　閒將羌笛弄罷黃鶴樓中客也應

獨倚瓊欄身在洞天眞境小溪淺銀綴千林芳岸遠雪迷重嶺假山畔尚有翠竹蒼松總覺清幽併

江城子 贈成忠齋進士

去年相遇廣寒宮桂花叢月溶溶兩兩嫦娥歡笑綠雲中輕折一枝斜插鬢攜手處思無窮 金明池上曉煙濃馬如龍氣如虹去日佳人此地又相逢爲問曲江春幾許紅杏雨綠楊風

蕙蘭芳引 代苑服山贈崔仲文進士

綠野堂前碧墻淨芝蘭盈目被幾度春風搖動滿庭香郁金條翠葉記曾把霞觴相屬喜長安再遇依舊故人如玉 邂逅相逢匆匆又去別離何速可留意園林重整山房萬緑風煙千里雲山如簇莫停杯與爾重歌一曲

念奴嬌 青縣水口

早春和煦正寶鞍爭道雕軒盈路遠近輕雷喧紫陌塵暗垂楊古渡一葉扁舟半篙竹水便凌風徑度光涵雲影數行鴻鴈歸去 回首兩岸雲填馬嘶人語况青樓日暮海宇無風波不動遙望高帆門處緩帶輕裘葛巾道履有良朋三五江津徐步夜深重會逆旅

望海潮 與齊舟中

蒼山煙暝碧波雲淡畫船閒蟻蘋洲人坐鏡中棹停天上扣舷浩發新謳斜日水西頭正鶯尋芳樹燕繞紅樓誰整雕鞍排衣將去更淹留 春風舊日同遊曾霧迷蘭棹雨滯棠舟須信當年五陵年少爭誇肥馬輕裘欲語且還休問誰家庭院深鎖清秋楊柳無情也低眉黛助人愁

二郎神 詠美人梳頭

房櫳向曉春夢穩被鶯催起正奩吐瓊梳臺開金鏡滿架青絲委地短着朱衫輕櫳素手謾排腦沉香水漸耳卜蟬飛眉間鳳翥轉增妖麗 虛費想盈盤鸞膏瓶傾龍髓料只爲伊人多情無奈拚盡良朝心力霧掩桃腮雲

低柳眼無限動人情味惹春心千種皆因些
子何須正覷

浣溪沙 題瑞竹卷

天上青鸞月下逢玉窻斜掩影重重吹簫人
在畫樓中　問道緑陰今幾許兩竿長日舞
春風瀟湘秋色總無窮

周叔夜先生集四卷

周叔夜先生集五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蔡懋孝幼君
後學陳繼儒道醇　校

記

膠東稿

告帝亭記

郭子周子如鄭反次於代舍於代人之宮登
其臺問爲政焉郭子曰子之治民奚以周子
曰吾以信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而行之不
叛故上下無怨上作而不行是不信也令而
不信何以使民民之弗從無信故也故政不
可不愼也務信而已信以出政政以平民政
出而不反民承而不違庶其免於戾乎夫子
之治民奚以郭子曰二以敬敬於民敬於鬼
神敬於令敬於事敬於民則刑不淫敬於鬼
神則祀不忒敬於令則時無廢功敬於[illegible]

業允用成猶有懼焉吾朝出而布政於民之退以告於上帝以相盟誓也吾其或弗敬將疚於厥心不敢語人以曰敢告帝乎吾以是警也吾將於堂之陰寢之陽擇地而亭焉材乃構矣吾朝出而過之曰毋或弗敬是且告帝也敢弗敬與夕入而過之曰毋或弗敬是且告帝也敢弗敬與若是庶其免於戾乎周子曰善哉守敬之道也敬以導民而盟諸神以要之又考諸亭焉其何事弗敬能敬民之

福也然是亭也奚名郭子曰趙氏之故吾子胡弗聞焉趙氏晝之所為暮必以告帝用能保其令名以訓於世吾師趙氏也以告帝名可乎詩曰胡不相畏不媿於人不畏乎天夫天道道可而省否天之愛民甚矣民神之主也民之從違神必馮焉畏人所以畏天也吾之名是亭也毋亦是〻為豈其矯誣上天以速罪戾敬於令敬於事敬民之道也敬民神必聽之矣以此語人何悔之有以此告帝何咎之有出令以告集事以告使民事神以告告而無匿情焉無愧詞焉可謂敬矣告而隱焉其無乃實有所闕，所以懼也懼則思矣詩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其是之謂乎夫司馬氏畏人者也凡有行也無弗語人焉趙氏畏天者也凡有行也無弗告帝焉神人一也可以告帝則可語人矣抑天尊也將遠而憚焉人親也將近而狎焉狎則必怠鮮弗廢矣憚則必專專則可久吾欲其憚也所以名亭

也庶曰其少警乎且司馬氏之畏人也畏而安焉其德成矣趙氏方將脩焉吾師趙氏矣夫周子曰吾始知信乃今又知敬也吾子若果成此亭也天必福之民必親之子歸必大冶郭子歸而亭成

肅清堂勝聚記

嘉靖己酉之秋將舉試事乃集有司之可共事者納之肅清堂供其廪餼而扃鑰嚴焉時則周子先至荆蓁未芟落葉滿地門牖…

寂無人聲顧壁間有石刻玄潭黃公詩也吟哦久之旅思粗釋明日王子張子茅子繼至不持粳糒語久饑甚劉子飯之以粥至夜無燈周子遺之以燭張子謂茅子曰饑猶可也無燭何以寢明日劉子李子章子至劉子舊遊於南野歐公之門與周子論學謂心性之可定而良知之可致也周子曰是莫若見之政劉子又論政謂政莫大於節用莫先於嚴節用者財之所出不匱也嚴則綱張而目振

周子曰劉子可謂知政矣劉子又言昔之為安福者某也善某也不善周子曰善者吾師之不善者吾戒之吾論政而知學也夫明日王子郭子呂子至郭子好文與周子論文謂子曰洛下文士之文奈何郭子曰其蘇門高公乎周子曰高公之文奈何郭子曰高公之為文不勝人不止也高公為人必欲似古人高公作書必欲人師之高公為文詞甚富[illegible]多故竄每文成必[illegible]稿[illegible]高公之文皆[illegible]

簡也非初稿也高公之書類章草周子曰嗟乎玆高公之所以不祿也後集崔公之文奈何郭子曰崔公之學出六經出也故遠而精崔公之文其左氏之流乎明日吳子郭子何子至吳子好言怪何子又和之郭子與周子聚而聽之郭子曰有怪乎周子曰有然則夫子何以不語怪周子曰夫子不語怪也非無怪也商羊萍實其可誣乎明日祝子胡子葛子何子至胡子論胥臺袁公之文葛子曰吾

師也吾知之其文似韓退之周子曰吾鄉人也吾知之其文似司馬子長然則五嶽山人之文奈何胡子曰其六朝乎周子曰六朝可也文不可若是其幾也明日蕭子尤子劉子至劉子好論學周子請問學劉子曰吾昔為令而毋病有監司過其境弗逆也終以此得罪然心安之夫學如是而已明日羅子宗子鄒子至三子最後至故無寢室羅子寢於堂之西宗子鄒子寢於堂之北是夜天大雨宗

子之衾皆濕不能寢承蓋而立羅子聞而起視之曰噫子承蓋而立奚不趨而避於室也宗子曰噫吾見雨之際而身無所庇而心虵然而吾適忘之也周子曰此不二之驗也聞宗子之言吾得養生焉明日諸子皆以御史之召將入院張子曰吾與諸子幸而聚於此堂也今將入院入院不可復聚矣矧出院而可得聚耶吾今與諸子朝夕而語甚樂也既出其能無思乎思而有所記焉或形諸夢寐焉兹亦樂也思而無所記則是吾與諸子猶未聚於此堂也然則吾與諸子何以寄其思乎郭子曰其文乎是會也不可再矣文以記之庶其可久乎諸子曰然謂周子先至當爲記遂爲記

東郡先師廟復古樂記

李子爲東郡初有事於先師之廟樂作鄙李子曰非禮也夫春秋饗祀夫子以爲禮也忠信以奉之猶懼[illegible]以繼之無乃不可乎淫囂之器不登於廟優儒之舞不登於庭古之制也夫子之訓將鄭衛是務去而以祀之不敬孰甚焉祀大事也禮樂於是乎興祀而不敬其或者難以治乎不敬失神不治失民是吾過也吾將圖之既李子求知樂者或曰勤也可於是勤在清李子召勤於清使司樂事羣鄉之子弟使訓令之使冶氏爲鐘鐘十有六植以栒簴綴以崇牙樹以羽使玉人爲磬亦如之使梓人爲琴七絃徽十有三爲瑟二十五絃內外各十二朱其一黃鍾也爲簫爲笛爲篪爲鳳簫比而列之如鳳也爲笙爲塤朱質爲應鼓爲搏拊使雕人爲柷爲敔使縫人爲麾內外繪以龍爲節二九纓使羽人爲翟六十有四爲籥亦如之司干舉麾工歌咸和寧和安和景和之章鍾人笙師各奏其音旄人舉節舞師舞六佾於庭三十一年春二月丁巳有事於先師之廟初用古樂禮也於是生田生川生仁生濬謂周子曰夫大

夫謂禮樂之弗可已也而脩三代之故以祀夫子俾我二三子觀其成惠莫大焉二三子不敢忘夫物不可久久之鮮弗怠矣怠則廢二三子不忘大夫之惠而懼廢也欲志之敢請周子曰夫李子能爲政矣政莫先於教民教莫大於樂夫祀民將觀焉夫樂易於感人也感之以亂而治以强之其誰聽之李子欲化民而樂是先樂以定志志以脩行行以率教民之治也不亦宜乎詩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李子將昭德音以示其民也民則傚之矣神饗其德民則其和政其成哉無俟三年

重脩臨朐縣學記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李子如膠東聘李子與周子相善也既布幣請於周子曰臨朐先師之廟以歲時之不葺棟宇崩墜無以陳筵几寡大夫謂是政之本也弗治將毀不可以爲民觀爲營度之三年始成曰廟之圯也二三子咸有替志寡大夫弗忍以興是役用集我二三子二三子朝夕益奮不倦是寡大夫有大造於朐也夫有廟而不脩何以崇化有功而不紀何以示後吾子其志之以彰我寡大夫之功周子辭焉曰拜命之辱不穀之願也雖然不穀於文詞無能爲役敢告不敏李子曰雖然吾子必志之昔之人毀之寡大夫興之非夫人之力不至此若之何廢之吾子圖之周子反幣拜命曰不穀無能爲役敢反幣

抑王子朐之良大夫也是舉也脩墜典而崇文德也不穀雖不敏敢不惟命是聽初戊申之歲王子至自光山春王二月初有事於先師之廟鳩材木平板幹具器用度時日既定以授匠氏脩廟及左右廡刻其桷而礱之脩明倫堂櫺星門啓聖鄉賢名宦祠易朽蠹恢制度視昔加壯初作講堂舊無講堂也初作饌堂作宰牲房備齋祭也初作庫房司出入作社學訓民之子弟可爲士者先舊者從

者以次舉禮也於是臨朐多盜依治爲亂蹤朐人討之弗克或謂王子曰盜之弗輯子之咎也子盍詰盜王子曰不可詰也政德不脩於是有盜巳則無政而以討人何以能克夫政莫先於教教之不明民不知義惟利之競盜所由生也吾文教是務於是不給而又暇詰盜故王子於是役也甚力君子謂王子能爲政政不務猛而務文教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刑措故也王子教行而民聽之民刑於善何患於盜盜將弭矣及成盜止

曲江草堂記

嘉靖三十年春王正月錢子以室湫隘語仲子更爽塏者仲子遷隣之右錢子筮之得泰䷊之升䷭問諸史史曰吉是謂拔茅連茹以其彙也君子於行往必濟也三人同征不可睽也歸妹之來以光[illegible]也利於外不利於內非在其身在其子乾天也巽風也乾爲天天爲風通而上行同德於亨弟其從兄福[illegible]同明年其饗於曲江之滸錢子使叔子問諸周子叔子往曰吾筮居也得泰之升史曰吉敢問此何祥也周子曰吾嘗學此矣子勉之天道不諂不貳其命子之昆弟其將興乎泰通也升進也泰而能進以是求福何不濟之有泰之貞天也其悔風也天之三陽同日俱進可謂多矣兄弟之象也子之兄弟孟也仁仲也多文叔也儉且知禮皆材之良也其足以當此矣孟也遊於鄉校仲與子皆登賢宗

天之所啓也庚戌之役仲與子實用命焉於諸君子殆且過之無不及焉雖得雋其誰曰不可其不遇也曰有俟也夫孟也志之弗遑久矣庸可幾乎天其或者將建是宗也而俾三子者同躋於公宣昭令名惟是服物采章受諸

天子以陟在位共其[illegible]事以爲光榮於是兆矣抑聞之善人之後必有達者錢子有隱德而遯在下位其積厚矣嗇其身豐其子孫

將與之誰能禦之夫天地交而爲泰正月之卦也錢子於是月也而得是象吉孰大焉不在此其明年乎曲江、人饗三子者將與執事焉非是莫以稱斯筵叔子歸復於錢子錢子曰吾志也夫子言之此皆然矣吾冀而之朝夕脩也以曲江名斯室因自命焉二三子念之無亦夫有奮心乎三子對曰夫子有教敢不夙夜封殖以無忘茲訓

淸源稿

懷恩堂記

諫大夫兩溪君初言事不可宰相意宰相陰中傷君　詔切責君君辭不服更上書自辨益力至再三或謂君之戇也罪且不測會上意解寢不問頃之御史有獄詞連大臣君謂肺腑大臣與賊爲奸利賊既發覺大臣當伏辜不宜以勳舊之故廢法上書列其罪狀大臣迫不知所出以身自歸宰相宰相既前與君有郤而又爲大臣所遂言獄有冤可[illegible]他吏治其事而詞大反與宰相因言諸臣盡朋黨相排擊漸不可長失不治後必爲患且其意不在大臣大不以於是御史以下謫戍邊或榜死獨君罷歸是獄之反異皆以大臣故而首難者君也君自度必不免即生亦謫戍與妻子訣矣及　詔下乃生還田里過其望北面稽首曰方　詔切責臣臣不服更自辨臣罪一也大臣與賊爲奸利臣首發之臣罪二也臣自度不免顧赦臣不誅臣

上恩至厚臣何敢忘君既歸禁錮者數年會有　詔赦君賜君冠服君北面稽首曰臣罪當誅廼赦臣不誅臣臣之幸實過望今又赦臣賜臣冠服臣罪人也禁錮終身乃得見天日恩至厚矣臣何敢忘因名其堂爲懷恩明朝夕不忘也或謂君曰以君之才乃見斥逐遭禁錮君猶以爲恩不忘也君誠忠然屈原亦見逐而怨何耶君仰天太息曰臣何敢望原原之才已効於楚楚王已用原親信原已

而聽讒逐原不用其討原所以怨也然猶懷
恩不能忘作離騷冀王之察也原之忠甚矣
若臣則罪人也無功以國家無奇謀異策有
所建立而不能自克以及於禍臣固當誅廼
赦不誅臣之受知
明主深於原遠矣且同事諸臣才智有功過
臣數倍皆投邊徼白首不得歸獨臣生還故
里歲時伏臘與閭里故舊遊敘平生視諸臣
何如哉且古之忠義士以直言受顯戮多矣

臣獨何人斯幸免若是恩何可忘或以告周
子周子曰兩溪君豈不忠哉以忠獲罪猶懷
恩不能忘也吾聞忠臣之事君也知有罪不
知有功知有恩不知有怨夫兩溪君近是也
夫

蓮亭記

壬子夏五月西將軍以中都之漕渡淮涉汶
泗抵清源下入謁周子周子與西將軍同郡
相善召與飲相勞苦酒酣西將軍慷慨言[illegible]
西氏世爲金山衛將衛南瀕海多大澤洎以
之田吏士逐水草耕牧其中或種芙蕖之屬
久之益盛以漸營亭以遊觀焉盛夏海上無
儆從諸將賓客少年數十騎馳射田獵來過
亭下解鞍列坐割鮮飲酒爲樂凭欄遙望身
在雲錦中馬繫垂楊下嘶不止清風來鳧鴈
起引弓一發下之當此之時僕意極樂飲酒
至一石尚未醉日暮歸去策馬馳數里猶
聞歌聲先生謂僕何如哉今爲漕帥數年矣

終歲轉輸無休息時又遭河決舳艫數百里
前後相望壅閼不前千夫輓之不能尺寸令
人氣鬱結不揚爲漕帥曾不若曩時少年之
適毎飯意未嘗不在亭上也周子洗爵更酌
屬西將軍曰將軍畢之將軍何不自喜將軍
徒知曩時亭上樂不知今之樂異甚也將軍
國之爪牙職以折衝爲名顧與賓客少年從
容田獵遨遊亭榭間豈非海內安樂無事故
耶將軍今爲漕將遭河決將軍以此時日夜

奮厲赴國家之急有功御史大夫大司農爭
上書揚將軍之能
天子賜璽書褒美加[illegible]增秩不猶愈耶何以
言不及曩時適也方今匈奴强數苦北邊卜
式牧羊子猶上書願奮擊匈奴將軍被榮寵
數世何不慕漢大將軍青霍嫖姚之爲將率
數十萬騎出朔方雲中絕大漠犁呼韓邪之
庭斬郅支之首馳獻闕下封萬戶侯威稜震
乎夷貉聲名垂於竹帛將軍自視孰與亭上
樂哉西將軍起謝曰僕生長戎馬間未嘗知
大道幸先生教詔之僕雖不敏敢不自力願
先生書之他日歸以識亭上

海亭記

觀察大夫吳公之先故雲間上洋人徙長安
上洋去郡九十里東瀕海郡中諸水由青龍
江南折入浦而東流江海公之先家焉公雖
居長安心思故鄉不忘京兆舉明經對策擢
第顯名意終不自得上書[illegible]臣聞人之有[illegible]
衍水有源木有本也臣賴 陛下收錄丐[illegible]
顯榮矣顧自念臣先人墳墓宗族在上洋未
嘗得以春秋掃除會[illegible]兄長老臣甚自愧惟
陛下幸察書奏
天子嘉其意賜告歸會同郡林子范子亦以
洗沐至公謂二大夫曰僕家長安中未嘗見
海今幸得賜告至此夫玄虛所賦誠後靡過
其實迺諸子百家所載莊生列禦寇歸虛尾
閭之論海信廣大奇怪私心慕之甚願觀焉
二大夫曰善相從至海上海上多亭障置酒
亭上憑高延望數十里天末深碧與天同色
而差異瀲灎不定問津吏津吏曰海也公顧
二大夫曰彼其蒼蒼者何曰張華所謂滄海
許氏謂黑而晦者是也頃之有聲如風如沸
湯曰潮候也有呼而奔者曰漁子避潮也未
幾水平岸蕩漭千里[illegible]目不可斷乍進乍退
有物出入彷彿難追視曰海獸也潮至故戲
潮夫陸之所有海亦盡有之少南有山若[illegible]

岸浮潮汐無異曰浮山也浮山南有山多松
木曰金山也二山旁則秦山栢山或立海中
或半入海項之諸山皆隱不見曰海霧也占
有大風風果作濤益怒上沃天日倏忽萬變
不可狀公與二大夫怳然相視而歎因論天
地之大陰陽之盈虛消息蓬萊方壺之屬誕
謾無有秦皇漢武皆英主恨迷不悟與夫鄒
衍所稱之謬是日三大夫亭上辯難意最歡
日昃乃罷其後公補尚書郎郎中數年以功

次遷觀察大夫將歷下軍屯安德以備匈奴
是時公開府尊重猶時時思海上樂欲一往
終不可得故自號海亭明其志時周子奉使
清源周子與公同郡厚善告以故周子曰公
旣已貴乃幸思故國也甚厚昔歐陽子徙穎
川蘇子徙陽羨二公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輕去其土卒蒙誚讓公徙長安久不忘其世
公所謂長者耶過二公遠矣然四海方一家
北盡遼海南至珠崖[illegible]爲臣揚帆一
可至公今擁重兵屯要害御史察廉舉者公
治狀可任
天子方大用公入列九卿致位三公出以重
臣經營四方所至即家何必滬瀆吳淞乎公
謝曰先生教甚善先生居海上知海必備願
先生志之他日使四方觀先生所稱猶至海
上也

平野記

秋官大夫朱公爲郎數年廷中稱其長者辛

亥
天子加恩百姓遣使者分曹平天下郡國獄
有冤者有司舉公持議平可使使越公乘傳
馳齊魯之郊渡淮涉江而南每行深谷中或
上峻坂色輒不怡或得平地則褰車幰左右
望忻然若有得也未至越數十里止傳舍或
進曰公行且至越矣竊有請也公行谷中或
上峻坂輒不樂似有所惡或得平地則大悅
自得也敢問何也公喟然良久曰非爾所知

也夫
天子重哀無辜故遣使者奉　明詔分行郡
國釋無罪囚恩至厚〻今使者不務明
天子之厚德助國家流惠澤徒拘文法爲苛
吏所持使冤者卒陷罪死不能自明無承用
詔書之意皆非人臣之節也或者又不察一
切以便宜解縱之使豪猾不遜之民得僥倖
生心犯上禁亂吏治爲百姓豺狼亦非
陛下之意也夫法者國家所以禁無道整齊
萬民安天下也法一傾天下用法皆爲輕重
不可不審也吾行山谷間時時甚恨及登高
下視心亦非善也何則太高則過隆太卑則
過汚政太弛則不行法太峻則民無所措手
足此皆用刑不平傾側之患也吾見道平衍
每心樂之吾行且至越矣吾所尚獨平可耳
昔者張釋之爲廷尉[illegible]順文帝指當時稱其
平夫一人犯蹕罰金盜宗廟御物棄市法如
是足也少高下之皆不名爲平故誅薄罰非
寡恩也赦淮南王非詭法也夷新垣不[illegible]
深吳王賜几杖不朝不爲姑息夫法當而已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平
平且吾爲使臣惟法之安不求其異冤者見
雪疑者得末減久繫者出歸農盜賊奸宄罪
明白亦不得覬非望於以明
天子之大德哀憫百姓不忍致於理非以己
私惠廢壹一之法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
如彼平原沃野蕩蕩焉無偏黨不亦可乎皆
對曰善至越果以平聞壬子冬十月還過濟
上遇周子以告周子以公爲得大體也

二城記

清源初無城正統乙巳北邊多事始城清源
城俗所謂舊城者也其後生齒日蕃南北商
賈舟車百貨輻輳並至嘉靖癸卯北方又有
儆乃城外城謂之新[illegible]太學生李子休徽家
於二城間南距新城三里北距舊城五里道
當闤闠門外車轂擊人肩摩商旅往來[illegible]

無休時李子雅好恬淡厭紛華盛麗然以城中多賢豪長者遂不去也或謂李子曰子游心至道悅古人之行宜遯迹城郭潛脩山林不宜安於市廛猥隨俗之所居也夫皇皇求財利惟恐匱乏者商賈之事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行者士大夫之行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所好者聖賢之矩矱所窮者先王之典籍不惟原思之高縱而慕晏子之衣行猶戀戀於湫隘之故廬左溺河右鰲

磯軸轤相踵輿馬交馳大商巨賈列肆而居非所以養至德理性命之道也李子聞之憮然曰不然客徒知譏我以名高不知吾好學之篤也昔者司馬長卿好枚乘鄒陽莊忌夫子之徒棄官遊梁何武習鹿鳴之聲不遠千里來居長安何則仁賢所聚欲親就之非是莫由也故大冶鑄干將之器必賴砥石公輸崇五層之臺必用繩削物亦有之況於人乎夫清源北有永濟之利南有江淮之饒[illegible]

之問一都會也民雖好賈然賢英士大夫畢萃於是幸得皆遭盛世才智並進或面折廷爭深謀廟廊或論議[illegible]平合和朝廷或辨博彊記溢於文詞或擬迹鍾王雅意歌詩此皆天下所謂磊落奇瑰之士不易得者也此數人者或生異代遠在千里猶知慕之矧才出一時地同桑梓者乎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數君子者吾所則傚也吾舍是安所適乎是故求夜光之璧

不於藍田不可得而蓄也索明月之珠不於南海不可得而有也好學樂道不於多士之邦不可得而就也夫舊城郡故地也鄉之賢人君子出焉有先王遺風夫新城四方賢士大夫結駟連騎遊而過市吾日與之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近而就之則其威儀倘亦有益乎是吾心也使吾[illegible]此居巖穴閒超然江海之濆放意魚鳥之區處蓬茨之下與世隔絕不相聞知長孤陋之疾虧問學之資以此

自樂則可矣卽欲脩先王之術明聖人之道
詩論詩書百家之言廣遊觀博覽之知豈不
遠哉他日客有告周〻周子曰嗟乎李子之
好學也欲依鄉之長老賢人優游二城間爲
是故也昔楊子雲居長安不失爲寂寞袁安
居洛陽門生蓬蒿夫靜之與躁存乎人心不
在居也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此之謂也

若谷記

華亭九峯之下多溪其南爲富林富林之水

九折而東其稍北有谷焉周子之舅氏若谷
先生所居也先生隱居樂道於此五十餘年
今年夏更益東治爲室數十楹去谷彌近先
生暇時與客仰而望山俯而臨溪濯纓而樂
之久之若有悟也谷之南有渡渡人爭呼呼
於東則西應之呼於西則東應之先生曰嗟
乎此老氏所謂谷神〻〻吾之心其若此谷也
夫谷之西南十里爲三泖其東九十里爲海
三泖之水環九峯而[illegible]諸溪由此然[illegible]入
海谷之所容不過數畝然三泖之水與諸溪
注之未嘗溢也大海泄之未嘗涸也先生曰
嗟乎此老氏所謂知〻榮守其辱也吾之心
其若此谷也夫周子時侍側問於先生曰敢
問谷之所以神何也知榮守辱何也先生曰
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爾知谷之幾
於道乎谷之見於詩書未嘗以道言也自老
氏始以谷喻道老氏所謂谷有三曰谷神以
能虛言也曰守辱以能下言也曰曠兮若谷

以能容言也今夫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是天
下之至榮也處萬物之所惡是天下之至辱
也知其榮守其辱則天下之水皆趨之而無
所不容矣無所不容然後能大能大故能虛
虛之極而神應焉感之卽通倡之卽和陰符
所謂不神之所以神是也此老氏谷也老氏
所謂谷其始於能下〻〻馴至於大而卒於虛
乎若吾所謂谷則進於是矣吾見谷之可妍
可媸可玄可白[illegible]萬物之形莫之遁也吾〻

之學而未能吾見谷之可壅可決可融可凝
與時變化未嘗滯也吾悅之學而未能吾見
谷之窈然而深邃然而幽涵泓汪洋不可測
也吾悅之學而未能此吾所謂谷也吾所謂
谷非老氏所謂谷也無所於榮無所於辱無
所容無所不容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不求神而自無不神也此吾所謂谷神此
吾所謂上德也吾之心其若此谷也夫周子
曰大哉先生之論谷也先生之谷得之於[illegible]

非老氏之谷也夫子有言智者樂水先生[illegible]
者歟請爲先生記之遂爲記

周叔夜先生集卷六

華亭周思兼叔夜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蔡懋孝幼君
陳繼儒道醇校

序

膠東稿

梅谿集序

嘉靖廿七年夏周子如膠東將行賈子送之曰崔子膠東之良也是能文子往盍問文焉周子曰諾周子至膠東之明日過崔子與崔子論今昔之文崔子曰其秦漢乎秦之文直而壯猶有商周之遺焉漢之文騁而不厭秦之舊也晉魏其次也晉魏之文富而澤其次莫若韓柳韓之文典其失也緩吾其柳州乎柳州以下無譏焉夫文道之華也道有文有情情鬱於中而辭以發之載道以行合而成文今之文中實不足而外彊之標竊之務工

雕刻之務勤勦說雷同是謂不度不度之文非其情也文不由情將焉用文文之靡也甚矣以辭勝也夫文以載道道之不章胡可文也文其弊乎周子曰善哉今而後知文之難也非殫其力孰能至此崔子曰不穀聞之夫文猶兵也善兵者先之以謀謀定而後戰是以[illegible]克易此必敗是以文貴務思思而得之其[illegible]可樂也然後文隨之文如其所思焉是以文成而人傳之後世以為楷夫文不可强也

經長疾徐小大煩簡先有定形焉而後辭可[illegible]也周子曰善哉文其有專師乎夫文〃師則不一〃不一則散文之弊也恒必由之文其可廢師乎崔子曰以不穀所聞夫文何常師之有夫文猶賈焉賈之於貨財無所不蓄也而後可以待人故文無常師師於典謨俟教令也師於三傳備記[illegible]也師於戰國法論難也師於易卜述道德也師於詞賦象諷諫也師於漢表豫章跡也[illegible]之錯綜以通之以相輔佐也夫既具矣而以時發之文之美也不亦宜乎夫師不可專專之則匱夫物之所感無恒也而匱以志之鮮不僨矣他日崔子之客王生富生楊生集崔子之文命之曰梅谿集集有詩詩有古體有近體古體師古樂府近體師陳子昂有文文有敘有記有傳有碑有狀有誌有銘皆贍而偉師柳柳州入其室矣有雜文師司馬子長君子曰崔子之言不誣哉有感美不忘示人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崔子有焉

壽彭毋某孺人八十序 代呂文川作

彭大夫佐齊之政政有成矣乃遣人駕安車逆太夫人太夫人至自雒壽八十有幾某月某日實維誕辰大夫謀所以壽之者於是為致瑤池之核中山之醴五色之裳雙羽之舄咸陳於庭以獻大夫〃階稽首奉觴以進曰小子徼福於太夫人獲免於罪戾弛於擔負以從大夫之後太夫人之命小子曰爾無亟

於德爾無隕其令名小子奉以周旋不敢失
墜用能洽於上下以保茲祿於今幾年矣譽
日以彰行日以脩是太夫人之成也小子之
祿非小子福惟太夫人之澤小子之不獲戾
於百姓非小子能惟太夫人之教小子敢賀
太夫人其飲此酒也以享眉壽太夫人受而
醇之再酌而飲之進大夫而命之曰爾之令
名爾之所勉也先君之所教也未亡人其何
力之有未亡人聞之君子非無後之患而世

濟其美之難爲人後者非無位之患而令名
之難先君子無爽於德以貽諸後猶懼或失
之爾有令名所獲多矣而況有此祿乎豈惟
未亡人受其貺先君子實寵嘉之大夫稽首
謝曰太夫人之教敢不共命自今伊始先君
子或者惠顧涼德降之以福太夫人永保其
年小子永保其令名小子之願也敢不益務
脩德以承先休於是大夫率子若弟若長
幼小大稽首以祈黃耇太夫人飲酒樂

樂也君子謂太夫人於是乎能訓其子大夫
於是乎能悅其母訓其子之謂慈悅其親之
謂孝慈孝福之本也眉壽之興也備慈孝之
德而福又及之太夫人之壽其又可量乎在
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孝子之所以養親
也大夫之德顯莫尚焉榮莫大焉太夫人之
心豫也久矣豫斯休休斯安安斯無憂身其
用康心其用寧雖欲無壽其可得乎詩曰以
介眉壽永言保之保其令名以壽其親大夫

之謂矣

贈李太守白泉序

李大夫之守思南也憲使者行部至思南大
夫弗逆逆於郊使者不悅思南人謂大夫曰
是
天子之使臣也敬共以事之猶懼獲戾況不
禮焉殆必及禍吾聞之惟智者爲能以貴下
人貴而下人遜之道也孫以避咎智以[illegible]
不亦可乎大夫[illegible]之大夫曰吾聞之君

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禮不可愆度不可改畀吾身以求悅人是棄禮也已則違禮何以涖民其若政令何雖人悅我將安用之不然白泉之濫有不腆先人之墓田吾將老焉守禮而行雖得咎所獲多矣諂以媚人所弗能也使者聞之辭焉既上疏請老不許三而許之歸老於邑之西鄙築室泉上植卉木繕臺榭脩京陵鳩圖籍既成居之邑之長貳歲時咸就問遺焉問大夫居泉樂乎大夫曰

樂問政大夫曰不知也或謂大夫曰邑之長貳將惟大夫是聽大夫彌縫其闕匡救其失以大庇民焉其可也今問大夫政大夫曰吾弗與知無乃非民之望也乎夫君子惟人是利大夫一言而可以利民何愛焉大夫曰不可夫不居其位而言之者罪也吾敢違諸乎夫政既或司之矣余又得與之而安得知之越人之位冒也間人之政奸也有二眚焉[illegible]可犯也且吾之隱也以辟政也既已去之[illegible]

又侵之不亦過乎是誅賄也人且不信曰昔者大夫在思南弗樂也居泉而樂若之何泉之樂於思南也大夫曰以度之不弘夫人好惡之無恒禮儀之不可愆是以請老猶懼不得請旦夕不獲寧處曰無乃非禮以徇人以重先人羞若是憂莫甚焉何樂之有今茲辟於泉麓惟是朝夕佃漁以從野人遊麋鹿之與偕黿魚之與俱越在草莽人不予咎也且山林川藪之樂余實有之其誰與爭詩曰泌

之洋洋可以樂飢泌之水飲之猶可忘飢焉而況有宮室臺榭之觀金石絲竹之富二三君子又不我棄也泉上車轍馬跡無時焉吾樂多矣何顯庸之爲也初大夫之第美及營白泉之圃乃以讓於其季使居之周子聞之曰大夫之後其興乎夫秉禮而不二共也守節而不賄貞也好讓以不私仁也共以立之貞以守之仁以行之善之道也吾聞善人之後必昌大夫其有後乎詩曰君子有穀詒[illegible]

子大夫有焉是歲也大夫之嗣長叔姒生男

贈梁子夢松使於越序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量重館人請於藩臬諸大夫曰下所以共上惟是僕馬輿從以承事朝夕今病矣以馬之不給行旅之往來罔以供其乏懼罪之及也不敢不告大夫圖之諸大夫曰重館之馬皆於越之自出馬之弗給則於越之賦不入也於越之與我僻在千里文辭以行不能達也其若之何夫重館之敝

亟矣使使趣之庶其至乎然孰可以使趙大夫曰梁子可梁子敏且知禮敏則能任知禮則不墜命是幕之良也如是而又甚文敏以釐事禮以行之而又濟之以文蔑不濟矣且梁子於越人也察其土宜而悉其故於越人必禮焉使於越則梁子可諸大夫曰善進梁子而命之曰於越之〻〻辱在吾子吾子其行也梁子對曰大夫命武武敢不力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於是梁子居幕下三稔矣其

於齊人有嘉聞君子謂趙大夫於是乎知人九月梁子如於越其友蕭子劉子高子陳子韓子楊子孫子餞之□子有戎事於齊蕭子以語周子敘其事

贈呂侯文川報政序

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呂子至益都聚邑人問所以定民廛人曰以賦之弗入懼及焉必速征之場人曰民多流亡若之何胺之必速撫之呂子曰民之多亡征無藝也紓之猶戚又

暴斂之無乃不可乎夫民有所辟而非其情也不獲其情焉用撫之夫賦下所以共上也昔之人度地之所出而為之令茲民病焉其武者實有所弗均以患吾民乎夫弗均下所以日瘠也司民者將阜民而去其蠹者也賦之弗均民無所訴至於流離而莫之知恤將安用之吾將均焉二〻七年五月麥秋至呂子乃定賦察民之肥瘠而上下之其亡者

其土之穢治而上下之措地而差征無

者是歲呂子不煩刑而賦皆入民是以大和君子謂呂子於是乎能鎮撫其民矣二十八年呂子曰夫士羣萃一州處不教將淫怠而不率於義不率於義將陷於辟夫教民之所以章也不可廢也於是呂子萃民之子能爲士者董振之賞其才者而扶其不勉者是歲劉生得雋邑之東鄙有水曰洰洱夏潦民病涉焉呂子始造舟於水之滸置舟師二焉朱大夫伯雨卒呂子曰大夫之忠而令聞不昭善者懼矣樹之旌而撫其孤曰以彰善人二十九年十月呂子將如京師周子過之呂子曰吾何以報政周子曰子能教民矣子聚民而造之子旌善人可不謂教民乎子能均賦夫賦民之存亡於是乎觀之官之財用於是乎給之夫賦不可不愼也賦均則民紓民紓則土地闢居者安亡者歸夫政孰大於此□賦以定之貞教以明之績莫著焉報政不□可乎十一月呂子如京師

贈劉中丞雙泉撫治宣府序

二十九年秋八月丁丑戎伐我入薊傳於京師王師禦之次於新□齊人晉人周人帥師會之次于涿于通諫大夫德言於
天子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夫兵以衆整之謂律無律難以得志夫諸藩之師皆至而莫統焉進退無所承師所患也賊若犯之莫或繼之臣懼焉夫師克在和若以王臣帥之諸藩之師必和乃可以濟夫諸臣好禮而無勇不可將也若欲良帥則璽也可夫璽也嘗爲衛大夫能訓教其民既治兵鴈門軍無秕政是泉之望也三軍屬焉且臣亟聞其言矣毅而能斷毅智之經也斷義之本也智以慮敵義以行之若臨大事其可以逞臣請召之於是公在齊泉丙戌
天子使使以傳召公公聞之宵駕或謂公曰戎難方棘盍待之公曰不可爲人臣者□□其難夫聞

君命而不行不可謂忠知難而不進不可謂勇夫事君者苟可以衛社稷雖難赴之可也食焉將安辟之且爲人臣而惟身之恤安用臣難亟矣吾行之紓是懼而况敢怠乎遂行君子謂劉公於是乎可謂共矣不愛其身以壓國家之急忠孰大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是之謂乎九月壬辰公至京師甲午王師敗戎於薊戎歸諸藩之戍皆還庚子進公中丞撫宣府之甲以打戎忠建能也李子

聞之曰戎其平乎曰我不得志於戎也我則使然戎張以臨我我羸以守之是示弱也夫三軍以利用也利而不用秖示弱焉何以作氣氣之不振何以待敵戎之不共職是故也公在彊埸有年矣戎之情僞盡知之矣公將聲吾三軍之氣以待戎也軍志有之先聲有奪人之心武之善經也夫兵非無衆之患而無勇之患三軍之勇貴倡焉倡而先之勇必倍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初公之行也亟[illegible]

臬諸大夫餞之郊及至是李子追遺之言禮也

贈尤侯見洲報政序

尤子爲武城三年將報政請於御史大夫及監使者及藩臬大夫許之屬有戎難武城人恐謀曰寇將至而失仁人懼不可守若之何或謂尤子曰寇將入矣不去將及子行乎尤子不可曰夫邑之有長以衛民也寇將至而遠之民失其保官墜其司無乃不可乎民恐

矣吾朝夕鎭撫之猶有懼焉而况速去之民無所恃將何以守夫民將冀上之扞禦大難曰庶幾其安靖已而卒莫之恤將焉用之寇至與民守之分也寇退而行其何後之有乃不果行繕器備脩城隍糾徒旅具餱糧因府藏庀羣司以待命秋八月戎師入於薊及通焚其聚諜至尤子命二卒登陴授甲躬巡而撫視之命甸正聚都鄙之民命野司寇號於道以遏戎馬之濟也曰戎濟爾罪無赦令[illegible]

官督之察其勞逸而勸勉之既戒武城人大輯於是周子使於武城觀蒐焉以尤子爲有禮或曰昔者子游嘗以是矣以絃歌治今尤子以兵子曰是實知禮何故周子曰夫禮以撫百姓昭文章訓軍旅也治則教之難則用之以靖民也道一而已文武何異之有甲兵以利用金鼓以聲氣左右陳列少長有序夫孰非禮夫武城人陳而不亂整而和其可用也尤子其教之素也乎民懷之矣教明則有

備民懷則有勇有備且勇雖子游莫是過也且尤子急民之難無顧其身仁之大也卒乘蒐列威之至也仁以固之威以攝之與衆守之忠莫甚焉詩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尤子之忠天子葵之矣雖行之紓其何福之不獲冬十月戎師遁尤子息兵後行

浮槎稿序

嘉靖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司馬包子以

天子命狩於萊以治兵萊人登人皆恐諭之少定擇其材者授甲焉然皆徒也今市馬爲騎萊人登人愈益恐周子言於計子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執事以社稷之故辱趾敝邑敝邑之人不憚征繕悉索敝賦以從執事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市馬迫以求之民將不堪夫兵之設以爲民也若之何其以民之故勦民也且馬遇異産必懼而却師之弗捷率馬之由疲民以聚馬將焉用之無已則徒也可

古之善師者或以徒勝惟所用之無不捷焉宋人朱仙之役實賴以濟可明徵也夫兵何常之有苟討而訓之申儆其備而無易紀律如是則以徒亦足矣雖無有騎誰能禦之計子曰日諸大夫嘗言子於鄴子不言吾幾失子矣雖不承命豈敢忘惠遂行於是周子在萊聞之謂潘子善爲辭之令民之賴也初潘子之少也材及長有嘉聞既至登登人以其博物君子也咸問禮焉潘子搜遺逸鳴呼

策以授登人教之文辭教之詩書射藝三年登人輯其文將命梓人請於潘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古訓不倦以成其民者夫子有焉豈惟二三子受其賜抑子孫實永懷之二三子將梓夫子之文以遺之後也敢請命潘子曰余不敏二三子無辱昔者仲尼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吾茲處東海桴可浮焉吾繼夫子之志其可也登人曰善故謂其稿曰浮槎志窮也至是登人以周子之重其辭也以畀周子周子曰潘子之處海也弗久矣夫潘子以刑糾民無淫者也而不忘文辭辭以出政政以平民潘子之辭以濟治也獨辭也與哉昔者夫子之欲乘桴窮故也潘子陟恪在朝以左右

天子曰可俟也乘桴雖樂庸可幾乎

贈楊方伯裁菴擢操江御史中丞序

嘉靖二十九年冬十二月

天子使使錫裁菴楊公御史中丞之命俾[illegible]視江防曰盜賊奸宄汝實司之賜之履東至於海西至於九江南至於震澤北至於大儀於是公在齊藩藩臬大夫皆賀公辭焉曰國雖安不可懷也險雖固不可恃也易有之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江之險所恃以為國也盜之弗輯民無所恃險也將安用之夫令之不行盜所由滋也今少惰矣吾懼政德之不修以負

天子之明命為大夫憂何賀之有諸大夫曰夫江以左公嘗一再至焉今茲三也昔者諸士弗茂其實而惟浮靡是崇文將敝矣公至視學政不善是也曰作而善猶弗振也作而不善敝將若之何禁之二三子於是乎謹於文詞不愆其度江以左文之丕變則公之為也昔者征斂無藝民將病矣公至視糧儲曰夫農國之命也恤之不暇若之何朘之為歲計其入以為常民是以安江以左民之不擾則公之為也夫訓士仁也均賦智也二者

之大節也仁以爲本知以行之其何事非[illegible]且彼公之故也民懷之矣懷則能思君子思德小人思威公茲往也江防之治日可俟也抑聞之火烈民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翫之則多死焉故政莫如猛江之盜非不詰也而終弗輯其無乃令之弛也乎以公之威往鎮撫之盜其弭矣又聞之周人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大誥盜者將盜是務去而或黨之又爲之隱也求民之靖不亦難乎以公之明其何弗察之有察奸以弭盜民之賴也社稷之福也是以賀公悅諸大夫稽首公亦稽首明日行

鈎溪家藏集序

省翁夫子刻鈎溪先生文集既成載之而北也以授其門人某讀之既而謂之曰吾子觀鈎溪之文乎其文奈何盍敘諸某對曰某不敏非深於文者也其奚以敘爲也雖然竊觀先生之文矣夫先生之文燁乎其有光其未可以止也其暢而達也如江河之決而莫可窮也其抑揚上下如金之鑄良冶而莫知所爲也意者先生之文其得之自然耶其有所助變化而不測耶夫今之志於文者非不欲超先秦而軼西漢窺班馬之室而揚曹劉之波也而以詞則窒以道則悖摸擬雖工而讀之蘄以索焉體製拘而識趣寡也烏在其爲文也先生之文讀之愈疾而其氣愈駛其辨愈壯也意者先生之文有所得而輒就耶其不假深思耶不然何其詞之旁溢四出而不可禦也不然則其才爾也夫子曰善哉吾子之言文也先生有所感則書有所思而得之則書有所求而不獲辭則書操筆而文成焉先生蓋未嘗易稿也亦有頃刻而就即席對客而賦者吾嘗求之而莫知其故效之而弗及也是以浚川子服先生之敏守溪子稱先生之雄蓋謂才也吾子之言是也盍敘諸某對曰某不敏非深於文者也其奚以敘

爲也雖然竊觀先生之文矣夫先生之文其英邁之辨昌博之詞有似於昌黎而其爲說則一宗乎仁義而道德是歸蓋諄諄乎濂洛之遺焉是故无會運世明消長也君臣禮樂備體用也養心亭記察動靜也日新齋銘謹聖狂也是先生之學有所本也夫根之茂者蕃其枝源之遠者洪其波先生之學既有所本而後發之爲文詞焉其見道也確其立論也端彼文也者先生所以飾其言而非有意於文也彼其所以工者仁義之華而道德之輝也文以足意意盡則止先生不求其工也今讀先生之文始則愛其文詞反覆而翫之有餘雋焉此仁義道德爲之也先生之學獨文也與哉夫子曰善哉吾子之言文也先生非徒爲文者也先生志節之高政事之精卓乎不可幾及而於理[illegible]之奥則鑽覈之切窮老不衰焉先生蓋非徒爲文者也是以吝同子當世之所尚也而先生弗之取也謂[illegible]詞之工而道之離也吾子之言是也斯亦可以敘矣

贈李太僕少卿總牧陝右序

天子以海寇不靖數爲邊患故設沿海諸衛以爲之備又以爲未足以督率之也故命藩臬重臣駐節於萊以巡察之凡外而沿海諸衛之將士皆稟受節度內而登萊諸州縣之有司亦從而淬勵焉其所以付托之者甚重數年以來海寇向化不敢犯順百姓無事前後蒞斯任者以爲無以效勞於　朝廷以報稱

上意故躬親細事下侵有司之職告訐成風而訟役繁滋外寇雖寧而民之勞擾更甚少泉翁以文武之全材爲

天子所簡任來莅重鎮至之日巡視四境喜曰茲太平無事之時也無事而擾民則民不安吾何以多事爲哉吾去其所以擾民者而已於是明號令嚴賞罰民有小儆多方以[illegible]

之雖積歲之逋冦無不獲者於是不軌之民
震慴而百姓安堵至於細務一置之不問告
訐之風自是頓息民畏其威而懷其惠
天子嘉公之績以爲東方無事不足以盡公
之才于是又從而簡任焉而有陝西之命夫
馬政之不脩爲日久矣有志於武備者毎思
所以振刷之然西北有事常患於無馬其故
何也無羊之詩載在貳雅牧事之所以有成
不過順物之性而已張萬歲王毛仲爲有唐
名臣求其所以若是盛者用此道也我
國家養馬之政非不詳且備也然有司之約
束太煩文法太苛民之視馬不啻仇讐夫使
百姓之心視馬至於仇讐也而馬尚望其繁
息也乎故馬之不盛文法爲之也以公之才
而涖陝右必且寬民之約束而去其煩苛順
馬之性而不求備於民而馬政之脩也易矣
雖然豈惟馬政一事然哉以公之才而登廟
堂之上必且不動聲色不求詭異不親小務

以爲勤不眩聰明以爲能與天下相安於無
事而太平可坐致矣昔薛宣之爲三輔也號
稱嚴明及爲宰相則以瑣碎不稱職蓋大臣
之體固與有司異也公於巡察之政恒振舉
其大而無計其細故衆廢畢興而民安之公
於大臣之道蓋見之卓矣推之天下安往而
不裕如也乎某受公之知最深朝夕所以親
炙公之政事者最詳於公之行述此以爲贈

清源稿

山東鄉試錄序

聖天子御極之三十一年爲嘉靖壬子賓興
多才實維其期監察御史某茂敦化之本重
籲俊之典夙夜兢惕實司監臨以教授某學
正某爲賢羅而致之使司考試以教諭某學
正某爲賢羅而致之使同考試以布政使某
參政某爲賢檄之使司提調以副使某僉事
某爲賢檄之使監試以羣有司爲賢使各執
其事廼合提學僉事所簡士二千有奇而[illegible]

之試之孔孟之旨以觀其趣試之是非之辨以觀其識試之忠愛之詞以觀其誠試之古今之變以觀其博拔尤得七十有五人錄其文并名氏以　獻其當序諸首乃颺言曰夫大道既隆則逸羣之士出國家將興則文明之會彰是以詩人詠梧桐之盛大易垂鶴鳴之義文之盛衰關諸隆替尚矣

聖天子文昭雲漢輝麗日月幽遐仰流荒服知化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思欲効其志慮況

汝諸士皆齊魯之產挹聖水之餘波聞大音之遺響沾濡盛化尤其最先者哉夫激楚陽阿之音賞者之所先也飛兎腰褭之足良御之所急也汝諸士優游六經逍遙百氏摛藻如春榮馳辨如秋濤誠清廟之秘寶明時之茂器也朞是以拔太沖於三齊之墟舉仲連於東海之涘振起涔涔之中激昂風雲之上汝諸士亦幸矣抑聞之德薄而賞者有道之所忌也行卑而進者明達之所譏也汝諸士其無乃存既得之心侈自足之色喜跬步之進忘千里之適如是而已乎夫道不虛行待人而傳傳道之托實明哲昔夫子述先聖之道建刪經之業七十子之徒從而和之道用不墜此汝諸士之鄉人所共聞也自漢以還罕有斯繼從容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此邦人士固亦有焉至於紹宣聖之弘規宗諸賢之懿訓千載而下一何寥落泰山之高莫登墨池之潤幾竭此無他聲利之習勝道

德之意微也汝諸士行將揚聲紫微垂光虹蜺其將何以報

聖主而佐　明時乎夫淫遠之聲不可聞之於師曠者非咸英之盛也碔砆之美不可見之於隋和者非璠璵之貴也雕蟲之技苟且之行不可厠之於孔子者非聖賢之致也大丈夫際不世之盛乘風雲之會方將結情皇極流惠生民建永世之偉績留金石之[illegible]豈徒疲神翰墨馳心青紫哉若乃情謬[illegible]

迹淪流波上之不能軌訓齊俗次之不能糾忠効信内之不能拾遺補過推轂巖穴之士外之不能班揚明令行爲循良來風人彼其之譏與君子匪人之戒所謂怙僞才而不茂德將焉用之夫騏驥長鳴伯樂惜之盧令悲號韓國知之使其騁之齊楚之路兩千里之材不見試之狡兎之捷而搏噬之用不彰是使伯樂韓國蒙其譏也汝諸士得無有慮於是乎是舉也若廵撫都御史今陞左副都御史其則懋昭文武之道士氣由興若廵撫都御史今陞大理寺卿其則弘敷典常之教風聲彌著至於總理河道時則有若都御史其有事醝政時則有若御史其有事督稅時則有若主事其贊理於外防範惟寅時則有若副使其僉事其參政其秖役於途賢勞夙著時則有若參政其參議其僉事其都指揮其[illegible]數臣者或服勞於始尚賢之意素彰或[illegible]會於今樂觀之心愈篤有功是典不可不[illegible]

送戴司徒西嶺還　朝序

司徒戴君之初舉進士也其鄉人方貴顯用事欲援君入中秘省以名薦宰相人或以告君君曰公之薦我幸甚然窮達命也不命之安而事僥倖後必有咎不可且吾終不以鄉人之故求顯榮時宰相亦聞君名欲用之人又以告君君曰公之欲用我知我也然公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薦而知我我又因人之薦以求幸公且薄我不可遂謝病去家居者數年辛亥始拜郎署未幾出監清源商榷不加稅而課日益商旅以爲便及期代者至當行時屬有戎難內外戒嚴其友人許子李子周子送之衛水之滏不忍別也或曰夫戴君豈非長者哉謝病者數年而不就也今有戎難而君入入必見用奈何周子曰君入必見用若大用功可成名可立也昔者平原君裂地而封魯仲連仲連逃之海上不就夫仲連不受平原之封是所以卻秦師安齊趙名顯諸

侯而功施於後世也今夫富與貴得之不行於身無益也然猶動其心夫以得之不得動其心者未有臨大事而不惜者也夫戴君察進退之義愼去就之道寧辭富貴顯榮而事恬退以明其節成其高竊以爲戴君臨大事不難圖也且君不重違用事大臣之意一去不復顧又安顧利害不盡力哉君誠大用功可成名可立今其時也君悅遂行

贈鄭虛舟序

趙王聞吳人虛舟君賢使使奉幣具車馬召君且致命曰聞之國人博聞强識能文詞者無若吳人鄭君鄭君賢誠私心悅慕願得侍左右不敢以請敬遣一介之使謁諸從者君再拜稽首曰大王不以庸爲不肖不遠千里使使奉幣具車馬召庸庸之幸也然庸實駑下恐不足任使傷大王之明敢謝使者使者三反卒辭不行後五年王又使寺人秀乘傳往迎君君尚未行也或謂君曰王召君君不行而君之義成君之高也然使者又已在吳矣君遂留不報乎鄭君曰王待庸至矣庸何敢負王顧庸實駑下恐不足任使夫不知已之不肖不明也屈身以事人不義也庸所以辭王也庸何敢負王曰不然君布衣諸生閭巷之士而王千乘之貴士也不遠千里使使奉幣具車馬召君卒辭不行君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王所以待君之意乎且王天下之賢王也不好聲色而好學問不好勇力而好士吾聞其文詞乃且若河間淮南之流過絕人甚王誠賢王也天下莫不知吾聞之仁者不絕人智者不辱身輕身以干人者非明哲之致也抗志以絕人者非盡厚之行也今使者待門下五年於茲矣而卒未有行意輕絕好賢之王簡棄不朽之功願君更慮之鄭君曰敬諾遂行過齊見其鄉人周子周子重君之義甚高又重王之好文下士不倦也爲紀其事

壽曾總憲前溪序

嘉靖三十一年夏五月
天子拜前溪曾公爲御史大夫使持節往督視河其秋漳水溢入於衛隄敗而潰東郡以下大水或獻議於公曰今歲河爲患宜鑿渠自酸棗並金隄注東郡地二百五十里而近度工可一月就引其水可以溉田民獲其利而河不溢竊以爲鑿渠便公下其議於都水使者大夫科議其事議曰往者河決築隄捍之猶時時溢決然齊趙之地終無河患者隄力也今潦水爲患幸以隄故河得不決若渠成河與渠爲一明歲潦水至爲害滋大不若築隄便是歲河決符離東南注彭城下邳漕壞或謂國家所賴漕也今漕壞宜大興卒塞決河以利漕甚便或謂河溢四出塞之功卒不可就不若自彭城上引至蕭並南山下出河故道可漕雖遠無害不費若此甚便議上公謂漳與沁溢爲患咎在隄不固今縱不能固隄以爲民禦當而曰穿渠利民此助河爲暴議不可用大夫科議是宜往益築隄水有所歸將自定夫善治水者窮其源往歲河南徙彭城下邳水絕漕不利故鑿陳留渠引河利漕歲久渠益廣故河水潰溢北徙爲患今欲通漕非築陳留隄不可下大夫科大夫澄及郡長吏二千石以下議咸對曰善於是發卒北脩水樂隄備漳沁之潰而南塞陳留渠導河故道徙河使南殺其勢身自臨決河經度之三月禱於河之神俾爲助是秋九月甲辰公誕辰也而漕適就大夫科大夫兼郎求郎禮等謀曰公當壽夫漕以利國也漕壞寔病國不小公身往塞決河以通利漕不愛其勞狥國家之急使河世世無患而百姓享其利功莫大焉上者壽國脈下者壽民命公當食其報公昔爲諫大夫直言正諫無諱多補益及爲嶽伯分郡國祿甚均郡國憚公之嚴而懷德不忘至今公之仁所從來久矣且公

非止此也公將上佐
天子宰天下培持我國家益厚且遠無窮吾
聞孔子稱仁者壽公仁當壽於是大夫科等
以次起舉觴前為公祝曰公其享此期頤耄
耋之遐壽

山東考卷序

裴大夫以
天子命視齊魯學政初至與諸士約曰二三
子來爾毋叫於教毋惰於業毋剿說毋炫奇

毋淫靡以逞而詭於先王之明訓也未幾齊
魯之士悅大夫之教服大夫之義思變其故
所習而謀協於道大夫聞之喜謂齊魯乃果
多士也嘉其志欲遂成就之於是東觀於海
南適莒至於魯於鄒於滕西涉汶泗北至於
濟上羣諸士而較之賞其率於教者數十人
且祿之而抶其不勉者以示之警清源守茆
子世亨進曰大夫不如因而勸之夫賞之不
如旌之之愈也罰之不如激之之愈也夫賞
罰者所以立則也非所以勸民而成俗也今
夫齊魯之士悅大夫之教服大夫之義甚惟
寐忘之大夫奚不因而勸之擇其文之尤善
者刻而布之以為諸士先夫其才者既進而
祿之又授之顯名彼其才者之有是顯名甚
幸而度無以自効其務學必力是才者競勸
也夫才者見錄於大夫當大夫意而不才者
卒窮無以自見彼視其人相若也恥為之下
其務學必力是不才者競勸也夫才者與不

才者競勸是一舉而賢與不肖皆奮也大夫
欲與齊魯之士易其俗成其民計無過於此
者愚竊以為刻其文便大夫曰善盡出其文
授茆子茆子歸而刻之

贈沈封君心松序

嘉靖三十年春二月護都水使者大夫沈子
進氏受
命視河安平以歲時遣人問遺其大人心松
翁且謝曰科賴大人訓教位至大夫為

天子使臣郡縣長吏皆稟受節度甚尊顯此
盡大人之教澤也然科爲吏貧祿之所入薄
無以視大人朝夕膳科竊自念奉使無狀爲
人子不能孝翁報曰不然昔者曾參不虧體
辱親孔子以爲孝今鄉之父老長者謂汝爲
吏有盛德事三吾始疑未信然汝有是乃幸
也聞汝爲諸郎同舍郎有疾汝代視事諸侯
王求益祿遺汝金汝謝不受卒不與祿當是
時諸侯王使者皆服汝信有是耶又聞汝爲

大長公主治第與中貴人俱中貴人有所事
事以輒沮止所省費以萬計中貴人畏憚汝
終莫敢少望如此是汝不私也漳與沁鬬爲
民患安平隄幾潰汝身率民捍之河得不決
安平之民無長幼皆德汝不休如此是汝仁
也夫是三者汝特患不能誠能是汝能其官
而汝父能教訓揚親之善於天下曾參之孝
也顧不勝耶今之爲吏者前堂羅鍾鼓立曲
旃後房婦女以百數游士賓客日滿門下而

名聲不彰德澤不下究吾見之心弗謂善也
汝爲吏貧是汝所以孝吾甚願之汝無以爲
過子進得書稽首曰大人教是也他日示其
友周子周子嘆曰嗟乎賢哉翁也使其子卒
成令名翁可謂能教矣昔者王孫賈之母非
不愛其子也至湣王之難則怒其歸欲成其
名也王孫賈入市一呼齊國復安名顯諸侯
故王孫賈忠臣也其母賢母也今子進爲吏
雖益貧翁奉養不給然翁心樂也使子進爲

吏不稱翁雖奉養無所缺飲食豐備翁心必
不樂也子進所以能自刻厲爲吏有聲翁之
教也且翁以心松自命彼其視富貴輕甘恬
淡志固與人異子進以是承順之可謂孝矣
周子於是感之敘次其言以爲翁壽

李憲副羅村窻稿序

羅村先生舊與吳中歸生同師歸生爲人自
喜少許可獨愛重公兄事公歸生爲文詞亦
不類今人人莫識獨公折節與交公文而[illegible]

不事侈靡言必根理要成一家言歸生亦自謂弗如其後公以明經舉於鄉對策擢第授司勳諸郎累遷至山東觀察副使持節督東郡兗鄆諸州軍事開府清源與人言未嘗不稱歸生也公初至欲以月朔謁先師廟吏白非故事不當謁公曰此仁賢所自出吾秉鉞兹土鎮撫百姓而不教化是務終無以風厲群吏與多士禁無道不可卒行之謁畢與諸生討論詩書六藝所載孔氏孟氏之書微詞隱義多所能發明於是諸生大悦益聞所不聞日夜庶幾從公釋平生疑恐後聞之其秋周子奉使清源與公論司馬遷班固書公自釋褐至是十五年而帝紀諸侯王世家及諸公卿大夫列傳誦甚備悉周子又與論漢魏以下近世諸家往往舉其本末及得失所在其閎辯博雅好學如此明年冬十月周子始間從公門人得公平日所業示諸生諸生舊師越人事帖括以華侈相高後稍厭之然

於故習不能遠及是喜甚謂見之晚前此未有爭相淬厲不休猶頗有未覩者清源守范君欲廣其傳令諸生八人自便畀其尉山校刻之凡三十四篇論語義十八篇孟子十三篇學庸十篇易三篇

瞻雲愛日詩序

近山先生初以繡衣直指使者行部三輔宣布
天子德意問民疾苦刺舉二千石以下長吏賢不肖當
天子意頃之復使齊魯其治亦倣三輔
天子以為能拜中大夫持節觀察河南時公大人禾江翁在閩越大梁去閩越三千里欲歸則不可欲迎侍則翁年老矣道里遠難致乃上書曰
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御史臣出入禁闥十五年矣
陛下幸除臣過勿治又幸擢臣中大夫尊寵

之臣雖竭犬馬力無以報萬一顧臣父年老閩越遐遠臣竊不勝烏鳥之思臣聞忠臣不忘其君孝子不遺其親今臣被榮寵蒙爵祿而臣父獨居曾莫爲省視臣竊自傷也臣願得以洗沐歸謁惟

陛下哀憐之書奏

天子心嘉公孝然欲重用公寢其奏不下公不得已遣其弩歸而身獨之官先是閩越大侵民饑饉以疫丞江翁賑救之多所存活是

歲大夫始生十三年補博士弟子後大夫爲御史三載上其績績最復爲御史如故而江史父能以教訓賜爵如御史官閩越父老旣多翁之有陰德又嘉翁之馴行孝謹能教其子竟以子貴相與榮之以爲天所報施善人也及是公旣上書不聽心思歸不可得日夜南望庶幾見之匆食必視歲時伏臘念翁之算則心獨喜然愈益願翁無恙於是公卿士大夫感其事共爲歌詩詠公之志且謂公曰

大夫何患夫丞江翁有陰德於人又能教其子弟使爲良吏翁誠長者翁壽固當且大夫爲御史直言正諫無所諱刺舉無所避盡忠竭節以衛　國家除豪猾之吏釋無罪之囚民甚便之前此莫及也夫人有微善天猶監之況大夫爲人子孝爲人臣忠尤至者哉以吾觀之翁壽無涯矣周子故嘗爲膠東守以公任爲都司空大夫公命爲敘以故不敢辭

周叔夜先生集七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毛世貞元美選
後學蔡懋孝幼君
陳繼儒道醇校

序

清源稿

贈李鴻臚春洲序

嘉靖壬寅春周子遊海上歸而病數月不愈召醫屏治屏至診之曰病可已也病得之怒怒而厥陰之絡傷故病也治之後五日當已屏素知名周子報之薄不能無少望後五日屏又診之謬曰病不可已病少進矣病得之酒不治遂起趣出周子所善孫子吳子聞之來視疾坐相歎也孫子之客李子時遊太學好醫方術爲人治病多驗孫子乃與俱來入門望見周子喜已診之又喜孫子曰夫周子之疾日益甚也子何以望見周子而喜診之

又喜也李子默然微笑良久曰吾始聞屏以周子爲不起也今望見周子之色傈如也夫周子之病陽乘陰也陽乘陰陽實也陽實其色必盛今色羸而靜病未深也吾是以喜切其脉循其尺尺來小弱關之前浮而滑夫尺陰脉也小弱者陰不勝陽也關之前陽脉也浮而滑陽氣張也然尺雖小弱按之實與五臟應病未深也吾是以再喜夫色羸而尺弱此屏所以憚治也然周子之病不在死法病得之思思而心傷少陰之氣乘脾脾弱不能飲食脾土也萬物所滋息也脾不能輸之腎故陰不足腎水也陰也萬物所歸藏也陰不足則陽乘陰陰并於陽水不制火故病夫陽可抑也陰可相也抑陽者去其邪相陰者滋其源屏不知故不能療也乃爲劑飲周子三十日所病已六十日如故周子德李子其往報謝李子而李子辭曰子去矣吾故儒者非醫家者流也特性好方術見人病不能忍詎

治之時時驗耳吾儒者吾寧望報乎且吾非能生爾也爾自當生吾能使子起耳吾又何功夫能之不以治人不仁也治人而求利不義也屏以責報於子深故棄捐子勿治吾雖不言乃心鄙之今吾又受子報吾去屏詎相遠哉子去矣吾不忍爲屏所爲也卒不受屏聞之內自慙也甚哉醫之難言也夫周子之病醫謂不治而李子以儒者卒起之豈儒者明達於理知合變故能療人醫者反不能耶

昔者稱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誠哉言也夫黃帝扁鵲之書起度量立規矩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決死生定可治其論至深自儒者猶難言之何乃醫者哉李子起癈疾不以爲能報之不肯受不以爲功彼其中心仁愛人無所求人其善爲方豈天性然耶何其精良也李子名誠字實甫鴻臚丞華亭人也

疑獄恤刑序

天子每歲遣使者分曹決天下郡國重獄五歲則加恩貸遣使者錄無罪囚及諸可矜疑若久繫者以次輕宥之以爲常辛亥廷尉副經公奉　璽書使齊齊凡六郡地廣大民貧訟獄多又益以遼東遼東邊胡過秋即不敢往前使者大率以半歲畢六郡事即出塞趣遼東所部州郡僻遠者常不能遍冤獄不盡得釋囚初猶僥倖不死及使者去繫如故絕望發憤有自殺者公嘗稱曰人臣患不能盡

職臣等奉
明命布恩澤於百姓夙興夜寐黽勉効力猶無以塞萬一奈何憚勤勞乎且
天子以民命至重重良民或被辜以死故分遣臣等恩甚厚臣等乃不惟
天子至意而私自便行部不遍問囚不躬親遠畢事去甚不稱職夫苛吏陷民於罪至無道也臣等以恤刑爲名坐視不爲解遣此其罪與苛吏等且縱無人責廉詎無鬼誅乎故

其所歷郡縣雖僻遠必至至必以一日訖悉召其父老知證親臨驗問期得其情乃已或疑獄數歲不決他人治問終不能明至公卒出之公以辛亥四月至齊壬子三月去適遼東凡三歲乃畢他使者所釋因多者至百五十人公所奏報釋者三百四十人有奇每郡凡三上跣或五上前此未有也跣章凡七冊郡各一冊交州二冊又所釋疑獄有異者别爲一冊名疑獄恤評極刑二人大辟四十二

人徙邊二人罰作一人共四十七人輕因不戴其重者云周子故嘗爲膠東守膠東有冤獄爭之不能得甚恨公至悉論出之以是屬公及是以示周子益歎公忠勤人所弗及必有後昔于公所雪特一孝婦之冤子孫猶累世至大官公所釋尤衆天所報施必厚閒公有子男十人詩曰無德不酬經氏子孫其貴盛乎不如是何以酬盛德哉

臨許司農譽齋遺稿序

臨清有倉三一曰常盈受山東委輸二曰廣積三曰臨清二倉河南山東二省所輸也二倉所入歲十餘萬或三十萬間漕不利不能達長安則自江南北諸漕皆寄焉比漢敖倉唐洛口云常盈所入歲五萬餘郡衛將吏以下仰給焉每歲大司農屬一人來領其事行檄郡縣督促其租以時開倉發粟給諸將吏戰士二倉則以次轉漕京師後稍凌夷租歲比不入府庫並虛郡衛將吏以下皆不得祿

日候門下自言每出則請謁塞路車不得行諭之不去前使者以爲病或郡縣上計吏至日月不相應多拘文法治問其罪左右因緣爲奸或輸租抵倉數日不收既入數日又不與符輸者費多亦患苦之壬子三月譽齋許君奉
璽書至閱倉庫按圖籍二倉所積自己亥至是十五年不過二十餘萬每歲所入不逮往歲什之五乃歎曰嗟乎財之屈至此甚於六

積貯者國家大命也天下幸而安樂無事故廢墜若此即不幸有急豈有及乎乃得備使臣監譏軍國重事親見廢壞不振辠罪滋大遣使諭郡縣長吏以禍福君明習吏事精法律長吏見檄惶恐如令晝夜輸上倉庫稍實諸將吏以下得所欲皆去不復候門下衆由此服是歲冬十月漕舟過臨清遇河氷合不得前大司農下符臨清倉令悉納諸漕所輸十七餘萬時大寒雨雪君雞鳴起視事日入歸凡兩月餘乃畢勤力如此吏不得爲奸詐漕將人人稱便君所受常盈萬五千二倉五萬餘共二十三萬癸丑三月龍溪孟君來代君君當別去鳳巖莫君羅村李君與君同有事於臨清至是送君謂君以出納爲職能脩舉廢墜上實國賦下節民力澤乃將吏使不乏食不負所職矣初君以進士授荆州司理三年入同被徵者皆授侍御史諫大夫君獨

官人以爲惜夫官顧稱不稱煩簡高下無擇也君本尚書曹在內主天下平準出則奉天子詔監重賦官不爲後人又能盡職所在著聲爲吏民所稱不辱明命君榮多矣何必侍御諫議乎周子君鄉人衆屬爲敘別君因述諸君言以贈

臨清大全如記序

嘉靖癸丑閏三月望周子晨起視事時徐邳河決民大饑山東旱定襄雲中被冦周子不樂獨坐悲歌杜生入見曰公何念之深也公所念豈憂歲旱民饑北方多事故耶周子曰然杜生曰請爲公釋之周子延入坐杜生出一編書袁中陳几上起揖周子曰公聞是書則公之憂可釋也公不聞是書則公之憂不可釋也周子曰幸甚杜生還坐舉聲讀初讀所謂大全如周子不省顧左右問他事次讀唐宋以下廢置沿革建立郡邑衛所次第稍前席聽之次讀永濟渠起自隋氏會通河迄

安民山來合流利漕周子愯然曰此
國家大事也次讀新舊城及諸形似語大類
諧周子笑曰此嗟乎論至此耶良久復讀樓
臺宮室人物士女商賈百貨之盛道里遠近
山川阨塞城郭形勝周子憮然有憂色杜生
曰公初聞是書喜已復有憂色奈何周子默
然頃之曰非術所知也末讀忠孝節義之士
及文士所詠周子大悅擊節助之讀竟周子
曰君書甚善獨大全如吾所不解刪之杜生

分別所以大全如狀周子知其不可爭因論
著其略如此

思德省愆冊序

余自大父時頗聞建昌侯事建昌侯以肺腑
尊寵無比門下客多附之者爲驕恣不道人
多怨建昌侯後侯勢衰門下客皆去或知侯
家陰事相與劫持建昌侯輒得賂遺侯以此
遂貧其後不得所欲造爲巫蠱叛逆諸事上
變告之事下廷尉治侯兄弟皆坐誅余時尚
幼所聞止此未聞有能明之者後十餘歲遊
京師父老爲余言建昌之獄公卿大臣莫敢
言賴林公獻得不族余時心重之猶未甚詳
辛亥歲余使淸源公獻已卒諫大夫秦公以
議大獄廢家居秦公名祐公獻友也故秦公
數爲余言公獻得罪事後二歲公獻子之東
以公獻所自敘平生思德省愆冊示余一事
繪爲一圖各系以言中載建昌侯事凡五見
視昔所聞加詳夫建昌侯淫佚失道誠不足

誅然誣以大逆太重當是時微公獻張氏族
矣且大獄一興所連及必衆即公獻少顧妻
子不以死爭窮竟其事禍且不息昔張釋之
爲廷尉所持獨犯蹕盜乘輿物二事耳後世
猶稱之如公獻可易得耶公獻旣廢杜門不
出著書自娛授生徒數十人尤善屬文有集
行於世其所自敘大抵實錄云會鄉之士大
夫欲祀公獻於鄉賢祠具白兵憲李公李公
名憲卿尚節槩重公獻爲人欣然許之夫公

戲官不過郎署身死後妻子不免貧窮之上
大夫猶以其持法平故思慕欲春秋祠之李
公非其故人欣然許之不難皆盛德事也之
東求敘於余余謂公獻大節在建昌侯事雖
遭譴乃益有榮故取其要而論之

贈莫司徒鳳巖還曹序

莫子之監淸源關也言事者建議關設郡倅
一人以分使者權不受使者約束至欲抗禮
使者皆以爲病莫子至之明日召倅庭數之
曰汝所以來匡使者之不逮也令使者勞苦
政事而汝偃臥不恤甚不稱令使者欲與汝
共此勞也使者有過不敢辭咎汝不用命使
者將列汝罪也倅懼應曰諾明日召左右胥
史讓之曰使者之不善皆汝等罪也甚不肖
令使者欲自脩飾以樹貞信於世汝入誘使
者爲不善出與商賈爲奸欺使者名則使者
撻汝配汝誅汝不汝宥也左右胥史懼應曰
諾又明日召商賈榜人與約曰使者天[illegible]

能早避煩劇以有此命又不能辭使汝甚自
傷令使者與汝約汝毋隱匿毋爲胥史所詐
毋行苞苴夫利使者不敢私汝不如約使者
不敢宥也商賈榜人喜應曰諾於是莫子晨
起坐堂上命倅立堂下階上設衡旁設權輕
重各有差東設匭商賈榜人以次進斷枚升
階各以輕重取權自較較畢投匭中吏左右
立足不得移口不得出聲倅磬折而立日昃
始罷商賈榜人出舉其襄有羸金人人自喜
以爲使者賜也行之一年商賈歌於市榜人
歌於途左右胥史屏迹不敢爲奸利郡倅執
禮愈恭使者脫粟之飯藜藿之羹澣濯之衣
望之者以爲韋布儒生弗能過也於是客有
言於周子曰商人之德使者至甚也今使者
且行矣欲有言以贈使者敢以爲請周子曰
是余之願也夫是余之願也夫夫知莫子孰
有如余者乎余何敢讓焉夫攘臂而願爲忠
臣不必能忠指心而誓爲廉士不必能廉何

則事未可知而人心難測也斧躓在前鼎鑊在後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顔色不變詞氣不撓此眞忠臣也遇千金於途目不視心不動此眞廉士也故行千里之遠然後知騏驥負百鈞之重然後知賁育雖有松柏之姿不逢歳寒不知其後凋也夫莫子在省中才能無以殊絶於人雖砥行立名誰信之者今奉使於外自踈濁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貞白之槩彰脈脈之詞寒聲稱一時名溢來世斯以榮矣如莫子不使於外雖使於外商賈罕至不甚輻輳雖廉若伯夷潔若原思寡過則足矣惡能明於世哉易曰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莫子積仁潔行歌詠盈於途路千里之外賈竪女子皆信其廉服其心天人之所祐助豈有量哉吾聞莫子初至
其色若有深憂今其行也幸以此告莫子

湘中稿

湖廣武舉錄後序

湖廣武舉錄之成也方伯郝君叔呈序其首其也當有言於後宴之日其言於衆曰諸君可與言乎吾與諸君欲有言也昔者孫叔敖相其君以興霸業楚人之賢者莫孫叔敖若也諸君自度孰與孫叔敖賢曰弗如也曰吾亦以諸君弗如也孫叔敖之後荆楚之間奇偉知名之將不可勝數如晉陶侃如宋檀道濟尤其傑然者也諸君之賢自視孰與二公曰弗如也曰吾亦以諸君弗如也夫弗如固也使途之人指諸君而數之曰子之智不若叔敖子之才不若侃子之忠不若道濟則諸君艴然怒不服也夫怒者何也人之才不可量而志不欲下人也夫有不欲下人之志而又自謂弗如者氣爲之也氣能使人惰而不欲前氣能使人餒而不敢前氣能使人或作或止而不能前皆氣之害也若其艴然怒者志也志於叔敖則叔敖志於侃則侃志於道

濟則道濟未有志立而事不濟功不成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古之良將有流血及踵尚鼓不止也諸君知之乎曰知之有矢中其目拔矢出睛且啖之也諸君知之乎曰知之有矢集其面如蝟不少動也諸君又知之乎曰知之夫人之平居尺寸之膚有霜露蜂蠆之微傷莫不撫摩傳療之不暇者愛之甚也乃臨大難則蹈白刃冒矢石而弗顧者諸君以爲其故何也此吾之所謂志也志者氣之帥也志一於内則氣因乘之故志於君則親忘志於國則家忘志於敵則身忘當是之時心之所遇目之所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無非敵也又安知我之有身有家有親而親與家與身之爲我有也且諸君無自謂若是止也諸君今日得進明日將受知於

明主奉奔走之役擅干城之寄北伐玁狁斬單于之首致之　闕下南征百蠻以長纓繫酋長之頸皆諸君事也此在諸君之志勿[illegible]

爲難也若夫惰也餒也作且止也頑諸君之自勝也既罷諸生歸人人充然若有得也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改作

湖廣武舉錄之成也侍御史一川馮公與諸藩臬大夫登全勝之堂張膺揚之燕歌大明之章聽鼓鼙之音觀干戚之舞諸生皆戎服糾糾焉有不可犯之色一川公舉觴召諸生進之幕下酹地而誓之其也以次當有言因言之於衆曰荊楚之士自楚之文成諸君用之以拓地開疆會盟諸夏齊晉雖迭霸未有大得志於楚也七國之衰秦日以强大秦之所畏獨楚耳楚亡六國始不振然楚卒亦滅秦由此言之荊楚之間天下之勁兵處也曰者倭奴不道擾我東南總督大臣合七省之兵以討之勝負未有所決而卒以楚師挫之於王江涇促之於澉湖焚之於柘林四戰而倭奴奔敗四潰而不敢復闚以去議者方增調楚兵以殲餘寇楚人之材且勇

亦聞於天下矣諸生又合十有五郡之士與之較材程藝卒能超出其上而受知於主司豈非材且勇之尤者乎他日諸生受干城之寄奉奔走之役或分符一方或授鉞邊陲或秉軸樞機密勿之地或折衝萬里之外小之可以建一時之勳大之可以銘太常勒彝鼎垂之無窮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雖然軍志有之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將之所係重矣諸生異日者之爲將也

將毋忠竭慮以徇　國家之急乎抑徒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也若是則　國家何賴焉所謂荆楚之士如斯已乎是有負於將也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宿軍草野忘其親援抱鼓之忘其身故能成其功名慶流後世此無他心有所忘而後專未有全軀保妻子之念淆於中而後制勝於天下者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知此者謂之賢將能此者謂之忠臣諸生今日其何以自誓也乎語未竟諸生竦然改容相顧而起再拜稽首曰敢不夙夜奮勵以無忘大夫之訓

壽李封君醒樂七十序

觀察大夫李子安氏初以憲節入楚具車徒迎其翁醒樂先生侍養官邸未幾思歸輒送之歸明年李子有事玄嶽會拜大參之命復具車徒迎翁至玄嶽未幾思歸又送之歸其冬十月某日翁誕辰也李子舉觴東望遙賀且祝焉夫李子方爲大官迎致其翁以所入

俸奉甘旨甚善且人子雖宦遊得日侍親側問起居上奉公家之急下遂烏鳥之私孝子之盛節也乃今迎之再送之再惟親所欲之無弗順焉若此何也昔者曾子養曾晳問有餘必曰有曾元養曾子問有餘曰亡矣二子所以養親則同然君子謂曾元之孝不若曾子也何則父母於嬰兒不問小大難易遠近惟其所欲自非不可得皆爲之致無他慈之至也翁之至官邸也李子[illegible][illegible]西之麥竭江

南之稻以爲醴醯東海之水以爲鹹䀋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備五聲之和以爲親歡夫豈不可謂是特疏節耳不貴也乃若親之心有樂不樂焉所謂志也古之孝子先意承志上也其次見顏色然後喻焉下此則曾元矣老萊子爲小兒啼於時年七十矣所以爲此爲親之憫其老也推是心也孝子所以悅親何往弗至耶故親好仕子不得爲介之推親好隱子不得爲毛義親欲事楚子不可歸漢親欲事蜀子不可奔魏至貴爲王公富有宇內無不可棄以從親焉孝子之心類是也親之心少不適焉若秋毫然且孝子弗忍何况桑梓之念鄉閭之思李子豈慕祿養之名使其親留滯羈旅日戚戚於懷耶何以異夫曾元者也方翁未入楚念其子不置雖日遊西山望南浦攀躋匡廬五老之峯攬彭蠡之秀然子不在側翁心不樂[illegible]及翁倦遊舉目俱非吾土雖日泛江湘[illegible]

臺之雲衡山之麓森然左右翁心不樂也李子迎之再送之再往來吳楚間如其願焉舉天下無有拂翁慮者翁樂如何哉夫李子務得親歡即足矣不知其他也乃今醒樂翁與太夫人俱享有壽考膺福祉心怡氣和其樂愉愉無疆之壽豈有量哉楓潭萬子南臺王子鄧山章子與藩臬諸大夫皆以李子純孝有似曾子故能使其親悅豫康寧以綏百祿屬周子論次其事以爲翁壽李子有孝行爲士大夫所推此其大者

贈萬憲長楓潭擢福建方伯序

憲長楓潭萬公擢福建右方伯諸大夫餞之江上酒數行諸大夫請曰僕幸得備僚案托左右賜教甚盛今別矣願終教之使有所據守以無忘大惠楓潭公悵然良久曰余少時讀漢書至蓋寬饒傳忻然慕之庶幾其爲人以王生之論爲迂遠難信及見張敞遺嚴延年書蓋甚疑焉後乃稍稍悟以爲鷹鸇之[illegible]

鷙不若鸞鳳也在留都時同列中負氣敢言之士遇事鋒起發揚人之陰私持其微過增加成辜因以示彊直顯名譽是時以言爲職不敢以爲非是乃心不樂也余宦遊四方行事寧能過絕於人耶然過有不可不欲爲已甚有寃獄雖小嫌輒釋之不顧人有不及或小過差雖性不能容人有犯易發然終不因一時之忿文致其罪人有一善揚之惟恐後有不善爲掩覆蔽護恐人知之余之能僅若

是耳與人無甚遠者然四方之士大夫賢豪長者皆不以余爲不肖去後常見思向之負氣敢言所謂有風采者雖一時籍籍不免爲君子所短或坐是得罪廢棄不用常私痛之夫天之道福善禍淫然虎豹豺狼不仁之獸天未常滅其類使不蕃育也彼爲不善無禮義不肖之民誠當憎然使當其罪可以爲戒足矣奈何誅絕之禁錮之使不容於盛世以快其怒棄鸞鳳之祥慕鷹鸇之鷙不務長久之

之論而欲與盖寬饒同趣非所以明盛德示有容之道也且世之不仁者豈若虎豹豺狼然耶而欲以爲戮世不亦甚哉余懷欲陳之久矣幸與諸君別誠不敢愛惜以摩切左右於是諸大夫皆起謝不敏願夙夜庶幾服茲訓也初公嘗有惠政於錫山去之日錫山父老相扶攜號泣遮道留公長洲文休承氏以爲公大賢宜輔　聖朝居師尹之位宣布美化於無窮不宜以一邑之故私公故手繪霖

雨圖以廣錫山父老之意及公由掖垣出歷藩臬所在有遺愛如休承言至是諸大夫屬周子述公言以贈且書圖之上方於乎公掌憲全楚恩澤所被不獨一邑與州郡也今復方嶽所被爲尤大矧由此爲列卿更御史大夫歷冢宰入爲三公所被愈益大以公材能任職又弘厚博大議論持平不責人以備若是休承之言不妄矣

贈王方伯杏里晉御史中丞巡撫八言

南序

杏里王公方伯者十餘年所與同事及後進皆入爲御史大夫或超次爲九卿前後相繼無慮數十人有識之士皆爲公不平而公晏如也今歲丁巳始拜中丞之命報至之日楚中士大夫知與不知皆動色相賀公洎如也初公爲陝右方伯中貴人怙勢暴橫爲百姓所苦人莫能誰何公獨務裁抑之中貴人怨公爲飛語聞 上捕逮至京會中貴人所與爲好利者以他事被譴公事遂得白左遷浙江大參而中貴人竟坐誣罔不道謫戍公亦以是齟齬於世公爲人廉介伉直不能隨世俯仰人有過勃然責之若無所容其人能改即忻然意解不復芥蔕遇事慷慨以興革爲己任苟可以濟百姓無問難易日夜淬勵務期於成乃已其遇利鈍無戚微見於顏面在朝公卿皆公故人知舊公絕不與來往或遺書相訊問亦不荅也嘗謂人曰伊尹稱一介不輕取與取與之道一也吾平生不受人一錢顧安所餽遺人耶且富貴所自致終不以他途僥倖故公所在雖聲名籍甚猶留滯於外數年方今海內無事滇南雖在邊徼境內晏然無兵革之儆以公之才內鎮撫百姓外懷徠諸夷沛乎有餘滇南一隅之地不足煩公治也昔人有言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有益於國家自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公敭歷中外幾四十餘年南至閩越北至晉陽西涉河隴之地登會稽游梁益之墟出豫章抵大梁北走燕趙徜徉於張掖酒泉之間足跡所及海內將遍當今之世所謂老成人非公耶公至滇南不久且內召爲幃幄重臣他日與

聖天子謀議天下大事舉平生之所嘗試者以對 清燕之間利害得失如指諸掌在朝諸臣雖彬彬盛於一時至於歷閱之久如公不多見也唐有裴度中外皆倚重宋

彦博契丹至問安否然則先生此行當爲
朝廷得人慶豈徒滇南哉

送翁憲副一水擢浙江大条序

初中丞西潭汪公之僉憲嶺南也東厓翁公
尚在梧州後數年西潭公以憲副整飭兵備
於贛州而一水先生始爲刺史時東厓公擢
大司馬兼御史大夫總三邊軍務矣西潭公
每以東厓出處慰先生先生不以屑意後又
數年西潭公巡撫湖廣一水始從衢州得憲

副之命分巡荊南至之日西潭公目視先生
爲之憮然改容而先生怡如也既出謂同列
曰諸君今日知公意乎公嘗以東厓慰我矣
東厓不數年登台鼎出鎭邊徼于越數年僅
進一階此公所以爲故人惜也然公豈知于
哉于初爲梧州繼改贛州二郡皆總督大臣
握重兵鎭其地守巡復駐節其間羽檄旁午
無歲不用兵余內給餽外治軍旅夙夜[illegible]
以供執事余雖勞誠私心樂之郡中士大夫

以至百姓無大小貴賤又皆以余爲能余奮
然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以徇公家之急不自
知秩之爲卑年之久也越數年然後徙官余
心猶恨其速余豈以遲速爲念哉於是楚之
藩臬諸大夫皆以西潭公之意爲厚以一水
之言爲達未幾一水拜浙江大条之命屬有
東夷之難仕於浙中者皆憚行而先生無難
色周子謂諸大夫曰夫一水其古之所謂忠
臣者歟誠視國事如家事不以久速利鈍介

於懷者歟夫今之士大夫視官猶傳舍耳憂
讒畏譏求免於譴尤即自以爲幸其視民之
休戚非不惻然動其中也朝下車暮遷秩以
去席未及暖而賀者盈庭矣雖有明聖之智
慈惠之心烏能爲百姓深遠之慮無窮耶夫
東南之亂極矣智計之士慨然發憤思一朝
屠之亦久矣然數年以來所向無成功其故
可知也一水今列藩司與兵憲之責少異然
句宣之業公之職也以公之忠上爲督撫[illegible]

司畢其謀下爲同列殫其慮綳縫其闕而佐其所不及拯斯民之塗炭建不世之偉績意者其在斯乎於是潘臬諸 大夫皆喜一水之行爲有救於東南而屬周子次序其說以爲贈

贈常將軍礪山擢閫司掌印序

都閫礪山常君以丙辰十二月進秩掌印至丁巳二月始涖任是時左方伯杏里王公右方伯憤揚王公憲長楓潭萬公與潘臬諸大夫皆相繼擢拜以去近山傅公少石李公聚菴谷公及諸大夫又相繼入楚三司舊僚或以入賀行或以按部出臺落落僅一二人而礪山以閫司之長獨與諸大夫從事進退有儀言語有文三司有大議或有所疑問礪山舉故事以對合於禮而不牴牾於世諸大夫皆喜以爲常將軍彬彬信讓君子也初礪山以湖廣把總轉輸三楚之粟道里最遠常先期至太倉御史以爲才薦之於 朝得列銜

於三司蓋異數也未幾拜僉書之命是時南北用兵海內多事 廷議以將才爲憂下令旁求御史中丞羅村李公侍御史春野黃公謀之於潘臬大夫諸大夫皆曰師出無功患在非其人南北跳梁久矣非老成強幹之臣不足以稱任使卽有緩急常將軍可用將兵御史中丞及侍御史皆以爲然薦之於 朝未幾復拜今命礪山在楚中凡歷三任幾數年所屬將吏皆稟受節度罔敢違約郡縣長吏皆以故典爲文移往來不失其舊兩臺視之亦有加禮焉閫司前後諸君所無也昔晋文公舉郤縠以爲將謂其能悅禮義敦詩書也礪山少時讀書爲文辭爲士大夫所稱三戰武闈皆中上選試策於大司馬門主司賞其才聚菴先生平生少許可亦言常將軍自是吾黨中人誠知言也礪山事親孝奉太夫人至楚中朝夕侍養盡其歡又授其子以舉子業燦然成文章咸期以遠大之器若[illegible]

者於詩書禮義視冀鉄者謀哉異日折衝
內外爲世賢將樹功無窮著名竹帛礪山事
也故事三司遷秩皆有贈言至是諸大夫以
言屬周子周子與礪山同里閈且姻婭也知
礪山者無若周子遂不能辭

贈王憲副南臺擢浙江大叅便道省
覲併壽彭太夫人六十序

故事憲長缺清軍憲副代領司事憲長遷轉
稍頻則一歲之中憲副之勞無虛日然官階

稍亞於憲長故攝行之勞視憲長稱倍焉去
歲丙辰鴈山孟公以三月擢陝西方伯而楓
潭萬公以十一月拜福建方伯之命今年三
月今憲長谷泉蔡先生始涖任憲長缺者凡
數月南臺先生以清軍憲副秉臬司之篆屬
歲饑饉省中多事而東南用兵適有事於永
保諸夷征調煩多羽檄旁午司中之事加於
徃時數倍是時各道俱缺公身綰六印每起
事諸囚盈溢堂下爭辯求訴之聲徹於戶外

公神閒意定安坐以聽之每片言出諸囚皆
叩首伏罪莫有異言日未昃堂下之囚皆盡
自老胥宿吏未嘗不服其明辯也提學道視
諸道稍劇所理者皆學事而文移尤多公雖
倥偬無暇亦不廢校文朝理訟獄暮閱諸課
明日出示人人皆當其意其敏如此公以三
月擢浙江大叅便道至家省覲而五月二十
九日適遇太夫人彭氏誕辰檄至之日公喜
動顏色亟治裝以行爲太夫人壽也聚耆共

生與同列諸大夫謀所以贈公公聞之喜曰
僕自筮仕以來未嘗得告歸覲二親雖宦遊
南北得一至家爲期會所迫終不及稱壽此
豈偶然耶諸君幸以朝夕左右之故欲有所
贈願諸君無以僕爲也諸君不以僕爲不肖
賜之言以爲覲壽則不肖之歸其榮多矣於
是諸大夫皆稱善以言屬周子周子嘗與公
之令子蘆源君自京師入楚相攜偕行朝夕
論議侃侃有東郭先生之風爲余言太夫人

之令德不絕口太夫人居家勤儉身衣澣濯之衣子雖貴顯猶躬親織紝性復愼密喜怒不形於色王氏子弟無大小內外皆德夫人夫人雖寛大能容人之過亦終不敢有犯余謂孟子大賢非孟母不能明其德叔向至忠非叔姬不能成其名南臺政事所以絕人遠甚出自太夫人不可誣也南臺擢官東歸固太夫人所甚慰而又與誕辰値若天有以默成其美然者誠盛事也方今倭夷之患雖已

底定然海上氛祲尚有未盡銷者以南臺之才往從事其間拯百姓之塗炭樹功名於竹帛不難圖也太夫人横岡先生之配横岡少游庠序有盛名以南臺貴棄去就封南臺此行不獨動業垂於無窮横岡與太夫人皆得享高爵食大郡受奕世之寵光焉此眞可賀也是爲序

贈章憲副鄧山入　賀序

初滇南元江之變合諸道之兵以討之[illegible]弗克臨安爲要害之郡賊之所窺伺出沒也當道建議以重兵鎮其地爲進取之計師久不決所費益不貲臨安最號完富至是騷然動矣時太守數易不甚稱職　朝議欲得老成彊幹之吏可當一面之寄者以往繼彫敝之後乃以鄧山先生名上請報可之日欣然就道無少難色既涖任爲請於當道悉罷諸道之兵更示之以闊略若無意於討賊然者賊聞之益懈乃稍稍以威信結其渠帥歲餘

盡得其奸僞狀遣吏捕得咸伏其辜不假兵力而一方之難遂平於是除苛急之令去無益之費躬親儉約率之於上既三年臨安之完富如舊明年擢湖廣憲副又明年八月當入賀衆以公名素爲京師所重又才華燁然擅於一時能稱其任乃議以公往故事藩臬諸公非陞遷不贈之以言公入賀行而亦有贈言者蓋異舉也公沉毅寡默喜怒不形於色雖抱經世之學與人言恂恂若無能

嘗以賢知矜炫於世臬司素號煩劇公嘗攝司事寬然有餘諸事畢辦大小咸盡其才衆益服公盖公之度量本得之天性而所學又得其要領故其遇事多從容暇裕無疾言遽色而能以靜制動所向皆得如意古之豪傑如寇萊公之禦契丹韓魏公之服西夏用是道也方今海内多事以用人爲急

聖天子賢宰相在上皆知公之深者公此行必留於

朝出則爲督撫以典司戎行入則爲公卿以謀議幃幄以公之才勳名事業必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與寇公韓公並稱於後世藩臬諸君所以惓惓於今日有以也公又善爲歌詩七言尤清切得風人之旨在滇南時與太史升菴先生相唱和升菴爲之歛袵翰林衡山先生詩名擅吳下楊南峯文章之巨擘亦皆樂與公遊互有贈荅公之於詩可謂得其菁華者矣然口不言詩未嘗輕以示人人莫能知之其謙讓不伐[illegible]此類今之人未能窺李杜之藩籬即晏然自以爲沈宋復出論文則凌轢班楊奴僕騷雅韓柳諸家俱在其下風語政事則高視一世攘臂以論天下之事如指諸掌至使天下聞而信之或遂亨大名取高位夷考其實罕有稱者聞先生之風亦少愧矣

山居稿

贈王醫士聽泉序

吾松醫家小兒科惟王氏最著王氏自勝國時已有名越數傳至刑部君天寵以儒術登第有聲當時又四傳至聽泉君君得家傳之秘又能究極諸家奧旨其術愈精而活人愈多爲人寬厚長者輕財好施人有疾病朝夕往視祁寒暑雨不爲少變常曰人以兒屬我我負之不祥人或背之則曰吾以術濟人耳利非所計也人以是益高之今年秋吾松痘疹之候大作城中小兒無慮數萬吉凶相半余晩得二子長者六歲幼者四歲此心[illegible]

莫知所出十一月長兒疾作聽泉來視之曰此痘也是謂血熱色赤而班其發必盛身不甚熱漿必不充此逆候也大痘順者不必治逆者不可治此痘雖逆未甚也生死之機決於醫吾投之善藥當無恐後三日膿胞半至或起或伏根盤不紅色若黑鉛余大懼君曰此爲氣不足氣不足或陷而不起此證他醫莫能療也吾之力能救之十日必漸起十二日必充十三日結痂矣已而果然十二月次兒痘亦作君曰色明而澤痘雖密無害也五日必齊九日結痂卒如其言夫聽泉之術精詣若此其愷悌惻隱不汲汲於利又若此一歲之中所活小兒以千數終不受其直天之意宜何如厚報之也夫王氏世以醫濟人刑部君以科第顯天蓋陰相之也今聽泉之嗣能世其業曰籍籍有聲仲子方習舉子爲識者所器繼刑部君而起豈斯人耶聽泉每與余言惓惓以仲子爲意至於聽泉平日之[illegible]遊蒙其愛而莫知所報者咸時時願仲之有成也易有之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繼刑部君而起者信斯人也夫

重校古今注後序

隋經籍志無崔豹古今注唐藝文志始錄有是書書載孫興公問荅與公孫綽字也綽與桓溫同時故知豹爲桓溫時人自六朝以來已尊尚采錄豈豹書久行民間至唐始入秘府耶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爲秘書監購求異書疑即當時所購也世傳中華古今注三卷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兒服州縣儀仗軍器等注爲上卷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荅問釋義等注爲中卷古今音樂鳥獸魚蟲龜鱉等注爲下卷考其詞義與豹書絕類特篇帙異耳陳氏以爲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推廣崔豹之書不知何所據也一本分問荅釋義別爲一篇共八篇尤[illegible]

所刻蘇氏演義二十卷誤入豹書於其後蘇氏唐光啓中進士豹書已行於世不宜有誤此不可曉也約山君好古博雅尤愛是書恨無善本文多缺誤讀者往往不能句讀因於政暇特加校訂間以已意附於篇末其有功於豹多矣約山幼承家教有聲場屋才大難用沉埋簿書識者惜之噫讀是書者其知約山矣哉

天馬逍遥集序

周叔夜集二卷　三七二頁七

見田馬子以兩京紀行稿見示余爲題其後繼復出此編其詩愈工而興寄彌遠蓋游戲翰墨之作不拘拘於格律頡頏傲世有類於東方曼倩此逍遥之所以名篇也馬子才最高不售於世二嗣又奇偉年少即有令名督學較藝吳中深加器賞今歲七月馬子攜其二嗣同戰藝於場屋吾淞士大夫以爲美談瀕行命二嗣來促余敘余雖欣然諾之然猶有所俟也嗟乎騂騮蒲梢一日千里使不遇伯樂伏鹽車上太行終日屹屹與凡馬等當是時四顧茫然仰天而鳴傷其無知已也馬子之歸其亦有作以洩其不平之鳴乎雖然伯樂雖未遇不可謂世無伯樂也渥洼之產遠在絕域終入漢廷爲天廐中物大宛烏孫不能深藏而固閉之也以二嗣之才鞲玉鞍垂錦韉從容天衢之上出横門度交河効功邊陲不久矣馬子之篇什何莫非逍遥也夫

白雲和尚心法序

周叔夜集七卷　三八二頁二

余少多疾病心境紛雜久習止觀終隔藩籬近參南禪禪寺白雲和尚訪以至道言詞夷曠動符往哲和尚本禪家乃與儒契竊以爲疑叩其所自乃云初入叢林即脩戒律持之累年尚未有入忽於樹底獲接異人土木形骸不事脩飾去而復來往返數四印可之後始斷蹤跡問以姓氏默而不答異哉斯賢將古之隱君子耶不然授受之際何其奇詭卓絕若斯之甚也和尚嘗與人論難朝夕[illegible]

其徒悟真默記其語久而成帙題曰白雲心法屬余敘其首簡余謂悟真所記中含理與異日得多聞辨慧如文殊阿難潤以華藻演而成經與楞嚴圓覺並傳於世可無疑也和尚諱德淳俗姓沈氏遵母之命十五出家中遭挫折清操彌勵迨於晚節遠近歸依曾有三願一者手植庭檜期於成列二者衣食之餘或有羨積買爲寺產以助焚脩三者禪宗一派絕嚮有年冀遇至人授之正法厥後三事悉如所願云

壽胡少府力菴序

嘉靖癸亥六月十有七日我力菴大夫懸弧之辰邑侯春臺陳君謀所以爲大夫壽者以余辱知於大夫大夫屬余敘之余不肖不足以爲大夫重顧余之荒陋獲侍教於大夫不可謂之不深余之藉是以壽大夫余之願也大夫筮士之初首試政於雄縣繼以監司之薦守滄州二郡之在畿輔皆當天下水陸之四方賓客商賈舟車之所輻輳前後司其任者皆以不稱職是懼而大夫處之裕如化行信孚而百廢俱辦吾松所轄止於二邑而錢穀出納勾稽之煩簿書之塡委寇盜之竊發幹理之士亦病以爲難大夫曾兩秉邑篆不動聲色而事集論者以爲宦遊南北幾二十餘年歷閱之久未必無助而材之得於天者卓絕超邁不可誣也余獨以爲深山之中產合抱之木上干霄而下蔽千畝君子知其植根之固龍門集津之水蛟龍魚鱉之所不能過君子知其發源之長古之聖賢巖居野處若無意於斯世一旦得志名滿四海何則其所循者有本也大夫自弱冠即有志於道德性命之學讀先儒書遇有所得隨筆劄記以自警策曾讀富鄭公青州救荒之政忽有所感慨然發憤以大丈夫功業自許又曾讀張乖崖寄傅霖詩悠然有思將自比於東[illegible]蓋大夫平日講學出於自得者居多而富貴

貧賤取舍之分見之尤眞是以居官涖政所行一出於正無所撓屈所至之處吏民皆知其心而服從其教訓所以令行禁止不獨以其才也余從事疑定之學有年矣而憧憧往來日以益甚心竊疑之而未有以自決既聞大夫之論退而取考亭夫子之訓讀之若合一契乃知大夫之學得程朱之正傳而非近世講學之士隨聲附和者所可同年而語也昔御史中丞東湖吴公之佐吾郡以聖賢之學激厲後進不數年致位卿輔東南之士益知所勸者東湖公之力也嗟哉柱石之才必含巖廓懸河之水必達滄海深造有本之必建偉業繼東湖而起與天下並受其□大夫吾誰與歸

周叔夜先生集八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蔡懋孝幼君
陳繼儒道醇校

碑文

膠東稿

栽菴楊先生祠碑

周子之師栽菴先生爲濰令民懷其德既去爲建祠焉周子之守膠東也行部至濰謁先生之祠問濰之父老曰爾之祠楊翁也柰何曰有惠政惠政柰何曰翁之未來也濰之民疲矣自翁爲濰也而民安焉而士興焉而徭役息焉而逋逃歸焉微楊翁濰之未有今日也翁寔生我我不忍忘也吾所以祠楊翁也周子聞之仰而嘆俯而和以應也既而謂賈子曰子聞父老之言乎吾與子可以思矣夫六自一命而上職之親民者非守與令乎賈子

曰然守與令非所謂民之父母乎賈子曰然然則守令之於民以分則長吏也以情則父母也有長吏之尊有父母之親而令之爲守若令者民或莫之德也而違怨焉而詛謗焉當斯時也民惟慮其去之不朝暮也矧既去其能思乎若是者豈民固然耶抑亦上使然耶楊翁之去雖也二十年矣民之壯者既老而老者無幾矣民猶懷思其德弗忍忘也此豈民固然耶抑亦上使然耶同一守若令也

而楊翁所以戀繫民心者若斯久也此果奚道耶吾與子聞父老之言可以思矣吾守也子令也其分不同其職一也吾與子過楊翁之祠而有思焉瞻翁之像問翁之政以翁所以父母斯民者施諸民焉思之而不已行之而靡倦民其有不懷我者乎吾之去也民其有不祠我者乎是吾無負於楊翁之教子亦無媿於繼楊翁也已吾而不殫其心不盡其力視民之休戚莫之加意也如是而居於民上使民謂之曰斯吾父母也吾不有媿乎然猶未也吾而桎梏其民以逞其私而莫之知恤也則是仇之也守與令所謂民之父母也而顧仇之也吾不甚矣哉然猶未也吾而好實無厭焉則是盜之也守與令所謂民之父母也而顧盜之也吾不甚矣哉吾與子過楊翁之祠而有思焉思翁所以撫民者而法之思吾所以未如翁者而進之民庶其有瘳乎賈子曰甚哉夫子之善思也思而行之不越

思焉民之利也社稷之福也夫子可謂善思矣請書於石永以爲警

墓表

山居稿

贈承德郎南京工部屯田司署郎中事主事龍浦李公墓表

嘉靖壬寅十月龍浦李公卒卒之明年癸卯與施孺人合葬於竹崗新塋今太傅存齋先生時爲太子洗馬爲誌其墓越四年丁未其

時南湄君始登第又七年甲寅南湄君以所
京工部屯田司署郎中事主事考績推恩贈
公如其官施孺人贈安人今王孺人封安人
南湄捧　敕告墓悲痛嗚咽欲表公墓以彰
貽典謂余年家以言見屬夫李公操履太傅
所志備矣余烏能爲公重哉余聞公之大父
拾庭君以行誼爲東海先生所器家教甚嚴
以公自少時動見禮則嘉靖丁酉南湄領鄉
薦余由金山改府庠過公於客座脩髯廣額

寡默端坐望而知其所養也公諱龍字養蒙
性耿介不能偶世諧俗人有不善面斥其過
然能賙人之急惟恐不逮以是鄉閭敬憚之
太傅初自翰林出爲延平推官公方爲沙縣
簿沙蓋延平屬也太傅以事使吏至縣吏以
言侵公公怒械繫具獄上之太傅笑曰君故
態復發耶然心益重公太傅平生最慎許可
獨於公誌咨嗟詳至道公行事彷彿得其神
情有丹青不能狀者非深于相知疇能是耶

夫公以屬官械繫長吏之使其與世齟齬無
足怪者然其負氣敢爲足以振起頹俗乃太
傅不以爲忤更以是知公生爲白其冤死爲
志其墓當時識者謂有廟堂之量其以是哉
今人得一官含垢忍恥惟恐拂人意或爲尊
位又好人佞已少不相副無論賢不肖輒以
言中傷聞二公之風可少愧矣公憐褚氏兄
弟各欲售產於公而志不相下致有忿爭公
開召讓之曰天倫至重奈何以田產故失同

胞心吾不忍聞也吾寧不得地不願汝兄弟
殘賊也兩人感悟相責斂嗟如初及公卒兄
弟奔訃號痛絕而復蘇此常聞之南湄君與
清河太守事相類亦異矣南湄辛丑下第歸
公倚門歎曰汝才器不在人後取科第不難
顧我老不及見耳言訖公泣南湄亦泣南湄
以故晝夜淬厲迄底於成而公已捐館抱恨
終身南湄本公從子少鞠於公五歲而施孺
人卒公親爲吐哺慈愛此篤南湄既長[illegible]

極考讀書常至夜分以順適公意居官淸愼
惟恐辱其先人兄弟五人雍雍如也公孫男
七人時春魁春巳載行人司副唐君狀暘春
暄春容春一春生於公歿之後而容春爲庠
生孫女三長適庠生朱曰昌其二尙幼志所
未載也公壻鄉進士楊科幼爲公所識唐君
狀言之頗詳後楊爲膠州守有令名膠州人
至今稱之公於知人眞乎所謂擇壻也夫公
在國學以義逐同舍生在沙縣以法約束諸

豪長棄官歸田里處宗族親黨皆有恩詎可
稱述其事已具志狀不復論著

行狀

山居稿

鶴沙馬君行狀

吾松有貞德弗耀之士曰馬鶴沙氏今太學
生中龍之父邑弟子員之才之良之祖也中
龍方弱冠試於鄉有司郊送之行觀者榮之
才良二子頗齠齔能文爲鄉先達今大宗伯

穀齋先生太傅存齋先生所亟許爲賦天馬
之章於時父子文聲隱隱起吳中乃其源則
自鶴沙先始之鶴沙諱祥字邦瑞世居下沙
先世爲鄉塾師翁乃習舉子徙居城東就傅
學偕從弟福攻苦茹淡勤誦習連日夕靡倦
遊海上庠已而改府庠文學徃徃與一時名
公埒赴試於有司不利輒奮勵學又赴不利
又學凡七終不利乃喟然嘆曰是余之命也
夫悉抱其所爲文付其子若孫徜徉於峯泖

之上受恩例以終翛翛然焉晚年裒釋老之
書百餘卷置之坐隅毋暇必焚香閉户伏而
讀之似有所悟曰進取之業求之人玄靜之
學求之己足了吾事矣生平以積善自喜族
人以田售尋故其婦孀居歸其田贍之有倪
亭老者孤且貧僞質其兄之居既覺爲折其
券踵門稽首流涕謝止之曰無以爲也其厚
德類此尤不喜殖生產居室未嘗言有無盡
日不形喜愠之色嘗貸所居得貲俄亡其半

終不以介意晨起必向天而拜歷寒暑不怠如是者數年戊子歲遊南都浮江遇風舟幾覆竟渡歲辛卯復由江行忽艤舟陸行人莫測其意舟至黃天蕩果覆溺歲倭夷之儆烈焰漲天寢室頹然獨存年八十有一忽一日語侍者曰可取曆日來後二日青華帝君召吾吾當往至日無疾而逝人以爲好仙釋之驗云生於成化十二年十月一日卒於嘉靖三十四年閏九月十九日無子以從弟福之

子爲子即中龍也婦李氏孫男三長之才娶姚氏次之良娶孫氏之錫娶龔氏孫女三適李可培戴大受張德瓅曾孫二長必大次必光光爲錫後曾孫女二周子曰佛老所稱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末後一着去得分曉馬翁殆幾是耶然嘗聞之釋老本出吾儒但形容得較險其不焚不溺猶儒家所謂不磨磷耳審如是馬翁何以得是證驗意其平日存仁處厚臨危迫險神人默有以相助之故能

危爲安履險若夷享有壽考又有賢子孫㠯大其後天之降祥固應爾耶余丁內艱之明年中龍子走余請狀其行余苫塊餘息筆墨荒廢何以塞請然居喪言喪禮所不廢而又重中龍子之高誼不能辭也爲詮次其事以竢大君子采焉

傳

膠東稿

膠東二高士傳

周子守膠東之明年以政暇遊覽諸峯觀大澤之雲酌漱玉之泉登雲臺之麓挹聖母之水喟然而歎曰美哉此古膠東之國也靈秀萃於此矣意者其有高士生其間乎吾願得師事焉王生懷祖崔生廷楓對曰膠東僻無有也不然其張公鉞乎然張公貴矣不然其梁生萬斛乎斯人者其諸所謂高士耶周子曰張公之高奈何王生崔生對曰張公昔爲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

爾信廉然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益其如非
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益
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
監司爲之懸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托者勿
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
公之輿訴於銓部銓部發公輿得薪荳石餘他物
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所
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由是罪訴者而愈益
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

餘貲周子又問梁生之高王生崔生對曰梁
生初遊庠校每試常爲多士冠膠東守劉公
重其才聘爲子弟師供之酒食梁生弗食饋
之禮梁生不受劉公怪且異之而弗能彊也
無何丁母憂哀毀其得疾久不瘥家益貧棄
舉子業業醫蔬有憫梁生之貧而多與之値
者梁生輒怒罵不受或誤多與之梁生曰爾
與我直多吾不受也吾還汝有熟識梁生者
或遇梁生於途其人貧賤人也梁生立與之[illegible]

少頃去其人富貴人也梁生輒避弗見或瞰
醫書則題其上曰是書値若干如其數與之
則梁生受之或多與之梁生輒怒曰吾醫書
人也非梁生也爾多與我是免梁生也梁生
不可受也急還之久之人皆知爲梁生梁生
入市攜其蔬謂人曰是値若干人輒與若干
知其不二也梁生之圃不爲藩人亦弗盜有
憐梁生而爲之治圃者梁生輒與之直或不
受則梁生怒曰爾更無治吾圃由是鄉之父

老與郡之大夫士咸思所以厚梁生而莫能
致也是梁生之行也周子曰斯人也是吾之
師也夫是吾之師也夫夫陳仲子郝子廉吾
始以爲戰國人也秦漢人也今之人無有也
廼今復有斯人耶使天下皆得斯人者爲之
也天下其有弗治耶吾幸得待罪於膠東也
而又聞斯人之風焉吾於張公師廉焉於梁
生師介焉膠東其有弗治耶斯人也是吾之
師也夫然則梁[illegible]王生崔生[illegible]

之居去郡四十里其土下其地僻車馬弗至也夫子必欲造之則弗使知之知之彼必避不見也周子從之辟儀衛造梁生之廬梁生聞之先期遁去周子曰嗟異哉此何人耶其所謂泄柳歟段干木歟其有所慕歟抑性然歟嗟異哉此何人耶吾不圖膠東之僻而有斯人也吾待罪於膠東而獲遇斯人焉茲又幸也雖然使斯人生於秦漢時則必與泄柳段干木諸賢並稱使斯人而生於通都大邑

則必名顯天下使斯人生於膠東也而膠東得賢守則亦能揚斯人之名惜乎膠東之僻而生斯人也而守又余也斯人雖賢其孰知之於是周子仰而嘆王生崔生皆嘆周子因題其壁曰靖脩高士命王生書之歸而作膠東二高士傳

清源稿

莫母傳

莫母者朱氏之女莫氏定甫之婦司徒大夫莫子明之母也莫子生八歲而孤家貧莫母躬織紝以給之莫子朝出從師遊暮歸無以爲飧然莫子讀書不輟母亦不輟君子謂莫母能以身教故能成其令名莫子嘗五試於有司五不利也歸而謁母退有憂色母曰子有憂色何也莫子曰善以先人之靈母之教未嘗廢學問然五試於有司五不利也夫善所與遊者其才能未有先善者也而皆貴顯至公卿大夫祿倍千鍾今善懸鶉之衣藜藿

之羹未有厭也而母又老是以憂也母曰汝勿憂也妾聞豫樟楩柟十年然後成夫材之蚤成者非良才也妾聞小人不以飢餓廢其耕君子不以窮達易其節汝之不利命也汝姑務學問以待時乎無以妾之故爲意且汝今貴矣勿憂也其後三年莫子果貴君子謂莫母知爲人母之道矣使其子貧而不失其節詩曰君子有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莫子仕爲司徒大夫有祿養母矣退朝朝母母於

續莫子曰善以先人之靈毋之教得備位太夫之列幸有祿以養毋而毋績自若也敢以爲請毋曰居吾語汝昔者令尹子文之相楚也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朔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故福結於子孫名流於後世今汝方貴而惰其業惰其業者必有侈心夫業惰則財易匱心侈則欲易廣如是而能成其廉不毀其名者未之有也夫士之敗名朋友無所交鄉黨無所齒庶

民國人無與立語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覆也子勉之汝無惰汝之職吾無惰吾之業莫子所以廉潔自守所在有聲者毋之教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莫毋能教其子爲廉吏使四國之人稱之君子謂莫毋可以爲儀矣

胡不思傳 擬

胡不思者其先匈奴人漢建安初有胡笳者年十八解音律事蔡文姬隨入中國晉懷愍時種類漸盛劉越石爲匈奴所圍頗賴其力以免由是著聲唐天寶末楊國忠爲相始進不思於明皇配入教坊與差兒機阿兒不捺同種相友善不思每爲人擁持舉聲發謳聑差兒機擊節阿兒不捺鼓腹和之人未嘗不稱善市井庸夫小兒尤愛之新豐嘗進女伶謝阿蠻上就按於淸元殿寧王吹笛阿蠻舞上羯鼓阿兒不捺依之楊妃琵琶胡不思依之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

懷音拍差兒機依之既畢上大悅明日張九齡入上左擁胡不思右抱差兒機見九齡推不思使下迎謂九齡曰胡不思事朕得朕之意欲用之於卿何如九齡對曰不可剳其腹以悅人非人情難近差兒機何如曰不可擽其膚以悅人非人情難親阿兒不捺何如曰不可文其身以悅人非人情難信上不悅曰朕無此三人者食不安味寢不安席卿以爲不可何耶對曰臣聞下之應上捷於桴

主好尚不可不慎也以陛下明聖宜修皇羲之職興擊壤之治奈何親近夷虜之餘孽寘之肘腋以爲弄臣雷同附和惑亂聖聽不可之甚者也臣聞紂任師涓以亂天下夫桑間濮上鄭衛之士中國之産尚不可用况夷狄乎臣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胡腹中皆有鱗甲不可撫而馴也陛下幸誅此三人支解胡不思擢其筋抉其皮焚其屍晉斬差兒機於市折其骸以爲薪以阿兒不捺衆鼓如此則邪亂之萌絕夷狄之患息陛下安樂無事矣上默然不荅退謂左右曰九齡耄矣其言猶膠柱而鼓瑟也豈可信哉遂疏九齡不用其諫未幾安祿山反漁陽兩京陷天子奔蜀悔不用九齡之言使使至曲江祭其墓歎曰嗟夫聖人所見豈不遠哉朕蚤從九齡諫事不至此

太史公曰昔伊川有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知其不祥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漸也明皇華夏之主不務修明教化庶幾唐虞三代之治而暱近蠻夷禍自此始矣忠臣進諫忽棄不用至亂作始悔不從九齡之言豈不謬哉

需郊子傳

需郊子故農家耕牧鍾賈山下至需郊子更好讀書通尚書毛鄭詩試有司不得志筮之得易之需需郊子曰此謂需於郊云何豈吾事不就耶然此固命也無可奈何違之不祥棄去家居教授生徒其口講指畫悉有法度易成就幼子弟所與交盡賢豪長者東岑孫山人夷白山人三江一鶴子朱貞晦氏細林楊先生吳江仲子皆好詩歌見稱於時與需郊子相結敘年齒夷白山人細林先生尤善延至家塾訓子弟於是朱生良嗣莫生子宜李生元方季方咸從受尚書大義楊生幼昭其弟幼殷與余從受毛鄭詩訓詁二年幼殷之弟幼功幼謙幼賓幼孚相繼從需郊子遊幾二十年賓主師弟子終始驩如一日以此

益謂需郊子長者細林先生拜展陽大夫欲與偕行時道路險阻遠甚或勸無行需郊子竟弗辭也良嗣舉於鄉幼殷登進士上第子宜幼昭元方季方幼功幼謙幼賓幼孚俱補博士弟子終身執弟子禮曰毋忘發軔之功每會冠蓋盈坐東岑山人死山人無子家貧不克葬需郊子曰所以貴友者患難能相急死生不二其心也今山人死無子不克葬吾等又不爲計慮安在其能生死不二其心也

且吾終不以貧故忘平生交遂與東白山人春洲李子等謀葬之需郊子爲人剛少所許可過不可必達其志其教之善大抵嚴力也語云生死見交情需郊子不忍故舊卒葬孫山人以彼其賢取功名何所不可乃無所就何耶然需郊子不窮不能成就子弟縱成就不能衆盛亦足發明需之義矣

祭文

膠東稿

祭蔡文忠公墓文

嘗聞一代文章之士出於其鄉則一鄉之人才並起而繼之故廬陵有歐陽公而吉水之人才遂擅天下永嘉有呂成公陳同父而浙之東西至今猶有講明道學之傳蓋其所聞而興起者然也先生非膠東之人乎先生始魁天下爲天下領袖既而位至宰相爲宋名臣先生之功業可謂弘且偉矣然先生既歿之後此鄉之人不復聞有繼先生而起者邇

年以來尤號鮮少豈膠東之人雖有所聞不能興起乎抑遠而莫所聞乎先生之文章德業無媿於歐陽陳呂諸公而此邦之人才獨不能與吉水永嘉比隆豈先生眞劣於諸公乎吾聞古之豪傑之士雖死而精靈不泯凡其身之所生與其平日之所游宦皆陰庇而默佑之吉水永嘉之人才雖易於興起而諸公在天之精神所以陰厚其鄉人者不可誣也先生之功業足以庇當世而不足以[illegible]

鄉人豈先生無意於鄉人乎使先生之精靈既死而遂泯先生信劣於歐陽諸公矣先生之精靈雖死而不泯雖死而猶足以庇人佑人而獨無意於鄉人天下後世以先生爲何如人耶今膠東之士將以八月之望與山東豪傑較藝於文場先生之靈誠默有以助之發其聰明而佑其所不逮使得魁一省一省之人聚而觀之曰此膠東人也先生之鄉人也先生不亦與有榮乎繼是而有較藝於春

官對策於　大廷先生之靈誠又有以助之發其聰明而佑其所不逮使得魁天下天下之人聚而觀之曰此膠東人也先生之鄉人也先生又不與有榮乎不肖忝守茲土有志於此邪之人才而才力疎薄不能振而起之故於諸生今日之行求助於先生嗚呼先生之才果無媿於歐陽諸公先生之靈果不泯于天下則先生之所以庇其鄉人而默有以牖之者當不待余言之[illegible]

潞河稿

祭沈母嚴夫人文

噫秋風之蕭瑟兮條落木其爲玄嗟孝子之欲養兮獨逢時之孔艱況夫人之有懿行兮福安徃而不全何皇天之不純命兮俾不享夫永年昔夫子之好客兮庶幾乎孟嘗之賢履常滿於戶外兮尤文士之爲先四方聿其來歸兮慮乾餱之有愆惟夫人之克勤兮奉甘旨而無倦雖寢與食而俱廢兮猶將事而

彌虔彼伊人之不弘兮尚有點於初筵孰有如夫人之黽勉兮歷始終而靡遷當姑嫜之抱疾兮躬湯藥而匪懈暮焚香以籲天兮願以身而自代彼柏舟之自守兮固有志之所愛乃嘉其節而勉其終兮實惟夫人之爲賴雖僕妾之庶且多兮日方興而未艾何夫人之得其歡心兮舉大小而感戴昔鳳凰之初生兮戢丸苞而未揚仰長風而太息兮名[illegible]隱而不彰惟夫人之善教兮獨先之以義

使之乘時以奮翼兮遂能宣其文章一舉於
南邦兮挾衆鳥而翺翔再舉於上國兮托高
颺而徜徉去承明而出宰兮世皆稱其循良
望故都而來歸兮又忽鳴乎朝陽且振羽於
閶越兮夕縱步乎玉堂入禁闥以從容兮垂
赤紱以趨蹌舉一世而共羨兮孰非夫人之
耿光况芝蘭與玉樹兮又列階庭而並兮仲
與季之追隨兮受福祿而未央曾爲歡之幾
何兮遭天命之不祥忽霜露之遂隕兮俾伊
人之云亡哀孝子之煢煢兮極瘠毀而神傷
余幸獲交於賢者兮亦涕泣之盈眶奉桂酒
以敬奠兮願陟降乎茲觴因所聞以陳辭兮
庶仰掇乎遺芳

山居稿

祭李光祿春洲文代父竹窓翁

嗟先生之永逝兮屬羈旅於京師聿返葬於
故鄉兮竟離散而從誰及訃音之遠聞兮掩
涕泗以盈顧傷幽躅之遊閒兮豫邇風而咏

詞旹弱子之回遹兮日呻吟以嚘咿坐一室
之坎坎兮踰三年以棲遲進俞緩以盈坐兮
咸束手而莫施幸先生之憐才兮躬操楫以
來思藹春陽之下煦兮厲鍼石而從之拯膏
肓於垂危兮蓋將躓而復起收神功於旦夕
兮出一生於百死頫揮金而不眄兮屢遷延
而辭避蓋仁慈之内激而不可遏兮豈鬻術
以利己彼厚施而不責報兮視一世其有幾
乃令聞之丕彰兮稱大夫之後裔用受知於
賢達兮共遇之以殊禮陟清階以方進兮萃
小大以咸喜諒謙德之愈光兮豈徒止乎傴
僂余亦托婚姻以永附兮慚蒹葭之相倚惟
公俯鑒余之悃款兮遂諾而不我棄嘆荃蕙
之久抑兮芳菲今其伊始胡霜露之遽零兮
遭摧殘以中萎彼小人之偷樂兮既昌披而
得志乃伊人之耿介兮但咸頷以沒世豈好
惡固有不同兮天寔降此戾也抑仁者不皆
壽兮或昌其後嗣也嗟自古固有死兮所貴

者道義苟節行之內虧兮雖耄耋其誰與誠中情之好脩兮又何必黃髮與兒齒君子修身以俟命兮先生庶幾乎無愧奠椒漿以敬弔兮永懷思其無替

祭楊少府細林夫子文

嗟荆山之玄璧兮名日重乎巖廊求利器以方殷兮何永棄乎千將彼威鳳之騫飛兮俾鎩羽於榆枋郁蘭茝之陸離兮值零露而不芳痛九原之不可作兮慘雲日之無光望靈

幌以摧裂兮又何怨乎揄揚昔夫子之遊藝兮欲庶幾乎班揚詰回祿以自慰兮晉擅名於詞場發高論以評國史兮詎遜讓乎琳瑯歎理學之未究兮毎講求以多方彼諸賢之倡明於國學兮皆摳衣其門墻爰試政於延津兮信險阻之備嘗何薦剡之屢登兮卒徘徊於辰陽賦碧桃之霑袂兮悼所志之未彰歌鹿鳴以獨復兮喜青衿之趨蹌羌賢達之多迍兮竟垂翅於漢江感新悔於驛路兮[illegible]

風雨於重陽懿風采之猶存兮咸賞音而未央儼飛白之在高唐兮與楚山而蒼蒼謂令望之日馳兮宜從容於玉堂乃材大而難用兮奄偃蹇以披猖惟某受教育於夫子兮終吾生以難忘爰叨竊以追陪兮隨鵷雛之鴈行念戚我之恩與生我並兮誠欲報以徬徨俄訃音之遠聞兮蓋疑信之皇皇仰呼天而隕絕兮灑涕淚以千行欲奔走而靡由兮徒悲慟以自傷日先妣之閒變兮屬迎侍於三

湘哀同胞之早逝兮憂壽命之不長肆寢食之漸廢兮思歸來乎故鄉曾歲月之無幾兮倏後先以偕亡閔我生之不辰兮遭凶禍之相望悽攀號以莫逮兮思捐軀以靡償暗陳詞以敬薦兮寄哀痛於一觴惟明德之在天兮庶髣彿而來享

祭姚龍泉文

吁嗟先生言別未幾何爲一疾壽止於斯甲寅之歲聚首京師龍樓鳳闕朝夕追隨右

昆季左右提携念彼市道其甘如飴波瀾翻覆今昔所譏維彼君子意氣相期直道誠心久而弗移若管與鮑青史所推百歲之下非君其誰時余南遊江漢之湄君寔遠餞執手歔欷雲山千里寤寐懷思頻題尺牘以慰遠離吁嗟先生古道自持忽聞訃至且信且疑君之盛德宜享期頤何天不弔不我憖遺君有令嗣賢聲四馳况有孫子有樹華滋詩書世澤咸君所遺先生雖亡可以無悲余辱至愛爲君涕洟敬陳薄醴以弔吾私

祭吳恭人文

在昔明哲爲世表儀不獨令德擅名當時亦有淑媛寔維相之雞鳴有歌蘋蘩有詩閨房之賢千古所推於維大夫仁聲四馳迺詢所由厥亦有資山川之靈毓英畜奇寔生恭人動皆可師相我偉人聿爲名儒如彼精金百鍊之餘若或益之彌發其輝如彼美玉連城之姿若或佐之爲璠爲璵吁嗟恭人然[illegible]

綏云何一朝蘭蓀早摧於乎傷哉孰不欲壽耄耋是期識者觀之壽豈在茲人之所貴貴在德滋惟吾恭人古人與俱刑于之化于海之湄忻忻上庶咸受厥施况有鳳雛翩然來思碧梧高崗將離其威祿雖不長亦復何悲某等侍教有年龍門曳裾感兹內範聞訃涕洟清酒在觴敬拜靈幃芳魂不遠聽此蕪詞

祭彭太守魯溪文

嗚呼公在邵武大用伊始何事而歸桑梓公在山林勿藥有喜何事而遂不起公之政事龔黃寔師人謂公有不次之擢卿輔可期一旦棄去翩然長辭捐大郡而不顧揮金紫其如遺公於進退之際勇決如彼而大命之臨又何奄忽若茲也某等無似辱公相知聞公之歸且嘆且疑聞公之訃相與歔欷今則釃酒以敬奠且將執紼以先驅矣嗚呼哀哉以公之才何所不宜平生所就僅止斯耶雖然年至六袠不可謂之不壽官至二千石不可

謂之不顯人於此生非無軒冕令始令終如公者鮮酒醴旣醹籩豆有衍公其安天命之有常鑒予誠之繾綣

祭秦年丈望山文

吁嗟先生爾非望山君耶有文如君誰使君不利於場屋試於春官屢戰屢北有行如君誰使君中道而夭促一疾不起百夫莫贖孝友如君誰使君之老親撫棺而慟哭白髮如絲爲君伺伺嗚呼天乎寧不哀哉使我同胞淚下簌簌吾聞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君所謂善人者非耶何大命之奄速鴑駘驕驤兮駃騠折輗碱砆追琢兮毀棄良玉仁者未必壽兮彼鍾鼎之碌碌嗟天道之靡常兮使人顛倒而眩惑雖然脩短者命也命存乎天賢不肖者義也義存乎人文行如君孝友如君君之爲人亦可謂全歸而不辱有肴兮一爼有帛兮一束聊陳辭以故與揮涕泗之相屬

楊太宜人發引祭文 代父竹窻翁

嗟嗟宜人旣孝且慈險阻艱難汝備嘗之汝宜壽考以享期頤奈何中道而棄我爲昔在余祖病疷且羸汝孝勤至始終弗移右執七箸左捧盤匜飲之食之罔失其時內外兄弟諸姑與姨譪然有恩罔有怨咨下至僮僕咸獲其宜懷之以德莫之忍欺汝於婦道閨門之師維時多艱價其斧資汝實相余手足胼胝仰事俯育公私所需凡百庶事惟汝是持賴天之祐得安其居匪余則然實汝所裨尙助之賢非汝其誰如彼鶼鶼共棲一枝如彼比目相呴以味何意一疾竟底於危醫欲救汝而無所施於乎天乎孰知予悲雖有 紫誥徒侈其儀雖有 鸞章服之未幾汝實造家而數則奇汝勿克享徒爲歔欷汝宅巳就蔡涇之湄死則同穴汝今先歸余治汝後爲汝涕洟有肴在爼有酒盈卮仰天號痛以送靈輀於乎哀哉

祭吳長史石湖文 代胡少府作

嗚呼先生官不過藩吏名不越佐郡人皆惜祿位之未崇而不知此心之無慍先生所好者聖學所脩者性分文以還固爲師道以周孔爲訓若先生者可以樂而無憂矣而何顯晦之足問其承乏玆土側聞高論先生抗志而無所於阿開誠而無所於靳凡楓山之所授與莊渠之所蘊披肝鬲以相勗至竟日而不困余方以先生爲依歸也何適逢乎厄運先生既逝余亦遭釁豈徒一人之私憂抑亦斯道之不幸先生葬矣余亦歸隱儻然而不爲驚釋然而不爲悶斯非平日所講明耶所以沒齒徜徉而無恨望靈幌以陳詞拚淒寄而敬進倘幽壤而有知願鄙言之是聽

周叔夜先生集九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徐益孫孟孺
馮大受咸甫校

跋

清源稿

白陽山人卷跋

余鄉沈懐鶴年六十有餘矣與白陽山人有舊以此卷求書數年乃得之珍愛特甚余每至望江亭必至懐鶴家借觀前歲壬子余北行懐鶴以此卷觴余攜至淸源過騷人墨客時出共賞今[illegible][illegible]以書名於北方以爲白陽花草本師徐熙黃筌實超出其上方兩江翰墨大家亦謂白陽之書如李太白詩有仙風道氣非凡骨所能致二公所見雖各不同要之皆知白陽之深者也今歲余南歸行李蕭然獨餘畫十二軸書二篋終非古人琴鶴自

隨之意心併嫌之適兩江至盡出使擇取之竟取文衡山懸河注水圖一幅顧思橋溪橋新漲圖一幅并此卷以去昔人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余所極愛者已棄捐之矣他尚何惜耶不一日書畫皆盡左右頗以爲言嗚呼此意汝豈知耶

沈石田畫跋

沈石田丹青之妙評者謂爲 國朝第一此畫朱翰林文石所悉意頗愛之今歲南歸欲攜以行媿非古人留犢留馬之意能放先生雅好翰墨本此以別

南村八景詩跋

南村八景詩故太學生王君所作也王君没後數年而其子懷祖從余遊每言其父時事輒泣數行下今聞王君有學行爲縉紳所推遊不遂憤悒成疾竟死懷祖嘗示以君所作瑞雪賦有騷人高調惜其才不爲世用及觀是詩益悲其志壬子秋懷祖[illegible][illegible]東越于[illegible]來謁余求爲跋王君固奇士乃懷祖之孝亦烏可及也懷祖亦能詩善書他日必能揚其親之名余日夜以此望之

張東海卷跋

文翰林先生嘗言書有眞有行有草吾輩所能特行書耳至於草書非東海不可識者以爲確論甲寅歲首峯與余同避倭奴之亂僑寓松城攜此卷見示時兵燹後先世翰墨所存無幾獨此無恙極相慶幸卷中假借曲[illegible]內傳誦翁在當時才名冠世而爲當道所嫉徙以此耳章服辭宛然羔羊之風[illegible]可愛[illegible]也首峯又言翁平生最重三宋三宋者克昌裔燧也今三宋遺墨士大夫家多有之與翁書絕不類於乎學書者以此求之斯得之矣

山居稿

憶素遺孤跋

薛敬軒有言聖賢之言簡易而明白異端之語崎嶇而茫昧余謂儒家語亦有不易[illegible]

如主一之謂敬是也余與王以仁交游二年適將別去偶論主一之義忽有所契平生不決之疑一旦遂釋然朋友之有益於人如此或問主一之義云何余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因以此冊爲喻此冊或大書其前或詠歌其後或敷諸議論而爲文或托諸丹青而爲圖紛然不齊要之不出於孝忠無第二義也此之謂主一余他日以問以仁以仁曰然

家訓跋

陸放翁家訓載水東日記頗文俗公節其尤切于事者俑之於堂余因其意書之墓門子孫歲時祭掃見而讀之惕然有警余之願也

敬齋箴跋

重齋先生嘗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過以有此心而已聖賢之學更無別法只是敬畏二字人日用之間能自敬畏庶幾不失人道才有放肆便墮落於禽獸矣其言警策令人凜然起畏余旣揭之墻壁以自警復書此以貽先生

見道隨筆跋

力菴胡大夫讀書有見隨筆劄記積二十餘年遂成三帙大率皆聖賢格言間附已意皆有意味可翫力菴之學蓋得諸此也嘉靖壬戌七月十日余錄得之合爲一帙自今以始朝夕誦習加以二十年之功吾豈無所得乎力菴此書紙已敝壞仍加補葺字已磨滅復有註釋精勤如此所以有成噫可法也力菴姓胡氏名政荆州松滋人時爲松江二守自言二十以後即有志于學余今四十有五矣日月易邁將虛此生吾安得不汲汲也

馮鍾山南游稿跋

鍾山馮君與其父兄各以詩名著吳下人莫定其優劣或謂雪竹如老泉海樵如東坡鍾山如潁濱擬議甚當而輒輕煩寓其間余獨以爲不然雪竹海樵老將持重謀定後戰[illegible]山其輕車突騎搴旗陷陣者耶或問鍾山詩

如是反復勝耶曰直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航海篇跋

弘宇王公留心篇什積有歲年力追唐賢深入壺閫然與客終未嘗言詩雖親且厚亦不知公之造詣若此邃也公初守漢陽以廉能稱後建節珠崖風裁凛然有惡公於朝者求公之過了不可得乃謫公憚於涉險未嘗渡海嗟乎果如所言此編所詠何從生哉天下事如此者多矣豪傑之士所以思長林豐草也

姚少師文集跋

少師本禪家作禪家語不甚警策至作吾儒文字却恁精彩人謂和尚原從內典中得大知解或者又謂此老在逕山時全從儒家學問中有契二者未有定論余謂少師若在余當舉偈問之曰夢前雲板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雲板川獄一時齊請和尚道不知渠[illegible]甚麼轉語

南洲卷跋

余少時抱危疾人以爲必死南洲先生來診視獨曰君疾無恙也不久且富貴手自和藥授余竟愈後數年先生遭亂流離轉徙鬱鬱成疾易簀之夕謂其子春田君曰吾平生好翰墨與諸賢士大夫交所得題咏浸成巨帙吾所甚惜不意喪失吾心殊以爲恨吾死後汝能成之吾死瞑目矣汝無忘吾言訖遂卒今歲己未春田君以詩來謁且以先人之命爲託余開而泫然夫先生當顛沛死生之際惓惓以翰墨爲意先生之子謂故人亦惓惓以遺命爲言顧余不能書無以承命中條山人柭有書名爲余忻然舉筆余重嘉之并識於後

傳燈摘語跋

昔陸遜拒蜀師先攻一營弗克曰吾已曉破敵之策遂得[illegible]讀禪宗正脉

遇會心處輒爲拈出久之成帙此卽陸公遺法也識得此意可謂不出山門參遍天下脩行人善知識

性理抄跋

余少時與前輩論議至性理之學大率能成誦余每自媿以爲弗及後遊南北或與諸生較藝每有問罕能舉其要領盖近世學者與前輩相遠如此今年秋中條李子以向時所抄性理節語見示爲之歎服令人誦習帖括

徃徃取高第至於本領學問視之若第二義然中條乃能肆力於此辟之問水必窮其源登山必陟其巓可不謂知本之學哉唐人常言文選爛秀才半當時習尚與今相似然韓柳一出而陳言一切盡棄捐勿用天下事未可逆料要之用力於根本者猶可救藥也

席上輔談跋

中條山人以丹書示予無慮數十冊讀之頗久了無所得最後得此書如泛舟巨浸中汎

望見畔岸爲之忻然全陽不得志於宋又不欲事元盖隱君子也集後商山老人一跋尤高彼所謂商山其志可想見矣或以石頭馬祖之流疑之非也中條平生議論大要得於全陽爲多全陽之學又來自海南先生一派世之學者以爲二公終落禪宗而金丹大道別自有術於乎談龍肉而不得不若噉豕肉而致飽乃所願吾其全陽也夫

吳匏菴李西涯崖山大忠祠卷跋

崖山大忠祠詩二卷中條李子珍藏於家已將數年嘗謂他日宦游四方當刻之海南不然則刻之錢塘或汴州可以動人千古興亡之感中方范公督學兩浙中條出此屬之昔人於法書名畫深扃固閉至有爲重垣複壁惟患失之者然藏之愈固失之愈疾神物通靈終爲他人所有中條以其所最惜刻之湖上又獨以是屬中方也可謂善用其藏者哉

顧丹泉詩畫跋

丹泉詩云榮辱終難燃死灰屈蟠端合老巖隈黃金瓦礫心無異信步山行看對梅

古人謂晚食可以當肉安步可以當車刻苦如此所以能守然其意猶不能忘情於富貴佛印遺東坡書云人生富貴大都不過二三十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於自家分上尋箇安身立命處子瞻讀書萬卷若見不到此不可謂之聰明也以此觀之黃金瓦礫眞可以無異心矣嘉靖庚申二月晦丹泉自留都寫此見寄所以開示不肖者甚至因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者附識於末

陸文裕公眞草千文跋

余昔於文裕公家見公眞草千文公時尚無恙然不數爲人操觚矣後公歿旋遭亂離公家所藏散失略盡士大夫頗購不得也中條李君偶遺此卷見示[illegible]時所見特裝潢稍異耳此公壻[illegible]家藏物也養[illegible]實之不啻拱璧中條何從得耶公去後僅二十餘年巳兩易手更逾百年爲造化靳惜宜何如耶公平生作書點畫波磔無一筆苟下者所以傳後君子有志於天下萬世事業者可以自悟矣

文衡山卷跋

余二十年前謁衡山先生於玉磬山房先生動止有則言笑自如伸紙揮翰略不經意中藏至妙愈詭愈佳師之者雖極平生精力終莫能及也鍾山馮子攜此卷示余山中與不肖曩日所見相類疑亦當時所作子成鍾山字也鍾山遊於先生之門故爲書此卷秋夜長歌可與李白爭雄明妃曲眞歐陽公所畏杜子美未能道者然壬子詞翰稍不似前豈才情與年力同爲盛衰耶鍾山素善行草蓋得先生之深者先生亡矣眞跡愈不可得日所謂蘭亭鷟羣其在玆耶幸相與寶之

貞節婦卷跋

余嘗謂膠東有二高士其一爲張公鉞游宦二十年有萊蕪令之風其一爲梁生萬斛躬耕苦節有陳仲子之風余盖私心慕之而莫逮也乃今得覽貞節卷貞節婦寡居六十年有夏侯令女之風噫何膠東之多賢耶夫婦女與丈夫其業不同至於操持此心終始不易其致壹也生不必丈夫得爲貞婦亦足名世官不必顯爵得爲佳士亦可垂後彼身死而名隨滅者其亦虛生虛死也夫

蒼潤軒卷跋

子元曾以蒼潤軒卷見示前有許高陽題顧思潜畫次有吳下諸君篇什皆可愛翫余忻然有句云門前一水不加染樓外四山常出雲俄爲他事所奪以卷還子元往返再四忽復失去名公珠玉竟從幻化良可惜也子元經理四年復得此卷用意勤矣仍以卷來欲續舊句然覔之不得舉筆輒倦似亦無事此矣有能成余詩者一段奇事也　前識已兆偶思蒼潤本指畫家筆法非山水也雲浦高才能詩且精繪事所謂蒼潤盖自況也因得一聯云醉來不讓廣文畫興到能吟長笛詩并書於後

舊林堂冊跋

子元命僕作舊林圖復命作詩偶得一聯云舊隣林屋舊翻恨客愁新忽自笑云象山先生有言今之學者眞龍斷丈夫謂貪多也其言有似於激若僕得無似之否乎書以歸之

臨唐雲西畫跋

唐雲西山水吾松士大夫家多有之評者謂其命思清遠筆力差弱余謂士君子游戲翰墨政不當較其工拙如九方皐相馬求之於驪黃牝牡之外可也望洋爲余索畫余爲臨雲西松樹幛與之望洋本雲西之後所見眞迹必多世所謂班門弄斧今日始切題耳

宋畫跋

宋人重畫學至設科取士天子自爲臨軒故

畫學之盛勝於前代噫宋人以詩爲題試丹青家所謂詩中之畫余則以畫爲題試鑒賞家所謂畫中之詩也

顧丹泉畫跋

余索畫于丹泉以年老久不操觚爲辭乃郎不得已以平日所作見惠盖得意筆也余遇事不快輒對此自遣尤物之足以移人皆此類君子顧所寄何如爾

疏

山居稿

細林山神龍仙館募緣疏

吾松九峯細林爲勝幽人達士號以神龍素雲眞人脩道於此昇舉之後爰搆仙宮鑿石爲基依山結宇上憑蒼壁下俯淸溪脩竹千竿護香臺而聳翠長松百尺覆玉陛以凝雲於是多口道人御風而至手揮朱篆置扁於顏戈𢦏森列於瑤壇龍虎蟠旋於寶座光迷一室彩映千峯類蒼頡科斗之書追蔡邕飛白之妙四方觀者有若堵墻瀛洲逸人錢公原溥才名冠世尤嗜玄機贈以山田勒諸貞石若玆山者信鸞鶴翱翔之靈境神仙游息之名都也嘉靖甲寅島夷犯順海濱諸郡軍旅煩興爰及深山咸遭兵燹瓊宮玉殿瓦礫徒存彭氏故臺鞠荒墟而彌望呂公遺墨委列焰以俱灰丹竈靡脩爐烟欲斷時殊事變俯仰成愁羽士顧允祥雲水名流煙霞勝士欲興功業仰藉賢豪屬予以文用傳好事先

師細林先生習靜山中廿有餘載覽川原之特興辛車馬之無喧愛而樂之因以自號山既廢壞師亦淪亡感昔懷今潸然出涕遂占數語爲弁簡端

眞武行宮募緣疏

郡城之北十有餘里有神赫然功德最顯禱之者無求不應叩之者有感必通法雨頻施惠風時布四方士女瞻禮如期詹阿與朱詩而爭翔棟宇並蒼虬而矗起殿庭剏建六

餘年是爲眞武行宮第一福地乃者廢而復興躋而復起垣墻粗立曾無碧瓦朱甍法象徒存豈都層軒高閣以模狹隘未稱尊嚴遠近來觀咸加惋惜羽士顧從正慨正法之陵夷痛花宮之頹圯欲興舊業以創新圖於乎德無隱而不彰誠無幽而弗達是以福善禍淫之報理若循環出生入死之機捷於桴鼓況夫玄天上帝高拱微垣居北極之至尊爲人間之司命神功默運善應無方彼夫善男

善女一德一心發至願以歸依望玄壇而懺悔其有不福祉駢臻罪業消滅書名紫府捧詔鸞臺者哉所冀共濟勝緣同脩道果慰黎庶維新之望恢聖神普濟之恩凡在十方務成斯舉

說

山居稿

名二子說

余生三十有六年而子紹元生紹元者兩江先生所命名也元之初生余以賀客先至者爲卜而兩江最先至故求名於兩江是日南至兩江名之以元亦因兩江諱也兩江者鄉貢進士方君元煥也又二年而子紹節生紹節者蟠峯先生所命名也節之初生余與蟠峯及安節先生同坐於撫臺賓次余以兩江所以名元者告蟠峯且求名於蟠峯是日八月望也故蟠峯名之以節亦因安節號也安節者今按察使趙君希夔蟠峯者今方伯

李君遷也夫兩江名未登於仕籍而聲譽滿海內士大夫過清源求望其後塵不可得也嗟乎元哉汝安得爲兩江耶汝有志於兩江斯可矣安節敭歷中外二十餘年澣濯之衣粗糲之食無異韋布天下稱其廉吏嗟乎節哉汝安得爲安節耶汝有志於安節斯可矣

贊

燕中稿

張宗伯賓山草書贊并序

昔人有言眞書如立行如行草如走夫立之與行不失進退焉此猶可勉也至於走者趨者未有不變其常者也故眞書難草書尤難草書之作起於章奏至東漢之末始盛東漢之名家者曰史游曰皇象曰崔曰杜惟伯英爲最著伯英之徒有衛瓘索靖之流或以瘠稱或以腴稱皆其微者也至晉而王氏父子繼之然不以草書名以草書名者蕭子雲爲盛然春蚓秋蛇後世譏焉蓋草書之流弊也

唐興虞氏陸氏始以美聞孫氏過庭尤得其訣既而張伯高氏得之素公藏眞和之煙雲舒卷神物變化瀚墨之奇震蕩心目伯英之學至是中興矣二公死不得其傳黄涪翁時一爲之亦非所長南渡以後寥寥無人　國初宋仲温氏出焉留情章草追縱前賢天下翕然師之當是之時宋昌裔氏者亦草書之傑然者也旣而沈氏兄弟因仲温之餘緒而上求素公不傳之秘遂擅天下沈氏歿未幾而張東海氏繼之伯英之學復興於乎東海氏之未盛也草書之法猶存及其旣盛也家傳而人習之而書學大壞何則泥於其迹而不得其意也因前人之迹而求其意於點畫波磔之外超然有以自立者其惟賓山公乎賓山之書上自漢魏而下至於晉唐無不含其英而擬其玄故其淋漓揮灑雖若無所用力而其狂怪怒張之態飛揚飄忽之勢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而終不失矩度蓋得伯

英之韻而立乎顛張醉素之閒者也余素愛之而不得得其段楮藏之以爲實寶之至故不能忘言遂爲之贊贊曰

草聖之始實維伯英長史繼之奕葉雲仍寥寥千載閒其無人東海有作不忝耳孫習久斯弊載胥以淪不有賓山孰窺其津如彼飛雪繽繽紛紛又如龍蛇變化不倫試閒賓山汝何所師劒客擔夫偶然遇之而實不知
載家風悠然在斯

三教圖賛

彼佛者何所以治心彼仙者何所以養氣乃若吾儒通一無二何以言之徵諸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

孫少保毅齋先生小像賛

人之所能公所不能公之所能人亦莫能人之頌公紛乎無窮知言之人一言而終曾子不云乎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吁此公之所以爲公

張鴻臚汴南像賛

事紛紛以濟至公何色之婉也衆囂囂以憑陵公何度之寛也行仁義以忻忻公何報之緩也顧子孫繩繩以相承繼爾德之遠也

小像自賛

人孰不瘦汝瘦最耶人孰不老汝老速耶壓然有憂汝憂至耶渺然有思汝思妄耶嗚呼目雖明不見其形汝何人斯吾之鑒耶

家食稿

無名石箴并序

顧汝脩氏得一異石既紺且碧如拱如立莫知其名謂之無名石他日以告抱蘂子抱蘂子曰石以無名名是子之所願從遊也夫香以名燒膏以名銷玉以名毀象以名焚舉世皆榮其名而趨焉卒累其身是以哲人逃名用全其眞是石也是子之所願從遊也雖然石以無名名是亦有名矣容山之陰大江之濆石之頑而無奇者不知其幾千萬也然皆不求知於人是以安而無傾今子之爲是石也碧甃朱簷聳立其前卉木葱蘢爭妍取憐石亦榮矣然而困於盆盂之內羈於庭宇之間在在拘係不得側身而自如焉石乎石乎吾憂汝之不得並於頑石也作無名石箴箴曰

無名天地之祖有名萬物之母天下之名有

者莫汝若而幸以無名待汝不追不琢汝得汝所奈何羈汝於我場圃將歸汝於深山汝復混沌以傲千古石乎石乎汝如許我亦如許

銘

膠東稿

彌封所銘

已酉之秋八月令辰有美君子自遠而臻邦家之寄文章之衡勿謂是卑患爾不勤勿謂是勞患爾不能其道維何維公與明明則不惑公則不淫夙興夜寐惴惴小心若天之鑒若神之臨彼昏不知不殫厥心貪天之功以爲已勳於乎君子各敬爾身三年之後繼之何人

滏泉冀子南河李子槐溪王子聚菴郭子玄池郭子來峯周子同有事於是所惜勝會之難再惺初心之易負閱文之暇作爲此銘

山居稿

圓硯銘

人尚白爾獨玄人貴方爾獨圓玄則近道圓則似禪以全吾天

周叔夜先生集十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後學徐益孫孟孺
馮大受咸甫 校

論

家食稿

治術

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術之爲道聖人之所不廢也以無術治天下者法行而天下不威惠行而天下不以爲感不威不感而欲號令天下之民者大亂之道也夫人之情樂於縱而憚於法之檢而人君立於天下之上一舉而束之以法是驅天下之野獸而納之囿也山林之適野獸之所便而困之於囿則未嘗一日而忘乎山林如是而無以制之鮮不至於破械而出故紆徐停畜之以調伏其怒而又嚴其機檻以防其變則將久而安之人情之難制也猶野獸而法之弗便於民也猶囿聖人以是爲不足以制天下之變故假之以術術也者聖人之所恃以行其法於天下也而非聖人之所樂用當堯之時聖人之術未用於天下而天下安之及舜之立而循循然守堯之法而不變則天下之心將近於玩而聖人之法將廢是故十六相之賢驟而舉之於朝而四凶之罪一旦斥逐之於外而不以爲惜夫十六相之賢未舉也而驟舉之四凶之罪未誅也而驟誅之舉之者以其賢而誅之者以其罪聖人之法曰善者吾賞之不善者吾罰之而今無爽焉則善果不可以不奮而不善果不可以不懼故天下之賢未必皆進而賢者勸天下之不賢未必皆罰而莫不飾然自懼以蹈於四凶之誅此聖人假十六相四凶之進退以行其賞罰之權而聖人之法遂大行於天下而莫之敢違後世之君不得聖人之術而欲盡知天下之賢否而賞罰之

以爲足以號令天下之民而不知盡天下之賢而賞之而賢有不賞則民必以爲私盡天下之不賢而罰之而不賢有不罰則民必以爲黨夫使一人而有私我之言黨我之言則吾之法不足以信於天下雖日從而號令之而亦不從是以聖人之法簡而易行而後世之法紛紛於天下而卒無以令其衆惟其術之異也

治功

聖人之術用於天下聖人之法所由行也而不可以久久之而後聖人之術不振設餌以誘魚而已嘗之魚過之而不食爲罟以待鳥而設之已久鳥視之而高飛故術之發於未施者天下爲之竦動而施於久行之後者人皆習之而不以爲異何者未賞而吾賞之未罰而吾罰之天下以爲此未嘗賞未罰而聖人獨行之故惕然於聖人之教既而聖人之賞罰止行於一人而猶未盡天下之賢否則賞罰之權不足震天下之民而法將廢聖人於是又求所以濟其術而繼之以功術行於天下而天下懼功及於天下而天下思之懼則聖人之法足以恐動其下而不敢違思之則聖人之德足以固民之心而不忍遽叛故十六相之賢既舉四凶之罪既去聖人於是思所以平天下之難而命之禹思以興天下之利而命之稷思以作天下之教而命之契天下之民方苦於水土之未平也五穀之未蓺

也人倫之未明也而聖人一旦而盡舉之則聖人立於吾上果有以去吾之所弗便以脫吾於死而賜吾以所甚樂以置吾於生然後知前日之所以賞我者非所以強我而罰我者非所以厲我於是相率以順聖人之所命而聖人之功遂膠於人心而不可解而聖人之術幸不爲天下之所玩後世刑名之學非無術行於其間而不知繼之之道故商君之治其賞罰之行亦足以奮秦人之心而再世

之後共起而族之蓋賞罰之權可以威其心於驟行之始而行之不改民將疾吾之威而不吾懷故古之聖人必有功以結天下之心然後可以安其術而功不足以濟其術者未有不流於刑名刻薄之政擾亂天下者也

治道

聖人之術可行於暫而聖人之功終其身而不衰然聖人之後復有聖人承之於後而無所施其功則民不懷何者聖人欲固天下之情故舉上世之所未備者咸自吾舉之以動民之所未試而天下亦苦於前日之所未備而幸於今日之安莫不戴聖人而君之以為聖人之治皆所以生我而聽其所為故聖人得以安意肆志以齊天下之治而不知天下之功一旦盡舉之以自快於一時而後之人則無以為繼持千金以遊於市漸出其所有以示之人將有所不測而猶有所望於我一旦盡發其篋而無以繼之則禮不加重故承聖人之後而不得其繼之之道者聖人之大戚也雖然天下固於聖人之術以從其教而不知其所以從慰於聖人之功以不敢叛而不知其所以不叛聖人以是為此先世之所未行可以動其民也故舉其所以從所以不叛者而名之曰道道之說行則天下之民以為天子之所以安坐於上以受天下之奉已而吾民之所以遵其號令以奔走於其下者皆道之宜然而非自聖人為之故甘心於臣子之卑而不敢妄有所覬於上以戾於道聖人因得以維持其間以安乎天子之位而不敢廢乎道之論於乎自道之論倡於天下也而歷代之君脩之則大治廢之則大亂夏商周之興因之而壞之不脩者則為桀紂幽厲之君自禹作洪範而曰此道錫於天文王承之而作易而曰此道繫於神周公又繼其後而作禮樂而曰此道生於人其天其神其人之說不一而同歸於道則亦以道之為說不

可以復勝而少變其說以新天下之耳目也蓋道之說未行則天下之氣猶厚而既指而言之則其爲治始太明而無優游含容之意故末世有不仁之君而民不勝其毒則寧戾於道而不能爲之民是以天之說足以持十七世之夏而不能不敗於桀神之說足以持三十世之商而不能不敗於紂人之說足以持三十七世之周而不能不敗於幽厲及幽厲之後而道之爲說始厭於天下而非秦氏之暴不足以號令天下之衆故秦氏之亡亦其勢使之而處其不幸者也

取

古之英雄未有不因可乘之勢以成大功於天下者也天下無可乘之隙而吾強而圖之則雖竭其力而不可以得志是以英雄之主度吾之足以制其命而彼不足以當我猶不敢輒加之以兵而必待其隙之可乘然後起而攻之則吾之勢可以必勝而彼莫知所[illegible]

然後有可乘之機而吾無以待之則倉卒之際不可以遽集而以久勞之卒馳騖於其間則亦難以必勝勝之而亦不可以持久昔者吳之攻楚一勝而入於郢以爲可以遂滅楚而卒不能居王之宮而臣其民齊之攻燕以其子噲之亂故得以全勝而亦無以制燕人之畔此非燕楚之亂不可以終勝而以吾素所不習之師僥倖於一戰之捷是以秦兵之來狼狽以歸而齊亦大敗於僅存之燕故有志於天下者於天下無事之時日夜優游以養吾之力若無意於天下而堅守蓄銳不爲急攻疾取之計及天下有變然後舉吾久安之師以乘其弊則天下震動莫敢犯吾之鋒而吾之氣亦可以百戰而不衰方秦之亂天下之豪傑競起以攻其隙陳勝田廣趙武周章之徒紛紜於中原而莫知所定力罷而不能休勢劫而不能以中止故章邯起關中之甲以覆之而諸[illegible]章邯雖足以[illegible]

侯而秦之精銳亦已挫於屢戰之後故項氏以其必死之卒破其方銳之勢夫項氏竭其一時之力僅足以勝之而高祖優游於陳留之間竟繫子嬰之頸而破其穴此其故何也秦人之强不可以遽弊而秦師既出之後則可以掩其所未備然不優游於其間而欲急於一逞則吾之氣未及用而已衰而太銳之卒可以一勝而不可以再故盤薄而不進以發其謀而養吾之力於未試故秦人莫知所

備而吾未試之卒遂一奮而拔積强之國故項氏之所以屢逞而不厭者未嘗不見笑於英雄而秦項之所以相持於邯鄲者高祖之所籍以養其力也

守

古之聖人若無意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若無意於守天下而天下安之夫無意於取而天下不能不求於我則其歸之也固無意於守而天下以爲非是不足以安吾民也則去之而亦不忍叛何者天下之勢非吾力之所能留而聽其去就不爲之禁者聖人之所以深留天下也人之於物吾往而求之其勢未必以與我必待其人之求我而後受之也則與我之意始決猶必示之以不得已而後受之之形則其視我也不輕而又任其物之去就然後可以終不去昔者湯既勝夏而即天子之位雖執桀而放之以杜其復興之萌亦非所以爲過而特置之於南巢不虞天下

之叛湯而從桀也而天下亦終不敢去其新君而復夏后之舊蓋成湯因民心之歸不得已而爲之君而猶懼天下之未忍於滅夏故置之於南巢以聽天下之願然惟其聽天下之願而不爲隄防之計則天下之視聖人也惟恐其去我而不得爲之民而所以戴而君之者歷百世而不衰及武王之滅商既殺紂而又立三監以防其變則其視天下也始不能無意而竟不免於武庚之亂周公知其然

也故微子之命勸之以烈祖之德而又告之曰如是而後萬邦作式蓋其意以爲復湯之舊則天下終歸於汝而我周亦無樂於天下之必留故雖微子之賢頑民之多亦終不能返天下之望後世之君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故常爲隄防之計以杜天下之變而曲爲之制深備而固留之日夜圖所以久安之策而不得則又因其民人疑忌其羣臣紛更天下之制使天下囂然而不寧然後足以快其意而不知後世之患已潛隨之也蓋防之也過則其勢將至於太偏而禁之也詳則意外之變必甚疎而不爲之計故秦滅諸侯而匹夫之亂生於州郡之無權漢懲孤立之禍而七國之難幾喪天下故有意於立防者皆所以起天下之釁而以一人之智度後世之禍而爲之所者亦其勢之所不能也

中興

取天下者以力勝收天下者以勢勝何者以匹夫之微爭天下非力足以制之不可以遽服而中興之師則可以聲勢取之而不必其力之足以加彼也祖宗之天下一旦爲人之所盜而天下之心終不能以遽忘吾乘其未忘之心以起復仇之師可以朝呼而暮達於天下故中興之兵易合而天下之心易於竦動當斯時者可以急攻疾取以掩人之所不備使人有所不測然後應之者雲合而吾之勢益盛此惟善識天下之機者能之而其要在於能斷能斷則知吾之衰不可持之以怯而彼之盛不足懼直馳而撼之以激天下之豪傑然後天下之勢在我而不在彼否則爲老成持重之計循循然而不敢進則吾之聲勢不足以號召天下之衆而彼得從容而成制之然後天下之勢在彼而不在我嗚呼復仇之師所以恒不得志於天下者怯於一奮而不能斷適足以誤之而已矣漢之光武以南陽之布衣討天下之巨盜而王氏以天下

之全力制之此其强弱之勢何啻百倍而光武奮而擊之逾月而天下之兵爭馳入於京師以誅王氏盖光武知王氏之强不可以力勝而惟聲勢之盛可以奪其鬼而離其黨故直前爲萬死不顧之計以決於一戰而不敢少緩以自待其弊此古之英雄所以能識興亡之機而非樂於決戰以僥倖於成功孔明亦三代之奇材而不能識天下之機也故魏延之策可以得志於魏而謂其非萬全之計而優游於祁山陳倉之間不能決策以擣魏人之虚故長安之民雖震恐而豪傑卒莫之應盖其成敗之機不在於吾力之强弱而在於先聲之盛足以恐動其民以助吾之勢故必直前奮擊以合關中之勢然後敵莫知所措而吾之兵亦遂强而莫敢當孔明欲爲萬全之計故其勢益沮而終於街亭之敗嗚呼天下未有自爲萬全之謀而可以得志於人者也與人爭天下而欲爲萬全之謀則士無必死之志而況相持於敵人之境鮮不至於自困盖其所恃以得志者在於入人之隘以固吾戰士之心而又鼓動其衆爲足以懾敵人之氣也惜乎孔明之材而寡於斷也

任相

昔者天下之人所以安於其分而不敢有非覬之心終其身於貧賤而不敢進其身以媢天子者何也朝廷之勢重也朝廷之勢所以重者不可以威劫亦不可以術勝而在於大臣之得行其權自大臣之得行其權也而後天下不敢激爲邪說以撼天子之志而朝廷日尊自大臣之不得行其權也而後天下始僥倖於天子之一顧而雜然並進以軋其柄而朝廷日卑嗟乎人君忌大臣之專而使他人得而參之自以爲攬天下之大權而不悟朝廷之至於日卑也夫朝廷之卑者非天下之福而起猖狂之心也然而世之人君每不忍於大臣之得志而樂於小人之共趨雖至

於朝廷之日畢而甘心焉何也疑於其迹而不能斷也大臣之正似於不可制而總天下之綱以號令天下又似太峻而不可奪人君見其不可制而畏其偪則必抑之而後爲快惡其太峻而思以奪之則所以排擯而鏟削之者無所不用其力夫旣貶大臣之權使不得以有所爲也而天下之事又不能無所寄於是思所以屬之而其所屬者常加於喜事好進之臣夫喜事好進之臣其敏銳之才足以竦人主之觀聽而又循循無忤以聽其上之所欲爲故喜其材之足以有爲則付之大權而有所不惜而便其循循而無忤則溺其所可喜而不見其所短夫然後侵大臣之權而有所不覺而大臣之權始廢夫大臣以其迹廢而喜事好進之臣又紛紛於朝廷而莫知所定則朝廷之重臣亦不樂於在位而天下之小人皆力爲異論以傾朝廷異論旣多而人主莫知所聽而天下之亂隨之嗟乎

君之通患也哉漢文知絳灌之無能而不爲之去知賈生之賢而不用其說帝誠知賈生之說用則天下之爲異論者將紛紛謀所以自進而大臣之權不能不至於頓廢也故寧屈一人之才以無起天下之僥倖而絳灌亦竟無擅權之名宋自慶曆以來呂許公用事而歐范之徒從而攻之遂能搏擊天子之大臣以啓天子之疑而紛紛之議迄宋之世而不衰也此張安道之所以竊嘆於當時而歐范之徒悻然自以爲君子嗟夫君子之名歸於吾身而不知率天下之人以輕朝廷也

風俗

天下有無係於國家之存亡而默持于其間使甚敗之世猶得以自立者風俗是也風俗之衰者雖全盛之世而其强也易弱風俗之盛者雖至於流離顛沛之極人猶有所忌而不敢動蓋萎靡之氣素不振於天下也則雖天下之大不義劫之以威而無不從故

雖強而可以盜取若夫中正剛果之氣積之久而養之成也則其視天下之難奮然有所不避而刀鋸斧鉞之誅無足以懾其心故其國雖弱而不可以驟得是以古之明君屈天子之尊以崇天下之士而又恐其有所挫折以傷其果敢之氣是故有所誘而來之也以示其尊有所曲而順之也以成其志隆其禮以結其懽優游以容之以養其德與之周旋於堂陛而不責其分以北其節然後君子之

志益不敢自廢以負乎天子之臧心而天下之人亦將聞其風而爭自濯磨以疾趨乎人主之所好如是而又積之數世則其習俗之所以相激厲者莫非以是而其畏懦退縮之氣亦日奮迅而不自覺是以天下之俗遂成而不可解夫惟俗之成而不可解也則雖誘之以利祿而有所不就脅之以死生而有所不懾夫天下之可誘者莫過於利祿可脅者莫過於死生而皆不為之動則雖有奸雄之

材欲竊取天下之權而民不從嗚呼取人之天下而民心不從未有能遂其志者也西漢之俗優游含忍於文景之世而劫於武宣之威故其君[illegible]咸委曲承順以自免於禍而其小人皆習於諂佞而不知恥王氏以穿窬之智一旦掩而得之而天下之人相顧而莫之敢拒蓋君臣之分雖未必遽忘而氣不足以助之也是以拱手與人以天下而忠義之士無聞及東漢之俗則養於光武明章之世者

既久而不倦而忠義之士亦獨盛於一時故雖竇氏之橫梁氏之奸其權位非不赫然於一時而卒不敢有非覬之心至於董氏之亂則聚而攻之者滿天下而曹氏以其奸雄之姿負天下之大功亦終其身北面而為之臣此非諸君子之力足以致其死命而奸雄之心終有所怯於清議而不敢強為無恥也故西漢以全盛之勢為王氏之所竊而東漢紛紛大亂猶延數十年而未亡嗟夫風俗之所

係固如此哉

高帝

古之無志於天下而卒以成功者常始於天下之無英雄夫惟英雄之無足以軋已也然後四顧而無忌而帝天下之心始成昔秦之威非一日之積也得諸侯之地而不取破諸侯之兵而不即下其國其志徒欲快其殺戮而已及始皇發兵入諸侯之地繫虜其君如俘嬰兒卒莫抗之者故敢肆然於天下而稱

帝然六國之人卒並起而亡秦當是時豪傑之士莫不笑秦人之稱帝而欲與七國並王也故項羽得關中不王而裂六國之土分王之非項氏之失計也勢也及高祖睢水之敗諸侯皆畔於是使淮陰以偏師破六國六國既破而項氏又滅高祖以爲天下無足忌者而猶王淮陰於楚王張耳於趙王彭越於梁則高祖亦以六國之後不可不立故也及其經營天下已久而諸侯數畔於是烹淮陰

梁王戮黥布而易之以同姓而漢氏始安嗚呼彼誠見夫秦人之前必封建諸侯然後足以帝天下而秦人始去諸侯而郡縣之而卒以亡則雖以高祖之明猶不敢偃然爲天下君而漢氏之帝業乃成於韓彭俎醢之後使睢水之敗六國之君不敢畔而猶助漢以蹙項則高祖必不破六國而夷之而項氏既定六國猶存漢氏亦終不敢帝天下嗚呼封三庶孽分天下半猶有六國之勢也而亂者數

起以成吳楚之變高祖知劉濞之必畔而猶封之高祖誠不能違天下之人情也哉而歷武宣之世漢氏之權始重而天下始知封建之非吁項氏以封建失天下漢氏以封建幾爲吳楚所危而淺謀早見之士猶猖其說於天下彼有天下者愼無爲所誤也哉

武帝

天下之大非仁柔之君所能治也以仁柔治天下者人將有所玩於法而國家之勢將

於不振夫其玩於法也則天下之英雄猾桀有所侮而動而國家至於不振則雖有無事之形而天下已騷騷入於亂故仁柔之君非國家之利也而天下每安於其無能爲而謂之治使承其後者而無英武之材振其方衰之勢而脩明其法使妄庸之臣決去而不復收天下之方跋扈者有所震而恐則國家之勢遂傾而不可支故處積衰之後者用法貴於過嚴而國家久安於無事者不可不振而

動之也天下之權不在於上則在於下當其權之在上也大臣奔走於下生之殺之貴之賤之惟我之聽而不敢有遊天子之勢益尊而臣益卑然後可以制馭天下而長保其國家不然付之以大柄而其權已去我雖復欲收之而不可得循循然養之以至於不可動然後天下之亂始成文景以來天下稱爲無事然諸侯之亂者相繼也而文帝猶優而容之及武帝而悉繩之以法有罪者卽誅之而

不少恕除其國戮其子孫夷其臣妾不十年而諸侯之跋扈者幾盡至於望京師而泣由是誅大臣族豪狹天下抵手觸禁其視天子之尊如雷霆之不可測而無所避然猶有灌夫郭解之徒以布衣挾天子之權以自恣於外當是時而不有武帝漢家之業幾不振也哉霍光親握天子璽而授宣帝及霍氏謀叛而亦其族竊嘗怪宣帝之薄於恩也而不知霍氏之勢振於朝廷不誅之則無以明法而

天下亦將有以窺吾之無能而狎於治故必族霍氏而後天下之權始歸於我於是張安世亦以謹厚稱而朝廷之臣帖然不敢梗吾法宣帝之心其卽武帝之心乎而元帝蒞政之初以政事付石顯故漢家之權始去帝室而積於王莽之禍嗚呼權之始去我也常在於所不足畏之臣而又其權之相軋也遂係於國家之危亡故有天下者不可一失其權而欲攬其權者惟剛明之君能之彼武宣

誠知君臣之勢者哉

奇章公

人君欲圖天下之大事無惑於書生之論而後可也持書生之論以斷國家之大計使人主易於聽者鮮不至於誤天下也夫書生之論暗於事機而務爲奇談暗於事機故其心也常多忌而奇談之務故其爲說也甚便而難行以其多忌之心阻天下之材而又以其甚便之說掩其所不能嗚呼危矣哉甘延壽將討郅支單于欲奏請之陳湯以爲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故不憚矯詔之罪以討累世之勍敵而朝廷之臣猶從而議之不已故執目前之見以定國家之計使人臣至於矯詔而又攘臂其間以議其功罪者皆書生之論爲之而豪傑之士憤悶而不平者也夫吐蕃之於唐猶富人之有巨盜其所以窺其扃鑰者未嘗不欲東向而一決也而破其橐囊負其妻子得志而後去者[illegible]

幾至於再四唐之人主聞胡騎之叩邊未嘗不失色而走而當時之人指朝廷之所甚憂而不可制者莫如吐蕃之强故其所以盟而與之和者持金帛以結好於大盜而幸其不吾劫猶惴惴乎憂吾之不足以自固也夫與大盜爲鄰方惴惴乎不足以自固而大盜之黨撤其藩籬以益於我且爲吾之扞蔽雖天下之庸人莫不喜而受之而徒恃其一時之信拒其益吾之黨以推誠於盜未有不見笑於大盜而張其勢者矣維州之降天下莫不以爲快而奇章公以書生之論同人主之聽使吐蕃之勢益驕而忠臣義士之氣由是以不振此其忠厚之論非不足以明朝廷之信而善爲國家之大計者不如是之舛也嗚呼漢氏之憤猶一雪於陳湯之矯詔而吐蕃之橫終唐之勢而不得以一逞者奇章公之論誤之故兵家之事無顧於小信然後可以[illegible]功而書生之論徒足以沮撓天下之事[illegible]

矣

李衛公

人臣欲自結於君未嘗不眩其所長以傾人主之聽而任之以事鮮不至於敗天下之成功蓋才不足以勝天下之事而欲示其所長其勢不得不激爲甚高之論以取眩於一時而及其在位也求副其前日之論以無負於人主則取天下之事而紛更之謂足以掩其妄庸之材而不知天下之治不可以强成强

之而後大亂起豪傑之士則不然方其議於人主之前無以異於庸人而能識天下之大機故事變之來應之而起發之而無不中斷之以一人之見而舉天下之口莫能回其素定之謀而卒以成功天下之人見其大功之成而不見其紛更之迹其跋扈不逞之臣亦服其罪而不至於怨天子亦安坐於上不必擾天下而俄至於大治此其故何也妄庸之臣索天下之功於無事之時而豪傑敢爲之

士因其來而後應之也唐之藩鎭横行於河北而天子爲之側席而不安天下之臣奔走竭其力於外而不得以一日寧故當時之士攘臂於下以圖封侯之業者莫不紛紛於河北之羣盜而天子所與議天下之大計者苟有發憤於藩鎭亦遂奇之以爲可藉之以成天下之大功故妄庸之臣一入於朝廷輙以天下自任曰如是而後可以治朝廷如是而後可以復河湟如是而後可以取魏博人主聽其言其英銳奮發之氣若足以朝暮及於

天下而倚之則不濟用之則易竭大困而後止嗚呼此李訓鄭注之徒所以尸其身於朝廷而張濬蕭搆之材徒以促唐之亡也斥鷃鸒鳩終日鳴而其飛也不越於榆枋鷹隼無聲而及其怒而奮擊鳥不知所避故炳然眩於外者未必足以圖事而抱天下之長策遠略者亦不可以慷慨迂談之事求之李衛公之始見武宗也其議論亦無以大異於衆而

上黨之役以身當之其英邁之氣奮擊而不可遏而馬元贄之妄對折之以一言然後天下之士始知衛公之材果足以成天下之大事而宦官之横迄衛公之世而不敢有所爲夫不勞天下之力而河北諸鎭莫不用其命不抑宦官之權而仇士良之徒蹙踖而不敢言然後知藩鎭之横皆制之不以其道而宦官之亂亦妄庸之士擾之而已矣

八司馬

執朝廷之柄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天下之奇功而不量其力不幸而入於小人之黨者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於朝天下之人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遂至於終其身不得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之偉人而少年書生爲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以復洗世天子寢疾於內而伾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於天下而一時之[illegible]

亦未至於甚悖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其丰采而又持爵禄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惑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自覺雖覺之而不可以復叛是以日夜嘽咨以議朝廷之政自以爲伊周管葛之流而不知天下之士已聚而竊議於其後伾文奴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迂儒腐生自謂業已同之而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以至於敗元

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之域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視而莫爲之言而其故人僚友雖貴顯於朝廷黜陟天下之士而獨靳於一薦以悲度之賢不能寬其廢黜

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爲姻屬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屈數人之材使之負寃終其身而不敢强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异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伾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材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陸敬輿

古之大臣非有所求勝於其下也故能進天下之材與之共立於朝廷之上而天下不以爲私去其不材於外而天下亦無怨天下信其無私而怨不興則吾之志始可以公行於天下而天子不忌是之謂大臣大臣之道必無與臣下爭其能而後行與臣下爭其能者有司之職而非大臣之事武王之時周公用事於內以號令天下之政而召公賦政於外太公經營於四方周公不以爲奪吾之權而有所嫌而二公亦得以安意爲之而無所懼故輔相之功獨歸於周公而二公終無以加於周公之上天下之人咸有以信乎周公之心而進退天下之士而莫不悅服蓋惟大臣能容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材咸得以自効而朝廷之材既衆則大臣之職益脩夫苟至於益脩也則亦何事於軋天下之才以窒其進

而墮大臣之名陸敬輿唐之賢相天子賴之以平外難而竟以裴延齡之譖迄於忠州之貶此非敬輿之忠不足以自白於天子而讒邪之口得以間之者文學誤之也夫文學之名書生之所惜而敬輿以天子之大臣猶以此自喜卒忌於公異之材而置之於死於公異之死不足惜而天子之心疑天子之心方疑於內而裴延齡之徒嗾之於外故雖執天下之權而卒不得以自行其進其退雖欲以

爲無私而天下不服嗚呼天下之材大臣所以共理天下之事而區區與之爭文學之名以擠之於死固無以厭天下之心而裴延齡之徒亦得藉之以爲辭以惑天子之聽故其君臣之相貳不待忠州之貶而敬輿於此亦終有愧於大臣之名諸葛孔明釋劉巴之怨使得盡其材而君臣之好至於臨没之時而益彰王景略當世偉人而終以佩刀之贈微露其意於人主故其臨没之言雖爲苻氏忠

謀而卒不見聽夫王景略之於慕容垂非懼其奪已之寵而孜孜爲苻氏言之猶不能不啓人主之疑而況忌人之材以殺無辜之士他日奸蠹之奏雖千百言亦何以回人主之意也哉

李鄴侯

君子欲圖天下之事必無爲人主之所輕而後可以成功欲圖事而爲所輕則人主得以其意軒輊之而持富貴之權以臨我故其[illegible]

我必速而其去我亦不旋踵何者人主居天下之上以爲爵禄之柄足以奔走天下之豪傑而豪傑之所以服屬於我者非是不足以縻其心故得天下之士必誘之以厚禄以資其用如是而天下之豪傑甘心於豢養之中欣於所得之驟而不能引身決去以白其志則人主亦遂疑之而不信夫惟其方疑之也而又無深謀奇計足以竦人主之觀聽而動其心則人主益忍於棄之而無所恤是故驟

而進之亦驟而退之天下之士惟吾之所進退而莫不如意於是人臣之權始輕而士益卑嗚呼欲圖天下之事而迄無成功者鮮不自斯人爲之哉張曲江之材世之所希有而明皇之所素倚以爲重者一旦起之於縗絰之中而不辭故其終也廷辱其寔微奪其位而無難宋璟則不然從之以位而悶然而應不用其說而衎然而適故卒爲人主所重而任之終其身君子以爲曲江之始人主已[illegible]

見其微而宋公之免於斥辱者富貴之權不足以縻之也鄴侯之名著於天下久矣召之來而不辭與之以位而輒不就歸於衡山而無難色徵之於衡山而即日就道從容於江西而不以爲辱再屈於澧州而不怨立於奸諛之朝而無所黨比固唐之人主所不能屈以爲真能無心於富貴可與圖天下之大事而不敢私之以爵祿者也夫人主方執其權以縻天下之士而彼以無心應之則人主之

心始惕然不敢待之以常士而其才又可與圖天下之事故任之而不疑聽其說而無所忤眷眷至於老而不衰鄴侯之所以自白於人主者固非一日也哉德宗猜暴之主素不樂於臣下之諫而鄴侯與之反覆陳說觸其所甚忌而責其難卒能挽回之而從吾之策彼固以鄴侯之謀非出於私而深利於國家之大也宣公之學不下鄴侯而一批其鱗輒斥不復用德宗之所以易於軒輊者宣公

名之士有以露其心術矣或謂鄴侯好談神仙爲世所輕嗚呼鄴侯之明未易窺也茲固鄴侯之所以見重於人主也哉

魏補闕

天子欲求天下之言而無以來之也故托之於其臣而名之曰諫官天下之大事社稷安危之機將發於下而無以達於天子者皆由諫官之言以進諫官之言天下之所竦動而奸諛之臣所由以震恐而不敢肆故諫官得

其人則天子不必盡知天下之務而朝廷之大政咸集不得其人則天子之明不足以禦天下之奸而政大亂是以天下之理亂係于諫官而諫官之權與宰相均西漢之末鮑宣劉輔之徒不顧其死以攻天子之疾而桓和之世劉陶張衡猶能以直言聞雖無益於兩漢之亡而諫官之名則無愧自唐以來始有拾遺補闕諫議之名其職不一而諫官之責所緊居其職者徒具其名而無以副天子之

意其有恥於不職者則亦舉天子之微過以塞責而天下之大奸慝不能挽天子之心而徒以犯其怒者則相顧而莫敢言嗚呼蓄犬所以吠盜而日與路人以自媚於其主巨盜發乇人之扃抑尾而不敢吠則為廢犬餌鷹隼以搏鳥不能執鴟狐而日擊鷦鷯之屬以為能則為賤鳥諫官負天子之任以立於朝廷之上而視天下之大故踧踖而不敢言則地亂之機終無以自達於天子而一旦禍發

諫官之責奚辭魏補闕文貞之孫而當世之君子也天子以其賢達之後擢之於諫職而補闕不能為天子明天下之大機而孜孜以李孝本之女為言夫李孝本無罪而死於甘露之禍天子憐之取其女養之宮中此齊王愛牛之心而天下所共聞而悲之者也魏補闕不於此時擴充其心而徒謂其孤寡之女無援於內外非天子之所甚戀故一言而遂行嗟乎甘露大變之後宦官縱橫於內而[illegible]子不能制鄭覃楊嗣復之黨紛爭於外而天子不能決當是之時所可痛哭而流涕為天子言之者非一事也而獨奪人之孤女必逐之於外而使之無所者謩誠何心也魏謩當世之所謂君子而亦以此塞責而何以責天下之諫官也惜乎魏謩之賢而無以異於不吠之犬不搏之鳥也

嗤道學

世之庸醫挾其術而不售於天下也曰天下

無知己有痺疾者庸醫謂之曰而必無飲酒而必無食肉聽其言則病者速死死而猶咎其不盡從嗚呼庸醫之誤人危矣哉知其為庸醫而不試其術而庸醫之名幸以聞於後世而世之君子猶以不試為庸醫悲是亦大惑而已矣宋之小人才不足以自達於上故必為高天下之行以矯天下之名名不足以震於人故必取天下之所共駭且愕非昔日之所聞見者旦夜而習之以自表是故濫[illegible]

節義稱唐以文章稱居宋之時非道學不足以顯於世於是儻然易其冠裳而不以爲恥俄然倡爲異論而無恤於天下之議且怪其師與弟皆若狂然奔走而遠從之以爲眞足以窺仲尼之門牆而不察其果與否吁師知其非仲尼也而謾欺其弟子弟子亦知其師之非仲尼也而亦謾從而聽之相與延譽於世以盜天下之名是故道學之名興人君聞其名之可喜而不察其實之不足以副也故緊辟而屢召之以庶幾於賢者之一至而道學亦忘其材之不足以用於世也故偃蹇高臥而後出以睥睨天下之高位而人君亦從而援之及其叩之而易窮用之而易竭與之謀而卒無奇偉之略以拔於衆人則人君亦遂厭之而不親於是激一豪論一事憤然決去以自附於天下之清議以掩其所短而曰吾以不用去國吁吾不失天下之名而所以孤吾君之心亦多矣世之淺夫疾其盜天下之名而憤其孤君之心則建爲僞學之論以逐天下之道學而天下之溺於道學者遂以小人目之而其人亦遂不齒於清議少正卯言奸行僻孔子執而戮之吾未知少正卯之黨其所以目夫子者果何如也而今之君子有能嗤道學者舉世譽之曰此陳同父之流然則同父之論果非也哉

憤横議

天下之事最可患者莫大於國是之横起而莫知其所定而其最不可爲者則在於人主之無斷古者諫無定官而臣民皆得以達其情故下無所壅而上之人安坐以聽之天下大治及後世諫官立焉天下之事非諫官莫敢言而其杜門者有誅而無赦不言者有誅則諫官得以盡其情於上而無所復忌非諫官莫敢言則臣子之議莫得而亂之而諫官之情愈明故天下之大議曉然有所别白而其人君亦知天下之利害可以防之

而無疑是故諫無定官者所以大天下之議
而諫官之尊其責者亦足以過天下之橫議
而不至於亂故漢唐之世國是定於上臣子
奉行於下無敢諠譁以亂國家之紀者而大
政或失於當則諫官得而陳之而宰相亦得
以引其咎而人君亦可以從其說而朝廷之
勢益尊是以漢唐無橫議之禍昔者宋之亡
非一道也而其患起於諫官之職不專而小
臣皆得以議國家之政以攻大臣之不便於
己者而其君莫之罪故國家有大政未有深
病於天下而其臣紛然而擊之又紛然而和
之大臣不勝其憤而思所以去之於是有貶
斥削奪之罪國家用一人未有深賊於其君
而其臣紛然而攻之又紛然而和之天子惡
其不情而思所以快其怒於是有流徙安置
之罪夫議朝廷之政而至於貶削以去攻天
子之寵臣而至於徙流於外則天下羣然稱
之以忠直而其淺狹小人欲取忠直之名
是無以自顯故橫議之風愈昌而不可輯而
人君遂莫知所從而國因以亡唐高祖之攻
長安也其智足以過突厥之衝而其既也劉
文靜輩爭之彌日而兩從之而突厥之勢遂
昌秦王非房杜之策不見用而所向皆克故
宋之亡皆起於羣臣之好爭而人君之莫罪
也

原新法

大臣之道可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忌也夫苟
有相忌之心則惡人之勝己而樂其無成惡
其足以勝己則所以排擊而擠陷之者無所
不用其謀而樂其無成則從中扼之以害其
功而後持其所短必逐之而後已故新進之
士常樂於紛更以圖天下之大功而大臣從
而壞之則天下之事始決裂潰散不可以復
收而國家之勢遂傾天下之禍鮮不自斯人
爲之哉夫介甫厄於外者幾二十年而天子
一旦首拔而用之故奮身決策以新天下之

政而國家之所以憤抑而不振者皆思所以整頓之以庶幾於夏商周之盛而稱有宋之元臣於是廣儲蓄寬征役積兵馬以攘夷狄之横皆宋氏之所未講而大臣之所駭且懼天下之所共驚而莫知其誰何者也故介甫之法雖非所以病天下而天下不能無疑雖所以濟國家之用而天下之安於其故者不能遽去彼而從我夫其不能無疑而不欲遽從我也而一二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其

無弊則介甫之法未必不足以與宋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韓輩從而擠之嗚呼法未行而先擠之已不足以鎮服天下之心而況其所擠者又當世之望人則豪傑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求工其所甚難夫大臣害其功而豪傑之士又羣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日行故不得不引小人之有才者以自輔而小人既衆遂至於亂天下之事而卒無成功宋氏之禍未必皆王氏之罪而二三大臣

亦與有責也介甫判西京而韓魏公方爲留守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寢以自苦於學而魏公笑之以爲狂嗚呼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王氏既去元祐大臣各立黨以相攻擊而免役一法爭之而不已此則介甫之所竊笑而不爲者也擠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大臣而犯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黨鍛鍊而成之然則讀介甫之傳者又何以白其公議於天下也

周叔夜先生集十一卷

華亭周思兼叔夜著
友人王世貞元美選
門生朱大章南孺
後學蔡懋孝幼君 校

雜著

家食稿

紀畫

抱藜子羈臥山中彌年弗瘳於時盡謝藥餌圖所以養其內者或謂抱藜子曰夫子之病久矣而弗能療夫子無乃痼於鬱乎治鬱之道非藥石所能容也自慰而已自慰者有術焉求之於內不若求之於外何者有心於忘憂此憂之所以不能忘也故莫若寓之於物心寓於物而憂遷焉久之而忘矣此之謂治鬱之道抱藜子謂物之可寓意者莫若書與畫於是購得雪翁馬圖一本塵垢蒙其上毀且齧者半矣拂拭之摽而帙之靡者去之絕

者續之雖不加潤而神彩自倍乃置之座右玩視弗釋手因自諭曰以雪翁之迹而竟湮於世爲塵垢之所蒙爲人所毀爲物所齧然積百年而卒遇識者余何鬱鬱自苦也如是者數日而病去什七既又自諭曰晋楚之富趙孟之貴非不炎然盛也然欲與圖中諸賢相聚於垂楊之下飲酒賦詩俯仰宇宙心無所繫形無所拘不可得也淮陰之勳博陸之忠非不炎然盛也及其敗也雖欲效圖中廝隷亦不可得也余又何鬱鬱自苦也如是者數日而病去什九嗟夫舉國之醫莫能起予之病而竟取效於敗腐之一圖圖之爲力非有湯熨之能非有鍼石之功而積久之疾爲之灑然以去此豈岐黃之書果不可以盡信耶抑養生之道眞有在也佛氏謂人世爲苦海言其爲百憂之所叢也以孱然之身而百憂聚焉是以禽獸之壽有常而人之壽無常非無常也剝蝕之浚削之雖欲盡其天年不

可得矣然則斯圖也又余之所恃以長年者歟喜而爲之記

空色戒

何謂色物皆色何謂空物皆空何謂色思其食則實思其色則實何謂空得其食則空得其色則空實非實慕之則實空非空履之則空是故食色之空空而實食色之實實而空空之爲用大矣哉其食色之歸墟乎實也者食色之途也空也者食色之居也求食之途忘食之居則五臟絶求色之途忘色之居則七神滅當其絶當其滅孰知其食孰知其色空而已矣知其空融其實知其實守其空食者食非吾食色者色非吾色其知空也夫其知空也夫

戒險

十月晦訪婁城山人於蕭溪之上歸至黄龍江微風不動江面如一舟人怡然莫知所戒余亦展書仰臥不知舟之已至江也俄而風濤亨至舟隨波上下如浮鷗舟人攀舷仰天號呼余自謂已不可救舟忽自定遂得濟余逢謂它舟人曰龍江之險至是乎他舟人曰君惟不知龍江之險以至此也君知其險則可以遊龍江矣余因其言而有感焉夫險之伏也無形其來也無時狎其無形而不爲之備幸其無時而試爲之此所以墮其中而莫拯也故謂之險險也者易之而後見也彼三門集津使人望而知畏者其天下之坦道也夫

燕中稿

書張御史事

張御史春眞定人商弘載榜二甲第五人初試南宫主司欲首薦以北卷爲疑旣拆封知爲眞定人以閤宰相曹公曹與張同邑嗤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置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之初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　國朝進士釋褐爲御史自張始

官下振用事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縱恣人莫敢言有指揮某者與徽商友善往來無間結爲昆弟指揮富而無子有三女一嫁儀眞民一嫁鎭江一嫁武臣指揮旣卒徽商遂謀襲其官媚指揮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許爲嗣商既得官併欲奪其產沉指揮之妻於江既事漸彰聞指揮女在儀眞者訟之刑曹齊韶受賂竟右商人而詘指揮女徘徊都市商殺之血汚女衣以石沉之井指揮妻有侍兒爲商所奪心傷故主有怨言商又殺之有一奴欲訟冤商又殺之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然畏韶七年無敢問張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冤蓋指揮女在鎭江者也都御史過之若不聞御史過之亦若不聞張心疑其事問之同官同官搖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張奮然曰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敢問號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南京京城事皆屬侯

東道張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曰汝書生素諳時務躁妄如是汝登第幾日涖官幾日遽欲預事乎韶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春何狀豈喪心病狂乞死者耶不然何以逐吾獄旣而窮按不已事大暴著井中血衣尚在獄詞皆張手筆韶見之大驚曰彼書生何精練至此始有懼色因求都御史勸阻之都御史曰吾前叱之今日何面復與之言乃令同官言之張遂列齊韶見阻之意都御史轉托之言併同官三四人連獄詞具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史固不肯印月餘都御史去御史曹姓者署印强使印之乃得聞

上而齊韶之疏先上矣時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冦莊愍公見之曰此疏何得先上都察院本當亦即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至下錦衣衛提問韶與張逮至京錦衣衛金指揮者亦無子問其事悽然泣下故齊韶無所遁辭時張疏言韶放縱數事其一言史氏書[illegible]

氏初與　后妃之選
英廟欲立爲后旣而疑其姓謂朱與史婚非
雅遂賞表裏還之齊部竟納爲側室張又上
書王振幾千餘言首論此事王振讀至此驚
曰詔他事吾尚可爲此事吾豈能左右乎由
是啇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戍邊
刑部原問官死於獄御史轉托者俱爲編氓
惟張復官於是詔上䟽申辨
上怒敕再辨者斬詔怨王振不右已以爲是
獄皆振所爲也上䟽言振罪
上怒竟論棄市時張一䟽殺一尚書杖殺刑
官數人罷三四御史直聲雖振動天下而舉
朝不能安之矣歷御史俸年餘卽遷山西按
察司僉事時遇土木之難人不自保盖中傷
之也後
英廟復辟忠國公石亨用事亨子彪以游擊
廵邊所在積聚皆沒入已謬奏虜寇焚掠無
遺朝廷信之張上䟽論彪誣妄舉朝吐舌

怒曰何物狂子吾將赤其族殺齊尚書非此
耶此朝廷之佞臣留之何益
上命給事中一人刑部侍郎一人郎官二人
至所在勘驗給事中以憂死衆依違其辭以
復
上頗知之彪與張俱召還兩置之不問亨慶
遣人刺張張不爲備待命二年不授官遂棄
去然公論惜之左遷鎭江府同知時宰相徐
有禎亦謫鎭江與張同爲石亨所擯相得驩
甚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糜二十
年徐見之云吾心事君已盡言之矣遂以此
二聯一字爲一詩以相愁嘆後以憂去官起
復至京復待命二年不得官時商弘載入相
矣張亦不往見竟得應天府治中俄而亨敗
凡嘗論亨者皆復官賞賚增秩張遂擢順天
府丞時張已疾甚未至任而卒張之孫可知
與余言如此余時卧病旅邸恐久而遺忘力
疾詳書之乃其世次不無牴牾以俟後之

子時嘉靖丁未冬十月

清源稿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蓋聞宋宣公廢子而立其弟五世亂不絕晉獻公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卓子而晉幾亡趙主父廢章立何身死於沙丘秦以殺扶蘇而立少子胡亥天下亡秦由此觀之廢長立少百姓不親諸侯生心社稷不寧此天下所明見知也天下共苦秦久矣上勤勞兵革間數歲僅乃得天下海內雖定創痍者未起死者未葬戚夫人恃其讒慝爲其子求爲太子欲廢長而立少危劉氏亂天下上幸明聖不聽而戚夫人日夜侍御少子常抱居前吾聞之母愛者子抱夫以戚夫人之佞少子之愛臣恐其一旦惑主上之聽而臣以罪廢誅臣非有所畏也申生之賢與孝已之行猶不免誅臣雖死乃得與申生孝已同行吾又何患焉吾所患者獨恐天下自此生亂而百姓受其滋大者社稷傾覆小者骨肉相征伐此吾所恐耳吾聞之天下安共受其福亂則共受其患劉氏誠亂足下豈得晏然已乎夫魯仲連齊之海上布衣也一言而存齊趙後世稱之侯生魏之夷門監也信陵君用其計却秦師數十萬名顯諸侯此二子者非有慕於爵祿然卒以計策干人主誠疾沒世而名不顯於天下也今足下不義秦之所爲逃避秦不爲之臣伯夷之行不益於此矣漢定天下招足下足下以上侮嫚人義不受辱採薇商山不歸終身窮困不以爲恤許由之致不加於此矣足下之名已見於天下抑聞之時者事之候也功者事之機也賢智之士乘時以立功故名成而不毀鄙儒小拘非世而棄利故身死而無稱足下欲隨時立功以安天下存諸侯定劉氏宗廟使名著於春秋稱於後世此千載一時也足下豈有意乎今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illegible]

上雖許之終不得堅决此難以口舌爭明矣夫上在危困之中猶用大臣謀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大臣雖强諫終不信聽以吾料之其勢非天下奇士不足以動主上今天下上所不能致者獨足下足下雖逃隱不爲漢臣然上高先生之義方今天下之存亡在足下誠舉足幸來上必爲足下不廢臣足下之言上當聽聽則天下安於泰山先生之功垂於竹帛與天壤俱敝也惟足下圖之

山居稿

紀聞

吾松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主人所逼欲鬻其婦不能自决夫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所負耶噫乎吾不忍見汝夫婦生别也陳大喜謂客悅其妻呼出欲使拜客客笑曰無用此爲也贈以三十千拂衣登舟不告姓氏而去時三月十九日也客角巾野服不知何許人記之以俟知者

雜說

家食稿 八條

拒契丹者景延廣之策也變新法者王安石之謀也而志不盡用晋宋之亡卒咎二人悲夫扁鵲之治疾也剖其五臟而後去其患當五臟既剖之後神藥未傳之先遂扁鵲而更召他醫追其死以咎扁氏服乎哉

貍之初生也不知鼠之可食也其母攫而飼之旣而知鼠之可食而不能捕也其母教鼠而誘之又怒弗與然後知捕鼠抱黎子曰貍之捕鼠性也而不能無教教所以成性哉故聖人貴立教

蝎虎能制蝎北人悅之南人謂之虵見輒殺之蝎虎一也而愛憎異者因其名也夫蝎虎之力不足以螫人其毒不足以害人而猶以其名之同於蛇也而人惡之是以君子遠

人遠惡人無患

蟻之爲蟲也其所居若宮室其所藏若府庫其相服從而不亂若君臣其出而求食也若游騎游騎得食能負則負之不能負則歸告其君然後相率而出其告者必前爲導至則羣負之雖履至險亦多方致之以歸他國之君臣亦有同至者至則必爭爭而獲其君則共執之以歸其敗者歸報其國則空國而出必復其君然後已抱瓮子曰蟻也而知有君哉無法而治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之兄弟所以不和者皆由尊卑不明尊卑一紊其勢必至於抗抗則相陵之禍起而爭鬬之患生矣故弭爭之本莫先乎有序

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今之兄弟或因財産相視如仇讐然嗚呼吾以仇讐視其兄弟吾之子孫獨無兄弟乎是以君子貴自反而

尚遠圖

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未有見辱於人而其兄弟不勃然憤發者也故不有禍患不知兄弟之爲親兄弟輯睦則外禍不生

吾眼前無一不好的人此東坡之言也況吾之兄弟而可以不善待之乎故兄弟有不輯則君子必自咎也我必不友

山居稿二十八條

宋人有言世人對名山水不知賞愛却來與老夫紙上索殘山剩水古今以爲美談余謂好畫龍而不好眞龍誠有如宋人所譏自具眼者觀之大地山河同是虛幻眞與僞未易分也

嘉靖庚申二月晦顧丹泉自留都以丹青見寄且題其上曰黃金瓦礫心無異信步山行看野梅丹泉此詩蓋有感於時事而發也余謂衲衣老僧擁衾臥日高三丈且猶未起自此時觀之黃金安得與瓦礫並稱耶

金山在大江中最奇絕然當南北要津風露

涉薄無煙霞氣味不若居荒涼寂寞之濱巢
由棲隱其間景趣當自別也余嘗有詩云總
是路傍名利客何[illegible][illegible]谷有巢由
余嘗遊名山大率近通邑大都士女喧闐無
異闤闠所謂靜中之動也一日信步城郭間
偶得幽徑令人神情閑曠偶有詩云道人多
愛住名山高臥白雲常掩關爭知大隱古來
別慷慨却居朝市間
荊川先生訪一名僧微服而往不見禮敬後

知爲先生亟追送之至則行矣士人有詩嘲
之曰豈有文章驚阮籍謾勞車馬試孫康余
謂先生以微服而往則以衆人待之既知爲
先生則以國士待之矣於老僧何譏焉
今人好於春時恣遊名園謂之極樂余謂不
如秋夜放舟垂釣江滸大地山河不辨高下
惟有皎月當空下照無際此時胸次自謂若
有契也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君子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令人終日營營無有
止息無非只是爲名爲利所謂嗜欲也推原
其開先之端正在何處君子清明在躬自然
於此看破
昔人嘗言四時之景惟初夏最佳余謂湖景
空曠惟初夏尤美杜少陵有云半陂以南純
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知此者可與共遊三
洲之上矣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然積一年之力然後開

不過數日而謝長春於諸花最下然四時皆
有花嚴霜烈日不能侵也今人貴牡丹而賤
長春不足以語道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學不能以一日益道亦
不能以一日損故謂之日益日損令人念慮
紛紜如山川之雲霧其出無窮欲以頃刻揚
蕩難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余
學道久矣終未得其肯綮如人入山林漁[illegible]

霧雖知其間有林泉尚茫然未知其所在此
其所謂若存若亡乎

老子所稱玄牝古人解者甚衆皆不能無疑
老子言牝牡者屢矣未知牝牡之合牝嘗以
靜勝牡皆以男女言也又嘗言毋有名萬物
之毋可以爲天下毋有國之毋復守其毋毋
者始也萬物所自出也所謂牝者意亦毋之
謂耶老子之意蓋謂出谷之神善應而不窮
此謂道之毋也今人舍谷神而別求所謂玄

牝强探力索失其旨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矣古今解者雖多似爲未得其意余
謂譬如有十人焉共論一人九人共稱其美
必有一人從而短之矣稱之太甚短之必亟
故下文云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
下相傾

燕生六雛其餌之也視雛之大小而先後之
二雛羽先成不能俟其黨也先出值大風[illegible]
水死踰二日四雛成擇時而後出翩翩然振
翮於簷宇之間莫之能難也人之出處亦有
類是者競進以買[illegible]若守默以俟時

物潰生蛆蛆化而爲蠅蠅能飛上下自若也
然蠅之性猶嗜穢時時溺水死木生蠐螬蠐
螬化而爲蟬蟬居高樹之顚吸淸露而飮之
雖有易動之物彼豈能易其性哉是以君子
之道窮達一也善觀人者窮視其所不爲

晉人有抱危疾而轉買他郎若既至而疾甚
望望然恐死以待其藥之入也不得則自投
於牀曰吾之善買最也而卒無所遇天乎豈
非命耶大慟而絕世之溺意於得失而輕死
生者多矣豈惟晉人哉

吳人好卜人有疾病或有所求莫知吉凶之
所在必問日者日者以爲吉雖知其不可卒
爲之日者以爲不吉雖知其利弗爲也東夷
入寇日者卜之城外吉挈家縋城而出以避
寇寇至追而掠之擄其妻孥以去既以[illegible]人

又以自誤悲夫

吾松有一醫者中夜苦寒屬其婦以薑作湯飲之覺熱甚異常、共滓視之附子也拊膺嘆曰附子至毒而服之盈掬吾安所逃死乎吾平生用藥以擠人豈無誤投以致死者耶故以此報也死何所憾速治後事少頃煩悶嘔血卒夫人以疾而求醫以死生托之也孰知醫之謬誤至此耶醫可恃乎哉

夜蟲之就火前者已亡後者不知也死者相

繼而爭赴不已傷而不死則必復至至則必死彼其炎炎者奚爲而競赴之以燔其軀哉是以君子寧甘志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烏之羣飛常數千百野之所得不足以供羣烏之食故時起時集而無所定然烏之性不好爭故其羣不散雖艱於食然未有飢而死者也是以君子之一　例也廉其與人也和廉則不爲物所累和則不爲物所棄

鼠將爲盜使小者先入入而無警然後羣從畢入鼠之審於利害不可謂不智也而不能勝其貪心以及於禍君子曰以鼠之智而不能免於禍智之不一　守也如是夫

染人治絲加之以丹則丹加之以玄則玄丹之與玄衆皆悅之然而非其質也人之富貴貧賤亦然見人之富與貴而艷且慕之者不知人者也以巳之富與貴而炫人者不知巳者也

蜻蜓飛無所得食則反而自食其尾食愈甘

尾愈盡而身隨之亡矣君子曰蜻蜓之愚甚矣哉欲食之急而至自食其身是以君子惡聚斂之臣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得見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　宜添得只要知這道理

上蔡先生曰學之所貴有諸巳爲難能更覷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覷不破則未論行

[illegible]倚而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
不戒眞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
羅仲素初從龜山 山以孟子飢者甘食一
章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
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跡其義以呈先生
先生曰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猶省
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
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
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

何以臻此
慈湖一日謂西山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illegible]
[illegible]富貴利達何也西山恍然莫知所謂[illegible]
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illegible]
[illegible]後可以語道

[illegible]我先君生平撰著乃今不泯矣稿遂而
全全而梓顯晦後先造物者司其柄乎甲
子秋先君絕筆 于也亡何稿混冗籍納
敝笥之腹哀疚少間搜囊閱架靡不徵求
顧笥覆積塵置弗省也惋惜者幾二十稔
室隅窖邇非汲冢禹穴之藏何相遇之艱
哉辛巳春偶覓金剛經發笥探之逸稿出
焉墨楮犂然宛[illegible]若碎良可怪夫宵衢之
匕慨慷好義者聞之走一箋鼓我聲於公

卿之間公卿動顏色欣然樂施予不數越
月梓人竣工一旦流傳海內增輝藝苑又
何疾也小子躍然喜嘿然思見造物之深
衷焉方遺孤之媛媛也藉令手一編讀之
未能格句懼或散軼闇然秘藏慎之也犬
馬之齒長稍稍通經術解訂訛而輯録罷
勉自樹幸不獲 於評旦乃令居然入握
表章淸議預爲之地矣允哉造物者珍[illegible]
[illegible]泪厥後先也若此稽首再拜銘以

喜銘曰

哲人遐逝文不在茲皇皇徵求莫慰夢思
燭我磬室返我[illegible]琳托笥以匿善匿非笥
托梓以播倏播非梓人文顯晦神理自司
九山靈淑四國表儀吐納韓蘇軼轥鵷飛
周旋凥宋瓊佩霞裾典儀明發隱惻既紓
整冠伏讀庭趨儼如凡厥後昆夙夜慎諸

萬曆壬午孟夏之吉不肖孤紹元百拜[illegible]
識

周叔夜先生集後敘

論至於崑崙論朱於南海論文學於
吳會則自古然矣茂苑華亭是不異
壤媲風雅之譽籍甚金昌而峰泖人
英彪炳區代者閒焉希闊世曷故哉
彼方前喆見逢掖少年具襪線長輒
左提右挈勞頰舌而附之青雲其逢
掖少年亦注〻崇事鄉先生不啻尸
而祝之用是振響遐壧流華來葉
翕然代興矣吾鄉曩時則不然負
名位者自眎為九臯即有卓越譽
髦靡肯以片言首許可青衿綫學
伊吾便務為指摘至欲衙官屈宋
人堅白而冢雌黃尊信之謂河

又何以令四方也豈機雲而後無乏人哉不佞結髮篇聞月旦則知有菉峰先生不樂榮進恬惔人也已而有謂先生之為州牧為部使者狀則又知先生治行已而覩先生一二著作則又知先生文學根無繇一發其櫝究先生之蘊蔡山人幼若故善先生子一日挾先生之遺稿耒不佞得縱觀焉其氣和而暢其才秀而宏其擬議靡不似其所稱說無詭於正道卓然空羣之足希有之鳥也假令與金昌諸君子挈短而較長迪功庶幾少讓寧非文待詔王太學之雁行耶泛而文衆不見即有考文之士亦

所徵信將何以頡頏諸君子也遂手是稿告之郡中諸士大夫諸士大夫故多先生群然赴義不越月而梓告成嗚呼連城之璧明於三刖徑寸之珠厄於按劍夫物無不有待者也以先生之行誼文章誠不容泯滅非士大夫之高義烏能聲施後世哉且也泯猜忌之蹟全死生之交伸風雅之氣前範後推相與以成其盛美俾百年陋習一朝而反之才美如機雲者行且後先生而輩出金昌之士其可謂秦無人與不佞喜執鞭斯役敢識其實於此云

萬曆壬午維夏鄉後進馮大受譔

書周先生集後

客有造朱生之廬者眂案頭書茉峰先生集也客乃撫卷而作曰先生之門白髮称弟子者徒足下耳顧質一言朱生曰唯唯客曰鄙人不佞曩者獲覯先生概其風烈矣毘民恵政較藉龔黄味道恬

棲希心顔冉氷蘖皎然衾影罔怍串茶幅楮恐滓廉明鹿洞鵞湖無勤辨說生則尸祝桐邑殁則俎豆孔庭功德並隆足兊琬琰垂不朽若乃集中所載閎文浩翰包峰泖之巨靈扼機雲之絕響雖騷壇哲軌罕覯齊驅非先生之盛節也子雲薄詞賦為小技思王耻文章為勳業令子誠孝思莫若圖象賢纘功德無用伦伦勤梓刻文藝之揚搉弐朱生曰噫客誤矣文以闡道爻辭繫於義畫文以敷政稽古肇於堯典太上立德而功而言特差次耳先生毘民味道誠如

客諭又安得泯默於撰述夫桃李擁葩則樗櫟共薪矣鶏鸞格彩則鷄鶩見畜矣此任質之明驗也先生施局於位仁厄於年客所覯見僅僅陋爾假令生之槐棘謨明掰諧展施蘊負恢張王路潤餙禮樂爛若日星斯大雅之至文也柰何以純朴叟

望先生耶客曰良哉請筆簡末
先生字叔夜
萬曆壬午孟夏日門人朱大章譔

書周叔夜先生集後

蓋不佞生也晚於先生不及世而先生二子雅從不佞游則得先生云肰不佞烏能窺先生猶醯雞矣往得先生論草若干首而為蠹魚所蝕若什之三不佞以意為之譯若探驪珠於象

罔覓之乎其難哉乃今咸甫馮君復搜其詩若文行于世余聞先生尚玄同抱一守樸不好為雕蟲之技此何以稱焉而先生二子又謂大半得之殘編斷簡故知先生固無意為此雖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則名理之譚先生焉能廢弟夫老氏豈不貴自然哉其、西出関身將隱矣而強為五千言漆園生清虛恬漠曠然不滓于物至于內外諸篇又何其洋〻纚〻凌厲千古也太史公文成而欲廣之通都大邑巳

又欲藏之名山夫藏之名山以還造物而廣之通都大邑亦令人握靈蛇家有照乘則先生又豈必厚自匿哉世為先生恨者謂其位〻副卞壽不酬德夫古之君子得志則雲蒸龍變不得志則蓬累而行烏虖其顯不顯也況乎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照又何壽焉先生之詩若文其詳具玄晏先生余不復論而馮君力脩大雅知先生實深蓋不愧子雲之桓譚已語云不朽者文不晦者心余于先生顧執鞭焉

後學方應選識

周叔夜集十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周思兼撰思兼有學道記言已著錄思兼以循吏著然史稱其少有文名是集爲王世貞所删定文頗學三蘇詩則七子之流派也

鳳洲筆記二十四卷續集四卷後集四卷

〔明〕王世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黃美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鳳洲筆記二十四卷續集四卷後集四卷》提要

鳳洲筆記卷之一

目錄　一

安南傳一　安南傳二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雜編一　雜編二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雜編三　雜編四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雜編五　雜編六

鳳洲筆記總目録終

鳳洲筆記詩目録

卷一

卷二

鳳洲筆記詩目錄

鳳洲筆記卷之一

東吳鳳洲王世貞著
海虞文學黃美中校
姪孫少川王　綬集

詩一

元日早朝

春城玉漏聽更殘列炬初分豹尾班宮闕香浮吹淡蕩液池冰合鎖潺湲充儀未展含元殿獻壽遥傳萬歲山敢道去天身尺五從臣猶自望龍顏

燕都

燕都正月春意晚飛雪撲人寒可憐即恐轉輸迷遠塞故勞稱頌入新年不禁山館虛高臥別向侯家照舞筵此日梁園長作客吳閶青草弄和烟

春雪

詎衛春如海長令雪作花霏霏向日薄脉脉背風斜色借瑶臺月晴廻禁苑鴉誰將道途意不

伊綸羅遮

贈謝山人山人時館京山都尉

安石逆生者翩然辭故園長楊近有賦小草竟
誰言雪暗平津閣花迷處士源相過見題鳳虛
爾駐高軒

逆旅誰相藉風塵此寄形暫依中禁𨶒不作五
侯鯖下里傳春雪高天動客星平生厭冠蓋對
爾眼能青

初戢省中西亭

仲長慕清曠潘岳賦閒居吾亦聞斯語疇能返
故廬得閒聊假息隨意試抽書公署長如此金
門大隱餘

固愛春陰好兼愁秋雨聲以玆無所植獨坐有
餘清岸幘浮雲度攤書落照明避人吾已足何
事更勞形

贈湯令子重

邸第樊荆日修途捧檄時姓名吾已熟容鬢爾
堪疑伏櫪何須問長鳴祇自奇上林虛有賦不

使漢庭知

彭澤古逆者簪書安可覊逢人羞作吏竟日坐
談詩春暖花源寂雲深槳逕遲聖明殊可惡未
有去來辭

送近村翁南歸同年劉戶部男

長安二月芳草新飛雪飛花媚送輪別路雲山
能近眼應門童稚解迎人行春更理山中屐漉
酒時憑江上巾賴爾司農資似舅不妨遥識有
氷神

十六夜賦得料絲燈

靈彙來西域奇麗薦南滇斂絲冰淚滴蛤粉夜
光懸映彩疑花笑切翼類蟬聯薄雲全帶月澄
流微滲烟欲奉咸陽殿先近五侯筵

又賦得紗燈

誰剪紗爲葉翻憐玉作枝霜輕織女製星散影
娥池流黃動金縷分紅入翠巵燦爛欺螢耀霏
薄勝蛛絲還同琵琶幕不掩麗娟姿

聞警

春雲經寒草未長北風吹日盡蒼黃羽書實報臨三輔貂綺虛傳出尚方愁見村官乜灞上喜聞飛將下漁陽請纓投筆憑誰寄老婦孤兒更可傷

黃雲白草漢関頭豺虎荒村總百憂禾夜茅堂看斗柄中天盡角起边愁龍驤侯月三千騎鴈塞横空百二州最是聖明惟薄伐玉門何地覔封侯

答伯承新喻

楸條今巳綠不忍記離羣逮道逢投札空齋疑對君夢將池草得心以澤蘭薰露白金莖月山青玉笥雲毋深簿書意期爾細論文

李侯有仙骨強爾加塵顔名在公卿外身猶簿尉閒開簾臥白日推案得青山公事多饒暇新詩能往還獨餘離群意相望涕潺湲

征西將軍行

坐客有談周征西在大同事者因賦之

征西將軍老益壯金城北門寄鎖鑰猿臂猶開三石弓燕頷中藏萬人畧廉頗善飯何會迅馬援據鞍能矍鑠有時徒步問麾下親撫痍傷洗湯藥高秋擐甲侯烽火靜夜籌沙坐鈴閣遥聞大漢獵天驕便鑿凶門按六韜家家乘月妝乾餱處處連星礪寶刀願得將軍畫麟閣誓言身命等鴻毛橫行要使龍沙淨獨立能令鴈塞高由來壯士矜才氣耻學低眉事文吏兒女俱能道顔色公卿不見通名字白首常懷馬革心青

山羞作兎裘計天子臨軒總第功賦詩談檄盡豪雄誰更封侯兼拜相李蔡爲人在下中

春日過李三子鱗小飲

乘輿款柴扉相逢騎馬歸待子初下榻對爾欲忘機好客語中至情人青後稀悠然念離合徙倚度斜暉

春日同李三比部有懷伯承明府

佳日試春酒停觴南望頻偶因文似者偏及意中人入夜青萍合連雲碧樹新空爲可憐語天

際竟誰陳

送郭太守還理黃州

此地古黃州青山兼臥游使君饒郡事公暇即
登樓湘簟翠堪把霜螯晚將抽重以股肱寄還
因保障留車旋赤壁渚花發木蘭洲應有兒童
約重迎郭細侯

有懷伯承因答于鱗

自聞仙令去春雪下江関予以友生感君其伯
仲間援琴對素月流思共高山賴有投珠意索

君時解顏

答贈于鱗

歷下多奇士夫君無忝之身如李白後書是伏
生遺調古名將落思深已亦疑殷勤重嘘借吾
更愛吾詩

送張會稽擢南侍御

名已聞天上恩猶在越中我看循吏傳君有漢
時風共惜朝陽鳳將乘白下驄欲知別後語封
事在離宮

送竹隅先生考績還守濵

治行推高第風流啓後思暫依河内借還動席
亦知曉雨迎車潤春雲出郭遲望書懸日待莫
唱渭城詩

亦知去不久為別自成悲更以簿書契毋忘兒
稚期草色晚初緑棠陰春故滋重來見明主好
誦王生辞（用龔渤海語）

送嚴整之天台丞

聞道天台路花深似武陵君當簿書暇乘興獨

攀登緑幰雲邊度高窓泉外憑清秋蜃海出薄
暮虹梁升並以風塵寄遙私吏隱稱焚香披夜
牘行部閲春塍要使人呼父毋令予負丞臨岐
別有䝉託意在壺氷

入臨

皇太子

薊北逢春盡于門積雪多忽聞俱痛哭竟已接
謳歌月隱中峯嶽星擢幼海波猶勝誦金玦天
上意如何

題婁東卷

員外郭惟清其先婁人也以徙豪至

都下李生爲繪婁東山水圖志別號

云

我昔婁水曲結茆生事微秋雲挂江樹朝日滿
荆扉歲晚覘稷罷田家招飲帰偶爲鷗鳥忌虛
惜鱸魚肥見爾談鄉故聞音疑是非綸竿未能
把相對欲沾衣

送盧死署致仕

執戟已歲晚挂冠猶早時聊攀小山桂無意上
林枝閒身偏日月濯足爱漣漪來去邯鄲道令
予動遠思

初入理圜土

日予事鉛塹握志在皇羲泣車豈不深化理一
何畀咎繇固賢聖毋乃遜后夔人情如趨濕盛
時能豫衰更以秋守寄身爲獄吏師悠ヒ亙朝
暮戚戚此圜狴
圜狴何崔嵬貫纆麗幽方當晝日返冥喻春草

不芳糾糾禦呵怒離離累訊傷下當逐重泉上
永隔大閣誰悉逝矣故更悲來者長

庭前有高樹好鳥相因依固以效和鳴鳴聲一
何悲疑歌復疑訴流調更流悽此鳥寧有異聽
懷多是非

玩小池金魚

寂爾空庭步悠然春事新倒池明綠樹驚藻爱
朱鱗聚沫疑窺食穿深欲避人衹言消永晝濠
上竟誰真

乍雨

細雨畱高樹輕寒過小池劇憐初夏節却似早
秋時披衿魚知樂憑軒鳥暗窺蕭疎故園思徐
步欲何之

得家君楚中信

不見衡陽鴈新年入夏初忽逢江上信疑是夢
中書楚甸春衣薄燕山夜枕虛白雲猶在眼凝
望意何如

謬以

謬以踈懶質置身喧寂間雖無漢官貴聊跡益公閒永夜風驚柝清朝雨閉閑帳然成小立天際度飛鷗

吏散

吏散寂無事一尊期自舒誰當知已席幸有古人書楚頌頻將展湘纍恨有餘悽焉念此地今古未全虛

圜扉篇

圜扉鐵畏高入雲九閽虎豹威狺狺身過白晝全疑夜歲盡三時不見春幕幕幽燈偏照眼悽悽寒柝解凌人當烹舊是稱孤者入甕元稱上座賓憶昔王侯競豪富倒執干將私雨露朝開客館麗平津夕向君門乞武庫金谷遥肩比海寃銅山巳作磐石固當時近前左右嗔今日逡秋吏卒怒更憶長安俠少年貂裘駿馬紫絲鞭生憎郭解不飲酒長笑朱家無一錢拔劒殺人都市內探丸走馬灞陵邊平生意氣甘如此搶地低眉劇可憐別有書生初得志頭顱如舊顏色異奈筆那言一路哭積鏹虛爲萬年計攀龍共怯主父口乳虎难探寗成意失路風雲不自知他門烏雀重堪悲黃金誰鑄代身冶白璧何酬續命絲始知貧賤得安栖始知富貴倚危机楊雄投閣厭寂寞莊陵釣臺無是非但令行步能回首不救人世恨圜扉

何叔皮丈衷履善見同游白雲樓

共以區中感而逢物外娛一尊慰寂寞雙屐任盤桓雨色沾衣潤山光入座寒因歌仲宣賦流盼舊江干

雨後登白雲樓

乘暇独登樓捲簾清送眸兀堪望中意翻益醉餘愁雲合山常暝烟輕雨乍收行藏吾自識曲枕信悠悠

植桃辭

幽棲兮間寥植桃兮中庭忽俯屈兮朱夏枝離披兮未榮蛪兒兮靡言又宛轉兮若訴予以風靖對兮予臆臨風兮長太息托根兮天上爛霞

舒兮贊相望碧露溥兮膏沐雕欄踈兮綺障盍歸兮武溪緑澗兮廣畦清泉流兮自溉垂楊並兮蔭之植尔兮非虚譽靚貭兮薄士大釣兮何物亦奚恫兮老圃千歳兮爲期聊逍遥兮恣之下

齋日東汝欽愽士

晝餘公事簡独坐候斜陽偶却琴書擾時問花草香清齋寻不厭别思尔惧長後夜知誰醉惟言悵太常

讀徐昌穀詩

伊昔吳都彦飛翰藻思披粉白施黛緑木难与火斉豈乏妖麗观適志良以稀奕奕昌穀生中道起其微大曆固所友建安乃吾師青太盪胸表白日行鬢眉秋鷹搏羊角夏雨結虹霓泠泠松泉響濯濯芙蓉姿當其所得意直與作者期爲郎吠寂寞短年悲奄遺匪但一世監終焉進化疑貞也鄉之人辦香風所私廣陵悵云絶水山欣自知要今千歳後更奏金蘭辭

我有一壺酒與千鱗賦

我有一壺酒與君醉花下東風日夜至群芳無停吐高歌蕩浮雲白日光起舞陶然中心悅忽往在千古匪以藉世羸他人安能取

訊魚辭

中庭兮尋展甃甓兮爲池修鱗兮下上朱華兮參差緑蘋波兮乍驚眝繁英風兮照歷亂下上兮星列叅差兮霞絢容何爲兮頳好都意何爲兮圉未舒聊敲沐兮就人悅若怯兮潛於虚寻

懐之惻愴兮未敢言烟相對兮並茫然滄波兮萬頃目斷兮誰傳期振袂兮清泠何升斗之足憐

分賦得李獻吉

獻吉振頽流冥志契大雅縱毫發真籟推質勝時冶傲睨微所諧棲遲衡門下更以懐璧愆匪直和郢寡高詠良自憮清商被中野當時冠盖于誰復長年者

刁斗篇

何如鐵騎蕩妖氛大漢金城上屬雲西域已塡
張憤望帰來轉隷霍将軍将軍令嚴鼓聲急轅
門夜寒刁斗發朔列遥飛萬里霜凄清坐轉三
更月生平健兒好身手中夜聞之氣盈肘策馬
横度祁連道彎弓射得单于首塞徼惟言奏凱
歌边声何事傳刁斗城南少婦鬱金香織却流
黄不下堂顔將憑風試吹去要知此聲能斷腸

久旱微雨復霽

初熱乍減陰霏霏喜劇便拚呼醉帰千峯忽展

雨脚庋雙耳暫停雷信稀碧樹五陵愁氣色紅
塵九陌故飜飛踈簾小簟渾何恨遮莫田家秋
事微

答叔夜郡守叔夜向多病而甚愛予詩

憶昔時相過猶疑愛獨偏妻京鼓瑟意消渴著
書年汝去東萊守予看循吏篇何當慰尺素吟
對重茫然

閱周将軍物故

絶塞猶胡騎中原失虎臣空餘裹革志無復據
鞍身動地千門哭悲風萬馬塵將星知未隕
天子重推輪
沙海長城断單于秋意深轉愁新將令難識舊
軍心赤羽時傳警黄金不可尋馮唐撫髀對今
古涙沾襟

李汝敬携具夜坐談詩因約予贈

北客爾為佳風神似李諧時能載酒過屋識問
奇懐短燭頻催起清尊卒未涯相看采蘭佩岐
路莫令乖

王丈比部携酒過且談王官之勝謝之

吾宗丈人行公暇重相过日暮行杯数春深開
鳥歌涼歎河朔會清比竹林多忽語王官勝如
予鄉思何

苦旱歌

君不見歳巳在酉魃為虐五月飄塵若飛雪農
家兒女竊愁歎轆轤殷殷夜不絶原草新疑野
火烧江田巳作十字裂我欲伸眉向誰説東南
轉漕匱奔逆西北軍聲尚澒洞都下共望桑林

禱宮中但稱神君重陰雲油油昨東至逺近懽呼聲動地惡風忽從雲際起頃刻蕩散帰天意青袍皁帯者何事中夜不眠坐待旦三星在空月爛爛偶思東海亦可憐一婦横死枯三年京師賞罰未足彛李斯痛哭咸陽之市边

送何進士謫樂平

彭蠡涵天濶星槎使日過驕花引征旆啼鳥韻鳴珂逐客重經此孤遷去若何春遊倘相念芳意未蹉跎

何遜知名日平原入洛拜詔分三楚地人盡百蠻天奉使虛無狀卑棲實共憐行行未爲別宣室鬼神懸

送彭進士謫江右

何處滕王閣遙維入月舲雨飛南浦緑雲入大江青憶逺憑春樹占程問客星待君重有賦慎莫恨飄零

送顧仲巖監荆州稅

仙郎玉節下燕臺直向荆門萬里開賈舶春隨巴雪下塞鴻秋共嶽雲迴南州齒革催頻貢少府緡錢出未裁此去不須愁薏苡相期還有濟川才

贈白卿貞夫先生行

君不見南宮白卿少年日朱衣緑鬢誰不羨牢相倒屣動顏色天子覧書賜清燕片語能傾洛陽紙四海願識荆州面此時爾遷太子師雖云白卿爾不宜賈生禮樂絳灌咲用者何人弃者誰驊騮躡影雷掣逝小戯霜啼未爲累十年重

見玄都花萬里自拭青衫淚同濟緩步登廟廊顧爾尚作尚書郎眉間隱匕負奇氣胷際時時吐赤光牙籌握算紛縱横此物豈足嬰白卿朝回散髪謝賓客墨華染練龍文生請看羽檄無日無我軍待哺骨立屑不恤當國殤但恨顛道途司農裕邊有至計一詩之任寧足圖君不見漢家元功十八誰一餽饟乃重蕭相國吁嗟白卿爾無忽

鳳洲筆記卷之一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詩二

夏日同僚友遊崔都尉山莊分韻

別館橫臨鄭杜邊偶逢三伏勝遊偏夾堤楊柳凉全得出水芙蕖曉故鮮北極雲霞供檻外西山風雨落尊前誰家暗度秦臺引回首朱門月可憐

游成國山莊有作

侯家池館勝平津別起金溝接露岑低水千花爭掩映拂雲雙樹変晴陰山葉落照催歸騎竹韻流風爰解襟除逕更須憑蔣翊勝遊還許重追尋

奉謝故省諸丈人兼志鄙懷

昔侍龍門日憐予齒最卑暮雲停握晤秋雨聽弹碁攀附追先逕風流並我師不堪今咫尺相望即天涯

棘省趨陪後雲曹試政時人方歎留滯予猶念分離夢憶諭心遠愁增識面遲何因頻把慰梁月見新詩

憶爾新亭畔吟懐鎮日開落花風後逕芳草雨中杯勝事緣何短臨岐首重廻未須論室邇乘興或能

憶爾郢筒酒從來蜀客船開尊競取醉促席鮮忘年予亦頻中聖人疑是謫仙只今雲省夜茶椀對孤眠

送袁大禮部使南都給夷賞

群方玉帛趨廷日少府緡錢給賜時窮島遠看司馬檄故都重識漢官儀飄飄劍舄花間發茌苒旌旗日下垂爲別謾嗟瓊樹遠相思應入錦囊辭

金陵北枕大江隈使者樓舡天際開星氣夜浮龍虎宅濤聲秋撼鳳凰臺故園黃菊叢叢發別路清尊處處推强欲從君渾未得越吟搔首重徘徊

送陳二刑部出守彰德

自愛陳家好弟昆季方才調更無倫舊看冰蘗能持法新着金緋穪稱身鄴水樓臺横繞晉太行關樹遠浮秦登臨會有搴帷思河生風流見古人

送王亮壽下第歸

隴雲栖鳳闕寒色近貂裘以我未能去逢君不可留乱砧淮浦夜孤戍薊門秋爲有幽芳在何須歎薄遊

壽陳主事母

鴻瑟無愁斷熊丸更可嘉寧知歳寒意能發艶陽華玉貌姑山雪宮衣碧海霞天書早脫至應問省郎槎

送袁履善比部决獄畿郡便道帰吳

汝從秋日發

皇都直指能裁入郡符車馬清霜行朔甸樓船新水下東吳寧親故有于公第與客初嘗張翰鱸鼓是同心那在眼天涯尊酒壯懐孤

十五夜無月同于鱗茂秦于李郎中

席上分韻得鍾字

八月銀河秋正中漫從天外憶秋容主人燒燭能留興詞客啣杯惜未逢仙掌夜凝清露少玉簫寒度禁烟重長歌正擬浮雲薄城上高樓催曙鍾

送朱希暘之閩察幕

使君衣繡近翩翩獨客臨岐思悃然御水寒星木蘭棹錦城春雨荔枝天南中節侯逢人異幕下風流此地傳若过東山應問訊漢家能記中興年

西山道中候于鱗不至

弭駕登崇椒廻眸注遥巘山谷日蒼蒼寒蟬起悲響脩途浩無端征車遞來往顧此塵中士胡然嫦余相聊失在須臾浩如隔雲壤意子或見遲踟躕兩相嚮

西山道中有感

驅馬度潺湲聲從亂𦶜間高秋出遠戍落日滿諸山寢殿金爲室長城玉作關乖衣先帝業回

首愧朝班

曉行西山從間道發即景有作

中途暫改轍高眺對蒼然曉徑松花合秋林楓葉鮮穿蹊出穴兎薄背護巢鳶隱隱聞笳鼓無何薊北天

送劉戶部之南都榷引鹽

再徙司農秩仍分使者衣秋深擗葉令江潤錦帆飛日夜軍聲急東南地力徵漢家鹽鐵議待爾叩宸扉

贈陸夫人

逢君衢路間憔悴車馬姿斗酒相慰勞拂拭故冠衣長跪問舊鄉掩涕不自支催徵多異政廬井無新炊昔爲州郡佐投劾強言婦今者一老翁縣官吏相欺弱息苦不任白首頻多違誰云田家樂溯令仕路嗤彭澤者何人當其歸去時種秋以卒歲高挑味皇羲我欲營菟裘太息不成辭

送譚鴻臚請假歸里

華旭移仙仗青雲試錦衣寒江遠樹出秋色片帆飛柱有留題處山多人盡歸蹇予方物役為爾夢荊扉

寄袁霞善

君行向何處笳吹日邊城十月燕山雪江南春草生篋横雙劒氣硯發萬家聲會有張卿思何須負弩

省直晨起即事

宿醒不然寐強起理梳沐稍稍就東窗依依動微煥霜輕日色早風至篆烟促時唯鳥雀下餘喧散庭木撫卷聊自欣萬事此已足

送李郎中守東昌

木葉離郊浦寒雲斂夕波使君從此別曹省意如何郡邑春前望鄉山雪後過地稱微子國家習武城歌露冕野花發訟庭芳草多高樓出岱嶽新堞繞黃河日月饒迎送風塵寄撫摩雨艘罷轉粟北壘暗橫戈此地當喉領誰人切痛痾還深保釐惠三載聽鳴珂

答梁翁宏

梁鴻夫人行垂老吳江邉壁立有千卷囊空無一錢頻予夢頳色忽爾寄詩篇何日閶門棹還維載酒船

送陳子之司訓

昔以帝鄉貴芬爲多士師臺城望仙馭山亦號峨眉有酒能投轄談詩會解頤時因過收賓氷水念風姿

李太守行予偶阻不得送追此申別

五馬出城西衣冠祖道齊同心不相送握手重難睽霜勁傳氷合雲寒落日低何時建章里對酒聽晨雞

送張祠部出視廣東學

節弭三江畔旌分五嶺边到家逢臈盡行部及春前姓字山黎識文章海蜒傳珠明合浦夜花發鬱林天匡咒多談業文翁會啓賢羈棲嘶我少嗟拂溪君先問月會中聖臨流共解玄

濮陽李明府自新喻冊寄予詩茲以覲事駐城外屬時禁方嚴不得出視悵然有懷

萬里君南去新詩得共誇如何近帝里轉似隔天涯霜白楓難改雲黃日易斜還期載春酒同醉洛陽花

曉露沾鳧舄寒星識鴈臣君行濮上路予憶郢中人爲別方憐聚难逢祇更親春明芳草色能难復故年新

送陳僉憲三赴江西

使君十載內青盖何雍容還維彭蠡楫更上匡廬峯山氣晚逾峻湖光春自濃惟應稚子語竹馬舊相從

故鄉猶契濶　帝里盡平生過尔懸榻下當亭倒屣迎寒帰五陵樹春發九江城此際應难別翻悲相見情

中朝下星從南紀動霜旌日月遲衮黻山川熟姓名揚舲御空濶攬轡憶澄清紫氣迎滕閣逕占賦已成

祈雪齋居次峻伯韻

盡省齋居坐掩門烹葵看竹謝塵氛仙郎曲調裁春雪灝帝祠壇礼白雲城靜苑鍾空外度夜寒宮漏夢中分無才未擬豐年頌欲報瓊瑶已愧君

送張子訓導臨江

客有南州彥棲遲劇可憐一官新白髮十載舊青氈朔霧濃行色春風入暮年劍光何處發玉笥倚南天

贈汪生遊遼左

壯志差彈鋏生涯問曳裾帝城不可住邊塞復何如古戍霜侵早交河月滿初胡笳吹又急容易鬢毛疎

贈吳鴻臚奉使淮揚便道歸吳

侍臣持節下螭頭罷直承明賦壯遊玉漏秋風辭帝里錦帆春月过揚州新烟遠簇鳴珂巷返照迴驕綠綺洲此日相如誇負弩肯憐玉粲独登樓

代張侍御送家兄佐邑分宜

十載之前我識君當時意氣不可聞銜杯夜落鍾山月拂劍晴看建業雲所期洛下同推轂誰道天邊獨離群我攀白日游紫庭君方奮翼自南征長安一見復傾倒令我鬱悒思平生摩挲共嗟顏色改伏櫪看君壯心在百里須傳奇事業一官何處無光彩分宜山色舊宜春君去春風應更新閑來莫斷江魚信海內相看我故人

卧病雪中送家兄之任分宜因賦得二首

卧病難輕別那堪雪未闌連枝晴結淚夢覺夜分寒故國魚梁斷中天鴈影殘河陽春意早莫恨路行難

秀水連江曲青山對郭斜地偏惟擾鶴庭靜半棲鴉錦暗靈仙路春歸上相家他鄉元自好吏隱莫虛嗟

壽寧侯故第歌

誰家甲第橫道周路人齊指壽寧侯空餘棨戟

連雲暗不見軒車學水流叩馬何門一老隷少小能言壽宲事貂珥那傳就日功椒房已挾薰天勢當年兄弟同禁直白馬前後黄金勒綬帶蟠螭韎韐裝輕衫蹙鳳氷絲織

天子宫中縱歡笑五侯門外看顔色有時日晡復召宴龍鎖東華帰不得銅山半壓蜀大低金穴偏承蒲露滋不啓平津延客舘却求安樂定昆池初來後厠渾疑錯乍入危樓便欲迷隱匕流蘇春自住沉沉屈戌夜何具偏奪良家教歌舞中涌永巷擬宫帷申來反覆在湏臾

聞命後作

病驚除日到滄洲懶愰微名入帝州一物轉旁天地德餘生不傍古今愁徵車罷後殘黄犢退艦停時穩白鷗但語世情吾任老即妨身計捻何求

對花憶舍弟作

恒時泉石聊孤賞此際園林懶獨誇有信轉憑鴻鴈翼開尊愁到棣棠花清朝出處依心事垂老篇章惜歲華上苑只今春草發可能無夢到天涯

品酒十五絶

桑落酒出閑中名最古色白鮮肯殊甚

味宛轉舌端不窮以其故不可多飲

銀餅初瀉玉生香風味由來㧞索郎欲比美人何所似太真柔膩出蘭

襄陵酒出平陽襄陵縣色黄白香醲而所致者多過甘不堪醖獨趙兵巡齋兩

瓶味極殊絶累白不厭以無其味故也

俱傳其露布松稍滑玉芬飴處處調何似碧霄真沆瀣無將一滴貯天瓢

羊羔酒出太原屬邑白色瑩澈如氷清美饒風味遠出襄陵之上小挾羶氣耳

清心玉映五銖衣不是朱顔有愠𧹞昨夜阜蘭秋月下流蘇帳底見明妃

蓟州薏苡仁酒周氏第一成氏次之近得三屯營帥司所造當絶更勝盖清洌

秀美有出色香味之表者

清芬一段出氷壺爲問天漿似也無莫怪死抛

新息印至今猶自勝明珠

秋露白出山東藩司甘而醲色白性熱

余絕喜不之臬司因有改造然不能佳

也惟　德府王親薛生者收蓮花露醸

之清芬特甚第不可多得也

涇水流沙尚未通銀槽空自泣秋紅薛家新様

蓮花色自把清樽傍碧筒

章丘酒出濟南清味雋永自是名勝而

人乃傳秋露何也謝少溪侍郎者佳

玉缸春色暖融融一點清泠便不同肯向邯鄲

鬬穠艶自誇林下謝家風

金盤露出處州佳在南品之上亦以不

爲難耳

空傳仙掌擘青霄何似真珠瀉小槽白露白雲

都不要温柔鄉裏探春醪

高郵伍家皮酒能去風濕有絕佳者然

不可得多所得大抵亦病耳

鼈湖酒緑如寒烟與君甕頭三日眠即使病風

不忍卻況乃去病復延年

淮安酒有一種佳者曰苦蒿味近苦而

冽世人往往重其良可咲也

漕河兩岸碧欄杆瀉出春缸琥珀寒任道儇家

勝崖蜜爭如橄欖有囘甘

惠山泉酒淺碧緑色華氏往往有佳者

味不在慧泉下

誰將芳醸點名泉不結陶家冷淡緣自是佳人

仙骨在一刀圭引上青天

内法酒出大璫造者亦佳但或甘或冽

似未得平令人熱及好渴不堪醉也

誰把秦刑試秋田醉來過日勝如年何人為約

三章後一枕松風任意眠

金華酒色如金味甘而性純食之令人

瀎瀎即佳者十杯後舌底津流旖旎不

可耐余尤惡之

欲沾春醸解春愁爛熳華胥境裏游無柰平原
伴愁住令人長自憶青州

成都刺麻酒其法連糟置甕中中插一
蘆管使客遞吸之淺則加水至酒盡滿
甕皆水也味不能佳然往往令客至醉
盖眩於新奇耳

甕底嘈嘈泣淚紅吸來應喚小郫筒何如換取
蓮花柄千載風流更鄭公

麻姑酒出建章味多甘而穠郁為主尤

在金華下

遠致一瓻殊可憐怪來甕縮空流涎麻姑自有
丹砂術欲作人間第幾泉

池州酒色深而味甘且釅土人極貴重
之余絕不喜飲

池州酒釅真如油重碧穠甘瀉不流故人要我
三日醉野夫自愛千金裘

鳳洲筆記之目錄上

卷三

卷四

鳳洲筆記卷之三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文一

正士風議　大理卿試

生樸鈍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爲正士風議未覩肯所鄉敢攄悃臆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爲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爲緩急恃而慓銳喜功之徒所輕置非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汚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爲固而不可無者也在昔唐虞會盛明良爰契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畯夫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豈惟士巳哉戰國雄併競勝諸侯王知好士特其名云然實鼓口舌輕信挾竒泰用狙詐力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非虛語抑先

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生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爲未盡也人孰不爲其貴而顧爲其賤者則是有以使之賤也其所以使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巳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詖威人知鄙巳然而未全無也至于令名顯禄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爲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旣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

嚮信爲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

聖明攬斷宫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徃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道猶闢禮門徼藉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外教則士趨外教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爲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衆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爲閒

隙情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擧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强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狥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得人人乃得必官又所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爲之相也抑又有怵中慘目却顧不忍言者

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耳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巳其究乃至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氓嗚呼可惜哉愚嚮欲探本計委在黼座細脩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執則羔羊素絲輕銖鄙膏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

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啟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栢之生睚扶自正榆栁枳棘亦且翦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欲以刑迫吾未見其正也

壽瞿母太孺人六十序

歲在甲辰　天子詔有司舉天下士而太史公瞿先生師道以省元及第於是瞿先生之名顯矣乙巳廟成天子廣聖孝俾庶僚有父母者得

封瞿先生之母來就封也於是天下咸知瞿先生有太夫人云又之瞿先生以其官晉石室檢纂中秘書曰飫大官珍膳法酒得以分奉遺太夫人朝夕享之甚樂也今年春太夫人六十同鄉諸君厚瞿先生者往觴賀焉太夫人治冠帔出領意甚得同年王其齒最後例得執芳役爲文告曰天欲生昌明博大之臣必啓所始也故有賢子則有賢母導之天欲表貞一雍睦之操弗使湮也故有賢母則有賢子顯之俾食其報示勸也瞿先生世所謂賢者也且又官近侍日貴驂驂柄理者也茲其所發源溉本何屬耶抑吾聞瞿先生未用時徒以文苑故閥甲閭巢家乃四發立太夫人首無董珥身無鮮裾食不備脩體旨甘日夜勤儉瞀力作資瞿先生使無內顧憂得以暇治經義蓋瞿先生用而太夫人亦貴且顯矣於乎其賢母子之相成也君合左券無爽也固天之定於瞿氏者耶太夫人年雖高然而其容澤矣靜之不撓其神專矣素澹薄不

喜脂腴其質清矣而又加以適志無有抑欝窮困于撓焉吾雖非瞽史然舉是驗於鄉所謂天道知其方隆享未艾也太夫人吾蘇之常熟人也吾曩時一過常熟登虞山見其廣衍森茂廻陰抱陽古檜拂水之勝窮秀瑰奇意其下必有賢媛淑姬特士名卿者出焉乃今于太夫人毋子得之不震不驚如罔如咳敬以是祝太夫人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瞿先生其尚自勉勵哉

送嚴生南還序

吾舉進士寓安福里巷頗隘而落落無曾偶暇則思故鄉從南來人問訊之不得也一日吾妻之毋舅嚴先生自外入吾見大驚異起延坐僕馬風塵憔悴呼酒勞問吾父毋無恙昆季姻戚迨鄉里長老無恙歲豐儉守令行事何若退則問所以來故先生咲不答久之乃曰身有先人敝廬瘠田頃許手率二子耕植足自給野人初不知逆官貴遊樂何所希覬第幼時聞長安若天上今年且近五十而代耕織之子若婦長乃

買楫渡江走兩月而北訪子因得以窺見帝都之盛冠蓋橫道相接身若忘爲野人焉幸甚幸甚雖然予則去予遠矣夫姑蘇之涘有敝廬瘠田者予野人有也予將歸焉于是吾益驚異先生其來也若央其去也若遺不以鄉土帶其身又不以帝都之樂易鄉土也類有道人哉嗟夫彼所見冠蓋橫迫相接者皆有所爲者也夫惟有所爲是以去留不在已其始也有不得來有不得不來迨今則不得去且又不得不去嗟矣其名顯其位尊矣未有綽然如先生者何耶于其行合同年同鄉之厚能詩者贈之詩而吾又爲文告曰先生徒行哉歸而過棋齋之墟訪荆卿樂生遺跡知古待士與士風之感慨激昂下徐沛問楚漢父老相特事因以吊淮陰侯又南渡金焦指鐵甕酌中冷泉望建業雲氣遵吳闔閭之死而歸休焉廣耳目豁懷抱以誇于鄉子弟則先生是行也既不爲有爲又不爲無所爲者其以吾言何如

祭張西吳乃翁文

嗚維先生含和食貞鍾鼎苞秀清穎薦靈縱心條暢劇慮玄冥其言遵考磐肥遁爲經覯世紛而如脫混和德于不名乃有淑嗣羽儀飛升勒捷文陣揚標廣廷晉握蘭臺之筆旋衍笋列之聲豈伊不思將迎于京分飫大官備肓月榮胡彼旻之弗吊乃遝訃其忽驚方著而艾悼善易遽淚湔渝城無復太丘之祉氣推斗分知浬處士之星嗚呼哀哉令子返駕遄赴征心摧悴朔日

悇兮耿悲燕風悽其嗷鳴恨執手之何及念昔
別而痛憯嗚呼哀哉衮緼歸寂楝萆冋傾謂困
則遊用晦其明屯澤餘報流後始徵曷言居之
欝〻佳城曷言照之永永德銘其等綠跡驥尾
托契鯉庭未侍斗嶽嗟誰典刑神輀綿邈執紼
淚零寓生芻以再拜溯流風而致情

三樂圖賦代兩山作

中丞舜澤公首教江右敷錫明賢赫著嘉譽既
得代繪巳像因圖所從游者取孟氏三樂之旨

名焉余竊善其師軌正托指宏也爲賦闡之乃
有姱俊之士兮凫嶧薦其懿靈曰周司寇子鼻
祖兮蹈魯鄒之逸程蚤搆飭其衛輿兮陳卞琛
于廣廷帝用試之直指兮粲霜凜而夏零惟聖
文之沛化兮汝契汝功朝弭節于洪都兮夕秉
鐸于大江莽星爍之斗分兮髦衿欝于此邦混
璵珷以砂礫兮使離朱辨而文奉剔巖穴之好
修下天衢騁乎麟鳳彼君子之塞淵兮衆舉舉
其翹方帝曰予吉甫文武兮假鉞鎮乎雄疆畫

龍城而鑰之兮瀚波若而不揚允武績之既勘
兮慨文敷之舊鄉撫繪史以自見兮碩人其滅
貌秋蜷之朗朗兮意春鳥之洋洋冠切雲之崔
嵬兮佩蘭芷之芬芳藹濟濟其庶吉兮繽錯列
而執經喣若陶之太和兮悅若依之典刑嗚冉
青之外省兮孰覩厥志曷言師之兮昭彼孟氏
耻皇眞之一槩兮辛獨先此衆智森蠕蠢之億
紀兮似予身之足繫苟哲統之敦明兮勤恤其
繼性樂亦性三兮總教育乎英才前翼千禩之

徃兮後展萬禩之來匪修辭之過夸兮亦揆志
之惟嵬也羗持行之翼翼兮化躬滌之皚皚也
位融顯而配道兮行晉貳乎駿猷考秉沃于我
后兮天牖啓而膏流道何疇乎隅鎮兮時雨沛
于神州雖呧格而回而兮意亦暢而胡尤粤夫
君之同志兮均言其責緬愚憂之莫紓兮偉盛
緒而可則遊寓拜以獻箴兮矢交礪之無斁

送朱生歸南太學序

君子于天下之事貴乎利之而義者不貴乎利

之而利者今夫上之進士以貲也士之以貲進
也皆利也然而所爲利有說先王敎化迪衆之
義將比斯世于學焉勢不得已而賓其賢者能
者關之太學時又下衰又不得已而晁卜之說
行于是貲入者與賢能賓者叅而先王之法變
雖然國用足而士之偃蹇不偶者亦得循途以
奮而爲明師詳課約樂士之淫心而澤于道也
則是委曲以佐之其於敎化迪衆之義固無變
也雖然待貲而士而士且日就輕矣其所爲士

不在貲也因乃益脩飭焉滑體裕用俾無貳天
下賢能稱假利以始脩義以終故曰利者義之
和也不然而上姑曰吾利吾國已耳敎吾畧焉
士姑曰名利吾身已耳學吾畧焉支闒茸進之
徑習競修靡之風歸以誇于鄉父老以影響于
司士出以取償于民而太學爲上下之市嗟夫
是非利之罪也終于利者之罪也朱生吾邑之
士裒然者也其父敬竹君以義稱東南不愛敝
延耆儒名俊將教朱生于義朱生亦將以

義顯者也雖然其偃蹇不偶甚矣戊申春始應
詔輸逿儲補國子返南太學卒業焉朱生毋有
揚揚然快意于玆途者歟抑毋有翕翕訑訑而
不釋然于玆途歟夫過以視之而不學與輕于
視之而不學均自棄也均則終于利耳吾固望
生進之有階而竊懼其以利終也朱生勉乎行
哉建業舊都首化之地其山川勝游風物繽郁
皆足以谿抱廣識六館從游者多四方英奇卓
犖而太學師又一時選也日相與磨策軌效焉

以進于先王之義率此而貢之宗伯論之太宰
溉駿烈播風猷皆玆道也卒不幸而狥此得官
傳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夫利國之謂義與利民之謂義生也其以義始
終之哉夫使一時餙藻服經號稱科甲之雋而
卒敗官黨蠹而去之天下將視爲蟊蠈爲虮蝜
其于生嚮何如耶昔孔子作春秋與其彼而來
者而深罪其此而去者使朱生此而去也毋迺
彼而來也

送張懋玉之騰衝經歷序

騰衝漢越賧地距京師萬二千里而遥過則緬甸西南夷蓋極境也吾聞之吏斯土者必歷寒暑得達始自湖廣登陸行貴竹清平萬山中箐砦蒙翳恒雨濕不見天又多蜾風嵐霧之侵蝕木客山君之嘯決行者則相與攀倦縮悔以爲樂土盡矣稍稍抵大理金齒境則險者忽就平阸者忽就顯諸珍異瑰奇之物畢萃豁然如復吾樂土之觀而忘其攀倦縮悔也又稍稍盡大理金齒道復如貴竹而春夏蔽蒸瘴特甚稀焉跡鳶阻站而蠱飲川則又相與攀倦縮悔意不可更得樂土迨至乎騰衝而又豁然復盖珍異瑰奇之藪際二郡過之風氣即中州弗異也夫其地晉否錯列相間造化之氣與吾王化之廣逹乎萬二千里而卒不可窮詎曰遠哉吾中表姪張君懋玉少膺貢補國子消待次久之今年夏五月由吏部選人高等授經歷叅騰衝衛軍事與懋玉好者多以遠爲憂懋玉則欣然得也

昔者孔子欲居九夷夫九夷固不足辱孔子然造化之氣無間也孔子蓋將寄以施吾化焉耳今夫僰驃峨昌之種刀耕而火耨輕生而傲其上此舊習固然言忠信行篤敬則猶足以行之而況漸漬王化回面向内士彬彬習禮樂民沃而敦朴近于道者耶懋玉業孔子者也越險瘠之限而得樂土非以為懋玉也將使懋玉体王者不可窮之化而以惠兹土也懋玉之所欣然得也非以自爲也亦意不能取膴仕顯朝著而幸兹土之足以見懋玉也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之懋玉勉乎哉其盡時劑量風宜參酌體勢經其大而緯其詳所佐共事軍帥世守也毋瞰赫以欽然毋脂韋以納侮抑吾徵于傳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取古所便循跡規畫之毋輕于量彼士毋過于信已才毋謂滯于荒服而不振毋恃難知而自恣毋沮不知而自弃凡數者于懋玉非不足也顧吾與懋玉親而重言之亦願懋玉重行之彼夫以遠憂以樂土慶謂非

親懋玉不可謂得親懋玉之道不可也吾則何
敢

送同年毛君之江陰令序

漢史贊何武爲政無赫赫名去後人多思之予
少則喜誦讀此語迨舉進士需次久不能推擇
爲吏屬者江陰令闕天官卿言於
上以毛君補君予友也猶予往也請先此語而
繼以江陰之事告江陰嘗属南省隸郡十餘常
爲大常隸邑六江陰爲大編戶至四百里奇僑

以饒富甲東南沃腴之產塍連而鱗比市廛遊
遨百戲詭偉臚列其薦紳先生封厚而氣甚張
鄉多武斷恣侈罔忌其小民器訟而好非其上
以故令者江陰爲甚難夫予所聞故江陰耳予
所見則否珍腴之產索然而硫矣廛市鮮重物
亦鮮重購士恂恂守禮法斂跡敦素富者曰吾
竭產以供賦吾且不足而敢侈貧者曰吾竭力
以供役吾且惧譴而敢嚚訟而非其上蓋其
爲俗也日以善而其爲民也日益以窮嗟乎此
非故所聞江陰也夫使令務赫赫名夫使以赫
赫名施之疲敝馴習之土其爲令得矣其為江
陰何哉今夫發奸摘伏鋤梗抑顯絜巳以揚貪
斂幹以揚緩之道也取名最深然而于民淺也
煦煦焉吾父毋其赤子而乳哺之師保其愚穉
而啓導之若剥膚瘝体而恐後辨于一介而無
廉迹折于片言而無敏功之道也取名最淺然
而于民深也既深于民名之寃庸淺哉何武所
以去後之思著于史而予喜誦讀之也當漢時

趙蓋韓楊之徒皆以強力稱天下翕然知有所
謂四循吏若不知有武者迨其卒四子皆以強
力得罪而武始顯乃知君子之政固在此而不
在彼也毛君與予同署將過期月予無能爲役
每見其質直洞底裏不爲激烈高亢而界限截
然沉靜詳密粥粥若寡技者因以窺其際不爲
趙蓋諸公而爲何武無疑也寅長胡君合左右
曹設祖道謂予吳人鄉江陰能悉江陰事而予
不文敬述以語且曰子勉哉三年後有以縣令

高第入拜臺諫者去思之記過于贊何武傳必
子也夫

趙衰贊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于趙衰衰曰郤縠可
悅禮樂而敦詩書于是使郤縠將中軍使趙衰
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
所起共患厄晁季交也狐犯維親才寔匪匹擇
帥以將誰能踰之衰沒及焉晉其素疎後之郤
縠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于較勢專

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
殺杞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熖
世衰實賜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
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
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
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
縠毋論鮑管遠可與舟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
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為
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
既匡亡人以返晉轅曰子餘勛大夫于原惟楚
不共侯命擴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郤縠
能寔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
乃衰苟利晉社遑恤其它彼趙與郤長為夾輔
誰其敗者交亂以惡六卿為三三卿為國雖則
有國覆絃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
敢告丞公

任安贊

漢史驃騎將軍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

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王子曰賢哉乎
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諼虞卿之風焉當大將
軍盛時士爭自絜飾求昡其趨之也若飄風之
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炎手而安與田仁方
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齧馬非必有國士之遇也
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于安
何德灰令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
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
望過安驃騎亦難也雖然丈夫生世當委質事

天子弗過已耳乃畢天子左右爲大將軍私人安豈亦習戰國遊客之遺不敢自樹耶夫使驃騎不得而來之孰若使大將軍不得而有之也吾既惡安而又惜安爲

贊曰矯矯任生疆有力氣所聞者名不屈者勢大將軍門流馬脂車衆趨以前我恬自如脂車流馬轉之驃騎衆舍而趨我無易意灌好魏其武安孼之驃騎賢哉澹若不知長霄廣漠鸞鳳容與既遠羅網孰鍛其羽嗟哉任生亦昧幾只

受太子節卒以誅死

王子積杞憂成疾臥讀史至趙衰任安事不覺惕然悲動時感也爲作二贊

鳳洲筆記卷之三

鳳洲筆記卷之四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文二

天寧寺佛塔放光記

予宿天寧寺之五日寺僧爲予言塔佛光云塔故隋建以藏舍利者不知何聖比丘每歲緫頂光或一見或至再三見予姑頷之未信也是夕大風雨起塔鈴相和應如一部樂予方倚酒聽頃之鈴忽止有聲若鼓翼然寺僧喧謂予曰舍利光見矣予急推几出仰顧塔杪類星稍大又疑燈則微小熠爍不定色青紫迺無焰踰兩時息寺僧焚香皈禮稱寶號云明日以語於衆

或謂塔勢距今久多伏魅魅作怪現不然何必假晦夕此理固有之寺僧證曰否吾歲見爲恒今夫石之函玉川之蘊珠或能使虹彖屬天而況人身之精氣逆歛而成舍利效入水火木石而不能爲光耶非也夫舍利佛教耳苦行積力歷千百年至不得覬過之但有不爲佛者功固

何如哉雖然佛以空叔爲本音禹形皆幻千百年而不能亡舍利光又何也難謂之幻宜哉

游白雲觀記

記佛光之明日偶歷寺山門數童聚譁曰我往見鍾丫髻云乎驚問鍾丫髻何人作何狀曰鍾道者百十四歲尚丫髻故以名丁未冬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觀距寺不二里予遂振衆出寺稍折西北行抵觀觀巳頹蕪入門歷二殿最後殿稍整潔奉丘長春者鍾寓焉見之癯然一翁也步履健聽甚聰應對若響霖鬓被領時一二復作黒可之何云天可憐活少許壽世所謂採取太謬至舁舉尤弗易得叟叩所以壽曰澹嗜欲薄滋味適意忽辱耳無他技予頗去其言簡邇可循頗有得者坐少時歸寺僧曰丫髻僅六十餘百十四者妄蓋上奉道猾豎輩共招致爲幻惑然歟否哉

大倉州志序

大倉屬吳郡濵海故無專置元嘗漕孔道國初因而設衛孝宗朝采撫臣議建州割常熟崑山嘉定三之一前後代守阜養風厲遂以雄庻稱薦紳先生彬彬視他郡过之先纂州志者七多好爲簡質未稱嘉靖中餘姚周公士佐由進士來爲守踰年浦江周公鳳岐由秋官郎來貳守事奏政饒暇則相與按部考跡而問志焉曰嗟乎予司土之責哉夫使志不稱州峻城廣疆罔以表鉅麗宮師俊義罔以紀往而察來夫責在予予則何敢讓焉於是禮聘宮直張先生寅暨文學陸子之箕之裘輩朝夕從事若干月而志成惠之剞劂授簡監察御史王某使序之某州人也於志無能爲役雖然竊有識焉昔者孔子經春秋左氏傳證夫斯時短髮文肌之俗猶未比中土也而罔或遺之蓋紀太虞季札之行秩如也況於今被禮樂漬化教州甲郡郡甲天下可弗備志哉夫國眎州固少間其提封隍洫不改辟也守眎候固少間其天子設以嘉惠黜首均也二守

能體玆意爲吾州延耆碩勒此偉典永永無失語云前者刱後者則夫自今逝之吏玆州者曰核哉吾得所稽勉而爲良以無負志繼進稱士者曰嚴哉吾得所循勉而爲良企鄉先生之社以無愧志其惟二守之盛心亦惟張先生輩之功志十卷首建置沿革卒以遺文凡二十五則文百餘萬言或疑過詳夫詳志體也司國史者有春秋之筆將取節斯志焉

丁戊雜編小叙

昔人有判牒稱督郵者不解以請怒罵曰君亦知叅軍耶是已且若不讀書安用請婁非咲之不止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於今也古則向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亦以今而誚我其失寃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犧尊獸罍款識與奇文書深巧天下之瑰珍器也以烹以盛則不若敝缶瓦缶之便何者適於用也由古道無褱今俗然則通今之士可少哉予自舞象之歲慨然有意用世家故列戟齒薦紳然僻伏濵海藝文凋落見

鄉里父老便揖拜詢故事多朴農茫無所答愧之稍長取薦往來南北都會將五六漸以益習昕時從廣座聆客議或收拾斷爛邸報家乘編次之盖兩歲間積爲八卷通四冊名曰丁戊雜編其間或有一時臆聽不知觸抵諱忌且未敢出而藏之汝南生曰予覌刺舌者論尊皇風經時軌宗分條劃便便腴核非滑稽謾雄者綽有典度矣嗟嗟予惡敢當汝南生稱哉世之道理性者天綱地維之探指談經濟者皇軒姚姒之

囈述縮史柄者金匱石室之紬繹予小子道聽而塗說之掇先獻之棄遺而實之誠藝海之涓流辭林之弱棘也敝釜瓦缶期適於用抑如用何哉寸陰是惜博奕猶賢天下有非嘯判牒者吾知免夫將使判牒者非咲我則罔敢辭

戯作項羽與漢王戰書

西楚霸王項籍謹使軍正司馬致書漢王劉季之下執事季昔者從群盜起豐沛間無所屬兵微迫於秦走見我武信君武信君予卒械備借

楚名掠地得入關既入受子嬰降即閉關絕東諸侯道茲時義帝固約之未有命也夫爲人臣者如是耶籍即念季功釋勿擊且使世蜀漢之上爲季惠宏矣屬天之不吊楚義帝殂於盜以爲衛侍之不虔籍無所逃罪季出蜀而窺秦帝尚鮮故也季何爲耶天下洶洶苦秦暴久籍委命倡衆手提五弱公子而起之俾復宗社黎庶南面焉季又刼我所恩而懾我夷黎庶墟宗社使不得一日寧宇睢水之役血河而屍界者盡

楚人抑漢人耶季在滎陽時亞父勸我急攻故緩之得獨車跳又使紀信挾詐降我受弗逆是籍不忍終困季也太公之獲於軍者兩歲矣籍賓禮之飭奉御無缺季縱不念及籍獨何心太公曰夜啼望季迎俎上之設以動季也季漠漠爾且臧言激意籍死太公復讐計愚下耳太公季父也不足以辱一介之命籍又無所犯而歸之季為我約曰鴻溝以西者漢東者楚籍免胄橐弓而祝曰有如曰季卒德我兩國疆場之吏少息肩哉盟血在齒誓帛未授筬而漢師復東襲我嚮數我背約此爲背約者籍耶季耶上有天下有地左右前後兩軍耳目之籍敢悉敝麋之賊甲軍禮與執事之貳廣周旋睢鑒不遠甲以俟命

愚居常謂漢楚特寬猛之間其名義亦不相遠凡漢所以罪楚者俱不足服其心世多泥成敗耳病中戲作此書政恐得罪史筆也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之爲詩劌刻性致究極幻變扭材愽而命旨玄即世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世人或才之者曰李子當披掄薦侍禁近假清瑣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難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怪奇而不曳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爲必有而至其而自得以爲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

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决之所耳聆訟目閱牘而手疏記其去丘壑何遠也毦毦焉朝發其甚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之徇吾所好而他不易其去吏道何踈也夫新喻唯李子哉予應曰否否子且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耳三百篇詩之大宗也蓋豳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夫衮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虫草木摭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

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軋而爰知治之道矣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爲詩其自爲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予應曰否否夫予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遲思殫精研析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慊數易不止也茲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眂詩也其不以易心眂政明矣李子故

不當任耳于是爰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病新喻予將虞李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狥分蓋猶有豳民之風焉今去志所刱迨千百年齒蕃以豐得無有漓朴滋奸孽于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畧去操切鈎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豳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毋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嚮山川之靈致采民物之麗衍標茲

力之藝文太師采之賡幾嗣儷七月哉于是李子行予序以別

贈陳先生書

嘉靖戊申冬十月陳先生子兼爲按察僉事督四川學政於是與子兼友善者太倉人王世貞作書貽之曰

明天子及相君思以惠晉蜀學者爲蜀得大夫甚善大夫少以文鳴郡國中未有試也今爲大夫得蜀操一方藝苑之柄亦甚善雖然世貞竊

有告焉貞也嘗讀史覩蜀事秦李冰首教墾植逐去妖害逮漢興文翁始漸以禮移化之蜀自是質文彬彬與中國抗宋初後進嚮道稀少張詠爲郡修紀文翁之頃自是又有任季董出也夫此守耳其民社役賦獄訟軍興調兵食百用鱗比且不以爲恤而致重于士教如此哉故文翁張詠名與李冰並而功過之

明天子惇化飭象徧郡邑置學宮樹之師餼其俊而賓其尤未已也再遣憲臣督理鼓舞焉專

勑徑行事得校黜陟師生毋以民社獄訟役賦軍興調兵食煩勞之至專且悉也今夫蠶叢魚鳧村僻寡陋之俗固華而雍容埒漢宋固多奸義用脩之士然未見大踰過之也專則易舉雜則難偏夫雜未見難偏而專未見易舉也其無忍覥尸位耶大夫盍亦思所以惠進蜀學者以答我

明天子及相君至意貞也聞之矣直而溫寬而栗體也士所群視而趨者憲臣吾稍以其士而姑息之衆且玩易不自勵至冐競無耻之流因有所挾而蠹其隙稍更振束縛以法又叢謗怨且非待士恒軌也近又有傲誕肆意者輕所閱曰吾將盡黜之其與于旌賞無幾此又非也伯樂善相馬者也郡有千里馬則取千里馬不能以千里馬而數百里或不能數百里則取數百里馬矣不能以數百里馬而百里或不能百里則取百里馬矣故士不可執一衡萬也因萬而衡之如相馬可也吾爲諸生時諸生中即有青

衿冠衣而貌儒者行齷齪市井類也不可不黜又不可忽易黜也大夫固明慎勢豈得一一孰之或他有所托假而後得一時之閧槩終身之禁錮此非爲大夫處厚策也蜀故多異人嚴君平輩混跡儈卜卒難物色之至有砥節脩行表于閭黨而未顯者精訪加敬敬之所以風厲繼進也大夫吾友而賢不止以文翁張詠望其卒毋忽焉某皇恐主臣

戚武檮杌

太史公既傳淮陰侯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可與伊周比隆嗚呼至哉言也漢法酧金恐取人鷄或至失侯而蕭曹絳灌之裔許史金張之屬又多不克循矩宜其易世之後寥寥亡繼也曲逆自謂多陰謀道家所忌傷其後之不長又人宄博陸之赤宗而不宄淳于之投藥彼實取之誰謂漢少恩哉明興百六七十年來其以奸權敗者可歷數也中山黔寧東平定興豈無駿勛豈不懿親貂綿蟬聯帶礪河山猗

歟休哉豈所以将之有道耶
上仁聖多録元功後反其本而所任如郭氏雖極隆借之後不慳割也信哉當感畏思報矣

閹寺小紀叙

明逸史曰古寺人職祇以司啓鑰供掃除雖稱大有道聖明之世孰能無之能不使與政若無已耳其大質毀失人道踈絶罔後藉顧是以肆毒婪躁遇觸必發夫不見蝮虺之不噬人而施諸木乎抑於君至近暱侍撫惜小忠足結也踠伏奔迎小敬足憐也愜給便淺小辦足听也雖欲踈之埶向親雖欲賤之勢易貴嗚呼難勝哉漢亡在十常侍史稱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極矣名猶知少讓也唐季魚李程仇之輩職或中尉樞密觀軍容秩至司徒中書令嬰孺人主奴隷将相悲夫宋之初肇靳與留節迨其浸也太師真王故知宦官之柄與君道角盛衰天下娸治忽者也明興
高皇帝攬前轍之顛而振之定二十四監秩極

視下大夫不得聞外政出不得分公孤之庭
太宗朝從起靖難稍稍效兵間久後又擇俊姣而少者俾儒臣教之漸從侍樞莞寖以日張振孽北狩吉祥作逆汪直麥左班生死廢置之至於瑾而極矣
明逸史曰然耶扵作補有遺感焉不能委天下於天下而曰吾私人也私人必無負私人曰吾私君也其行益奚忌其包藏益深不可側今夫司禮閣輔也內官冢宰也御馬司馬也御用司

空也總營務衛暨守則先公侯填守巨藩並撫
師行事而加重焉蟒玉珍珥鎧列而不異其或
騎禁中即勛輔之首
天子體貌於素者列署必讓處則如鼠出則類
虎黔首哀歷有司誰何夫使獺哺魚鸇衛雀爲
利魚雀哉
主上少遐與邸目習其非既即位用群臣乎敬
等議去最甚者事別裁抑英明之量
上繼

高皇帝心哉猶豕之牙未若童牛之牿蚤見而
豫其在茲乎愚也掇里老之習聞得如干人次
其行分上下篇

名卿績紀叙

夫士被簪筆排峉理朝華賁化象職也乃使之
握符制閫舉宗社寄騎則調弓而先帷則執檄
而草難矣哉愚也竊嘗聞於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蓋兼之矣
高皇帝混諡寓宇雖間錄一二儒者劉誠意輩

侍左右規調兵食至攻討之任專寄弁帥其勢
甚重幾不反仁宣來漸以都御史或侍郎分守
職撫安民伍胥察奸弊軍興得與弁帥參總督
權更大生殺廢黜人罪不常置事妥即已成化
間採陶魯議於兩廣設總府專治後虜大入殺
掠吏民詔陝西三邊設總府後又於宣大偏保
設總府迄今天下稱三大總府云
逸史氏曰悲夫邇者匈奴跳梁犯西北鄙無寧
歲也西北之氓壯老委首領匈奴不敢以分朝

夕也
主上勞思焦慮赫焉假文帥禦之然欲烈烈如
吉甫蓋尠也樊子束手待虜飽不敢擊既出塞
取被掠跳者僇馘徼功賞卒不誅免之旋以他
事用翟鵬奏徹兵逮下獄死甚若或不勝慓銳
喜進之念欲建無前之大舉未覩要害指授兵
未出而兩鍖領矣悲夫豈勢時之不易將搜削
之尚遺或中制之多豫抑材具之有限遠謝周
憲近愍先猷已矣已矣焉唐撫髀之對誰則嗣

哉愚也僣取劉誠意而下諸君子志之之而人
也誠歟才合謀以忠邇斯爲駿猷不愧國器尚
矣然而且寡矣焉或奔踶而千里非不知奔踶
之爲累而千里之爲重故也乃復採李善長而
下志之㵎惡難借功行睽途觀者得其巨乎瑣
可畧也名曰先御紀續上下通二篇

伯顔子中傳贊

伯顔子中西域人祖父爲元官江西家焉子中
少學成五舉鄉薦不第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

寧路教授子中曰以文起乎而好好談兵深沉
有大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承制授子中都事
治贛州陳友諒已陷贛子中會卒募兵復城不
克間道走福建行省辟爲員外郎子中出奇計
復建昌浮海獻捷　上遷行省郎中累遷吏部
侍郎使廣西比至　明兵下且久子中跳墮馬
折一足不死致軍將軍廖永忠義釋之子中乃
變姓名遊行江湖間且二十年妻子先已録京
師沒掖庭矣慷慨不復顧曰吾元臣死元固分

況妻子哉出以酖自隨曰此所以志也
明皇帝之十二年詔天下舉故勝國耆碩而布
政使沈玄以子中應使者至子中恨啃泣曰嗟
乎晚矣爲文祭祖父師友歌七章仰藥死王子
云夫此於廬陵信公何異哉其間閑險阻百躓
愈振可則也天下畫屬明分已定父子中固朝
暮可死不成死也詔至迺從容就服亦善處死
矣或謂廬陵死宋當子中殉元則少間然此又
舛也夫桀紂庸非君耶既委質何以言焉吾於

斯時也舍斯人奚師也追爲
贊曰元虐用人絶於上下天假暴祿泊此中土
豈之大帥擁強首鼠亦有貞士膺領齊斧矯矯
伯顔大節困縱隱於黃冠毀形貿全此眺龍沙
王圖銷遷南望吳墟大明中天
帝曰起之臣則死之苟覩厥是焉恤故非彼胡
之躁涇廼有碩德胡弗庸蚤寔喪其魄

葉希賢傳贊

葉希賢松陽人縣賢良舉異等授監察御史事

建文主有直稱壬午

文皇帝下京師兵亂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位哭而希賢實不死陰從建文主出走變姓名削髮爲僧亡何至蜀重慶建剎松栢灘朝夕誦經咒不絕或聽之乃易乾卦也而又時放舟中流歌楚辭卽大哭乃歸又有補鍋匠者不知何姓氏毀形爲人傭工往來隆安里竟佯狂以終人蓋言亦御史希賢同出云

逸史氏曰偉哉諸賢乎爲建文君死也然所仇

猶從義焉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回面而攻讎非忠也激忿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托方外之弃跡下可見故主無辱先人若葉生輩者足矣

賛曰壬午之載帝蹶於藩神龍潛道戰血在原先死則方秉誼何敦後生者君藏哲何淵猗歟二臣各狥所安不見比干爲奴則難

鳳洲筆記卷之四

鳳洲筆記文目録

鳳洲筆記文目録終

鳳洲筆記卷之五

海虞文莹黄美中校

文三

送周子仁先生之淮安理刑兼理養詩叙

嘉靖庚戌春二月刑部主事佐漕法者以滿請尚書以念漕事重非明恕閑習於故弗稱而周子子仁前令進賢有聲尚書稱重之請於上沿檄往於是周子盖主事三月矣先頗與鄉

人王世貞善間謂曰予不忍舍子然亦不能終就子而北其爲計何似怪問之則曰二親老過七十矣而又旁鮮兄弟曰予之奉之進賢也衆牘之朝暨夕得假侍歡笑焉洩洩融融忘非里中亦殆忘其勞既擢從過家轉欲奉而北百歲晏饑霜霰阻水陸車舟馬煩恐罔以任期耋子亦戀戀而欲留也二親強好言曰若簡書之不恤哉而為二老人二老人幸未大衰函往不可以遲辱

天子之命予别然後知别之難也皇皇然若靡有倚身若有而若無位易以係焉亟令甲胄屬中未便旋風土得攄款乞南就養即弗許吾姑有移罷耳世貞曰孝哉子姑俟之其必有以合世盖未幾漕命下所治淮淮去家近得以其官迎養世貞於是知尚書之用人一也其飭政達於情也周子之純孝感也其敦情達於政也雖然以爲子計則盡將子之漕計何哉夫淮漕之甬而南北之喉領也舟萬艘輓卒倍八天子慮

冗衆之統紀多後期相虔劉爲網校奸乾没故役困其下設御史大夫徹侯帥彈壓之又謂總府百萃不宜躬決罰而刑部屬必素諳明斷者借之代行法焉漕輓大司農職其行法既以屬刑部造艘又冬官主之

天子念國天淮獨得六曹半亦重哉子之勉於法也盡不足通宜不盡不足存體今夫校若卒奔走於途道歲十之六七潦涸及風不時值卒浥損將身任大害因有挾便貲逐地乏推其餘

妻子者法書之不無過刻乎或校縁是恣奸利朘食空剥卒無賴虛喝夌商旅鳥聚攫擭豪貴人牟水利橫道亡敢問子亦將縮不盡法巳乎上人間卒喜怒於本事加損盜師或䖍縱挾尊勢臨我身王官也又安得太折子何以處之乎夫使子棄其爲子旻不重親累之貽盍比理洽情法黜抗狗日睎而理訊畧而從二親撫也怡然而復今之舊二親適從屏後聽乃降色加七飯子其不大豫稱孝哉周子曰善謹受教翌日

發爲詩贈者若干人而予不敏直敘致玆意弁焉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究法比精讞獄尚書雅重之俾閱章奏奏事即疑且屬要者換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爲起稱善也稍巳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去就新職迺新甫自若盖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繇遷固而時時飭巳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御以爲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微言耿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

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卒其廣故百粵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選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玆職者居爲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提學索題題必如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乇子書駭其名爲欺我盖其時云今

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內蹶跡不閉阻

深闇勿日得耀於光明稚編而髽結者襲冠帯
其顙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土
並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示之道乎昔子厚爲
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
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何豈刺史
兼金谷獄訟柔牘之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
振哉子厚不聞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
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
稱固有不爲子厚者勉之哉

南豐先生集叙

南豐先生集者宋曾鞏子固所著曾刻久漸漫
漶不可讀予偶得善本携之楚命工鋟行之凡
二十餘卷僭爲序曰自六經之教衰而侯諸大
夫處士之作者各以其質就而靡所正左氏職
國司馬氏班氏爲史學美豔雄整於道漸遠於
事近屈氏之徒爲騷學阱側隱麗於道漸遠於
情近又浸而老氏莊列氏荀氏於道於事於情
俱益遠而玄玅詭肆出於道與事情之外不可
有而亦卒不能廢迨後其者下淪濡而爲六朝
俳偶都曼靡恍耳目是六經之教之窮也兒女
子之溺習而先王之罪人也唐韓愈氏崛起振
之其格力視前數家未卜先後其言多純而少
襍抑亦道與辭之間乎又宋而歐陽氏曾氏蘇
氏一時少長諄發天下後世尊信之與韓愈並
而其最尊信而傳者蘇氏也蘇氏摩揣利害勢
決爽陽類史而陰摘莊老荀列之旨濟之以史
之辨於事情或遠或近而道則甚遠也故天下

溺其辭而忘其實莫究其遠近之端倪而爲之
用獨歐陽氏稍爾雅典厚於道不惟近之而時
或有所闡發曾氏出其門其所持議論歸持等
也而出之以詳整不刻於事事則顯不規於情
情則達其著序記書傳之類鉅吾琬琰細或酬
應雖率然之作太要離道寡矣嗟夫文以爲道
設也六經之後濂洛關閩之外舍曾氏奚適哉
或謂其縟褥質衍病古若鮮足師法者又非也
孟曾氏之言曰禮元酒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

先而㢘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時用夫時之變而下也雖聖哲不得而易之苟足於用而無畔道則安之矣鹿皮之幣緣飾藻繢索直千萬貫不過數金雕杙棘粉墳毋相率而六朝之歸毋已其曾氏乎率其辭進而騷而史而諸子未也率其道進而濂洛關閩未也六經以爲準臣百家獵群宗而取節焉斯則善於習曾氏者矣

祭張府君文 代作

嘻噫府君皇造弗竟摧峯凋瀆仙範永閟冲識在木嗣人東奔扶服修𢿱群發畢奏百年曷贖長吏邑塡戚黨巷哭噫嘻傷哉我聞在昔張仲孝友爰播江漢𠈌滋孔阜曷式厥之府君其後肅肅儀羽温温璠玖巽學鉥累宏識川受植是禾黍芟其稂莠令名長裕奇數鮮偶孰抑之竆而瑟是工蕃踰半豹藝匪雕龍縱心條暢攄藻遐通威鳳匿彩白駒咏風茹德服食樂憂泰竆奕奕嗣人冠弱明奮砥業好脩以有嘉聞初矢法曹戒喜平慍天卿是遷百辟其訓手既目計劑等稱分陟貸忘庸斥壬服明靡最弗具有秩用章厥推伊何惠綬寵光嵬冠既加朱紱斯皇服君之教君食其報報君之優君歆其休宦靡攺辟躬曳敝裘輿馬侊素僕從儈脩敦行盍勑擇語寡吝世緣脆絶貞標曷徇罝身澹泊黜意榮峻孰不百年竟睽耳順噫嘻傷哉豈仙者流而厭壓駕冥契肬優追蹤大化武陵南遊靈館幽榭或游其間曷辨晝夜靈輀頓遷廣陸屯遭

白楊嗷號悽咽流泉纏悲薦紳刳兹象賢敬因執紼陳我鄙言噫嘻傷哉尚饗

同年祭華學士父文

嗚呼我公遯於惠埜悶悶中晰肅肅大雅務勑孝行丶丶縣鯀寡弗究於國宜家則那手植之材輒爲巨廈族政風洽絲棼又剿既歛而施知裕乃合宗戚閭右恃以靡墮尔粥尔服覆露寔夥躬履純素室謝艷冶豈乏紈縠而厭是輿馬茹福弗殄以厚嗣者爰嗣夫子濬發厥源貝齒璣丶

壁甪賔帘門抽言石室馳續文囿貤封慶祉一
何便蕃誰其教之公範攸存疇哉報之夫子寔
敦二十四載旣佚以尊謂其求萸而遰即幽原
嗚呼哀哉曰我夫子遴士南土比於㪉者百三
十五公之闈斯㝠著眉宇曰古上臣玆道無貟
淳也及儕鮮次以舉冀於百年公門是聚騈列
融帐效佐萊舞胡蹈仙召而弗克竟許嗚呼哀
哉南眺吳墟鬱乜佳阡中有異藏靈光燭天梧
梓可柴霜露其遷義故姻分軒車闐闐而獨淳

等生㒸尚淹敬藉旃素告之重泉嗚呼哀哉尚
饗

贈盧翁序

盧翁少讀書羅壁秦望諸山旣業成適自顧問
曰士冠屨踐先王之跡齟齬抱虛求進即爲吏
務選耎滑稽奸時好能之曰乎不能能謝棄有
生累而衣食草木擾鹿豕乎曰不能於是罷不
復應有司辟耕輙餓竟廢著揁業而遊於杭覘
杭之山川土風多賢薦紳大夫其賤者能樹惇
而又據津要逼四方財器伎作慨然曰士何常
之有哉使行販逐什一餘息壟于固抑之吾以
避名而藏身慱出而微斂假饒以通匱亦士道
旁施致之耳繇是稍稍持篋貲貿無有平直相
時其間取贏焉數歲贏入羡益饒益爲平不二
直至閭黨困就貸不大責其後而甚困者或竟
徒手匄可得久之翁忠信行訢訢卒信於閭黨
閭行旅君歸閭闠若政府得一語君質宗戚視
君困廩君哺毋更久之大信於賢薦紳大夫爭

納屨委贄希識面幸甚始盧姓於越著也翁遷
杭遂爲杭著姓云而翁暇不懌屬其子濟之曰
我蓄德未竟而小道爲術奕奕皇皇蠖屈鵬騫
我嗇其實爾兼其名盍究於士進耶濟之退感
泮奮濯匿於丹鉛之思蓋不下帷者三年而盡
熟其父書譽赫然起慱士弟子就受易常數十
百人濟之既以易顯領薦浙褒然士林望之而
謂予復次授食學官餼歲時伏臘具衣冠上一
觴壽翁逡巡却不懌曰吾幸以末富奈何令諸

子復儒衣冠掾廣人衷平未幾濟之偕計吏上
南省報罷遄又坐宅弟子事詿誤幾弗免又火
去積十之八諸薦紳大夫來唁相屬翁唉曰吾
嚮固憂之吾且復故矣唁也於是衆人人稱愧
服翁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於乎始晦跡屨
素仁義附焉既惕然早見思抑不懌為盛終又
夷然順拂不變為窮厄幾哉古逸民者流矣濟
之誣旋白為文章益奇而翁且倦聽子孫脩業
而息之業當復如故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翁殆未可量也翁其率初志用克儆於耄老之
戒亦順濟之砥節巽道使天下稱賢者親為翁
重焉不亦愉快哉

都事君述 代家君述

家兄愔別號靜菴以例授山東布政司都事不
赴家嫂龔氏歲嘉靖庚戌並七十云有丈夫子
四孫二長以補蔭胄次入譯書館及次及少者
孫長者俱業弟博士弟子蓋兄幼失恃先司馬
宦歷嶺南北蜀地絕遠不得過視其家兄束髮
業已屹樹立酬總內外政戚黨懽靡間言先司
馬歸計餘奉賜僅足給衣食而族指衆半窶謀
捐貲易田且千畝量推給兄贊焉久之先司馬
捐館兄益恂恂為共肄事後毋孝徵不見色忤
某時僅離稚兄厚撫戒曰勉哉其有以副先公
屬也兄自度晚不復可奸時而才勃萃鮮所展
發乃稍稍湛意達生家言別創搆池舍手規目
授悉宏固窮伎巧疊奇石倣武丘洞庭之跡引
陂池注之峻嶂遶霤飛梁架亭宛轉深靚有同

自然而又好解音律時時從月夜按歌其間視
榮利泊如也兄不飲酒乃客過竟夕坐至更僕
就明㕔錯衿解了無厭勸態能談說天文地理
醫卜諸雜藝家既移於好漸薄或歲儉亡假貸
家人故迫促之笑而已族暨姻里後進少一事
足稱譽喜津津見眉宇間豪右陰中傷兄者
頑解過之反與酒頻好矣兄性跅弛愛予而嫂
節也儉苦析秋毫補之得不大落閨第間屏息
鮮置聞嚕笑聲雞謔鼓豗瞀必辨出納與位置

無失所御媵妾固嚴重而不爲陰妬生子輙保
愛如其出盛夏兄必冠見也某藉兄嫂之誨以
有今日吏於京不得奉觴前爲壽敢求名薦紳
先生一言著某隱某得持寓祝焉惟畧其標置
之罪與之頓首惶恐

明詩評敘

昔者季氏旅太山蓋夫子傷之於乎太山辱也
郎太山不季氏旅何病尊云唐開元大曆間詩
道遺日中而少陵氏出湛於詩一而時高岑王

孟者流方廣銳逐各傾其人人少陵氏不能離
而獨尊其尊固在也宋人出而論詩者亡慮數
百千家靡不皐皐然首推右少陵氏一時諸公
縮焉而莫抗而要究所稱說乃逐景研響鑿空
附麗摽私其師言而未有刻劇精致推始究委
嘗於作者之旨見以爲尊少陵氏然耶何宋人
旅也明興士大夫膏肓勝國之遺然各悉其志
力往往偏到偶遇而文宣二主寔號嚮盛大雅
潤　色濡度而鉅公先生無以奉稱下風僅擠臺

閣體其所顯爵清穆聲施焜赫卒以此故大抵
緣勢龔名緣名易聽緣聽生俗期通其塗哉蓋
少陵氏歿二千餘年而北地李夢陽出其淵朗
洞識契宗始掃而歸之少陵氏超悟頓解間得
於青蓮海內操觚之士疑駭中半已漸翕然趨
奉而信陽何景明與下上而左右之才力互稱
弘正之間和薫被於寓宇譬景星雲物麐皇之
類並輝而駢見作者寧無栩栩揚氣於冥漠耶
二子逝後進豕許鮮識嗜甘其名揣末易加也

目鉤摘而攻之曰李子惡能自爲詩夫李子少
陵氏盗俠耳又曰何子易易足竟也甚者則及
少陵氏美大王父審言雲卿延清之屬豈不爰
駕遠邁乎哉又進而江鮑徐庾亡得也割裂支
離蜩啜其餘馥謂爲華瓣而示之人也沾沾喜
且交譽矣東方之鑿浩漾汪洋窮瞬莫際續蔓
曷底漲有流沙觸而閡舟舟人忿目咤曰惡駭
是濵瀚深哉余舍傍溪無瀾舟也夫不知而尊
之奚尊也不知而不尊之又奚不尊也世貞既

薛卿學官少知所創艾且莫風少陵氏集於道漸有所窺近既而得李何二君集而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宏規卓思具體而微間有一二相襲猶未悟象外非若抵掌談笑而效叔敖者也即世所鉤摘語過矣過矣歷下李攀龍具人謝榛與予友盛能言少陵氏其所詣力逐二子謝少椎不能勝李神采奕奕過且度之而見輒欲衽避二氏功以為太山北斗云

鳳洲筆記卷之五

鳳洲筆記卷之六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文四

明詩評後叙

海内之士結軌稱説詩者亡慮數百千家大指私其師言更互沿習可等別也吾少且賤亡當於作者又不得周游四番汎瀾上下平時彥即祀孔氏方人之戒罪何辭哉罪何辭哉似是之談湛淪膏肓尋景逐響竟復奚適私心切憂之退而與二三君子椎権朱紫毋令失於亡年之徑以自程也始者長沙諸公各貴其貴無有憂厲心切磋之力角險逞捷因率務邇而其名方大貴足以奔走仕徑此豈有深求之致贍多人人哉勢實使趨矣弘正間李何起而振之天下彬彬然知嚮風云而其下者至或好為剽竊傳會襲文其拙一二少年耳觀無當於心翩翩然曰士當自起名柰何影嚮他人為也則文唶猥齋梁之下具而誇於人曰吾乃得其精矣彼為

少陵氏者何吳人黃氏皇甫氏者流若倚門之妓施鉛粉強眄笑而其志矜國色猶然哉一者公甫孔暘本無所解爲道理語度其才氣不足勝人遯而自眩夫大極陰陽無言已具東之聲韻豈不寃耶一者應德道思歸田之後篤誣陶韋必諧自然目到之語黜意象凋精神廢風格而其徒洪朝選萬士和酷嗜其殘馥左右而播之於乎何舛也一者閔中王維楨恐反諸作推尊少陵氏間出章什朝野重之此其爲道彌遹

爲禍愈重何者以宛轉應接爲少陵氏之旨以秾澁粗重爲少陵氏之語至於神格無聞四聲未協天下相率而瞶聽之謂爲真傳而聲行之可不辨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憾焉卽使蛙鼓蟬管競奏前韶稍具耳觀無見難析丈夫鉛槧之業寧爲椎刀鄙勿爲山鷄擬吾怪夫斯人之滔滔也蓋又悲之其終天弗與聞矣

王子云吾少僅踰髫也受業山陰駱先生而先生問試予歌寶刀予未究所謂歌者漫應之而先生重賞曰激曰大雅在予哉稍長從學官習章句不復記憶之是時有睦秀才之裘者能詩高自許可以鄉先生迪功而下不論其人卽席染翰便數沓多龐舛不純又聞吳下彭年秀才者名得其詩五言律稍馴潔其他故文氏家言也已又聞崑山俞允文秀才者名其人詩稍宏麗法初唐未入底奥既舉進士京師稍稍學爲詩矣而始隷藉大理與濮人李先芳游李自其

徽時卽已厭罷時俗顧日夜工爲詩格調出襄陽嘉州間秀越溫潤悟入象外已因李識秀水仲春龍仲生雅尚亦在襄陽及一二右丞才具微短已又因仲識華亭莫如忠莫頗清令蔚蔚唐人多從游吳彥頫益者其名著志實滿矣亡何予爲郎比部郎之長孝豐吳維嶽烽烽有一時譽至同列相勉得吳生片語如照乘云予雅自好不能吳生下顧下李攀龍也吳愕眙盛氣欲奪我不得乃悟而折節請正李然其人詩實

小巧清新足炫市肆亡論風格甚指云已又因吳識山東馮惟訥湖州蔡汝楠馮博洽多記六朝初唐語格頗近小自出爲鮮饒才不當如是耶蔡少年雅慕建安晚始淘洗攻錢劉之業瑩然不污厭然索矣于鱗首予於金華徐文通也亦數之以謂于徐雖用力少其與受勇邁種種見道誠一時之雋哉而天台王宗沐者齒最卑最攞曹中稱自謂得初唐未易許也盖予居京師七年友師李攀龍次謝榛次李先芳近爲社

友者吳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濰楊宗臣耳徐温煦予易望知其爲淑人長者詩格調殊不乏稱其人梁率易寡世好尤工齊梁近始幡然悔之即二君少加沉欝之致何所不失宗後出而資尤夐絶躭躭虎視無崇不逆凌駕斯世力追古人嗚呼雄哉李攀龍寡許可它所友稱閑中張才東平劉爾牧予俱已識知之張氣雄渾奕奕射人雖間作傖父語無損劉質秀才捷尚未成家

秋官景行志上篇

明興采周制設刑部待天下之麗於辟者署稍遠不與諸曹並恐上習於聽故且志防也

文皇帝自金陵北都燕別從者曰行在刑部刑部故自如久之落行在曰刑部更刑部曰南京刑部云凡京之市人若兵役他流寓者皆以上無不由部議即天下郡國守令議大辟上御史按察業允矣非得部類陳疏報可毋敢自論决少浮舛不當部輒就牘反之嗚呼重哉此聖主

執要以裁煩執煩以豫衰通乎仁與義之間者也非大明哲熟於比而覬乎變又負惻怛之愛者烏足與之哉歷考先卿大夫自世公家實而下距於今若數十百人多彬令共職所言行善足執述者富矣特鮮紀載家走生晚也僻僅從琬琰志狀得萬一焉作而嘆曰盛哉我列

帝之休明教澤洽於蠢蠕鮮有甚怪奇袤情法不該之罪間以顛越其斧鑕大吏僅稽程度定之耳文天子以天下任法無下厥守使各狥責自

致故人臣之守不顯而天子之法
尊故多彬彬令其職人臣之守不顯故鮮所紀
載也洪武中錦衣衛典詔獄參治事重者其掊
擊頗横暴　高帝恚悉諸酷具投火奪其任併
以返之部　孝宗偶於獄意微示輕重尚書閔
珪執不肯帝以語劉忠宣忠宣曰舜爲天子瞽
瞍殺人臯陶執之帝於是竟屈許閔尚書也不
然尚書再執再忤當取伉直名帝何賴焉固知
昌明之代或黜私人以示重或降尊勢以全體
良有寓也作景行志上篇

秋官景行志下篇

刑部屬初有四曰比部憲部都官部　門部後
更定天下省十有三司係焉曰浙江等十三司
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三人其各府部寺
院諸曹及南北畿郡獄分隸之職理訟申究寃
抑嚴罪無巨細必以法又之天子念郡國民蠢
愚輕爲犯吏或得以意益之制詔郎中員外郎
精讞擬者馳傳徃畳別情意可矜及疑未當爲

開釋未減以體閔念元元至意距五載輒遣著
爲令若藩國巨室邊帥起大獄所不當撫按决
者以請天子或以遣侍郎次乃郎中及給事錦
衣大校又次獨郎中去卽藩臯守相得逕自調
委亦重哉帝王之愛民命也於斯日孳孳制律
以槩有常又推例以體無常其預變固甚周其
原旨乃在保息良弱遊警微愍而歸於仁也今
曹大夫士固亦多好修敦勑亟作而暮惟然鮮
有究悉兹意者又或以刻覈名時有所增損以
快吾手而金吾緹騎鉤掐至者挾兩端恫喝心
究之云敢異甚或借巨璫衡軸之地傾之不史
屐其見云是故厲操秉壹檢慎詳密各於官之
度也慘怛原恤違於官之旨也今夫有不殺人
者誣之吾緣狗而當以殺人罪固大舛可怪有
殺人者訴之吾緣狥而當以不殺人罪此其過
非直縱逸巳也將又重致僇於寃死者此不有
人罰且有鬼禍故論不死慘怛原恤也論死亦
慘怛原恤也仁胃所歸曰義義有所為曰仁賢

者所以達于官之旨也語曰刑官無後嗣豈不誠大謬悠哉即使細心以研之本道而恭法固善類之障衛造化之假手也予陋鮮所識然就聞見標戢而志之若其篤原僚采師師怡怡爲世羨仰者蓋其微云茲不備

祭魏太夫人文

維己酉

嘉靖二十有八祀恭簡公母氏太夫人卒越十月庚戌秋孟會孫婿刑部郎王某遥寓祇饌帛

拜手告曰嗚呼太夫人之懿柔既作嬪於大宗用篤啓我恭簡躋於顯位亦既有令聞嗚呼太夫人之欽厥順毋亢毋豫靡政於服素天不慭黔首用降割於魏剪我恭簡嗚呼太夫人之順拂茹荼茝弗苦曷見於色嗚呼休哉維恭簡服明訓體學不懈迺與於大道委全是歸不泯其昌百年胡長嗚呼太夫人寔後之大耋之朗融優游以終不享其養迺亦有德養不役志於享呼嗚休哉

壽長兄蒞慕靜菴先生偕龔夫人七十

序代家君作

靜菴先生自山東幕歸十有四載爲嘉靖庚戌偕龔夫人並七十云先生少壯時則嘗以先司馬遊宦故留應家中外事不復從有司辟晚仕不大顯而其中實停蓄博洽凡天官地志醫卜樂章技藝備曉究大要既負奇鮮所寄乃稍稍放山水絲竹間而某幼朴無它長則日取博士家言讀之多辭疾不能預家宴先生既已宴夜

分耳屬其書聲則大喜悦曰尔未憊耶吾乃後見吾先司馬矣夫有薄田足以具饘粥敝廬足以覆爾可絶内顧而併日夜藝文之力焉予遂累而尼曳逍遥乎遊足矣久之某遂以易舉進士累官御史先生使使書來拮若曰先司馬廢著捐舍而游學晨徒步學宮足胼胝家乏書書從貸里人手抄習之龜裂不便能屈信爾然乎偕計吏報上從其兄朝列公更貧爲僕或併日僅舉火爾然乎三令邑邑各數年陞沉滯牘攔

會又問親兵事山谷間衣面裂髮垂毋白始爾
第入南牀爾然乎某受教自度無有惕然若有
刺漸知警於官而先生益暇任適所嗜不復問
生產客常滿坐坐必竟夜漏去盖某與先生岐
跡而並趨反好以相成如此也曰某按山西謝
病請急得鴈行過閭黨伏膝拊背問暄冷垂二
載病良已眷眷不忍出先生正色而督促某曰
身爾有耶丈夫幸未衰爲官奉職勤力少稱亦
何必重去其鄉若以爲予則徤善飯期後尚未

奭也龔夫人從旁臾甚力某黽而別又三載而
某按楚還復按司隸行部過廣大入祀通幸藉
天子威靈不下
天子以爲習之擢佐臺事置鎮先生巳聞大喜
又慼然曰得無浮哉又書來示某國恩潭原洗
心冀有以報毋念家若兄夫婦爲於乎某自起
家承乏備南北使心乃無日不在先生先生其
忍棄遂某哉艮所見者大也先生爲人子易溫
厚寡乞膓雖接見後輩及氓隸亦諄諄語可聽

間人一善事輒喜著眉宇道之朝夕撫見龔夫
人衣冠偶坐二藝夫人能以禮佐先生以嚴一
勝豈以勤儉補施費者五十年如一日德亦均
備哉先生多丈夫子及諸孫咸脩頎嚮庸補胃
監譯書學官弟子彬彬然相望人以爲厚德報
其所手創搆弟舍圃沼臚接鳴笳吹遊行其間
所手植木喬而亦槃諸奉觴上壽足樂也某獨
不得與而姑述其所以睽違遥祝之意且謂宅
日得告率子弟陪杖屨歲無數則此實張本云

贈子善沈先生任鄱陽令序

予先大父嘗受易崑崑諸博士師弟子名能易
者亡慮數十百家沈氏乃最世其學沈氏自大
令公惠州樂清二公從昆季亡慮數十人俱業
易應有司辟舉稱望天下惠州既稍稍厭其官
而子子善遂以易領順天解崑之領解以易殆
子善始也今年庚戌舉進士由吏部選人得饒
之鄱陽令爲子善少鄱陽者曰邑何以當沈君
也君博洽好服古誼多文章即不入授管藉蘭

搴譽卑之骳髀猶得備曹郎列胡乃齷齪簿書
攺習法家言丞薄伍君也子善無色恨嚚嚚然
巳又爲鄱陽欣子善者曰沈君乃举肯涖邑甚
善邑隷饒饒之義言饒也諸物力豐備多賈技
褢巧甲東南天子以饒故置藩府孽庶浸衍齧
削膏腴窮矣又造器綑局動千百計太半入權
豪而僅以其奇供将作光禄前後吏亡賴假媒
囮䌷載即宦者使以洊者亡不飫饒器也令親
民不爲民地乃爲奸人地耶沈君誠賢其必有

以融濟休息之使饒復舊觀乃不負令子善無
色得顧眉間蹙然若隱憂者予聞之重歎曰於
乎子善其幾於道哉卑其官則其自居尊也易
其官則其自謂才也之二者不足奪子善亦熟
計之矣予請得爲子善言吏弊非獨鄱陽語也
非逆子善之不足餞之也予所居大江南令執
過尊重出入伏衞呵殿類侯王然期會鄉里胥
老堂下跪惴惴白事不敢盡吐露款令不以時
課勸農織閭一逮捕督賦牙隷下鄉鄉人人喪

蒐魄邀迎行酒炙餽遺財帛無算民之目令也
若帝目令之部私人也若鬼神此其分去下不
甚大遠哉歲臺使或藩臬監司過令迺降蒲伏
首鼠務諧足意指指或妄有所創革輒從吏曰
創革當得一借假顏色私自慶慰殊㥘何敢道
民疾苦與所便不便上人鮮卓識溺於脂軟之
奉即謄牘書最上考入矣此其分去上亦甚大
遠也令者固上下之關鍵導也子善盍務親下
而毋怵上易志而通之致其交乎予再得爲子

善言鄱陽政往年宅郡邑有故忤藩府名者因
相習爲矯抗至事發
天子不勝親親之念咸逮捕置理吏習不反已
所謂因更相習爲阿奉則又大非親親與仁民
均重者也所以邑設令何執敬可以弭横伏法
可以維敬委曲可以濟法至綑局器供御外即
不緣貆稍稍節縮他餽奸人毋得視邑爲外府
邑毋得以器餌天下夫令與國家斮纖息利若
太瑣推之不既慱哉子善盍深易者也易盍九

三之繇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令潔巳存愛上下將近之矣子行而假道待惠州公有餘教也予則何力之有

死事諸臣贊序

國家既定鼎首風予死事者後又置禮官按實請者爲令與時弁師從軍與奮前力死比比而薦紳先生佐行間守土亦多慷慨激卬致其節禮官稍失職狗執政好惡其子弟門人故吏非顯仕及饒裕者往往格不下咸憤恚罷去甘

湮沒云而太史又失職代終大畧移禮官故牘時或與身見相牴牾亦卒遷就志焉於乎所以驅策樞幹者既大戾後世又安徵哉予爲此惧竊有志孤陋鮮識也廼行求故家乘琬琰及問父老錯考其畧人贊之 國家自壬午變後曰交南之役一土木之役二南昌之役三太宗下南交隸職方十二歳叛再起吏十屯瘴戍征物故將二十萬諸轉漕資予以百萬計於乎豈直不償得哉其死者非以勸贊也勸戒也豈人振挾虜 皇帝輕犯虜恐中國儲蓄遺之虜自謂出塞外主辱臣死若鄰若埜葦可矣予惜其不死諫死虜也寧王太倉卒起事不屈唯燧加奮唯逵宏以下則有間矣崩角稽首何裦也於乎豈所以當於先帝培植之意耶贊凡三卷首卷以備其最著者次後列焉軍帥死事則雜見將贊中餘無考

壬午諸臣贊敘

蓋

高皇帝下金陵首詔旌予故御史大夫福壽贈官賜祠春秋祭弗絶福壽爲元固守死者也久之下吳先吳未有亡狀而將呂珍陰款實師是以得前既迎芬珍旋斬殉於市心未嘗不德珍佹福壽也德以誅仇以封則豈且違志反賞罰哉風於後可思巳壬午難作士大夫罥熱上所指銜而殉之中外將數百人坐株累誣罔不可勝計新君叔父也廟社無廢祀民吏亡失業死之將得不過哉夫忠與過不與不及子路之結

纓也先軫狼𤟤之免冑也過也以覘於崩角稽首則豈啻閒然君子迺忍好議非之耶文皇帝百戰而得志恐無以壹定搖毦豪桀或從下起故未戒誅殺懾之且以遂成志耳裹固可窺仰也曰練子寧在朕固當用夫不惡其為己故而抗人其不深惡為人故而抗己哉予因集編手遺事稍芟去繁蕪人各為贊最烈者上卷次者及首禍者下卷諸將陣沒者它俟別傳云

鳳洲筆記尺牘目錄

鳳洲筆記卷之七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書一

答陸象孫

塵埃中忽枉瑶緘欣躍拜啓俗思如濯緘後復綴佳詩格調悲壯讀之不能已已昔者孟浩然掩跡布衣王右丞以清貴近僚無意推轂秪作詩贈之曰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愚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致痛恨於右丞也足下蕭淡之趣間少讓孟生而綺麗雄深非彼所及至於淪

落偃蹇又或過之僕妄謂知足下不後右丞而所自處則有間也僕少壯登朝不善揆量亦欲如足下以雕虫之技取重於人人而譽者卒不勝其毀者譽者如風披拂一過即忘而毀者如雨沾濕透入底裏加以懶性求便身不求便時好走馬謁貴人流汗趣返遇有軒輊不肯屈折求容雖知其非質之所近難挽也僕隸政大理且二年矣尚未得一官足下試問北來人謂僕

所見愛厚者誰歟以故知足下不敢言即言之誰聽也即聽之又誰肯爲之力也僕自顧已矣駑鈍之才不復受鞭策矣需次番及冒濫一官請告而歸買小舟期足下游行名山大川不問所嚮遇好便留傳其所見聞之奇洛可愛可駭者盡足下不止今足下僕不止今僕也而後歸歸追而力古先所以作者之旨而後發於文若詩庶幾哉足以成一家言畢吾事耳仲則向望夫僕進矣而爲退者言足下必不信足下嚮所

謂淪落偃蹇者也壯心不已亦非僕所信也請置功名二字勿道士君子有出於功名之外者足下其熟思之詩當和適送孝烈后梓宮徒步三十里歸氣息纔屬勉強作書不及詩至寒暄格語亦不敢以問曩和哭子詩小兒時作足下姑取其情棄之可也

上朱大卿書

辨事進士王某頓首狀上廷尉相公執事某昔者盡讀柳子厚上大崔卿啓其爲文僅十言雖多委折瀾伏大要不過求遇已耳某高其文竊復卑其人云夫以子厚之才不稍自貴重蘄識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崔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匐自獻某以爲罪在崔公也故唐史卒未見薦子厚茲啓亦贅瘤哉某既傷二公俱非能愛才者而致慨於文之難遇也某少歲粗曉竊弄筆墨便得解去既釋褐從諸薦紳先生後覩記觸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鄙劣習懶成癖不敢與今儕輩競晉顯退而思欲效尺寸於古人

倀倀焉若師瞽無相孰執翼行哉幸而以職守隸門下執事者不以他屬吏視使薦敝帚且爲游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能望子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者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謂有也且某周旋於省役者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閣者某不一二面焉執事方吐沐延攬而某縮焉如畏豈直以勢分懸隔不敢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妄意束髮讀書果爲何事既鮮先哲之長迺效

其短耶執事不以督過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之愛至矣其直不敢當耳抑其聞於穆叔其次立言去德功為品三也假其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執事之愛必更至使子厚求遇其文執事未必取也願距今竊祿之戴衡斝未涯将有進者磨策駑純微見於世以無負執事亦願執事推愛其之心愛天下之勝其者更進所望望焉不勝挙甚同年李先芳濮人刻意五七言律邇時名家不知

合置誰左坐使事故尚未及待下風其人寔勝其不敢隱也其皇恐皇恐死罪死罪狀上

與棘寺諸長官

貞無似幸得以職守隸役貴署辱諸君子不鄙棄之降屈齒位加接援使得厠衆從之末席惟是不肖之身承君子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二騎出則後先假以顏色縱以談笑師師怡怡削悶混流貞也敢忘已之賤且以拜諸君子之鉅惠嘗事者念需次久俾得効一職寄跡焉遂與諸君子隔也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數舍許念邇室之未暌慶尔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司寇嚴稽覈升散之期迫于夘酉案牘索援数舍之武不能屈諸君子玉趾又不敢以瞿禱游之執右領而聆促步以感諸君子其毋望其薄哉竊稽近事多以服章相贈何者欲其佩著曾表毋忘念思然其以為恩固莫涯物則有敝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之戒曰贈人以財無則贈人以言藉是不揣捐前直易摭数沓

絹其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君子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乎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悚息以企踴躍以俟亮不虛予之誠罔敢多贅

與陸先生書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思女體妙出入今古事之文至此也其所知者海內王參政道思唐編修應德二君子號稱雄偉然皆從氣任性不加裁割王稍具節制已落宋套執事之文如水中

之月空中之相窮極幻變而不以爲怪如太羹玄酒而不以爲淡僕聞與吳郎中峻伯論之謂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至黃勉之輩摭掇六朝諸公之遺棄聯絡而成竟僕私心怪之以爲如閭閈小兒鬧肆器其錯麗萬狀不過一泥木胎耳不直一錢也學者多紛紛好效之可憐一時虛名此于文何益執事擦反原始削去浮靡吁可重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爲指執事便欲得如執

事迨長牽迫科舉之習稍厭棄之而未能既取進士亦謂年尚及壯時粗有所見於世而疎懶之癖切入膏肓跨馬候謁達官如使絶域更見同事者面赬沉汗少小作態不自梳櫛後不復能梳節朝起假手僮輩抑按之甚苦便欲盡削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世耶先祖歷中外以政事名家君爲御史苦自厲名亦不薄獨貞僅僅得科第已耳年省務頗號閒散清晏坐間發一念悉取經史兩漢讀之或有裨益尺

寸於古而銳力卒不勝其懶且置不讀矣執事謂僕多所述作所聞妄也僕猶記十五六時見執事馳星橋與弟與史曲實藏鉤大呼不少讓執事笑指曰此子當不落下茲時未閒習見長者先輩禮不分爲童子然氣槩亦可取也執事故畧其速成之罪而與進焉使今見執事消沮盡矣執事能更取之否京師處分太奇無一不可告亦無一可告者人便聊此逼起居寒更草草不悉鄙懷更祈爲天下自珍愛

與所知

昨來接得教輸勤勤懇懇謂僕以使酒得名而重督過者僕幼無所識知束髮爲文弱冠登朝二親之外誰肯見規而執事獨以肝膽相照荷甚荷甚雖然謂執事悉僕則未也向僕在家時藉家君之庇無有內外侵迫足以困心衡慮歲時漸益頗抱淪落之感故于風月清適之夕間與一二朋儕呼酒而飲披髮而歌前後無所顧忌往往樂以至旦而鄉黨忌者遂且目以爲狂

今既齒仕版被衣冠而日與海内之賢貴相往還加以世情莫測人道貴周觸吻揺手便張冨綱耳聆目盻更屬陽秋僕雖至愚亦何敢使酒哉頭顱似舊意氣頓衰時俗之態浸淫幾化則有之耳他無慮也六月選南北未分僕惟閉門自守俟其自來何不高足先據要路津僕非惟素苦要津更乏高足此特可告之執事然執事亦未必是此言也家君聚首未幾而復有楚役崇何奴董慎約束之

答虞山先生

遠辱降函年德手記垂問不以後生禮待其甚愧卑末何敢當貞幼無所識知私亦好評隲㝡輩逸德至鄉長老所推讓而不敢以其名稱者必曰陳虞山公云其所行事論奏古直臣也私以為公果古人耶吾不得見之當得其所著述其今人耶吾猶可以備執鞭之馭稍長則聞公自南贛歸虞山山之去吾太倉僅百里耳公又康健善飯垂二十年餘而某竟莫之識也豈某之好善未篤結習未忘朝夕從事于章句而其所得所養者殆不可以見大賢君子抑亦愚受數奇蹇若厄之使不得出于大賢君子門下坐是恒私自咎悔立志卑退遠弗建少時而一繫仕版失足塵途燕京距虞山蓋將四千里而逞夫不能以百里見而欲以四千里通也其竊所未敢知也既而於顧師錫處取虞山奏稿讀之便踴躍忘寐以為稍可以盡一二某不得見公得見公所論著如古人足矣迺忽復枉以書先

之捧檝拜啓乍慶乍疑滌手敬誦如語如覿其何爲得此于公哉公又惓惓焉不以爲愚不以爲幼稚而舉先司馬見勉其不及侍先司馬私嘗侍家君語因識遺烈奮然有志焉然未敢也公視先司馬齒稍後其著績孝武之際一也或含弘以濟變或峻介以表俗制行稍不同其爲通賢一也茲時何哉迺局體今又降矣天下公論非上則下既不在上又不在下含弘濟變以流病之峻介表俗以矯病之蓋昔者王虎谷先

生有三不得之説誠然然乃所可自保與後公者閉門株守自於不能耳公其許我哉師錫去便聊布問起居之敬天暑伏惟為道倍加珍重以副海内仰望不宣

奉鴻山先生

近從象玄所得岩屋稿拜論之五言冲澹清遠入陶韋妙境七言亦不落唐人後嗟夫天所以畀我師何至也就令握珥筆循密幄令局體下矣不過車塵馬足間耳千百年後於鴻山公何

益世貞嘗謂孟浩然才力遠不逮王摩詰而卒以簡古勝之其境象意適殊也故知林泉之助自是不淺貞弱冠便辱收置藥籠中京邸奉龍門之馭使薦敝帝至以國士相與行年二十三所造僅如此曹中更無可効力惟於馬上席上了此長日可恨可恨別楮惡詩四聊見瞻仰倘不遂麾棄賜指摘焉幸甚其以為可與進而推教珠玉一二焉亦幸甚

寄友人

握手作別忽忽半歲每念金玉間者淵焉故鄉親舊如昨否歲得無恙有司得無作劇否玉蘭海棠花下高歌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極與懶便近偶語吳峻伯云吾譬如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也附去一笑

答徐宜春

得翰教足下懇念及寄來物一一領訖知已於臘月前到任上下都安穩近水樓臺昔人所羨而甚者或避之皆非也吾兄必有所以處於羨

避之間者弟荷辭叨此曹職務頗簡於懶拙宜之塊室焚坐竟日時戲拈弄筆翰大有佳趣恨不會兄共之耳

答李新喻伯承

伯承仁兄念間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輩宣之不覺愴然南望而雪涕也執事詞翰名家垂三十年而僕以小兒號嗄無所窺見乃蒙獎許使魚目得並薦明珠此情何可言追也僕昔覲與足下落落耳既漸覩所作心稍敬愛之足下亦

折而與我好然古所謂知已則未也亡何足下啣命東土淵逝半歲間特追過捘分之淺愈益係思追復見愈益親且眞也更見不知作何如好耳僕寄祿比曹頗與嚬伍接暇即不敢自弃特深居簡出懶性宜之足下勉旃薄書見牽愼無有厭薄一邑數千萬家生死足下喜怒中可畏也時政一新胡馬北遁勉樹良猷策名盛朝珍重千萬千萬珍重惡詩二聊見情耳非敢與執事唱酬也

答凌汝成工部

遠辱書及他詩數首悉得讀之甚荷勤拳知在燕湖能摻剔奸隱明於出納之防且當椎刀冗沓不廢雅歌足見兄高致弟遠風度且一載半幸得與道山處每憶兄便走見道山既見道山殊更憶兄也時事所不敢言其他寒暄無益之語又懶下筆只此

答吳參議

聞時嘗讀列仙傳恨太甚寂寞公所統諸洞天與塵界絶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衆海內自有一種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案吏耳不然那得有此官有此地又那得幾許才作如此詞翰耶貞愚懶備乏冗曹墮落囚牘中俗骨已證成且不敢與公通契濶況敢効酬和也公日啖交梨火棗玄漿桂脯欲以昌歜屈芰薦適足致嘔吐麾之耳承俯引唯有荷念餘不多及

與朱象

世貞頓首象玄仁兄太史足下昨辱教云云欲得爲陽明輩五公補言行録其善盛心也僕竊乏揆量嘗此志久矣既以聞見譾劣不當是非之筆又無足爲諸君子重且信者故恧覥稍抑而未發然至一聞鉅公長輩語及斷簡小乘所偶記未嘗不私聽而留臆也足下行紬史筆望實兼茂稍所著述將遂示永永茲幸辱顧及僕則何敢終弃謹疏所過見備智者萬慮之一其試采焉鄺尚書埜事太宗仁宣英四朝無点行

為御史以持法稱擢憲陝右尹應天所至有威
惠人置詞至比包孝肅也力勸上勿親征扼權
豎弗遂迨於敗死殉之其視劉子輔數公何忝
焉劉少師徒執政二十年親戚子弟無一人親
謁得官者弘治敦茂之風少師是培迨末節尤
號奇偉固學士大夫共知也隙者誣以忌才亦
忍矣維侍郎玘博學而工文至氣節亦一時表
表者西涯在相位不能去侍郎首書責之褱豪
持金夜致餽侍郎從後門遯去先幾明決不折

不涅難矣林尚書俊位郎署上書陳國家大計
言奸璫下獄幾死歷官無得少瑕疵之主上新
涖阼抗顏回天難進易退海内望以為麟鳳山
斗也雖不能贊易儀典獲斥身後於尚書何損
哉胡端敏世寧為兵備治盜梲權不在陽明下
發褱濠伏端首被烈焰殆復起躋顯位立朝三
四載前後過數十疏具明達政體貫陸未易勝
也毋發家四壁立可以識端敏矣謝文正厓行
劉少師廉則姜參政昂梁司徒材介則少劉僖

忠傳尚書珪靜則邵文莊寶魯司成鐸功則彭
少保澤五尚書文定敢言則霍尚書韜似俱不
可遺者在古文德行互借不朽諸君子得此書
益光顯令誼無待言尚太嚴多黜不使與天下
將復有料理而更張者非所以示不朽也足下
其思之

答徐汝厚

兩辱翰教并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云執事
哲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饘粥無過秀才時此極

是好消息也大抵士大夫最受病處在一出仕
途便求與秀才異只此念頭不得不做盜跖絕
去此念便是古人為己工夫吾州前輩如公者
亦不多見矣某近來無事頗亦稍窺識一二每
恨鄉年與公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忽見遇
事以麤心看古人書以滿意作詩文終無毫髮
進益且得罪同行不少也別幾兩歲餘矣威抄
顒望北上為連狀笑語想亦同予衷也來教云
洋山任稅無湖極不得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

文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我欲潔身誰當上之
汚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戴子欲爲謁洋山之計
僕與洋山誼不淺還書止恐彼不察因而見罪
乞爲道意月來覩世情薄惡頗有張翰之思問
故鄉薄惡尤甚且復暫已進退之際可畏可畏
宄中疾揮潦草不悉春盡千萬自珍重不宣

再答汝厚

昨始得衣舍人書及蝦米向兄發東時謂此當
最先到既乃最後到可笑也僕循次作一月老

銜官長日宴坐殊更憶孺子風度不淺淺今冬
北來謂可續舊時語笑但歸思益憧憧地茲與
或南遂相牴牾亦未敢必也惡詩一聊錄去僕
邇亦頗微解獨於贈寄執事甚加意而甚不愜
想是執事緣薄又不知我緣薄也呵呵

柬李于鱗比部

昨得兄二選謂是晉以上詩偶別書示霖寰霖
寰亦謂是晉以上詩也僕茲有二喜喜霖寰能
知詩喜僕是非不甚大謬忽見投送楊侍御文
令人歎羨至不解今世作史漢文類不過剽竊
字數耳兄不獨得其字且得其句不獨得其句
且併其意得之珍重珍重張此文壁間心賞者
可數人不復尋究肯綮而漫稱好者又數人已
執事不可無僕也一笑

答叔夜太守

遠辱手翰知兄案牘紛擾間尚復能見念也屈
指爲別時忽已兩歲人生能得幾許歲耶乃堪
作如此大別邂逅者兩於奏牘中見兄大名丈夫

得志及物固應尔尔如弟輩不過隨衆升散昔
人所謂負郤長安米者何是言弟自兄及伯承
去後頗懷流水之歎省中得峻伯于鱗諸君子
相信卒不大落寞耳履善恐復有差奈何昔人
有投戈講藝者小小刀椎何足奪兄雅什倘不
即見棄時賜惠音爲感

再與陸仲子

前歲得足下手書及詩見示僕時謬妄無所識
知更以功名相戒邂後絕不聞問兩歲矣豈以

僕浪言不足可否耶抑猶以此言爲嫌諱恨之
耶今僕尚未得歸而足下方進未已也則是浪
言不足可否耳足下鄉前輩長者僕後起幷俱
不備罔於昔賢所長俱有一二得足下固高視
一世而僕自待亦非淺淺者乃何忍弃僕也僕
多汗僻心厭薄世所謂臺閣文字而又不能為
六朝綺麗語志遠而習近其於功名之際亦頗
掩鷄肋之感久矣河清幾時名山夙負幷自愛
眠食當不令陸生獨擅名一鄉也中夜忽坐憂賢

器掩抑摧沮若訴如避覺來悵然踰刻豈以樞
尚洎淺土未安棲耶或有托也不揣草草作一
傳固不足見其大然於情性似有微近足下能
漫視之否近作煩書一卷見教及新詞可度付
雪兒者亦希錄來前見足下太倉志水辦極佳
或可商者不但此耳

與黎戶部

兩指別兄時忽已過歲弟竊祿亦垂九月後會
未可更期白駒忽忽亦復增懷感耳近聞有使

事駐杭州老子興故不淺西湖泉石烟霞但屬
管領扁舟步屧與車塵馬足當不啻爭勝毫芒
也象戲想益高矣弟袖得一譜三五日字休悉
漫滅不及少閒卷兄亦解見憐否

再答汝成

得六月書知足下自蕪湖而南闔宅俱清吉爲
慰清操兄所素樹而彼地士民誦恩德以爲數
十年所希有者吾榜瀛峯在淮亦佳仲岩初往
尚未聞問故應佳耳士君子於朝廷官職豈可

有所擇亦豈可有所厭惡以爲此足濡滯夫不
取必於已而顧取必於官此乃所以爲濡滯也
假使兄在部不過朝夕趨散亡大踰人者而蕪
湖一任遂尒況絕兄以爲蕪湖益耶否耶南京
廿一史板欲得已與戒亭處分一印當令家間
奉價前作惡詩卷呈上弟近來微有所窺見乃
知此道之無窮愈近之出當愈難賞鑒者當愈
少也何如何如今兄先生時得面晤其情更真
想兄樂聞者南野何時北來此間縱有投分非

形外之契也愴然愴然

與顧師錫比部

別兄忽巳過朞毎念風度令人悅然欲絕此時計惟與洋山相往還臨大江望鍾山之月故應大佳不知此時可着王生否年來薄牘謚成俗骨聞兄亦自不少惟馬足塵土頓異耳向托訪印廿一史乞命價即奉上須得綿帋者為妙家君楚中辛建此間只如常時事履分𥁞所不辭亦無可奉告者自愛千萬

奉答聶雙江先生

教言雅貺忽及卑末悚息何敢當之某句吳鄙人也少長椎鈍行能無賴粗解句讀便入仕路無良師友切劘之益或就耳目覩記不平之感意氣觸發或從詞章研諷一二窺見而非有真得近裏者就正則嫌近勢服踐則疑竊名曰𢧵多負乍銳且輟自顧謂何末之難矣天幸不終弃之得一從公歘中公雖章彩外晦而神明內煥微接緒論遂爾醉心迨於大學臆說知晋稿之寄令人悅然若出泥塗披冷颷而濯甘露也執事直叩真委自發玄竅而簡易可循吃緊為人喚醒面目不假數言而具僕雖未得其門然巳非吳下蒙矣但有憤悱不違之見敢求正之門下致知之說本自該行行有未至即知有未至其間不容毫髮相離者然貞所見鴻儒碩德為一時之表率其議於堂之中者議於國十不能體一也豈化裁變通別非愚昧所可測耶以道事君與辭受進退聖賢最不肯輕放過夫子

主我衞卿可得而斷之義命至淺淺之說耳以為舍此說得乎遇主於巷納約自牖巷而不遇牖無所納格物之功杳矣失身之咎謂何某志在狷者之不為未達其它也公其釋予之痼哉使返聊此附通起居泉石無恙歲月無苦一身事業今日以前忌者能抑公萬世事業今日以後忌者不能抑公也免旃自愛

鳳洲筆記卷之八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書二

與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服登太山望滄渤攬鄒魯紳之墟追吊往勝録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珍重足下舍我去朝夕索馬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兄以朗傳之素際茲大觀心目更拓齊物俯世弟何敢窺其涘哉計使事畢當得取便帰省泖湖魚鳥不驚春榔林泉秘人逍遥相羊身漸自遠弟近亦有干鱗可見也快不令足下共之象玄遂得留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一笑

與袁禮部

辱留教戒心腑之銘也計此時抵家已又稱壽備極人間之樂君身固自有仙骨應如此景越耳眼前所最交好者雨泉已去之最後太冲亦有差獨留僕毋出省署中跨馬無可適竟日作一癡醉人近來微戒舊失荆棘頗少然終鮮忘形之契也奈何奈何雨泉甚得蜀中士子心剩可喜然更無一書相及貞山先生日相與何如兄次卿附候問不悉亮之亮之

再與汝成

久闕候問起居良用懷想伏聞宦履清適閭宅静佳爲慰令兄相與甚至比日忽喪一子朝夕悲念可憐弟謂造化戲人百端此特其一正不可落彼彀中適意處殊非真適當知拂意處亦非真拂也渠雖未首肯然亦稍解矣兄素諳此趣者何如戒亭同朝夕相處爲樂固自真偶遇遵兄作兄書不及另啓幸致聲

再答叔夜

遠辱翰教良悉至懷偶見邸比曹自云與兄暴日周旋道德攻錯之皆古循吏之規也丈夫得志要令有所舒展便終日作老博士畢竟具何結束耶弟鄙質如舊幸曹事少或可藏拙太冲

有决獄之行兎假歸省計尚及伏臘來諭周子
日日在風塵間不知王子亦在風塵間更無益
也先朝于肅愍一詩兄記之否弟頭兄袖手而
見不願巍衮而來山東録中之作私竊已奇之
又疑不類果然果然向時絶愛兄楷法何不自
草一東今吏代之乎冗次呵凍極不悉仰希照
亮

答陸汝陳

遠荷牋教叙致寒暄兼及箴切别帋所示鏗然

之音卧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
日涉成趣高枕短屐謂是平生寄懐戢諷投筆
之章嗣覩覧褁之語始悟爽氣翛然尚在眉間
如近日孫太初輩非忘世者也僕受委凡陋筋
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足之念雖未謝紈穀
聯同芰荷暇抽往哲遺言粗若窺見下筆忽遠
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以抑滿示虚又廣僕
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曩
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醉後白眼見增禮法足下

所覩私亦壯其襟吐世變觸目日更消沮兎在
土簣中實樗然未滿何抑固虚奚示北地信陽
素所膽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之鉅望
著書館閣鳴國家之盛際僕寒蟬餓螻吸露伏
稿俟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懐兹
詞翰兩絶始信嗽玉御珠尚多待賈孔彩汗血
無假窮荒如足下與之皆翩翩錚錚后出之彦
時之林宗彦將之蒸遂爾淪落幸致聲自愛

答陸太守瑚

遠辱翰教勤卷無已并拜素册之惠良深荷念
伏惟道履清勝吟思比倍爲慰更聞新築别墅
時曳杖往來城居殊少此趣故大佳僕碌碌
惟有俗骨證成何足與此吾州數十年來僅得
錢守復以憂去晴日幾何更又堪一番風雨也
大約多待新郎君此係一州氣數非小非小午
江公得遂相與過從謔浪頗洽忘年之契近始
補任江西彼以爲遲僕猶恨速家君在楚滿久
候代人未至想欲聞者冗次呵凍極不悉保重

千萬

答姜比部

伏聞執事按獄之暇弭節敝邑辱責寒廬內乏應門不得少款後車之御執事未題凡鳥返申德音知荷知愧來教取便展謁桑梓于公高門故應車馬如姪匆匆徙有仰羨而已使旋聊此通候起居冗次極不悉伏惟照亮

奉東臯先生

自執事去敝州亟二十載州之老稚習見聞者

誦憶政如新毋長吏大夫有不可意輒曰此王判君耶既乃知執事縮役雄郡行在震於火以徼人不戒坐罪於執事遠徙遼左私妄以為天果禍善人耶亦不宜至此烈所謂不可意者固晏然也然榜掠頊臾之後重以脩途軍息馬煩而執事健狀啖食無恙此非神靈默相將降大任殆未臻此州志采入名宦一時握管者順氏心為之尚恨少悉公耳今器得接見恂恂恭慎猶其家風者意故岳襲侯家久到發之不悉云

與貞山先生

伏承太夫人奄棄惟是純孝摧戚易觧太夫人上壽令考越有聞嗣奕於再世其何以憾焉執事宜抑啻毋令過禮僕羈守不得歸致生芻之拜謹南嚮盥授不腆鄰幣伏惟鑒入之前月曾辱寄左氏鐫華牘少間假休沐卒業頑鄙未窺見一二然於援証核駁無假累昏疑義躍然痼癖頓洗真漢廷老吏筆也當令肓老公心服地下矣所諭孤樹裒談乃閩人李侍郎集聞已托

梓人僕向從袁履善處録之比襍十益五六大抵多閭巷不根語間中妄欲删定既復自咲此不過增眼目一重魔障畢竟何益執事但從履善索之見當自厭也

柬宋吳縣

伏承累拳蒸言霞絢逸思川涌既閑案牘不廢嘯歌良羨良羨所須拙作年來懶入膏肓非但酬應爲苦至於對帙目眩拈筆指酸譬之饑燈照杯即明捝績便瞻耳重虛來命之辱柰何別

爲披覽竊兄惠造吾民大念暨及永永第淺昧
少在海陬旋困仕徑未諳鄕俗一言不當恐流
禍於丈兄莫靦所以復也亮之亮之

奉樗菴先生

自執事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畢
指側目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之於
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頹敗壞散而不可支
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而猶翼其足以挽回扶
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

在下爲公論在上爲公法公法立公論自行而
不顯公法亡公論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一二
載不惟行者絶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
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
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爲之人
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爲之天不能限之假
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即不咈民以從己能
強己之所不肯以從上之所肯耶即不納勢招
賄能禁它人之盡無招納耶即不昏夜踵乞還
轉之際能一無可譏而自遂耶又能暗黙陰重
隨變態之百出而禁絶無一言耶言之絶無禍
耶又爲能忮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五
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
其無罷或以罷故爲憤恨愴惜誤矣詎令而後
田可農親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
奮發而精詣此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
於執事而又何病焉故僕謂憤恨愴惜此愛公
而不知公下石當路未爲愛公而未爲不愛公

也僕愚鈍無所窺識然於父師之敎側聆一二
以爲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愼其跡有高世之跡
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己之不能夫子而見南
子不量己之不能栁下惠而與處女宿嘵嘵然
而議也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巷耳吾以隨
世而物利物耳僕未敢遽議其心然亦未敢遽
是其跡也或見於時左遂𢌿身而獨絜或勢與
念咈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矣且
以爲糟粃且以爲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

怪而難企嗚呼鳥獸不可以同群我豈其異類耶僕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温恭之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裏遠表於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若及拔手牘之惠諄切相勉僕志習汗陋牽迫鷄肋教感特不至叛名之作小人它日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愛不宜

與李東昌

足下五馬就駕體中憒憒遂阻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遠飛教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牘咸自牛游刃聽折之暇或登樓望嶽或省駕齊墟付餘解於歌詠體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流使君也弟日坐省中譬若籠中之鳥毛羽楚楚顧影羈牽雖效悲鳴誰爲釋去明秋或可得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儀嚴重閽人不察謂是游客滂逐之耳

答陳子兼提學

世貞前月作刑部郎矣身是念佛比丘驅從屠伯強復持刄手勢終不似也足下云此不大落寞爲有定山在定山復使歸矣得暇即閉門昏卧間一策馬適長安街竟無所造盡日悵惘功名之士都從應酬上有情有情之士却從應酬上無情此可爲足下道也

與朱大尹

都門握手僅過三月想念之切便如隔年耳目又更幾番新矣懶散情情不學無狀猶是樗然

故吾也居恒念兄得操政畢志大霑露數百里人它日循良之續民不絕謡史不斷筆丈夫不朽之上計曹郎鎖日升散車馬問何啻霄壤也昨忽聞山齋周先生計令人驚嘔累刻此老出處大節無可摘訾之而宦體之通練操持之介卓非吳子輩中人也風俗薄惡翳此老是賴造化作何意態頓然奪去典刑漸邈能不悽然吾兄樹表風勵素所經心令此老俎豆文莊恭簡之側號鄉先生亦不大怍色没後知已漸遠漸

寡萬勿使措大弄筆有兩賢不相值之歎弟少
時齷齪登朝三載無便謟帰鮮半日之面意亦
爲兄助一美政耳勿罪叨贅冗次手書不悉仰
祈原照餘惟厚保𠀤道體秋冬間掃門以俟也

答張石川

承示縛虎行及扇頭二作鑑然大雅之教僕若
披塵土而吸清冷也復聞入苕溪社與劉司空
諸君子倡和畏粮放撒徑句不返高枕短展逢
勝即憩至於家人生產絶靡嬰慮方悟尚平小

子非真不俗者也僕本駑鈍強劾鞭策野性未
訓無一可道間意謝病投劾歸從杖屨少奉清
燕之談頑體徙飯難以自引進退觸藩重自憫
恨耳

答袁仲

屢善來盛誇足下同泛古湖之檝分韻角險當
時頗亦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
九秋之隔中間耳目新詬變故百出宛然足堪
半冊史記也僕一懶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

案牘應酬困之若此丘操屠刀静女習倚門知
者憐其非素不知者咲其非似袁仲足下湖山
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塲夷猶亡是非之
鄉此樂何限屢善別致迪功五集云出足下家
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健鶻摶風飧芝吸露快
爽種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
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餙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
益羊韡也昔人得魏收文輙投水曰吾爲魏公
藏拙此非真愛魏公人也以爲不愛魏公不可

足下果徐氏忠臣宜急謝剞劂留迪功前集名
世之語豈在多哉僕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
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賤職未定踪跡明秋
或可取使道過吳門索醉也

與宋吳縣

太浦至將兄教儀殊愧太重亡可當詢南人靡
不嘖嘖道德政前過趙長洲同時朱崑山並美
也崑山既自高第入瑣垣公論尚未少此地亦
何可乂着兄少遲之爲吳民借冦耳爲別半載

驚心萬端賊入近甸殺掠九門作九邊儒官操戈殳甲以從事又天子創刑失事大處分狼藉途道第日夕眼淚洗面耳賊來一大機関也賊去又大機関也雖天威振刷嬉恬如故乳將債帥紛紛滿眼柰柰何何聞吳中稍可望有秋然脩邊募甲萬費塡委勢誰藉出不過刮舊逋增新額而已撫煦宛曲上下不病非明府君其誰耶令日不敢云杞人之憂直剥牀以膚者其幸毋察呵涑草次奉復統祈照宥

答李東昌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而能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橫詞翰萃成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無遺一丘一壑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踈質相世態本遥強就束縛隨人咲語邇來聞有聚祭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家君連被委任事勢匪輕進則虞身退猶歉報烏鳥之私中夜芒刺執事舉以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事言離雲司寇故叢沓遂爲危地僕雖未膺厥責亦復何心將來日浸日溺難究結束一着浩歎而已別來唯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爲告

答方生

足下多遊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或多隱淪獨行托跡逃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猶令誰陰少年鬬力惜哉

復毅菴

厚寄淦間諸詩讀之鏗然之音也知小滞且時與子良汝思峻伯相倡和不落寞矣發書計已過江辟暑未就道朱櫻鮮笋晚市尚饒盧橘楊梅漸累累黄紫矣簫鼓畫槐夷猶淞泖間非證成仙骨者那得享此致耶此間只如常家君近遄回禄行李畧盡荷

天子不即加罪薄言褫秩但將來勢任愈難圖報益重中夜芒刺無可計耳足下問馬市尚未見次第或少緩目前譬如象戲主將爲敵逼迫多以別子餌之少遲數着終無勝計也

復峻伯

前辱兩書及留別之作詞意藹然昨又得安平信知途次極平善雖小滞然與汝思子良㕔善三數君相還往不落寞也計茲時抵天目伏謁九十翁依膝邉尚堪作嬌小態退侍苕溪公酌烏程酒薦櫻筍鮮鯽種種可想味也此間風色只如舊世情恐又稍非唯一手觧耳此子聞更將擢去京師何用僕爲也馬市議目下頗就緒士大夫便復高枕此太可憂且亡論意叵側便

今歲不犯邉亦苟且支持計耳苦旱已淡服素齋兩旬日止求得風霾靜中一思之進退惟谷只眼淚洗面而已冊子如來教書訖拙序并外有奉寄之作録扇附去希覧斥是荷

答虛齋王中丞

伏審峻陟中臺保釐東土三十年公輔之望今始少稱慰縉紳間也特其腐儒未解事不敢以為門下賀焉日庚戌秋變距已巳僅百年耳禍似小輕其勢則大弱也

上赫然攬威賞大有所處分有司宜惕然日夜茹膽席藁自淬勵而今又八年矣縉紳先生靡不開口談兵食也而未有一事真足裨

主上不過削天下之財以供無益募天下之人以食餘財甚或借

天子之喜以張恩乘

天子之怒以示威耳虜至則嚬蹙而憂身虜解則揚眉而羣擁此非特亡念國家事也迺其知識罔昧苟且以爲私計亦拙自雍并兖豫幽冀

青齊間亡不召募疲供億移家徙矣昨又聞有白掊挺殺令者此豈特漸已也上下人併心力詘乜後而圖其外猶不足尚可益中潰哉萬一難作澤中拉然土崩誰爲支者山東喉領也難作其勢日益重山東之勢重而執事之身日益危展布日益艱其不佞頑惟所以稱是三十年者敢從效一得焉夫臨淄即墨諸槍手鑛人多奸俠亡命伍也白蓮之役恃而勝得無易我耶給事曹郎所集兵匪乏勇也以爲兵則不勇以

為賊則勇宜急慰收之毋得令他豪傑用也更望下教戢郡邑相令時百姓之力安靜填之毋令易見亂臨清大賈狹銃垂虜迺久賊一入紫荆飛騎馳奔若迅霆旦夕傳城下舳艫接甬千計得晏然哉請毋謂遠不至也城下之師誰則料入某切因家君以羈孤之迹蒙

主上不世之遇而授之以不可盡之職撫心衡慮悚焉在衷妄有所窺想而執事鄉大賢長者世家君則何敢望名得不恭職似之矣故因而獻其曝其少賜清燕指斥焉無任惶恐祝望

答鴻山先生

伏審曩茹荼苦扶服襄事其鷄肋塵守不得奔致生芻之奠僅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

先府公懿德未能少溢其只愧間忽辱手書厚惠欵然在疚不忘几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踰祥孝思當未紓先府公夫人享有上考物志易戚終始儷備理人罕復遺憾天下之身幸自抑齋全之某竊祿浮湛如昨生平於泛然應酬

上大不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生書然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粟未克刷城下之耻而中外晏然蓁綫鎖监之互市之馬方來甘糸之烽隨繼今茸州賊執同知瀆土夷緩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死士之拚賍直巳形特頃耳特既甘曆火之薪某恐不免破巢之卵也家君病體綿質一持之隅迷服重任其間掣肘觸牆每一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愛亦何可塵瀆向熟若居諸稿真足名世我師不罷官不過八座巳耳試問今八座壽可達素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者世途荆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敏頗從執鞭冀念門墻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旋聊此市悃不宣

答皇甫開州

鄭園命駕颯復再員風雅在耳南眺局即忽辱教言及覘恍焉覯矣知頗隨牒奔走尚未悉肩如公兒戲造物本來無損諸老公能無汗顏青

雲耶大才想足吟治篇什故應不少幸推教一二承喻謹代珍重于鱗濼仰亦同之謝茂秦梓集垂竟有翻然之思此間政自難得與語者兼世事驚心僅有眼淚耳冗次手具不悉

寄陸象孫

久不復接教何棄忘僕也淵然之光且甚隔於目矣僕祿食京師京師故天下所賓萃豪傑地也於交游中郎署得一人曰李于鱗其名攀龍布衣得一人曰謝茂秦其名榛二人咸家山東

忠信重然諾不妄許與而獨交僕其所稱必僕也又僕稱於二君亦然其詩大要宗少陵氏而李間或出沈宋即亡論古人亦甔吉仲默儕也吳下今名多詞翰家然自迪功外寥寥矣亡當於僕僕不敢言得二君迺始邸證也執事北來與之上下劘切其論議必有相信而相成者謝集成乘去之欲妻子渡江僕知其於世亡所美好所不能忘者名耳其集向僅携一冊為友人將去幸見惠數本續稿雖未付剞劂想已料理亦求副本一覽且傳同志閩周倅時越人陳鶴者挾其長遊謁周巾帢詭異氣色傲甚得也執事浮白餘興援毫成數章濼口噤魄奪迺去大快人大快人執事遊京師必有稱也

寄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求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上坐甚奇也屬我營多調集材

官車騎鉦鼓連道戈甲憂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勛不則亦采雄勝之覽成鐃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寥寥也豈棄僕不足教已之耶度茲時已抵家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桂酣棖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口津津聳臂助一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賞耳謝四溟集完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寄袁善履

前有扇頭一詩奉寄不知得達否知七月已發
足玆時可在道計書到日度嶺也生世世爲縣宫
德楊意被荒域甚際際桼伍情法原本仁厚此
執事素也嶺西山水甲天下小有瘴烟霜重所
度當自披拂弟玆碌碌已奏三載候殿黜未報
世事詭變無日無之虜緣我兵勢集少奪寇意
羽檄既解大將軍從容統全師出不過作一番
蝗耳京師正不問僕一身如僕一身亦自重知
復何如唯長有太息而已兄到家食葺驢已厭

足始泛舟歷南中山川嘗荔枝桂嶺僕固乏仙
骨何敢妄希覬也謝山人集將完向我長揖爲
五嶽遊計強挽不得朝夕相處祇一李于鱗可
憐耳

答王提學

萬里將書兼携巨帙良悉所謂甚厚期僕也僕
何以當之追唯曩游殊太草草獨以一二教語
下愜鄙衷瀕行投贈聊具仰止何能少重行色
不意蒙記至此能無汗顏執事程則司馬掞藻

沈宋翕然將一代之盛而又官嶺南嶺南山水
奇秀宏麗稱天下其所當於耳目而益於裹不
淺將必有的然傳者幸毋靳誨僕也京師交游
政難與語朝夕僅一歷下李生顓顓古色當遂
出吾人上陸沉散署足占世態來書以家君
擢賀未究深愛所存去秋偶緣城守便得超越
乘非厭服行能聊相慰借令令周旋寵貴乳哺
悍驕劇慮窮巧未嘗尋要領執事倘一體之必
見恤也如僕又何語退非子傳進非以言尸祿

觸藩慚顏如聑草木等耳何以自樹自見哉人
去急聊此附通起居別書扇志懷教照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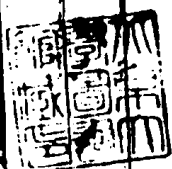
答許邦才

僕于于鱗知執事也謂執事負蓄甚宏而持行
甚介朗暢璧潔意恒不可一世士私心竊慕之
既得來教過自挹損見推僕君僕真有所能者
僕何能也少則長吳會吳會人稱善詩若文即
不以僕義詩若文然無可喻鄙意竟不欲善之
矣既游京師京師海內賢士大夫地也固宜多

善詩若文式有稱僕善者然亦無可喻鄙意竟不欲善之矣賴　天之靈獲交于于鱗于鱗不予棄也朝夕磨切而進之且約曰然自開元後幾千年哉北地信陽稍廓復而未大今彬彬名述作者家雖無究於衷或猶有槩也文獎矣悵悵焉聱行而瞶聽之三尺童子無不自稱子長昌黎也何有哉世所以爲文者其原始於無識而利於易得名又利易成負融顯者把持其柄而脅天下使從我襲腥逐臭之徒紛紛然是其

是矣吾二人幸稍有知無怵且眩也又曰即它日無輕以語人而許子可信與語者蓋三年矣僕漸亦聞於世而于鱗名益高嗚呼世曷知所以高也故僕與于鱗寧自秘没齒而不恤然不敢不悉於執事執事向教諸作錢劉儔也其道無涯益異心而入之太夫人壽詩體執事紬孝當作但自己酉後絶不習此體其罪毋予也

學程老姪進士

昨得吾姪書知已移疾及見邸報　旨意甚嚴恐不可得若此請不遂但宜安靜切勿試差也吾乞休之疏既不蒙俞允而元老　太宰相公俱有書督訖太宰辭更迫切不獲已勉出就道以避偃蹇可恭之罪但私情終難於出且世路險巇人情薄惡區區出處安能供輕薄少年口殖以故只得再上中途患病一疏敢煩吾姪懇求荆石公達元老鯤溟公求太宰倘遂此請尚可留此半殘名節不然雖馳驅禦侮竭盡心力恐不免於後悔吾鄉有條陳其實不言出故爲

此自絶耳今既不免則此議後來贅疣交游中凡有所文千萬寄示不一

鳳洲筆記卷之八

卷九

卷十

鳳洲筆記詩評目録上

明詩評一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李君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從其父宦游之大梁遂家焉舉進士爲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時長沙公爲相稱能詩赫然奔走海內人士稍稍聞夢陽名自折盛欲相近而夢陽雅不欲乃日夜取左氏遷史騷雅李杜二家集凤之其所作遂傳海內云而夢陽爲郎時嘗上書言外戚張氏及宅論治体文甚奇下獄矣天子仁聖赦出不罪而久之上崩　太子即位中貴人始貪緣把朝事將乱大司徒洪洞公憂之夢陽乘間說大司徒合六卿極論中貴人不勝夢陽坐其草放為民三年以按察副使起視江西李政復坐与瀋長搆訐免獻吉度不可復用即歸大梁邸中益讀書及為詩文問從閭里俠少年射獵

繁吹臺間宅郡國守相使者慕獻吉蹟贄幣一見而獻吉傲睨故不禮或時坐賓席使客侍坐客中已敬之不恤也獻吉玉立朗朗意無可一世居官雖僚寀少忤即手批之遇書有不記者曰唐以下乎果然歸十六年卒卒年五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此道蕪千餘年至夢陽始闢之社稷勛哉其詩如孫吳用兵奇正闔闢變化不窮又如蒼鶻擊空雲龍戲海徤思怪偉種種入神

何君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少從師習春秋十六始改習尚書而遂以尚書魁於鄉二十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景明秀而臞若不勝又和煦人人可自歸近之獻吉詩名重海內景明後出一日而與之齊公卿縉紳先生亡不願面何君者已謝病歸里中貴人瑾挾而惡稱病俱罷不敘景明亦罷瑾誅召復故官直内閣久之進吏部員外郎仍故直踰歲遷按察

副使視閩中學景明學政嚴而詳明人亡敢奸者三載謝病歸卒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景明詩如太華芙蓉秀出雲表朝霞貼水燦爛萬狀又如西施毛嬙工藝絶世婉娩有情氣力少讓李夢陽爍爍動人頗自不減

李君攀龍

李攀龍字于鱗歴城人也舉進士今為刑部郎中于鱗於書無所不通為人徜介忠信而

好為深沉之思當所未得或竟日夕忘食寢家故貧又官常調而絶不肯逐衆為奸謟泊如也即世所稱説名士二三可當于鱗云而于鱗顧折節與余好居恒相勉戒吾子自愛吳人屈指高與尭書不及子子故非其中人也予愧而謝之又嘗慨然稱少陵氏沒千餘年李何廓而未化天乎屬何人哉

評曰于鱗宏麗渾壯鮮所不有又濟之沉思假以數年奚讓二氏哉太嶽二室芝菌樛結

光華君朝霞芬旨入九咽庶乎其近之矣

徐博士禎卿

徐禎卿字昌穀太倉人也舉進士為大理寺副乂之以不能其職下遷國子博士卒年僅三十三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禎卿體質高朗推短吏牘既淹常調復爾下遷齟齬自可夭折何甚王伯安志墓盛欲收入門下非實録也詩韻本清華調復古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

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揖遜殊之終然出塵使少加沉鬱之思微振渾灝之氣雖何李亡易也

謝山人榛

山人名榛字茂秦臨清人也貌醜一目弱冠為俠齊魯間多度艶曲稍長折節讀書詩奕奕稱於人趙王問而禮之致府已不自得游京師著游瓶集六卷

評曰茂秦介越之資被以質野不問家人生

産交遊泊如也即其养素旡好戕乎自然究
其勇詣必底便可成佛李生同志寔深琢磨
詩宗法少陵窮体極变原上推用五七言律
得其十九近時之麟鳳哉布衣風格從古未
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高按察叔嗣

高叔嗣字子業大梁人也舉進士爲工部主
事調吏部累遷驗封郎中謝病歸久之還為
郎中擢山西右叅政稍遷按察使乃卒年三

十九所著集行于世
評曰叔嗣詩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尽
脫石氣自青太工鈎削間傷局促夫其不壽
此或徵之然咳唾珠璣人倫之傑乎哉

邊尚書貢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也弱冠舉進士授太常
博士擢户科給事中遷太常寺丞出為衛輝
守乂之以按察副使視湖廣學移病歸今
皇帝初召拜太常少卿遷太常卿累進南京

户部尚書尚書爽姿風流饒吏事好交与天
下豪俠其所搜積今石古文彛偏屬
主上清明備閑秩亡所見稍稍游歷畱司諸
山水竟日夜而又好浮白多盈其坐人汪鋐
恃長意心忌尚書名以爲罪論去之卒年五
十七所著集行于世
評曰何李亦懺貢寔匪行羽儀詞林膾炙藝
圃所惜者氣格少讓師友或踈耳詩如洛陽
名園處處錦爛五陵莊俠裘馬千金雖役大

雅不心醉手五言律勝七言七言律勝古

鄭郎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人也二十李進士爲工部
主事謝病歸起補礼部遷郎中再乞歸今
上初　召為南京吏部郎道卒所著集行于
世
評曰善夫遭時不吊抗疏倒跡日晏未必欣
然自如名山幽谷笠屩戕遍詩規倣少陵兼
目変故時寓幽憂或傷稚朴如黄河積氷寒

色千仞石骨巉巖俯入深澗連城之璧不損
微瑕

薛考功蕙

薛蕙字君采亳人也舉進士爲吏部主事累
遷考功郎中時議礼與新貴人忤不合中以
它事下獄得白因謝病帰
皇太子立議宫坊臣
詔且用考功矣已病卒年五十三集今行於
世

評曰蕙詩如刈錦雲霞疊石爲嶼欲以人巧
而擬自然未及大观能亡激賞間作冲澹如
落花游絲情致可喜稍更骨氣便復無儔矣
五言古勝律五言律勝七言

馬侍郎汝驥

馬汝驥字仲房関中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
吉士當授矣而會先上疏忤
天子詔特出爲州守今
皇初召還授編脩擢脩撰国子司業久之守
南京通政叅議遂爲国子祭酒擢礼部右侍
郎進兼學士卒年五十餘有集行於世
評曰汝驥詩如程衛尉屯西宫斥候精嚴兵
騎雄整不无过苦之歎大氐有沉理而无玄
趣然自関中諸公未能與之劲敵也

喬三石世寧

喬世寧関中人也本進士爲南京戸部郎擢
四川按察僉事尋遷副使視湖廣學今爲河
南左叅政

評曰叅政趙本爾雅調亦清和規模沈宋時
沿李白刘生入蜀寄王玉壘諸作如新月在
樹晶晶瑩瑩清泉倒澗琮琮琤琤尤璧府之
卞珠林之隋也楚政之後太簡率寡沉欝之
思昔人謂山川奇文章何背馳爾耶

高太史啓

高啓字季迪吳人也元末往來避乱越中
高皇帝即位召授翰林国史編脩久之遷戸
部侍郎太史以少不習辞上面慰劳予金楮

罷歸而會郡守魏觀修斋閣成太史爲文記
青邑臣告郡守观罪語逮太史併逮腰斬時
年三十九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悲哉乎元格下也太史因沿浸淫雖忽
忽未振而弘傳麦厉殆駸駸正始一時宿將
選鋒莫敢横陣格姑左次弗論評其辞快若
迅鶻乘颰良驥躡景麗若太陽朝霞秋水芙
蕖縱有可點之瑕奚廢連城之賞詞家射雕
手也若使少就沈思兼及古調豈出何邊下

哉
孫山人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莫知何許人也頎而微操秦
音遂謂関中人云向多游歷吳楚間至吳與
娶施氏妻之妹不久而卒所著詩集今行于
世
評曰太初裔本王家跡托方外鶴瓢鐵笛白
帢玄巾嘯傲飄灑凤神朗秀既娶婚娶遂爾
湮没悲夫悲夫詩如雪夜偏師間道入蔡毋
論必勝也巳是出奇又如鳴蜩伏蚓雖呼吸
月露而身在槁壤信乎有格哉
唐司諫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夲進士高第為翰
林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巳調官編脩其得累
調也宰相知之故乃司諫則故遠宰相移病
帰久之
太子立設置東宮官曹
召補右春坊右司諫編脩如故上坐書忤

天子意斥為民不復用
評曰弘正間何李蜚出海内李士大夫多師
尊之迨其習斆者音響足听意調少帰剽竊
雷同正变云擾太史稍振之為初唐即其宏
麗該整咳唾金璧誠廊庙之羽儀文章之瑚
璉然欲尽廢二家之業殆犹溺嗜海錯而廢
八珍者也帰田以後又見別紀
華李士察
華察字子潜无錫人也夲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授水部主事移疾帰還補駕部進郎中陟
新貴人用多事斥逐翰林儒臣而别有所進
補因緑入為修撰稍遷侍讀又之進侍講李
士視南院篆以給事御史論罷

評曰李士閥閲貴冑少都清顯廻翔秘苑雖
適仕遝羈轄壓駕猶迷素履既以蕭諸焚魚
返跡恵山之埜藉典肆其菁華泉石縱其歗
挑刋洗浮靡独秀本色如秋水涸天根露木
葉脱明蟾出誠陶韋之妙境盖詩宗之玄觧
也惜才具稍乏七言微短天方假年昌大所
就曷有既哉

王裕州廷陳

王廷陳字稚欽黃州人李進士為翰林庶吉
士有才名而傲睨不檢為衆所惡當授官吏
部擬給事中上矣
詔罷不用出為裕州守又坐捶殺人下獄論
城旦

評曰裕州縱性為狂多才誤用投美璧於頑

鑛點麗錦以青蠅踰冠登朝未立罷免既不
能謝跡塵鞅棲神玄境又不能自励絶副章
貢雲衢英氣徒翔於眉宇激昂時出乎篇章
如黃河下流迅决任性雲錦蕩漾風波激漩
自無定則五言或辭感慨或近自然頗多佳
境七言更無一章可謂才難矣

楊脩撰慎

楊慎字用脩新都人舉進士第一為翰林修
撰又之以伏
闕事下詔獄致問杖
朝堂幾死戍永昌三十餘年不得歸有集若
干卷行於世

評曰修撰筆任手運誦由目成翺翔中秘既
窮青藜之校流戍南滇遂肆朱鼎之識凡所
取材六朝為冠固一代之雄匠哉特其捜擿
太饒格調時左繁飾人工或累天悟又其微
趣多在長吉振奇之士卑其刻羽雕葉陋中
之徒駭其牛鬼蛇神班郢之思獨苦膏肓之

病難醫良可歎也

嚴少師嵩

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遷侍讀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有鈐山堂集行於世

評曰嵩詩少年如碧荇依依水清石見春雲綴空濃淡有情惜氣格小緩結語意盡耳後不復點檢隨人得之豈廊廟泉石體裁自別耶抑所謂不復唱渭城者耶

王太保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舉進士爲給事中以言事謫召復拜監察御史再陞贊楡丞稍遷同知寧國郡累進四川按察使入爲兵部侍郎出行邊還擢南京兵部尚書理都察院滿九載加太子太保罷歸卒年七十餘有集行於世

評曰廷相渾渾如高麗使人抗浪意氣殊乏精韻古詩歌行小勝近體

王僉事誼

王誼字舜夫関中人也風神散朗負氣豪俠舉進士爲工部主事迁刑部郎再迁按察僉事塡宣府引疾帰卒年三十六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評曰誼詩頗饒氣裕兼多沉思惜其純駁半之如披沙見金治璞取玉殊劳匠乎

鳳洲筆記卷之九

鳳洲筆記卷之十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明詩評二

常評事倫

常倫沁水人二十舉進士有詩名而任俠好飲善射為一時冠授大理寺評事謫州倅稍遷為守矣而與上官不相得坐論免歸評事嘗過掃其祖墓醉而衣紅袍佩刀馳馬度水馬顧影驚跌刃出於腹死年三十四

評曰倫詩如汗血名駒驕嘶自賞雖步驟未合而毛骨非凡見者知其千里

皇甫僉事涍

皇甫涍字子安長洲人舉進士為禮部祠祭郎中改右春坊右司直郎左授大名通判稍遷浙江按察僉事復坐貶以死年四十九有集行於世

評曰涍以高第清曹競心傲冒兩遭公議悒悒而沒詩如蜀絲吳葩爛爛郁郁得意處如

王盤露屑清甘可人七言衰弱更所不論

王檢討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檢討父之改吏部主事進郎中逆瑾敗以檢討鄉人也下遷壽州倅再論罷歸

評曰敬夫棲華禁署振策天曹連坐下遷躡屐泉石康生同志多托新聲掞麗藻之景抒淒黯之抱按錦瀉珠良足悲賞詩格渾渾中歲倣何李如優孟為孫叔敖容咲頗似暮年率易遂露本色

袁侍御凱

袁凱華亭人洪武中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應對忤

上旨托風疾求歸

評曰凱詩如兒聲試風未成長已自縱快蘇李之圖頗見風雅白燕之什亦云希闓房雖未登大曆之堂實已超宋人之乘至其玄覽先事夷跡藏身丘園削責金石留響庶幾哉逸

民之行歟

曹布政嘉

曹嘉字茂礼大梁人也夲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以言事出補郡推官召復監察御史又以言事下獄謫判茂州累遷福建按察使以山西布政使罷嘉故李夢陽姊子有才名好鬬死礼所至畏而避之

評曰嘉詩如公孫大娘弟子舞劒頗足奇勁見其師者不免憸然傲慢死礼所謂舜子不

肖

顧尚書璘

顧璘字華玉吳人夲進士為南京吏部郎累遷開封守與中貴人忤左遷全州守再移台州仕至浙江布政使乞病歸以副都御史召撫楚擢南京刑部尚書罷歸卒年七十餘所著集行於世

評曰尚書器並瑚璉材懸綺黼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再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原盡花靡遊錯離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

王宮諭維禎

王維禎関中人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遷修撰今爲右春坊右諭德視署院事

評曰宮諭高朗傑出刻意少陵一時籍甚之擧海內無幾第宛轉屈曲旣乏天然粗重突元良背人巧自負詩宗上乘永無改轍寃哉千餘年杜氏惜哉二十載王君彼逐影追聲之徒何足道哉

祝京兆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吳人也舉鄉試數上南宮不第以祿授南海令遷應天通判自免歸卒年六十九有集若干卷

評曰允明書法雄勝滑稽傲睨詩法六朝兼采後代如五陵少年走馬峻壁又如咸陽一炬玉石難辨作小解雜劇頗累風人面目諸他五七律未講開元大曆之間者也

王太学寵

王寵字履吉吳人太学生有集行于世

評曰履吉風流醞釀詞翰珠璣部使推許声名籍甚累戦皆北怏怏厥和僅滿餼入太学垂五十而歿良可念哉詩如光禄安使臣飯飣蔵整不耐咀嚼亦无珍貴然以骨格差勝文生

陳提学束

陳束字約之會稽人嘉靖己丑第為翰林庶吉士已何授礼部主事改編脩以忤時宰出湖廣僉事進按察副使視河南学政尋卒年三十餘

評曰束詩如十五六女子容態楚楚見人羞澁又如織一段錦非乏可观短侠不称離暌一時之名総暌百代之軌

徐邑令獻忠

徐獻忠華亭人鄉貢什禍令免帰

評曰獻忠詩法初唐又多六朝語雜組成章積貝為錦如入萬花之徑終塵三山之骨

施邑丞漸

施漸字子羽

評曰漸詩如寒鴉数點流水孤村非不清絶惜其景物蕭條迫晩意尽錢起長卿之流要當並轡耳

朱参政應登

朱應登字升之貴広人二十餘舉進士為戸部郎出守延平久之擢陝西提学副使雲南左参政罷帰

評曰應登詩於耳李如桓宣武似刘司空无所不恨

屠宮諭應埈

屠應埈字文升平湖人也李進士為礼部祠祭郎中改翰林修撰進侍讀再遷太子諭德以病乞假卒年四十三

評曰宮諭輝煥逸逸藻思翩翩沉灝百氏之英含咀六朝之袓未加裁剸遽尔求終德謝

丹牛遂起斯人之歎才同盧照亦諧赴水之
徵

袁提學袠

袁袠字永之吳人也舉進士高第改翰林庶
吉士授兵部主事公署火適戍閩越赦歸起
爲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政歲餘移疾乞休卒
卒年四十有六

評曰袠詩如築室城邑位置整嚴終乏悠然
之思又若麗魚入水圉圉未舒洵洵莽莽當

議閟河之容

劉尚書崧

劉崧字子高
高皇初爲北平按察副使　召拜禮部侍郎
遷吏部尚書致仕歸再起權國子司業卒

評曰崧詩如雨中素馨亦復嫣然情色俱勝
若作寒梅老樹便自風骨真風人之穎出皇
始之盛家也

劉司空麟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弱冠舉進士正德中
由尚書郎爲紹興守有異政人謳思之遷山
西按察使累官工部尚書乞致仕歸

評曰司空朗爽登朝荣躋入座急流涌退用
諧素心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雖老其詩
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誦未甚絕更繡鳳凰並
無此鳥可發一咲

楊按察基

楊基字孟載洪武中起家大官署令累遷按

察適歸卒

評曰基詩如西湖楊柳枝綽約近人顛顛特甚
情至之語風骨掃地

汪丞相廣洋

汪廣洋初事
高皇帝爲中書左丞相出行省參政
召拜御史大夫封忠勤伯復爲特進中書右
丞相貶海南飲藥死

評曰丞相負排解之異才表磊落可稱偉氣

作爲歌詩如振鉄生光跳珠呈耀格姑未論
聲重一時矣

王博士偁

王偁字孟揚侯官人爲翰林博士從英国公平
南交還坐怨望貰濟下獄死

評曰偁詩如塵中車但取馳騁未辨所載較
之解生近似小勝竟以恃才傲横罹讒口盆
死囚獄良可傷也

陳山人鶴

陳鶴字九皐山陰人也家世武弁嘗受秩不
可葛巾布袍稱山人云

評曰陳生氣色高華風調鴻爽初法杜氏未
由熟化後入中原亦鮮悟解既寡全牛之語
復乏半豹之蓄舂容乎短章寂寥乎大篇十
室之肆庶其室而事

張修撰泰

張泰字亨父太倉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授檢討累遷修撰卒年四十有九所著集今
行於世

評曰泰詩如飲醇醪甘鮮可口不耐咀嚼亦
少筋骨間有一二清絕如曲澗流泉之長沙
易殆猶甚焉謂彼精思不亦宜乎

劉中書彦昺

劉彦昺字以行鄱陽人事
高帝爲中書典籤

評曰彦昺詩篇峻潔尤多樂府清絕之氣雖
可觀婁楚之調為尤甚既累簡肴然亦非本

語耳

偶吏目桓

偶桓字武孟太倉人爲荊門州吏目

殷教授奎

殷奎太倉人爲府教授

評曰二子並起名家共趨唐軌迄爾樹立卓
然不群吏目所諧風格故多鴻爽之辭教授
兼至才情尤工感愴之調誠吾邦之盛軌張
陸之前驅也

黃少詹佐

黃佐字才伯領南人舉進士高第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遷廣西提學僉事歸

太子立召爲左司諫遷侍讀 太子右諭德國子祭酒毋喪服除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會吏部侍郎闕佐次第當得之而言者忌佐論既斐然䟽途談理漸尒落矣

評曰佐詩既饒才情不睽風雅留署所刻亦千金原非已業

熊侍御卓

熊卓字士選新喻人登進士爲監察御史正德初以黨人罷歸卒集今行於世

評曰侍御才短思苦所著不多見然風調秀賀亦一時名手也如寒蟬乍鳴清楚之外更無別致耳

陸太常釴

陸釴字鼎儀太倉人舉進士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爲翰林編脩遷修撰滿考爲右諭德進太常少卿翰林侍讀以疾歸卒

評曰釴詩如嗑乾胏少有風味殊難崎巇西涯稱其有作必湛殫精劇不肯苟就然多晦澁之辞無取敦孌之譜

康修撰海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舉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以逆瑾鄉人故罷官有集行于世

評曰太史制策聲名傳溢海内竟以閹人之敗削籍歸耕没齒爲鋼頗效楊惲南山之田

趙瑟秦聲倚歌擊筑詩如河朔丈夫鬚髯戟張借軀報仇人疑大俠與之周旋乃是酒肉傖父

唐解元寅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吳人也本鄉薦第一坐事除名

評曰寅負異才中道齟齬既伏吏議任誕以終詩少法初唐如鄭杜春游金錢鋪埒公子調馬胡兒射雕暮年脱略傲睨務諧俚俗西

子蒙垢土南珠襲魚目狐白絡犬皮何足登牀據几爲珍重之觀哉

蔣恭政山卿

蔣山卿字子雲上元人也永進士累官爲尚書郎上言事外謫復累遷郡守以恭政歸

評曰子雲負一時才名流麗清逸固是當家然乏沉雄之思售價自淺

林員外鴻

林鴻字子羽閩人國初仕爲膳部員外郎

評曰子羽命才充裕標格華秀堤柳宮花之句至於𢭏名它作實多勝者

楊文貞士奇

楊寓字士奇名寓以字行廬陵人起家布衣爲王府審理副

文皇帝初擢編脩入内閣預機務遷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補

皇太子監國後累官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謚文貞

評曰少師韻語妥協聲度和平如淵倒書生雖復酬酢馴雅無復生氣

蔡孔目羽

蔡羽字九逵吳人也爲南京翰林孔目嘗薄少陵以爲不足法云

評曰九逵少負雋藻晚蹭蹬賢科老得微官婆娑留署詩如灌莽中薔薇一枝汀際小鳥娟然潔白至欲罵佛呵祖可謂蜉蝣撼樹矣

鳳洲筆記卷之十

鳳洲筆記明詩評目録

卷十一

卷十二

鳳洲筆記卷之十一

海虞文荃黃美中校

明詩評三

曾少詹棨

曾棨字子啓泰和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院修撰遷侍講再遷侍讀學士以史成擢左春坊大學士久之進少詹事卒年六十一有集行於世

評曰少詹詞鋒艷發如青雲倚天韻語清華若紅蕖秀水天馬之歌援毫面試寶帶之錫同袍莫比又如封節度東征旌甲曳札衣裘鮮爛然多市人堪戰者寡也

陸詹事深

陸深字子淵華亭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遷國子司業乞病歸出爲祭酒謫同知延平府遷按察副使視山西學還復視浙江學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入爲光祿卿改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進詹事府詹事罷歸卒

評曰詹事天才卓逸翰墨名家流輩見推溺布朝野詩如梨園小兒急健華利所至動人第愧大雅亦短深趣

宋學士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進士以文章名海內至正十七年大臣薦爲國史編修固辭入龍門山著書

高皇定鼎金陵遣使聘至建禮賢館居之注遷翰林學士下授禮部主事轉國子司業復爲侍講學士進學士承旨致仕卒年七十二

王侍制禕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國初應召爲翰林國史編修出判南康郡遷侍制使雲南伏節死

評曰二君名雄虎觀價重鷄林黼黻

皇猷明昌治藻一時文字之顯未覩厥敵初不以詩名然亦嚴整妥切文憲不大過之宋有子璲翰詞偶發泛駕之才汗血便隕薦紳悲惻久矣

也結粗窣遂捐成調它篇亦爗爗可采
行於世
評曰少詹詞鋒艷發如青萍倚天韻語清華
若紅蕖秀水天馬之歌援毫面試寳帶之錫
同袍莫比又如封節度東征旌甲曳札衣裘
鮮爛然多市人堪戰者寡也

浦舍人源
浦源字長源无錫人仕為晉府引礼舍人
評曰長源一鳴驚人遂便詩社二語信佳境

張汀州守
張寧字靜之嘉興人丞進士累官礼科都給
事中有名上面慰期大用之未久
上崩而當道者負宿怨乘間出寧為汀州守
引疾歸卒
評曰靜之既離瑣闥旋就乞身追念舊恩愴
然興涕歌詩本具才敏因鮮沉思大槩一時
之雄終难百世之業

吳文定寛

張汀州守
張寧字靜之嘉興人丞進士累官礼科都給
事中有名上面慰期大用之未久
上崩而當道者負宿怨乘間出寧為汀州守
引疾歸卒
評曰靜之既離瑣闥旋就乞身追念舊恩愴
然興涕歌詩本具才敏因鮮沉思大槩一時
之雄終难百世之業
吳文定寛

吳寛字原博吳人也丞會試
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甫考擢右諭德再
遷左庶子兼侍讀進少詹事毋喪歸復拜吏
部侍郎改兼翰林院學士視詹事府事以礼
部尚書入東閣知制誥又之卒年七十謚文
定有集行于世
評曰文定力掃浮靡一歸雅澹詩如楊柳受
風翛然不測又如老宿論天下事亹亹竟日
本色自露

陳檢討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鄉薦七上春官不第退而講道於白沙川大臣薦授翰林院檢討卒

評曰獻章襟度瀟洒神情充豫發為詩歌毋論工拙頗自風雩間作痩語殊異本色如禅家呵罵擊杖非違磨正法又類優人出諢便極借扣終乘大雅而增城湛若水取爲詩教妄加箋釋真目中无珠者也因知陳氏之忠

臣必將鳴鼓湛生之罪矣

王太僕章

王章字欽佩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出爲尚書郎又之以按察副使視河南學召拜太僕少卿卒

評曰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温李風人之致可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犹憎其肉靓粧妖婢見人更羞卒止斯爲所短頗號难藥

郭參軍子章

郭奎字子章以字行巣人国初薦授吴王府參軍佐大都督朱文正於南昌文正后得罪坐參軍輔導无狀杖死

評曰參軍帥蘇風流辞藻清麗一時重之良足歆賞究其格品政可張徐之次

沈居士周

沈周字啓南吴人也

評曰居士夙神畫理兼精翰墨塚筆可封戸屡恒滿其詩如村童唱榜歌時操粤音亦自近清可喜一歌滄浪便覺无復餘興

文待詔徵明

文徵明名壁以字行蘇州人也累舉不第薦授翰林待詔尋致仕帰

評曰徵明方素為度慱雅多能郤田叔之千金擅鄭虔之三絶甚死重其珪璋夷荒比之珠貝要其所就可得而擬大氐徵明詩如老病維摩不能起坐頗入玄言又如衣素女子絜白掩映情致親人第亡丈夫氣格其它率

易種種可厭今方膾炙人口良可深歎

楊儀部循吉

楊循吉吳人也舉進士爲礼部儀制主事即乞病帰帰近六十載而亡所著吳䕃雜纂未成書

評曰儀部急流湧退刻意篇章末路难期殊成醜怪詩法初唐未臻实境問趨脫調乃可備观始信斯道之无窮益视名家之絶物

石文隱珤

石珤字邦彦藁城人也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久之遷修撰再遷南京侍讀學士国子祭酒入爲礼部左侍郎改兼學士進吏部尚書改掌詹事府知東閣誥勅進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太子太保罷帰卒

評曰文隱清修之士風調爾雅詩亦催類之

刘布衣泰

刘泰字士亨錢塘人

馬布衣洪

馬洪字浩瀾錢塘人

評曰士亨錢塘名俊番盤高蹈所作歌詩宏富清新然未脫宋元之習浩瀾少出其門尤攻詞學燁燁勝之

張提學和

張和字節之崑山人進士高第爲南京刑部郎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

評曰節之才情洋洋流麗可愛故是臺閣餘派也

莊驗封㫤

莊㫤字孔暘江寧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檢討不肯為上作元宵詩疏其事下遷行人司副乞歸久之以薦南京吏部郎病不能之任罷歸

評曰詩以緣物極與非為詁義訓辭㫤與陳獻章俱號山林白眉至乃鳥獸天機擲挑太極如巫師降神里老罵坐兒女走聽雅士捲耳然㫤詩別正自有佳處全篇不足存也

王叅政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十八登進士為礼部主事累遷吏部驗封郎中適為常州通判再擢按察僉事視山東登累遷河南左叅政罷歸

評曰道思聲名赫然縉紳歆慕初年詩格艷麗雖寡天造良極人工帰田以后恃才信筆極其粗野一時后進靡識翕然相師遂成二豎之病重起萬障之魔

唐太史順之

唐太史紀績已見前此評其帰田以後之詩也

評曰太史近亦溢觴互相標榜所謂有狐白之裘而反衾飾嫫母以為西子者也如道思舊作本可二三僕故抑之使世人罔吸其糟毋曰蜉蝣撼樹也

劉御史溥

劉溥字原济蘇州人

評曰溥詩如准陰少年斗健自足時欲啾人又如鍛容長髯便稱劍俠坎軻微位叅将隕裂窮荒使少加揖遜以餙塹鏊亦一名流也

湯叅將胤績

湯胤績東甌王諸孫也為俠亡命江南起使北虜援錦衣千戶進指揮僉事再以都指揮充叅將出守孤山遇虜中流矢死

評曰胤績雄才盖世與刘生鴈行氣所歷政猶小巫見大巫耳又一時有蘇平其堇諸人號十才子併刘湯羽翼耳

王文靖璲

王璲字汝玉事
太宗為左賛善坐事下獄死

陳檢討繼

陳繼字嗣初　宣宗朝以薦為五經博士稍遷其官並吳人

評曰汝玉流麗之作受賞儲宮嗣初清新之才應推元相特格既沿卑意復任𫇭元體蘇

冒爲衛之政也

胡中丞繼宗

胡繼宗字世甫天水人丞進士爲翰林檢討
出判州累遷南京吏部郎擢蘇州守累官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河南罷歸

評曰中丞天資穎敏風度瀟洒亦一閑中之
儁第命意淺率不足多傳惟緣是爆口哉陋
大修何益於已

邵文莊寶

邵寶字国賢无錫人丞進士爲許州守擢戶
部員外郎迁郎中進按察副使視江西李累
遷左布政使召拜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入爲
戶部左侍郎乞養母歸以南京禮部尚書
召不赴父之卒

儲文懿瓘

儲瓘字靜之泰州人丞進士爲吏部主事迁
考功郎中擢太僕少卿累擢南京吏部左侍
郎卒

評曰二子詩如雙燕並飛差池可賞終不離
庭院間

岳修撰正

岳正字季方漷人舉進士及第爲翰林編脩
遷右春坊右贊善改修撰入内閣恭机務謫
戍甘州尋召復原職出知興化引疾歸久之
卒

評曰修撰不以詩名家微吐一二頗有風旨
至于格調槩乎未聞

鳳洲筆記卷之十二

海虞六基臺黃美中校

明詩評四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高帝時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罷歸里建文初戍河州召爲待詔太宗下南京入內閣預機務遷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出叅議交阯下獄死

評曰學士黃閣首叅玉堂名僎詩家者流宗海推價然多對客之揮頗謝撚髭之苦彼相如吮毫摩詰走甕匪云兼人勞此徑日詩如蒲類海邉野馬飲啄雖雄馳驟無節不堪覊靮

張中丞楷

張楷字式之海寧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張興化琦

張琦字君玉四明人舉進士爲興化守

評曰中丞遍和唐詩可謂捧心益醜究其才致實一時之彥也興化亦有思致去古邈矣

劉叅政昌

劉昌字欽謨蘇州人舉進士爲工部郎以纂脩召遷河南提學副使至叅政以没

評曰欽謨才拡國琛識窮夏鼎尤工倩麗更足風情膾炙菁蕪能重洛陽之紙雕虫緩羽尚存吳閶之集如村女簪花非不豐豔本態

自如

夏布政寅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舉進士爲山東提學副使毎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以爲名言累遷四川布政使卒

評曰正夫既負穎達刻意詞家毎卷中見欽

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㬎相伏如此晩年有作衆謂过之其詩如鄉里老人衣錦繡見達官非不嚴飭但鄙甚可厭

張學士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也仕元為翰林學士承旨国初以侍講學士使安南凡三徃竟卒於路

評曰學士華命遺臣皇初禁掖朱方奉使頹悼望之乘槎白首投荒鮮陸生之垂槖詩既日衰故復備延采韻語亦健氣格少完但達致未至耳

黄五嶽省曾

黄省曾字勉之呉人也舉鄉貢卒

評曰勉之身滞鄉校名在公卿論詩則納屐獻吉講學則撤比伯安詩刻意六朝諸家緻集華麗之語賦以艰涩之法如乱石叠迹望之嶙然縱横难上又如閶門肆中五彩眩目原非珍品坐索高價

謝文肅鐸

謝鐸字鳴治黄巖人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迁侍講久之擢南京国子祭酒移疾帰復起為礼部右侍郎兼祭酒致仕卒

評曰文肅資乏玄朗功深琢磨遜心長沙之門用揣臺閣之體

廖學士道南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舉進士為翰林編修遷右中允再進侍讀學士広制為文章上重之父丧帰西迎上於承天衣紅上弗悦也罷其官

童庶子承叙

童承叙字以吉沔陽人與學士同任編修久之遷左賛善再遷左庶子兼侍讀以疾卒

評曰學士緑凌厉之資發躁競之念広制偏於側媚酬选由乎頌刻雖才昔倚馬而躢同乱蛙庶子同号楚中之傑清麗过之然何大

懸殊哉

桑通判悅

桑悅字民懌常熟人未冠舉鄉薦久之不第授太和訓導累遷柳州通判引疾歸卒

評曰民懌一覧輙誦千言不草氣凌五侯目鮮百代可謂文陣之健兒人群之逸驥矣詩如洛陽博徒家无擔石一擲百萬又如灌將軍罵坐雖復伉健終鮮致語

張山人詩

張詩字以言都人也號昆崙山人

評曰詩上處如王平子脫衣樹上探雀鼓傲睨見賞下者如周伯仁醉後露其醜穢

張山人含

張含字愈光永昌人舉鄉貢不第嘗師事李獻吉又自稱何氏好友云

評曰山人才氣縱横律法少陵僅得其拙長歌下筆千言節奏无端精采不足如落日忽霾宿鴉成陣勢雖伍快无非惡聲

刘誠意基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事高帝為太史令遷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集行于世

評曰基詩如河朔少年充悅伉健又如果下騶騎嘶有情至乃坐策四維逸推百筭籌運帷幄勛留鼎彝賈其餘力尚追作者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許中丞宗魯

許宗魯字伯誠關中人也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視湖廣學久之進副使入為太僕少卿改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撫真定罷歸凡二十年起經畧昌平遷副都御史撫遼左

評曰中丞五七言位置匀穩首尾妥潔氣格粗備可當作手使更推思入玄取材進古得不颯颯其言哉

孫左司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事
高皇帝為蘇僚授中書都事遷左司郎中揔
制處州軍府明賊不屈死之
評曰左司俠氣鬱發力辭虹矯疆圉之寄援
分以没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
雄逸青原吉光之裘片羽千金藏龙如意之
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

王新建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本進士為刑部主事

謝病歸起復兵部主事上疏罪狀刘瑾下獄
杖幾死謫龍場驛丞久之瑾誅稍迁廬陵令
召為吏部驗封主事三迁考功郎中進南京
太僕少卿迁鴻臚卿尋以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提督南贛諸軍討山賊大破之擢副都御
史子一子官平寧王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
建伯父喪歸起兼左都御史平田州乱卒年
五十八集今行于世
評曰新建雄畧盖世儁才逸羣詩初鋭意作
者未經体裁奇語間出自解為多雖謝專家
之業亦一羽翼之儁也四詩詩如五花駿馬
嘶踏雄麗頗多蹶步暮年如武士削髮縱談
玄理傖語錯出君子訊之

唐太宰龍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本進士為郯城令擢監
察御史出按雲南及江西俱有声進陝西按
察副使視学政再進按察使以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召揔漕政入為吏部右侍郎迁左侍

郎擢兵部尚書秦隴諸边有功加太子少保
入為刑部尚書侍毋歸十餘載以南京吏部
尚書召改兵部加太子太保尋改吏部坐事
免卒年七十二
評曰龍詩如永州石奇重有致不如太湖嵌
空玲瓏

張太常羽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累官翰林侍制太常寺
丞

徐布政貫

徐貫字幼文長洲人累官廣東左布政

評曰国初稱高楊張徐云吳中四傑要之等第可爭而言夫其既富才情未閑骨體來僕之視孟載不能以寸而季迪之視幼文大有所長必使蹐者鮮愧容芎者亡怒色恐未可也

江提學以達

江以達字于順貴溪人也舉進士為刑部郎遷福建按察僉事再遷湖廣副使俱視學政罷帰

評曰于順才情頗裕体格亦存一時名筆恨少雅致耳

汪廷尉文盛

汪文盛字崇周崇陽人也舉進士為兵部郎出知興化遷按察副使視浙江學毋喪帰復除陝西按察副使已擢江西按察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雲南入為大理寺卿以疾乞休帰卒

評曰廷尉詞藻整麗骨氣不弱第之師友之功未就深玄之理

蘇司馬祐

蘇祐字允吉濮人也舉進士為吳縣令授監察御史遷按察副使視江西學累官副都御史撫山西入為刑部右侍郎遷兵部左侍郎亡何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鎮後罷帰卒

評曰司馬清穩不如許伯誠徒壯亦可備衛之政也

郭定襄登

郭登故武定侯英諸孫也初任勳衛從征麓川有功還授都指揮同知都督僉事副總大同兵父之戰北虜獲級多再進右都督為征西前將軍大敗虜封定襄伯召還理南京都督府適安置甘肅尋復故封總京營兵卒謚忠武

評曰定襄奇士也磨盾操檄橫槊賦詩雄論凬生絢辭電掃如送李方之作怨而不怒它篇奕奕固是將種登詩如弄波榜人大自標捷又如魏司徒善射令人驚目

于少保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本進士爲監察御史擢兵部侍郎進尚書以功加少保復辟事坐殊死

評曰少保負穎異之才著經綸之識詩如河朔少年兒無論風雅頗自奕奕快爽

林司寇俊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也本進士爲刑部郎坐論妖僧忤旨下獄謫姚州倅累遷湖廣按察使引疾告歸以右僉都御史　召撫江西再乞歸復以副都御史撫蜀討蜀寇有功加右都御史又乞歸久之嘉靖初　召爲工部尚書後復改爲刑部尚書又乞歸加太子太保逈卒

評曰俊詩頗極刻削又復癡重如灌莽中突起奇石又如折翅角鷹撲撇難振

瞿長史祐

瞿祐字宗吉錢塘人累官周王左長史

李布政禎

李禎字昌祺以字行廬陵人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累遷河南左布政使

評曰二君俱長填詞小解詩亦清新要非作手

王威寧越

王越字世昌濬人也舉進士爲監察御史累軍功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封威寧伯政征西前將軍填大同坐罪罷起爲左都御史總陝西三邊諸軍復加少保太子太傅卒諡襄敏

評曰越詩多叙塞上情致如田家作苦歌以自勞可謂悲壼

姚少師廣孝

姚廣孝相城人一名道衍削髮從釋教以謀
干
太宗起燕邸累進太子少師卒贈榮國公謚
恭靖
評曰少師棲遁禪宗褰嬰世網既叅佐命卒
叛初服互逃儒釋之間未獲進退之所其詩
如入忉利天雖自快樂未就解脫魔障既深
終當墮落

夏少師言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進士爲行人授吏科
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以上疏論郊祀遷翰
林侍讀學士再遷少詹事遂拜禮部尚書入
内閣久之累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坐法下獄誅死
評曰少師瓌偉灌蹤要階禍起几望終作僇
人才長於奏牘他詩如武庫才戈種種出間
殊少利器又如夏侯鼎古意蕩然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長沙人也五歲以能詩善書
詞　上召見宮中令供奉翰林十七舉進士
改庶吉士授編修九載遷侍講滿考為學士
加左庶子進太常少卿又進禮部右侍郎司
内制遂預机務累官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謚
文正有集行於世
評曰東陽髫年供奉早捷賢科一時才名大
噪晚登三事鈞掌二紀聲施四垂詩家達者

惜乎未講體格徒逞才情枚生累牘少游揮
毫角險爭捷加夾墨鄉予嘗譬之如積潦成
陂雖復汪洋輒淺易涸樂府自謂絕世寔則
史斷一章有予名兆先未立而夭其風韻爽
爽絕句四首大類竹枝佳境少加鉛槧之年
奚止箕裘之業

弇州筆記卷十二

鳳洲筆記名卿續紀目錄

鳳洲筆記名卿續紀目錄上

鳳洲筆記卷之十三

海虞文臺莒羨中校

名卿續紀一

劉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十四從師受春秋請假旬日即暗誦大義了了屬文氣昌而奇稍長于書無所不讀天文地理兵書數學尤極精究舉元進士拜高安丞以廉節著頗抑豪貴武斷者右小民諸豪貴不便之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久之召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試官尋上言御史失職數事下臺臣覆格不下因復罷歸乃與魯道原宇文等日縱酒呼博爲樂一日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道原諸從游者皆以爲慶雲賦詩基獨持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輔不我乎不夫也衆大駭咋舌則稍稍避去基醉迺歸時沈湛無識者獨西蜀趙元澤一見異之顧謂曰公武侯儔也天下將有事其自愛毋令落小盜手而會方國珍起海上掠郡邑麾下至數萬

人詔復基浙東元帥都事討之至則與元帥城
慶元繕甲勒兵稍前迫國珍國珍逆勢不抗乃
浮海以重賂賂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國珍授
以官基曰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
計且無所懲不可用事者已先入國珍賂大怒
基謂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覊管紹興路
大憤激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
阻之得不死賊尋益蔓起不可制行省檄基以
都事募兵勦捕山澤畧平進樞密經歷行省郎

中經畧使李谷屬上基前後功于朝猶以國珍
故不録左授總管府判基即日棄官隱青田山
中閒黨避亂者多依之著郁離子倣戰國人語
自見云
高皇帝既巳都金陵遣兵徇下金華諸郡走使
聘基基慨然散其衆謂所親曰吾嚮游西湖指
且云云者此公也束身與使偕抵金陵上時務
十八策大見器重朝夕侍帷幄陳友諒舉國入
寇勢張甚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奔據

之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入內請屏左右屏左
右基始曰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吾迺言上曰
先生計安出曰賊氣驕可伏兵取之　上曰善
勒大將徐達等乘東風發伏兵大破逐北斬溺
及降者數萬尋以敵貲賞基基不受　上故遣
奉小明王其誕中書省虛御座請　上行慶祝
基大怒罵曰彼牧豎奉之何爲不拜走見上陳
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因遂定進取計都督馮
勝攻兵其城　上命基書方畧授之使夜半出

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宜設伏填有黒雲起
者賊伏也勿動日中黒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
賊歸也即銜枚逆擊之可盡擒也衆莫信夜半
見雲起如所指授從擊取其城　上益神基言
洪都守將胡廷瑞遣其子通款請有所禁止
上難之基從後躡胡床　上悟即如約廷瑞降
先是基喪母屬兵事未敢言至是請還葬括蒼
道衢州定金華苗軍亂　上時時手書騎問計
基條荅懸合不爽葬畢召入　朝至建德師李

文忠也留之張士誠以師來伐文忠奮欲戰基
固止曰不出三日賊走矣三日基登城望頟其
下曰賊走急追勿失衆見其壁旗鼓嚴如故疑
未發諜往視果空壁追至桐廬取其師上見基
復來大喜賜坐上方有事吳楚諜所先皆以吳
地饒易取楚強少後基曰先吳易耶士誠守土
虜耳楚據上流竊名號迺心無日忘我宜先上
曰善徵先生言吾不後忘漢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往救之以舟師大戰彭蠡湖未決上時意懦

甚基密請移軍湖口以金木日決勝巳陳氏果
滅方戰時基侍側急手挽衣推上過別舟大呼
曰難星過矣頃之所乘舟糜于砲御坐委頃水
不捄歸拜太史令自是益親多屏人語無知者
曰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大將俄胡深敗沒
報至上方欲刑人基適入見問何爲上曰吾夢
刑人首屬於土吾惡之以應故耳基曰衆首有
血傳土得土得衆象也三日報且至上爲留待
三日海寧降上喜悉付基令縱之衆叩首謝曰

公生我公生我而承相李善長嘗得罪上憲使
淩悅因弹之基從容爲上言李舊勳且能和諸
將上曰是數欲害先生者爲游說免耶即罷李
吾之相計無踰先生基叩頭曰國家欲易柱必
得無求巨木哉臣才不任即所見無過李者陛
下柰何易之上乃止武洪元年
上南郊即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進拜御史中
丞時下大司農定處州七邑稅粮比宋制畝加
五合具上特爲青田作五合科曰使青田人世

世念伯溫也而車駕幸鳳陽基及丞相善長同
居守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當死基奏按之善
長爲彬解不聽奏上詔可基即日斬之善長大
恚恨以他事訴于上基乃求放歸田里陛辭謂
上曰鳳陽帝鄉非置都地虜無所復慮獨王保
保未易下也後定西失利王保保走沙漠卒為
邊郡患焉上以是罷不都鳳陽而手詔叙勳伐
召基同盟勳冊賚賞甚厚追封及三代丞相善
長罷次當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上怪卿

不愛憲者基對曰臣愛憲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必敗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憲耳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將僨轅破犁上曰吾固欲相先生基曰臣嫉惡太甚且不耐繁劇爲之恐孤大恩後憲敗上卒相廣洋廣洋敗繼相惟庸基嘆然曰不蒼生福哉吾言驗者也三年拜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尋賜老基雖已老山中而信使往來不絕所問必悉心對嘗括閒有隙地曰淡洋復抵福建界

曰三魁元末爲販鬻鹽盜淵藪累年基奏設巡司守之及設司盜黠桀抗不服入海基遣其子璉入奏丞相惟庸猶以舊怨奏基欲得淡洋地不遂爲此計上雖不以罪基亦頗爲動于是基入朝見上不敢歸久之寢疾丞相惟庸挾醫來視疾飲其藥覺胸中積如卷石白于上上弗省也疾遂篤三月上爲文勅基馳驛歸歸一月卒年六十五遺命焚兗揚灰無得犯所習天官書進于朝子二人璉爲江西參政卒官今皇帝興滅繼絕謂基功最大贈太師謚文忠錄其後爲誠意伯

逸史氏曰吾幼時聞諸長老劉誠意事奇怪甚不錄錄其大都於蘇平仲狀取節焉既成讀而歎曰天其巧合世哉夫古稱豪傑勇智士不相用則角也夫角易以全誠意三仕元獻策不用罷迺歸我　太祖是元遺　太祖以誠意不使角而使為用也嗚呼巧哉或謂誠意類留侯其籌策縱橫無愧焉至出處大

節遠矣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元季蘄盜大冦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大喜爲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慢罵曰計安出爲賊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柱刃礪脅欲以威降溢溢愈奮不屈賊竟弗忍害溢夜乘間脫歸募里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又從別將石抹宜孫討諸峒賊俱有功行省以便宜遷溢僉都元帥不受溢揆盜衆未易平又鮮奇

司事者散兵匿匡廬山轉入閩　高皇帝定金陵制詔束帛聘溢既見問曰我爲天下屈先生先生何以教寡人溢對曰傳云不嗜殺人者一之臣不佞乞所後知上悅拜僉營田司事行課兩淮墾田及租稅改僉按察司浙東慶師深伐温詔溢遊守處供軍餉乞匿民忘其師温下溢移填湖廣請分兵駐荆襄列斥堠置屯田因饑食蔡鄧未許會處帥伐閩敗歿浙諸郡大震詔溢以按察副使填處溢辭副使馳詣郡則

奸民已賴肆劫掠聚山谷不下溢爲榜招諭之爭就撫溢爲誅其師而籍餘衆爲兵青田叛與范希政合冦慶元龍泉騎慶兵悉發戍浦城溢所籍僅足城守乃召募鄉所從里中兵擾要害列木柵相救賊惧遁去浦城戍皆粮乏詔處轉饋溢以道險乏牛車而軍中掠食甚富請括入官而均給之食果足温之若陽叛據險徼遮往來商旅又時輕兵剽隣邑溢遣子存道破斬之造海舟籍瀕戸精銳者得舟師千人使千戸任

堆淵朱仲欽將戍青田賊至仲欽兵搏未決而堆淵走遂敗溢誅堆淵再遣指揮何世明擊賊平之入朝上勞苦溢因舉人議伐閩溢對曰聞御史大夫湯和自海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夾舉閩固易然閩人服李文忠甚今填浦城固建寧取道也上曰善詔文忠別出兵縣建寧閩果下先是温別將黄宗雲成景逵來附予官仍故將軍守土温失利輒叛去後降溢請斬宗等以狗召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而存

道率鄉兵萬五千從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伐溢持不可曰鄉兵農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而復調之非信也上色變溢繼曰處固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趫勇好農可籍而代也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迂而有先生先生其爲朕一行溢既歸毋卒上遣祭仍趣籍兵使存道將見上溢竟以勞毀得疾死存道自累功至指揮

逸史氏曰　高皇帝定金陵即使使以禮聘劉基宋濂葉琛及溢溢以績貴基以謀用濂以文

顯琛以節著嗚呼漢屈群策於斯爲盛哉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其先世仕元爲浙江宣慰
使請老錢唐遂世爲錢唐人謙幼頴敏有大志
弱冠舉進士授監察御史督錦衣官校捕察鹽
鹾不問戚貴中常侍家一置理無少貸者謙長
身貌白皙如冠玉每奏對聲朗朗徹衍陛間
宣皇帝固目屬之從上下武定藝漢庶人命謙
廷數其罪益稱旨河南山西地相絡民饑多盗
議得大臣填撫之上曰是故數漢庶人罪者御

史大佳擢謙兵部右侍郎謙顧起微蹤大位俱
無以報上德意抵鎮晝夜經畫課耕緩歛箕賑
完繕城堡練車騎預蓄草爲堰河得亡決行按
大同據將士私匿屯地還官滿九載轉左侍郎
地故有帕香及蘑菇先任者至京率以是饋贐
爲常謙入議事袖手往無所望之仍賦詩自見
云前後在鎮十八年當轉者數矣他御史故貌
類謙以事忤中貴人振振時柄司禮記之會謙
薦參政孫原次王來自代振下詔以謙抗求代

左遷大理少卿會謙持父喪歸於是吏民數千
人詣臣上書請留振亦悟悔復撫故地尋入爲
兵部右侍郎北虜也先寇邊郡殺掠萬餘人王
振說　睿皇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請遣將行
不報巳巳八月望我師駐狼山土木虜奄至師
大潰睿皇帝陷於虜敗報至京師大震帝弟郕
王以皇太后命監國御東角門問計群臣叩首
論王振喪師辱國狀當籍王未許衆怒亂捶死
錦衣指揮馬順及二內侍王大懼欲退謙直上

攬王曰止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群臣
心爲社稷耳無他王曰可於是遣都御史陳鎰
籍振家慰勞群臣且散謙後徐徐行衣盡裂吏
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吾儕者固易公即百
王直今日柰何郕王既即位遂進謙尚書太監
喜寧故胡種土木敗降也先因爲用鄉導挾睿
皇帝趨紫荆將遂躪我三輔京師戒嚴侍講徐
珵倡議占象宜南遷于謙大慟哭廷抗言曰京
師天下本即云論上上不幸没虜宗廟三陵百

官萬姓餱藏倉儲亡恙中國勢全盛柰何棄之且宋南渡可監也珵妄言當斬上迺從守議拜謙總督內外諸軍珵始恨不敢言通州粮數百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爲虜有謙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粮歸一二日而盡奏委親信戚畹重臣環衛宮闕守九門簡給事中王竑姚夔監軍而身率大兵營城外及闔門泣誓將士皆感奮頃之虜至萬騎前突我堅壁不爲動虜不得志稍稍引避去相持凡六七日虜

疲且退謙與武清伯亨謀謙知睿皇帝移他所舉砲擊之虜死萬計而宣大勁騎援者分道入虜夜遁遣兵尾出塞不敢擊論功加少保固辭不許客有誦謙功者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但不城下盟何功明年　睿皇帝還京上尊號太上皇居南城侍御服饍儉甚太上以是不能無望焉虜雖退然時時犯我西北邊貴州苗大起二廣四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畫口爲奏二吏從旁録録常不及經畧悉縣

合機宜所嚮有功上亦雅信謙待殊禮賞賚不貲謙臥病宿朝房上使二大璫更往視謙服御簡朴歎息因以聞詔計資今尚方製賜至菜醢畢備謙病痰大醫令言非得竹瀝不可上爲幸萬歲山伐竹取瀝賜也于謙爲兵部八年又兼總營務迺上言兵冗不精練遇敵輒退[illegible]避是以有土木之役且兵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於是即五軍三千神機營得馬步驍悍者十五萬爲團營十二身與總兵石亨日

教練之厚廩餼使備征行謙威令嚴容裁抑僥倖雖同事無得輒與以故亨與小人多不便之景皇帝寢疾謙率文武大臣請視朝既不可起則請早復元良正天下望意蓋在憲宗也石亨張軏徐有貞謀以麾下夜趨南城迎太上皇復辟遂下謙及王文等於獄誣以迎立襄王罪死文見收憤怒目如炬辨不已謙笑曰辨生耶彼不論事無有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忍有貞即珵直上前言曰今日不殺謙事無名上迺決

謙文悉斬東市家屬戍邊徼謙死藉其藏無餘貲蕭然僅史籍耳而正室鐍鑰甚固中頗多蟒衣珍寶劔器皆上賜也睿皇帝崩憲宗立雪謙冤復爵赦其家戍者子冕爲府軍千戶至孝宗朝冕已易文階遷應天尹上言先臣謙辛蒙先帝昭雪未有贈謚敢昧死請詔謚肅愍贈太傅立廟其地子孫世爲千戶勿絕

逸史氏曰北地李生作于謙廟碑其畧曰虜時擁英宗論下大同之人登城謝曰賴天社稷之靈已有君矣即他處無不然者嗚呼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歟謙死後田畯行伍無弗哭者且曰鷙鷁氷上走何處尋魚嗛而大梁人爲立祠祠之當時同與難者王文然文未有稱也謙死極慘又一時首功今無後天所以報之何薄哉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阯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獠新附畏不樂明約束中朝士憚往上於是詔御史予三級知交阯諸州通得清化亡何黎利叛來攻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阯板夷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死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予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萬人晝夜來攻圍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即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群臣舉將畧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喇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具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伏劔厲聲曰若欲保京師耶保京師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狥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氷灌城爲氷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

荆通選兵追速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奬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冦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吁奇矣哉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長身皈黛有智力舉進士爲給事中竪人振誘睿皇帝北征陷虜振故横積貲產萬萬二孼弟繇振官持揮使群臣憤伏闕請監國郕王誅籍之未許錦衣揮指馬順者振黨也諭麾衆且退竑直前捽順批頰詈曰頋奸臣爲振傾官何不與手衆爭拳蹴順血肉零亂死郕王乃從詔籍振家誅其弟竑是以顯而亦多忌者虜大入冦圍京師詔竑别將當虜擐甲令於軍軍嚴不囂虜望見走進僉都御史總漕填淮淮大饑竑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哉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而睿皇帝自南城復位有以竑名上帝曰此不請我弟振籍者耶削秩流江夏睿皇帝崩群臣爭言故都御史竑賢不宜弃召拜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帥討滅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弃瑕即瑜奈雍罪不賞乃竑不以罪廢耶議始定竑剛勇練於邊政而狥法多忤乞歸二十載乃卒

鳳洲記卷之十三

鳳洲筆記卷之十四

海虞文臺黄美中校

名卿績記二

韓雍字永熙吳人幼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錫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搒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黄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迺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

白父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難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誅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次誅無噍類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而大學士陳循者廬陵人也熟知雍才可大用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揭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江西獨侍雍少安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戍之雍坐是謫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愉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律朋黨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爲宴會累時今不坐獨以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遯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還晉兵部侍郎

英皇宗帝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於大學士李賢左遷浙江參政雍爲參政日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且適也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輔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

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爲者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㤼賦入廣西可破雍奮曰不然古伏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彌完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其本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地可以

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玆行也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剋備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既縛而袂中利刃出廼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綺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寔相聯屬不兼委且勢輕互避不便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焉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晉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操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

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審賓佐皆極一時之選然不好事邊輻以故御史言事者得中之致仕同時有項忠亦以武功顯

項忠者先雍舉進士爲尚書刑部郎從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抵宣府足陷蒺藜百數不覺也歸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使陝西按察使超拜右副都御史撫陝西固原土達滿四逼都指揮劉清因挾其衆叛據石城迎擊殺官軍旬日間衆且二萬矣詔忠以

都御史李師討之忠至自師徃逼賊賊從高下我師不支伏羌伯毛忠戰死忠即陣斬一退縮千戸陣稍定賊屈會星孛台斗中外洶洶忠堅不爲動曰賊無援又食盡堅守可破也兵部議益師忠力止之於是絕堅壁不復戰而持賊且百日時單騎巡賊壘諭禍福於是相顧繼而降者滿四從精兵來刼營大小三百戰卻之得賊愛將楊虎貍誘降使内應虎貍脫卒說滿四出戰因擒滿四急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

餘人討石城天險盜有卒不下廼留軍戍之歸論功晉右都御史荆襄賊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忠復往招諭縱兵捕不服者發還鄉百四十萬編戍萬餘斬首二千人召還累進兵部尚書壽以忤大璫汪直落職去歸雍罷二廣五載卒忠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廼卒俱諡襄毅

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鬼神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勑悉二廣士大夫先生毎稱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俞子俊字士英青神人舉進士歷戸曹郎有才擢知西安府府隸省藩封督帥三司萃焉又孔道號繁劇宅守往來滿乞代至子俊始饒不爲城水鹻民食多病乃開新渠道河水今號余公渠復轉潟斥鹵得腴田千頃擢陝西左布政使滿四反大發兵討之供餉百億恃以不匱遷右副都御史撫延綏至則日夕畫延綏久策上言

三邊爲延慶爲寧夏爲甘肅延慶故内地也高帝時遣將斥虜黃河外盡延慶無馬跡正統初稍渡殺掠吏士厄於東西邊險不得逞乃悉衆躪延慶間地幾失後又獲間導知河套饒水草畜牧入屯聚不散我延寧列戍置守反在外臣以爲諸邊界空屢築城以次立砦石堡地多高山斗崖因形勢下厚者剷削稍衍者累築瀹塹延引相接制曰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距寧夏花馬池延蔓二千里毎二三里起對

角敵臺累累不絕空處墻築如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墩大者十五小者七十八虜絕不復敢犯乃休士教耕種園藝歲得粟十餘萬石擇壯士課射習騎延綏悉然號西北重鎮焉移塡陝召入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虜復大舉入宣大詔子俊兼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發兵逐出之不能大有所殺傷已乃列上利害請築墻如延綏事業行矣會忌者設語撼尋止還理部事加太子太保卒代子俊

爲尚書者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人也生而頎長身英偉可畏既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按晉楚有聲擢福建按察使再擢大理寺卿未赴毋喪歸固原土夷滿四者亡命據石城亂大兵數討之俱敗詔奪喪拜文升右副都御史會都御史項忠悉發京邊兵攻圍石城兩月乃拔之獲滿四及男婦二千六百人斬首虜七千六百級捷聞進左副都御史留撫陝西漢中賊李鬍子瀍閘火蝎兒滿城王彪各因亂鵲起剽焚邑肆殺吏民勢張甚文升前後悉授笄裨將某某平之虜嘗入臨鞏文升自帥兵追至黑水口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因陳禦邊三策及時政命節制三邊諸軍虜復大入韋州固原好水川文升檄諸路兵按伏虜至伏發大破之斬獲驍騎二百築東觀名嶺曰得勝坡勒石紀績還爲兵部右侍郎出備遼東虜圖五花八陣嘗上之遷左侍郎食二品祿建州女直叛撫臣陳鉞者掩進貢夷殺之以功

上夷俱恚益與女直合而太監汪直年少喜亂邀文升與偕行劫文升不應馳傳先往諭黒鎭忒諸部北直至已解散無所獲恨之構文升下獄論戍後召還爲左副都御史遷右都御史督漕運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入爲左都御史復兵部尚書先是

文皇帝開西域諸番貢哈密封元主後脫脫爲忠順王予金印令嗾領諸番譯往來語而脫脫傳至子孛羅帖木兒死無後王毋理國事漸弱

而與土魯番怨其王鎖檀阿力來襲執王毋及金印去族部俱逃散詔高陽伯以少兵往撫前逗遛不敢進而番漸益易中國久之納王毋塌罕慎爲王入哈密而鎖檀阿力巳死子阿黑麻復襲執罕慎去詔切責迺始以金印城池来歸且言罕慎卑屬也不足主文升請以孛羅帖木兒從子陜巴代亡何阿黑麻復執陜巴遣㭊牙蘭卒數百騎戍之文升奏寘其貢使遣都御史許進副總兵彭清發漢騎兵取道徑襲哈密牙

蘭遁捕首虜僅六十餘土魯番大震迺奏還貢使副以幣絲責阿黑麻還陜巴仍土哈密援三種都督寫亦虎仙等佐之收撫離散幾二千口給牛具種子布帛絲呆粮餉足自是甘肅少安者垂廿載文升爲兵部最久後遷吏部加太師太子大師卒

逸史氏曰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於今之言守者祖馬文升規度宏密亦一時之良本兵也雖然言听而任一厚賞而薄誅其所遇則亦異矣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華謹厚於人無所稱後罷歸八十餘卒誕十四月而祖母夜夢天仙乘赤雲抱一子來驚寤生守仁以雲異世名之曰雲六歲不能言一日老僧過摩頂咤曰異哉兒惜其名露巳不見因改名曰守仁遂能言守仁生有異禀十一嘗過江望金山即賦詩語奇甚然幼特好逸遊走狗鬭雞六博諸所從爲非不肯補博

士弟子毋亦無耐任之耳巳稍游埶間出與鬻雀者爭相人目異之爲取錢買雀送還曰自愛自愛異日天子柱石也守仁自是憤激讀書一載學大進二十舉于鄉乃學兵之塞外觀山川習射騎又六載始擢進士上第補刑部主事非其好也日從李夢陽輩爲詩文務出奇句相頡勝多不理司事尋謝病歸陽明山中讀書益泥悼文益高然好談神仙玄怪踪跡詭譎時人未之識也數歲病巳復官甲子主山東試取穆孔

暉等多名士程義爲一時冠焉歸改兵部武選主事　武宗初劉瑾輩擅權以南京給事中戴銑言事怒之督官校攝捕甚急守仁上疏大畧謂陛下非有意督過銑少示戒耳但天時寒沍萬一銑在道或不諱卒填丘壑使陛下負殺諫臣名陛下必追恨左右且晚矣又他語多侵瑾瑾大怒下守仁錦衣獄廷杖數十謫龍場驛丞自是守仁名益顯守仁既已赴謫瑾恨不置遣校卒闞道生殺之守仁計紿得免過江作吊屈

原文見志焉尋爲投江絕命詞佯若已死者瑾始釋守仁至龍場諸士夷雅亦知重之爲築室遣弟子少者從游守仁不鄙夷因俗爲導彬彬然多化者茫微上官經過少暇時以熟繹經傳多新得然繇是與朱氏說悟自成一家言貴州宣慰安氏壤與龍場接時時使致幣帛粟肉守仁稍受一二會土酋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事且鬪撫鎮矣守仁作書抵安氏道利害甚悉安氏始幡然悔得以無搆兵者守仁力也劉瑾

拜廬陵令改南京刑部主事未上召爲吏部主事進驗封員外遷考功郎中守仁以其說動士大夫年行有尊者降乃拜守仁爲師居考功八月擢南京太僕少卿轉鴻臚卿凡兩爲間秩弟子從益衆汀贛盜大起都御史文森坐逗留削爵爲庶人兵部尚書王瓊言守仁才可用詔拜左僉都御史巡撫汀贛四省守仁上書願得改巡撫爲提督尋賞罰便宜行事無狗司寇文法報可守仁於是廣召募出飭陣伍身自激奬當

先者先是賊廣設堞布督府左右探徹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十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蓐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稍易不爲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賊懼奔據象湖山守仁歸稿獎扶痍示休息而鄉人邵黃之廣左藩俐兵備守仁因形選精兵千五百先尾以兵四千五百疾趋奪象湖山隘賊斃來逆兵度險爭持歷辰午賊始大潰敗行捕首虜數千又紛鏃其長富村諸穴撫降者四千餘

已又從牛皮石嶺分三哨鏦金震天賊懾瓦觧踐古村栢林白土赤石搗箭灌又刈水竹大重坑君宅清泉白羅酉山窮之剿洋竹洞三角湖前後大戰三四小戰十捕首虜四千焚廬舍積聚獲馬贏牛羊萬計汀酋盤天鳳與贛南諸峒互犄角相黨救守仁計橫水左溪其腹心也擣之便乃分兵授方畧刻期會而峒賊乘險多備檑木石去賊三十里休舍募樵豎導鄉兵熟山者使持砲火鈎索由間地攀藤葛繞出賊後

次日兵攻十八盤與敵遇旣合而四山伏砲發囂聲起賊愕𨫼乘之遂大潰乘勝破節理觧鐵龍䃲桶岡諸峒悉平首盤天鳳等弃市俘殺又六千餘暇行地即其樞奏立邑置戍控焉而浰頭巢最大且險巨魁池仲容者最驍黠難下守仁因兵威脅降之孤疑終不肯輸首領橫水破始懼遣其弟仲安率老弱二百餘詣軍門僞降因以探我虛實謀內外應守仁厚遇之使爲别將從馳使賜仲容斗酒仲容寤得計對使曰我所以未敢詣王公且爲戰守備者龍川新氏盧珂鄭志高欲襲殺我我故待之耳非敢抗天兵自取死盧珂鄭志高者有衆三千人遂近畏仲容迺獨與抗故仲容恨之使歸守仁陽怒珂志高檄數其罪因以示仲安又數日而珂志高來極陳仲容逆謀不可赦守仁復陽不信責二人擅兵仇殺下獄將誅之仲安即日飛書報仲容仲容益大喜而守仁所遣人復說之使自來可訴行也預之守仁還贛大張樂享將士下教曰

賊蕩平浰巢向化重勞苦諸君宜各歸爲樂兵散賊撤備尋遣仲安歸助兄防守他盜仲容乃肯來守仁預已諜知之即日先行屬縣勒兵俟指揮詣獄語珂志高以實使作手書盡發其家衆仲容至日犒宴之度兵已集乃伏甲擒執仲容於獄而出盧珂鄭志高於是大兵分道並進賊黨不虞猝至倉皇出戰圍四合鼓譟急擊賊大崩走擭捕無遺類斬獲二千餘級捷上進右副都御史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福建叛卒起

詔守仁往討之道過豐城時寧王因生辰宴殺
都御史孫燧按察使許逵舉兵謀逆遣千人遮
取守仁豐城令顧佖密報乃即日間行得漁舟
走脫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強留之守仁於是即
吉安開府召募故所部將軍未集寧王謀率兵
襲南都謁孝陵稱僞號承平久南都無可禦者
守仁僞爲檄其省其省兵約數十萬至江西督
有司趣料供饋寧王疑未敢發又數日迺出兵
攻安慶不下親帥師往會攻留内臣萬銳等萬

餘人守南昌守仁兵既集於是分道往急擊南
昌下之萬銳等自殺寧王既已不得志安慶聞
内變還師自救衆心益離守仁逆擊之遇樵舍
縱兵大戰破寧王兵斬首二千級溺死者萬餘
人明日又戰又大破之所殺及溺倍焉寧王脫
身呼小舟逃遂爲邏至卒擒捕餘黨無噍類是
役也知府伍文定決戰功最大又寧王所遣謀
招降至進賢令劉源清殺之賊氣奪寧王
所與共事者多宿盜及市賈人子耳舉逆旬日

輒敗守仁以大捷聞江彬等誘說
武皇帝江南富饒可游樂至是　上心幸及寧
王反下詔親征因得如彬言止守仁捷疏幸南
都遣大璫張永張雄安邊伯許泰等赴江西定
功次雄泰故欲俘俛成功恨出自守仁爲危言
撼之守仁幾不免一歲
武皇帝崩
主上以宗子嗣大統悉釐革弊政乃召守仁至
拜南京兵部尚書尋論功封特進柱國新建伯

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食祿千石世世
勿絕守仁三疏辭求乞歸以省其父其父華時
以尚書致仕也遠近榮之歸兩月華卒又三載
服闋分入京謝而忌者沮之守仁益講學授徒
千數所居傍僦舍至踴貴凡三載而召督四省
諸軍事初廣西田州太守岑猛者世爲田州部
下精甲數萬人甚富而驕恣好亂前後討賊多
倚其集事由是益自負既殺使者發兵大掠制
詔都御史姚鏌帥諸道兵討之入田州猛跳購

捕終不獲而猛黨盧蘇王受從男女十餘萬營山谷與官軍抗朞歲不下糜縣官帑數十億事聞上切責鎮罷之以守仁代文武僚屬不用命者詔守仁以軍法從事守仁舊立功江廣間賊素所畏服至則散兵歸別地諭蘇受許以不死於是盧蘇王受廼率其部落請降守仁大陳威儀受之杖蘇受百為撫定其餘衆求岑氏後貶秩使守故土設流官制焉迄今岑氏無敢叛太藤峽賊巢險阻且衆盛自大征後將百年莫能

破守仁因蘇受衆使都御史林富前都督同知張祐等間道入凡十餘戰殺虜三千級得婦女小弱者悉以充賞守仁舊苦肺疾至南方益甲濕親兵事勞頓遂不支行部抵贛州卒時年五十八門人子弟從者為經紀喪事歸大學士楊一清桂萼素忌守仁功為上言守仁每上捷自張大不肯歸功主上以是怒削其爵云

逸史氏曰吾時時見守仁鄉人及其兵行地者道守仁智不可測如神云高鳥盡良弓藏雖得保守領廵弗克終有爵土迨子孫也嗚呼悲哉其為說固未盡合朱氏然亦灑然可喜所自得深矣學者又加甚焉分門植黨以為勝朱氏然此守仁罪也至間託於文雄爽橫放不鑿不蹈能發所獨見難矣

胡世寧字永清臨安人舉進士為德安府推官世寧潔廉於己秋毫無點涴而勇往不護前推官職理刑獄世寧則時時與縣官事役賦捕盜諸所難者經世寧則舉擢南京刑部主事稍遷

至郎中與嘉魚李承勛崑山魏校友善以氣節行誼相策励益閒熟當世務久之擢知廣西太平府瘴鄉又多土官苗僚姓輕亂而黠好爽其上先守多艱之世寧毅然往至則釐剔宿弊馭土酋一以威信畧去文法遇保襲則為處得所茗盈州李蕃盈與全茗州許崇高仇殺又不以時請世寧收濟治罪即遣歸仍為畫江定其界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世寧誘濟中表兄趙元珽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

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知府占三州二十七
村地知府黃暘更服事之文昌畏慕世寧欲來
歸而總兵鹿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恐來奪與
叅將寧兵夜逼世寧守孤城危甚文昌衆且至
莫可支吾而屬邑土兵嘗被世寧德者先奔命
來助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
黃暘乞為世寧養子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
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
州諸郡守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

俞諫發近地兵討之世寧從賊氣勢相絡號數
十萬而江西兵素卑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
驁不可使世寧日夜揣循之漸為勒束陣法陰
募招賊降者散為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益
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迨復業
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秦者忌世寧功譖之俞
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
濠縱毒遠近靡不苦而陰結群盜取其貲庇之
勢且成矣世宗因上疏論攻治二策末及王乞

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而宸
濠聞之怒論世寧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
不出自朝廷九重南顧之憂為離間親藩請甘
心焉幸臣錢寧等先入宸濠賂捕世寧下錦衣
獄減死戍遼左亡何宸濠反起世寧軍中拜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為吏部右侍
郎以父喪歸天子新即位世寧自喪
所上言
聖孝隆治禮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世寧

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為浮冗而近幸多
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
居事霍韜薦其賢召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
改刑部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世寧
時已得末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
為陳九疇鄒昊胡濃施儒楊必進有將畧為時
宰所厄不用乃懇求致仕歸賜敕給驛續與廩
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
謚端敏時李承勛者齊名

李承勛嘉魚人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遷廣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晏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遥策援猖獗甚執參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破賊於山攏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寇軍窺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听撫據得其秉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為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搶散者二萬餘賊平蛾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從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刼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敍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還陜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

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濵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黒龍混同禿魯艾惹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墻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闌松靖險劉勇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董宿獎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攺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譽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曆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為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九

逸史氏曰世寧承勛號齊名其機力勇量等而世寧稍則於道不爲揣合陰觧故易退焉承勛能抗郭勛固偉然頗借閹人求力何大相遠哉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亦庶乎近之矣

鳳洲筆記卷之十四

鳳洲筆記名卿績紀目錄

卷十五

李善長

姚廣孝

楊榮 王驥

侯璡 楊善

徐有貞 王越 附陳鉞

卷十六

楊一清 王瓊

陸完 彭澤

馬昊 陶魯

王憲 唐龍

劉天和 伍文定 附劉源清

陳九疇 胡継

曹諫

鳳洲筆記名卿績紀目錄下

鳳洲筆記卷之十五

東吳王世貞著　幘撰

名鄉績記三

李善長定遠人也元亂匿東山中善長慷慨好功名而心竊薄盜行事不出

高帝兵自濠如定遠善長杖馬箠道謁一見語通夕

高帝喜刻燭恐旦也留掌書記得預秘較調發饋餉甚親信

高帝甞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逐元鹿先後敗君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其主信持牘左右謀事者毀將士以取固其將士怨其毀而解其信故也善長曰命之矣亡何克滁而滁陽王自泗還欲召善長寘麾下善長泣見

高帝不願往帝曰且欲我且不得辭況爾耶善長竟泣辭弗往王亦不復召尋從拔和陽帝親襲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而元太子禿堅等兵來襲

高帝聞亟還救善長已逆擊大破走之矣上東欲渡江善長曰我衆且數萬而粮少度江須舟楫請少俟而水寨俞通海軍降善長從臾　帝曰可矣遂渡取建業諸郡奉　高帝為吳國公置江南中書省授善長叅議尋兼大都督府司馬前後遣將取毗陵寗國諸郡善長主軍餉供億亡闕帝討婺州又討洪都援安豐角漢主彭蠡殄之饜其孽武昌俱善長留守鎮靜明肅民忘帥遷叅知政事奉吳國公為吳王進善長右相國討張士誠獲之以畫策功封宣國公改尚左善長為左相國請賜祠祠彭蠡死事者定楚地魚稅藪隱匿歲得穀百萬碩叅攷律令除連坐下有司須行之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拡時或以己意損益長善令列上悉黥論鬼薪吳王三年左相國善長右相國達平章遇春等昧死上言殿下仁聖功德廣遠宜稱　皇帝令曰制詔都建業曰應天不允三請乃即　皇帝位告於皇天后土謝諸勳碩之既首善長進中書左承

相兼太子少師定郊社廟禮大將軍旣比取中
原　高帝幸汴善長復留守得潁殺生封拜焉
帝還詔定封建諸王官屬國邑及大賞平中原
將士功有差請置司農卿於河南課耕懇又請
禁淫祀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巫覡扶鸞禱聖書
符呪水邪術詔可中書左丞楊憲者惡右丞相
汪廣洋位其上擠廣洋陰事聞善長怒論憲死
中原平大封諸功臣加太師封韓國公食祿四
千石功比蕭相國世世無㪉賜文綺帛百疋久

之告老爲賜甲第鳳陽臨濠賜田千五百戶置
守塚百五十戶會帝念臨濠欲築宮命善長董
役因徙江南富人十四萬戶實之善長旣老召
用不復故相位怏怏見辭色帝稍巳不能平
而丞相胡惟庸者故善善長旣反誅辭有連給
事御史言丞相惟庸爲縣令日賂太師善長黃
金五百兩得媾蹤拜太常少卿惟庸旣巳相多
不法而主上英明恐誅欲反以玉具劒一奉善
長長遣奴操兵四十人從待日舉事先發善長

爲國首輔負大恩當斬上召善長坐與食語舊
事甚悉雪涕顧群臣曰吾初見太師長吾十四
歲而謀計多合不爽累功至窮顯吾女女太師
子謝諸君爲我朗宥太師又數戴復命理御史
臺事河南水發廩賑恤還列勛臣榜善長第一
高帝二十三年星變占大臣災上旣以前事疑
善長而言者究其意迺自殺天下寃之
逸史氏曰士多紀劉誠意奇事張子房之流善
長閎閎寡稱乃功當負絕何哉抑善長從起義

早夫足饋餉定章程一制度厥伐不細而人畧
之善長類酇侯不終徐達類淮陰侯終豈幸不
幸之間耶迺其履於勛名之際遠矣
姚廣孝初名道衍吳人也少祝髮爲僧廣孝名
精於其業通儒書及兵法術家言而又多陰計
間一欲棄去之入城覩元僧被金紫從車騎甚
都歎曰快哉此何假諸生爲得如是足矣而
高皇帝封秦燕等十王將之國擇高僧十人侍
行廣孝與焉廣孝覘知燕王有天子氣陳有司

願得從燕邸許之時　高皇帝之十五年也
高帝崩建文君即大位諸王視建文叔父行又
擁強兵塡雄郡棊布指列相習爲驕縱不奉法
建文君心患之謀諸大臣逼執伊周齊谷削爵
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燕王懼甚一
日問廣孝曰若能卜乎廣孝曰能大王卜天子
耶燕王曰咄毋妄言族矣廣孝拜曰主臣大王
幸賜臣燕亡左右窺所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
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

雖未及燕燕可覬幸免耶大王先帝所最愛也
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
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
悉雄劇屬郡之材官良家子鼓甲可三十萬粟
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扳石超距者又不下
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淮南此勢若瓴而下誰
爲抗禦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欲高臥得耶且
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亡異
燕王悅曰子休矣廣孝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

決大王問爲誰曰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
舍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儕俱
護衛校耳珙獨起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
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
也珙臣遊燕市中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
以大王故大王幸毋忘臣珙燕王益大悅爲造
戈甲潛勤東部士馬建文君切責使且至燕王
問廣孝曰公言起兵何日也曰未也矣吾助者
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又數日廣孝曰可矣

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
勒衛攻拔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
顧廣孝曰何神曰嚮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
也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廣孝輔焉李景隆
吳高平安之師數十百萬先後來攻皆計却之
燕王既已定京師媾建文君稱尊號首欲封廣
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室女亦辭乃拜僧
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
楣柱甃甓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

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
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
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
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輙拜太子少師尋命督
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巡吳地廣孝有故人
王賓者其爲人隱君子也居委巷不妄出入至
吳欲就見之三不可迺屏騎從徒步造叩門賓
不應遥語曰和尚錯耶慚退歸謁其姊姊亦揮
出之熟徐視捫其頂曰幸此尚存耳廣孝益不

自得還至京師卒年八十五贈榮國公諡恭靖
配享　太宗朝廷
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
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雖然於釋則臣道
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者賓隱人云論焉
蓋愧其姊矣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舉進士事　文皇帝爲文
淵閣大學士贊機務諸預者七人上獨心親榮
榮才敏熟於邊事亦為叩竭無留隱上三討北

虜入沙漠榮皆從得侍調發區畫之計甘肅總
兵何福招虜脫脫不花降榮往與福計部分虜
設衛給耕餉奏還稱上意何福卒代將者西寧
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婧赤斤蒙古衛爲邊
患有詔陝西帥豐城侯李彬討之榮至軍計事
還奏餉道遠冱寒士馬疲困不可用而老的罕
實畏罪逃撫之當自歸亡何老的罕請降最後
上北討還次榆木川得疾崩軍尚未入塞洶洶
恐變起榮秘不發從官上食起居可事如常儀

而身與一二謹豎視沐浴襲奠飯含棺斂如常
禮乃身入報　皇太子太子既即位累進榮至
少傅少師榮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同輔政至
軍旅悉以諉榮云後漢王反遠近大震榮首勸
上親征漢遂平而時有方賓者抗人事文皇帝
爲兵部尚書兩從上機宜進止塡集剖決如流
最後上春秋高復議窮追虜乃詭言兵少儲峙
不足上怒切責自縊死
逸史氏曰榮爲相以才敏見知上當大繁未決

者取片言信又周習地理兵將險阨強弱然於禮樂儒雅則無稱焉賓守大不及才亦一時之捷臣也

王驥字尚德宣府人永樂丙戌進士初授兵科給事中歷山西按察副使應天府尹俱有聲尋擢兵部侍郎進尚書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入陝西諸郡殺掠萬餘人烽火通內地　睿皇帝下群臣議當視師任者以驥應驥至軍大會諸將問曰先年兒海之役誰爲退縮者衆對曰都

指揮安敬即顧左右牽敬出斬之因誓於師曰若等亡慴敵亡弃將不用命有如敬師大恐悚服已乃汰去冗弱選練士教習陣法遂破別部把禿孛羅悉收其男女資畜歸驥已召還京視事阿台諜知復入寇　上勑驥乘傳往驥勒大將蔣貴爲前鋒將精騎深入驥從後犄角虜營急擊破之斬捕首虜多阿台走死論功加大理卿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廷議遣官往諭降而官者王振方用事慓賊喜功驥探知振所嚮主戰議振大悅制詔拜將貴征蠻將軍驥總督軍務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討之有司計儲餉期盡賊止賜驥明光鎧一雕弓一蟒綉緋袍一驥至謀于貴以冬十月分道並進會上江夾攻賊賊擁象馬數萬來拒因風縱火大破殺十餘萬級積骸如山丘思任發父子僅以身免奔緬甸又遣兵捕斬維摩州竇韋郎等捷聞召還大犒宴奉天門上爲主席焉封特進柱國靖遠伯蔣亦進封定西侯而緬甸擁思任發覬故地　上

面諭驥及貴曰重勞卿行驥貴復統兵至緬破緬人殺虜數萬詔班師加祿有差驥凡一再往殺賊將二十萬人寨民賦役者半終不得思任發而我士馬物故亦幾萬財儲匱乏是役也寔土木張本云　景帝初年湖廣苗寇乘時舋起大猖獗驥充平蠻將軍總師剗平之復增祿如前改督南京守備以老疾乞休　英宗復辟驥與謀起拜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三子瑺嗣

逸史氏曰　高皇既定天下右武約曰文臣非

汗馬勞無得封公侯百七八十年封者僅數人至于今世世弗奪者惟靖遠耳獨以麓川得之嗚呼麓川何以封哉

侯瓚澤州人舉鄉試第一遂連舉進士為行人嘗使雲貴諸省定土帥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敞使交阯抵閑門甚低隘先驅者謂傴度之盖夷欲逆折我故瓚不可曰此中國謂狗竇夷出入當豈敢以辱使人請逐交阯為折関乃入使畢遷兵部主事進郎中尋以次從靖遠伯

討麓川多所稗畫已幾賊攻大侯州靖遠伯瓚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下石甸等十餘寨由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進禮部右侍郎賜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表裏各五出填雲南予勑便宜從事會再討麓川餘黨瓚引兵由千崖南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及輜重萬計還左侍郎再賜金七十兩錠五千錠綵幣各七毋喪歸官為葬畢促還鎮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竄於孟養詔索之瓚與都督張軏分兵抵金沙江造舟度奪賊柵營焉賊驚鳥獸散窮追至孟㩆海子討入境重而思機發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添諸衛道梗食且盡瓚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定射賊大破之趨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金溪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圍悉解粤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遷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諸苗雨中瘴癘卒於師有楊寧者同叅王驥軍有功累遷至南

京刑部尚書楊善者北平人建文君來討燕王發兵北攻大寧而李景隆悉衆圍北平燕世子拒之善時起書生從登陴晝夜凡數十捿有功燕王既有天下予善官序班時僅二十餘稍稍遷至鴻臚卿善不大讀書慷慨多權畧能辦又貌偉哲奏對朗朗上目屬之　太宗皇帝崩歷仁宣英諸至帝都察院左都御史還掌鴻臚事英宗皇帝既拒虜失其軍陷沙漠虜數使未邀金帛請歸中外洶洶未决嗣主意不在迎善獨

奮謂衆曰諸君富貴負上皇耶當不令楊善獨
生乃請行詔許之即日騎北馳抵穹廬也先給
言獵未見而使所親習漢語者迓伴於故中國
人曰向土木圍漢兵二十萬脫甲走不一抗何
善曰京兵故熟工技及雍容衛主上儀且來非
以戰也特啖虜使飽耳今上英武加意北備兵
率諫即下書褒予無論當否或謂虜善縱騎越
山嶺宜計出入道布錐錐馬足蹶又火砲所發
大石一傷入重而寡宜碎石斗許亂發之甚衆

許之又謂南中毒藥傳鏃未中人血濡縷立死
選善射百金三十萬人悉習教戰諸材官蹻頭
異軍特起惜置之耳何故置之曰天子念南北
元元無罪許尒和得不置且使尒不可迺畢吏
士技也次日也先見問何官善曰都御史曰兩
國和好久何故辱我使臣減我馬價所遺帛疋
裁損半我是以南牧善曰昔爾父之事我先皇
帝也來貢不得過三十人賞賚物幣僅百計爾
使多今至三千人皇帝人人予金帛飽橐乃返

又親爲致酒饌亡闕從使者盜竊懼罪走東或
挾孕顏女直諸夷中國何恨辱之爾有書陰遺
其值其不在誤逮上其恐致疑得罪因托中貴
人間曰此非係大酋馬惡不足多與價亦自遂
徵書妄也其人今已誅帛實全盍爾伴使回夷
貪狡陰匿之撥其橐當見也先動色曰者善因
前說曰官爲大帥掌兵騎縱傷殺剔斮心首呼
號痛追上天好生官好殺豈不大背違致禍哉
也先色動因復進曰官今何不尋好還我上皇

帝歲得金帛自富足全南北人命也先嘆曰者
當令汝見皇帝而平章昂克前阻須金帛乃肯
還善曰我豈少金帛將謂汝南義重然諾不好
利徒手遝一天子修史當備書之萬萬世不朽
也先大咲曰者者次日遂引以見上皇設宴爲
上皇祖道也先自彈琵琶妻起舞而善并侍立
恭謹不懈也先顧上請都御史坐善曰雖草野
敢失君臣禮也先嚙指嘖嘖歎不置遂遣騎送
上皇回久之加善太子太保上皇在南成景帝

乂疾未起善與總兵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謀
納兵啓南城鑰迎上皇即位封善興濟伯兼禮
部尚書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卒仍故
封進侯謚忠敬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人也頴敏善記目過
即不忘年十三謁國子祭酒胡儼儼時自矜重
稱疾憑几見試珵詩即起循床行大詫賞曰子
自愛他日國器也後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
編修珵意不在文字間思以功名顯凡天官禮

樂兵法刑律至巫卜醫筭小技無弗習者進侍
講時英宗皇帝北征陷于虜虜將入寇掠畿甸
勢甚張大景皇帝以郕王監國有薦珵者遣大
璫金英問計珵言天象有變惟南遷國可保英
不然珵剌剌泣且語英策出之會兵部尚書于
謙請斬倡南遷議者事遂寢尋行監察御史募
兵彰德時就募者多罪流亡命及太行山群盜
嵓悍難戢珵以恩威警理之漸馴擾可用虜退
歸爲日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珵自負才地當

叅大政　景帝頗亦燭其奸每與薦輒曰此爲
南遷計者耶已之珵因改名有貞河決拜右僉
都御史督卒七萬往治有貞至因乘舟探水原
下鍬杵實土石迺作大堰分建渠閘數十百功
完召進副都御史　景皇帝不豫　英宗爲太
上皇帝居南城衆心未厭武清侯石亨都督張
軏張賜皆一時幸功者就有貞謀復辟有貞大
言曰公等知乾象耶機不可失遂約亨等收諸
門鑰約兵數千人薄南城門迎　英宗復大位

景帝驚殂次日逮有貞兵部尚書翰林學士下
王文于謙陳循等于獄有貞自計不大置文等
罪已功亦眇遂悉誣以迎立外藩死戍有差封
有貞特進柱國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有貞
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偏而氣
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上方寵
有貞莫乘也會
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約小竪伏座側悉其
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上曰上與有

貞言某某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
知第有貞出示臣耳上由是疑有貞多漏泄御
史楊瑄張鵬論亨吉祥多占奪民田上橫甚宣
恩所以保全者上初是其言吉祥亨泣訴上曰
御史承徐有貞風旨敢論臣微上恩臣粹肉餵
狗豕矣上書甚下有貞于獄天大風雨拔木川
巷乃出有貞廣西參政尋有爲飛語中者詔從
道逮捕獄並考問瀕死將坐大辟復風雨雷震
破承天門聲徹後宮上大恐勑赦之流金齒有

貞初遇異僧受曆利支天法奉斗母至是衆以
為奇術驗云在金齒八年英宗崩憲宗立大赦
歸尋賜冠服閒居久之卒
逸史氏曰有貞善天文地理之學自謂無遺筭
其治河亦號能吏至南遷之説抑何舛錯懦弱
也爲相日裁冒功濫賞似矣已獨先冒濫焉層
剪勲賢快志報復傳曰不能三年而思小功其
有貞之謂乎
王越字世昌大名濬人也二十六舉景泰辛未

進士廷試日答策方屬草忽大風起卷直上雲
際墳之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爲言于上得給卷
畢試衆固已異之選授監察御史越長身偉觀
聞奏對聲徹楯陛間上爲傾聽超拜山東按察
使睿皇帝末年廵撫大同都御史韓雍進兵部
侍郎詔舉當代者數人不稱旨意在越召至京
廷見上目送之曰此爲御史侍吾者耶奕俊將
家弁當不下韓雍乃用爲副都御史代焉越至
鎮屬虜退策守備修廢振墮爲一時邊郡之冠

以疾告歸憲宗初召理都察院事尋督兵出延
綏覆胡別部于崖窯川斬捕首虜百餘又覆之
未黃草梁東西路及寧夏界所斬獲倍之累功
進左都御史賜蟒衣邊人限虜以黃河秋時始
列卒畳戍防虜踏氷入而以其羸時力耕築
城堡矣後虜渡河敗我師遂任不復去而地絕
數千里水草豐美畜馬蕃息又多屯鳥獸畋獵
樂之不時寇鹵殺吏士我坐以大困越諜知虜
屯掠留少兵衛老弱輜重易覆輒聚馬駝果材

官萬騎齎七日粮出塞可二舍許卽留數百人伏更二舍如之行四日天未明抵虜帳萬騎擁䟡從火擊斬首三百餘馬牛羊甲械以萬計比午虜自外歸慟哭震原野悉力來追軍越結陣徐行殿者與戰及前伏起又與戰再遇伏不支遁返益徙去者二十歲還加太子太保尋進兵部尚書特旦璫汪直以詷事得幸上且年少喜功而輕難越陰附之會虜有營于威寧海者函帥兵往擣直時監督馬比遇戰大破斬首四百

餘擒男婦三百捷聞封威寧伯祿千石汪直亦加祿若干越前後凡幾十戰輒勝家人子弟善騎射者數百千人皆厚遇之樂爲死塞臨夷險將士才否取默識無遺顛倒智勇自爲操縱人莫窺也然以附直故頗見薄士論文臣佩將印者王驥與越耳汪直敗內竪阿丑以優人侍內宴效直衣冠持雙斧很蹌而前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盖指越與兵部尚書陳鉞也上繇是心疑越會給事御史交章論越奸權下獄流安

陸孝宗登極越上疏自列復左都御史致仕又十年餘西虜火飾大掠諸郡殺太守及吏民烽火入內地邊將禦連敗走上日晏忘食諸大臣所薦帥特弗當意此謂越老尚可將也特召拜太子太保節制諸軍事撫鎭以下咸屬焉越至軍飭兵出戰勝斬獲夥加少保太子太傅然越老矣議處哈密事未報遽以憂卒陳鉞者爲都御史撫遼東亡狀奴事汪直得驟遷尚書後奪職歸鉞才下越遠甚

逸史氏曰予聞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虜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爲陣列自固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啣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也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讙聲故虜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鎭耳嗟夫越誠良將哉

鳳洲筆記卷之十五

鳳洲筆記卷之十六

東吳王世貞著　黃美中刊

名卿績紀四

楊一清字應寧巴陵人也數歲能屬文應奇童舉至京得召見　英宗皇帝時與李東陽先後馳名十八登進士授中書舍人九載擢山西按察僉事督學政大有聲毋喪歸復補陝西進按察副使其政視山西更過之所識拔士李夢陽康海輩多貴顯者一清旣久留滯關中不能無望時執政然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召爲太常少卿調遷南京太常卿陝西馬政多廢弛初　高皇帝通互市諸番諸番人欲得漢地茶甚急願以馬易許之初曹國公李景隆以金牌往曹國公得馬萬九千四分隸諸苑監自後往來不絕憲孝時禁稍解私茶盛行番人無利于官馬至者漸少時議復舊制擢一清副都御史經理之一清至大申飭故律令召募市易爲嚴其出而寬其入斥去貪腐屬吏居數年馬益蕃息天子

以爲能命總督全陝三邊軍務撫鎭而下咸屬馬時虜歲入殺掠吏民夷立焚巷邊人習爲畏縮坐視無敢膺鋒者一清素有才畧至則練習散騎修陣法甘苦同之士争願爲死前後一清者皆不如也久之遷右都御史一清上疏請築邊墻其畧曰寧夏花馬池至靈州地里衍漫賊入不利寧夏利內地徵兵於未寇太煩調兵於旣來無及請自延綏定邊營起至寧夏三百里因舊墻增築高厚補空缺列烽燧亭障戍卒更

番休息上多置矢石賊小寇則戰大寇則舉燧諸軍就利便援伏凡用丁壯九萬人限四月工就詔下兵部如一清指修築僅四十里而役工以寒故然幾潰圍騎射之稍稍戢而會逆瑾非一清尼之乃止乞病歸亡何瑾緣它事鉤拮一清捕下獄因門人通款瑾始釋又二載寧夏宗室寘鐇叛詔起一清督軍務如故佐太監張永討之師至賊已平永與瑾內爭寵不相能也時一清爲永謀急歸發瑾陰事誅之永入柄司禮

一清繇是召拜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吏部李東陽時在內閣與一清善皆喜飭名譽以文絡天下士互憑借爲重焉山東盜大起一清上言諸便宜狀俱見可進少保太子太傅復進少傅武英殿大學士錢寧方得幸　武宗偶以事怒一清逐之歸今皇帝卽大位一清復起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餘官如故一清至是蓋三徃其部曲舊校見無不踴躍喜然老矣所經畫視前稍劣召歸進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主上英

斷自決大政事而新進貴人張桂等多信已所取否一清以模稜處之且從家人子弟爲利奸時論大貶後竟免居鎭江卒一清生痿病不能御婦人無子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藩臬二千石皆第最　武宗朝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乂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頡敏黠識凢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褊裨否才一覽悉計無遺　武宗末政在宦武多遊

倖飢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鐩蜀藍鄢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充食劉趙輩尋為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鎭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

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已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位居上會完以罪去遂代之然貪財好賄職中人為吏部大不稱今皇帝卽位言官論其奸狀有指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

已赦出之戍邊左璦既已就戍益大恨廷和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璦上疏自列語多侵廷和釋爲民虜大入陜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璦尚書總督諸軍事璦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掎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璦上言塩池北邊虜虜與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絶不肯来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淤請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璦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儒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璦議得云

逸史氏曰一清任邊重寄三皆有聲不爲相當無訾矣璦有才而貪奸治世能臣也或問二子孰優曰其計也而墻塹等之便則可知矣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補郡諸生閹徼借上命括奇貸江南斂張甚過蘇常廷民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撃閹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果有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群盜驍勇善射騎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刼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其名下教招撫陸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陸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無及詔逮下獄瘐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廣召募拘馬羸行守令修濬隍塹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喂其鍔又俘斬三百尋又歷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前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焉賊自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刼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泰兵擣之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

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為人長大腰
帶十二圍偉顧盻煒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
偶語叱叱聲若雷治真定勸課風禮號一時矣
守至按察乃以威猛聞召拜僉都御史尋進副
都御史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
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
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釋之遂鼓
行前澤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鐩
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

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惧日夜督諸將徼
賊連刪枝黨斬首捕虜共三千九百有奇而賊
隨衂隨脅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
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溝坡時宣大鐵騎及
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將十萬人合圍賊移日
大敗之斬首二千三百傷死又四千餘六七彥
名獸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
北就逆韃尼閉險不得道狀兵又數千度河南
躪荊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馬完窮追

截水陸道指授諸將四面前登山咸戴盾跽行
持鎗礮且戰且上賊大潰六七先後赴水死彥
名斬首將陸百停三百溺水死者又千餘還朝
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
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時蜀盜鄢廷瑞鄢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
平矣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衆號二十萬鍾
耄不復能將師制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角
破賊殺廖麻子衆遁寘山寨多伏弩箐棘中澤

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砦開一面縱夾誅之且
盡（或云虜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嘩之卒不獲）還加太子太保虜
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
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兵部尚
書王瓊素忌其有勇畧而澤好因酒使氣時時
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澤行公卿間咸俛首折
節澤居切齒不能平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語
事而邀澤飲且醉徵挑之澤即嫚罵朱寧奴才
壞天下瓊且謬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

止寧大怒而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
詔諭還不可且諜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
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諸土魯番子繒幣二千
銀椀一盂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
之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
肅州兵寧全軍没瓊係澤死罪朱宸濠欲從中下
閣臣力救之罪免今上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
加少保致仕卒
逸史氏曰賊起延蔓剿捕亡京二省五陸完悉

北兵力僅勝之亦晩矣古稱猶豕之牙豈不信
然明徵哉彭澤勇而踈所舉賊甚易薦紳先生
紛紛嘗王瓊以爲忌功云雖然哈密事一何舛
也
馬昊關中人也本鄧姓冒馬云昊長身驍捷善
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
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
鉤捕民家有流刼奸盗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
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

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籃鄢叛侵
掠蜀合四省兵討未効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
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
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
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
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
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
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
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精兵百騎直擣伏

伏驚潰趨左陣左陣亦潰兵合蹙火其柵大破
之斬驍將方四捕首虜降者萬人遷副使治兵
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于副
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任劄臨江市空
其民乃可昊曰臨江市蜀襟喉上遊重敘下連
湖湘其地饒富沃衍此胡可餒賊自困耶獨益
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因不敢東伏漢州平塡未
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戰俱敗績賊
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

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
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
尚數萬寨於東鄉山推喻老人帥之昊請于彭
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須
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
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他賊在遂寧渠
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剌自西
海犯松潘蜀大振昊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
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奉一高拱銷

僰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
擒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昊行周視寨
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擁
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
追捕首虜又萬人並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
予一子錦衣百戶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
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
用也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
其長故敗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
哉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
兵敗死之主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
魯補馬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内蘊而神
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睛雖督撫不
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一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
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一司長吏見長
跪白事惕悚若不自勝一日觀峒賊最強險難

下者方議策魯時直牘侍左右雍謂曰丞揣我
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
且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捨阻自衞非
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
吾寄者吾方以身往者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
之耳最補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魯魯不
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
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
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

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献雍異之毀容曰
若所将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
魯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爲之魯
乃標式約日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
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
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
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
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次所得士女金
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裘益齊韓雍大

稱賞言於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
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録其後爲錦衣千
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
聞陶家軍駭慓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爲良民
得無死卒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敗
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也魯雖才非韓雍幾
失魯後之大將其無忽哉
王憲東平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按吳憲精嚴

於吏事好振晴風紀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
累遷至兵部右侍郎宸濠反上親征憲兼右僉
都御史先大軍治餉峙亡閔還代王瓊爲兵部
尚書今上即位以言者論罷免亡幾起兼右都
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諸軍憲至則以軍法約束
將士厚賞募間諜探虜虛實父之諜報虜傳箭
將入寇憲預調集延綏固原寧夏兵二萬當賊
入道伏而虜鎖合兒伯通千七百騎果由花馬
池潰墻進攻八營固原参將劉文伏發敗之斬

首九十三賊遁趨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邀
斬首三十又遁至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斬
首九十五前阻後回過寧夏總兵杭雄邀斬首
九十五獲馬五百二十二匹鎖合兒伯通殲馬
捷上加太子太保召還参贊留務尋召理都察
院事虜復東將窺覦上谷雲中地下兵部議須
威望素孚者大臣填署之衆推憲當參怒且
却乃置憲不推推侍郎王廷相梁材諫官言人
臣得自擇便利不便利於國計非而上亦怒下

詔切責削憲官爵又二載卒起憲任兵部大同
殺其將反憲所調度規畫忤宰臣乞歸卒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初舉進士為郯城令以治
行高第入拜監察御史按雲南參將盧和故嘗
殺四外者燬其屍抵罪未殊而和故嘗有德嬖
人錢寧右之恫愒吏以無跡爲解龍不許土帥
子鳳朝文得罪賂錢寧金十萬乞免且覬襲職
客爲游揚將寧有龍亦不許還冊按江西江西
初被寧王兵難値止京軍復來掩功幾起難龍

屹然不搖且請上迴蠲恤荒饑表節義俱報可
遷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六年而始進使爲太
僕卿都御史治漕遷吏部侍郎進兵部尚書總
陝西三邊諸軍事先是王瓊奏築花馬池諸墻
捍虜虜卒不能大入龍復補其闕武數百甎一
敵臺添兵戍悉以事委寧夏總兵王効未幾虜
衆大入効以萬騎緣墻拒之不得進而虜別取
道由乾溝澗入龍得以前調諸路兵大敗之斬
首虜三百五十會有忌者僅賜金幣後歷吏兵

部尚書累加太子太保然寡稱矣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自主事改御史豎瑾勢
張甚天和不爲屈逮下獄謫金壇丞瑾敗起知
湖州湖人德之遷山西提學副使少傅楊一淸
行邊才天和薦之以都御史撫甘肅天和延故
老訪循趙充國金城遺蹟募士屯田更西畫靑
海毋喪歸漕河塞起復視河道迺躬負畚鍾先
率䟕沐自朱仙鎭至沛飛雲橋殺下流又䟕七
十五泉自梟龍諸山達南旺湖濟上流告成事

遷兵部侍郎總陝西三邊諸軍至上則言邊墻
之利與先臣瓊所未備者請以時增築詔可乃
悉委總兵梁震自定南至寧朔十七里皆創起
乾溝澗六十里則因山爲塹興武七十里因舊
跡稍堅厚而又采兵部郎許論議請以五六月
候虜移軍門住花馬池調延寧固原奇遊騎兵
依墻爲守報可尋進尚書亡幾虜吉囊二萬騎
至定邊阨於墻不得進詭云北搶黃毛師稍懈
乃遣三騎坎而登衆驚潰虜遂大舉入抵固原

天和斬指揮牛斗郭卿及五總旗殉會霪雨亘旬日虜剽清野無所得罷甚慮歸道泥濘墻險不可出狼俱反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叅遊守備兵悉至陝西魏時兵遏其南黃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暘陳爵兵拊其背而莊浪西寧涼永魯瞻土兵復連絡來赴天和身率諸將任傑周尚文夾攻大敗之斬首四百五十及吉囊第二子小十王妻弟某餘衆遁出邊營東勝者大同

徼之斬首九十營賀蘭山者莊浪徼之斬首百三十寧夏徼之斬首五十叅府計功上加太子太保予一子錦衣千戶餘遷賞有差天和召入

命提督團營為言者論罷

逸史氏曰関中自王瓊後赫赫名者稱二制帥云憲龍後俱本兵稍不稱天和之敍二裨人或尤之然士知有伍政矣

伍文定松滋人舉進士爲常州府推官剛直能斷而多忤與提學御史抗諸生齧之幾斃猶或

衣行行自若也後知吉安府寧王反報至都御史王守仁從間道避入城文定即閉門繕甲請曰賊烏合勢必敗而一時猝起無抗者公威望素重宜即吉安起義集諸路兵擣其穴必濟身敢任麾下之役守仁曰善乃起兵治餉儲餙遂同擣南昌以勁兵自廣潤門入殺守者市肆按堵二日追及於樵舍寧王兵舟萬艘蔽江面文定薄堅冒矢石火燎鬚不動士爭殊死鬬大破之獲寧王進江西按察使大閹張忠率師討賊

賊平無與内忌其功因見脇跪不屈執而撻之竟移病歸上即位論功遷副都御史官其後錦衣千戶雲南土帥鳳朝文叛加兵部尚書發四省兵討之至則朝文死難漸息因乞歸卒時謂寧王之役文定功第一進賢令劉源清蓋詠持寧橷者尚氣好兵法後以侍郎討大同發兵不利褫官爵今尚存故不爲詳傳云

逸史氏曰文定烈士也孤城孑然角強藩不爲動銜強陷深至介冑之夫披焉夫江西固制帥

從慂揮霍提其領夾之不少矣夫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納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苟弱求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游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而王瓊奏其激變下獄上即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

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瓊黨有柄事者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冤之凡虜再寇九疇輙從間道入登聊睨從上射虜嗤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
逸史曰文帝漢賢君也思頗牧而失魏尚得馮唐言復用之嗟乎世無馮唐誰直九疇功哉
胡繼世宗子也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宗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宗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宗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宗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宗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宗之上宗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已身許國矣疏到世宗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宗毋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逸史曰余讀范純佑事私怪且惜之今於胡生

更可悲也夫天生才未幾而遽奪之何哉
曹謙博習子史有畧機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焉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畧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哉嗚呼悲夫

鳳洲筆記卷之十六

安南傳一

海虞文學黃美中校

安南古交阯秦并天下益斥南荒服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起兵擊捕叛者稍稍易置故守令王之至其孫亡而漢因為置九郡安南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將軍援討平之立銅柱界後漢置交州又為交阯郡至隋文帝平陳廢郡置州煬帝更置郡唐武德中

為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唐亡曲承美者土豪也據其地稱節度使而絕不通嶺表劉隱攻執之以其將楊延藝為節度使延藝卒子紹洪嗣紹洪卒州將吳昌岌起而代昌岌卒弟昌文嗣昌文殁靡不有衆迨卒而其偏將吳處玶矯知護楊暉杜景碩争立管内俱乱起驩州刺史丁部領勇善戰率兵悉逐捕乱者遂自稱大勝王三年傳位子璉璉立七年而宋師平嶺表乃使使貢方物求内附詔授安南都護

進封交阯郡王貢歲歲不絕太宗時部領老死亡何璉亦死弟璿嗣尚幼牙将黎桓挾權錮璿盡食其族而代為節度使事聞太宗怒發兵步騎自邕人舟師　廣入進其境咸敗帰帥坐軍法抵罪而桓歲使使來謝罪求封上春秋高稍厭兵而桓請死已貢物盛許之授安南都護進封交阯郡王桓雖詳爲服中国者而兵郡邑寇盗剽民居廩食子女萬計詔切責之桓即謝罪真宗立進封南平王尋卒子龍鉞立未封為弟

龍廷所殺即封龍廷為交阯郡王改名曰至忠復為大將李公蘊所殺請封封公蘊如至忠進封南平王卒子德政嗣卒子日尊寇欽邕諸州安抚使余靖發兵與占城合而夾攻之乃上表謝為罷兵尋擊虜占城王僭稱帝国中天子固知之分莫較也卒子乾德嗣卒子陽煥嗣陽煥卒子天祚嗣乾德故側室子奔大理以其兵内不果孝宗朝進封安南国王卒子龍翰嗣卒子吴昷嗣謝表不至屡加恩云卒亡子以女昭聖

主國事遂爲子夫陳日煚所有日煚故福州長樂人謝升卿也識書美姿皃而落拓不事家人産殺人變姓名之安南見國相會應試居首而王女從窓隙窺而悅因帰之有安南政封国王時元巳破蜀輕兵下大理而使使招之日煚未見強大狀下使獄破竹束體入而寧之元將怒率精騎日夜馳抵境大破其守兵乘勝圍国都日煚跳匿海島元尽焚其宫廟發藏貲屠戮其人而友日煚還不得意奏於宋請傳位子威晃

宋授威晃国王而尊爲大王元既滅宋威晃懼易名光昺請降元即故封授之尋卒子日烜嗣元所以督擣安南甚苦歲責供巨億不可支而復設達魯花赤恭其国事日烜意惡未決會元伐占城假道因發兵拒不前而元鎮南王急擊大破之復追破国都日烜走清化其弟益稷降元即拜爲安南國王久之馬暑还師其後軍爲日烜所迫多敗死者久之鎮南王復來伐入国都巳而返元兵凡三破国殺獲數十萬然終不

可久而日烜亦進代身金人贖罪詔止不伐日烜卒子日燇嗣日燇卒子日奣嗣日奣卒子日爌嗣日爌卒子日焞嗣日焞卒子日煃嗣爲貢歲不乏然元亦取羈縻而巳元所望之

大明洪武二年　高皇帝既巳北定元遣詔諭海外諸国而世子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六月抵應天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日煃爲安南國王賜金鍍印

龜紐詔畧曰咨尓安南國王陳日煃惟乃祖乃父昔奠茲南土傳之子孫世世克恭臣職以永世祿朕荷天地之靈肅清夷夏頃以書往報勲咸孚安樂而尓首奉表來賀嘅茲勤意深可嘉尚是用冊爾爲安南國王爾尚益茂令猷永爲藩輔欽哉别賜大統曆一織金文綺紗羅四十使者人文綺一羅一紗二以寧等十月抵国界而日煃等以下五月先卒弟日熞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

請命先是占城舊隸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迫而勢漸以益強遂與安南抗日㷧數遣兵擊侵敗之於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旦蔴都等告急乞援兵冬十二月壬戌明翰林編脩羅復仁礼部主事張福持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南王贈遺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上嘉之而加賜其国使人還復仁等官是歲明中書省礼部臣言安南高麗既內附国山川宜有祭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徹園曰武寧曰先游曰

普賴曰萬劫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觀曰天養曰神頭曰龍岱曰文場曰安復曰卞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測曰分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歷曰蘇歷曰三帶水六安石淵曰石龍門曰茲廉曰浪泊曰越裳宛曰九德宛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等以王日㷧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華門見遣翰林編脩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林唐臣持詔封日㷧爲安南国王四年二月侍講學士以寧編脩

廉吏部主事唐臣還自安南王日㷧遣阮汝亮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於道是歲冬日㷧兄叔明殺日㷧自立五年二月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礼部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㷧今叔明何也白尚書詰使者得其故奏上上怒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却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使譚應昴等奉表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昴爲叔明言日㷧寔病死叔明遜於野国人請立之上曰日㷧死尔国人嘗爲

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俟能填撫人民恭順無闕更議之仍賜應昴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自稱年老授政弟煓許之叔明雖已授煓政然實自專制八年煓來貢九年復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年賜陳煓上尊文綺既至煓已死叔明更署弟煒代国事十一年遣使謝恩貢馴象方物且來告煓喪詔賜煒文綺紗羅中使陳能吊祭煓十二年二月礼部尚書朱夢炎

奏定遣使安南相見礼凡使者抵境先報王遣人郊迎設香案王府正堂龍亭還公館王率寮屬至館具鼓吹身前導使者從至王府使者立龍亭左王與僚屬就位行五拜三叩頭礼使者與抗禮居左王居右時安南占城雖以詔故陽罷兵而安南疆吏爲寇剽占城不已上詔責叔明畧曰書不云乎毋爲亂首尔国與占城搆兵十餘年朕未覩是非所在然以社稷爲傳剽椎焚遺男女不得耕織朕兼愛海外元元甚愍之

往者以詔諭爾等使寢戈紓忿爾寔不奉詔陽絆陰搆毋乃首亂違書戒哉春秋列侯國無慮百數相繼迸滅無他皆君好戰二者已耳爾其鑒之二十年九月以皇帝萬壽節煒遣使獻誕馬三十詔答幣帛有差又之德明卒二十一年陳煒爲国相黎一元幽城外大陽坊十二月殺之立德明子日焜立國事一元德明婿也一名季犛二十六年明詔安南国殺君不道絶朝貢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毋得納使者至二

十九年正月日焜始以德明喪來告上謂礼部臣曰叔明弑日煃而有其国今一元又弑陳煒矣更吊慰之是與亂賊厚也勿許時日焜又遣兵取思明府地三十年正月明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地久不決誠讓貽書日焜使者不佞辱主上明命久未决無以復主上也使者令援古證今析利覗害以告執事在後漢時徵側叛馬援討夷之立銅柱經内外界唐虞五管之一宋始自樹然乾德冦邉郭逵討之擒僞太子洪真

乾德俱而劃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桄榔之地降元初有天下尔先王光炳首稱臣脩職貢迨日烜嗣政操於是世祖來討尔日烜蒙荆棘寘島浮舶城郭宗社人民殘尽日燇鑒前之失祈命於元且曰向者天使辱臨小国迎送止祿州俱冒侵越之罪不敢過丘溫也則是丘溫以北地不在爾国明矣今爾国西越淵脫踰如嶅慶遠而盡有之將乘元末乱假隙侥倖而得之耶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故屬安南不

言所以始也無乃爲大言誑我耶抑王惧以侵
地得罪強自飾耶主上神聖不計王前罪乃計
王飾罪耳其孰圖之日烜復書辨不已且遺誠
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沉檀香百斤誠等却之
日烜曰贐也陸賈昔受之何辭誠曰尉佗以弹
丸黒子地與疆漢抗是賈禍也陸賈受重賂分
諸子是賈利也王以尉佗自處因耳乃欲陸賈
我乎日焜無以难更咨戸部曰伏見上司爲思
明府奏侵占地遣行人陳誠吕讓至下国令還

之下国竊惟丘温如嶅慶淵脫五縣自昔供輸
下国賦役世世無爽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
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国淵縣
人交割夫騎於憑祥界坡羅唯関今思明人乃
謂下国於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戾也夫立站
者意以啚得其地耶地舊屬我又何俟圖夫所
以建室舍者盖上司有把截過界之命稍戢便
吏宿耳已乃復撤何預於侵又謂元時大軍二
次捕交回軍設求平寨置軍塡責發交人助粮

餉竊效元師二次來伐多不利帰史雖諱不識
然至鎮南王則曰王在内傍関賊兵大集以過
帰師王遂由单巴縣趨盝州間道出观此則軍
勢可知帰路更辨豈有回軍永平而設寨以守
又責交人助粮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
百余里侵占其所屬丘温等五縣者計銅柱初
立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年陵谷遷變誰復
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黄伯頽供說云說云者伯
頽亦思明人豈不同其欲雖于伯頽將何信耶

又謂因前王官失於申明作襲牧職畫啚具呈
及以建武誌爲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
識古事識古事乃在廣成耶下国與思明接境
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国田土殺掠人民牛畜
下國僻在荒裔無所告愬思明狃小獲乃啚大
利而誣至此下国固畏罪自反不暇何敢有侵
占哉夫苟有侵占豈难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
還此五縣乃下国世世相傳所守之地必不敢
付之思明惟　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

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㤙焉致逃罪誠
等還上召群臣議或以其抗命當討上曰蠻夷
相争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當取禍耳毋動乂之
國相季犛復弑日焜而立其子胡㚟自稱曰太
上皇明建文君即位使使者來朝貢方物五年
太宗皇帝自燕起遣詔諭安南諸国永樂元年
胡㚟遣使賀即位別貢方物其辭曰昔我前王
日煃首倡群服輸嚮先帝先帝是以嘉惠下国
貢賜之使絡繹南北旡絶不幸日煃死丧支庶

零洗旡可嗣者臣胡㚟不佞以陳氏甥爲衆推
迫理國事且四年矣微幸聖化四疆謐宁家頗
人給然未蒙一位號無以供事上及主祀卒下
也天朝幸哀憐之下表礼部議安南絕遠多詐
難信宜遣使廉察之詔可是月行人揚渤等持
節諭其陪臣耆老曰得胡㚟奏欲就封者果陳
氏甥否陳氏得無絶否尔国人誠欲戴之否得
別有篡殺之故否其悉心以答毋詐秋八月分
賜諸番王文綺紗羅諸物安南以行人呂讓丘

智往十二月行人楊渤還以耆老臣衆表上與
㚟表合遂許封是月礼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
㚟安南国王二年六月遣使者奉表謝恩詔還
思明府侵地八月更勑安南王胡㚟曰迩者占
城奏尔攻掠彼地剽人畜蕩戶舍又邀奪貢道
逼與冠服印章使臣屬甚非遵奉一統之義思
明府臣來言尔奪其西平祿州永平寨此中国
彊土也爾何得擅取之不悛必討旡赦是月安
南故臣裴伯耆詣闕告急曰臣事陳氏祖父皆

執政大夫女又親屬世臣故少得左右陳王既
長爲武節侯陳渴真裨將統兵填東海三十二
年臣代渴真將而奸臣黎季犛弑主簒位屠戮
勛貴族者旡慮百数臣聞變勢不能抗弃軍遁
海島附番船得此至臣兄弟妻子肉季犛之几
久矣季犛乃故經畧使国耆子世任心膂叨竊
榮寵子蒼亦貴仕也一旦得志遂覆陳宗擅易
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㚟偽號改元大逆旡
道陛下念陳氏忠順之跡憫此旡告端施吊代

臣得肎努前驅膏血草野以報陳氏足也上令有司給衣食踰數日而老撾宣慰使緣夕護前安南王陳天平來朝奏曰臣故安南王烜裔孫也先王奉事大国无敢闕傳至臣煒賊臣黎季犛當国擅作威福臣煒稍裁抑之便亥刃向煒而立其子顒顒即日焬也亡何更弑顒而立其子𤕤尚在襁褓中更弑之而自立其子蒼為大侯皇帝臣先被黜在外僅得免他子孫近者誅夷盡矣臣方欲集兵討恢復而季犛猝來掩君

皇出鋒鏑問道抵老撾始得覲闕廷也夫以臧繼絕陛下之大恩也陳氏之遺燼得少燃者臣之大幸也上引見賜第居與裴伯耆爲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而裴伯耆以大義責之不能對三年正月遣監察御史李錡行人王樞切責安南国王𡗶令具實首罪安南兵寇明寧遠州掠吏士數百千去五月安南王𡗶遣使臣阮景真等隨謝罪曰臣父子實陳氏甥以彼

宗族喪亡無可繼者故因人望而竊臣耳臣飾賦率妻子躬力作奉上国之不暇矧敢抗天平其裔孫臣請歸而事之臣得完首領足矣祿州諸寨地已退還臣俯伏俟命誅之宥之惟　陛下大度于是　上悅遣行人聶聰往爲約十一月聰還胡𡗶附表謝仍迎天平上于是勅廣西副揔兵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平歸国封胡𡗶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平陛辭賜羅綺鈔甚厚四年二月中毅以兵送天平至丘溫𡗶

遣陪臣黃晦卿等候廪餼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欣躍中問晦卿𡗶不至何也曰𡗶踴躍俟命而天使儼然辱臨之敢不至第不有幸霜露之疾俾伺前道以俟中遣騎覘之死所見而迎者壺漿續於路遂前度隘留鷄陵折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忽大呼伏發劫天平鼓噪振山谷且十餘万人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已斷賊遥拜且曰遠夷何敢劳王師天平實疎遠小人妶　聖聽欲滅我

胡氏我幸得殺之以謝　天子中等歸上狀
天子大怒遂决意興師討安南成國公朱能新
城侯張輔請行許之仍勑云南總兵西寧侯沐
晟練甲士以蜀兵八万益之七月戊子朔祭嶽
鎮海瀆神以出師告辛卯命成国公能為征夷
將軍西平侯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輔為右副
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云陽侯陳旭為右
參將兵部尚書陳洽參賛軍事都指揮同知程
寛指揮僉事朱能等為神机將軍都指揮同知

毛八冊朱廣指揮僉事王恕等為遊擊將軍都
指揮同知魯麟王玉指揮使商鵬等為横海將
軍都督僉事呂毅都指揮同知朱吳江浩僉事
方政等為鷹揚將軍都指揮朱榮金銘吳旺指
揮刘塔等為驍騎將軍發京衛浙江湖廣二廣
雲貴四川諸衛步騎舟師及土舍達官奔命共
八十万人討安南能輔兵由廣西憑祥進兵入
坡壘鷄陵度富良江中路入晟兵由雲南路入
列劝占城王巴的頼以国兵援其竟十月成国

公能卒於軍輔為征夷將軍是月將軍輔發憑
祥渡坡壘関令都督同知韓观以廣西兵運餉
修道伐木繕橋梁出將兵偵賊鷹揚將軍毅等
前哨攻隘留関取之敗賊三万衆留兵守輔移
檄數季犛父子二十罪度関軍容整肅秋毫无
犯民恱降者相継驃騎將軍荣等取鷄陵関復
敗賊三万衆得軍資器械无筭次日輔度鷄陵
謀芹站兩傍皆有伏遣呂毅黄中以兵搜捕之
賊遁遂哨昌江市造浮橋築堡遣方政王恕哨

探直抵富良江北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
遣驃騎荣往約沐晟同進三帯州偽僉都鄧原
南策人莫遂莫遠等来見輔言賊恃偽東西都
及宣洮沲富良海潮希麻牢諸江自固縁江樹
柵築土城縣亘九百餘里盡發諸府州縣民二
百万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崖置椿水中盡取戰
艦列椿内都守備嚴時列象馬嘶凡水陸號七
百萬我師自新福移営三帯州造舟圖進取十
二月副將軍晟奪宣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

邦城對壘將軍輔遣叅將陳旭會晟濟師驃騎
榮等大破賊於嘉林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
舟師與朱榮應而自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
柵皆逼水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
賊設備密下設重壕壕內外布簽刺輔處分部
定夜四鼓遣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过重壕
至西南城下以云梯附城都指揮蔡福先登衆
蟻趨上賊不支遂下師隨入賊又城內巷戰驅
象前輔以畫獅蒙馬神机砲翼而前象披靡走

賊大潰殺其師梁民獻蔡伯樂鹵獲人象死筭
賊弃西都走五年正月朔將軍輔晟等襲賊等
江柵大破之又攻困牧普賴二山萬劫江斬首
三万七千餘級獲偽團副工部曲又敗賊胡杜
於盤灘江踰兩日輔等次魯江賊五百艘犯我
軍逆戰大敗之獲艨艟百艘殺其將阮子仁等
万級擒黃世間百餘人皆誅之遂窮追季犛父
子至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詳爲還至鹹子
關今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遇于富
良江賊舟亘十餘里又以精卒数萬趨陸來戰
輔與諸將奮擊大敗之斬偽翊衛將軍十餘万
級江水爲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
数小舟遁偽吏部尚書范見覺等降季犛等走
又安輔遣都督柳升前追之得舟三百求定衛
卒王柴胡等七人獨詗得季犛所前格之縛送
升軍李保保等十人又擒季犛諸子于海口山
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蒼等于求盎海口
高望山安南平輔等露布獻俘闕下偽大虞国

上皇黎季犛偽大虞國主黎蒼偽推誠守正翊
贊弘化功臣云屯鎮兼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
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領東
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
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国
衛國大王黎澄偽大原鎮兼天開鎮驃騎上將
梁國王黎　偽新安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
黎　賊孫偽太子黎芮偽郡嗣王黎滷偽郡亞
王黎蔻幼孫五郎賊弟偽臨安鎮兼大安海鎮

驃騎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国平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国唐林郡王黎季犛賊姪偽望江鎮輔国大將軍入內判中都督河陽郡亞公黎原弁偽領龍興路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緯城姪孫偽御輦一局正掌卿侯黎叔熽偽清亭侯黎伯駿偽石塘卿侯黎廷燀偽永祿高侯黎廷熿賊將偽入內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山鎮推僉行軍行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金魚袋柱国東山卿侯胡杜偽入

內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樞密院副使阮光偽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左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大守新安鎮制置使国子學祭酒賜金魚袋護軍黎景琦偽寧衛大將軍知威衛管左登翊軍賜金團符縣伯段鏧偽神勁營高伯陳湯夢偽鈎鈐衛中郎將領龍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凡二十五人上御正殿面詰季犛父子頓首請死下之獄先是上勑輔訪求陳氏後封之輔上言陳氏已絶無可繼者乞郡縣

其地詔可立交阯都指揮使司以呂毅黃中掌之布政按察二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等為布政使以下官有差前來歸附裴伯耆為按察副使凡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乂安順化府十五衛十千戶所二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十地東西相距一千六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有奇粮一千三百六

十萬碩象馬牛合二十三萬五千九百有餘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兵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丘制部太守大司馬新城侯輔功最大西平侯晟次之其進封輔英国公晟黔国公賜金幣冠服晟殺十之一都督升封安遠伯黃中呂毅得贖罪餘手捕黎季犛及蒼者授三品官有差

東吳王世貞著　璜璞

安南傳二

簡定者陳氏故臣也不肯事黎季犛而輕騎跳歸明既從下安南爲別將頗有功矣定知上雅不欲復陳氏後還待命頗與故所親陳希葛約亡行至興化州說群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至萬餘益南合慈威蠻行剽下大堂應平石宣諸州邑勢轉盛遂自稱大越上皇改元興慶陳希葛

爲太保郡公八月鎮守尚書黄福來告急上命發郡邑兵四萬征南將軍黔國公晟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軍詔降者待以不死十二月黔国公與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刘儁左參政刘昱皆死之上怒七年大發兵復拜英国公輔爲征夷將軍黔國公晟爲副將軍八月大破賊于鹹子關獲舟四百艘尋又敗賊盧渡江又敗之于太平海口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擴季擴者查人奸黠自云陳王後世安南

民不忍弃陳王則相率帰季擴別據地稍逺明兵而明兵悉窮追簡定至演州分晟兵從磊江南都督朱榮舟師從江中行抵牛鼻関輔自率騎卒趨地冊合夷良簡定望見震恐潛行之民家弃馬走吉利柵深山內大索捕執定并其將相陳希葛阮汝励等送京師磔於市八年正月英公國逐捕其黨阮師檜于東潮州斬首伍千級獲僞將軍范支陳原卿等二千人悉阬之築尸爲京观是月天子労苦征夷將軍又暴師役

召還朝於是英国公上言簡定因伏誅而陳季擴及其部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潘季祐各率兵掎角相援未即下演州清化諸鎮通被殘而又塞神投福成江口道請多留兵付沐晟期尽賊乃已詔曰善其以征夷將軍歷下益晟五月晟進擊破季擴等于靈長海口斬首三千十一月季擴使使上表請降詔以爲交阯布政使陳原樽阮師胡具鄧景異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副使趣之任然季擴貰詐言綏師兵

耳不復肯之任而掠如故詔英国公復往会討之破賊於月常江殺溺者一二萬十年八月復大破賊於神投海擒偽翊衛大将軍鄧汝戲等数千人悉殲之十月其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補承制季祐以按察副使理乂安而其將帥陳敏阮士勤等相継降矣十一年十二月英国公輔等復大破賊於爱子江昆傳山殲其象陣斬偽少尉阮山等十二年五月獲季擴及共太傅阮師等送京師戮於市行賞宴南征将

士賜英国公輔黔国公晟金五百鈔二万錠帛絹各五十餘有差亡何黎季犛釋自獄充戍廣西而季犛子蒼澄各以善兵器用累官俱至工部尚書為別賜姓也豐城侯李彬以將軍填交阯先歳貢扇萬把翠羽萬箇十六年正月豊城侯上言清化巡檢黎利叛利故王季擴臣也善戦挾計数為金吾將軍來降授巡檢而因人心不大德明故遂反行剽郡邑自稱平定王拜弟石相国段莽都督豊城侯使参將朱廣等討捕

頗獲首六百餘而利剽如故十八年四月左参政馮貴右参政侯保與戦俱敗績死之二十二年七月仁宗皇帝即位中遣官山壽諭降授靖化守是月都指揮陳忠敗死利攻茶龍郡守琴彭堅守不下洪熙元年七月　宣宗皇帝即位詔参將陳智發兵救之智逗遛不即救茶龍潰琴彭戦死時宣化嘉興等賊周文莊等合云南寧遠州紅衣賊出刧掠勢盛甚皆逆受利度節宣德元年二月参將智與都督方政等進撃利

於茶龍州大敗歸四月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為参將發步騎十餘万討利尚書陳洽参軍事陳智方政削官爵白衣隷軍中自效九月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黎利弟善掠廣威州都指揮孝亮指揮王晃司廣陶森輔等禦賊偽為敗者走亮追之渡河伏發亮被執森輔歿吏士陥者五百餘晃廣僅以餘兵帰坐失陥大將徵十一月黎善衆数十万来攻交阯城分三道俱拒卻之成山侯通於是

悉兵出擊善叅將瑛別率兵大破賊於清威至
石室合通俱抵應天駐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多
伏宜遠斥堠持重擇便通不從麾衆渡天雨且
泥濘人馬蒲伏不成列而伏群起衛盜軍遂大
壞散死者二三万人尚書洽亦與焉黎利時在
乂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沮
陰遣人許爲利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黎氏
其吏民悉出城赴関獨清化守羅通謂指揮何
忠曰吾守此數賊恨深矣出賊尾而掩之必覆

元帥非君命而欲貢城賊平不可連與賊戰敗
之十二月成山侯通來上言急以太子太傅安遠
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保定伯梁銘又副之都
督崔聚爲叅將凡步騎七万人太傅黔國公晟
爲征南副將軍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爲左
右副將軍發滇僰兵討師行遣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李慶叅軍事二年二月黎利來攻城急而
成山侯日夜訓精兵伍千出不意猝擊利大破
之斬其司空丁礼司徒黎豸太監黎秘諸太尉

少尉正督同督而下万餘級利皇懼不能軍欲
走諸將請乘勝急追之而通猶豫不決賊得以
暇樹柵立寨掘壕塹脩器械四出攻掠未幾勢
復張三月圍丘溫都指揮孫聚拒破之詔發四
川湖廣諸省兵四万五千人益征南征虜兩將
軍四月利以八万人破昌江中官馮智指揮刘
順知府刘子輔俱死之五月黎利來乞和成山
侯通等以聞九月九月安遠侯升等至交阯隘
留關黎利偽爲其国人耆請軍門乞立陳氏後

升不啓封奏聞上而趣兵進破關隘大小数十
如无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鎮夷關保定伯銘尚
書慶俱坐瘴暑病寢劇礼部郎中史安主事陳
鏞言於慶曰主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固罷
矣而少斥堠不據險握要而欲急發卒如敵伏
何慶力疾以語升升唯唯抵倒馬坡獨以百騎
前渡橋橋壞陷泥淖伏兵起升中刃死是夕梁
銘以驚死李慶又死崔聚因宿將然倉卒不復
能約束吏士而吏士又新喪元帥沮且嚣过昌

江賊率象陣來衝師遂潰聚與史安陳鏞俱被執不屈死之七萬人无遺者成山侯諜知升敗益懇更暱利請和弃交阯而教利行求得陳氏宅族暠者偽立爲請上心憂南方事晨朝諸大臣而顧英国公輔曰交阯奈何輔曰安遠成山侯非將也而少發兵少發兵不足以制敵臣請出保以一年擒利上嘿然退而召尚書義原吉大李士士奇荣討兵力非能加太宗時也太宗三下交中国士馬物故兇万轉漕度支大小費

七十億得城三百餘而亡尺寸之利十餘年間叛者四五起今縱或勝平利後竟非我有也乃許之利奉表進代身金人及向所掠都督等万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馬騾千二百足成山侯輒引還至京以擅矯制下獄當斬贖爲庶人三年五月行在礼部右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齎實還黎利使使言陳暠者正月病死无後諸爲陳氏後者悉絶臣利謹守封疆俟命詔吏遣汝敬往切責利俾吏訪實以聞及索中国人

无隱是月利圍廣原州判將門色新固守不下四〻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且奏言陳氏子孫實已盡滅所喪吏士兵器家屬悉因成山侯師還之矣臣利有女九歲於乱兵中失之後乃知爲中官馬騏進充官婢陛下幸既已赦臣罪帰此女臣銜戴恩德萬死无二六年五月利遣使何粟等入貢兼請封六月遣行在礼部右侍郎張敞右通政徐琦持詔利權署安南国事六年二月利使阮文狗等附敞琦謝并貢金銀器皿

方物九年利卒子麟嗣麟卒子濬嗣亡何濬庶長兄琮因會醵殺濬自立使來告哀乞封英宗天順四年遣通政參議尹旻給事中王豫持節封琮而會王濬弟灝率衆討誅琮事聞詔停旻豫行而以五年命翰林侍讀李士錢溥改授冊灝初有同耻屈下欲殺所以見使臣礼溥七爲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定憲宗成化七年王灝侵占城十七年復侵老撾来告急上諭之曰朕代天理物不忍兩国横罹兵禍其已之孝宗弘治

十一年皇太子出閣遣太子洗馬梁儲賜詔其王使使隨入貢謝恩武宗立遣脩撰倫文叙等賜詔正德一年其王暉復使使來貢方物十年国相陳暠等作乱弑暉国人立暉兄譓而暠挈衆據諒山諸府地譓累有表貢及乞師討暠不得逵而会其都指揮莫登庸降譓登庸者蛋人也勇而有膂力武舉聚迁隷暠以罪奔譓大喜用為瓦陽泰將將而與陳暠戰大破殺暠還進封川伯時国將鄭綏阮弘裕者世臣也坐争權

不相睦罷歸登庸多賫遺金珠賂王譓所親信文臣曰王知国所以弱乎任世臣植黨而市勝王不浩扳寒賤有大將畧者任之王譓遂任登庸既已任則与所厚謀夜率兵遍圍王宮王譓間行得脫至清華亦請二年今皇帝遺編修孫承恩等以即位告不得逵而登庸遂立黎氏疎属廣爲王已相之易號令練兵積粟国人不復曉黎氏矣尋娶廣毋已又鴆殺廣而立已子方瀛仍冐廣名氏僭號曰統元凡王譓兩遣使

來請兵俱為登庸蔡取不得進亡何王譓卒世子寧立結国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跳之海陽據上洪下洪荆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国恐發兵三十餘万起鄭綏將而攻圍海陽一月登庸固守不下而別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都門寧錯愕走清華登庸掠庫藏及張世子旗盖而還呼曰得玉矣鄭綏兵大潰壞散奔又之寧後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决登庸陰結土師鄭遼鶴使襲寧復大敗九年登庸遂僭称太

上皇帝子方瀛爲同大王改號曰大正拜其腹心臣裴堵爲丞相填海陽武護爲西軍都督填山西阮如桂爲北軍督都填京北阮伯驪爲南都督杜世卿軍爲東軍都督俱填山南阮立爲總太監填河北太監阮世恩中軍都督楊金鏕兵師范嘉謨礼部尚書阮時雍若執朝政十六年明皇太子生詔遣使告礼部尚書言前往諭不達究所由未報詔促報而世子寧開道使陪臣鄭推孫來乞師而宣光總兵使武文淵左

都督黃明哲等各據地請内應當是時天子銳意討登庸群臣諫不聽亡何登庸使所親杜文莊來覘我師獲之文莊言方瀛都黎王故京有精兵肆萬人戰象百舞象五馬五百疋舟五百艘而登庸出填都齋光城四圍鉄力木作排柵兵可五萬人象馬及舟如前而又言登庸六十餘矣驕捷不施銜勒所有国土十八黎王僅得清華數郡藉占城援耳曾使其大帥譚百步以兵二萬來討大敗失百餘艘而去詔下文莊獄

而使兩廣滇蜀諸鎮整兵待登庸開之惧使使以地圖人民藉來獻請委国附然實无意特緩我師耳詔不許拜威寧侯仇鸞爲征夷將軍兵部尚書毛伯温參贊軍事得專生殺征蛮將軍安遠侯栁珣兼征夷副将軍兵部侍郎蔡經以二廣兵合征南将軍黔国公沐朝輔以云南兵合凡三十萬人壓境登庸來言願得束身自投請决死尚書伯温與左叅政翁萬達計今兵食非能加我太宗時也不許而深入勝則可万一

負當壞散不振爲中国耻遂開軍門见之解縛待以礼而彼此俱盛飛不得發登庸上表進代身金人贖罪仍請封詔拜爲安南都統秩二品銀印兵遂罷帰尚書伯温等以功進秩有差而登庸遂急擊滅黎王矣登庸死子方瀛嗣貢不絶

論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数安南爲最鉅地眂中国得十一戸口得十二漢覧九郡後其賦稅出力比於中土焉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皆自

奮励起爲将相有聲至宋始弃以畀其酋然犹授王官質子貢物饒富不敢妄異同也宋弱漸以恩寵縻其逆彼益驕不復覩中國大矣元得志直比際萬里不譯而通欲脩漢舊界發兵伐之三四入国都終弗要領當是時東南吏七物故者十餘萬轉漕饋餉之費不可貲計更遣使好喻数彼巧擄厚幣陽餌而陰扞爲大都之闕庭終不可望其世子之跡迨明　太宗文皇帝拜征夷将軍大發兵討之擒偽王伏斧鑕闕下

畫經界置吏受約束夷樂夷俗畏恐明法峻旋叛雖得屬圖版之末二十餘年大司農豈得喪乃百不當一耳　宣皇帝難用兵采楊士奇楊榮議罷之南土稍息肩　然交州均迄今云洪武時傅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郡大理古六詔唐時勝兵近百万與中国抗殘併蜀今彬彬然內郡无慮矣用兵等耳豈善後之策異耶非耶國家地贏于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唐時間矣建議者非不蘄津津後也徃年莫氏之役與獨　主上銳而群尼之此豈偷佚忘大哉善理疾者必先究吭領要害而餘功建於肢節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有大益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吳王且未屬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失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鳳洲記卷之十八

鳳洲筆記卷之十九

東吳王世貞著

雜編一

鳳陽

國初欲都之不就今爲中都留守司城周三十里門九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塗山

南京

京城周四十六里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鍾儀二門塞外城周百八十里門十六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

北京

京城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成北曰西直

偶於戸部覆疏見近來邊費之詳錄於此

查邊錢粮原額二項民粮出自各省起運屯粮出自衛軍國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歳入之後利尤無窮至如馬麵亦止給採青收放所以其

時隨在各足邊粮常勾防秋數文用直至正德末年通計各邊年例猶止銀四十三萬内宣府十萬两大同五萬两遼東十五萬两延綏三萬两寧夏四萬两甘肅陸萬两今本部歳派山西等布政司直隷河間等府起運宣府粮料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布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疋綿花絨三萬七千五百斤馬草七十萬束大同粮料三十八萬七千四百七十五石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馬草二百四十四萬八千五百五十束二分八釐山西寧武關粮料九萬七千石馬草一百一十萬束遼東麥米折布三十二萬石綿花絨鈔一百九十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斤錠馬草二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束銀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七两四錢二分一釐固原粮料二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石九斗馬草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三十六束延綏粮料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五石九斗九升馬草五十五萬二千八十六

束布四萬疋寧夏粮料一十四萬三千八百五石四斗馬草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甘肅粮料二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一石四斗薊州粮料三萬五千一百八十八石麥折布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疋馬草一百萬束昌平粮料布花推米麥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五石二斗馬草八十五萬六千一百束密雲粮料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二十石易州粮料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八石綿花布五萬一千六百八十八

疋綿花絨二萬四千九百七十斤八兩馬草一十一萬七百束屯田原額宣府屯軍八千六百七名屯地四千三百三頃五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石三斗一升大同屯軍一萬六千七百名屯地一萬五千八百三十頃各色子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石五斗五升山西屯軍九千四百九十名屯地陸千一百一十三頃一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六石五斗五升遼東屯軍四萬五千四百五名屯地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八畝額粮七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石以後歲徵四十伍萬四千石固原延綏二鎮屯軍舍人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八石屯地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一畝各色子粒三十六萬伍千一百四十石伍斗四升六合寧夏屯軍一萬一千一名屯地五千五百二十七頃九十二畝五分各色子粒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石二斗七升九合四勺甘肅屯軍二萬三千三百八十

三名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各色子粒陸十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薊州屯軍伍千八百七十五名屯地二千八百二十八頃五十一畝細粮陸萬八千伍百陸十七石五斗九升拾數年並無一處通関奏繳而宣大延綏乇慶尤甚嘉靖二十八年一年延綏一鎮發銀至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兩加以宣府銀八萬兩大同二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三兩山西廣武等站一十六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兩遼東十五萬兩薊州三萬兩固原五萬八千八百二十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謂之年例宣府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兩大同伍萬四千五百兩山西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三兩遼東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固原三萬兩寧夏八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兩甘肅一十萬二千一百五十兩謂之補不敷大同六萬三十二百陸十九兩遼東三萬二千二百兩甘肅二萬兩謂之募兵粮宣府四萬大同十萬兩

謂之預備宣大三十四萬四千五百八十四兩
大同二十六萬兩山西七萬兩密雲易州昌平
十八萬四千兩寧夏二萬兩謂之防秋宣大四
十萬八千四十六兩謂之脩邊京營宣大等處
七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兩謂之賞賜

會典載番貨價值備附記於此

胡椒每斤鈔三貫丁香每斤一貫蓽茇每斤二
貫速香每斤二貫木香每斤三貫乳香每斤五
貫蘇木每斤五百文黄蠟每斤五百文油紅布

每段一貫五百文青布每段一貫五百文玳瑁
盒每箇一貫玳瑁盃每箇一貫藤竭表裏每斤
一貫没藥每斤五貫金銀香每斤五百文大楓
子每斤一百文錫每斤五百文苾布每疋一十
五貫肉荳蔲每斤伍百文古刺水内大合一貫
小合五百文荳蔻花每斤伍百文腰刀每把三
貫鐵每斤三百文花布每段一貫大花手巾每
條二貫小花手巾每條一貫一應各樣粗布每
段一貫沉香每斤三貫黄熟香每斤一貫蓽澄
茄每斤一貫翠毛每斤三百文烏爹泥每斤五
百文紅紋節知被每條五貫鹽每斤一百文梔
子花每斤二貫丁皮每斤五百文悶蟲藥每斤
二百文象牙每斤伍百文花氈单每條一十貫
撒哈喇每疋一百貫珊瑚枝每斤三十貫血竭
每斤一十五貫龍涎香每兩三貫蘇合油每斤
三貫大玻璃瓶每箇三貫小玻璃瓶每箇二貫
大小玻瓈碗各同玻瓈燈甌一箇二貫鶴項每
箇二貫赤金每兩伍十貫足色銀每兩十五貫

降真香每斤五百文番剔牙每斤一貫臘礬每
斤二貫回回石青每斤一貫珊瑚珠每兩二貫
烏木每斤五百文安息香每斤伍百文紫檀每
斤五百文木鼈子每斤三百文雄黄每斤五百
文阿魏每斤二貫兜羅被每段十五貫絲手巾
每條二貫粟米珠每兩五貫油血石每兩二貫
硇砂每斤二百文夕牙吸呇納每斤五百文八
的阿納每斤四百文三頟阿刺必每斤五百文
別模剌每斤五百文厥枯露每斤三百文加定

[illegible]五百文哈都味思每斤五百文阿思迭摸
塗兒氣每斤五百文暗花打布每段一貫沙連
布每段一貫查青禮布每段一貫加籠豆布每
段一貫烏連布每段一貫勿那朱布每段一貫
穌麻迭每斤二百文番弓每張二貫番箭每枝
二百文

南京守備協同叅賛坐次

正統中襄城伯李隆正中坐戶部黄少保福左
側坐公退左右對坐少保卒兵部徐侍郎左側

坐襄城去豐城侯李賢代徐侍郎陞尚書仍左
側坐都督趙倫協同地平下左側坐後革靖遠
伯王驥代徐尚書爲總督與豐城分左右正坐
靖遠左遷寧遠伯任禮代豐城仍在右靖遠伯還
朝徐尚書復來杜侍郎寧始推尚書與寧遠分
左右正坐張右都純監督操軍不預守備事下
教場與徐尚書分左右正坐張都御史在左趙
都督仍舊坐戶部張尚書鳳來右邊稍偏正坐
戶部没張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叅賛右邊正坐
寧遠告老平江伯陳豫代與張尚書仍分左右
坐平江去張尚書致仕魏國公徐顯宗代平江
獨正中坐鎮遠侯顧協同右邊稍偏正坐兵部
蕭尚書維禎叅賛鎮遠坐左魏國鎮遠俱没蕭
尚書獨右偏正坐成國公朱儀代魏國如魏國
坐兵部李尚書賓來如蕭坐馬都督良協同地
平上右側坐李尚書馬都督皆還朝兵部程尚
書信來如李坐後添設叅寧侯陳經協同與程
尚書分左右正坐叅寧左叅寧漕運定西侯蔣

琬代如叅寧坐程尚書去吏部崔尚書如程坐
崔尚書去左都御史王恕來尋陞兵部尚書如
崔坐定西侯還朝新寧伯譚祐代如定西侯王
尚書巡撫兵部薛尚書遠來如王坐新寧還朝
太子太保豐城侯李勇代如新寧坐薛尚書歸
陳尚書俊坐如薛已後守備參贊坐大約相同
惟增內守備太監據首席而協同者爲侯伯則
上坐都督則側坐耳

考察之法

成化中用吏部尚書李裕言外官考察自貪酷老疾罷軟之外復設才力不及對品改調別省嘉靖間用吏部言才力不及外官調用俱降一級

御史言劉瑾奸黨

正德庚午劉瑾伏誅給事御史言奸黨二十八人大學士曹元吏部尚書張綵戶部尚書劉璣兵部右侍郎陳震南京禮部尚書朱恩都御史魏訥楊武劉聰徐以貞翰林院脩撰康海侍讀

焦黄中編脩劉仁大理寺少卿董恬太常寺少卿劉介去任司務孫聰都給事中李憲捕盜御史薛鳳鳴員外改御史朱袞河南僉事白思誠叅議王欽掌真定府叅政楊儀順慶知府莊禪徽州知府楊孟瑛吏部郎中王九思王納誨得旨綵已逮問曹元劉聰恬海禪訥武鳳鳴孫聰儀思誠思英欽介孟瑛黄中仁等俱爲民徐以貞袞九思納誨降二級俱調外任璣已致仕巳御史復交奏

致仕大學士焦芳劉宇去任侍郎韓福見任兵部尚書王敞通政吳釴南京工部尚書李善都御史屈直刑部右侍郎張子麟南京太僕寺卿王彦奇工部右侍郎胡諒丁憂都御史馬炳然南京戶部尚書張鑾南京禮部右侍郎常麟都御史秦昻趙扣左布政潘楷按察使張禎仲本順天府丞石祿檢討段炅主事侯自明員外郎徐聰寺丞紀世梁御史宇文鍾副使閻潔郎中高選得　旨王敞釴炳然子麟鑾麟等仍留用

李善屈直彦奇諒俱致仕秦昻扣聰世梁俱閒住潘楷禎鍾皆爲民石祿仲本降三級閻潔高選降二級侯自明段炅對品調外任

有兼掌文武二印者

正統中尚書楊善以興濟伯掌左軍都督府兼禮部事成化中湖廣左布政使陶魯兼廣東按察副使正德中江西右布政使吳廷舉兼按察副使嘉靖中山西右叅政王輪兼按察僉事

太常翰林告改教授

錢唐王羽以太常少卿告改本府教授永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俱以翰林修撰告改貞得高州景著得福州俱教授

外任改翰林京秩

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爲有文學改左春坊司直郎乙未按察僉事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懦當黜以任淺問刑都察院三載擢翰林院修撰宣德丙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不諳憲法改通政使掌南京國子監

翰林書散階于職下

文臣署官俱書散階於職銜之上惟翰林書於下或云始自　文皇時不然也觀遼金史知元時亦然矣

上幸妖妓

景帝時召妖妓李惜兒入宫　武宗時狎晋陽妓劉氏號劉娘娘

㯉工皂隷至二三品

以㯉工至太常卿者洪尚觀也以皂隷至布政使者蔡春王與宗也

一部二尚書管事

宣德初吏部蹇義郭璡戶部夏原吉郭資又郭敦正統吏部王直何文淵又王翺禮部胡濙楊寧兵部于謙儀銘工部江淵石璞嘉靖兵部張瓚樊繼祖工部林庭㭿甘爲霖

元遺諸臣

傳曰楚雖有才晋實用之夫與國之取亡國之遺也勝棋之者敗碁之弃也元不能識拔

劉誠意輩困之下僚以遺我　太祖雖欲不亡烏可得耶諸君子弃夷就夏滌垢向新或至參謀猷議政事綰史筆盛哉首陽之風遠矣彼受勝國顯爵禄如危素輩又其下者武弁則奚誅焉吾不録録文臣

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改弘文館學士治書侍御史秦從龍未任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王時刑部侍郎程儒漢學士承旨詹同俱仍原職羅復仁爲弘文館學士總管府判劉基見前李善

為燕府紀善戶部尚書張泉改中書參政山東
行省左丞安然樞密同知朱守仁改工部尚書
樞密同僉李質改刑部尚書禮部員外郎魯堅
改本部侍郎主事蕭肅改工部侍郎翰林編修
宋濂改承旨答祿與權改侍講國子助教王僎
改待制儒學提舉劉三吾改學士

壬午諸臣

壬午之變方孝孺鉄鉉諸君子烈哉然論者
多以死事許齊黃而以不死罪楊解非也建

文　文皇帝從子也　疆敵世讎者比喪君
有君伊何殉之齊泰黃子澄其所密勿獻替
之臣為侵削討者也降亦死不降亦死死等
耳楊解二君子秩甚微僅一審理待詔易慮
也委曲以全其宗引避以全其志不亦快然
幾中道哉乃大用得亡過矣今錄其著者
兵部尚書茹瑺戶部尚書王鈍吏部右侍郎蹇
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工部右侍郎黃福工部
尚書嚴震直戶部尚書古朴工部尚書鄭賜戶
部尚書郁新兵部左侍郎劉儁工部左侍郎張
思恭禮部左侍郎王進翰林學士董倫翰林學
士王景侍讀學士陳洽吏部郎中胡廣翰林脩
撰楊榮中書舍人黃淮待詔解縉審錄楊士奇
已謫而後用者工部右侍郎張顯宗大理寺卿
薛嵓

用印之異

皇后東宮各王府俱用金寶東南諸國俱用鍍
金銀印其朝鮮日本浡泥國王哈密忠順王苨

剌西番王俱金印宗人府五府六部都察院各
都司布政司衍聖公張真人用銀印應天府
三品亦銀印文淵閣五品亦銀印印特小用玉
筋篆掛印總兵用銀印柳葉篆永樂間灌頂國
師烏思藏闡化王用玉印螭紐金匣龍袱

賜夷狄姓名

太宗時夷狄來歸者為賜姓名然不冒以國姓
如忠勇王也先土干曰金忠安順侯脫火赤曰
薛貴清平侯賈驢曰吳成都督把都帖木兒曰

吳允誠倫都兒灰曰柴秉誠都指揮僉事把住
曰楊效誠朶兒只曰馬惟良鐵住曰柴克恭行
都指揮同知滿束兒灰曰柴志誠都指揮僉事
阿兒剌台曰楊汝誠指揮使伯帖木兒曰柴志
敬指揮同知猛歌曰安汝敬僉事脫脫曰楊必
敬只蘭曰吳克誠朶列子曰吳存敬火失答曰
韓以謙祖住不花曰柴永謙

安南偽官見張輔所上表

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季犛子偽大虞國主黎
蒼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臣雲屯鎮兼歸化等
鎮諸軍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
節雲屯歸化嘉興等鎮諸軍軍領東路天長等
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檢校左
相國平章軍國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衛國大
王黎澄偽太原鎮兼天關鎮節度大使驃騎上
將軍國王黎　新安鎮節度大使驃騎上將軍
新興郡王黎孫太子黎芮偽郡嗣王黎漓郡亞
王黎澒幼孫五郎弟臨安鎮兼大安海鎮驃騎

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右相國平章事
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貔從子望
江鎮輔國大將軍入內判中都督河陽郡亞公
黎原咎領龍興路都統府平陸縣上侯黎子綽
從孫御輦局正常卿侯黎叔爛清亭侯黎伯駿
石塘卿侯黎廷燀永祿卿侯黎廷爌將偽入內
僉聞朝政兼內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諒山鎮僉
行軍行諒江路同知總管府事賜紫金魚袋柱
國東山鄉侯胡杜入內行遣同知尚書左司事
樞密院副使阮光正奉大夫入內行遣門下左
諫議大夫同中書公事兼三江路太守新安鎮
討置使國子學祭酒賜紫金魚袋護軍黎景琦
宿衛大將軍知威衛營左登翊軍賜金團符將
伯段聲神勁營高伯陳湯鈞鈐衛中郎將領龍
捷軍兼領壯勇營范六材嘉靖中莫登庸篡弑
上將征之其國人鄭惟僚供稱偽丞相臨國公
武護督山西地方守明光興化等處北軍都督
申國公督京北地不守諒山等處南軍都督鎮

國公阮伯驪東軍都督麟國公杜世卿分督山南地方守本國世孫攻出等處總太監廣國公阮立撰督北河府守太原等處中軍大都督端國公楊金鐮總太監太國公阮世恩兵師海國公視朝不拜范嘉謨禮部尚書艮國公阮時雍

朝鮮使臣

嘉靖辛亥秋習儀朝天宮見朝鮮使臣任虎臣問其年四十五爲刑曹參判猶中國刑部侍郎也秩從二品中辛卯進士授翰林應奉擢世子

説書累遷觀察使京兆尹以至今官因言其國三歲一開科取子午卯酉初場試經義論二場表誥三場賦策壬午狀元姜宗德故乙酉沈光彥爲吏曹參判戊子鄭希顏故辛卯金忠烈爲知府甲午金希聖故丁酉尹鉉庚子金允鼎癸卯盧守慎丙午沈守慶爲吏禮各部郎中巳酉閔時中爲吏部主事其左右議政一品六曹判書正二品左右參判從二品觀察使九八道

鳳洲筆記卷之十九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

東吳王世貞著 [illegible]

雜編二

宣宗朝寧王權上書

臣切念

祖宗積德之厚

父皇創業之艱立法垂訓以傳萬世錫子孫保

全之福爲

宗室久安之計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使

移文謂

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不勝誠恐

惶惧伏惟

祖訓所載祿米盖親親次序無有品級誠以子

孫皆

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同至今四代乃定品

級臣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也昔

父皇在位時靖江府將軍比正支減一等亦無

比品凡朝賀祭朝皆與諸王同班惟駙馬儀

賓有比品駙馬比從一品而冠服與侯同班
列侯下郡君儀賓比從四品常服亦用麒麟
玉帶班列都督之前盖亦以至親不以品級
論也又
父皇嘗謂靖江世子兄弟做將軍俱異姓相見
遜行君臣禮其衣服且着穿素二十年後諸
孫有冠者袍用四爪龍冠用唐帽盖不與外
人同也今定品級則列外官之下
聖子神孫皆

祖宗遺體臣不避斧鉞之誅干冒
天聽伏望赦免誠
宗廟之福骨肉之幸也
　宣宗復寧王書
承喻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忿切之情溢於
言表再三披閱駭愕良深盖事有非然理明
白所言
太祖高皇帝子孫舊無品級之說今考
祖訓錄內凡郡王之子授鎮國將軍三品孫輔

國將軍四品曾孫奉國將軍五品玄孫鎮國
將軍中尉六品五世孫輔國中尉七品六世
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八品是郡王子孫未
嘗無品級也又云靖江王王將軍比正支遞
減一等亦無比品凡賀朝祭廟皆與諸王同
班必若此言則諸王兄弟子姪同爲行列是
無尊卑之分曷爲而可又云
太祖高皇帝於郡王儀賓比從四品常服用麒
麟玉帶班列都督前盖以親親不論品級今

考
祖訓錄
皇明祖訓皆無明文可稽今之所云未審載于
何典禮也又云
高皇帝嘗謂靖江世子兄弟做將軍衣裳且着
穿素而郡君儀賓既比從四品則今用麒麟
玉帶如此即是抑族屬而重外親疏戚倒置
於禮可乎如此又云
高皇帝靖江世子兄弟做將軍但是異姓相見

還行君臣禮今考

祖訓録

皇明祖訓及禮制並無明文可徵但有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王府子鎮國將軍與王相見禮儀云鎮國將軍凢與駙馬儀賓公侯相見將軍居左駙馬等居右皆再拜與文武官一品至三品相見將軍居中各官拜將軍答拜與四品以下官相見各官拜將軍坐受凡遇將軍於道駙馬儀賓公侯讓左並

行文武一品至三品引馬側立四品以下者下馬凢傳其曰鎮國將軍裔胄稱呼之曰官人有此明著而别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且群臣於靖江府將軍皆前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聖人之道尊尊親親各有攸當故知此語妄矣決非

太祖高皇帝所言今郡王庶子以下品級則載於

祖訓録靖江府將軍群下相見之禮則載於洪武二十九年欽定禮儀此皆

太祖高皇帝所制以垂範子孫臣民所慮者甚遠所定者甚精皆非一朝一夕之所成也至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太宗皇帝臨御之禮時即令禮部申明舊制行此數事

太宗皇帝當時見

祖訓録内鎮國將軍等品級與歳禄不進遂加鎮國將軍從一品輔國將軍從二奉國將軍從三品鎮國中尉從四品輔國中尉從五品奉國中尉從六品今行之有二十八年矣予自嗣位以來盡其恭禮

祖宗之心恭循

祖宗之法非敢毫末有所增損況於諸叔祖諸叔及諸兄弟上念

祖宗之重親親之意未嘗敢薄亦未嘗輙有咈

逆之事往者逆賊高煦在
太宗文皇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加厚待之而
包藏禍心終謀不軌然求
朝廷之過未得輒妄稱
太祖高皇帝時未嘗須給郡臣誥勑以為擅改
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
武中諸司職掌示之逆煦俛首無言悔愧不
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為赦免之說
宗廟神靈鑒臨在上何究何抑而恨忿不平予

覽畢以示公侯伯五府六部文武大臣咸謂
叔祖意非在此蓋託此為名耳不然何以宣
德元年八月之事而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
群臣之言不聽尚望謹之或復不謹非獨群
臣有言不已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有未
易能故必陳本末惟叔祖虛心聽察庶幾羣
臣之分定尊卑之序明而所議品級又何繫
於輕重何乖於禮法哉若以謂族屬之長必
誣妄為

朝廷之過天理人心不可罔也惟
叔祖亮之

燕王與曹國公李景隆戰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書詞何其虛誕矯飾而
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
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為是非曲直上
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昭鑒之下有群臣有一國軍民共見
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
為權奸之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
移易變置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惟其言之聽生殺予奪惟其所惡欲
予素不能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為所驅迫者屈於

其勢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
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
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
歟權奸所指予罪凡八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
二子高煦擅笞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其
父之不執其亦可以服人乎其一謂予招納
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
厭威迫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切如此故
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於誰明其
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欣願而凡事有本
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
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
去則
朝廷清明則上下之情通則兵不待言而自弭

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
甲馬之富疆傲自矜大以爲泰山壓鷄子之
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
亦愚矣哉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
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師行有以
忠爲勇以義爲壯以行而勝者亦有恃衆而
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
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於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
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
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
人人所同則汝所咬然以自矜大者又可終
恃乎此盖因汝誇詡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辯
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
惟奸臣齊泰黃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
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莫安悉復
皇考之舊即歸守藩屏永祗臣職非敢萌分毫
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因匿權奸不去
禍本而惟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
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惟在如
此前嘗兩奏書於朝敷訴中悃悉不賜答此
必奸臣慝非已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
録往汝觀之如汝不惑於權奸之所迫而能
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開於
朝廷逆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惟知有奸
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絶遂以兵
刄見加予亦不得而辭避矣其亮之
書復
太上皇　弟御名再拜復書　大兄皇帝陛下
邇因　太兄以保
宗廟

社稷之故率師巡邊不幸被留邊庭自
聖母皇太后以及弟與群臣不勝痛恨我
皇太后復念
宗社臣民無主已立　大兄皇庶長子爲
皇太子布告天下以繫人心以待　大兄駕回
柰何日久
宗廟缺祀　國家無主我
皇太后及宗親諸王皆統率人馬赴京衛護
宗社同念　太子年幼不能親理　國事臣

民無望命弟即
皇帝位以慰輿情在廟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
臣萬姓亦合辭請早定大計又使臣曰亦傳
大兄之命令弟主典
宗廟之祭弟不得已受命主宰天下尊
大兄爲太上皇帝弟身雖已如此心實痛恨
不已仰望　大兄早旋誠弟千萬幸也近得
賜書捧讀再三且喜且痛若太師也先果欲
送　兄回是能上順

天道下順人心真大丈夫所爲豈不名揚千古
大兄到京之日君位之事誠如所言另再籌
畫兄弟之間無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
就卑有違
天道望 大兄與也先太師言之差 兄回國
不必多遣人馬恐各王軍馬在京衆大勢有
相犯不能自已非弟所能保無恙也只宜用
五七騎差來即可以全和好伏望
大兄深念
祖宗
社稷生靈爲重善爲之辭
天地鬼神必加保佑臨楮惓惓不勝痛恨伏惟
大兄亮之
正統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書與太師也先
皇帝書復 太師也先 使臣來得 太師致
書欲遣使送 大兄太上皇帝回京足見
太師上順

天道之心比先朝廷與 太師處皆因下人之
言彼此都動軍馬我朝廷爲奸邪所誤以致
一時生靈受害 太師又念兩家自
祖宗來和好之情救護人民足見下順人心之
意大抵古今之人能順
天道合人心者無不長遠享福此是一定不易
之理先因朕兄不知存否國家無主宗室諸
王統率天下軍馬皆來保護
宗社我
聖母皇太后及王公侯伯幷臣民皆言自古生
靈不可一日無主朕當嗣位主宰天下又得
指揮岳謙將賚回京口傳 大兄皇帝聖旨
命朕嗣位以典
宗廟之祀朕不得已勉遵大命敬順
天道人心奏告
天地
宗廟
社稷詔告天下即皇帝位尊 大兄爲太上皇

帝尊居朕上　太師果能送　兄回京朕有
大事必當稟命而行若　大兄仍居皇帝位
則爲降尊就卑是罔
天矣罔
天之事朕豈敢爲　太師必同此心朕謂
太師送　兄回京以全和好真大丈夫所爲
古今少有豈不使好聲名播揚千古但今各
處軍馬皆來聚集京師保護
宗社布列遠近　太師宜少遣數十人送朕
兄回京庶幾衆軍之心不疑不至相犯尤見
太師保全和好之盛心也往事彼此俱勿留
意須去禮物至可收領惟　太師亮之

書與岷王等

皇帝書奉　曾叔祖岷王　玆者虜寇乘機入
關肆爲刼掠侵犯京城危急之秋尚賴
曾叔祖宗室至親念以
宗社爲重命將統率精兵不拘多寡星馳赴京
勤王以除虜寇以安國家期在旬月畢集會
合懸望仍自鎮靜固守藩疆專此奉達
惟　曾叔祖亮之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叔祖周王
叔祖魯王
叔祖蜀王
叔祖肅王
叔祖遼王
叔祖慶王
叔祖瀋王
叔祖唐王
叔祖伊王
叔趙王
叔鄭王
叔襄王
叔荆王
叔秦王
叔楚王

叔代王
叔韓王
叔寧王
弟晉王
弟淮王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一

東吳王世貞著

雜編三

文臣諡

太祖時文臣無諡如劉基王禕皆後代加者　太宗時亦少仁廟追錄舊功臣遂有金襄榮等數十人弘正以還益濫矣爰摭碑誌故牒所記得什之五六俟後續焉

文貞
太師楊士奇
文正
太師李東陽太傅謝遷
文忠
太傅曹鼐太師張孚敬
文成
太師劉基
文靖

太子賓客王璲少保金幼孜尚書魏驥太師
徐溥太師劉健太保賈詠
文莊
吏部侍郎葉盛太傅丘濬太子少保王鴻儒
太子少保謝一夔太子少保邵寶太子太保
羅欽順太子少保歐陽德
文敏
太師楊榮太子少保鄒濟少保姚夔太子太
保李廷相太子太保張璧吏部侍郎徐縉禮

部尚書崔銑太子太保霍韜
文定
太師楊溥太子太保吳寬太子太保張邦奇
禮部尚書王瓚
文憲
學士承旨宋濂太師彭時太師費宏
文清
禮部尚書薛瑄
文毅

侍郎李時勉謚太傅商輅少保倪岳尚書黃
孔昭
文恪
祭酒宋訥太保耿裕太傅王鏊祭酒魯鐸南
京禮部尚書楊廉
文肅
禮部侍郎陳敬宗太常卿岳正禮部尚書謝
鐸太子少傅何喬新太保劉忠太子太保王
與禮部尚書羅玘

文端
太保王直太子太保周經太子太保吳一鵬
文介
禮部侍郎劉儼
文懿
禮部侍郎呂原禮部尚書楊守陳太子少保
章懋禮部尚書儲瓘
文安
禮部尚書王英太子少師鄭賜太子太保周

謨禮部尚書劉定之太子太保李傑太子太
保林瀚
文恭
左侍郎劉鉉
文襄
工部尚書周忱太傅曹鼐謚太傅席書太傅
桂蕚太保方獻夫太保楊一清少保唐龍
文義
太保高穀

文裕
太子太保白鉞溫仁和禮部侍郎陸深
文簡
少傅馬京太子太保儀智太保黃淮少保毛
澄太子太保劉春太保毛紀禮部侍郎穆孔
暉
文莊
李賢
文通

太子少保錢溥太子太保王一寧少保費寀
文穆
少師胡廣太師劉吉太子太保傅瀚太子太
保傅珪
文和
太保劉珝少保尹直
文節
學士王禕謚
文淵

少詹事徐善述
文昭
太子少保江瀾
文康
尚書苗衷太師萬安太師梁儲太保顧鼎臣
文僖
太傅李時
學士張益太子少保倪謙太子少保董越大
傅靳貴太子太傅張昇

文隱
太保石珤太子太保張治
忠文
學士王禕侍郎李時勉
忠定
太師蹇義尚書朱復太傅韓文
忠靖
太師夏原吉
忠肅

太保王翺
忠宣
太保黃福太保劉大夏
忠敬
興濟侯楊善
忠毅
靖遠侯王驥光祿少卿鄧顒
忠襄
湯陰伯郭資太師儀銘

忠節
刑部尚書吳雲禮部尚書許逵知州何忠
忠烈
禮部尚書孫燧
忠愍
太子少保鄺埜翰林學士劉球
忠安
太子太保胡濙
忠簡

太子少保王佐
恭定
戶部尚書年富
恭靖
少師姚廣孝太醫院使蔣用文少保李敏
恭敏
刑部左侍郎廖莊少傅白圭太保李燒
恭毅
禮部尚書章綸太子少保王槩

恭襄
少保馬昂少保王瓛禮部左侍郎孫賢太
保張瓚
恭肅
太子太保周用
恭簡
太保尹旻太子少保戴珊太子太保李鉞工
部尚書歐陽鐸禮部右侍郎魏校
恭惠
副都御史范鏞
恭愍
大理寺丞鍾同光祿寺卿陳選
恭順
兵部尚書盧淵
恭僖
大學士張景明尚書韓邦問
貞襄
太子少保徐琦

端肅
太師馬文升
端毅
太師王恕
端敏
少保胡世寧太保秦金
襄毅
右都御史韓雍太子太保項忠太子少保程
信少保秦紘太子太保許進
襄敏
兵部尚書丁鉉少保李秉太傅王越少保王
瓊太子太保潘鑑戶部左侍郎唐澤
襄惠
太保屠滽太子太保秦民悅
襄簡
太子少保高友璣少保王軾
莊靖
少保陳文太子少保宋景尚書趙璜

莊毅
兵部尚書王竑
莊敏
少保林聰少保楊昺少保崔恭少保許誥
莊襄
太子太保俞諫太子少保劉天和
莊簡
太子少保鄒文盛尚書熊繡太子太保李浩

莊懿
太子少保周瑄太子太保張鎣
毅愍
右都御史馬炳然
肅敏
太保俞子俊
肅愍
太傅于謙
微肅
工部尚書陳壽

簡肅
太子少保張敷華刑部尚書熊繡尚書胡韶
清惠
太子少保耿九疇
靖簡
太子太保孫需
節愍
少保陳洽少傅劉儁按察使周憲
惠安

太子少保彭韶
康懿
少保陳俊少保林庭㭿
康靖
太子太保鄒幹
康惠
工部尚書周季鳳太保楊志學少保李承勳
康敏
太保白昂太子太保趙鑑

康僖

太保屠勳太子少保陸瑜太子少保王承裕

刑部尚書周倫南京吏部尚書黃珣太僕卿

邵銳

康簡

太子少保楊守隨工部尚書方良永

安簡

南京禮部尚書王宗彝

懿簡

太子太保張鵬

榮襄

莊平伯吳中少師金忠沐陽伯金濂少保袁

宗皐

榮毅

少保畢麟

榮簡

太子太保盛端明

榮愍

刑部尚書朱濂

榮和

太保汪鋐

榮靖　文康

少師邵元節

武臣謚猶不詳今志十之二

武寧

中山王徐達

武靖

岐陽王李文忠

武順

寧河王鄧愈

武烈

東平王朱能

武毅

夏國公顧成漳國公王聰宣平王朱永

武莊

越國公胡大海泗國公耿再成巢國公華高

太保梁震

武襄
安遠侯蔡遷潁國公楊洪撫寧侯朱謙寧平王朱永初謚

武信
芮國公楊璟

武桓
梁國公趙德勝

武義
蘄國公康茂才

武肅
滎陽伯潘毅湯陰侯高顯

武勇
裕國公蔣貴

武閔
鄖國公廖永安

武愍
平陰王朱勇

武僖
黔國公沐英

忠武
開平王常遇春河間王張玉國公薛祿廣寧侯劉江定襄侯郭登

忠烈
虢國公俞通海定興王張輔國公徐忠

忠節
崇安侯譚淵

忠靖
武進侯朱榮

忠壯
安國公曹良臣金鄉侯王真京國公吳瑾莒國公李遠清源伯冀傑

忠敬
定遠王沐晟

忠襄
樂浪公濮真靖國公陳珪

忠毅
漳國公鄭亨霍山侯王真威遠伯方政潞國
公張武安陽伯曹隆萊陽伯周長
忠勇
富春侯孫世成武伯陳伍滕國公孟善
忠愍
燕山侯孫興■蘄國公康鐸
忠僖　忠敏
文安侯張輗　榆次伯張廉

壯勇
宣城侯衛穎國公吳管者渠國公吳澄伏羌
侯毛忠邵陽伯馬聚
壯毅　勇襄
廬江侯趙戫　裕國公張軏
襄武
東甌王湯和沐昂英山侯於顯
襄毅
海國公吳禎懷遠伯山雲

彭華吳寬李東陽王鏊梁儲靳貴石珤張潮張
治
閣臣出主會試者
胡廣黃淮楊士奇黃淮高穀商輅薛瑄呂原彭
時劉定之萬安劉吉尹直徐溥謝遷李東陽王
鏊劉忠梁儲靳貴賈詠張璁張治徐階李本李
春芳凡二十六人
同考官秩大於主考者
庚戌侍講學士陳循同考太常少卿魏驥戊辰

脩撰林文同考侍講劉儼
致仕主考者
黃淮
不由科目者
楊士奇
師弟同為考試者
陳琡及尚書溫仁和學士張衮
恩宥錄
浦江義門鄭氏有恩宥錄予節其畧

筆之以見　祖宗風厲天下之意

洪武十四年爲內藏金銀事發連鄭氏以義門故釋之家長鄭濂鄭湜面見擢湜福建左叅政吏部奏無見鈌添設左叅議授之二十六年詔鄭氏子弟三十以上者來見擢鄭濟左春坊左庶子仲太孫三十年起取天下稅戶鄭沂入見授禮部尚書以其從子榦爲御史永樂十二年御史七十二歲進平胡詩稱肯乞歸　上曰教翰林院寫策書禮部宴他用正官陪教坊伎樂

陛辭賜金繡衣褚帛榦舉從子煁可用　上曰御史擧也除御史後累遷大理寺丞永樂十七年北京初受賀致仕御史榦及第致仕長史楷來朝賜宴及褚幣與爲善陰隲二部　上曰他家人多與二十部十九年翰林檢討鄭叔美以告病例爲民　仁宗立與子弟來朝　上顧長者非鄭檢討乎何爲冠平巾呂震以故對上特詔予冠帶致仕各賜鈔二千貫給驛舟還家

儀智儀銘鄒濟鄒榦王文王宗彛周瑄周經耿九疇耿裕白圭白鉞王恕王承裕許進許誥林瀚林庭㭿

賜夷王謚

永樂六年七月賜朝鮮國王李旦謚康獻撫民安樂曰康行善可紀曰獻八月浡泥國王麻惹謚恭順日本國王源道義謚悼信中年夭逝曰悼小心畏忌曰信十五年九月賜蘇祿國東王謚恭定敬事共上曰恭純行不爽曰定十九年

四月賜古麻剌國王謚康靖撫民安樂曰康柔德教衆曰靖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一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二

東吳王世貞著　[illegible]撰

雜編四

科目

國朝尊尚儒教科目日重百餘年來非從此出者輙以爲異路不得登膴顯矣按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鄉擧士就試者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主考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稼起居注部鳳尚寶丞吳潛國史宋濂而序凡出於濂中未及會試者悉授官

洪武四年京畿試士

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仍為序尋合諸省之士會試

會試凡二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知貢擧官特進中書省右丞相忠勤伯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主文則禮部尚書陶凱前翰林侍講學士潘庭堅主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掌卷吏部侍郎顧貞監試御史孔希魯宋圭提調兼印卷禮部尚書楊訓文同印則中書左司郎中孫煜祖同提調禮部侍郎秦文緝禮部主事姜漸受卷吏部主事林光弼彌封兵部主事許方謄録蘇州教授貢頴之對讀翰林應奉文字唐肅禮部主事孟秉此外有監門捜檢巡綽鎮撫供給主事及掌行科擧文字省椽令史供給奏差等官廷試總提調則前汪廣洋胡惟庸讀卷祭酒魏

觀博士孫吾與給事中李顧修撰王僎監試御史馬貫徐汝舟掌卷工部員外郎牛諒受卷工部主事周寅彌封秘書監丞陶誼對讀尚寶丞魏潛編修蔡玄提調前陶凱楊訓文及以散官攷之則尚書祭酒正三品侍郎侍讀學士正四品給事中從四品左司郎中司業正五品員外正六品主事修撰應奉正七品編修秘書丞正八品官秩不同故詳記之

是歲狀元授員外郎及第出身俱授主事同出

身授縣丞會元亦授縣丞而高麗一生亦與焉曰金濤三甲第五名後歸國爲相儒籍六十三人

甲子重定三場程試及三年大比之制

是秋京闈中試者多國子生　上悅命有司出榜原籍旌之次年

乙丑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綸浙江解元也及廷試花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既啓封　上自以夢故用丁顯爲

狀元子寧如故綸第三抑子澄三甲爲庶吉士然三人俱授脩撰亡何亦擢子澄脩撰云

襄陽任

戊辰會試以蘇伯衡李叔荆爲會試考官擢任泰亨第一命有司於襄陽建狀元坊旌之亨泰甚被　上寵任每召議手書襄陽任而不名後自禮書謫御史

連科狀元出泰學

辛未天下會試六百六十人中式三十一人廷試賜許觀及第時年二十八張顯宗次之吳言信又次之　上以連科狀元出泰學召祭酒宋訥面褒諭焉

張信杜詩

甲戌狀元張信定海人也爲侍讀後坐以教韓王寫杜詩含譏刺及勑稿削御製二語得罪復以考試事誅

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

丁丑會試考官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

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士子無登第者入對闔縣陳郊爲首吉安尹昌隆次之會稽劉諤又次之下第者以三吾等南人爲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揖及郊昌隆諤人各閱十卷或言劉白囑信等以陋卷進呈　上益怒親賜策問韓克忠等六十一人及第有差考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

老戍郊謫安置威虜唯赦戴彝尹昌隆郊謫取回復殺之

是歲得人最多

庚辰廷試王艮當第一貌不及胡廣且廣策斥親藩　上遂擢第一　改名靖是歲得人最多如廣及二楊胡濙俱登顯要爲名臣而艮能殉節尤可重也

二十八宿

癸未以　太宗渡江明年甲申會試是歲開科

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廷試　上命採天文律曆禮樂制度爲問欲以求博洽之士惟曾棨卷獨詳　上喜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第二第三周述周孟簡從昆季也亦皆有御批褒許之辭既第選楊相等二十五人及棨等三人進學翰林曰二十八宿周忱自陳年少有志進學特許之時人謂之挨宿

取副榜舉人

丙戌賜林環等及第取副榜舉人廷試之擢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除學官

翰林主考之始

十五年两京始專命翰林主考

詔天下舉人會試

乙未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考官梁潛折卷得第一名曰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故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既又以秸字難識定洪英第一第五王翺者鹽山人也　上喜得畿輔士以布衣

召見賜酒食既廷試復擢陳循第一賜宴行後軍都督府第三名陳景著年十八後乞恩改本府教授終

唱名莫應

戊戌賜進士李騏等及第騏初名馬　上爲改之唱名莫有應者　上爲道其故乃出

孫暴邢寬

甲辰賜邢寬等及第　上初取第一孫曰恭也嫌其名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梁

禋第二曰恭第三俱用朱書填黃榜遠近稱異
事云

舉人稱貢士

宣德庚戌會試録禮部尚書稱總提調兼知貢
舉革掌行科舉文字執事官由舉人稱貢士稍
不同

上書願得一劇職

癸丑賜進士曹鼐等及第先鼐舉貢士爲學官
上書願得一劇職自效改泰和典史力學不廢

以解糧至京與試果中第二人 廷試復第二
人十年之內至相仕矣是歲用致仕大學士黃
淮主考淮以謝恩至

周旋儀貌何如

丙辰賜進士周旋及第或云首揆既取三卷未
定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否狀何如或曰白而
偉藎疑謂淳安周瑄也遂首旋既傳臚貌甚侵
爲之悵然

小録

會試録亦稱小録見於壬戌禮侍王英序是年
同考則有永新知縣陳員韜京衛武學教授紀
振俱進士岐陽縣教諭彭舉中試十二名都察
院吏三十三名兩昰刑部吏一百二十一名鄭
温松陵驛丞

天字稱蒦字

乙丑葉侍郎盛云是科會試登科録天字皆稱
蒦字今考部本不然以爲葉傳聞之誤然不知
葉乙丑進士豈有誤理或部本翻刻未可知也

教諭同考

戊辰年同考二教諭一訓導辦事官舒庭謨中
一百二十五名

王越卷飛上天

景泰辛未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主
考脩撰林文同考廣東叅政羅崇本教授學政
訓導各一是歲廷試王越卷飛上天復給卷足
成之或云墮於朝鮮次歲進還 上悅擢越御
史

閣三科爲正科

甲戌考試官商輅輅正統乙丑進士閣三行爲正科已任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左李坊大學士同考則侍講兼中允楊鼎贊善兼於討錢溥皆已未也先一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之其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兼取以充而浙縣考職爲同考官絕矣受卷彌封對讀則用州邑正官爲之

金狀元銀榜眼鐵探花

一甲三人孫賢徐溥徐轄各以貌色稱有金狀元銀榜眼鐵探花之目

詩戲題目之誤

天順丁丑薛文清以內閣呂文懿以通參侍講爲主考同考則尚寶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典籍徐似盖官制也是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詩戲之者如所謂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没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祭如何有太王皆指摘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姪獨軒昂盖謂取石亨從子後也

不稱襄三木

庚辰闈禹錫以國子學正爲同考是科有下第舉人訴學士呂原中允柯潛私徇顛倒者上試之不稱襄三木禮部以徇

會試大火

癸未二月會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餘及主試官[illegible]踰越墻壁以出　上憐之贈死者進士出身八月會試取吳鉞等仁百四十七人明年　廷試初命學士陳文柯潛再命學士彭時錢溥

刻五經程文

成化丙戌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詔　廷試賜羅倫及第未一月即上扶植綱常疏貶官乙未賜謝遷及第或云王鏊以鄉會元有盛名復當第一夫閣老商公抑之置第三

得策擊節賞

戊戌賜曾彥及第或云未一日其閣老萬公得

彥策擊節賞使人覘之美而長大也擢第一陞傳見彥老而多髭且短甚不稱萬惘然退取彥策讀之平平耳

取士分南北卷

丁未尹閣老直主考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爲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問策秘人罕知

弘治巳未會試大學士李東陽侍郎程敏政爲主考敏政問策秘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平日竊得之爲其同年解元唐寅說至是各舉答無遺因自矜且得上第給事中華昶林廷玉論之與敏政俱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賄敏政家人得之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爲民

焚香求才

乙丑廷試　上焚香籲天后宮期得真才以資實用

劉瑾片紙書姓名

正德戊辰大學士王鏊尚書梁儲主會試相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開科額三百五十人

焦芳爲題名記

廷試賜呂柟等及第時焦芳子黄中二甲第一劉宇子劉仁第四皆瑾黨也因刻黄中及三甲第一人胡纘宗策俱授翰林檢討改仁庶吉士踰月超擢黄中仁爲編脩再進侍講而焦芳爲題名記盛稱所改之制爲當後瑾誅黄中仁爲民纘宗亦坐貶

李文正先以策示愼

辛未賜楊愼等及第愼傳相廷和子也相傳時制問俱首相擬上李文正先以策示愼策遂冠一榜云

彌封官不得送卷

嘉靖丙戌賜龔用卿及第先是舉人廷試納卷之日彌封官以會試首列數卷潛送內閣以備

一甲之選或內閣密覘狀頭儀貌及生平有聲者閱卷官出自東閣歸宿私第是歲禮部尚書席書疏其弊乞彌封官不得與送卷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詔曰可著爲令

御批品題卷首

己丑廷試大學士楊一清等以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唐順之陳束任瀚六卷進覽上一一品題卷首各御批于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于文德曰探本之論于名曰能

守聖學以爲本此知要之說于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束曰仁智之用本諸吾心此不易之說于瀚曰勉吾敬一之爲主忠哉

大欽破文格而文氣甚奇

壬辰賜林大欽等及第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殊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詔可既　廷試言復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而大欽寔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冐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先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爲第三旣呈覽上御批改第一

上於進呈卷俱悉批答

乙未廷試大學士李時等以十二卷進覽上俱批答曰卿等以堪作一甲卷十二束呈朕各覽一過其上一卷說的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它

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却似讜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言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御批首三卷

上復御批首三卷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第一甲第一名于孫陞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二名于吳山曰敬爲心學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是歲併李璣趙貞吉敖銑郭朴任瀛沈宏駱文盛

尹臺康大和九人策皆刻之

言官劾科舉私狥

甲辰主考禮部尚書張潮左春坊左庶子江汝璧時潮卒於貢院輿屍出考試惟江一人而後序則屬之同考脩撰茅瓚是歲少傅翟鑾二子汝孝汝儉俱登第廷試以進呈卷上疑有翟氏子在首甲因抑第一卷寘第三第三卷寘二甲第四而擢秦鳴雷爲狀元言官劾科舉私狥置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乞

詔獄問江及編修歐陽晩閒住少傅及二子編修彭鳳進士崔奇勛焦清爲民員外郎高節謫戍進士彭謙死杖下御史沈瑱王越外任

欽賜舉人

景泰中北京鄉試陳循王文以考官劉儼呂原抑其子訴於上謂儼私解元徐經及所取士頗倒置不私也詔覆試如初定然難陳王二相特命許其子會試時謂之欽賜舉人

欽降秀才

癸卯年北京冒籍者翟鍾玉丁子誠等俱發原籍肄業時謂之欽降秀才二事正相對云

登科錄書伯叔祖父官秩

天順以前登科錄凡伯叔祖父有官秩者俱得書今不復矣戊辰李泰書父永昌司禮監太監甲戌牛綸書叔玉司禮監左監丞泰永昌養子也後俱擢入翰林泰至詹事綸至太常少卿

讀卷凡三伯

天順元年讀卷凡三伯武功伯掌內閣靖遠伯

掌兵部興濟伯掌鴻臚

十知貢舉

大學士嚴嵩禮部尚書胡濙

十爲讀卷

吏部尚書蹇義王直

三主考會試者

徐溥曾棨

二主考會試者

黃淮楊士奇王直王英錢習禮呂原萬安劉吉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設四輔官

高皇帝設四輔官均職四季以上中下三旬人各司之驗雨暘時若春三月李祐司皆中旬十日龔斆司皆下旬十日夏三月杜斆司皆上旬十日吳源司皆中旬十日趙民望司皆下旬十日秋冬如之各兼太子賓客班列公侯都督之次尚書之上又有與四輔游東苑倡和詩不載

國朝實錄

太祖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監脩戶部尚書夏原吉學士解縉禮部尚書李至剛總裁再命原吉及太子少師姚廣孝監脩學士胡廣楊榮總裁　太宗　仁宗實錄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監修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總裁太常卿楊溥為副總裁大學士陳山張瑛續總裁　宣宗實錄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楊溥總裁少詹事王直王英為副總裁　英宗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少保李賢尚書陳文彭時總裁少卿劉定之吳節為副總裁　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郎劉健總裁尚書丘濬少詹事汪諧為副總裁　孝宗實錄初命少師劉健李東陽少傅謝遷總裁吏部侍郎張元禎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為副再命東陽少傅焦芳三鰲少保楊廷和總裁尚書梁儲為副而監脩則仍公懋　武宗實錄則定國公徐光祚監脩少師楊廷和少傅蔣冕毛紀少保費宏總裁後廷和冕紀皆去再命宏及

少師楊一清少保石珤賈詠尚書石珤毛澄侍郎羅欽順為副後增侍郎吳一鵬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二

東吳王世貞著　黄中䏶

雜編五

將軍之制有三

宗室郡王下鎮國將軍秩正一品輔国將軍正二品奉國將軍正三品散階龍虎上將軍金吾將軍驃騎將軍正二品奉國定國鎮國從二品昭武昭勇昭毅正三品安遠定遠懷遠從三品廣威宣威明威正四品信武顯武宣武從四品

武節武德正五品武毅武畧從五品其官不过左右都督同知僉事正副留守都指揮使同知僉事指揮使同知僉事千戶儀衞正副而已揔兵官則有征虜大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副副將軍征虜將軍征虜前將軍征虜副將軍靖虜將軍平胡將軍平虜大將軍征西將軍征西前將軍平北將軍鎮朔大將軍鎮朔將軍平西將軍平羌將軍征南將軍征南副將軍征夷將軍征夷副將軍平賊將軍征戍將軍平蠻將軍征蠻將軍

太宗征安南益設神机將軍横海將軍鷹揚將軍驍騎將軍輕車將軍及各边鼓遊擊將軍嘉靖幸楚設都護將軍都護副將軍定兵制增神樞營佐擊將軍

按征蠻已前无員額无品秩或公侯伯或都督領之有事則設事已則罷及今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延綏湖廣云南兩廣權甚重可生殺人此外又有管大漢將軍管紅盔將軍盖宿衛

之帥云

武廟自稱威武大將軍江彬許泰爲左右副將軍

太祖官制後革者

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叅議左右司郎中四輔官員外郎太史令弘文館學士翰林承旨起居注太子賓善大夫閤門大使秘書監少監考功監令監丞左右拾遺左右諫院正言司諫符璽郎六科庶吉士回回監

正副詹田使東宮率府左右率左右副使王府相傅武傅六科庶吉士大元帥大摠管五軍斷事後俱易名

附降品級

樞密院改都督府陞一級爲正一品使即左右都督同知院事即都督同知僉院即都督僉事院判無御史臺改都察院降一級御史大夫即左右都御史中丞即副都御史侍御史即僉都御史詹事院改府知院爲詹事同知及副詹俱

爲少詹事儀禮司改鴻臚寺太常司改太常寺司天監改欽天監行中書省改布政司降三級行樞密院改都司降一級肅政廉訪司改按察司原品六部舊三品陞二品翰林院舊三品降五品六科舊四品爲九品已後陞七品尚宝寺改司舊三品降五品

建文中官制

六部尚書陞正一品增侍中正二品所屬革去淸吏二字戶刑二部改爲四司工部增照磨所兵部革典牧所戶部革贓罰庫都察院改為御史府裁減十三道爲左右兩院止二十八員改通政司爲寺使及通政參議爲卿少卿丞翰林復承旨在學士上改講讀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右侍講侍讀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侍書正七品即中書舍人也文史館居脩撰編脩檢討改孔目爲典簿又增設文淵閣待詔拾遺補闕增五軍斷事五軍制祿倉革大理寺左右寺正寺副增本寺首領

官增太常寺典禮郎二員太祝一員光祿寺少卿舊五品陞四品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司圃所改司牲司爲孳生所太僕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錄事及典廐典牧二署驌驦等十八群滁陽等八牧監龍山等九十二群管鴻臚少卿從五陞正五寺丞從六陞正六革司賓司儀二署而陞鳴賛序班品革行人司止以行人隷鴻臚陞國子監丞爲堂上官欽天監增五官監候增選士院及應天府知候所改五城指揮爲兵馬

陞各衛經歷品級增四十四衛武學及錦衣衛
帶管武學教授增各王府賓輔伴書布政司陞
正二品自使至叅議俱陞一級提刑按察司爲
肅政廉訪司

偶有問巡撫所始者記會典始永樂十
九年然不得其實也聖政記志之

永樂十九年勑吏部尚書蹇義給事中馬俊往
直隷應天等府州尚書金純給事中葛紹祖往
四川都御史王彰給事中王励往河南都御史

虞謙給事中許能往浙江侍郎郭進給事中章
雲往江西侍郎楊勉給事中徐初往福建侍郎
郭敦給事中陶衍往順天等府州侍郎李杲給
事中刘渙往山東少卿周納給事中刘蓋往湖
廣大理寺丞郭瑄給事中艾往廣東大理寺丞
孫時給事中蕭奇往山西通政叅議朱侃給事
中楊春往廣西共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
民

添設提學官

宣德間用少保黃福言添設提李官擢兩浙塩
運同知胡軫爲副使辯林知州刘虬監察御史
薛瑄高超工部郎中高志吏部主事歐陽哲修
撰王鈺編脩彭琉檢討陳祚康振國子李正莊
观俱僉事湖廣檢校程富建寧教授彭勗俱御
史軫浙江虬湖廣瑄山東超福建志山西哲河
南鈺江西琉廣東琰廣西振四川观陝西富北
直隷勗南直隷

兵制

永樂中兵制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管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
班騎步兵千二營管隨駕騎兵園子手管上直
义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
應襲舍人殫忠効義營管京衛報効舍人餘丁
俱以公侯伯都督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
執大駕龍旗宝纛負御宝及兵仗局什物上直
與一司管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
上直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

尚衣尚飯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大駕勇字旗
五軍紅盔貼直上直官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
及前哨馬営上直明甲官軍随侍東宮官舍遊
東備禦軍神机営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
操演神銃神炮火器五千下営操演火器及護
衛騎兵初止以英国公安遠寧陽陽武等侯爲
摠兵官後添設提督坐営監鎗太監景泰中上
木変後兵漸耗散選軟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揀
三大営精鋭騎兵十萬分爲十営團操以備警

急是爲團営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
楊洪安遠侯柳溥爲摠兵太監吉祥等監之餘
歩騎仍帰三営曰老営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
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爲十二営凡十二萬人曰
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
伸威揚威振威十二営内各分五軍三千統騎
兵神机統火器而以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
懐寧侯孫鏜摠之営務惟撫寧侯最久凡三十
餘年而英国公懋自五軍営來代英國頗老成

不敢削士而監軍大瑞谷大用陸閭等横恣小
制也嘉靖初用武定侯爲帥故太監張永尚書
李承勛監之張李宿将頗亦欲更定振作與武
定不相能継以疾卒而兵政益大廢弛矣時虜
報歳急團営見兵少乃僅迁三萬騎所征號曰
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営所餘者
非老弱則入中貴元帥私家矣提督凡有三曰
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
庚戌虜変後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詔勤太監

高忠等帰内總兵官朱希忠陳鏸听辞任改京
営總兵曰摠督戎政官以咸寧侯仇鸞領之専
設侍郎一人協理罷十二営併爲三大営曰五
軍営副将一員叅将四員遊撃将軍四員三千
営曰神樞営副将一員佐撃将軍六員神机営
副将一員佐撃将軍六員練勇叅将六員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歳供之数
親王歳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
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

各一千疋綿三千兩塩二百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段疋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疋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及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計歲妝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歲支紵絲紗羅絹冬夏布綿同公主未封側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

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塩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十疋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石鈔一千四百貫其段疋於所在親王國帶造皇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候出閣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瀋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宗支蕃衍為試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肅王之一千石反不如初封之郡王尚有二千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如本府之鎮國尚有一千此最不可曉者又惟周王本色二萬石或以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母兄乎

二祖公主所適

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駙馬都尉李祺第二女寧国大長公主梅殷第三女未適夭第四女安慶公主歐陽倫第五女汝寧公主陸賢第六女懷慶大長公主永春侯王寧第七女大名大長公主李堅第八女福清公主張麟弟九女壽春公主傅忠弟十女未詳弟十一女南康大長公主胡觀第十二女永嘉大長公主郭鎮第十三十四女未詳弟十五女汝陽大長公主謝達弟十六女宝慶大長公主趙輝

太宗長女永安公主廣平侯袁容第二女永平公主富陽侯李讓第三女安成公主西平侯宋琥第四女咸寧公主西平侯宋瑛第五女常寧公主沐昕

宮中女官之制

太祖初年定者凡六局一司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功正俱正六品尚宮局總行六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于在外諸司尚宮領旨署牒用印付內使監受牒行移在外諸司尚宅二人掌導引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司紀二人掌印宮內諸司出入簿書文字司言二人掌宣傳奏啓之事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籍廩賜之事司闈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女使六人通掌文案尚儀局尚儀一人掌礼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之事司籍四人掌經籍圖書教授之事司樂二人掌音樂之事司朝四人掌朝見宴會之事司贊四人掌賓

會贊襄之事女使三人通掌文案尚服局尚服一人掌宮內服用總司宝司衣司仗司飾四司之事司宝二人掌宝璽符契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司仗四人掌羽儀仗衛司飾二人掌巾櫛梳洗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食局尚食一人掌宮內膳總司饌司醞司樂司供四司之事司饌四人掌烹炮調和飲膳之事凡進飲食先嘗之司醞二人掌醞酒醴司藥二人掌醫藥司供二人掌給宮人廩餼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寢局尚寢一人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灯四司之事司設四人掌帷帳裀褥洒掃鋪設司輿二人掌輿輦司苑二人掌種植蔬果之事司灯四人司灯燭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尚功局尚功一人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事司製四人掌裁衣服司珍二人掌珍玉寶貨司綵二人掌段疋司計二人掌尚功局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女使二人通掌文案宮正司官正二人掌戒令責罰之女使二人通

掌文案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六尚品職及

内官監司庫局與諸門官幷東宮六局

王府承奉等官職秩

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司記掌印宮内諸司簿書出入録目審而付行典記掌記佐之女史六

人掌執文書司言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司言掌宣傳奏啓之事典言掌言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簿二人正六品典簿二人正七品掌簿二人正八品司簿掌名籍廩賜之事典簿掌簿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闈六人正六品典闈陸人正七品掌闈陸人正八品司闈掌宮闈管鑰之事典闈掌闈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尚儀局尚儀二人正五品掌礼樂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

司之官屬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司籍掌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典籍掌籍佐之女史十人掌執文書司樂二人正六品典樂四人正七品掌樂四人正八品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縣拊擊進退之事典樂掌樂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賓二人正六品典賓二人正七品掌賓二人正八品司賓掌朝見宴會賞賜之事典賓掌賓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贊二人正六品典贊二人正七品

掌贊二人正八品司贊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典贊掌贊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彤史二人正六品掌后妃群妾御于君所書其月日尚服局尚服二人正五品掌供内服用采章之数揔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四司之官屬司寶二人正六品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司宝掌寶符契圖籍典寶掌寶佐之女史四人掌执文書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司衣掌衣服首飾典衣掌衣佐之

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飾二人正六品典飾四人正七品掌飾二人正八品司飾掌膏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仗二人正六品典仗二人正七品掌仗二人正八品司仗掌羽輿仗衛之事典仗掌仗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尚食局尚食二人正五品掌供膳羞品齊之數揔司膳司醖司藥司饎之官屬凡進食先嘗之司膳四人正六品典膳四人正七品掌膳四人正八品司膳掌割烹煎和之事

典膳掌膳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醖二人正六品典醖二人正七品掌醖二人正八品司醖掌酒醴酏飲之事典醖掌醖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藥二人正六品典藥二人正七品掌藥二人正八品司藥掌醫方藥物之事典藥掌藥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饎二人正六品典饎二人正七品掌饎二人正八品司饎掌給宫人廩餼薪炭之事典饎掌饎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尚寢局尚寢二人正五品掌燕寢

進御之次序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灯四司之官屬司設二人正六品典設二人正七品掌設二人正八品典司設掌帷帳裀席洒掃張設之事典設張設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輿二人正六品典輿二人正七品掌輿二人正八品司輿掌輿輦繖扇羽儀之事典輿掌輿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苑二人正六品典苑二人正七品掌苑二人正八品司苑掌園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掌苑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灯

二人正六品典灯二人正七品掌灯二人正八品司灯掌灯燭膏火之事典灯掌灯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尚功局尚功二人正五品掌女功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司製掌衣服裁製縫線之事典製掌製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珍二人正六品典珎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司珍掌金玉宝貨之事典珍掌珍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

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
正八品司綵掌綵物繒錦枲之事典綵掌綵佐
之女史六人掌执文書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
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司計掌度之衣
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掌計佐之女史四人掌
執文書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
責罰戒令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
七品女史四人掌执文書内官監十一曰神宮
曰尚寶曰孝陵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設曰

内官曰司礼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監皆設太
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秩從四品
左右監丞各一人秩正五品典簿一人秩正六
品神宮監掌灑掃大廟殿庭廊廡尚寶監掌御
寶璽敕符將軍印信孝陵神宮監掌灑掃殿庭
及栽種菓木蔬菜之事尚膳監掌供养奉先殿
并御膳與宮内食用之物及督光祿寺供奉宮
内諸筵宴飲食之事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
履舄靴襪之事司設監掌御用車輿床榻衾褥

帳幔諸事内官監掌成造婚礼奩冠舄傘扇衾
褥帳幔儀仗及内官内使貼黄諸造作并宮内
器用首飾與架閣文書諸事司礼監掌冠婚喪
祭礼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
隨當差内使人等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寺
供應諸筵宴之事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進賢并
典牧所關收馬騾之事印綬監掌誥券貼黄印
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信符諸事直殿監掌灑
掃殿庭樓廊庑之事又設長隨奉御秩正六品

各門官七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曰午門曰東
華門曰西華門曰玄武門曰奉天門曰左順門
曰右順門曰門皆設曰二人門正一人秩正四
品門副一人秩正從四品設司二曰鐘鼓曰惜
薪司皆設司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
人秩從五品鐘鼓司掌祭樂及御樂并宮内宴
樂與更漏早朝鐘鼓諸事惜薪司掌宮内諸處
柴炭之事局庫九局有六兵仗曰内織染曰計
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麪庫有三曰内承運

曰司鑰曰内府供用每〈局〉皆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秩正五品兵杖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宫内所用梳篦之刷牙討剪諸物内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宫内應用叚疋絹帛之類計工局掌成造諸婚礼服裳付内官盔收用及造内官諸人衣服鋪蓋諸事巾帽局掌造内官諸人紗帽靴襪及預備賞賜巾帽諸事司苑局而掌宫内諸處蔬果及種田之事酒醋麪掌内官諸人食用酒

醋麪糖諸物内承運庫掌收支叚疋金銀珠玉象牙諸宝貨之物及同司鑰庫掌鈔錠之数司鑰庫掌各門鎖鑰及收支錢鈔之事内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内用香燭油米并内官諸人飲食菓實之類其東宫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丘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局丞二人秩從五品惟典璽局增設紀事奉御秩正六品典璽局掌璽宝翰墨諸事典藥局掌同御醫修合藥餌供進湯液之事典膳局掌供進膳羞

典服局掌冕弁冠帽袍服佩刀靴襪諸物典乘局掌車甲戈矛弓矢刀劍諸物典乘局掌車馬之事其親王府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使司行之與内官衙門不相統攝設承奉正秩正六品承奉副秩從六品所三曰典寶曰典膳曰典服典寶掌王之宝設典寶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典服掌冠冕袍服諸事設服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門官二人掌王城宫殿門啓閉關

防出入設門正秩正六品門副秩從六品設内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藥二人司矢二人又各公主位下設中使司掌府中諸事司正司副各一人皆雜職

弇州筆記卷之二十三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四

東吳王世貞著

雜編六

古賞格最重覆軍破城者至黃金千斤綵帛萬段我　朝規制最為不浮今得而畧志之

太祖破陳友諒降武昌賞常遇春廖永忠田土餘有差

吳元年平張士誠賞格

召見右相國徐達等戟門封達信國公綵段十二表裏遇春鄂國公十表裏都督馮宗異平章胡廷瑞九表裏平章湯和參政曹良臣八表裏右丞廖永忠華高都督康茂才七表裏參政薛顯趙庸副都督梅思祖汪興祖六表裏指揮人五千戶人四百戶人三軍士米一石塩十斤

洪武三年賞平中原將士功

大將軍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副將軍遇春同副將軍馮宗異白金三百兩文幣三十表裏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同平章曹良臣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平章韓政幣同良臣金殺其十三平章俞通源右丞楊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殺政二參政陸仲亨文幣十二表裏左丞王傅及各衛指揮七千戶衛鎮撫六百戶所鎮撫四旗軍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小旗米同總旗白金減一錢軍米同小旗白金又減二錢

征南功

御史大夫湯和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都督吳禎金同文幣殺五等

守禦功

平章楊璟胡廷美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金同文幣殺其三都督同知張興祖白金二百兩文幣同德興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　都督郭子興陳德白金三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僉都督華雲龍金殺其半無文幣

各衛指揮至所鎮撫與從征同

洪武四年賞平蜀功

頴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白金二百五十两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白金一百五十两綵段十五表裏臨江侯陳德白金一百两綵段十二表裏都督同知汪興祖戰殁同中山侯湯和綵段十五表裏都督僉事王簡何文輝藍玉張溫金朝興白金五十两綵段十表裏鞏昌侯郭子興江夏侯周德興綵段十二表裏南安侯俞通源宣寧侯曹良臣僉都督陳桓殺其二

僉都督王成仇成葉昇又殺其三汝南侯梅思祖又殺其二凡從頴川侯指揮人綵段八表裏千百戶衛所鎮撫六總旗白金十二两小旗十一两軍十两從德慶指揮人綵段六表裏千戶衛鎮撫四百戶所鎮撫三總旗白金十两小旗九两軍八两從中山指揮至百戶遞減一表裏軍校遞減一两從永嘉政保寧者同至重慶遞減一等軍校減半不從入関及守船患病者千百戶一表裏旗軍白金二两軍病自河南還者與錢千八百自臨潼還者二千四百自西安還者三千六百自秦州還者四千八百自階州還者六千陣亡者倍前給白金瀕墜病死者與見軍同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

李善長徐達文綺帛各百疋常遇春馮勝八十疋李文忠鄧愈四十疋中山侯湯和等二十八侯各四十疋臨濠地若干頃佃戶及守墳儀仗

戶各有差

洪武十七年平雲南功賞格

頴川侯傅友德進封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許世襲加祿五百都督陳桓胡海郭英張翼俱封侯餘將士遞遷有差揔兵而下人賞錦繡綵絲二十表裏鈔一百錠

洪武二十年破北虜功賞格

大將軍藍玉白金二千两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副將軍唐勝宗郭英白金一千两鈔四百錠

文綺三十疋左叅將王彌白金一千兩鈔八百
錠文綺四十疋右叅將孫恪白金五百兩鈔二
百錠文綺十五疋都督徐司馬等六人各白金
四百兩鈔一百錠文綺八疋指揮使蕭綺等八
人各金三百兩鈔百五十錠文綺四疋指揮同
知陳鏞等十人白金二百五十兩鈔百四十錠
文綺五疋指揮僉事張敬等三十五人白金二
百兩鈔百三十錠文綺四疋千百戸鎮撫各有
差按賞格唯此最重云

永樂元年靖難功賞格

都督丘福朱能進封公白金四百兩綵幣四十
表裏鈔四千貫僉都督張武陳圭鄭亨孟善火
真顧成王忠徐忠張信李遠郭亮陳旭房寬都
指揮張輔房勝孫岩駙馬王寧進封侯白金三
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僉都督徐
理唐雲都指揮徐祥李濬白金三百兩綵段二
十五表裏鈔三千五百貫僉都督劉才白金二
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三千貫指揮張興

金綵同鈔二千貫曹國公李景隆白金綵段鈔
同丘福兵部尚書茹瑺都督同知王佐僉事陳
彪白金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儀制正張成白金二百兩綵段十表裏鈔一千
五百貫餘有差

永樂五年先賞平安南功

都督柳升白金二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十表裏
織金紵衣一襲都指揮魯麟白金一百五十兩
綵幣八表裏衣同獲黎季犛爲首軍人王柴胡

陞指揮使白金二百兩鈔六百錠綵幣五表裏
織金紵絲衣一襲級金花帶一爲從者李福等
四人皆陞僉指揮白金一百兩鈔四百錠綵幣
四表裏織金紵絲衣四襲素帶一獲黎澄爲首
者李保保陞賞如李福爲從者張榮祖等三人
陞正千戸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二表裏
織金紵絲衣一襲級花銀帶一條獻俘官指揮
使張勝等白金一百兩鈔四百錠綵幣六表裏
織金紵絲衣一襲護送官及軍人醫者三百六

十五人鈔幣有差

永樂六年大賞平安南功

英国公張輔賜冠服白金四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四十表裏黔国公沐晟冠服白金鈔同幣殺其二豊城侯李彬云陽伯陳旭白金二百兩鈔六百錠綵幣十五表裏清遠侯王友賜冠服白金一百五十兩鈔四百錠綵幣十表裏安遠伯柳升白金減王友十五之一鈔幣同右都督朱榮白金一百兩鈔二百錠綵幣八表裏駙建平

伯高士文同柳升

永樂十三年賞重破安南功

英国公輔黔国公晟白金五百兩鈔二千錠綵幣五十表裏都督朱廉方政江浩白金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五表裏都指揮師祐減一等都指揮師祐金幣又減一等鈔一百六十錠都指揮陳濬等五員白金二十五兩鈔一百四十錠綵幣二表裏胡通海等白金二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綵幣一表裏擒鄧景寅指揮陶弘等白金三十兩鈔二百錠綵幣三表裏織金紵絲一襲爲從者金幣減三之一衣鈔同百戶路坦等金幣減三之二衣鈔同

永樂八年賞征北將士

揔兵官鄭亨白金三百五十兩綵幣十二表裏鈔六百錠安遠伯柳升白金二百兩綵幣十表裏鈔五百錠餘皆如格賞

永樂十年賜忠勇王金忠

誥命鐵券金印公服朝服玉帶織蟒衣黃金百

兩白金四百兩鈔二千錠紵絲五表裏紗綾羅各二十疋鞍馬二疋牛百頭羊五百頭居第牀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祿千石別賜其妻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紵絲二十表裏紗羅綾各十疋鈔千錠冠服金都督馬台罕都指揮察罕下八員各白金五十兩鈔七百錠錦衣一襲紵絲六表裏綿布三十疋指揮卜答帖木兒等三十員各白金三十兩鈔五百錠錦衣一襲紵絲五表裏綿布二十疋百戶所鎮撫格干帖木兒等

二十五員各白金十五兩鈔三百錠錦衣一襲
紵絲三表裏綿布十五疋冠帶鞍馬牛羊薪蒭
居第以次等

宣德中賞陽武侯薛祿等擊敗北虜功

薛祿加太保及副總兵吳克忠鈔四百錠綵幣
六表裏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鈔三百錠綵
幣二表裏都督柴永正等六人各鈔三百錠綵
幣一表裏都指揮馬昇等并軍士一萬一千二
百六十二人共鈔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二十錠
絹五百八十五疋綿布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
疋

扈從北征平胡功

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忠勇王金忠各鈔六
百錠白金三十兩綵幣三表裏陽武侯薛祿安
順侯薛貴恭順侯吳克忠各鈔四百錠白金二
十四兩綵幣二表裏清平伯吳成應城伯孫傑
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各鈔三百錠白金十
兩綵幣一表裏中府都督同知任禮高文僉事
李玉李英左府左都督柴永正右都督馬亮都
督同知程忠叟里僉事吳也兒克胡守義把教
右府左都督蘇火耳灰右都督蔣信郭志滕定
嚴宣前府都督同知馮斌僉事韓僖梁成後府
都督僉事沈清郭義馮興李通各鈔二百錠銀
五兩綵幣一表裏坐營定國公徐景昌鈔四百
錠綵幣四表裏西寧侯宋瑛等各鈔二百錠綵
幣二表裏安鄉伯張安鈔同綵幣殺一右都督
莫傑鈔又殺半綵幣同指揮以下及官軍十一
萬五千七百八十九人賞有差

賞寧夏獲虜寇功

總兵官史昭進右都督賞白金五十兩綵幣四
表裏參將丁信僉都御史郭智白金三十兩二
表裏偏頭關破虜功總兵李謙為左都督賞鈔
三千貫紵絲四表裏馬貴為都指揮使鈔二千
貫紵絲三表裏李庸為指揮使鈔一千貫二表
裏獲首級百戶各鈔一千貫一表裏總小旗各
鈔七百貫絹布各二疋　追獲馬疋指揮鈔一千

貫一表裏千百戶鈔七百貫絹三疋總小旗軍
鈔五百貫絹一布二奮力向前指揮各鈔五百
貫絹二疋千百戶旗軍各鈔三百貫絹二疋

討寧王賞格

領軍內官將官并提督巡撫等官督兵擒斬宸
濠者俱封侯下手擒斬者陞五級本管千總官
三級把總官二級管隊官一級督兵擒斬首惡
生擒用事者一名陞一級武官至正一品文官
至從一品止原係伯者五名以上進封侯左都

督五名以上進封伯不及數者每一名本色俸
一百二十石下手擒斬者每名爲首陞三級爲
從陞二級本管千總每名陞一級把總每名陞
二級管隊每名賞銀二十兩二名以上加賞四
名以上遞陞二級督兵擒斬從賊二百名以上
陞一級四百名以上陞二級隨伍軍人擒斬三
名陞一級六名陞二級而止三名賞銀十兩陣
亡者陞實授一級原无職役不願陞者賞銀十
五兩陣傷回營身故者陞署一級原无職役不
願陞者賞銀十兩前項俱世襲後王守仁等擒
獲寧王有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靖各該官
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
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
舊參贊机務伍文定陞右副都御史廕子孫世
襲正千戶戴德孺陞三級邢珣徐璉各二級伍
希儒一級陳槐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謝源
吏部陞用王守仁本當行取來京宴勞但
先帝山陵輔畢礼儀從省寫勑差行人前去尉

諭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南京光祿寺办宴
內外守備并府部掌印官侍宴按此與前格微
不同矣

宣皇帝即位賜藩封公主及在京官吏
軍民等物

周寧慶代瀋五王各白金五百兩文綺二十表
裏錦五疋紗羅各二十疋兜羅錦五疋西洋布
十疋鈔三萬貫
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餘同晉楚遼蕭魯韓唐

伊蜀秦十王各白金三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三疋紗羅各十疋兜羅錦三疋西洋布五疋鈔二萬貫

寧國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七大長公主及永平安成寧三公主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其餘俱同十王

在京官吏軍民白金公百兩侯伯八十兩一品二品六十兩三品三十兩四品二十兩五品十五兩六品七品十兩八品九品雜職各五兩將軍旗軍校尉聽選辦事僉給官監生生員人才吏典僧道耆老醫工厨樂人等回夷朝貢使各有差凡三十二萬九百五十人白金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二十九兩

鳳洲筆記卷之二十四終

鳳洲筆記續集卷之一

東吳王世貞著

續說一

鳳陽　國初欲都之不就今為中都留守司周三十里城門九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正西曰涂山南京城周四十六里門十有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鍾儀二門塞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一十六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大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北京城周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門

高帝初以豐沛故不免有晝繡意遂創立中都而誠意伯有不堪之議二十六年　皇太子延閱中以地圖上且建都矣以　太子薨而止南京乘長江之險龍蟠虎踞然亦太迫於江風濤撃撞宮市不寧是以有編王而非宅中北京雖號稍東北與虜近而南與餉遠然左滄海右太行風氣敦厚長安之下此其最也帝都自唐虞三代外長安秦及西漢新室近三百年隋唐共三百餘年更始漢末共十餘年偏王秦百餘年

劉曜二十季苻秦四十年姚秦三十年西魏宇文周近四十年至今未有復也然聞其形勢沃埜天不莫及洛陽周五百年東漢二百年西晉四十年偏王魏燕各二十年元魏五十餘年大梁帝都宋百五十年偏王五代四十餘年金十餘年燕京帝都元百年我　明百七十年偏王遼金垂二百年金陵帝都五十餘年偏王孫吳近六十年晉及六朝二百五十年此皆號令宇内地也

天下有二京二都曰北京順天府南京應天府中都鳳陽府興都承天府中都則以　皇陵興都則以　顯陵二都皆設留守而二府不能同京尹之秩勢有所不能也

洪武初

高皇帝建宮殿於南京金水橋之北曰承天門又北曰端門又北曰午門又北曰奉天門又北曰奉天殿　曰華蓋殿曰謹身殿建文弘周制改承天門為皐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

殿為正心殿

大明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逮沙漠南北直隷府二十三州四十縣二百一十承宣布政司十三屬府一百一十八羈縻一十九州一百五十三羈縻四十七縣九百二十八羈縻六總為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三十四縣一千二百一十四宣慰司一十一宣撫司一十一安撫司二十二招討司一百長官司一百六十九蠻夷長官司五除夷戶外實計里六萬九千

五百五十六户九百三十五萬二千零一十五
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八百零一夏秋二税共
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
通二倉臨徳淮濟四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
絹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疋絲一萬七千零
三斤又三百十六萬八千一十七兩綿花二十
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二斤綿布一十三萬八百
七十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洞蠻席布二百五
十九條亭六十五斤鈔八萬一千二十五錠零

一百八十四貫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
九百九十一包又一千一百一十六萬二千六
百四十三斤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
二十五引又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
十八兩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内
夏税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
餘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
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馬驢騾疋二
十萬一千一百

長淮以北中原之地及三楚田蕪而不藝所墾
者匿畝而不報浙東江右閩廣之地糧太輕而
獨取重於蘇松嘉湖常之五郡而已茶酒市税
房租之利不能如唐宋之講求而備邊宗藩之
費十百之此帑藏之所以日匱也
按永樂初平安南即其地建府十七州五屬州
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户所三
户三百一十二萬　國家視漢失朝鮮唐失交
阯而取嬴于大理之雄諸郡乃其過宋遠矣

宗人府上　玉牒親王至庶人見在一萬九千
八百九十三位名又有未開到陽曲永和二府
及南京齎庶人建庶人後總不下一千位名郡
主縣主孫君鄉君以下共九千七百八十三位
嗚呼今又十年矣其未封未名者悉已封矣又
十年而人各益一且四萬矣親王至米萬石軍
校官僚守第婚喪之費又不下數萬下至於庶
人而人各歲百石居第二百金婚娶百金此不
可已也地力有限生育無窮將奈之何哉以有

限之資填無窮之浪非也以　帝室之冑而錮之一城之内坐視其貧賤而不為所亦非也然則將軍而上仍貫乎中尉可弗爵矣量親疎給貲使從箸從事於四民拔其賢者能者而同升諸官庶耳

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千兩鹽二千引茶一千斤馬匹草料月支五

十匹其段疋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米二萬石鈔千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匹草料月支二十疋公主未受封每歲支紵絲紗羅各一十疋絹冬夏布各三十疋綿二百兩已封賜莊田一所計歲收米一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男未受封歲支紵絲紗羅絹各夏布綿同公主未封例女未封者減半男已封郡王者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一十疋紵絲五十疋羅二十五疋絹及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疋草料每月支十疋女已受封及已嫁者歲支米一千石鈔一千四百貫其段疋于所在親王國帶造皇太子次子既封郡王後俟出閣歲支與郡王同女及嫁者與郡王已封女同按是時親藩既少而物力方茂故所定如此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萬石襲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肅寧瀋趙鄭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韓伊王二

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豈非慮宗支蕃衍為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一如岷王之千五百石肅王之一千石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尚有二千石而岷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若本府之鎮國尚有一千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六千韓府之三千遼伊之二千或係轉餉之難或係暫作行糧俱不可曉也又惟周王本色二萬石或以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秦晉二王獨非太宗

之毋兄乎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六公二十八侯唯魏公存耳所謂西平武定皆後封者景泰中錄誠意伯劉基後為世襲五經博士弘治壬子上念六王如開平岐陽寧河東甌之裔皆為編氓乃徵其嗣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五經博士劉瑜為處州衛指揮使中外仰頌上不遺勳舊恩德如天矣今詔進常氏爵懷遠侯李氏臨淮侯鄧氏定遠侯湯氏靈璧侯

復故劉氏封誠意伯蓋因弘治之典而加厚之所以風厲天下意甚至也第人知有六王而不知有六公如馮宋公勝者特以卒于建文初一時兵興匆匆不及議追恤耳李韓公善長雖以嫌疑致殞然反狀殊未名見於解學士所代論冤狀甚悉也其功豈在穎侯下哉傅穎公友德從下中原首定蜀定雲南功可與開平埒固非岐陽寧河比也卒偶同宋公耶今置而不一及得乎愚謂宋穎二公後宜特封如四侯故事韓公後量與伯爵如誠意故事而他如德勝營陽永城長興江陰靖海諸公悉求其裔襲無許目者授以指揮俾之世襲庶於開國元勳可無遺憾矣
今天下國公五獨魏黔公為開國元勳而侯之存者僅懷遠臨淮寧遠靈璧武定然黔國之先則侯也懷遠等四侯其先皆公也伯之存者獨誠意然則　成宣數代開國功臣僅魏黔及武定三世家耳

我明之制公侯伯子孫不世襲者謂之流公流侯流伯大抵流公為侯流侯為伯流伯則指揮使耳侯其更有大功方許世襲
洪武十七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凡五十有七人內連歲總兵功高望重者八人徐達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耿秉文吳良沐英專簿書而聽指示者一人李善長餘云云此榜多有不可曉者既載沐西平而傅穎公建下蜀之勳又與藍涼公平[illegible]功在西平上卻不得與名其列若止

以存者論則徐中山以是歳淡尚可言而郃寧
河之捐館久矣李岐陽吴良亦以前兩歳没苟
不分存没則常開平廖德慶何以不載
洪武三年以前功臣自徐常外德慶侯廖永忠
功最多官亦高而湯東甌和最為宿将大封之
日二公皆當為国公而湯以守毗陵於忠少欠
廖以使所善儒生探上意僅各封侯平蜀之役
湯復有過而康復有大功然康之殁錫典俱不
行而無幾湯遂開國矣康似是不得死然其子

許襲爵又不可曉
平蜀将帥古多不利自桓南郡外如呉漢岑彭
之於公孫述鄧艾鍾會之於劉氏郭崇韜康延
孝之於王衍王全斌輩之於孟昶大者僇貶小
亦責數勳賞俱廢昔賢嘗紀之　國初如傅頴
川康德慶之下明昇功最卓絶至勞　人主紀
頌而賞亦薄二将俱不益封主帥湯東甌又數
督責與昔所聞無異亦可怪也外戚恩澤今有
存有不存者　仁祖淳皇后皇明文衛所載楊
王暮碑即其父也姓陳氏無名侯絶
太祖高皇后馬氏父徐王馬公亦不詳其名無
後　太宗文皇后徐氏父魏國公徐達今有魏定
二公　仁宗昭皇后張氏父彭城侯麟今一伯
宣宗章皇后胡氏父都督榮无顯者章皇后
孫氏父安國公忠今會昌侯存　景帝母吴太
后後復為賢妃無顯者英宗睿皇后錢氏父安
昌伯貴弟承宗襲一輩絶故第尚存睿皇后周
氏父寧國公能今慶雲侯長寧伯華　景帝汪

皇后復為妃父兵馬指揮贈都督瑛無顯者
憲宗純皇后王氏父阜國公鎮今瑞安侯崇善
伯安仁伯華　孝宗母皇太后紀氏父左都督
福斌宗係絶敬皇后張氏父昌國公巒一昌國
公一建昌侯削　睿宗母皇后邵氏父昌化伯
林襲一輩今為都指揮獻皇后蔣氏父王田伯
斅今襲一輩絶　武宗毅皇后夏氏父慶陽伯
儒今絶
太祖　年官制革者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

事左右丞叅知政事叅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左右司都事司農卿將作卿太史令弘文館學
士直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直學士待制尚書博
士春夏秋冬四輔官起居注太子賛善大夫閣
門大使觀察使秘書監少監老幼監令監丞思
文監令監丞回回監正副五官正副磨勘司令
司丞諫議大夫左右拾遺左右諫院正言司諫
符璽郎審刑司左右詳議叅軍府左右叅軍大
科庶吉士營田使君子衛舍人衛五軍都督府

斷事都督副使大都督府司馬大元帥帥府都
事大總管總管府判樞密院判官管軍萬戶指
揮副使東宮率府左右率左右率副使同知詹
事院王府相王傅王武傅蓋陰散其職於各曹
故也有易名及陞降品級者樞密院改都督府
陞一級知院為左右都督從一升正一同知院為
都督同知正二陞從一僉院為都督僉事從二
陞正二御史臺改都察院降一級御史大夫為
左右都御史從一降正二中丞為副都御從二降

正三侍御史為僉都從三降正四詹事院改府
知院為詹事副詹為少詹如故儀禮司改鴻臚
寺太常司為寺司天監為欽天監行中書省改
承宣布政司降三級承相為布政舊正一今從
二叅知政事為左右叅政舊從二今從三叅議
舊正四今從四行樞密院改都指揮使司降一
級知院為使舊從一今正二同知舊正二今從
二僉事舊從二今正三肅政廉訪司改提刑按
察司品如舊尚寶司改司舊三品降五品六部

陞二級尚書舊正三今正二左右侍郎舊正四
今正三翰林院降四級學士舊從三今正五講
讀學士舊正四今從五国子祭酒舊正三今從
四司業舊正五今正六六科舊四品降九品復
陞八品今為正七品行人司舊從九品今為正
七品階有單者開府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榮祿大夫勳有單者護軍上護軍銜有單
者錄軍国事叅軍国事同知軍国事　文皇時
官後單者行部尚書侍郎六曹郎中員外主事

上林六署　宣皇時官後革者弘文閣學士
建文官制六部尚書陞正一品增侍中一員正
二品所屬華清吏字戶刑二部改為四司仍戶
度金倉刑都比門之舊工部增照磨所兵部革
典牧所戶部革贓罰庫都察院改為御史府專
治糺彈不復典刑獄革右都及僉都御史左都
曰御史大夫裁減十三道御史止二十八員改
通政司為寺使及左右通政左右叅議為卿左
右少卿丞大學士去大字革東閣大學士華蓋

正心文華武英四殿各置學士一員增侍詔拾
遺補闕翰林復學士承旨在學士上改講讀學
士為文學博士凡二員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
館居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侍詔侍書郎中
書舍人也正七品文史館脩撰正六品編脩從
六品檢討正七品侍書分附爲革大理寺左右
寺正副左右評事增本寺首領官增大常寺典
禮郎二員太祝一員光祿寺少卿舊五品陞四
品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司圃所改司牲為孳

生所太僕寺丞舊六品陞五品增錄事及典廄
典牧二署驊騮等十八群滁揚等八牧監龍山
等九十二羣管鴻臚寺少卿從五陞正五寺丞
從六陞正六革司賓司儀二署而陞鳴贊序班
品級革行人司正以行人隸鴻臚陞國子監丞
為堂上官欽天監增五官監候增選士院及應
天府知候所五城指揮為兵馬陞各衛經歷品
級增四十四衛武學及錦衣衛帶管武學教授
王府設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

員俱從七品長史司設長史一員正五品左右
如故布政司升正二品自使至叅議俱陞一級
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永樂初詔悉復舊建
文君僅三年耳廢徙諸王易官殿名更官制
高帝內固未寒也胡汲汲乃爾乎齊黃輔毗之
失非一死固不足贖也
高帝散承相之職於六卿而以都御史司風紀
加官如詹徽茹瑺不過太子少保亦二品也建
六騤進六部尚書正一品蓋欲使之與左右都

督同而不知爾特都督皆武臣百戰而得之以故薦紳多殉節而介胄咸鮮體終 文皇世一十二年雖太子少保亦不復加矣 仁宗始置師保以加蹇夏西楊之積有勞勛者其後爲定規文臣尚書大學士之加極於少師而公侯遂至三公則援徐中山之例而加張定興也弘治十八年加劉文靖健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是時文靖已爲少師故寧破例與正一品之階勳而不敢議及三公愚以爲 高皇帝特設三公

爲文階則大臣之勳德隆重者似亦不必斷避也 高皇帝之罷承相以權重耳且其時自李韓公劉誠意後無肺腑股肱之托與勳舊足稱者故不設也今以三公論道之尊而付之紈綺之輩以燮理經邦之實而止於貳公之秩輕重不亦懸殊哉

鳳洲筆記續集卷之一

鳳洲筆記續集卷之二

東吳王世貞著[illegible]

續說二

會典所載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或左右柱國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柱國爲文武階勳而實有不然者洪武三年唯韓國公善長信國公達爲特進光祿左柱國而曹宋衛鄭四公皆榮祿右柱國也至于列侯亦爲特進榮祿柱國惟

九年進封信國公和廿七年進封梁国公胡顯皆光祿左柱蓋一時之特恩耳永樂因之曹国公景隆加光祿左柱而淇國公福成国公能仍榮祿右柱其列侯皆如洪武蓋五十餘年而文臣無加一品者武臣自都督以下雖一品亦絕不聞柱国之授宣德中蹇少師義楊少傅士奇至九年滿加僅榮祿大夫而已正德四年實録成士奇與少傅楊榮俱進柱国少師蓋以爲賞功之殊恩而非考滿之恒典也成化初特加李

少保賢最後加萬文康安而吏部遂以加尹恭
簡旻矣其後王端毅恕以滿考亦得加柱国而
兵部馬太保文升繼之矣弘治十八年劉少師
徙遂超加特進左柱国而李文正東陽繼之矣
前朝位三公而冠以開府儀同三司之階国初
因之後正其謬改為特進光祿大夫是矣然勲
有正治上卿正治卿以比於古之九卿而階仍
資德中奉大夫乃至三公三孤猶帶光祿大夫
而三品中大夫其官又自有光祿卿似亦未為

盡妥也
高皇帝之世三公不以贈羣臣惟開平王得贈
者盖其時韓公加太師魏公加太傅而開平當
得太保故耳若開国公贈王侯贈公伯贈侯都
督贈伯此特設以待高勲者宣英之世少師蹇
義楊士奇楊榮少保夏原吉楊溥俱得贈太師
盖一時特典而戶部郭資金濂工部吳中後先
贈伯則借軍功為辭寔三公不以濫及耳非謂
伯爵為優也

俸祿正一品歲支米一千四十四石從一品八
百八十石正二品七百三十二石從二品五百
七十六石正三品四百二十石從三品三百
十二石正四品二百八十八石從四品二百五
十二石正五品一百九十二石從五品一百六
十八石正六品一百二十石從六品九十六石
正七品八十七石從七品八十四石正八品七
十八石從八品七十二石正九品六十六石從
九品六十石未入流三十六石按　國朝祿數

視前代差已薄而自宣德以後用兵運艱窘為
辭五品以上三分折銀七分折鈔六品以下四
分折銀六分折鈔折銀每石七錢折鈔者又改
絹折銀每二十石不能一兩於是仰事俯育且
不足而不能不假借於阜隸銀矣正統以前毋
煎一官則支一俸固辭者允正統以後兼官雖
三四止從高者或以勞績勲猷加支則為特恩
苞苴之風所以日益盛也其便者內外文武官
三分本色六分折色每石定價六錢而阜隸銀

臧十分之四聽其正身或願募當役　國家不
過費數萬金數萬石米而皁銀又足當其半抑
何正大明白也
内閣漢尚書令兼唐宋舍人學士職吏部漢唐
宋宰相一重職兵部漢太尉宋樞密院職都察
院漢中丞唐宋御史臺職京營總兵漢知南北
軍唐左右神策宋三衙職錦衣衛漢司隸校尉
執金吾職此六職者最重而雖不可不慎也京
營用宿將勿以世祿參之錦衣用士人勿以緹
騎爲之可也

今六部彷彿周官之舊獨户部户家宰制國用
之職而宗伯兼司徒掌邦教之職耳繁簡稍量
頗亦得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夏官
之外復設五軍都督府雖兵刑爲重亦後世不
得已之意耳總督撫鎮寓古方伯連率意郡縣
之設遠勝封建不得私民而自養一也厲民者
朝聞而夕報罷二也百里之國有卿大夫上中
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而已有宗廟會同之費
今惣無矣其節縮浮費三也要之不如古者令
太密文太繁兵民之途太分而已

天順改元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少傅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少保太子太傅工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高穀以老
辭師傅保二職詔許之各以尚書大學士致仕
後俱贈太保成化乙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尹
旻革太傅爲太子少保再革少保以尚書致仕
後亦贈太保蓋德用保傅例加也

永樂中兵制五軍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
營操練京衛及中都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輪
班綺步兵千二營管隨駕騎兵圍子手營上直
叉刀手及京衛步兵幼官舍人營管京衛幼官
應襲舍人殫忠効義營管京衛殫効舍人餘丁
俱以公侯伯都指揮領之三千營一司管執大
駕龍旗寶纛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上直軍一
司管左右十二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上直
軍一司管傳令營旗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

尚履什物上直軍一司管執六纛勇字旗五軍經歷貼直上直軍一司管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官軍隨侍東官官舍遼東備禦軍神機營中軍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管操演神銃大火器五千下管操演火器及隨衛騎兵初止以英公輔成公勇寧陽陽武等侯為總兵官後添設提督坐營監鎗太監景泰中上木變後兵漸耗散選慄用兵部尚書于謙議擇三大營精鋭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急是為

團營而以謙總督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為總兵太監吉祥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天順初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内各分五軍三千統騎兵神機統火器而以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懷寧侯孫鏜定襄伯郭登總之營務唯撫寧侯最久進封公凡三十餘年而英國公張懋自五軍營

来代正德中英国老成不能無腴削士而監軍大璫谷大用陸闇等横甚不制也前後所與英国共事者新寧伯譚祐鎮遠侯顧溥保国公朱暉俱有聲會　毅皇帝信権奸言集九邊家将实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副将軍

太祖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国公北征三十萬嘗勅遼東師云虜至報萬人以上者須

步騎十五萬乃出戰盖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

太宗亡淇国公十萬騎乃北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一時兵力之盛雄視千古

勛武大臣其職及于大将軍總京兵其栄及於朝賀班首代祀天地知經筵監脩国史主進士禮部宴而已至於国政大小自兵事外雖以徐中山之正位中書張定與之累朝着碩亦不與

也唯天順初總兵忠国公亨太平侯軏以迎扈自恣凡所論薦閣部大臣以至移易撫鎮靡不如響正德末都督朱寧掌司隷平虜伯江彬握兵樞咸冒国姓負殊寵至挄自批奏下所司一時燄張甚然是數人者不久皆敗薦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至近日而陸氏益横矣陸氏始由裨效扳起主緹綺其敏鋭果鷙有以結主知而威與耳目內閣大臣咸有連既屢起大獄中外咸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凡吏兵之黜陟户工之

出納刑曹之讞比咸取諮决給事御史半由其門進矣可畏㦲

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唯謹至永樂初狗兒諸閹稍稍見馬上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腑肺矣太監鄭和等以回易率舟師下海中諸國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　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在內諸司最貴重者曰司禮監次內官御用司設御馬諸監惜薪司曰近侍牌子曰掌刑於外職最雄者曰提督東西廠（西廠成化正德間暫設俄革）曰提督十二團營五軍營曰南京守備曰兩廣總鎮及各處鎮守後納張文忠議各處鎮守以漸取回後又採王尚書邦瑞議革團營五軍營提督今之存者唯內諸司東廠及南京守備而已中人謀大逆者二人曰曹吉祥曰劉瑾亂政者十人曰王振曰牛玉曰汪直曰梁芳曰韋興曰李廣

曰魏彬曰谷大用曰張雄曰張鋭謀叛者二人曰喜寧曰畢真賢者四人曰金英曰黃賜曰懷恩曰張佐忠者二人曰雲奇曰何文鼎有邊功者二人曰鄭和曰劉永昌功與罪當者二人曰蕭敬曰張永

国家所以追崇先聖者可謂至矣成化間少詹事楊守陳請追崇帝號弘治初太宰王恕請加增冕旒舞佾牢籩之數不許然竟以恕言增八佾十二籩久之闕里災　上遣學士李傑祭告

命山東撫臣建廟務極崇飾既落成特命大學士大學士李東陽往祀弘治中　上親釋奠太學召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聽講賜襲衣冠帶有差衍聖公秩二品特賜麟袍玉帶誥命用玉軸大朝會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子世舉一人為曲阜令公親弟承子恩為翰林五經博士其從南渡裔衢州者亦世襲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免徭役公許蔭五百户丁為從人又宣德間孔諤者會試至京召見即與進士出身授春坊

中允景泰中名公恂者會試中式聞父喪特強入對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持服服除超拜少詹凡所以示優禮於孔氏者靡所不極也愚以為欲尊孔子則莫若尊其道而行其言欲厚孔氏則莫若教之今其爵者甘鮮肥而自比於纓弁其他偷飽暖依紈袴者屢屢也夫使貪縱放辟敗倫亂紀之人而稱孔子徒乳臭之人鮮衣怒馬而後孔氏而曰尊之厚之者於乎不亦舛哉

今夫子稱至聖先師而爵王爵易木主而去廟像於禮本當而至佾舞籩豆之數亦加裁損則隱然不欲使師道與君道並尊後世有以窺見之矣惜夫楊中丞豫孫嘗謂余帝謚一而　皇太子二親王謚一而世子郡王謚二何也予漫謂一字君道也二字臣道也　皇太子雖尊其於人主有臣道焉親王雖稍屈於其國有君道焉楊稱善而去後思之　高帝定謚意未必如此然不可考矣今世子郡王後以嗣王貴進贈

親王則去其二謚之一信乎以一謚為貴也高皇帝之定謚秦王為愍魯王為荒皆據實而賜之雖愛子有所不恤也其後於宗室諸王猶時存此義如伊王之為厲秦王之為隱代王之為戾楚王之為愍樂安王賢烶之為悼隱代世子遜㷗之為悼戾平陽王悅燿之為悼隱定安王成鉼之為悼隱沈丘王同㷿之為恭戾廬江王祐棉之為恭繆至於文武大臣則應謚者皆美而非美者不謚其有一二存者

愚以為　宜下禮部會九卿詹府翰林國子監議将國初至今文臣大臣之應謚而未舉者如宋國公馮勝潁国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長興侯耿秉文御史中丞章溢翰林承旨詹同御史大夫安然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唐鐸都督韓觀同安侯火真武城侯王忠（二侯皆死虜事者）吏部尚書郭璡刑部尚書魏源南京吏部尚書黄宗載戶部尚書師逵兵部尚書張本都督馬永楊照内閣翰林如學士解縉太子賓客胡儼詹事府少詹事曾棨柯潛之類官位未至而德行忠鯁可嘉者如按察使周新按察副使李夢陽何景明翰林院檢討陳獻章監察御史楊爵太卿少卿周怡之類所當定擬以美謚者也功大罪輕善惡不相掩者如太師韓国公李善長（開国元勳反狀不明昭死應以）太子太師淇国公丘福（靖難元勳一戰失律然以死殉）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陳循（禦虜之功亞於肅愍易儲之罪並於王文後以成化年中復官）以武功伯華蓋殿大學士徐有貞（鄙迓之失未行迎偶之功當錄陷于之除錦衣衛否之正）

珂之類當於二謚之中酌定如貞襄憲通可取也

費少師宏之卒夏貴溪擬謚文憲而霍南海上疏攻之謂祀

憲宗廟諱法當斬非也夏之辨疏辭怪又離而所引謚文憲時為據則又非也彭謚在

憲宗未賓天之前當引正德中謚宋文憲濂可也抑不特此

文皇帝之為文武宗之為武而謚文武者自若也其前而若彭文憲者不必論也

懿四世祖廟諱也　高帝之子曰　懿文皇太子親王則若周王子埅申王祐楷鄭王祐擇代王俊杖之為懿也宗室則若漢世子瞻壑之為懿莊慶元王栽圻高淳王漢鐵内江王友墡之為莊懿也永安王孟炯永興王尚烈寧化王濟煥益陽王豪墘信陵王安涔廬江王見淌襄陵王旭櫨之為懿簡也平遥王幼壎臨川王遜爕之為懿安淮世子見濂南樂王祁鍈榮

渾王表槶衡陽王謚滖隴西王旭林陽信王徠
址之為安懿也沂陽王公鏳東阿王泰㯿臨汝
王子塼沁水王詮鐟崇陽王均鏉靖江王約錤
泰安王厚熿壽陽王棩枝江王致桿之為端
懿也洛川王祁鋹永安王榮澹之為靖懿也鄖
平王陽鏄衡繆王孫鍋所誠王睦櫃盟津王見
溷寧遠王融漁江寧王厚煉進賢王充烶唐山
王勛潑順昌王見渾岭安王秉棧東安王榮淑
之為恭懿也樊山王見濕衛輝王頵煥之為溫

懿也封丘山有煜湘陰王豪墢樂昌王聰涓長
樂王融焞之為康懿也安化王秩炵之為惠懿
也汝陰王子埮陵川王幼堅漵陽王俟楠之為
懷懿也靈川王詮鉌義寧王睦榛河東王知㴊
之為榮懿也靈丘王充灝之為悼懿也文臣則
楊守陳劉宣章懋儲瓘羅鑑瞿景之為文懿也
張鵬之為懿簡也張鎣閔珪胡拱辰之為莊懿
也徐貫之為康懿也皆在後者也裕　祖帝謚
考也宗室則若清江王見潡鎮平王同甕廣安

王祐枳山陰王仕堹之為端裕也德陽王申鐽
慶成王表欒新化王表楝滋陽王觀煒博平王
安減長陽王寵游永年王俶㰖之為恭裕也廣
靈王仕墭南陵王睦橫之為莊裕也濟陽王誠
烈內丘王俶榅之為安裕也義寧王表梘之為
僖裕也宜川王秉橘之為思裕也堵陽王睦檯
上洛王睦檵廣安王載堂之為康裕也文臣則
白鉞陸深黃佐之為文裕也成後再上　太宗
尊謚也末錢而蜀讓栩之為成也王守仁之為

文成也昭　仁宗帝謚也親王則楚王楨秦王
秉欆晉王縉炯之為昭也宗室則河東王鍾鐻
建安王拱榐稷山王俶柯之為昭靖也永和王
濟浪永興王蕢壘獲嘉王載培沁水王恬焮承
安王顯梧之為昭定也靖江王規裕河清王同
鏞長陽王豪墕襄邑王祐檸方城王訏涟高密
王觀熯新蔡王健榔崇安王祐榦之為昭和也
富陽王安灌之為昭穆穆宗在後也　黎城王佶熇昨
城王同鑾永興王公銘西德王偕瀞之為昭恪

也東安王均鉌高平安旭𣟕之為昭簡也沅陵
王豪𡒄蕩陰王芝垣之為昭安也鎮平王安𣲖
之為昭順也宣寧王佼桐之為昭榮也汝源王
見淇東安王厚烱衛輝王宙桐廣靈王充𠐊之
為營昭也臨泉王鍾鏷西德王旭栿之為悼昭
也文臣則蕭維楨江瀾之為文昭也宣 章皇
廟諡也親王則秦王懷𤇆之為宣也宗室則安
塞王秩炅胙城王安𤁣南樂王祐櫝之為宣靖
也沅陵王恩鉓遼山王 幼獎之為宣穆也宜春

王奠𡍕寧遠王旭桧廣靈王聰㵄之為宣和也
襄城王徵鉅之為宣惠也汝陽王睦㶇之為宣
思也鄢陵王安沅之為宣僖也文臣則黄福劉
大夏之為忠宣也憲純皇廟諡也親王則瀋王
佖移之為憲也宗室則秀水王厚炳之為憲穆
也崇善王睦𣟼之為端憲也鉅野王當沍河濱
王安泗博野王俊樻洛川王𤀹鏴之為莊憲也
河東王表材益陽王勤熞及朝鮮王李之為恭
憲也寧河王鍾鍰之為安憲也魯山王勤焔之

為康憲也文臣則前所謂宋濂黄宏也敬 孝
宗帝謚也親王則唐王宇温之為敬也宗室則
會稽王安𤁣之為康敬也毅 武宗帝謚也大
臣則羅倫傅珪張治之為文毅也許遜王邦瑞
彭澤楊溥之為襄毅也劉玉之為端毅也武臣
則李桂之為毅勇也
國朝裁定之續無大於中山王而錫典之優備
亦無踰於王者獨所定易名武寧謚之為義謚
法所不詳疑即安也豈以王有安天下功畧其

他義也耶若漢之謚蕭相國何為文終尤有不
可曉者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洵後以其不
安而去之漢之謚諸臣獨秣陵侯劉纏什方侯
雍桓耳豈其時於相國亦有所不足耶二百年
大臣之謚往往名過其實獨中山之武寧與于
少保之肅愍者猶未盡其美也
我明追謚前代之臣君正統中謚漢將軍紀信
忠烈景泰中謚宋知邕州蘇緘忠壯唐韶州刺
史鄧文進忠襄宋邕州推官譚必忠愍宋少保

信國公文天祥忠烈制置使謝枋德文節正德中諡唐贊善張拯忠毅蓋自天祥紀信外皆出於有司或鄉人之奏請耳其古之灼然應諡自漢而後若王陵周亞夫賈誼董仲舒蘇武貢禹司馬遷龔勝翟義第五倫鄭弘楊震袁安楊秉李固杜喬陳蕃王允鄧艾陸凱陸抗賈逵祖逖崔浩斛律光尉遲迥長孫無忌褚遂良郭元振王忠嗣張巡許遠李泌裴垍李德裕郭崇韜王朴李筠呂誨韓維陸秀夫張世傑凡四十餘人下之所司攷定功德加以㜸諡以為世勸抑何光明正大哉

鳳洲筆記續集卷之二

鳳洲筆記續集卷之三

東吳王世貞著

續說三

國朝賞功之典莫大於定中原靖難二端今畧志之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副將軍馮宗異卿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三百兩三十表裏平章曹良臣二百五十兩二十表裏平章韓政幣同金毅其三十平章俞通源右丞梅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一百五十兩十八表裏參政陸仲亨十二表裏右丞王傅及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鎮撫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四表裏總旗米三石銀三兩三錢小旗米同銀叁兩二錢軍米同銀三兩征南守禦功有差靖難白金綵幣及鈔都督丘福朱能四百兩四十表裏四千貫僉都督張武陳圭鄭亨孟善火真顧成王忠徐忠張信李遠郭亮陳旭房寬都指揮張輔房勝孫岩駙馬王寧三百五十兩三十表裏三千貫僉都督徐理

唐雲都指揮徐祥李濬三百兩二十五表裏二千六百貫僉都督劉才指揮張興二百五十兩十六表裏二千貫降臣曹國公李景隆同丘福尚書茹瑺都督同知王佐僉事陳瑄三百兩二十表裏二千五百貫谷府儀衛正張成二百兩十表裏一千五百貫其它如平偽吳則右相國徐達綵段十二表裏平章遇春十表裏平章馮宗異而下至百户九表裏至三軍士人米一石塩三斤而巳平蜀功最大者穎川侯友德德慶

侯永忠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一百五十兩十五表裏臨江侯陳德及戰歿都督汪興祖一百兩十二表裏中山侯至汝南侯則十五表裏以至五而巳然從穎川侯者指揮八表裏千百户衛所鎮撫六總旗十二兩小旗十一兩軍十兩從德慶侯者指揮六餘官三總旗十兩小旗九兩軍八兩從中山侯者减有差指揮以下賞視前頗厚平雲南總兵所下人賞錦繡雜綵二十表裏鈔一百錠[illegible]

勳永樂平安南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賜冠服白金四百兩鈔一千錠輔綵幣四十表裏晟殺其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二百兩六百錠十五表裏清遠侯王友賜冠服一百五十兩四百錠十表裏安遠伯柳升先賞二百兩一千錠八表裏復賞一百兩鈔幣同餘有差賞再下安南功英國公晟各白金五百兩鈔二千錠綵幣五十表裏餘有差比前加厚者以無陞遷故也諸賞獨洪武二十年破北虜量重大將軍藍

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副將軍唐勝宗郭英一千兩四百錠三十匹左叅將王弼一千兩八百錠四十疋右叅將孫恪五百兩三百錠十五疋都督徐司馬等六人四百兩一百錠八疋指揮使蕭綺八人各三百兩一百五十錠六疋同知陳鏞等十八人二百五十兩百四十錠五疋僉事張敬等二百兩百三十錠四疋千百戶鎮撫各有差百戶池裕等以獲金寶人賞黃金百兩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又平夏三

功靖寧侯兼昇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鈔幣稱是東川普定二侯次之此所未曉

洪武八年詔中書省造　大明寶鈔取桑穰爲鈔料其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以青色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　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榜復爲篆文八字曰　大明寶鈔天下通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折赤金一兩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禁金銀交易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十貫是

高帝時賜鈔千貫爲銀千兩金二百五十兩而永樂中賜鈔千貫爲銀十二兩五錢金止二兩五錢矣弘治元年令各稅課司局每鈔一貫折收銀三厘其存留折支官軍俸粮每銀一兩折鈔七百貫然則今之賜寶鈔三千貫者在弘治時巳不過四兩餘矣　國家所費此特幾何是在所宜停革也

凡貿易金太貴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産日少米與錢賤而不便大用錢近實而易僞易雜米不能久鈔太虛亦復有浥爛是以白金之爲幣長也

宣宗時始名大臣張太師輔蹇少師義楊少傅士奇夏少保原吉楊宮傅榮金宮保幼孜於西苑騎從游宴賦詩又召前少保奇淮預以瘵疾特賜肩輿天順中內閣李尚書賢彭少卿時呂學士原吏部王尚書翺戶部馬尚書昂亦數與游德鼓琴閱射宴飲

今上癸巳名張少師孚敬李少保時方少保獻

夫翟殿學鑾游萬歲山諸處有春游倡和集戊戌　上奉慈寧汎苑海名郭翊公勛李夏二少傅顧少保從後多居西苑齋宮而四臣與今分宜相不時宣召至夜分多寓宿內侍未有直廬也巳亥始賜無逸殿左右廂分居多應制供玄壇青詞之作今列於後太師郭翊公勛太師朱成公希忠太保崔都尉元太傅仇咸寧鸞駙都尉景和少保方安平承裕太保陸都督炳太保朱都督希孝巳上勳武臣少師夏殿學言少傅

翟殿學鑾少師嚴殿學嵩少保費尚書宷宮保張閣學治少傅李殿學本少師徐殿學階歐宗伯德宮保李太宰默宮保王宗伯用賓少保吳宗伯山少傅袁殿學煒宮保嚴殿學訥少保李殿學春芳少保郭殿學朴尚書高殿學拱諸公前後許乘馬出入獨嚴以年老得乘腰輿已未以八十特賜乘肩輿為希特之典夫腰輿可也天威不違顏咫尺而偃然肩輿豈直無下拜而已哉

按會典禮儀定式凡駙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駙馬引馬側立須其過二品見一品二品趨右讓道而行三品遇公侯駙馬引馬迴避遇一品引馬側立遇二品趨右讓道而行四品遇一品以上官引馬迴避遇二品引馬側立遇三品趨右讓道而行五品遇二品以上官引馬迴避遇三品引馬側立遇四品趨右讓道而行六品遇三品以上官引馬迴避遇四品引馬側立遇五品趨右讓道而行七品遇四品以上官引馬迴避遇五品引馬側立遇六品趨右讓道而行八品遇五品以上官引馬迴避遇六品引馬側立遇七品趨右讓道而行九品遇六品以上官引馬迴避遇七品引馬側立遇八品趨右讓道而行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如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迴避凡內監官出入遇駙馬於道必須下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百年以來俱無遵守自余舉進士京師所知者文職雖一命以上

不避公侯勛戚大臣而其相迴避亦論官而不論品秩如六卿見內閣則避吏部尚書遇內閣下輿揖五部尚書侍郎至左右副僉都通政使至通大二司寺丞參議亦分道而九卿則大常大理卿遇吏部尚書亦下輿揖其它尚書以下府尹與侍郎副都御史同品亦避矣翰林則止避其三老及其長之為學士而初入館者雖吏部尚書亦不避矣九卿不避大理卿通政使僉都御史與給事中同御史避大理僉都不避通

故使他部屬以下則皆避矣南京則九卿以至
給事中俱與尚書分道矣余後二十年入為太
僕則聞吏部尚書久已避內閣不敢抗揖而諸
侍郎副僉都御史通大之長皆避吏部尚書矣
內臣出行雖奉御火者單騎與公侯內閣分道
而馳矣下凌上替唯勢是競弁髦 神祖之制
而不之講深可歎也
至今追尊
太宗文皇帝曰

成祖 宗雖必讓於 祖而 成則有敘於
太按三代而後一統之正莫過於漢唐宋其功
德之盛者莫過於三太宗然未聞以祖稱也禮
祖有功宗有德太祖之前不得不稱祖太祖之
後不得不稱宗惟晉武帝身開大統而追讓創
業故追宣王為高祖伯父景王為世宗父為太
祖而身為世祖齊文宣亦然父神武為太祖兄
文襄為世宗而身為顯祖至武成後因之蓋未
定之制也然則我

文皇宜復故號為
太宗斯於 尊親之典更協矣
今上大禮之議初稱
本生父興獻王曰興獻帝
母曰興獻后正德十六年十月勅也
興獻后為興國太后元年正月敕也加尊為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三
年三月勅也改稱
皇考聖母三年九月詔也加

皇考尊謚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聖母章
聖慈仁皇太后七年七月詔也立
獻皇帝今上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
二月詔也上
皇考尊號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
恭儉敬文獻皇帝祔饗
太廟十七年九月詔也考之於古無有比者獨
比魏莊帝事體畫合而尤定於一時建義二年

尊父彭城武宣王勰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
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為高祖為
伯考大司馬録尚書臨淮王彧表諫以為漢高
祖立太上皇廟於香街光武祀南頓君於舂陵
元帝之於光武已疏絶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
宗高祖德洽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
猶北面為臣又二后皆將配享乃是君臣並筵
嫂叔同室竊謂不可吏部尚書李神儁諫不聽
或又請去帝着皇亦不聽愚謂 獻帝與濮安
懿王不同蓋英宗本為仁宗皇子而 孝廟自
有 殺皇為嗣故也若光武已疏絶服急於繼
正統而忘其親南頓君至不得比於叔父趙王
兄齊王尤不可為訓惜當時之臣未有能攷臨
淮神執表以對者

誥軸一品玉二品犀洪武中公侯誥軸用玉伯
用犀蓋是時伯止二品故也後伯既位在一品
上所宜改正

今朝會公侯伯班遂在一品之上其所任五府

僉掌京營留都守備操江各挂印總兵而已按
蔡邕獨斷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
進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侯位次九卿下皆卑冕
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
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奉攻
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愚謂此東
京之制當然耳若西漢則不爾猥朝侯者今
皇親指揮之類也此法極可行於今凡位祿班
次諸公侯伯襲爵者遞降一二等量材授職署
任自參游而上有功有勞則進之極而至於保
傅既加始復本班秩廩幾人如自屬衆無扼腕
矣

魏晉之際定五等爵郡公縣公郡侯郡伯縣伯
子男皆金印紫綬而關內關中二侯位頓在子
男下自晉及陳襲封者爵邑冠服如舊而赵家
則為尚書郎太子舍人洗馬別駕其職甚卑唐
宋則親王一品在三師三公下郡王國公從一
品視東宮三太郡公以下有差以故国初仍元

之蒨郡公勲為護軍郡侯階為懷遠大將軍至洪武三年後伯尚二品然則自東漢而後公侯伯之品未有尊於今日者也

宣慰宣撫招討皆土官也今列于文職中以故正德中之安氏於彭氏得加叅政名銜又恐其體益尊故官爵止是然不足鼓舞也其便莫若改列武職加流官名銜自都指揮僉事以至都督不妨節制如遞束之虜庶於事體為宜耳

朝儀凡文武官於　御前賜坐遇有大小官員奏事必須起立候奏事畢復坐不許亂坐大儀如有特旨賜坐則復坐今　御前賜坐者絶無惟賜宴尚存坐禮　國初文武大臣燕見尚得侍坐至　宣廟時尚有蹇夏二楊華巳後雖孝宗之敬禮老臣今之信任張桂劉李謝受握手之顧楊蔣毛弘定策之勛亦未嘗有坐者戊戌之後長跪竟日丙午而還召對亦希獨陶仲文入見特令上坐候送至庭御坐至亦徹龍鳳之飾以示不獨尊尊師重道故當如是也

洪武丙子　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侍郎張震等議曰喪禮父為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即日於公署齋宿翌日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服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喪日仍衰絰以行在京停大小禮事及樂至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發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文武百官行於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禄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見禄寺俱具百官唯致哀行禮近　莊敬太子薨禮部云舊典無可查者豈以秘閣削草之籍不敢援耶抑有所諱避耶

自明興來遇　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或進一級或進階一級則名銜服色因而改易見前後所載行狀誌銘之類可考也今上

詔書文職五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自是朝覲考察及被論依考察閑住者輒妄引前詔致仕而至是進級矣甚至署郎中主事員外郎主事老詭稱實授亦進級矣或聽調聽降不欲出者亦進級矣或年未滿六十官在六品者亦進級矣所至金緋黃蓋塡溢衢道而尚書左右都御史往往腰玉聲流京輦間物論不平有給事中上疏謂進階者本階也如原奉議大夫止可進奉政大夫原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本階

已盡始得進朝列大夫易金緋而諸考察朝覲私罪問革之類不與焉於是應進本階者天下不過百人而改易服色者幾無一二然其衣緋蓋黃腰金玉者如故也若給事疏論終屬未妥詔內明言進階一級階者本階也級則品級也須隔品方可謂之級且　詔旨於見任官時有陞一級及陞俸一級者將安所取衷乎今上諭書代言者知　前詔之不明遂改為進本一階而天下之應被　恩澤者益寡矣且林下之

人何知階愚意以為莫若查照　累朝事例明言文職不拘大小自負以禮致仕曾經考滿者進一級未經考滿者與考滿階何其明白忠厚乎

鳳洲筆記續集卷之四

東吳王世貞著 幘[illegible]

續說四

永樂中丘淇公福覆十萬之衆於虜雖身膏草野而追削階爵家發海南蓋重其敗績之罪而畧其死事之忠也以靖難元勳而猶不免如此故受脤之日凛若嚴霜好謀萬全撓敗自少厥後柳安遠陷安南七萬人以身死故贈融公謚襄愍至沐定遠麓川之役擁兵不救以至喪大

將身亦知罪飲酖朱平陰久爲禁師戎政不修出陷也先五萬騎無一矢還者遂致犬羊憑陵乘輿失守猶各贈以王爵加之尊名固云國家忠厚之道然軍律日懈飛捷漸希竊謂前之處淇公雖近傷恩而後之處融國定遠平陰不免傷義任事之臣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

古無三公三少相兼者獨錦衣陸炳以太保兼少傅真人陶仲文少師兼少傅少保人臣謚無四字者而真人邵元節謚文康榮靖陶仲文謚榮康惠肅皆近時事也余既紀之盛典以其尤異故特錄于此宋以太師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徒爲三公以加宰執之隆重者然太尉在太師下太傅上至徽宗初始以少師代太尉少傅代司徒少保代司空而別設太尉冠武階在開府儀同下國朝之制大槩因之而無太尉愚謂亦宜設此官品視三少以加邊將都督之有勳勞者庶名器不爲濫也

諸司職掌內開功臣歿後加封公追封爲王侯追封爲公合封三代者照依追贈封爵一體追封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異能生死只依本爵按中山開平岐陽寧河東甌黔寧以至永樂中東平洪熙初河間諸王皆用此例而開平獨三代得謚此雖人主恩禮之篤尚沿前元舊制耳岐陽初以父隴西恭獻王貞而上推爲郡公侯歿後始得與中山王同封誥襲封之公得爲王者朱氏二人曰平陰曰定襄張氏一人曰寧陽襲封之侯得

爲公者三人曰鄆國國宋琥陳瀛凉國吴瑾其他或自伯進侯或自矦進公者也律又凡文官非有大功勲於国家而所司朦朧奏請輙封公侯爵者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其生前出将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国者同開国功勲一體封侯謚公不拘此律或云謚字疑贈字誤也或云生曰封死曰謚則矦固可以生封也然以生前之說考之則公矦皆當於死後追封永樂中姚廣孝之贈榮國乃其例耳成化中威寧伯

欲進封以例與律不合而止至正德討寧王賞格領軍内官将官并提督廵撫等省兵擒斬宸濠等俱封矦則與此律異矣然新建功成之後止開伯封無有議及公矦者

今天下稱建文年爲革除年非也

成祖即位詔稱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盖猶秉踰年改元之禮不欲冒建文之號耳　詔内第一欵稱建文以来又慰諭臣民勅稱

太祖賔天建文嗣位大封靖難功臣敕亦同又戒諭文武群臣　勅詞建文不君盖雖泯其尊稱實未嘗削其年號也

科目之制洪武三年所定者初場止試本經義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　字以上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說殿試時務

策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則初場增經義三四書義二次場去箋而增五判三場增策四篇而面試廢矣愚意初場不必多至七篇經書義各二而附論一道二場詩一賦一詔誥表各一三場去策二道而益以奏議一道其判既不附律又浮辭於用不切宜去之庶乎明經識務博學宏詞之士可一網盡矣

穆宗王入廟有大璫三四皆冠進賢祭服以從余謂太廟祭祀不許刑餘之人得與今扈從者

秉不得已而縱之入可也柰何輒以祭服從且
中人别自有衣冠故文武臣僚朝服公服常服
彼皆不得干之而今輙自為祭服何也詢其由
蓋内府中霤竈井之神例遣中官而創為祭服
大不可欲白之當事者而不果後考唐昭宗世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襆衫侍從禧
宗之世巳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宰相
孔緯及諫官禮官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
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

於是宦官始服劍珮侍祠蓋揚復恭輩欲之也
於戲唐昭宗之世固宜然哉
學士祖宗朝各部任事尚書侍郎例不帶兼止
是内閣以下至官詹有兼耳今而　祖宗之法
大變要之侍郎兼學士者始自張桂也吏禮尚
書兼學士者亦始自桂及方也皆大禮進用者
此法可正也
太祖時縣丞業宗以政績卓異升吏部主事縣
之吏民伏闕請留詔吏部錫宴賜鈔幣還職後
卒官愚謂此非所以旌賢勸能也或超為本郡
或以京衛掌邑如唐宋故事可耳又永樂宣德
間河南劉綱舉進士為寧州知州歷九考加至
二品服俸數年竟以知州致仕蓋　祖宗朝上
下不甚懸殊傍人亦無軒輊庶幾為吏長子孫
之意以故能久任耳綱少傅宇祖真所謂公輔
長者也
吏部職掌父兄見任兩京三品京堂子弟子得
考選科道或父兄在家奉　旨起用子弟見任

科道例當迴避查照資俸題改别衙門　隆慶六
年陸樹聲起禮部尚書其弟樹德見任禮科都
給事中題陞尚寶司卿按天順元年陝西巡撫
侍郎耿九疇入為左都御史其子禮科給事中
裕以父為總憲大臣子居言路不便改翰林院
檢討正德初許進為兵部尚書督團營子給事
中誥改檢討讃改編修蓋用九疇例也後侍郎
劉龍弟夔太僕卿張忠弟恩俱以給事中改檢
討侍郎閔楷姪煦以御史改編修然諸臣皆不

及考九年轉講讀而以遷及謫去獨耿裕自裕
州判官後至脩撰祭酒遷理部事而許讚用吏
部尚書久次入閣耿之得為其院脩撰初以庶
吉士故也故兵部尚書王邦瑞總圍營子正國
自刑科都給事遷通政司参議亦非自樹德始
〇國朝誥命一品鶴文綾錦縹玉軸然止是墨
書予為郎時偶會尚寶司丞東萊毛某云其祖
太保文簡公紀贈誥欲謀之内閣誥勅官用泥
金書予怪詰其故云夏少師四代誥皆尝金書

之盖秉上不省故也因憶元時群臣請為太師
秦王伯顔金書誥伯顔時方握天下重柄禮絶
百揆而人主猶難之與翰林臣議止許金塡皇
帝聖旨四字後仍用墨萬曆初宣大總督太保
及衍聖公俱用金書誥軸給事論劾波及太宰
詔改正不問余初欲載異典中以非特恩故削
之朝班有不尽同位次品格者記於正統中王
文端自禮部左侍郎拜吏部尚書胡忠安在宣
廟時已正位宗伯蒙　恩眷文端又其僚寀次

其時班次先胡濙而後王直盖不以部分為次
序也景泰初元胡加太子太傅王加太保其後
俱加少傅俱兼太子太師而仍以胡為班首天
順初吏部尚書王翺辭宫保而右侍郎李賢入
内閣進尚書兼學士然每朝班宣台俱稱王翺
李賢最後李加少保王始居次盖不以閣部為
次序也成化中兵部尚書王越封威寧伯請常
朝班於内閣大學士萬安劉珝劉吉吏部尹旻
下許之盖不以爵而以職也余自乙巳抵京見

朝班中吏部尚書熊浹加太子太保不一月以
太廟工完而甘為霖自工部加少保太子太
保唐龍自兵部加太子太保甘遂班熊之下唐
之上若以部序言則不當居唐上以爵序言却
不當居熊下又故事尚書加太子少保者仍依
部序余所見今上聶兵部豹加太子少保少傅
尚在李吏部默下而甲戌朱工部衡以太子少
保在張吏部瀚上似俱未有定論也
宣德中上有宴會式公領閒則英國公張輔吏部

蹇少師義內閣楊少師士奇戶部夏少保原吉內閣楊宮傅士奇金宮保幼孜而其後金與夏卒則成國公朱勇胡禮部濙天順初功臣石忠國亨張太平軏文安輗徐武功有貞楊與濟善其後承恩頗者王吏部翺李學士賢馬兵部昂而廣寧侯安恭順侯瑾撫寧侯永與焉

同議國家大事者蹇忠定夏忠靖之在 宣宗也胡忠安次之王忠肅之在 英宗也馬恭襄次之曰顧問而預國家大事者于肅愍之在景

帝劉忠宣戴恭簡之在 孝宗也此六卿而與內閣共柄者也蹇夏特勑轄部務而二部以郭璡郭資掌之蓋真為少師少保之官矣

王府姻戚不許為京朝官始自弘治中脩例蓋大理少卿王輔藩戚也道遇屠太宰滽不避銜之會脩問刑條例遂明著其事以麗重法而出輔為叅政少師楊一清力言其非請改正幾有行矣會陽去國不果後李憲使綦任叅政環宣力南北且有節鉞之授而竟以王親故尼李謝事去任病卒按 宣宗朝秦府永壽王言其妹選配行在右通政李錫子弥詒以錫居喉舌地不許此屠之說所由起也夫猜宗室示以不廣一也錮人才遺恨聖世二也此所宜速處者也

○宣德中御史言在京文武百官多有僭服麒麟花樣及未五品繫花帶詔出榜禁約又官吏用女伎樂至左都御史顧佐始奏革之當時法網之寬如此上後有申明今惟六部五府署印中員外郎經歷然不敢繫花帶而服色俱用白

鵰然武職署都督以下俱得用其職金玉犀等帶不知自何代始也其服色一二繡獅子今不聞有虎豹熊羆以下無不獅子者此所當禁革也

偶閱鈐山堂東觀雜志正德中預賜廷臣服色內閣斗牛一品二品皆蟒三品飛魚四品及翰林講讀學士皆麒麟五品堂官六科長皆獅子史官及給事部屬皆彪御史仍豸服色之濫如此按弘治十四年賜大學士劉健等蟒衣實錄

稱文臣賜蟒始則蟒乃勳戚中貴褻居之服也若公矦服爲麒麟而天順末年以賜馬恭襄昂王靖遠驥于太傅謙俱賜蟒衣然以用兵故等之武職耳

永樂以後至　英宗朝群臣部寺及督撫大臣方面以上稍緊要者丁憂日往往奪情起復視以爲常至李文達父喪詔奪情羅倫撰倫上疏極言之雖以忤旨貶謫然中外群臣稍稍自戢不敢不終喪矣而悖野劉公竟復援文達例奪

情後又吏部左侍郎董公玘將有愛立之命而父喪至祕不知也爲忌者所發　上以其匿喪大怒下詔不復用玘卒家乞贈謚上特斥其事不許後戶部尚書許公讚推吏部尚書原任吏部尚書郭公朴復任吏部侍郎歐陽公德推禮部尚書俱以丁憂及禫然令其服滿方許離籍唯二十九年起翁公萬達爲兵部三十七年起楊公博暨宣大又兵俻任環不唯丁憂盖以兵革事重故也

人主即位之賞未有重於　成宣二廟者　成廟則周藩至靖江二十一王各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千錠綵幣四十錦十疋紗羅各二十疋　宣廟則周寧慶代瀋五王各白金五百兩鈔三萬貫錦五疋兜羅綿五疋西洋布十疋綵幣紗羅同　成廟漢趙二王加黃金百兩秦晉諸王諸公主有差在京文武公曰金百兩侯伯八十兩一品二品六十兩三品三十兩四品二十兩餘有差至雜職止　孝廟初公侯駙馬伯

三十兩一品二品二十五兩三品十五兩四品十二兩而已操備營造官至雜職餘自七品止矣

務廟時賞俱不行止給應得　誥敕其已領過誥敕者加散官階勳勳戚武臣遂無不封及累代識者頗有繁纓之惜

祖宗朝事體有與常異而可紀者及事有出於異聞而聚者亦略記數則

洪武二十七年福建興化衛吏何得時父喪不

丁憂奉　旨特將凌遲示衆都察院出榜文
永樂中劉寧爲刑部主事妻安氏發人餽銀納
瓜中下詔褒揚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以義
賜白金二百兩綵段八表裏
永樂中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而不蝕請
賀儀制郎中周訥請討禪泰山俱切責不許既
寧民上不死丹藥責令自食令司業王某請改
元斥爲民宣德中行在考明經儒士兵科給事
中金昭伯擅入午門欲代所親爲大事發都察

院擬贖笞還職上特斥之正德中翰林編修孫
清三受人金爲代入鄉試場俱中式後孫竟以
不謹罷
又宣德中有戶部郎中蔡穆使廣索財物人口
枉道回詔錦衣百戶王興執之與受賄不即執
到日對磔東市巡撫宣大戶部侍郎李新病告
還京未幾稱病少逾欲理部事　上於朝班中
執下獄杖之百謫知縣
洪武中詔火居道士許人人挾銀二十兩鈔五

十錠不從者當時打死勿論火居道士如宋人
所謂廣州火宅僧私娶妻者也永樂初令全誣
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全家發烟瘴地面此二
例頗異故志之
水東日記載訓導吾豫累奏言邊事兵部奏於
軍中參畫而未有支俸之所請於吏部左侍郎
項文曜曰是嘗攪我兵部者不得已更請於兵
部私計侍郎且然況尚書乎而于少保惻然曰
柰何使膺薦之士至比特爲奏請給俸水東日

記云兩然不知豫之背恩亡恥殆有出於常情
之外者天順杪豫上言逆犯于謙王文家屬不
宜赦令戍邊宜悉誅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上
温諭曰訓導言固是但已處分矣姑已之嗚呼
非上仁厚則爲王景瞻王安簡者亦危矣又成
化中黎庶子淳極言景泰時事因攻及商淳安
諸公有　旨景泰先朝事所不忍聞道本願是
獻諂希恩不准黎公長者而有此人甚駭之
成化中南京給事中御史拾遺論劾南京吏部

右侍郎章綸等內及刑部左侍郎王恕到任不及一月聞故郎中陳某妻守制未滿卽為繼妻遣吏部右侍郎兼盛往勘綸等具恕所犯實詔姑宥之此固端毅小德出入弟再醮之婦不應給 誥命而端毅歿行狀元配蓋氏繼張氏累贈一品夫人繼文氏封一品夫人不知所論者為張氏耶文氏耶繼妻止封一人亦故典不知端毅從何得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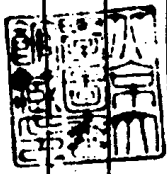
令給事王元凱孫政楊儀者棄官歸西安而御

史宇文鍾以附近瑾削仕毀買田卜築盩厔盩厔西安屬邑元凱卿也鍾挾詐能役使居士民勢日張與元凱相惡楊儀家女奴青要有姿色逃歸鍾鍾納為妾儀請得以金帛贖之不與以是怨絕而會有王進者善妖術鍾禮敬之延于家時相習講解其書又格納亡命惡少或從出射獵刼掠為巢亡何鍾棄故所狎倡狎樂工王林女故倡家恥妬之走告元凱儀曰宇文御史與妖人王進士林友矣元凱以告三司儀貽書

鍾姻都督楊宏令發其謀愒曰若族矣宏懼首行三司盡取鍾及進林等人口家屬株累無數考掠鍾林死然實不反妖言是於是王元凱楊儀俱下獄論絞久之刑部尚書楊俊奏請得末減杖一百戍邊

上念其老臣歷年効勞所宜功過相准以全
國家優容大臣之體却言七年四月永令家人具一帖內云黃米五百石白米一千石作謝又睹死送金壺二把金鸜鵒杯二箇作想皆峻雕

戶之則楊公之謗實矣

鳳洲筆記續集卷之四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一

東吳王世貞著

史論一

太公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為之說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夫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閎散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為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攸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屏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為管仲難為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為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若先偽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滅商若畿內畿外之国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千彼其君豈盡狥紂於虐皆飛廉惡來者蓋歸附之稱後則臧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為無之矣

季札

余毎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札而侶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眛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眛沒而猶讓即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

不恤而何有於国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巳也彼二人者感札之子立而不伐安札之無歆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𢧐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歳而猶能帥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国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藺相如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之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于國以明大王之失信

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魏公子無忌

當七雄之末諸業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

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藺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韋爾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句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丙之[illegible]截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旦旦暮

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嘆嗜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貳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旦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

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私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

奏問不絕有以也

高帝

高帝之斬丁公以為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二心而誠首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者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且帝之寵丁公生之不宜悖徒也其以為人臣戒者亦帝初意也帝官威趙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丁公首著其陋故醜

之既僇而為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于絕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絕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録何也即無後族之可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族信而成其成皐之降也非史幾乎泯矣故其於信也恥之變而泯者也於丁公也羞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不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間投滕公勝帝以北走虜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怪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攷古之士妄為之說者

周亞夫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佩佩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于口兄能為百端以譖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国重誘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竇大將軍監滎陽兵封欒大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勳藉寧能一二埒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踰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内善之也又不然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鼂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而棄之若承蜩帝真少恩哉籍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扞詔不大敬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魏相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蕭猶也嘗傅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遂故軍承相武庫令為不長者而實用告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唯大將軍之為而相以刺史高第人為大司農又以大司農

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為用之博陸侯用之也以地節春殁而大夫相以夏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横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尚書副封而功顯君之邪謀始發矣相蓋寬帝之有疑憚於霍而惜以脩其郄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勳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髫齔之血胤安在其為漢德乎於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窺見微指而剪拂霍氏與相司之乎為快者也夫以一

九卿之末挾齊承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京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挾承相不以為望而救之帝必為感動京兆尹免而承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為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國富兵強威加於四夷國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賊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孳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慨乎有餘地矣

昭烈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乘當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劉璋之嗣有地矣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郄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

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關羽

關羽之失荊州以為羽之失余以為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擄其吭羽雖勝獲于

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為羽聲援羽進而可以籍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壊散隠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回以

比捲洛東躁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陶侃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略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為江左之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嘗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甘卓之盟其掎其後假令處仲遂得志始興當為司馬乎而士行不亦為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王以死誓討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拒温平南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既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動義旗迴指之後然後勉強以趣事僥倖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欵郗氏伏峻亦遂得

志而勸進之箋亦可自荊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王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祥而止又稱其瓌琦珎異富於天府寧盡誣哉凡士行之所為治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於晉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而不能終其勤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符堅

符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尅而當是中外智勇之士夫有不諫而從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所謂卒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沖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

矣陽平率張蚝竇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荆荆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擣長淮之南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氐於中上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泓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羌亦從而訌焉不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南者三而未有不先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揚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紩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親君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

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袁粲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居劇任不肯當事閑居高卧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論之亦曰景倩民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

將挽區區斗城之衆出萬死而不辭盖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其獲全於倩累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攸益甚以建安之勛親王景文之懿密而皆不免景倩苟自強勵爲援接而收物情當其時亦且伏金罌之賜覩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世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

徃不知有粲選爲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澹然亦復不改此乃粲之所以爲全者也凡始之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士宰之位當毋憂則辭職不以勢奪情閱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壘冑策騎不以私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鎮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忠子死孝爲粲者亦可以無愧矣盖自伯父淑嘗事逆劭于東宫弑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太尉謚忠憲天下歸其節而至于粲乃獨施異議爲失粲不死不失作謝朏而淑不死乃作蕭斌淑之死亦寧能如粲哉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一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二

東吳王世貞著 蟥撲

策

魏徵

自程叔子之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曰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朱子又曰管仲知非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史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庶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預註曰子糾小白庶兄也魏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為兄何以不當有齊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反正也且身傅子糾與小白戰以競齊不勝而死之何辭也夫子以攘夷尊周之功大而不責其死曰仲傳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隱太子官臣則不然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

而為他官或下移而為秦齊之国屬且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勛重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已玄武門之蹀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鈎也秦王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大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玄成為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徙李密歸唐而為秘書丞已使黎陽陷竇建德

遂為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始建成何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武曌

[illegible]地闕有[illegible]臣而中国之臣妾身為篡而身失之者有三羿浞已耳新莽已耳周武曌已耳其以女主而男號者一亦曌已耳羿浞不盡僇似氏莽不盡僇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姒劉氏之嗣若族而曌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殺唐之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五而

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子孫之十九諸凡爲塈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剥之餘若羊豕之番昌組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剥之餘之裔也非身爲唐臣食唐禄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禄之裔也朝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上者一娼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其弁衫比肩而相揖遜者非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殲宗室賢士大夫者也然是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爲之臣而不之恥何也其它魏元忠婁

師德之徒無論巳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璟而皆爲之卿相宋儒之筆嚴于霜鉞斷所焉歟敢爽之楊椎與故倏之王魏而於是諸賢者畧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爲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獵歸以一兔肴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柰何不及其在而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憮而退嗚呼孰謂宋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牛僧孺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之事聞宰相牛僧儒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騣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言

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悮矣僧儒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爲国家計以信愚搢紳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馬公迂儒也爲僧儒愚而不覩其時勢之緩急夫吐番一入長安立僞帝數蹂畿甸而悉捲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所慕於中国而事息兵耶夫亦南困於南詔北摧於迴鶻力

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萬騎驟回中而責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維州以為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角之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柰之何縛已降之将卒而使之甘心焉傷天地之和示中国以弱也且夫悉怛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于悉怛謀也為唐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彫甲弱弓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

物之顛躋以歸尔則不能令而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今狀之不毛之地以示譬如不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国人者數十萬能歸我我亦如之吐蕃喜於得地而悼於兵端必無它也庶幾可以無廢仁而全信或曰然則金完顏主之不受任則敬趙位寵降非歟曰是何可同日語也夫夏高麗於金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榷臣秉其主之弱而以地市金柰之何其受之若悉怛謀者謂之嚮化可也

李綱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為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斡離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婦女稱子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佇畜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将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斡離不以孤軍深

入而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乘其歸而掩之此則諸将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十抗詔而不出一卒師而求罷其在激法能逃死乎及召相而首以誅張邦昌為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胥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為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迹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将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謀之誅之不足而又脩執以

僇殺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儼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為之輔豫固藉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所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濰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之所以絀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于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不卒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岳飛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靳雖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彊敵乘於前而嚴僇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為之左右掎角劉琦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掎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攝而虜悉其全師以卒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於高宗也

高宗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足以動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解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有三而是不與焉一

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然猶人王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於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奪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磁州之南馳也維揚之胥遁也明州之泛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為二帝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韓張與岳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于三將之失兵矣彼其輕於廢韓而易於僇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至咸淳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

兀朮耳非岳飛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錡吳玠敵也海上之女眞其覆亡傾沐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其整不於茲時復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於淳熙而淩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揆紇石烈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且厭厭為人役矣嗚呼天耶嗚呼天哉

文天祥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間関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渢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

海内外滅国四十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遷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款燕其病嬴弱息以與賁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及而魄先奪矣雖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

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標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僧之告僧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粘罕

自古夷狄之得志於中原者毋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粘罕為之也其遠於取遼而終於定宋皆有說遼蓋其類也雖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為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勝之後而舉之如破竹宋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為名城者數百千其人不能戰而能守兵民之繁夥蓋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之初起其女直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益以渤海靺鞨雜部更五之而已爾破大梁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戍則有所不足懼其情之見而勢

之屈也故盡輦宋之重寶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而不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借其為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重兵於燕雲之際而遥為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斂兵而歸委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為金有矣粘罕之初策以西舉夏定關陜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夏可朞月而下

也舉夏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之援絕粘罕不死宋之爲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耳取燕下汴算無遺策涸宋之府庫而不與其富建策立太祖之冢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兵乞買得賢於宋之太宗噫孰謂胡無人哉

論四首

春秋一

滕子來朝左氏公穀俱無傳註疏曰時王黜也又云滕子方在喪胡安国曰非也周之東遷未

聞敢黜諸侯也在喪亦非也終春秋而不聞稱侯也則豈其俱在喪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也而作也其法九嚴於其黨桓公弒君之賊也滕不敢討又先鄰国而朝之是夷狄也故削之胡氏又非也孔子之削之也子之足矣何以子其後也先王之訓曰罪人不孥夫滕與国也迫強而已不與於弒非賊也非賊而削其二百四十年子孫之爵是苛毒之刑也受鞅也諱其宗国而没其篡弒手逆之公子彙而加誅於無罪之小国是偏霸之政也幽厲也孔子不為也春秋天子之書也天子而文武在乎誅桓而已懲滕而不必削也吾故曰孔子不為也亡何杞侯朝矣一事而輕重霄壤焉則何以服人且前桓而會州吁者後桓而成宋者皆力足拯亂而與於亂者也罪又十倍滕孔子胡以弗削也削之胡以弗及復也吾故曰孔子不為然則滕之為子也何居曰杞後之後為伯也亦猶是也其自削也夫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不勝大国之誅

求而甘於附庸漸而以子禮来也彖亦以漸而子之夫漸而子則不得其始也孔子於桓即位之後来朝而子之曰此其始乎夫彼自棄耳噫亦足以懲矣

春秋二

孔子於春秋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而左氏載董氏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許世子之書弒也以不嘗藥公穀氏因之而卒

莫異論也又千餘年而習春秋者卒莫疑也猶
歐陽氏為之論曰盾止實弒也本者秦何信傳而
背經其言宗辨而精無以難也左氏公穀固習
聞其時事者也其記符合而節契盡然之不可
也然則其言則孔子申韓之所不為也盾猶云
耳當其時天下之不嘗藥者夥矣獨以微文而
致重辟於許世子何居然則歐陽氏當乎曰未
也夫信傳而背經不可則欲信經而廢傳乎歐
陽氏知盾止之為弒而不知其所弒也夫弒于

何知之曰三傳知之晉為盟主盾實執政三年
之間而諸侯之彼弒者三而莫問也盾一逐而
穿之戕靈公於桃園也若拉括然已不越境謀
可推矣及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為成濟斛
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盾故所欲受也止
之不嘗藥也罪不卧矣国人胡為而疑之止又
胡為而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逆謀哉孔子
因其迹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微有可异
者春秋虞廷之學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是故見盾於會見買於葬使天
下後世之為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詐其刑惡
者不得以其文而飾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章
其要卒歸於忠厚也故非弒而弒者三傳也弒
而弒者歐陽氏也三傳微乎春秋孔子所不為
也微歐陽氏乎春秋不及孔子而為也

春秋三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
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
之也胡安国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
貶也辭国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
貶之示法為皆非也夫壽夢卒而立季子者非
序也志也壽夢卒而季子不立者非讓也序也
夷昧卒而季子終不立者讓也可以立可以無
立立而能已於僚光之憯乎亦勢也季子雖守
節而不逮者春秋之時君弒君子弒父以覬覦
乎邦君大子欲立天下之大閑而先總守節之

士其何以勸且安国之深識札也為其逃僚也其使札則猶夷昧也春秋未有先事而懲者也先事而懲者暈率師志漸也札胡漸焉其曰賢札而進吳子者是臣為能進君也賢之則何以不公子札而国吳也吾故曰皆非也然則何居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夷狄而中国之則中国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国也進而誘之來抑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於札無與也

春秋四

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悞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弒君大惡也有不幸而冡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盾弒不及穿掠盾誅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弒其君耶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為惡必極也猶未也欒書中行偃弒君而以庶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不書名弒何也厲公淫而好殺固耳不猶賢於楚圍乎重誅盾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麇何也杜氏之釋尤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然則史舊之耳安在其為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可也胡安国曲為之說曰圍弒君而伯大合諸侯而莫之討也家向戍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為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弒以扶中国也果耳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為之諱耶嗚呼安在其扶中国也為其主盟

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无如項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為也莽操裕温之徒匿其篡弒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為安国說者登聖人於叛黨者也麇弒而比奔比於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脅以立靈王就縊也靈胡君也卒胡弒也信此時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

反而求之於心可也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二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三

東吳王世貞著　[illegible]刊

策

策一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

之罪也還其部落散入中国而代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国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搏氏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国習虜是故善爲中国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爲虜者以中国攻中国而後全制中国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摽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暖毳幕喜野

射獵攤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拮之笠而纆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蹦三輔門闞闥軍馬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illegible]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国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才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晋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亾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煑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

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掔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覩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射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茇治閱于肆時而施之蒐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閑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往往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国而周僅以空言彌縫於天下實不能當諸侯之一巖邑神師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滇北

殘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
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
稍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
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粤下牂柯夜
郎下大宛百戰而鍔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
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疆也
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寔草芥我而踐刈之數十
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及其季也天下嚣
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一再角而折

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固刻刈
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躍踴跡射
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矣
刃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
恂恂於杯酒而佩佩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
戰怯私鬭豈獨秦民性然扎作之公則公作之
私則私耳余所言作者未敢及也今国家之患
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
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庚戌事起上赫

然遠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尺籍矣然而
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實亾者
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賁育怒馬厲刃亡
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
漕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
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
半可悉徵其資以付邉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
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疆益兵
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強以爲弱戰

轉弱以爲疆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
用其戰者可也

策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
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
日以繼而卒不疆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
爲而迫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
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
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雖

進易退敵寡而罰敵一多而縮匿小西北之兵也愚謂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債帥者日叅爲卒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驛若風摶若電飛之馬若仆若偃若蝟若蝸句奴之長枝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為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為大將軍以㨿我而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虜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敗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後無殁誰不後也將鋭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為功者賞功微而

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 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甘心者不 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疆也漢武帝不受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爾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挨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録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為騎陣以誘之敵来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策四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 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絶而不復幕是斷脊也是扁豹之不採也乃入

其季也虜時旹入掠矣然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一鎮而逆攻燕何者畏二鎮之其後也是猶門户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棲居於堂之外庭之内氊帳覆野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虜進弗能距也退弗能躡也門閉内而弗能要也門户折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

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得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掣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感歡而足以僥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叅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叅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蕃攻関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

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彖縞也小子韋皐以蜀而不虞蕃大子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策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恃

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冑之所深怒而懾懦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国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備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国之敗衂以拾素馬堅者挫鋭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絶而宋之

所以中契丹而餌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国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国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搆而宋不祉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歇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国削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国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鬪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帶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国講敵體也其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徼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絶夫棄無用之緣泉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减戍可以乘郤而用間可以乘

暇而脩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為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国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冨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策六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内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亂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流寇負海以為訌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阯占城闍婆暹羅以為逋逃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腠理之間而非可湯熨去也而又内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之為巢

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賺郭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

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肓之上非可以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旦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不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為寇偵我者郊之民兩屬寇者輒

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迄然不知我之有無内寇而我始得為主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而無與為之導退而歸路已絶其氣必奪而計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為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而非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illegible]尉凡八等其支子[illegible]

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絶以明有宗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国所屬長史衛校八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盖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国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實不足以行欲其勢不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国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

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酧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散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為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

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罹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散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圄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厲翼康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

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耆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勣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益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国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国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遷延以冀其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

誠欲惇親〻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罷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事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異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古也

策八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

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關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顓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逖以限之也御史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　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

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罪斬以上賦稅錐斗斛弗敢顓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縶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髡鉗短後之衣蹩躠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於禁

奸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奸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漸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刀之以補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為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若秩滿而為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吏

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齗齗
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
槖鞬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
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帝兢兢
不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虫之士從容而齷齪之
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三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四

吳王世貞著

策

山西第一問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
詳於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
而下不能豫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
聞其略否夫論子道者則有溫嶠之侍
臣王褒之太子二箴示君道者則有唐
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

太祖高皇帝及
成祖
宣
憲諸廟皆勅成一書以示
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
今上之元年即
詔立元良以定
國本天下翕然謂吾

君有子矣夫出閤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未悉諸生其爲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傳亦有之其略曰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

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穉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爲人臣爲教之爲人子爲教之爲教之幼爲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人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既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爲其備官也非好糜祿也非欲其敵儀於至尊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鷄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

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爲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爲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嬖子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釆無擇王

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靈康
僖之季父張讓而毋趙忠定策国老而門
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
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
嶠之箴侍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畢厥情
入學齊壁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
為榮思有虞之烝烝尊周文之翼翼屏彼
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
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禍福無門

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始無為事先損
之又損人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也
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
皇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
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
武崇文之類次焉皆所以語為人主之道
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畧也
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
明興

高皇帝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略之書
而聚天下之英俊耆碩從容談說經義賜
宴賦詩最後采經傳格言為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道之以正
他日勝重任也至
文皇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
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

之
宣宗之為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
憲宗之為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
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
唐文異
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
先朝朱邸之開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

所瞻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
恩海内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聞溫
文日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
馬思獲奉威美聞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
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為太子之體
不患其不崇患其崇而無所接異日君臣

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於不相通
今雖未能復古制如所謂拜師而齒學
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
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啓沃治道其諸
寮寀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見
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修纂六曹職掌今時要
務如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廢士風
日卑及他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令剴切
不必宏深勤成一書專備詢覽
人主時肯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
至於坊局諭贊之官尤選清方直亮通明
該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遊
諂以滋躁競其内而保姆阿監尤委長年
毋令見少麗以犯未定之戒服御居舍必
崇儉朴毋令見奇衺以萌奢侈之漸率
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贅御僕從為私人
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田店宅為私

藏
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意在
一人之下而不廢其雜中心無為以守至巳唐
虞三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
計猶有不能已者蓋
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
後也頗不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
正之治為振為瑾者乃宣弘所用以侍青
官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

不預為之所乎寧侗而毋愛其僞寧緩而毋愛其捷寧椎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自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第二問

問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蓋昭昭如日馬自揚雄王通氏始為法言中說以擬論語而雄復著太玄以準易通續六經君子非之以為僭然宋之諸儒亦有太

極圖通書定性皇極西銘等篇彼盡黜漢儒而自精醇其語寧無意於續也然易繫有非夫子所撰者乾坤多餘章而毛詩雜淫風周禮缺冬官而大學缺格致禮記雜出漢儒之手春秋如公穀各泥其師說訖未有定不知雄通輩何以不敢訂定而敢於續也今論者往往有異議如謂冬官格致本不缺大學周易有古本之類其說可盡聚而折衷之否

六經其猶日月乎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亦時有所不及故夫日有夕而月有晦幽崟蔀房之下卻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於燭夫燭者所以佐日月之光於不及者也訓故之學翼而明之者也立言之學廣而通之者也皆所謂燭也取燭而佐日月之光於不及則可以燭而配日月之光而謂之三不可此揚雄王通氏之所以失也揚氏之為玄也凡三方九州二十

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掜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為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雄之自敘云爾其意則曰此非揚雄氏之玄而揚雄氏之易也要之無易而後可以有玄有易矣玄何所用之且玄之體方而易之體圓圓則不待擬

識而自成方則必待假借而後就故說者謂揚雄僭也王氏之擬經也大抵以漢七制續書以曹劉頴謝之篇續詩其所賛易即關子明之成筮論其所定禮則叔孫氏之綿蕞儀其筆春秋則止陳七以配獲麟其要如此而已其意則曰此非六經之經而王氏之經也要之可以言傳而不可以言經有六經矣夫安得而配之且其所謂七制諸篇者何敢望典謨雅頌之藩籬而

關朗叔孫不過支離糟粕之近似若元經之帝兩魏出蜀漢而夷江左大旨亦已悖矣故說者謂通亦僭也至於法言中說雖若有出於模擬剽竊而往往能尊正道發微言於千載之後特所謂法言者言多遠而指則近故不免於晦中說者說雖暢而理或支故不免於雜至有謂通與李德明不相及初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不一舉其名以為阮逸之僞撰雖未必盡然要之

亦有可疑者矣宋興周程氏者出蓋盡弃諸儒之說而澤於道德醇如也周氏之為太極圖說也標理於極而推功於靜其為通書也表裏太極之說而加詳於聖賢之學程氏之答定性書謂已性無內外動亦定靜亦定也張氏之作西銘謂理一而分殊人當以事親之道事天也邵氏之皇極經世諸篇明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歷緬與陰陽之度數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

之以會參之以運綜之以世盖得易之變而推廣之者也要之其為說雖正大而微妙然豈有出於六經之外哉揚雄王通氏急於得經之名而緩其實周程張邵氏精於得經之實而避其名此所以異也而後之持正論者必欲深文巧詆以中通雄之罪至目之為僭竊等之為異類蓋至於莽大夫揚雄死而千秋不傳之統直接之孟氏愚以為六經至孔子而止矣即孟氏與

宋諸賢亦翼而明之廣而通之者也特所謂燭者其光有大小而佐日月之功有隆殺耳夫陽避其名而陰紹其統愚不得為通雄二氏稱屈也執事謂六經自秦火之後不能不有所遺錯以討定之責責雄通氏愚謂非二氏所能辦也今請得而略言之謂繫辭之十翼有非夫子所撰者序卦之或强也而雜卦之或雜也謂乾坤之二卦自緣象而外夫子所贊皆當屬之於繫

辭是一說也謂夫子曰放鄭聲而鄭衛淫奔之詩不廢或曰放者聲耳存其篇以示戒也或云非夫子之舊也周禮缺冬官矣而河間獻王輒以考工記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政否也有謂五官之中如縣師壄人之類皆在所少者惟王一條耳是一說也大學缺格致矣而朱子輒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心否也有謂知止末二條即格致之一章固不缺也是亦一說也禮記所載大學中庸既別表為一書而其它篇多不出於夫子緇衣公孫尼子所撰也月令呂不韋所脩也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也其它檀弓儒行等篇要亦有大醇而小疵者至於春秋一書左氏詳於事而略於旨公穀守其虛而忘其實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蓋范甯固已言之至於胡安國而始以

其說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然聖人之賞罰固已明而聖人之所以用其賞罰者未免添於刻也夫所謂廣而通之者固不暇論而所謂翼而明之者其亦有人矣乎

諸儒生遵
高文之訓白首守其師說而不敢廢愚則何故言愚所謂書之有古文雖稍易其語易大學之有古本雖稍更其序而大旨不甚遠固無可論誘之淫風存者出於夫子之手

孰得而議之第在鄭衛則絀他說而附於淫在異國則又絀其淫而附於他說不知可更一裁定否也周禮之冬官或悉取五官之屬者而補之簡斥劉歆之傳會合儀禮孔記而為一經可乎取月令檀弓緇衣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魯論之為門弟子言者各附而為傳以與孟氏並傳可乎取左氏之事而絀其浮取公羊之例而為其鑿取穀梁之旨而絀其偏裁

呂胡氏之法而絀其刻更定為一書可乎要之非其急者自強不息而吾心之易在矣允執厥中而吾心之書在矣思無邪而吾心之詩在矣毋不敬而吾心之禮在矣春王正月而吾心之春秋在矣得其要則六經為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為六經役老死而汩汩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則不在此今毋之學者於書偏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力排先儒之詣而闢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又宋賢之罪人而楊雄王通氏之所近似而不取者也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第三問

問

太廟之時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祀焉豈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

何代而損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

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

先帝蓋惓惓致意焉今

太廟從祀之臣自

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李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者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

國家熙明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

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
琰之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毋曰鄒人之
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衍斯世之治統
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
師衍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
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
舉無功之祀然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
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

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
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
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敎焉死則
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
於其師也生而共其祿於朝死而共其饗
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茲地嗣其
敎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體一
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
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為禮恥也禮備矣
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為盛世
恥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
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
已至唐而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
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
也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

武王曹彬而下距承相葛邲凡二十四人
也其他固代不絕也夫金裔夷耳而猶能
舉斜也粘沒喝兀朮張浩輩之祀而況不
為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
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
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
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
蓋二十二也宋至元豐[illegible]益者荀況楊雄
韓愈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

程順朱熹也至景定而益揖邵雍司馬光也其他固代不乏也夫元蒞虜耳尚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况不為元者乎

明興

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嬿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益惓惓焉首上

太祖徽號及追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基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夭下不以私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則

列聖之丕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忍使

萬世之後謂

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眞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眞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為過也

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
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
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
國蔡沈眞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凡再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爲師神改像而爲主佾改
八而爲六籩豆是從祀者尊楊雄矣已采
輔臣言退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
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而祀於鄉進王通胡瑗
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故進歐陽脩天
下不以私訾脩而以公許王通等謂脩學
足稱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
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
列聖之嗣德揚詡教化抑何孜孜不替也忍使
萬世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於元馬上之俗耶
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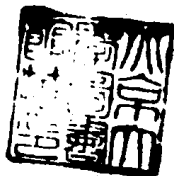
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辭著述無大裨
益
天子伸其說而屈其請今
上初言者欲併合王文安守仁陳檢討獻章而
祀之復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
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
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
聖門至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
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近於慧與

寂者其流之弊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
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
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
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為
過也然自
高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
固不下鄧侯雖以嫌死
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
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傅穎公友

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
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遘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勲烈固伯仲
岐陽而子永義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隆其贈謚而録其後不
宜使子文之動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
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
衣居仁之敬魏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
恭洪先之守似亦可祀於其鄉令恭簡有

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而
愚又有進於此者
先朝之黜漢儒凜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
宋而不知其諂宋儒於背本也令訓故之
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
釋其義乎愚以為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
學而劉向吳澄輩專其祀於鄉可也斯禮
也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
許也今天下雖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

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
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尊道而持之以
公道者也

鳳洲筆記後集卷之四

鳳洲筆記二十四卷續集四卷後集四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此集乃隆慶己巳黃美中所編前有美中序稱世貞著作不能盡見會從其姪孫少川子得此集因編刻以公天下蓋當時摘選之本也然命詩文曰筆記其稱名可謂不倫矣